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九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九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十八回
牛儿逞威失脚落擂　张方使坏秀娘胜招……（1）
第一百十九回
风流侠寻儿遇友　大刀王保女擒寇 ……（52）
第一百二十回
侠客火烧天王殿　英雄再打藏峰岛 ……（85）
第一百二十一回
贺清虚松林收徒　云中叟胡府教武……（125）
第一百二十二回
胡千里力挫少林僧　贺清虚传艺赛元霸……（189）
第一百二十三回
年羹尧三打藏峰岛　陶洞天劫狱西安府……（239）
第一百二十四回
四英雄聚首绍兴府　六侠客散伙三元店……（278）
第一百二十五回
泥小鬼夜刺行营　吕老侠仗剑除恶……（325）
第一百二十六回
侯侠客愠怒传艺　静空僧被激比武……（384）
第一百二十七回
打擂台群英聚会　逞英豪众侠发威……（427）
第一百二十八回

胜裕狂扫藏峰岛　鲍林怒烧三元店……（497）
第一百二十九回
小贼寇暗地寻仇　老侠客匡扶正义……（545）

第一百十八回

牛儿逞威失脚落擂　张方使坏秀娘胜招

话说石天凤见虎儿小子浑浊猛怔，一脚将方石柱踹出多远，不觉技痒，遂对石天龙说道："哥哥，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子名叫甘虎，我的外号人称隔山打虎，今天我们两个人犯了地名了，我要出头赢他一阵。"还未等石天龙答言，金龙川川主杜占鳌，接着说道："好，石二将军到擂台上面赢他们几阵。这个话一点不错，时候也差不多了，咱们要是尽自看着不上，打擂的人又多，就许今天上不了擂，那不是白来一趟吗？"话既然说到这里，石天凤遂由看台上下来遂够奔擂台。到了上面虎儿小子看着就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可就是想不起来他叫什么，问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石天凤挂号的时候，就没说出真名实姓，到现在仍然用挂号的假名，遂说道："好说小子，我叫石二。"甘虎遂嘻嘻一笑道："小子你十三也不成，别说你十二还差一道。看招。"说着话掌已然到了，石天凤跨步闪身，舞动了双掌接架相还。要按石天凤的功夫可是不错，怎奈这个虎儿小子也不软，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战够二十多个照面，并不分胜负输赢。谭望跟于庭两位老头子彼此以目示意，就说是这小子是岛内来的，他们是一窝蜂，不动是不动，既然动开了头儿，接着必然就有一场凶杀恶战。二位老头子留神细看，石天凤的功夫果然不含糊，甘虎也是越战越勇，两个人在擂台上，滴溜乱转来回打

盘。说不说又战了十几个照面，猛然间甘虎掏心一拳，够奔石天凤胸前打来，被人家身形往旁边一闪，一把手将腕子掳住，把二位老头子全都吓了一跳。又谁知虎儿小子力气大，左臂往回一撤右臂横着往前一推，横推八匹马的功夫，用足了力气，往外一撞，“砰”的一声把石天凤由台上撞将下去。天凤斜着身头朝下下去的，幸亏他心里还明白，赶紧用两只胳臂将头一抱，脑袋倒是没摔着，左胳膊肘往地下一支，“喀嚓”一声，怔在肩膀头上支出骨头来了。杜点鳌一看不好，赶紧派庄兵将石二将军搭回。

常言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石天龙一看将兄弟摔伤了，不由得咬牙暗恨道：我要不将虎儿小子打死，怎能给我兄弟报仇？想到这里一声没言语，下来看台往前走。来到擂台下，身形一纵，纵到上面，自报名姓，说是叫作石大。甘虎一听原来这是哥儿俩，遂乐嘻嘻说道：“好小子，石二打下去石大又来了，石大再打下去大概老石就要出来了。”石天龙厉声喝道：“甘虎，休要你多说少道，今天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姓石的是何如人也。”说着话身形向前一蹿，举手够奔甘虎面门打来。虎儿小子一看掌到了，身形微然一闪，用左臂向上一挂，随着举手便打，这手功夫名叫作“单塘掌”，这种手法最厉害无比。他往上一挂不管挂上挂不上，他是进步便打。练武术练的就是这种手法，闪展腾挪可也是在这个地方施展。石天龙一看虎儿小子掌带风声，够奔自己打来，不敢怠慢，急忙一转身，进招还手，两个人擦拳过招战在了一处。石天龙、石天凤哥儿两个的能为，本来不差上下，可是这个时候看着，仿佛石天龙比他兄弟能为高强。这个地方就因为天凤动手之时，天龙已然将虎儿小子的招数，看

了一遍，故此再要动上手不敢说心有成竹，多少有点把握。这时候台下看热闹的众人鸦雀无声，全都把二目睁圆，留神看着二人动手，免不了互相耳语。有的说还是这个大个子赢，就有人说："不一定，大个子既然那么横，这个石大也有见了，倘若他估量着自己的能为不成，他也不上来，既然敢来就不含糊。常言说的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说我道不过都是低言悄语，说话的时节不能耽误眼看，仍然是直直勾勾，往擂台上看。这二人战的工夫可不小了，总有四五十个照面，并不分高低上下。石天龙头一样儿在兄弟动手时，他已然看见了虎儿小子的招数，他上擂之后，可就把主意拿定了，准知道甘虎是个一勇之夫，心粗气浮，只能凭血气之勇，决没有以外的计算，我跟他比上，取封闭躲闪的主意。不看出十二成便宜，决不冒险进招，也可以说是以逸待劳之法，单等他力尽筋乏之时，我再施展急风骤雨的法子。任凭甘虎如何的猛勇也难取胜，这是石天龙的法子，甘虎果然审查不到这个地方；不管你使什么法子，反正也是按自己的规矩跟你打，招法是一招比一招快，一势比一势快。石天龙看着高兴，以为这个甘虎今天非上当不可，他可不知道，甘虎那乃是生就的神勇，越战力量越大，居然是精神百倍。石天龙一看暗说：不好。我这个以逸待劳要不成，就许叫人家以劳胜逸。想到这里未免着急，又想起自己的兄弟，被这小子由擂台上面打下，膀臂摔伤，尚且不知道性命如何，真要是我再报不了仇，我们弟兄这叫栽双料的筋斗。自己将然一想，招数上微然一透迟缓，甘虎那个手术够多么厉害，就趁他略微一失神，抢身进招，双掌已然递到了。石天龙看见双掌离着胸脯不远，本有心用双手往下一盖，又一看晚了，接着又打算撤身往后纵。

练武术最忌的就是犹疑不定，打算发这一招，就是输了，甚至于因为这一招死了也得发，因为你能这样决断，倒许由死处逢生。拳经有云："进退不断，其败立见，"今天石天龙可就吃了这个亏了。就这样一犹豫的工夫，虎儿小子双掌已到，"砰"的一声按在胸膛上，天龙噔噔噔退出两三步翻身栽倒，"哇"的就是一口鲜血，当时红染台板。早有搭簸箩的过来将石天龙搭下擂台，杜占鳌派庄丁接回来，跟石天凤放在了一处。

虎儿小子在擂台上面高声说道："小子们，你们谁也赢不了咱们霹雳狂风，还有谁不怕打趁早上来。"这句话没说完，"哧"的一声由下面上来一位彪形的汉子。虎儿小子看了看，心说好雄壮的汉子，遂问道："小子，你叫什么东西？"那大汉子说话声如巨钟道："小子，你要问我姓金单字名坚，外号人称'举鼎判官'，我听你小子说话太狂，我要不把你打倒，我就不叫金坚。"虎儿小子闻听，直气得哇呀呀怪叫："好小子别走，接招。"两个人各自挥拳打在了一处，二人都是大身材，力量勇猛，真不亚如熊争虎斗一般。统共战了约有二十多个照面，金坚转身一走，甘虎随后进招，堪堪拳头打在金坚的身上。这么个工夫，他把腰一塌抬起来右脚正踢到虎儿小子肚腹之上。这手功夫的名目就叫作"倒踢紫金冠，"幸亏甘虎知道上了当了，随着往后一退，总算把力量撤去了一半，虽然如此连着往后倒退了三四步，通坐在了台板上面。金坚转身观看，已然将虎儿小子踹倒，不由得哈哈大笑，甘虎只得站起来退回班次。

跟着又走出一个人来，正是穿云玉白虎刘俊。来到台口，把后面的二位老人家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二位不知道刘俊有

多大能为，暗说：冯金坚这样猛汉，武术又不平常，他居然敢出头比手，难道说他比甘虎还高不成吗？虽然这么想可是也无法。这工夫刘俊已然报通了名姓，跟金坚动了手。原来刘俊出头另有心思，他想今天大家来镇擂，总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常各位兄弟，对于我非常重看，如果今天我反倒不敢出头，未免叫人小看，要像金坚这种汉子，大概我的能力还能制得住。故此看见甘虎输招，自己这才出头。来到台口报通名姓，架式摆出来，说了个“请”字。金坚看了看刘俊，倒是有一番英勇的气概，可是凶猛上比自己打倒的那个甘虎，可就差的太多了，多少心里有几分小看，遂也说了一声“请”，这才各自进招。刘俊动着手一看，金坚这个人的脾气，跟虎儿小子牛儿小子全都是一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我何不用诳招赢他。自己把主意拿妥，在七八个照面的时候，倒是精神百倍，十个照面开外，刘俊故意作出来堪堪不能招架的样子。金坚一看不由得暗笑，心说：就凭这样能为还要出头，这不是自找现眼吗？莫若我把他早早打发回去就完了，何必叫他在这里受罪呢？想到这里，招数加紧，打算再有三五个照面，将刘俊打倒就完了，他可没想到用足了十二成力量，又战了十几个照面，刘俊仍然还是对付着招招架架。金坚看着着急，心说：凭他这样的功夫，我尚且不能将他打倒，我还称得起什么举鼎判官。冲他这一句话可见得就是外行，二人动手凭的是武学，并不在乎举鼎不举鼎，能够举十个鼎，如果不曾练过武学，跟艺业高强之辈走到一处，也是一样得输。人家刘俊所施展的那叫武学精华，讲究的是闪展腾挪，不怕敌人来打咱全凭四两拨千钧，那才叫作武学。金坚虽然力量不含糊，谈到武学的火候，他可不如刘俊。要说刘俊也没有

多大功夫，就因为自己老师是一位成了名的侠客，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再兴一门把势，重造一家武学，每天交结的也都是成名剑客。刘俊自己刻苦练习，又搭着受过这些位的熏染，常言说的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虽然成名剑侠，不是刘俊自己直接交的朋友，也可以说是终日盘桓。平常说的好，说说道道全都是行家，何况刘俊又是个有心计的人，别看功夫没有多少年，对于动手的诀窍，那可以说是经的多见的广。所以跟金坚动手任凭他怎样欺招，自己总是看住了门户，并不着急，并且在看关定式之外，还要作出来一种堪堪不敌的样子。外行人这个地方可看不明白刘俊的用意，可瞒不了二位老人家于诞谭望，一看刘俊这份举动，未免暗含着赞叹，这才叫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真没把这个刘俊搁在心上，又谁知他还是果然高于一切，倒要看看他怎样发招赢这个举鼎判官。不但两个老头儿有这样思想，就连众位小弟兄也都是一个个扎撒臂膀，瞪眼观看，心说：莫怪师哥说咱们大家不肯用心练功夫，到今天一看才知道师哥所说一点也不假，看看人家这个招数，施展出来非常巧妙，看那个意思就仿佛毫不费力，可有一节，他可赢不了这个金坚，大概这许是力气上吃着亏呢，这一伙小弟兄里面就数人家司马良知识高深，别人都是这么说，惟独他一言不发。夏九龄爱说话，叫道："师哥，你老看怎么样？刘师哥能保得住不输吗？"司马良微然一笑道："据我的眼光看，可也不一定对不对，不但刘师哥输不了，大约不出十个照面，必然要赢这个金坚。"众人听司马良说话与众不同，大家都看着输了，他竟说准赢，未免不明白他这个话。夏九龄接着问道："师哥，你老这个话，还是随便一说，还是有什么把握呢？"司

马良未及答言，洪玉耳接着说道："众位哥哥，你们就别问了，据小弟我看刘师哥也得赢。"众从接着还要问，猛听得当场"砰""卟通"的声音，再一看金坚已然仰面朝天，栽倒在擂台上。大家看着未免就是一怔，原来刘俊以佯输之法，引诱金坚往里进招，这小子果然不明白，以为刘俊是困兽犹斗勉强应战呢，先前不过就是以招数相逼，加紧加快。后来看了看刘俊，实在没有还招的能力，这才放心大胆，不管冒险不冒险竭力往里进招。如果要是沉不住气的人，金坚一冒险进招，必然就要设法赢他，但是发出招去将人家赢了没的说，倘若是赢不了，自己倒落个大危险，就让把危险也脱过去，自己的用意，被人知道了，再打算用此法引诱那可就不容易了，这个地方就叫作火候。虽然他是冒险进招，自己不看出十二分便宜，也不轻易发招，这就叫养敌之骄。凡事都是一样，由浅入深，你越不理他，他以为你怕了他了，他是越来劲，果然不到十个照面，金坚动力如入无人之境，欲如何便如何，就仿佛刘俊是死人再也不会还招，什么叫冒险不冒险，完全不管。刘俊也会出主意，故意作出破绽来叫金坚看着有隙可乘。这一招正赶上金坚单掌够奔刘俊胸前打来，刘俊侧身躲掌并不还手，跟着把身形往后转。金坚以为这可是赢敌的机会，跟着向前一上步，用托掌照刘俊脊背打来。在刘俊心里早就料到这里，听见后面掌风一响，知道掌到了，身形不停仍然往后转，用左胳膊一挂他的掌，正是面对面，猛然把右手向着金坚胸前一伸，这一招的名目叫作单撞掌。掌离切近想躲万难，还算金坚不含糊，随掌往后一倒，"卟通"一声来了个仰面朝天，众小弟兄这才服司马良、洪玉耳二人的见解。金坚满面羞惭，爬起来下擂去了。紧接着又上来一位，年岁约在

五旬左右，身高在五尺以上，细腰乍背，双肩抱拢，倒是精神抖擞。来到上面自报姓名，姓鲁名克号叫鲁能仁，外号人称“铁掌镇三巴，”他是金坚的师兄。

他们倒不是为的打擂招亲，皆因老哥儿两个多年不曾出头，忽然间听说谢家滩立了擂了，未免心中有气，暗想：道也别管你是什么人立擂，我们弟兄的威名，难道说你们不知道吗？我们弟兄去与不去倒不算什么，你们可不应当不请。既然不请，分明就是叫我们前去打擂了，倘若我等不敢前往，这就算栽筋斗。故此弟兄二人彼此一计划，这才带了盘费前来。

行在中途路上想起当年一位老朋友，后来因为江湖遁迹挽发为道，就在这条道路中的上清宫做主持，何不前去看望看望，顺便也可以约他同往，再说人家那个功夫，较比我们弟兄又强的太多了，在江湖上没有不知道双剑白文龙的，现在的道号叫作凌虚道长。哥儿两个商量好了，一同来到凌虚的庙内。见着白文龙，就把前去打擂的话说了一遍，还未等说出邀请凌虚同往，老道连连摆手道：“二位兄弟，如果听我的话，这个擂还是不去为对，人家设擂的原意，我也听见说了，原是以武选婿，给女儿招亲，咱们既不打算前去招亲，何必多此麻烦呢？再者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在家中抱胳膊忍了，别说是忿气，就是有人请咱们也应拒绝，那才合乎养静之道。”铁掌镇三巴鲁克一听，叫了一声：“大哥，你老这个话说的不对，咱们是练武学的，并非是一天半天了，忽然间有人立擂，我们跟没有这回事一样，乡里乡亲全都知道了，人家要有人问咱，说怎么立擂你没去呢，未免与脸面不好看，故此我们弟兄，这才带着盘费前来，确实与招亲没有关系，实在是打算到擂台上，叫他们看看武学家还有我们弟

兄二人，不敢说到那里准赢，大概也不至于输了。”老道听罢微然一笑，叫道：“兄弟，我们有交情没有，如果有交情，我可有几句话要说，若说是没有交情，贫道我可不敢多言。”铁掌镇三巴笑了笑，这才说道：“你我老弟兄，说的不对另说，没有什么碍口的话，有话请讲。”老道点头道：“既然二位兄弟看的起我，我只可把我的见解，当面说出。据我想这个擂去不的，皆因人家既敢设擂，当然就有出色的英雄镇擂，我们三个人的能为，到了那里不准赢的了人家那二路角。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倘若是我们到了那里胜不了，那岂不是自找烦恼吗？所以我说这个擂还是不去才好。”铁掌镇三巴一听，不由得怒满胸膛，心说：“白文龙这个话，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弟兄，言外就说的是去了也是白搭，自己有心发作几句，朋友的交情未免不好看。当时把气压住。遂说道大哥说的倒是很对，怎奈时间晚了，我们弟兄已然走到了中途，半途而废，更没意思了，也可以前去看看热闹。”白文龙一听知道自己拦不住，暗含着叹了一口气，接着鲁克、金坚二人告辞。一路之上这个气大啦，总想着赢了擂，必要去趟上清宫，也叫白文龙看看。今天开了擂，没想到金坚上去只赢了一个甘虎，来了这么个刘俊，一掌便将师弟打倒，看到这里这才够奔擂台，报通名姓，然后擦拳过手，跟刘俊打在了一处。一面动着手鲁克不住的自言自语：“我兄弟金坚，可并非是他武学不敌你，皆因他是直性人，未能识破你的奸诈，被你用佯输诈败的态度，引他冒险进招，故此才被你一掌打倒。你这一套只能哄我的兄弟，打算跟我来这一套可办不到。”刘俊动着手听他所说之话，倒是很对，心说：“我何不藉着他的言语，激他的怒气。想到这里，也一面动手一面说道：“你

说的倒是不错，皆因金坚是急性人，上了我的当，可见得你心眼多，明白了我的用意，可有一节，回头我也叫你来个仰面朝天，到那时我看你还说什么。我也不是看不起你，既然金坚我不费吹灰之力，将他打倒，就是你比他高，可能够高的了多少，最多用我三成力，足能将你打倒。”鲁克听了这句话果然有气，遂说道：“好，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认得我铁掌镇三巴。”一面说着恶狠狠的动手，掌挂风声恨不能一掌将刘俊打死才称自己的心愿。一招紧拟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真不亚如风电一般。刘俊看着心中喜悦，嘴里喊着：“非跟你一死相拼不可，”可就是元神不散，招数上并不加力，俗说那就是以逸待劳。要是在一动手时就使这个法子，鲁克可不能上这个当，这也是因气急才不加审查。再说鲁克这个气还是不打一处来，头一个因为谢家滩设擂无人知会，这是头一气，第二节凌虚道长直言劝阻，现在又被刘俊用话一激，所以才动了真正的怒气，招数上面不顾一切，只知道恨不能一时将刘俊打倒才好，故此招数越发越快，那就叫作着忙，忙里有错这乃是至理。猛然间自己将身形一矮，双掌够奔刘俊的肚腹打来。刘俊看见掌到了，凹腹吸胸躲过了双掌，跟着用手一按，他应当撤步抽身，重新换招才对，皆因心里着急，他打算一晃双手，拐住刘俊的二臂。他往外一晃手大不要紧，被刘俊用招将双臂左右一分，跟着往前上步，一抬腿“砰”的一声，磕膝盖正撞在了鲁克的胸上，“咚”的一声翻身栽倒。鲁克挣扎着爬起来，晃晃悠悠勉强下了擂台。

刘俊将要发话，这么个工夫后面有人高声喝道：“俊儿小子，你打了一个又一个，你打起来没完了，刚才就应当我出来，你腿快跑出来了，小子你趁早躲开，不然咱们两个人就

得先干干。”说着话就过来了一个人，正是牛儿小子于恒于宝元。刘俊一看师叔到了，又知道牛儿小子那个性子，趁早别惹他，只得说道：“你老别着急，我让给你老就是了。”说罢自己退回了班次。牛儿小子一看刘俊听话真走了，自己非常喜欢，这才用手向两面看台上一指，高声说道：“你们大家别看着呀，赶快来呀，谁跟我来招亲来。”这一句话说完了，招惹的众人全都哈哈大笑，赶情牛儿小子叫人上去跟他招亲去。燕普向众人说道：“你们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子名叫于恒，乃是小儿童林的师弟。别看这样浑怔，平平常常的主儿还真不是他的敌手。”燕普将然说到这里，旁边早有人僵了火了，说道：“仙长，不可过于长他人的威风，待我前去会会他。”众人一听说话的正是站殿将军左金童，把话说完已然起身下看台，到了擂台下面踊身纵上去。

牛儿小子正然说得高兴，一看上来一个人，上下打量两眼不认得，问道：“小子你叫什么东西？”左金童报了个假名姓道，问我叫左青龙。牛儿小子接着说道：“小子，我这就叫拿你。”说着挥拳便打，左金童凭双掌接架相还。牛儿小子这个动手，向来是横的，不知道什么叫藏招留手，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左金童那个能为本来很不含糊，要不然也当不了站殿将军。前文已表过，凡是站殿将军都是军师大帅亲自考取的，能为稍软的当然就另派别差，由这里看左金童能为决以错不了，可就是有一样儿，跟牛儿小子走上，似乎差点儿。在左金童耳朵里头也有这么个牛儿小子，可就是因为他是个猛汉子，心里有点不服他，没想到今天动上手一看，牛儿小子不但力大无穷，并且还是武学高强，伸出手来真得说招招有法，式式有术。这还不说发招非常稳确，不见有十成机会，招

不空发，功夫那就不用说了，巴掌都是挂着一团风，只要用三成力量打在身上也得打出一丈远去。动着手左金童心中暗想：可了不的了，看这个样儿大概我今天还要栽筋斗，莫怪常言说：烦恼皆因强出头，其实我要不僵这个火，不出头登擂台，难道说还有人强派我不成？想到这里自己后悔，可也是无法。自己倒不是说横话，谈到当场一招被人家迟到了致命处，当时一死倒是不惧，所惧的就是带伤以至于当场出丑，被这个牛儿小子打倒，你说这不是自找难堪吗？小子越想越后悔，招数的力量也随着他的心往下退。牛儿小子是得理不让人，双掌舞动，立刻一掌挨着一掌，一招挨着一招的进逼，真如狂风骤雨，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先前左金童还能够敷衍，到后来因为思想往别处一走，未免元神散乱，所以堪堪就到了不敌的光景。于庭老剑客，看他们二人动手，不由得暗含着赞叹，倒不是赞叹别的，皆因知道牛儿小子是童海川的师弟，凭他这么一个天真烂漫的人，尚且把功夫练到这个地步，这总得说是受过名师的栽培，要不然决以造就不到这个地步。由他的身上便可以想到海川的武学，当然要高于一切，不枉打算别开天地，重兴一门武学，再造一家把势，平常人不用说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难保必赢。据我的眼光看这个左金童的能为，已经就比平常人高的多了，但是今天跟牛儿小子遇上，也竟堪堪不敌了。这时左金童看了看，正赶上牛儿小子双掌够奔自己太阳穴打来，左金童有意跟牛儿小子拼命，将头一低向前抢步，双手向牛儿小子肚腹便撞。小子这个地方就叫急啦，不顾一切往里进招，哪知这牛儿小子，是剑客的门徒受过高人的传授，招数上敏捷非常，一看自己双掌要空了，人家冒险递手，心说：小子就凭这一手我就叫

你拿龙。随着身形往后一吸，两双手由小子肩头上往下一理，这个伸手掳手都得讲究这个法，无论是什么人，甚至于不会武学，你要是一掳他他也往后一撤。比如说你要打算掳他的腕子，应当在中节下手，容着他往回一撤正好，就把他的手腕子掳住了，要是打算掳他的胳膊，可就得在肩头上下手，任凭他撤的多么快，他也不能将整个儿的胳膊撤下去。今天牛儿小子就是用的这个法子，两双手由上面一理，小子再想走焉得能够，“砰”的一声双臂被牛儿小子掳住。说时迟那时快，往起一掀，用肩头由底下一接，背对着背怔把个展翅灰鹤给背起来了，迈开大步够奔台口，高声说道：“小子，你看拿龙不拿龙。”说罢只一低头，把左金童扔将下来。左金童在半空中里一打转，就如同打了一个翻筋斗相仿，到了下面正好双脚着地，俗语说的好：“这叫一脚踹出一个屁来。”巧极了，也算是左金童走红运，别看被人家由打擂台上扔将下来，浑身上下可并无有一点微伤，小子满面羞惭，自回看台去了。

牛儿小子高声说道：“还有谁来招亲呢？”话音未了，“哧”的一声，又上来一位。牛儿小子一看，哎哟，这个人长像太难看了，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你说张方长的不是就够看的了吗，好哇，他比张方还得加上三倍。柳罐斗子脑袋尖顶，缩下巴，割下来给小孩儿当戛戛拿着玩正好，也不用削尖，不用锼了，别看脑袋细，脖子可粗，差不多跟脑袋一样，脖子不是粗吗？溜肩膀，胸脯窄小，肚子可大，臀部崛起，跟肚子前后辉映，两条小短腿，小脚巴丫，胳膊很长，还是两只小手，身高不足五尺，除了肚腹粗大，两头儿全是尖的，穿一身紫花布裤褂，脚穿鞋靸鞋，还打着紫花布的裹腿，站在那里整个的是一个戛戛，这不是身材长的这样儿吗？你

再看着那个脸，可就更好看了，圆眼睛，搭拉两个眼角，其形像两个大蝌蚪，小蒜头鼻子翻鼻孔，小嘴厚嘴唇，煞白的一张脸膛，可就是七圈八点，长了一脸的黑记，两只耳朵，紧贴在头皮上，紫花布的手巾罩着头。那位说道："这儿为什么不说眼眉呢？"这可不愿作书的漏笔，他没有眼眉，不但没有眼眉，连胡子碴也看不见，不但看不见胡了碴，鬓角处也看不见头发。有人问这个话说的可亏心，无论轻重还有没有眼眉的吗？没有胡了到可以，许是生来的老公嘴，没有头发也说的下去，或者是油光秃子，怎么会没有眼眉呢？要说眼睛上头，任什么没有，这话倒是亏心，有到是有，跟寒毛一样粗细，一样的稀密，就是没法看的见，说句省事的话，可不就得说没有吗？牛儿小子看罢说道："小子你是人吗？"这个话不但是牛儿小子这么问，就连二位老人家和小弟兄等，以及看热闹的人，没有看着这个人不奇怪的。大家彼此谈论道，这个擂台为招亲设的，专门选拔英雄，只要能为高强，就可以招亲，固然是郎才女貌，男的到是不讲究什么好看，可是真要是这位赢了擂，凭刚才坐轿的那位姑娘，跟他配成了夫妇，这未免有点不合适。女的太俊，男的太丑，那岂不成了粪堆上插花了吗？大家正在你说我道，就听那人嘻嘻笑道："小子，你先别满嘴里胡说八道，怎么，不是人比你爷爷不少鼻子，比你爸爸不少眼睛，我要不是人，难道说你祖你父也不是人吗？"牛儿小子说话，向来不爱着急，仍然乐嘻嘻的说道："小子，你是不缺鼻子不少眼，你没有眼眉，还算得了人吗？"那人说道："眼眉也有，怨你小子眼神不强，不过就是稀点，短点细点，怎么会没有呢？"于恒听罢，又仔细看了看，不由得哈哈大笑，连连说道："牛儿小子完了，眼神都坏了，

看了半天，我也没看见你的眼眉。”那人闻听自己也笑了，说：“牛儿小子，你不用看了，上得擂台比武不是凭武术赢人吗，有眼眉就算赢擂，那可办不到。”牛儿小子接着说道：“对了。有眼眉得挨打，没眼眉也得被打，小子你叫什么玩艺，你就快说吧，回头我好打你这个没眼眉的。”那人冷笑一声道：“我姓出名叫山得泉，外号人称坏戛戛一只镖的便是。”牛儿小子不听还则罢了，听到这里，不由得就有气，说：“好小子，你叫坏戛戛，好！今天我非把你戛戛的坏砸出来不可。”说罢二人各自亮式，抢身进步挥拳动手。牛儿小子还是真没把他看重了，哪知道临到动上手，他的招数是非常的快。牛儿小子一看，心里说：好小子，别看你长的不是人样，功夫倒可以。自己想到这里，不敢怠慢，也把招数施展开了当场动手。二人打在一处，正好棋逢对手。

老头子于庭，看到这里不由得点头，心说：看起来人的像貌与人的能为，并不是相同的，莫怪古圣先贤有过这么一句话，“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昭烈帝以貌取庞统，以至于大才小用，就是今天这个山得泉也是一样。比如说要是不看见他动手，连他会武学都看不出来，就是他会武学也不过就是平平常常，怎么也看不到有这样工夫，可见得一个人生在世界之上，凡事不可自许太过。凭我于庭，闯荡江湖数十年，蒙天下英雄称我为剑客，对于别的还不敢说，若论看看这个人身上有武学没有，有武学够怎么个身分，大概总能看出八成来吧，谁知道今天我就没把人家山得泉看出来，要看他的功夫还是真比于恒不弱。想到这里偷眼看了看谭望，但见老头子手理着银髯，双眉紧锁，有意无意之间，看着台口动手，那个态度也似乎心有所思。于庭看罢遂叫道：“老庄主，你老看

这二人动手，结果何人胜负？”谭望一听赶紧面带笑容，叫了一声：“于老剑客，我也正然思索此事，不得其解，据老剑客你老看这应当如何？”于子玉微然一笑，说：“谭老庄主，休要客气，你我志同道合，何必太谦。”谭望闻听连连摆手，说：“老剑客爷高抬了，谭望并非客气，实在看不出要领来，既然老剑客问到这里，我就妄谈两句，对与不对，还求老剑客当面指教，据我看山得泉的招多变广，不过微然显着有点慌促，也许他绷着气呢，牛儿小子似乎招少，可比山得泉稳重，只要是牛儿小子始终把气看住了，态度不变，战长了或者能够赢敌。这不过是我的拙见，也未必对，老剑客你老人家以为如何？”于庭听罢点了点头道：“不错，我也看着是这种意思。要按山得泉的能耐，招多倒不至于不稳，因于恒招稳，他是急欲进攻，故此不知不觉到了忙迫的地步。”谭望一听不错，可见得身为剑客名不虚传。老二位正然谈谈讲讲，猛听得台口于恒高声说道：“好小子。”众人留神观看，原来是山得泉动手暗含着起急，皆因这小子出头打擂，倒不是出于本心前来招亲，实是为金龙川川主杜占鳌来的。因为杜占鳌二子不习正道，被山得泉在外面惩治过两次，杜占鳌对于这个山得泉，颇为不忿，可就不知道他叫山得泉，所以也无法找他。山得泉也有意到金龙川去找杜占鳌，自己想了想杜占鳌倒不足怕，准知道他跟岛内连合一气，惹他倒是好惹，岛内成了名的剑侠很多，凭自己一人决以不能战胜全岛剑侠，故此也没敢造次。这一次谢家滩摆擂，他打听明白了，知道是谭望为给女儿招亲，从中可就是为杜占鳌求过亲，被谭望拒绝了，这次立擂分明是冲着他立的，杜占鳌听了这个信没有不生气的。他要打算前来打擂争亲，决以不能不请人，请人一定就是万

龙藏峰岛的，倘若是叫他把擂赢了，未免是叫恶人得志，何不前去把擂赢了叫他干生气。我要是帮助谭望斗岛内的人，我可斗不起，大概要是凭我斗谭家庄的人，决以不至于赢不了。这个山得泉生来的性子，就是好高，类乎金龙川银龙川谢家滩，这些个庄主他全都没看到眼内，所惧怕的还就是万龙藏峰岛，他是存了这个主意来的。在先擂台上动手，他看着还值不得自己出头，后来看见牛儿小子居然用力将左金童扔下擂台，一看行了，这个火候算到了。谭望约来镇擂之人，也不过就顶到这里，我要到了擂台上面能够将他赢了，接着再打一个谭望，这个擂就算我赢了。山得泉主意打妥，这才上擂，没想到一动手，牛儿小子武学高强，似乎自己有点不敌，小子焉有不着急的道理，所以他那个招数越发越快，恨不能将牛儿小子一掌打倒方趁心愿。后来看了看越打越不成，常言说的好："人急智短"，未免招数上可就不管冒险不冒险了。赶上牛儿小子双掌一撞，他稍微往旁边一闪，双手一扶牛儿小子的胳膊，身形向前一拥，用左肩头便撞。牛儿小子想躲已来不及，可是他也不躲，高声说道："好小子。"随着自己也把右肩头一用力，双肩对撞，"砰"的一声，山得泉他如何撞得过牛儿小子，虽然这么说小子也不含糊，"噔噔噔"斜着出去几步，晃了晃身并未栽倒。看了看牛儿小子有心再往里进招，未免叫人看着不好看，任什么也没说纵下了擂台。

牛儿小子看见山得泉一走立刻便急了，两手拍大腿说道："这是怎么说的，错了招还行吗？还有哪位相好的上来找补上这一手。"牛儿小子说着双眼瞪圆，看那个意思还是真着急。这一来不要紧，把二位老头全都虎住了，于大爷看着莫明其妙，暗想他赢了招怎么反倒这样着急，以前以为他是故意卖

弄。后来一看不对，还是真着急，不由得心里纳闷，这才向着小弟兄问道："这个于恒是怎么了，为什么赢了坏戛戛他倒会这样着急呢？"小弟兄们差不多全都知道，这才跟老人家把原因一说，谭望于子玉二位老人家听着非常可笑。原来牛儿小子身上的能为，是金刚八式，共有八八六十四招，一招一招的挨着往下走，跟人动手不能用错了，要落下一手，恐怕师傅问，当初教的时候就是那么教的。今天跟山得泉动手，金刚八式里头没有拿肩膀头一撞这一手儿，皆因是急啦挤出来的，当然这个招儿就不接着了，所以牛儿小子着急，问问谁上来好找补上这一手。二位老头子听着这个话自然可笑，正要彼此接谈，这么个工夫擂台上，来了一个人，正是燕雷。牛儿小子一看认得他，遂说道："我师哥因为打你累病了，今天你又来了，牛儿小子打你可累不病，你快来给我找补那一手吧，不然师傅来了也不答应。"燕雷听牛儿小子所说的话有懂的有不懂的，遂说道："不用多说少道，你就进招吧。"牛儿小子规规矩矩在那里一站，说："小子你进招吧。"燕雷今天在擂台上打算卖弄他的大仁大义，自己仗血气之勇，还是真不把牛儿小子看在眼里，故此偏要说于恒你就进招吧。其实动手先后进招也没有多大关系，那就如同下棋一样，都说是红先黑后，其实要是棋招不敌人家，也是一样得输。不过这个牛儿小子跟人动手，向来不会先进招，听燕雷一说不由得着急说道："小子你不进招这可怎么打呢？怎么今天净遇见你这个样儿的？"燕雷看着又可笑又可气，心说："世界上真有这么笨的人。无法只得挥双掌往里进招，于恒这才凭双掌接架相还。到了燕雷这里动手，可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前文书也表过，这个燕雷乃是燕普之弟，臂力过人武术高强，要

不然三月三亮镖，梅花圈上动手，海川掌震燕雷也不至于呕血，皆因这小子实在够个劲敌。牛儿小子当场跟他动手，总算是不含糊，二三十个照面，并未分胜负输赢。可有一样儿，招数里头，显出来是已经落了下风，谭望看着不由得着急，心说：可了不的了，这个燕雷可非同小可，倘若是输招输在他的手内，轻者带伤，重则亡命。别看牛儿小子天性漫烂，人家乃是奉旨钦差年大人手下的随行委员，如果因为我谭望设擂为女招亲，人家随行委员，有个一差二错，何人能够担的起，倒不如我亲自出头将他替换回来。想到这里，自己将然站起。于庭早就看出来了，赶紧站起身向着谭望说道："老庄主，你老人家意欲何为？莫非要够奔台口前去替换于恒吗？"谭望闻听说道："不错。如果我要再不前去替换，于恒必要当场落败，擂是我立的，若叫人家随行委员跟着受累，未免有许多不便，故此我要亲自前往。老剑客请你老人家给我观敌镇擂，到了谭望不成的时候，再请你老人家出头。"于庭闻听摆手道："老庄主先别忙，擂是你立的，才不能轻易出头，赢了没的可说，倘若是输了，这个擂还打不打呢？"谭望闻听一怔，皆因于子玉所说之话非常有理，紧皱双眉遂向于子玉问道："依你老应当怎样？难道说看着叫牛儿小子落败不成？"于庭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说道："替换牛儿小子你先别动，不是还有我了吗！"谭望一听子玉要出头，将然要婉言劝阻，又谁知这位老人家话说到这里，并不再听下回分解，早已够奔台口去了。

说时迟那时快，于爷将往前一纵，就听"砰"的一声再找牛儿小子，已然踪影不见。那位说：大概牛儿小子因为动手不利，他的师傅坐在洞中，一阵心忙意乱，赶紧掐指一算，

知道徒儿于恒有难，驾起五色祥云，一路往前紧走。来到擂台前面一看，果然是牛儿小子，在擂台上面跟燕雷彼此徒手比武，堪堪就要落败，老道疼徒弟心切，用了一个掌心雷"砰"的一声跟着将牛儿小子救走，所以才踪迹不见。""是那么回事吗？""不是。真要是那么回事，那可就不是剑侠图了，那就成了济公传了。"那么说于恒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到擂台下去了，皆因牛儿小子跟燕雷动手，看了看这小子武学不含糊，把自己闹的反倒成了狗咬刺猬无从下嘴了。这小子本来是个急性子，未免着急，招数上面也格外加紧，就把他那金刚六十四式施展开了，往前进招打燕雷，被人家一闪招数走空。跟着燕雷还手进招，用的是举斧开山，照定牛儿小子顶梁砸来。于恒跟着把身颤动，往后一退，这就是金刚式的招数，凡是有人打他他就往后一退，你将然一撤招，他随着又纵回来了，可有一样儿，牛儿小子只顾着急跟燕雷动手，可就忘了留神擂台边了，他正是脸朝里往旁退，退到了台边，脚底下一空，"咚"的一声摔到了台下。看热闹的一片笑声，倒不是笑别的，看着牛儿小子这个怔劲儿，在擂台上面动手没被人家打下来，自己忘了台边掉下来了，这真正是可笑。牛儿小子站起来，自己喊着说道："小子们，这个台搭这么小，你们可接着点儿呀！"大家心说：好家伙，接不成还不得被你砸死。于恒一面叨叨念念，转到旁边顺着梯子二次上台，牛儿小子本来还打算跟燕雷接着比试，一看过去一个老头儿跟燕雷对面接谈，就听老头子说道："在下于庭，大概你也认得，我今天被请前来镇擂，要说功夫可也没有多大，我也因为多少年不到江湖之中，也打算藉此会会天下英雄，我的耳内也早已有你燕雷这么一条英雄，今日何妨藉着谭庄主的擂台，你

我当场走上几趟。燕雷看见了于庭出头就是一肚子气，心说："我们早就看见你了，你帮助谭望镇擂，我们倒不恼，可有一节，任凭何人上擂，你也可以出头，我们弟兄前来，你可不应当出来。也别管你是真的假的，在蓬莱之时，我的兄长燕普，待你不薄，不在英王面前多方美言，怎么在后山给另修于家庄，人有见面之情，你何必这样相欺。想到这里用手点指，叫道："于庭，你不算英雄。在蓬莱里面阴奉阳违，明保英王暗含着前去卧底，这是何必呢？你真要是条英雄，就应当入到岛内，跟大家剑侠拼死一战，那怕你被岛内众人乱刃分尸，至死也算是好汉子，哪像你这样贪生怕死。到现在你又何必充这样好汉子，就凭你难道说还能保的住谭望这个擂不输吗？于庭一听燕雷这个话，心里未免有点不高兴，心说："这是何必呢？以前我跟你等并无交情，就是在蓬莱岛，也是人岂无心事各有志，如果我卧底一场，始终未能将蓬莱剿灭，那算我等枉费精力，可也与你等无干，何况蓬莱业已冰消瓦解，还是我们有能为，难道说这还不明白吗？到如今逃到了万龙藏峰岛，尚且这样扬眉吐气，真正是迷途不省，实在可气。老头子想罢，叫道："燕雷，你也用不着多说少道，蓬莱势败就应当觉悟前非，赶快改恶向善。到如今逃命到此，不但不知洗心改过，还要这样耀武扬威，这才叫死到临头倘且不知。你不用问有我于庭在此，谢家滩的擂准输准赢，大概凭你燕雷决不至于取胜，不信你就前来此试。"燕雷听罢哈哈冷笑道："你这话我就不敢信，当然是要比比，你打算不比成的了吗？"说罢晃身形向前抢步，高声说道："别走接掌"。于子玉看了看小子的掌，已然来到了面门，老头子用手轻轻一扪。可别看燕雷这么横，如钢似铁的一条臂膀，已然被老头

子拨开；老头子这才叫人老武学不老，身随着往前上步，双掌并齐名目叫作“中扶字”，够奔胸前打来，燕雷用两只胳膊打算穿老头子的双掌。焉想到双手将然一搭，老头子的那个招快，已然进来了。燕雷一着急脚下用力往后一纵，小子还是真不含糊，纵出去约有四五尺远。于庭暗含着点了点头，心说：凭这一手就知道燕雷的功夫不错，要不然早就输了。擦拳再往里进招，这才打在了一处。燕雷的功夫倒是不含糊，可就是不敌老头子阅历深远，那个招数发出去又滑又稳，十几个照面往外一开，再一看人家于庭那个功夫可了不的了，双掌舞动如风似电，怔把这么一个生龙活虎相似的燕雷，围在了当中。谭望看到这里，不由得心中赞道：不枉人称五老，果然是名下无虚士。谭望准知道于庭输不了，心里非常爽快，燕普可着了急了，身为剑客对于观察动手，那真得说了如指掌，一看兄弟燕雷不是人家于庭的敌手，自己只急得念无量寿佛。知道燕雷的脾气，动手不懂得卸招，专门用一个劫字，如果是遇上普通人，输赢不要紧，没有多大的舛错，遇上有身分的主儿，可就不然了，只要防不到，被人家一招近身，如果知道卸招还可以减轻力量，他再用力一迎，到那时收招不住，势必要身带重伤。前数年北京城三月三亮镖，在梅花圈上动手，被小儿童林一掌打得吐血，也是这么输的，今天遇上这个于子玉比童林只高不矮，大概燕雷今天难逃公道。云台剑客正然想到这里，就听擂台上面“咯吧”一声，留神一看可了不的了，原来于庭用诳语，分掌退步，燕雷欺于庭年老，以为已然力却，纵步向前，飞起一脚打算将老头子踹倒。老头子一磨身转过来，一看原来这小子是用腿打来，便用了个推窗望月的架式，右臂一扬，这个劲头就算是走顺了，燕雷一

踹正赶上老头子用手一架，把燕雷搬了一个大筋斗，正撞在台柱上面，身柱相撞，所以才听见“咯吧”一声。燕普暗自说道：“气死我也”。将然要站起身来够奔擂台，这么个功夫，看台下面，念了声“佛”，跟着上来一个人，正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向着燕普连连摆手，说：“师兄不必着急，待我去给燕将军报仇就是了”。燕普看着一怔，不知道杜清风一时之间，怎么也会来到这里。

书中代言，自从陶源等出岛之时，杜清风就得着信了，自己心里非常不愿意，暗想道：既然是谢家滩摆擂，金龙川杜川主前来约人，为什么不叫我一同前去呢？莫非说看我无能不成吗？又一想：不对。真要是现在仍然在剑山蓬莱岛，当然那是军师的意思了。到现在可就不然了，以前我的事这里无人知道，也许平素没看出我是何如人物，故此不叫我去，倒不如给他来个不奉命暗地前往，到得擂台上面，打个三阵五阵，也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不是无能之辈。自己越想越对，这才将随身包裹全都收拾好了。将然要起身这么个工夫，天王殿带刀王官前来传旨，英王驾坐银安殿会议山中大事，杜清风身为站殿将军，又是随着英王前来的，不能不去，只得跟随众人一齐来到天王殿伺候。霎时英王富保臣，西安侯允禔全都升座。英王眼看左右说道：“今天副帅率领各位站殿将军出岛，够奔谢家滩打擂，真要是只为打擂，咱们岛内现在正在吃紧之时，可不能前去相帮。听说谢家滩这一次立擂，原来里面有三庄辅助，倘若能够赢擂，三庄庄兵可以不打自退。比如说三庄停止打岛，那可就算除去了一个大患。打擂亦是守岛，故此不能不去，可有一节，他等走后岛内空虚，听说岛内各处隐藏奸细不少，白昼之间还不至于出什么事，到了夜

间，如果不严加防范，里面的奸细就许乘虚扰乱，这个防范的责任，就得请列位不去打擂之人，全都要振作精神来，各处妥为防备，最好岛内别让他出了事”。说罢，轩辕志以及各位在职之人，一齐答言说道：“爷请放心，虽然副帅带人下山，岛内人位倘且不少，各勤所职决以出不了意外”。英王、西安侯，全都连连点头，齐说道：“好。但愿诸位齐心努力，别叫他出事才好”。将然说到这里，就见在天王殿前“唰唰唰”一连就是三个人影，其快如飞，由西向东去了。这一来不要紧，把全殿众人都吓坏了。谭天保护英王就在座前擎剑一站，大帅轩辕志也装模作样，去保护西安侯，除了天王殿武士不动。在这里以备缓急外，其余的人位全都奉命到外面去追赶。杜清风因为陶源没叫他前去打擂，自己总以为是看不起他，忽然间今天在岛内又碰上这个事，自己一想：是了。我何不施展绝技，倒要将人影拿住一个，虽然不去打擂，也可以叫他等知道我杜清风不是等闲之人。皆因老道心里别有用意，遂不管众人，自己出了天王殿舍命追赶。

本来杜清风的能为不含糊，说真了那也是剑客的身分，不过他的行为不正，也就没有捧他的场了。今天把脚步放开，舍命往前追赶，不及二里路，三个人影，还是真被他看见了。要说追上可还差的远着呢，不过看见一个后影，三个人一同往东行走，施展陆地飞腾的功夫，虽然不说甚快，倒是也不慢。杜清风一看心里这个乐呀，暗说：活该姓杜的走运，不用说把三个人全都拿住，只要拿住一个，我杜清风这个名誉就有了。自己越想越高兴，两腿加劲往前紧追。人要是该着走运，真是城墙都挡不住，追来追去，前面这三个人还是真被杜清风给追上了，相隔也就在数丈远近。老道高声呐喊：“前面奸

细哪里逃走，现有杜清风在此”。前面那三个人似乎没听见，仍然往前紧走。老道更加劲追赶，工夫不大，已然追了个首尾相连，杜清风抖丹田喊了一声前面什么人，站住，这一声不要紧，把前面这三个人吓得立刻止住脚步，一个个都回头观看。这个功夫杜清风也来到了切近，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原来这三个人全都是副帅陶源的旗牌，可就是叫不清他都叫什么名字。三个旗牌一看认得，知道老道是英王手下的站殿将军，霎霞道士杜清风。看罢，个个全都面带羞惭，叫道：“仙长，我等因为今天闲暇，故此出来赛走，并没有别的事”。杜清风看他们的神色不对，又搭着自己追他们追的一肚子气，遂说道：“都叫什么名字？究竟这是干什么去？如果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说到这里，一伸手由身旁撤出来宝剑，说道：“倘若尔等有半字虚言，我也用不着回奏王爷侯爷，我就将你等在此结果性命”。三个人看着这般光景害怕，只得实话实说。

原来这三个人，一个叫王志忠，一个叫张明忠，一个叫尹万亭，因为岛内有个小村，名叫玉女岭，统共不足千户人家，卖淫者倒有六七百家。这三个人在玉女岭一家姓秦的家里，结识一个未出阁的大娘儿们，因为她虽是未出阁的大闺女，可是已然产生过几个孩子了。要说她是未出阁的大姑娘，实在是亏心，要是叫她个没出阁的大娘儿们，倒很相宜，有个外号人称“粉桃花”。别看卖淫以银钱为目的，这个粉桃花有时候竟是例外，只要她看着对眼，不但不要钱，手里有钱的时候还送给他点儿。这几个小子就是靠着这个粉桃花的，在先前彼此互相瞒着，谁也不对谁说，心里可都知道，全不好意思说明。后来你碰上我，我遇上你，遇上的时候太多了，大

家可就把话可就全都说出来了。今天趁着陶洞天下山打擂的机会，三个人彼此一计议，要到一处会会，彼此全都不许吃醋，三个小子恐怕陶副帅回来的快，故此一路紧走，打算快去快来，省得副帅回来误了事被罚。没想到这位老道杜清风竟追赶前来，三个人无法，只得实话实说。杜清风听罢不由得纳闷，遂问道："你等到玉女岭去，为什么偏偏要到天王殿前打搅呢?莫非说所说不是实话不成"?王志忠一听赶紧起誓，口称"仙长，我三个人要是在你老人家面前说半句谎，叫我等全都不得好死，我们这是偷着的行动，还怕人知道呢，怎么还敢到天王殿前去打搅？我们又不疯又不癫，怎么能自己去找死去呢?"杜清风听罢，知道从中另有别情，当然天王殿前三个人影不是他等了。到此时杜清风也想明白了，在天王殿前过去的那三个人影，那个身法够多么快，决以不是这三个人。想到这里自己心中着急，又怕那三个人被别人拿住。岂不是自己又落到他人后面了吗？一肚冤气向着王张尹三个旗牌可就发作起来，说："你三个人，身在军中贪淫好色，已经犯法，到如今还要私离大营，今天这是遇上我，倘若遇见别人，必然将你三人拿回天王殿，听爷家的发落。我可是好话相劝，听与不听在乎你们自己，玉女岭去与不去，出家人一概管不着"。说罢宝剑还匣，转身往回走。一路思想非常晦气，一直来到天王殿，看了看追赶人影的全都回来了，好在一样儿，谁也没将人捉住，自己这还平点气。英王看见杜清风回来，赶紧接着问："杜将军，追赶人影怎样"？清风也没说实话，不过用假言语敷衍几句就是了。英王一皱眉遂说道："这可了不的了，方才将然说到白昼之间，还不要紧，所怕的就是夜晚，又谁知光天化日竟敢有人到天王殿前来搅闹"。清风

一听这话也对，白天尚且如此，到了夜晚还不一定有什么事呢，不出事还则罢了，出了事就不小。我的师兄又没有在岛内，指望着这二位大帅我看也是不保险，再说还不知道今天他们大家回的来回不来，倒不如想法子离开是非之地，省得跟着一块栽筋斗。杜清风想到这里，口念“无量佛”，叫道：“爷，依贫道我的主意，可派人前去谢家滩看看打擂的怎么样，如果不能当日解决的话，还不如到了晚间叫副帅回山，省得山中出其他的意外，不怕明天接着还打擂，临时再去不迟”。英王、西安侯一听这个话也倒是很有道理，打算派别人去，又恐怕把话说的不甚切实，这才说道：“杜将军，既然如此，你就辛苦一趟吧，所有岛内情形务必跟陶副帅说明，叫他到晚间回来才好”。杜清风一听正中自己胸怀，于是连连点头答应。天王殿散朝，杜清风收拾自己的东西下山。

来到谢家滩，在擂台切近一看，看热闹的如同人山人海一般，走入人群左右留神观看，一眼看见了副帅陶源，老道这才一直够奔看台。巧啦，这时候正赶上燕雷输招，燕普打算亲自够奔擂台，杜清风这才说道：“师兄别忙，待我前往会会这个于庭”。燕普看见了清风，问他由哪里来，杜清风把话说明，随着够奔擂台去了。这个工夫燕雷已然回归看台去了，杜清风到了台前纵身一跃，到了台上。看热闹的一看，全都哈哈大笑，说：“怎么会老道还上擂呢？莫非说他也要招亲不成”？里面有年纪大的可就说：“凭人家老道这么大年岁，决以不能打算还俗，当然是替别人上擂”。就听旁边有人接着说道：“老爷子，大概你老是眼花了吧，老道漆黑的道冠，怎么会年纪大呢”？又有人接着说道：“得了，你说老头儿眼花，你那个眼也管不了多大事，你净看见道冠黑了，难道说你就看

不见头发是白的？这还不说，你看不见那么长的胡子吗”？这一句话说出来，大家留神观看，果然雪白的胡子雪白的发角，漆黑的道冠，大家看着就算是莫明其妙。这看热闹的人哪里知道，他这黑道冠，前文里已然表过，还是在北京城跟童海川动手，抛钺亮剑削去了道冠，到如今还是戴着这个黑的。

不表众人纳闷，单说杜清风来到擂台上，留神看了看于子玉，人老精神不老，站在那里精神抖擞，令人望而生畏。看罢，口念“无量佛”说：“于庭，你在蓬莱时，爷家那样对待你，总算是加常人一等，你始终不改仇岛之心，这也算是人各有志。蓬莱岛业已冰消瓦解，按说你也就该知足了，谢家滩谭望设擂，他们另有他们的事，你又何必赶到此处，大显你的身手。再说你这一辈子闯荡江胡，名誉总算不小，到而今也是这个年岁，家中一忍，就是到老死也没有人看不起你于庭，如果恋恋不舍，总在人群之中出头露面，有句俗话大概你不至于不懂，“瓦瓮不离井边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一朝失神，生命事小，身带微伤，一世英名尽丧，岂不可惜。依我良言相劝，趁早你退下擂台，谁摆的叫谁出来，我跟他当场动手比试”。于子玉闻听哈哈大笑，叫道：“杜清风，你说了半天，这个话全都是替我说的，这片言语我正要打算跟你说。像我于庭在江湖上面、不过小有声名，要说现在老，还算不得甚老，既然为朋友交情邀到这里，说不上不算，只得出头，就是当场输招，好武好练的主儿也不以为然，其中原因可就是酱里蛆酱里死。你可就不然了，身入玄门道教，为三清弟子，总算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已然是方外之人，红尘世上一切纷扰，你不应涉足自寻苦脑，在蓬莱辅助叛王富昌。到了势败之时，你就应当猛省深悟，一场封侯大梦难

道说你还没过足了瘾吗？真要是随着蓬莱事败，自找清幽地点修真养性，不图成佛做祖，还可以安享清福呢，怎么你知道说我不知道说你自己呢？”这个地方虽然是动手以前的斗口，分明就是盘道。无论好人坏人各有良心，时常施用良心的主儿就是好，良心常常放着不用的主儿，就不是好人，可见得良心人人都有，不过就是在乎用与不用，只要是有人说出几句锥心刺骨的言语，将良心打动了，立刻就能够发现。今天杜清风听了于子玉的言语，在良心上似乎受了打击，猛然反省，果然是只知人错不知己错，按人家于庭所说的言语，可以算是金科玉律，我杜清风这么大年纪，这是何必呢？就让英王等果然得了大清国的天下，面南背北身登九五，像我身为老道，难道说还能够出高车入驷马，左拥娇妻右抱美妾吗？至大来几个字的虚名，什么护法护国大师真人等名词就算完了，出家不求名利这是何苦呢？自己想到这里，又往不好的结果上想了想，抗拒官兵扯旗造反，这才是大逆不道，有朝一日真要是被获遭擒，凭三清教下的弟子，也随世俗同遭国法杀戮，未免大以不值。人在世上，既登名利之场，心里必有相当的欲望，然后才竭力挣扎，像我所求何来，真要是这么一说，杜清风岂不成了无知之徒了吗？此时自己真有心下擂台，从此远奔他方，怎奈当着人千人万，又有岛内众位英雄，我自己的心思别人怎能知道，决以不说我是知非改过，当然说我摄于于庭之威，故此到得擂上不战而退，倒不如我敷衍敷衍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主意已定，叫了一声：“于庭，你这个话反回的实在有理，怎奈这个地方太难了，关系种种原因，杜清风不能就这么一走。放下远话说近话，我不是上台打擂来了吗，你不是台主镇擂的吗，别的话不用说，你我当

场论武就是了”。别看杜清风的言语透着倔强，老人家于庭可听出来了，心说：“罢了，我这几句话真就把个杜清风打动了，这么看起来，这个人将来或者还有觉悟的那一天。老人家想罢接着答道：“好！杜清风，你就进招来”。老道闻听手理银髯往后倒退了两步，伸手由肋下“呛啷啷”擎剑在手。”谭望在旁边看的明明白白，擂台上面动手本来全都是赤手空拳，军刃倒是预备了，不过不能带，此时谭望一看，老道杜清风当场亮剑，赶紧吩咐一声，叫小弟兄们也将于庭的宝剑送将过去。孔春芳答应一声，拿着老头子的军刃，来到了台口双手掳住剑匣，将剑把向着老人家一递。于庭伸手接剑把“呛啷啷”一声，宝剑离匣，左手理髯乐嘻嘻说道：“杜清风，请你前来进招”。老道并不客气，左手掐剑诀，右手擎宝剑纵步向前，擎剑够奔老人家顶梁便击，老头子于庭，向左上步，剑往右拨，顶梁躲过了他的军刃，随着用自己的宝剑劫老道的手腕。杜清风撤剑变招，于子玉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

由打开擂以来，已然战了十来阵，全都是拳掌相交，徒手相搏，到如今两口宝剑，在擂台上面行上就下，灼灼放光，别人还倒不说，看热闹的把眼全都看直了。不错在庙会上也看见过打把势卖艺的，差不多那全都是单练，就是有对打的，也是先接后打，不过叫人看个热闹就是了。今天擂台上面这可不然，剑招快如电光，并无夹带藏掖。果然怔往致命处上打。平常老百姓，尤其是不会武学的，哪里看见过这个，真有胆量小的人，跟同伴的说道：“二哥，咱们快走吧，别看啦，这不是打擂，这是拼命呢！真要是宰了人，还不定闹出多大乱子来”。胆子大的主儿便相拦道：“拼命也碍不着咱们，你看不见擂台两旁边，站着西安府的官人吗，人家拼命这就是

官的，咱们只管看咱们的，怕溅在身上血离远点儿就是了”。可别看这些个话，都是低言悄语，谁也不大声说，一面说着话仍然注意在擂台上。就见这个时候，和一动手的光景，又不一样了，两口剑化成了万道光华，似乎是两个团儿，又似乎是一个团儿来回乱绕，也看不出来谁是老道谁是于子玉，也看不清楚宝剑怎么递出去的，怎么撤回来的。这可是看热闹的眼光里的话，看不清谁对谁，擂台上面坐的那位老者谭望，他老人家可看的明白，于子玉跟杜清风恰巧是棋逢对手，两口宝剑的招数，全都是严严密密，那才叫间不容发，可有一样儿，老头子心里可害怕，皆因动手到了这个地步，那就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杜清风输招是所至愿，怕的是于庭落败。人家父女来到这里，本来为不放心海川，到如今为我摆设擂台，要是叫老头子栽了，我谭望怎么对得起人。老头子想到这里，本打算亲自过去动手，又因为于庭动手之间，并未落下风，倘若自己一出头，把老头子再激怒了，以为我谭望看不起他老人家，到那时我就算有好心无好意了。老头子想到这里，只得再往下看看再说，事不关己不劳心，关心者乱，不是谭望有这份思想吗，看台上面燕普早就着急了。听说于庭身为剑客，那个功夫当然含糊不了，今天跟我的师弟走在一处，这个份这才叫拉平了，惟独我那师弟杜清风跟人动手，向来有个不好的毛病，就是动手到了末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那个招数就软下来了。跟童海川动手，被他抛铖亮剑将道冠削落。按说就让童林亮了剑，也未必就能够将道冠削了，这总是他动手不留神的原因。这还不说，本来童海川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总算是成了名的英雄，到后来三月亮镖梅花圈上比手，竟被一个生铁牛瓢鹿把他当了球儿一

般踢上抛下。凭那么高的身分，搁在绿林江湖道上，足够剑客的资格，怎么会连一个笨汉都战不过呢？所以今天动手可别看两个人不分上下高低，准要往下再过几十个照面，那可就不敢说一定了。与其叫他本后输招，还不如在未分胜负之时，我前去将他换下来，不但能够保全我们师兄弟的名望，并且叫他们全不知道我师弟究竟有多大能为。燕普想到这里，觉着这个法子很对，自己将然要站起身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听擂台上面“哨啷啷”，“叭咚”一声，再留神一看，哎呀可了不的了，原来杜清风动着手看了看于庭的剑招，自己暗含着点了点头，心说：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凭他的功夫，我的能为，我二人动手动长了，这个输赢就说不定了。我杜清风这几年运气不济，每逢在大堂广众万目之下，跟人动手，越怕丢人还是越丢人，其实论能为，也不是杜清风说句大话，凡是赢我的主儿，全都不及我的功夫高，所以说人要不走运到处都不顺，今天我既然想起这个碴儿来了，我给他来个预防，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不输招。自己心里一面打算，一面留神观看子玉的招数，老头子于庭数十年的江湖，那真敢说历练皆深，尤其对于动手上面，更是别有心得。猛然间一看杜清风动着手，二眸子不住的滴溜溜乱转，看那个情形是注意自己的剑招，不问可知必是心里别有打算，暗说：你没有异外变动，还则罢了，只要你一出毛病，我就给你来个铁拐李把眼挤，你哄弄我我哄弄你，倒看看咱们两个人谁坏。这是老头子于子玉早安下心了，老道杜清风可不知道，他看了看于庭剑招，看关定式封闭躲闪，并且还是精神百倍，凭宝剑往里进招赢他。几十个照面里头不用打算，心说：我何不卖出一个破绽来引他进招，到那时随机应变赢他可也就是了。老道

把主意拿定。果然容着于大爷一剑劈空，自己往旁边一纵，应当回手进招，他可没有，跟着扭转身形意思要拢剑逃走。假如于大爷一追，他就是拿剑顺着自己的肩膀头往回刺，跟着把身形一转。按说这手功夫招数里面倒是也有，名目可不一样，有的把这一招叫他“鹞子穿林”，也有的说是“白蛇吐信”，不过这一手的来路跟杜清风用的不一样，别人用是明的，他是拿他当作暗剑使用。他可就忘了，于子玉的身分比自己不矮，他如何肯上你这个当，何况在你一安心老头子就早有防备，容着杜清风一走，老人家就知道从中必有奇招，不追未免显着自己胆小，追吧里面可有莫大的危险。老人家看了看杜清风他是挺身前进，当然是他的招数在上般。自己往下一矮身，藏头缩脑，左脚一登台板，“哧”的身形向前一纵，右腿可是伸着，凭老头子那个身分，一纵真能够纵出去一丈远。杜清风不过将然走出去三四步，听见后面风声到，知道于子玉追来了，剑尖往自己肩头上一放，“唰”的一声扭身便刺。二人正面一对眼光，可了不的了，老头子倒是迎着剑纵上来了，可有一节，头皮比赛剑还矮着二三寸，清风一看吓了一跳。这个工夫于子玉右脚早已踹在老道的迎面骨上，清风总算不含糊，要不然非得把腿踹折了不可。他一看不好，打算平着往起一纵，躲过了老头子这一脚，怎奈晚着一点，他的脚也离了台板了，老头子也踹上了，来了个高吊的筋斗，“当啷”撒手扔剑，“噗咚”一声身形栽倒。于子玉左脚一找台板，将身形站住，手擎宝剑指着清风的门面，哈哈一阵大笑，接着叫道：杜清风，冲你上到擂台伸手亮剑，到如今我就应当将你结果性命，就因为你在没动手之前，似乎听着我的言语有几分觉悟，或者将来你还有知非改过的那一天，故

此老夫权且饶恕你的性命，如果知恶不改，再要遇在我的手下，咱们二人那就算冤家对头决不轻饶，杜清风你就逃命去吧”。你说就凭这么大的云霞道士听了老头子这句话，就如同得了赦旨一般，满面羞惭翻身爬起来，宝剑拿在手中，一言未发纵下了擂台。

燕普一看真急了，心说：我等跟随英王来到了万龙藏峰，本来就没经过多少战事，今天在人家副帅陶源眼前头，石天龙，石天凤，左金童，这三个人输招还不说，我兄弟燕雷师弟杜清风也完全落败，未免叫人家小看我等，无论如何，我也得到擂台上，跟这个于子玉一死相拼。想到这里口念“无量佛”，将身形站起。这么个工夫，旁边站起一个人来，正是副帅陶源，叫道：“仙长，你老人家先别忙，待陶源登擂。如果不能取胜再请你老人家出头不迟。”陶源也有他的心思，看见燕普带来的人，一个个都输招落败，真要是容着燕普出头，人家的功夫比我不矮，倘若是他输了，我再出头不也是枉然吗？再者说我来到这里打擂，始终不出头，未免叫人家说我陶洞天藏奸。因为这种种原因，这才拦住燕普，自己非要出头不可。燕普看他意思坚决，也不便过于急执，这才点了点头道：“副帅就请往”。陶源肋下悬剑下了看台。到了台前，微然一用力，纵到了上面。陶洞天也不认识于子玉，于子玉也不认得陶源，可是彼此都已经知道了，见面也用不着多问，不过就是彼此打量打量。于子玉故意向陶源说道：“你上台打擂，擂台上的规则你可晓得，这可是西安府官人弹压奉命立擂，倘若当场动手，身带重伤或者死于非命，可是连棺材钱都没有人给”。于子玉说的虽似废话，其实这是台下看热闹的不懂得，内行可明白老头子的用意，皆因杜清风那个身分，实在不小，

于子玉赢人家就算是巧赢，假如说杜清风不想出特别的法子，只凭招数跟老头子动手，胜负谁属还不一定怎么样呢！别看于子玉把杜清风赢了，那个力气费的可非同小可。接着陶源上擂，老人家这口气尚且未能缓过来，老头子故意说两句废话，不过为的是缓缓这口气。别看陶源自称为盖天第一手，这个地方他可不明白，听老头子把话说完，不由得哈哈大笑，叫道："于庭，何必多说，慢说是打擂，当场亡命算白死，好武好练就是两个人比上手，死了都不能怨人，真要是怨天尤人，还不如坐在家里不用出来呢"！老头子也哈哈大笑，遂说道："好。我看你这个样儿，怕你不明白，所以我先跟你说明，既然你知道这就好办了，老夫可以将剑术施展开了，任意纵横，不怕一剑将你的人头斩下，也叫你做个明白鬼"。说罢仍然哈哈大笑。陶源听着这个话未免不忿，心说凭你于庭可有多大能为，竟敢在我陶源面前出此朗言大话？今天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想罢冷笑道："于庭不必多说，接剑"。说着话身形向前一纵，擎剑刺，于子玉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

这个工夫看热闹的众人，全都鸦雀无声，二目直勾，都注意在擂台上面。看了看这一个的剑招，比那个老道也不含糊，二人各自施展能为，蹿蹦跳跃身轻似燕，来回的滴溜溜打盘，只见剑光缭绕，简直看不出来哪一位是哪一位，所以把看热闹的眼都看直了。净说看热闹的眼直还不算，东西看台上的人位，那全是挂了号等着打擂的，到了这个时候把一团高兴，完全打消，准知道上去也是白费，并且也没有敢打算上去的。不过从中有几位不赞成这个擂台上面动手带军刃，设摆擂台不是以武选婿为女儿招亲吗，为什么带军刃比试呢？

比如说真有人打算前来招亲，上得擂台能为差点儿的就许丧了命，倘若是真正有能为，还不知道把镇擂的杀死多少呢！就是战胜了，难道还能招亲吗？这哪里是打擂，分明是拼命。说这类话的主儿，不过是因为自己的武学太差，说说他们这个擂立的不规则，自己不出头不是好看吗！这时预备打擂的差不多都是这样说法，别看擂是准不打了，可不走，仍然坐在看台上瞪眼观看，倒看看谁胜谁败。老道燕普在看台上离开了座位，双手理髯，也是目不转睛的观看，头一样是要看看陶源的能为，怎么就会叫盖天第一手，就势看看他是人家于子玉的敌手不是。谭望也把虎目圆瞪，自己恐怕于子玉年老气力不加，倘若因为已然战了一个杜清风，此时不敌陶源，那如何是好。心说：方才我就要出头，只是因为怕老头子多心，未敢前往，所幸有一节，老人家真把老道杜清风赢了，到如今陶源又到，你说我可应当怎么样。谭望自己坐在那里左右为难。

这个时候众位小弟兄，彼此谈论，那个意思也是评判谁输谁赢。张方一看，心说：好家伙，我还没出头登擂，他们这些个大人物，全都上去了，不用说今天轮不到张方上擂了。陶源这个小子也不是好惹的，老爷们于庭要是赢不了，叫我看谭望也是不成，倒不如我到后面给姑娘送上一信，叫她们暗中观看。倘到了紧急之时，别人倒不说，于爷的姑娘那位女少剑客，足可以抵抗他等。想到这里自己便溜到了后台。张方到了后面一看就是一怔，原来自己这个主意已然不新鲜了，秀娘、秀英两个人全都札束的紧趁利落，在上场门隔着帘缝往外观看。张方到后面来到把二位姑娘吓了一跳。秀娘问道："张方，你不在前面镇擂，来后台有什么事？莫非前来报告前

面动手的情形吗？”张方说道：“不错，正是为此而来。老爷子在前面已然战胜了一个杜清风，到如今陶源上擂，动手到了这个时候，已然就算斗了帅了。小子我怕后面不得消息，前来报告请少剑客预备预备，免得临时措手不及”。秀娘闻听带笑点了点头，遂说道：“好，总算是你细心，可是我们也惦记到这里了。不断隔帘缝观看，现在还不见得怎样，到不可解时，我自出头。你既然来一趟，我就顺便告诉你吧，要说叫我到前面去也有好些个不便，当然就得在后面偷看，有个看到看不到，也很耽误事，倒不如你在外面定一个暗号，只要看着老人家动手不利，可以随时知会我们”。太岁一听连连点头道：“不错，这倒是个办法。既然如此请你老听我喊好为记，只要听我一喊‘好’，那就是时机到了。秀娘点头，张方这才出来。

这功夫擂台上动手的二位已然战了四五十个照面，虽然看不出高低来，大概于庭打算赢陶源不大容易，头一样老人家已然战败了一个杜清风，再说也是上年岁的人了，陶源并非软手，何况又在壮年。老人家于子玉动着手，未免着急，心说：今天我要战不胜陶源，就是我的死期临头，倒不用陶源用军刃递到我的致命处，就是当场输招，我就活不了啦！这么大年岁一辈子没栽过筋斗，万目之下一旦输招，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心里想到此处，不由得双眉紧皱，满面带着一份怒容。陶源一看心里喜悦，准知道老头子上了气了。动手所要紧的就是看气，要不然为什么说练武十年养气十年呢，任凭你有多高的武学，只要说看不住气，动上手只要敌手有两下子就可以赢你，所以陶源喜悦，皆因于子玉跟自己能为差不多，只要是老头子一动气，这个擂就算赢了。于子玉的剑

招加紧，陶源的剑招反倒透慢，头一样儿小子打算用以逸待劳之法，再者说可就是故意引诱。按说这种举动可瞒不过于子玉，但因为老头子看着陶源是自己的劲敌，心里一起急，气攻上来了，并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摆剑进招，那个意思就仿佛拼了命了。老头子谭望一看，心说：可了不的了，如果我再要不出头替换，任凭子玉怎么高，今天也得输招。老头子想到这里不敢怠慢，伸手撤剑来到台口，高声说道："子玉武术精奇，陶洞天不枉人称盖天第一手，于老剑客业已请教多时，不才谭望也要领教领教陶洞天。"说着话也不容于大爷退下来，擎剑加入战团，于庭一看知道谭望的意思，是看着自己动手挂气，恐怕不是陶源的敌手，故此前来替换，比如说自己再要不撤招，众目之下，未免叫人家说是双战，在擂台上面没有这个规则，想罢只得将宝剑一摆，撤将下来。

陶源一看谭望出头，不禁咬牙切齿，别看心里恨，面上可不带出来。向圈外一纵，用宝剑点指道："谭庄主，陶源的面子不小，竟蒙老庄主亲自出头，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老庄主容谈吗？"谭望一听只得擎住军刃，叫了一声："陶副帅，我是为女招亲心急，故此把应说的话全都忘了，谢家滩设擂，谭望指望的不过就是些平常人前来，想不到陶副帅前来登擂，真正是给我的擂台上增光不少，但不知有何言语请讲当面。"陶源听罢点了点头道："老庄主，你我相居乃是唇齿近邻，并且平素又无恶感，西安侯对老庄主非常敬重，曾派陶源修聘数次，万龙藏峰愿意跟谢家滩结好，不但不蒙老庄主允许，到而今辅助三庄的胜陶然，这岂不是舍近求远吗？擂台事小，我今天多谈一句，就是请问老庄主有意跟岛内联络否？"按说陶源这个话可不应当这么谈，皆因是事在紧急关头，不得不明

言，但不知老庄主意下如何。谭望听到这里，明白陶洞天的意思，以为是擂台上面，我已然亲自出头，十成之中看八成准败，如果我要说一声有意降岛，不问可知今天擂台上，必然能转败为胜。人称他为“盖天第一手”，叫我一看还不如个三岁婴儿。我谭望有意降岛，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又何必遭了一场不白的官司，若非借仗钦差虎威，张方的巧计，恐怕此时也难免牢狱之苦，再一说我摆设擂台如果怕输，起头就不摆，难道说还有人强迫我不成吗？这也能够要挟的人吗？真正是岂有此理。想到这里，满面带笑，叫了一声：“陶副帅，谭望住居谢家滩，本来是营商吃饭，说不上帮谁助谁，我的意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实在非要欺负我，我也没有多大抵抗的力量，不过就是老命一条。至于说帮谁的忙，那不过是陶副帅误听传言而已。”陶洞天也乐嘻嘻说道：“老庄主，你老这个话说的分明是当面欺人，在万龙藏峰岛口，列开战船动手之时，难道说不是老庄主辅助胜裕吗？”谭望点头说道：“不错。但辅助胜裕实非得已，实为救我的好友，如果阁下不信，请把我在岛内被困的朋友释放出来，还别说是不随胜裕打岛，叫我离开谢家滩都使得。”陶源也知道老头子这是设词，遂故意问道：“但不知老庄主的朋友是哪一位？”谭望手理银髯，微然笑道：“要提我这朋友可算是有名的人物，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就是我的换命好友。进了万龙藏峰并无信息，谭望有心入岛，又没有那么大能为，万不得已才随胜裕打岛，以尽朋友之情。”陶洞天闻听哈哈大笑，心说：咱们两个人这才叫废话连篇，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想罢叫道：“老庄主，咱们这些个话本来就是多谈，究竟这是擂台，咱要是来到这里，只是

谈闲话，不盘桓盘桓手术，未免不合格局，再说久仰老庄主武学高强，今天在此相遇，也算是三生有幸，怎能不当面领教领教。谭望乐嘻嘻的说道："不错。在下我也久仰盖天第一手的大名，哪能够当面错过。"陶洞天接着说道："既然如此，老庄主请，谭望也接着说了一个"请"字，各自将宝剑举将起来，然后抢身进招，二位打在了一处。起先不过是招招架架，后来加紧加快，剑刃带风嗖嗖山响，光芒灼灼，缭绕满台，谭望银髯飘洒，别看年老真不减当年的威风。陶洞天既然人称盖天第一手，那个功夫当然不含糊，居然跟谭望战了个棋逢对手。

看台上面的燕普，残眉倒竖，二目圆翻，手托着银髯不由得暗含着称奇，心说：不枉人说神掌过林鸟谭望有绝艺在身，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看他的这个招法，似乎比于庭只高不矮，这么看起来陶源未必能赢。谭望的工夫倒是不错，可就是有一样儿，我不赞成。擂台上动手，不同战场上仇杀恶战，这不过为女招亲，要是延用车轮战法，未免于情理有点过不去。想到这里，可就把这个话跟陆恒说了，陆恒闻听哈哈大笑，叫道："燕道长，你说他换人动手不好，我说这个办法最好不过，任凭他怎么换，换到末了无的可换了，还应当怎么样呢。"他们所来的这几个人不是全在这里了吗？也不是我陆恒说句大话，今天我要叫他等赢了擂，我就不叫陆恒。"燕普叫道："陆老英雄，我的意思是他等既然替换，我们也可以随便替换。要请你老看看陶源跟谭望动手，预料着结果如何，如果陶副帅能够胜的了谭望，咱们就在旁边观敌略阵，如果不敌的话，贫道打算前去将陶副帅换回，不知道陆老英雄以为何如？"陆恒看了看点头道："叫我看功夫战长了，陶源

不但赢不了还是准败，道长既然愿意登擂，陆恒也不客气，请你老就去，只要你老透着有半点劳累，陆恒必到。”燕普闻听连连点头，这才下看台一直来到擂台前。在下面先高声念了声“佛”，接着叫了一声：“陶副帅，看你们二位动手，全都是武术高强，贫道看着有些个技痒，我打算请二位暂时停招，陶副帅回归看台休息，我要请教请教谭老庄主。”这个功夫谭望跟陶源动手，已然就是七八十个照面，虽然是不分胜负，多少陶源占落点儿下风，猛然间听见燕普到了，自己心中非常喜欢，随着将宝剑虚晃，往圈外一跳，叫了一声：“老庄主，现在有燕普打算跟你老人家领教领教，现在台下等候，老庄主肯的赐教，某家退回，如果不允许的话，陶源仍然接着陪老人家接招换式。”谭望一听心里明白，知道他们看着陶源动手不利，才前来替换，还要在人前买个面子，如果我要是不允许，他们必然说我惧怕燕普，也不是谭望说句大话，任凭你是谁，真要是论到当场动手，谭望也不惧。想到这里叫道：“陶副帅，阁下前来并非实在为的是招亲，不过借着擂台会会朋友，所以没有分胜负的必要，既是燕道长前来，请陶副帅回去休息休息，请道长登台，谭望候教。”陶源把宝剑还匣，拱了拱手，纵下了擂台。

燕普看见陶源下来，自己这才登擂，向着谭望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久闻老庄主大名，早就有心拜访，皆因俗事不清未能得暇，方才看见老人家跟陶副帅过招，剑术高强，果然名不虚传，燕普一时技痒，故尔前来，在贫道本来不明白打擂的规则，因为看见老庄主替换于庭，所以贫道才敢前来，我想老庄主没有什么异议吧？”谭望一听，燕普挑了眼啦，皆因我换于大爷故此他才前来替换陶源，例由自出不可怪他

人无礼，可见得人要是到了身分，连半点亏也不吃。想罢遂说道："燕道长，方才我跟副帅已然把话说明，按不才我这个立擂的宗旨，本来是为女招亲，以武选婿，可是你们诸位前来，当然不是为招亲来的，你我相见，只可以说是以武会友，谁要是看着谁不错，都可以前来过过招，至于替换不替换，规则不规则，完全都谈不到，道长前来乃是赏脸赐光，看的起谭望，欢迎不迭何怪之有？"说罢哈哈大笑。燕普接着说道："既然如此，老庄主请。"说着话宝剑擎起，左手掐定剑诀，作出个恨福来迟的姿式。谭望剑走白蛇吐信，够奔老道咽喉便点，燕普看见剑到，转过身来，宝剑用乌龙搅海，横削谭望的手腕，老头子撤剑换式，这才战在了一处。

下面看热闹的众人看见又来了一个老道，比方才那个岁数还大，众人倒也没有什么可说了，准知道老道上台打擂，当然是替别人出头，要不然也没有这么些个老道，可是现在看热闹的人，比方才少的太多了，胆小的看着害怕走了，还有许多看着这个动手，看不出意味来也走了，不走的主儿都是打算看个水落石出，倒看看谭家的姑娘归什么人，并且看看谭家姑娘出头不出头。按理说当然也会武学，必然也得到台上比划比划，到那时准有个乐儿。想到这里的人，全都不走，人多的时候尚且鸦雀无声，此时人少了更听不见半点声息，惟有擂台上动手脚踏台板噔噔作响，剑光人影唰唰乱晃。二人动手工夫不大，就是四五十个照面，并不分胜负，并且全都是精神百倍。老头子于庭看到这里，向左右小弟兄们说道："方才我跟陶源动手，老庄主恐怕我有失，擎剑出头将我替换回来，到如今陶源退回，燕普前来，老庄主也是那么大年岁的人了，比如说单凭着人家自己动手，还请我镇擂干什么呢？

现在我这口气也缓过来了，倒不如仍然够奔当场将老人家换回，那才不愧人家请人一场。”太岁一听于庭还要出头，心里一想：凭谭望这个身分，比于庭只高不矮，如果说谭望不能取胜，于庭出头不也是白费吗？要说别人我可不知道，燕普那个能耐，是我亲眼得见，并不是很容易赢的，倒不如还是把少剑客请出来，大概要赢老道燕普不费吹灰之力。想到这里叫道：“老爷们，你老先别忙，我叫一位来咱们大家商议商议。”于庭将要问叫谁，就听张方抖丹田喊了一声：“好，好剑！”反倒把于子玉吓了一跳，叫道：“张方你这叫作什么？”话未说完，见上场门软帘一动，由里面出来一人，其快如风，轻似飞燕。老头子于庭一看正是自己的女儿于秀娘，老头子问道：“姑娘，你出来作什么？”秀娘未曾答言，先看了看前台动手之人，然后又看了看张方。张方向着姑娘说道：“老爷们还要出头替换谭庄主，皆因燕普不是平常之人，小子我不放心，故此请出少剑客来商量商量。”秀娘听罢这才明白，叫道：“老爹爹，既然你老人家出头，被人替回，就可以不必二次出头了，莫非说你老还有别的意思吗？”于庭说道：“我想人家老庄主邀请咱们前来镇擂，咱们在旁边观看，叫人家自己动手，未免辜负人家邀请之意，所以我才打算二次出头替换谭老庄主，不过就是这点关系，倒没有别的意思。”秀娘听完了微然一笑道：“老爹爹，你老不用管了，待孩儿我出头就是了。”于子玉那个意思还不愿意叫秀娘出头，不料想秀娘把话说完，已然够奔前台去了。

到了近前叫了一声：“谭老庄主、燕普住招，于秀娘有话面谈。”本来说话和身分有关，谭望虽听着不理会，燕普一听就是一怔，心说：“于秀娘出头，分明是要以身分相欺。想到

这里，把剑一撤，身形纵到了圈外，谭望也只可住手。秀娘这一出头不要紧，下面看热闹的众人，如同潮水一般，彼此粉粉议论道："你看怎么样，这就是坐轿子的那位姑娘，你看着吧，一定是这个老道的武学不含糊，这个姑娘当然是要亲自出来比试比试，倘若比试好了，这个亲事就算成了。"那位说："亲事成了，难道说这个姑娘就嫁老道不成？那可真成了老梨树配海棠花了。"大众你言我语，从中年老的说："大家别乱喊了，咱们听听擂台上的人都说什么。"果然这一句话说出来，大家把喧嚣之声压住。就听擂台上的姑娘，叫了一声："燕普，你知道这个擂台因为什么立的不知道，这是谢家滩谭老庄主，为女招亲，以武选婿，你是出家的道士，前来打擂究竟为什么呢？莫非说你有意作老庄主的东床不成吗？如果说你年迈苍苍，又是出家多年，决没有这个思想，那么你为什么也来打擂呢？说出原因来准许你在擂台上动手，如果没有相当的理由，你就快快给我走下擂台。"燕普听罢秀娘这片言语，只气的连连念佛，叫道："于秀娘，你这个言语对别人说可以，对我燕普说，我可不怕，分明是仗着你是剑客的徒弟，以大言相欺。谭望立擂，固然是为女招亲，可是我前来上擂，也是借地会友，不过就是盘桓盘桓武术而已，你要叫贫道下擂也成，有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答应了我，我立刻就走。头一个条件，你将我赢了当然我就走了，再不然你可以把话跟我说明，惧怕燕普不敢跟我动手，出家人向不赶尽杀绝，我也可以走，但不知你愿意遵从哪个条件？"秀娘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燕普，我的金石良言，准知道你是逆耳不听。这就是你的天性恃勇好斗，有句常言说的好，每逢纣桀动干戈，准知道不以武力不能解决。"说到这里回头向着

谭望说道："老庄主请回后面休息，待我跟老道当场论武。"谭望无法，只得回归了座位。于秀娘伸手撤出宝剑说道："燕普，你有多大能为，当面施展。"燕普心里这个气就大了，心说：就凭你这么一个黄毛丫头，竟敢这样放肆吗？你不过就是吕晚娘的徒弟罢咧，就是晚娘出头，遇上我燕普也不能如此相欺，真正是岂有此理！想到这里任什么也没说，宝剑一擎往里进招，秀娘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秀娘动手之时，就打定了主意，打算给燕普来个下马威，省得叫他日后自高身分。燕普是看见姑娘这样举动，心中不满，恨不能一剑刺中，才趁他的心怀，焉想到这个动手，是越急越不成。秀娘轻轻松松把剑招施展开了，快如急风骤雨，行前就后忽左就右，霎时间浑身上下金光万道，但见一团光芒，看不见秀娘的所在。燕普动着手一看，未免心里着急，暗含着想道：莫非我燕普今天还要栽在他的手内不成吗？那可真真要把我活活气煞了，真要是栽在英雄好汉的手内，可也就罢了，怎么就会输在这么一个女子的手下？就是女子也不要紧，真要他是吕晚娘大名鼎鼎也就罢了，他乃是吕晚娘的弟子，无名小辈，我燕普要是尚且不是他的敌手，真正是令人惭愧。老道越想还是越着急，越着急招数上越显着不敌。这个时候的燕普，真是把平生的力气全使出来了，就是这样还微许占落了点下风。于子玉、谭望二位老人家在旁边一看，见姑娘打得自自如如，已然占了上风，准知道燕普不能取胜了，彼此以目示意，那个意思就是表示放心。二位老头子心里凉快了，但是还有一个着急的，可就是看台上面的陆恒。自从秀娘一出头，他就向众人问道："莫非说这个女子他就是于秀娘不成？"众人答说："不错。"陆恒点了点头，坐在那里不动，要看看秀娘够怎么

个份儿。燕普的能为他也知道，大概几十照面绝没有输招的危险，没想到容着二人动上手，一看秀娘的招数果然厉害，并且燕道长，气竟稳不住，照这样动手不用战长了，就是六七十个照面，就许输招落败，暗说："要看于秀娘这个功夫，不用说跟燕道长动手，就是我陆恒出头也不敢说准保必赢，莫非说她是我一个劲敌不成，看这个情形，动手之时我还要多多留神，不然就许输给这个丫头。陆恒想到这里未敢立刻登擂，打算仔细看看秀娘的剑招，后来越看越精奇，燕普已然无从进招了，如果再要不前去替换，燕普势必落败。小鬼无法，这才站起身来，说道："你们大家给我看着，我去会会这个于秀娘。"大家一看这个情形，燕道长堪堪不敌，也只好就仗着这个小鬼了，大家也不拦阻，只说了一句："老人家，你老登台，千万要多多留神，皆因这个于秀娘，并非平常之辈。"陆恒哈哈大笑道："尔等太小心了，也不是陆恒我说句大话，到得擂台上面就是赢不了，还不至于输给她。"又接着笑了笑道："我别说的太满了，真要是我再输了，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咱们大家除了带伤的之外，有一位算一位，给他来个一拥齐上，不能赢擂也得把他的擂给他搅了。"小鬼以为怎么也到不了那个地步，说的本是戏言，大家便认起真来了，接着一齐说道："好。老人家这个主意正合我等众人的心思，只要是你老人家不能取胜，我等必然一拥齐上。"陆恒笑了笑并未多说，下看台，来到擂台前，高声说道："上面动手的听着，现有陆恒在此，请燕道长下擂，我要到上面比试。"燕普动手不得意，正然心中焦燥，暗想道：陆恒这就不对，也不用说我输了，看着我不能取胜，就应当前来替换，决不该袖手旁观，要看我的好看。继而又一想：看起来谁要是跟谁没有什

么真正的交情，什么事也指望不得。想到这里暗暗生气，打算运用剑招跟秀娘一死相拼。就在这么个工夫，听见下面有人报名正是陆恒前来，燕普一听暗含着念了声“无量佛”，随着撤剑往旁边一纵。秀娘也将剑招收住，微然一阵冷笑，叫道：“燕普，你去你的吧，下面来的并非是泥小鬼，分明是你的替死鬼到了。”燕普看了看秀娘任什么没说，飘身跳下了擂台。

陆恒看见老道下来，自己这才登台，乐嘻嘻说道：“你可别看我年岁老，我还希望招亲呢！只要我把擂赢了，谁敢不许我招亲。”秀娘知道这小子是诚心说几句便宜话，也随着说道：“我很愿意你把擂赢了，谭老庄主得你这半个儿子，倒是一件可喜的事。”小鬼一听才明白过来，这招亲并非是便宜，接着就把话头改变，说：：“实在告诉你罢，我是替我的孙孙招亲打擂，你听清了吧！”秀娘不跟他说这些个无意味的言语，叫道：“陆恒不必卖狂，有能为只管施展出来，于秀娘我要开开眼，看看你身上的绝艺，紧自说些个闲话，也当不了什么。”小鬼一听说道：“好！”伸手擦半截的大褂，“哧”的一声取出来双橛，双手擎橛向左右一分，叫道：“秀娘你就进招吧。”秀娘并不客气，宝剑一举分心便刺，小鬼身形后纵，用双橛搭成十字向下一按，跟着跨步闪身，双橛往里便推。秀娘宝剑早已撤回，向左一上步，剑走剪腕够奔小鬼双手，陆恒赶紧撤橛变招，二人战在了一处。这两个人动手跟普通的人大不一样，并不是橛到了，用宝剑架出去，剑来到了用橛拦住，真要那样，不但算不了出奇，连平常的武学都够不上。这二位动手，就叫迎招化势，自己这一招发出来，一看人家业已破了，这一招跟着就变了，那一个也是随着变换，所以往往相

隔数步，彼此全都不往里进招，看着好像这一个在这边练橛。那一个在那边练剑，并非是二人动手，其实那正是激烈的争斗，倘若谁的招数措置的不恰当，立刻就得落败。别看相隔数步，说要往前一进，急似流星，快似闪电，如果招数不敌，就许有性命之忧。这不过是行家看着知道这个厉害，外行人可看不出来，就有人说："这两个人动手，为什么不真打呢？莫非他们已然合好了不成？"这个话也难怪，看热闹的这么说，不用说这些个人对于武学全都是外行，就连练过武的，功夫较浅的主儿，都看不出二位动手的厉害来。谭望、于庭可看的明白，暗说：外面传言这个陆恒六十年好功夫，武学高强，果然是名不虚传。两个老头子全都手理银髯，留神观看，看得呆呆的发怔。动手的光景大约有三四十个照面，并不分高低上下，看看秀娘仍然是身轻似燕招快如风，再看看陆恒双橛上下翻飞，精神百倍，一男一女这才算遇上了劲敌。不但二位老人家心里忐忑不安，就连小弟兄们一个个全都把眼看直了。别人全都不说，惟独病太岁张方，生就得是丑于外秀于内，称得起足智多谋，他一看秀娘这个功夫，跟陆恒恰成平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至于谁胜谁败，那可就说不了一定了，小鬼陆恒输招，那是大家心所至愿，倘若是秀娘输了，好家伙擂台上的高手可就顶到这里了，还有何人能替换秀娘。真有心自己亮吕祖锥，过去协力夹攻，又一想：就凭我这个能为，帮也是五八，不帮也是四十，何况燕普等众人，全都在看台上观看，有人过去相帮，难道说人家就不会来人了吗？不然的话心里还是真不放心。张方一着急，猛然间想起来了，在我下山之时，我的老师，赐给我一件宝物脉门弩，嘱咐我不叫我常用，多用伤德损寿，因为这种东西，百发百中，大

罗金仙难以脱逃，我何不将脉门弩取出来，看个机会暗伤小鬼，把他打倒也就完了。心里虽然这么想着，可是仍然有点犹豫，暗说：老师当初这么说的，我一回也没用过，要是果然百发百中，那就不用说了，弩发出去，不但大功告成，弩箭还丢失不了。假如说这种玩艺打出去不能命中，到那时候人打不了弩箭也丢失了，那不成了反穿皮袄里外发烧了吗？话虽然这么说，除此之外，别无救济之法，倒不如我取出来，手擎着脉门弩干说不打，扰乱了小子的精神，倘若他一走心，秀娘便可以取胜，所以这就是太岁坏的地方。把主意拿妥，果然将脉门弩取出，身形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了近前，手托脉门弩，高声说道："小子陆恒，今天我看你要倒霉，我这里有一种至宝脉门弩三支：百发百中，今天我要用脉门弩取你性命。"陆恒跟秀娘动手，自己留神观看，秀娘的剑招果然高强，不愧是大名鼎鼎女剑客的门人，自己手中双橛的招数，可不能疏神大意，抖搂精神跟秀娘动手，也是怕失神大意，当场输了。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猛然间听见有人叫着自己的名字，说什么要用脉门弩暗算自己，小鬼听了脉门弩三个字就吓了一跳。这就得说人练功夫的身分，要是普通人他哪里晓得，陆恒可就不然了，二位老师乃是出类拔粹世界第一的二位老剑客，既然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徒弟，不问可知凡是关于武学道的知识，敢说是没有不知道的，何况他的二位师傅又是出家的老道。在小鬼练艺之时，常常听两个老道说："我们弟兄武学的身分，暗器不用打算伤害，任凭你是什么暗器，练得怎样出奇，想打我们弟兄势比登天还难，但是暗器之中，可以叫我们弟兄小心注意的，就是道门中有一种宝器，名目叫作脉门弩。那种东西极其厉害，可以说是万发万中，除此之

外别无可惧。”小鬼心灵凡事全都留神，一听二位老师尚且惧怕这种暗器，其余的人就不用说了，遇见他断难脱逃，遂问道：“老人家这种东西如此厉害，现在落于何方，什么模样老师可曾看见过吗？”张赵二位老道就把脉门弩形状，来历现在落于何人之手，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然后嘱咐将来把艺业练成，到上面闯荡江湖，倘若遇上此宝千万不可轻敌，免遭不测。陆恒连连点头，可就把二位老师所说之话，记在心里，以至于功夫练成了，到了江湖上面，还是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所以小鬼陆恒，今天一听脉门弩三个字，就吓了一跳，动着手留神观看，倒要看看这脉门弩是真是假。陆恒不看则可，一看吓的机伶伶打了个寒战，跟二位老师所说的一般无二，不问可知这脉门弩千真万真，并非以假弩相吓。张方这个时候还是不住的嚷嚷：“小子，你看看这脉门弩是要你命的东西不是？”陆恒一想：可了不的了，真要是这小子他把脉门弩一发，据老师说的这东西百发百中，无论是谁也难以躲过，既然如此今天与我大大的不利，三十六着走为上策。陆恒将然一打走的念头，又被脉门弩一吓，未免精神上受点打击。按说可也不要紧，这个话就得说分跟谁动手了。于秀娘跟他能力相平，恰是对手，振刷精神犹恐有失，何况精神一散，就在陆恒一失神的功夫，秀娘的招数进来了，夜叉探海式一剑够奔小鬼劈来。陆恒闪身躲剑，并不还招，打算借劲下擂逃走，他可就忘了秀娘的招数够多么快了，身形“唰啦”一转，右足落台板，左足飞起“砰”的一声，踹中了小鬼的左胯。这个时候陆恒已然就到了擂台边上了，应声而倒，落于台下。

陆恒这一输招不要紧，就听“哄”的一阵喊，看台上面所有藏峰岛的众人，各自亮军刃，下看台够奔擂台而来。擂

台上众人全都一怔，于庭叫回了秀娘，然后大家各自亮军刃预备群殴混战，把看热闹的众人，吓得如同潮水一般四散奔走。就在一阵大乱之际，“嗖”的一声由下面纵上来了一个人。大众留神一看，但见这人白发苍苍皱纹堆叠，二目光华如灯，寿毫多长全都是雪霜白，准直口方，枣红色的脸膛，白剪子股的小辫，银髯飘满胸前，别的都不新鲜，惟独那两只手，手指头特别长，倒是不大甚粗，亚赛过雕爪一般。众人之中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

第一百十九回

风流侠寻儿遇友　大刀王保女擒寇

书中代言，来者这位姓柳双名飞雄，别号人称“铁爪神鹰”。原来金华侠柳瑞，用浮江莲花舟，送老剑客董化一前去剑山蓬莱岛。董化一自行进岛，柳瑞回家，看了看老爹爹两条腿，自经镇古侠治疗之后，大见功效，头一样用药用得恰当，再说已然把病源说明，柳飞雄已然知道了，这病纯是因寒而得，也不用气功催他了，除了服药之外，自己便施展手术按穴捏拿，叫里面的血液自由流通，然后顺着皮肤往外出汗，里面又有药力往外托。可并非是一次两次就能够好的了，每天早晚服药，服药之后便捏穴，所有汤药全都是金华侠柳瑞亲自照料。不到一个月的功夫，老人家已然能够下地了，一切大小便全都可以到外面走动，老头子高兴的不得了，凡事都是该着，五十多天统共不到两个月，双腿业已恢复了原状，行动用功一点障碍都没有。老头子还是不放心，把二五更的功夫拾起，无论软硬功夫，全都恢复的跟当年一样。老人家这才知道，双腿果然好了，自己坐定了一想：哎呀！我柳飞雄不能动转挪移，说不说已经二十多年，到如今病好不亚如隔世重生一般，差不多外面的人全都知道，我柳飞雄早已不在人间了，知道的主儿或者还要说我柳飞雄在外面闯荡江湖，必然作了伤德亏心之事，要不然决不至于瘫死，你说我要是由打今天仍然在家中抱胳膊一忍，落得此语未免太冤。我有了主意了，还不如二次闯荡江湖，到外面设法作一件惊天动

地的大事，必须要名扬四海，轰动天下，倒不是为求此虚名，就为的是叫认识我的主儿，好知道我柳飞雄并非因病而死，可见得闯荡江湖未曾作了伤德之事，然后我再回到家中抱胳膊一忍，方才不愧我这一生。老头把主意拿妥，零碎东西收拾齐毕，把自己的少爷柳瑞叫到跟前，把自己出门的意思说明，叫他在家中好好的看守家门，少贪闲事，不可招灾惹祸，我这一次出去，多说也不过三年五载，就可以回来了，不怕死在外面也得落一个轰轰烈烈。柳瑞一听舍不得叫老人家走，暗说：百十来岁的人，还闯的什么江湖，倘若有个山高水长，岂不叫我遗恨终身？再说一病二十多年好容易好了，正应当在家中安享几年幸福，为什么反要受那风尘劳碌呢？想到这里叫了一声："老爹爹，按说你老嘱咐，孩儿可不应当不听，怎奈这其中有如此如彼的原因。"柳瑞就把自己所想的，跟老头子说了一遍，没想到柳飞雄把眼一瞪，说：你这样无能之辈，非是我子。为父在江湖数十年，到处济困扶危，向来没作过伤阴缺德之事，忽然间双腿一病二十载，外面决没有良好的批评。万幸上苍有眼，来了这么个老友董化一，着手成春，将我的沉疴治愈，这就是老天给我出这口冤气的机会，如果照旧无声无臭住在家中，岂不被一般小人趁愿？剑山蓬莱岛我未曾赶上，不是英王逃奔陕西四川交界地方万龙藏峰岛了吗，我这一走就要够奔万龙藏峰，在岛内作一番事业，那个机会不是多而又多，生死事小名誉要紧，为什么你反倒拦阻呢？真正是可恶。"老头子说到这里，怒形于色，忿恨不已。柳瑞一看赶紧满面陪笑，说了一声："老爹爹，原来你老人家有目的地，打算够奔万龙藏峰，那要是打算作一件惊天动地之事，可就太容易了，我以为你老人家海角天涯，到处云游，那岂不

太以劳苦了吗，结果也未必遇上什么大事，故此孩儿我才相拦。既然如此，老爹爹的主意那是再对无比了。”这个地方就叫子能顺亲，为人子者原不可违背父母。那位说他父亲要是打算跳油锅，他的儿要是拦不住难道说也就罢了不成吗？这里面就得分人分事了。柳飞雄乃是成名的老剑客，那个武术在世界上也是属一属二的，柳瑞难道说不知道吗？就让老头子出去也未必有多大危险，自己拦的意思，不顺意叫老人家受奔波之苦，既然老人家不愿意，何况老头子说的也是至情至理，如果从此不出去必要受人议论，有这种种原因，柳瑞所以才改变口风，总算不失为孝子。闲话抛开，老头子一听柳瑞把话顺过来了，自己这才收去怒容，现出来喜色，爷儿两个又说了几句家常话。

当天不说，次日清裹早起，老头子带着包裹川资出离了家门，顺着大道够奔陕西可就走下去了。时在夏令，天气非常热，老头子一想：我这是何必呢？白昼之间红日如火，我何必在这火伞下面奔驰呢？我不会白天休息，到夜晚再走，难道说走夜道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不成吗？老剑客主意已定，果然白昼打尖休息，日落黄昏才出店赶路。老头子这个主意果然出对了，夜间行走不但是凉爽，并且高起兴来，施展夜行术走的又非常快。非止一日，这一天走到了陕西边境，时候也就在二鼓多，老人家正然行走之间，猛然间看见前面有两条黑影，脚程甚快，施展陆地飞行的功夫，老人家一想：天到这般时候，有人施展夜行术，大概不是安善之辈，被我看见我就不能叫他们走心净了。想到这里略为往前一追，已然追到了近前，看了看这两个人还不一样，原来是一个和尚一个俗家。和尚倒不说惟独这个俗家人，自己看着有些个面善，

似乎像认得，可是想不起来了。老人家也不费那个脑力去想，心说：追上他等一问自然便知道了。想罢喊道："什么人夜晚行走还要施展夜行术?站住。"一僧一俗闻听随着站定了脚步，那一个俗家将然要上前答话，被那个和尚拦住道："你闪开，我来问问他。"说着紧走几步来到老人家跟前，看了看是个老头子，说道："你这人这么大年岁，怎么这么爱多事呢？夜间行走碍着你了吗？行走施展夜行术你管的着吗？好模好样叫我们站住，我们施展夜行术，你没施展夜行术吗？"老人家听和尚说了自己也觉着后悔，说：人家施展夜行术，自己施展夜行术就是官的了吗？再说打算看看人家是否正道，得拿着人家的毛病才成呢，走着道问他实在是没理，我这个人真是越活越回来了。虽然这么说自己也无法反口，只得往无理上说就完了，遂说道："我要叫你站住，你要不喜欢站住你不会不站住吗？你埋怨我干什么？埋怨我还埋怨出二百钱来吗？"和尚一听，天下还真有这样不说理的人，你欺侮别人可以，欺负我不是瞎了眼了吗？想到这里遂说道："你这个人太不说理了，我问你凭什么这么横呢？"柳飞雄听罢哈哈大笑，叫道："和尚，你要不问我凭什么我还不生气，既然问我凭什么横，简直我就告诉你吧，什么也不凭，就凭我这个年岁就这么横。"和尚一听，心说：常言说的一点也不假，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下人哪里有这么不说理的。又一想：也许是跟我们有仇的使出来的，我们不认得他，他认得我们，听他这个说话分明是找碴，不管你为何而来，今天我也得问问你，就知道你是什么原因了。想罢叫道："老朋友，你说凭这个年岁可办不到，因为什么呢？你是因为岁数大就要欺人，反过来一说，我等年岁较轻，那么我们要欺侮你也说凭年岁，你喜

欢听吗？”老人家微然冷笑道：“和尚，你还别说这个话，只要你能欺侮的了，就怕你这个年轻的欺不了老头儿。”和尚一听气可大了，遂说道：“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为。”说着话和尚向前一抢步，左手一晃老头子的面门，右手一掌打算抽冷子把老头子推个筋斗。柳飞雄一看好么，真要欺侮我，左手一拨伸右手就掳和尚的胳膊肘。和尚左手往上一托，右臂往下一顿，那个意思，打算反压老头子的右手，柳飞雄跟着向前上了半步，左臂原地方没动，不过就是往前伸了伸，一扣腕子“砰”的一声，就在和尚肩头上一捏，和尚“啊”了一声赶紧向外一纵。你说也怪，老头子这一把将和尚右肩头捏出一个褶来，立着有一寸多高。

旁边那一位在家人万也没想到这二位说着说着就会动起手来，及至自己走过来，这个工夫那人肩头的褶已被捏起来了，遂高声喊道：“老人家不可动手，我看着你老眼熟，莫非你老人家姓柳吗？”老头子闻听点了点头道：“不错，你是何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贱姓？”那人一听哈哈大笑道：“这真是岂有此理，原来是老前辈，你老不认识我，大概是因为年深忘记了。我叫张鼎号叫子美，人送外号铁扇风流侠。”老头子一听原来他是风流侠张子美，在我成名之时，他不过是未成名的小孩儿，倒如今他这么大年岁，你算我老不老就知道了。张爷连连点手叫道：“师兄，你老过来，我给你老引见引见，这可不是外人，江湖上成了名的老英雄，他老人家姓柳双名飞雄，外号人称铁爪神鹰，老人家，这一位人称神行赛罗宣，普妙普大和尚，道义相投，见面不识这真是笑话。普妙闻听心里还有些个不满，皆因自己耳朵里头没有这么个铁爪神鹰柳飞雄，又因为张鼎说到这里，不好意思不过去相见，只得

平平淡淡过去见了见。然后张子美问老人家数十年未曾出世，但不知这是到哪里去？老人家实话实说并不隐瞒，就把自己如何得病，如何好的，现在出门的用意，详详细细跟张了美说了一遍，跟着就问你二人这是哪里去呢。张子美道："你老要问，我是如此这般，由家中出来的。"

书中代言，自从病太岁张方在县衙领了公文，担任捉拿采花淫贼，十八条命案的凶犯，自从由家里出去够奔县衙，许多日子也不见回家，差事也不是拿着没拿着，也不知道张方上哪里去了，到如今音信皆无，张子美心里倒是也悬念着。好在总是男子汉大丈夫，再说也知道张方这个孩子非常机伶，无论到哪里也不至于遭险遇害，故此老人家倒是很放心，怎奈张方的母亲，究竟是母子连心，在先前不过是催促张子美出去打听打听。张子美说的也好，他既然领了县的公文，那就算给国家当差，出去办案，当然得把案子办到了才能够消差，难道说毫无结果因为不好办，就不办了不说吗？再者他又不是不认得家，果然将差事办完了，难道说他还不知道回家吗？你叫我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若是没回来不也是白打听吗？年轻轻的孩子，叫他到外面闯练闯练不好吗，让他整天长在家里，天天守着你，将来无声无息，任什么事也办不成，连半点名气也没有，那岂不是白活一世吗？真正是岂有此理。这位张大奶奶一听，张子美所说之话倒是也有情理，话虽然这么说，心里仍是不放心，你说这可应当怎么办？自己无法，把积蓄取出来，又叫来多年作事亲信老诚的家人，给他带着几吊钱盘费，叫他到城里关外去打听，倒是打听打听少爷到哪里去了。不派人打听还好，这一派人倒派出是非来了，由派的这一天起一直过了一个多月，也没见打听人的回来。张大

奶奶焦急万分，每天夜里也睡不着觉了，饭也吃的少了，二目直勾，别的不想就是一字的想儿子了。盼来盼去好容易这一天老家人回来了，张大奶奶非常喜欢，接着问道："怎么样？你可把少爷的下落调查明白了吗？"老家人未曾回话先长叹了一口气，这一来不要紧把张大奶奶几乎没吓晕过去，怔了好半天，遂问道："莫非说少爷有了不好了吗？"家人摆手道："太太放心，倒不是那么回事，皆因我由家中出去，先到县衙班房打听，一个个全都说不知道。我一听没有头绪了，正打算要回来回话，这么个工夫外面来了一位上年岁的班头，看了看向着奴才问道："这位朋友，你是由哪里来？莫非有什么事吗？"我尚且未能答言，别的伙计把我的来意跟这位班头一说，就见他连连点头道：'这是当然的道理，就这么一位少爷，一旦间出外当差，哪里有母亲不担忧的。可是这个话你要问他们别人，那就算是白问，除非是我才知道其中的大概'。奴才赶紧深深的给他打了一躬，说：'既然你老人家知道，请你费心对我说说，我回头好报告我们主母。'老班头连连还礼说道：'这倒不算什么，不过我也是知道大概，说实在我也不敢说。说起来你家少爷，可算是精明强干第一，没用多少天他就把差事坠上了，可惜动手一拿，办滋了，虽然这么说，线始终没断，他可就跟随差事下去了。后来我听人传言，方圆就在这百里之内，可是始终没见回来，这就是我知道的。'家人一听这就好办了，我身上带着现成的散碎银两，大约在外面找一个月两个月也不至于挨饿。有心回来跟你老回覆一声，奴才想早一天总比晚一天强，或者到了那里遇见了少爷，不怕不能放下公事回家，到了那里也可以给家里来个信，叫老爷子老太太也好放心。"张大奶奶接着说道："对呀！"家人遂

说道："奴才我也是这个心事，要回家往返又得一天工夫，故此我也没回来，由县衙动身，就按着老班头告诉我的地点，可就找下去了。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走一处一处扑空，十几两散碎银子也全都花了，仍然没见着少爷。奴才走了这一趟多少也有点儿用处，沿路打听，准知道少爷不曾有了别的意外，确实是坠着差事下去了。"张大奶奶一听这也不过是揣测的言语，究竟到哪里去，还是不知道，当时取了纹银十两，赏给家人，叫他下去休息。

家人走后，大奶奶坐在屋中出神。张爷由外面回来，大奶奶又哭又闹，说："你这个人太以没有人情了，最亲不过父子，最近不过夫妇，张方小小年纪，天涯海角前去办案。难得你就在家里坐的这么稳当？我一辈子又没有三个，又没有两个，千顷地又是这么一根苗，真要是在外面有个好歹，你可叫我怎么活着。"张鼎一听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子出去做事正是自找出路，难道说父母还跟着他不成吗？想到这里又用言语慢慢的开导，怎奈张大奶奶认了死扣了，无论怎么说也得把儿子实在的下落找出来，或者回家那才能够放心，任凭你怎么开导，照样还是不行。张子美在家里的时候大奶奶便念叨，老头子怕麻烦，白天各处闲游，不在家里呆着。张大奶奶不能发作，便叫人到各处去叫算卦的，看香的，批八字的，算六爻的全都找到，不算倒好，越算心里越麻烦。这个说好，那个说不好，这个说有凶那个说平安无事，还有的说官运发旺暂时不能回家的，张大奶奶弄得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倒是听谁的好了。白天算卦，晚响张爷回来，老两口子就打嘴架，你还别不理会，这个架打的一天比一天厉害，到后来张大奶奶容颜也不像样儿了，每天净说活不了，见不着儿

子非要自寻短见不可。张爷自己心里倒是明白，知道妇人心窄，可有一样儿，老夫老妻这么些年，真要是出点意外倒不合适，劝是劝不了啦，老头子不由得长叹一声道："看起来俗语说的一点也不错，'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不但我家如此，家家哪个当母亲的，都是这个样儿。要是一个人生在世上，不知道孝顺父母，惟独是母亲更甚一层，只要不懂得这个孝字，那就可以说是禽兽不如，不然为什么古人留下劝人的言语，说是百善孝当先呢？俗语又说'当家知道柴米贵，养儿才知父母恩'，就拿现在张方说，他在外面还不定怎么自在得意，家中他的母亲忧子成疾，堪堪要死，为人子者都当明白这个意思才好。"自己想到这里无法，只得说道："你也不必这样忧虑，我给你说一句最明白的话，你自然就可以了解了。你知道惦念儿子，儿子在外面作事也未必不想念家里，真要是你忧愁病了，或者再因病死了，要不然就自寻短见，比如说你将然咽了气，儿子回来了，千里迢迢就为探望母亲，进门一问你死了，你这是疼儿子吗？那岂不把他害了？日后他在家里，也没有人照顾他了，你死后无知还则罢了，倘若是死后有知，我问问你后悔不后悔。"张大奶奶一听也明白张爷所说之话，是实情至理，接道说道："话虽然这么说，他得多怎回来呢？又没有一定的地点，怎能不挂念呢？"张爷接着说道："你是妇道人家，不明白外面的事务，所以你心里不放心孩子。就因为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我在外面闯荡江湖一辈子，还能不如你吗？这小子是借着拿贼的公事，到外面闯荡江湖去了，凭张方那个聪明，用不了多少日子，必然能够在外面闯出一个名姓来，等着他早晚必有回来那一天，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我到外面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他寻着。"张大奶奶接着说

道："既然如此，等他回来那就不知道什么日子了，既然能够很容易的将他寻着，为什么你不去一趟呢？只要你见着他，给我来封回信，我可就放心了。张爷微然笑了笑："你要叫我出去找他也成，咱们两个人必须要约法三章，头一样你得信任我的话，我走之后，不许你这样无意识的忧愁，必须打起精神，好好的照料家务，第二样我出去先到各处打听打听，如果张方有了凶信，我就立刻回家，告诉你准信就是了，倘若是不出我的所料，知道平平安安不过就是没见着，我就不给你来信了，多怎我见着孩子，才往家中来信，也许打发他回家，因为什么我得这么嘱咐你呢？孩子出去没有音信你不放心，到如今孩子的爸爸又出去了，仍然是没有音信，先前的忧思是单料的，如今添上一个人出去，反倒成了双料的了，那可就还不如不出去了。"张大奶奶一听，说："这个话你倒不必嘱咐，我所以不放心孩子，就因为他年青没有多少的阅历，你的能为我是可以放心的，身为侠客闯荡江湖多年，只要是孩儿在世，你出去实在能够将他找回家，就是打听他的下落也可以得个详细，只要你出去实话告诉你吧，那我就放了心了。"张爷一听有的，合着是我碍着你的事了，也罢既然人家不愿意叫我在家里，我又何必非在家里不可呢，到外面走一趟也就是了。别看这么说，张爷心里也很喜欢，头一样自己出去也可以找找孩子，再说既然家里信任我，我走了家里也可以安定了。张爷计议已毕，收拾随身包袱，带好了盘费，家里的事略微安置安置，然后动身，出了家门信步由行可就走下去了。

张爷先到老朋友家中，打听了打听现在外面的情形，老头子这一打听，才知道有个奉旨的年钦差，查办四川成都府，

赈济饥民。张爷一想：我这个孩子大概是到年钦差那里效力当差去了，平常他就自称为满腹经济，既然有这个机会，所有剑侠以及叔叔大爷，他又全识得，当然投奔那里自寻出路去了。这是张爷心里想着，可也不敢见实，老头子也会出主意，他打听明白钦差所过之处，便随后追了几站，走一站一打听，所经过之事真正是离奇，老头子一想不用说前去找张方，真要是到了那里，见着群侠，大家畅谈几日，也是痛快的，老头子这个地方就叫动了好奇之心。别的也不问，顺着钦差经过的道路往前行走。路途上也无非是饥餐渴饮。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猛然间听见有人叫："张大哥：你老这是往哪里去。"风流侠张鼎闻听一回头，说话的原来是一位出家人，细看认得，正是神行赛罗宣妙普，彼此一问到哪里去，张鼎把自己出来的原因一说，和尚也说了一遍。原来妙普日久不见自己的徒弟洪玉耳，心里非常想念，常言说的好："人老疼子女，出家人爱徒弟"，日子多了不见当然想念，打算前去看看，主意拿定了，够奔北京城。到了贝勒府一打听，才知道由海川那里说所有的徒弟全都跟随年钦差当随行委员，查办四川去了。妙普一想：我既打算见徒弟一面，我就追赶一程，这才按站追赶。今天走到这里，看见前面一个人，正是风流侠张鼎，莫若便叫了一句，彼此把话说明原是一路上的客，正好结伴同行，也省是路途上寂寞。往前行走，天也就热了，二位一商议，才改了夜行，只要赶上高兴，就施展夜行术，跑几步所为的是快，没有到这天晚间在川陕交界地方，遇过了这位铁爪神鹰柳飞雄。

和尚一时僵火，过去问老头子：老人家因为反不过嘴来，只得跟他将错就错，故此二人动手。张鼎过来一问，这才知

道是自己人，问完老头子哪里去，柳飞雄回问，张鼎遂把自己出门寻子的原因从头至尾跟老头子说了一遍，柳飞雄说道这也巧了，全是一条道路，大家凑到一处去吧。行路之间，无非说些闲话，闹了半天都是因为白天天热，夜晚行走，张爷心里倒是很喜欢，惟独和尚心里不忿，皆因自己年青的时候，在江湖绿林道做黑道买卖之时，没听见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又听张爷一说这是成了名的老剑客，始终心里不服。张爷也看出这个意思来了，慢慢的用话引话，说来说去可就说到柳爷一辈子不用军刃，不论跟谁动手，全凭两只雕爪般的手，所以在工湖上得美称叫作铁爪神鹰，方才跟师兄动手，那不过就是闹着玩，并不会用半点力气，真要用力的话也不用说用足了，只要加上三成功，肩头上那块肉早就掉下来了。张爷说这个话，本来为的是叫妙普明白老头子这个份儿，不是自然心里就没有忿气了吗，哪知道这个话不说倒好，妙普听完了，不但不消气反倒把气勾上来了，口内无言，心说：他的能为不过就是口谈，我没看透他在哪里长着呢！虽然这么想着，也无法发作，只可隐忍不言，仍然每天晚上往前行走。白天行路要是贪赶路程，还有时候错过了宿头客店，这要是夜晚行走，那更说不了一定了。

这一天走了一夜的光景，到了天明老三位不但两腿发酸，腹中还有点饥饿，看了看正是旷野荒郊，那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往远处看了看，但见晓烟朝雾，并不见有村镇的模样。老头子柳飞雄叫了一声："张老侠客，你看见了没有，今天要把咱们三个人干起来。"张爷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大约在这附近十里八里之内不准有村庄。"柳飞雄说道："趁着天色不算甚晚，咱们紧走一阵，还许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妙

普、张鼎一听这个话也对，果然足下用力往前紧走。工夫不大走出来约七八里，看了看仍然是大开洼，又细看了看在前面约有二里多地，红洞洞大约是座庙。老头子看罢心中喜悦，说："行了，这就找着吃饭地方了。"张爷跟和尚也看见了，三位往前紧走，一直来到山门下，看了看上面悬着的匾，写的是"报国寺"，山门紧闭左右各有角门。和尚一看既然到了庙里，叫门那就不用别人了，因为自己是出家的和尚，前去叫门总比别人便当，故此自己走到下垂首角门，拍打门环，连叫了好几声。听见里面有人问什么人，妙普答言说了两句行话，就听花啦一声角门开放，由里面走出一个小和尚，年岁约有十六七，身穿半截子蓝布僧衣，看见妙普打了个问讯，然后问道"你老找谁？"妙普实话实说就把行过了宿头客店，有意到宝刹打搅，不管荤素给我们预备一顿斋饭，临行必须多给香资。小和尚闻听笑了笑，说："大师傅，你老说的这是哪里话，十方饭十方人吃，怎么还谈到给香钱呢？"妙普说道：不对，皆因同行尚有两位俗家，要是我一个人那自然就不这么说了。"小和尚听到这里，探头往外面观看，看了看张爷柳爷，遂说道："既然是你老三位，我可主不了，你老在这里候一候，我到里面跟当家的说一声，回头再作道理。"妙普点头说道："求少当家的多美言吧。"小和尚进去回手将庙门关好，三位在外面等候，等了好半天，才看见小和尚二次出来，乐嘻嘻说道："三位里面请吧！"妙普让柳飞雄前行，张爷第二，最后是妙普和尚，三位进了角门，小和尚在后面关好了门，这才头前带路过了一层院，进了一个月亮门。小和尚把三位让到了东配殿，众人落坐，小和尚招待的非常周到，先用铜盆打来一盆洗脸水，叫三位全都擦了擦脸，跟着又沏一壶茶来，

真比店里招待的还周到呢！三位喝着茶，小和尚乐嘻嘻说道："几位吃饭倒是现成，可就是庙里没有荤腥。"柳飞雄问道："这座庙离着什么镇店最近，到镇店上买点东西行不行？"小和尚闻听笑了笑说道："不瞒老施主你老说，我们这个报国寺，是个八不靠的地方，到哪里去也得几十里地，往常买的东西全都是赶集买来的，要是平常没有集的日子，就是去了也买不了什么来。"柳爷一听遂说道："这可干啦！那么说今天我这个酒就不用喝了。"小和尚闻听说道："敢情老人家你老是要喝酒哇！别看我们庙里没有荤腥，喝酒倒是现成。"柳爷听着这个话不明白，遂问道："既然你们庙里没有荤腥，怎么会反倒有酒泥？"小和尚叫道："老施主，这你老还不明白吗？酒是供神的祭品，有也不多，比如说你老要是喝了，下集我们再去打去。"柳爷一听有酒，立刻高起兴来道："那么说跟神仙请个罪，把剩的酒拿出来，给我们喝了吧！"小和尚连连点头答应。出去的工夫很大才回来，就见他用方盘托来，素菜馒头稀饭，一大壶酒三个酒杯，全都摆放在桌案上面，筷箸分开，遂说道："这个酒可不大甚热，几位就赶快喝吧！"柳飞雄连连答应，伸手把酒壶拿起来道："二位，咱们谁也别客气，我自己先给我自己斟一杯。"说着拿壶斟出一杯酒来，然后把酒壶又递给和尚，这个工夫小和尚已然擎着方盘走出去了。和尚妙普接过酒壶来，也倒了一杯酒，这个工夫柳爷早已将酒端起来，送到了唇边，和尚妙普连连说道："老人家不可喝这个酒，其中有毛病。"老头子一听这个话不由得就有了气了，只得把杯放下又看了看，酒里头连半点毛病都没有，心说：这真是岂有此理，凭我柳飞雄闯荡江湖一辈子，别的都不说，惟独蒙汗药酒我见了无多带少，难道说你还能够比我

高吗？不但柳飞雄这么想，就是风流侠也有这个心思，暗说：这位普师傅分明是班门弄斧，人家柳飞雄是成了名的老剑客，何况又是老前辈，对于江湖道不用跟人家谈，只有人家知道咱们不知道，绝不能够咱们知道，人家不知道，这是何苦呢？张爷正然想着，就听老头子柳飞雄说道："普师傅，我看这个酒任什么事都没有，你怎么说他有毛病呢？我在外面闯荡江湖并非是三年五载，对于这个地方，不敢说是有经验，大概还不至于看不出来，莫非说高僧另有高见不成吗？"妙普哈哈大笑道："老人家，这个地方我可不敢说比你老高，皆因有一段事你老不如我，你老知道我是什么出身吗？我幼年身为绿林道的贼匪无恶不作，对于蒙汗药酒多了不知道，统共知道三种，最劣的那一种，放在酒内，混浊不清，容易被人看破；中等的放在酒内倒是不混，如果人要是留神的话，酒里略微有点儿药味，最高的可就是今天这杯里的东西，不混不浊也没有气味，不过酒温得太热了，他在里面有点转，要是凉酒可是也转，不留心可看不出来。老人家你老还别多心，我说你的不如我的地方，就是你老没当过贼。"老头子一听又把酒拿起来闻了闻看了看，接着说道："这个话虽然说的有理，怎奈我还是不能深信。"和尚闻听微然含笑，并不往下多说，站起身来够奔外面。工夫不大，由外面捉回来一只狗，用手搬着狗嘴，向着老人家说道："你老不信将这一杯酒给他灌下去，立刻就可以明白。"妙普说着把酒给狗灌了下去，工夫不大就见这狗东倒西歪晃了几晃，然后四条腿一伸，倒在地下，再一看狗的七窍往外冒出血来了。老头子看到这里不由得脸一红，心说：想不到老了老了栽这么一个筋斗，这虽然这么想着可是没的可说，面面相觑未免不好看。张爷一看得给老头

子一个台阶，遂道："老人家可了不的了，既然这庙里有意陷害我等，当然后面有你我的仇人，要不赶紧到后面观看，叫贼人得着信，就许远奔他方。"老头子明白张鼎这是给自己下台阶，遂接着说道："张老侠客说的一点也不错，既然大胆贼人竟敢陷害你我，我要不把他等的肝花掏出来，我就不叫铁爪神鹰。"说着话站起身来够奔外面去了，妙普张鼎也只好后面相随。三位可不敢一同前去，恐怕被贼人知晓，老头子吩咐的，三个人分三犄角，施展夜行术往后走，飞雄占的是正面，隐在房上留神观看。敢情后面禅堂里的人，不伦不类，明明是和尚庙，里面倒有两个老道，只有一个和尚，这三个人全都是贼眼灼灼连一上好人也没有。老头子看着纳闷，并不认得这三个人，老人家他哪里认得。

书中暗表，两个老道乃是蓬莱岛后山玩猴的两个小子，叶守敬、叶守明，蓬莱势败，小子们并未逃走，就隐在一个镇店里面，地名叫三道桥。弟兄二人商量去处，守明说："巢穴已失，再找安身地点不知要费多大功夫，依兄弟我的意见倒不如咱们弟兄还了俗吧，还俗之后也用不着说娶妻生子，不过各处物色两个美人，然后再找富户人家做两号买卖，咱们置点房子买点地，后半辈的幸福可以说是不浅，不知道哥哥意下如何？"叶守敬以为都这么大年岁了，要说找个地方享清闲之福，这个话倒可以，打破淫戒那倒可以不必，心里这么想着尚且未能说出来。叶守明看哥哥的意思，稍微有些个迟疑，接着又说了一句："哥哥，如果不乐意，兄弟我也这么办。你老可别以为是兄弟诚心不习正道，只要是打算到尘世上安居度日，必须要破了色戒，不然的话人家看着咱们弟兄不像一家人家，再说出来进去也没有意思。"叶守敬说道："既然

要找个地方安享后半辈幸福，找一座庙也未尝不可，反正是得做买卖吃饭。”叶守明连连说道：“好糊涂哥哥，你我业已在蓬莱岛辅助过了英王，蓬莱未败没的说，英王逃走大势已去，你我弟兄就算是私人，如果不改道服，早晚被官人访明，也是难逃法网。”叶守敬听了这句话，也是毛骨悚然，别的事倒不要紧，这话倒是真个的，莫若依着兄弟还俗了吧！这才点头，问兄弟何时改换道服，守明说道：“这个倒不忙，一时半时也追缉不到咱们弟兄这里，改换了道服，便不能够住庙了，再者说做买卖访美人，那全都是犯法的事，比如说咱们不改道服前去作案，案子作完了之后，再换上俗家衣服，岂不叫官人无法查找吗？”守敬一听这个话也有理，说：“全依着你，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两个老道把主意拿妥，果然每天夜晚，各处偷盗金银，甚至于还有采花作案的行为，究竟是年岁的关系，采花作案的时候很少。两个老道本来为的是访得意的美貌女子，或是少妇作为长久伴侣，可惜他们不是内行，去了多少次哥儿两个连一个也没得着。

这一天打听得蓬莱山后有个小村名叫碧松堂，打听明白村中有一家富户，跟前无子，就是两个姑娘，大约都在二十来岁，当地人称为姐妹花，那一份美貌嘴说是说不完全的。二位老道一听，心里立刻起了一份思想，真要是还俗重入尘世，我弟兄得这么两个美人为妻，于愿足矣。想罢果然夜晚前去，二人打妥的主意，打算先将姑娘的父母家人全都杀死，然后各人背一个就走，本来乡间老百姓家里，所谓有钱的富户，也不过就是饱食暖衣，家里也没有看家的护院的，凭两个老道的能为，要是夜间前去，那简直的可说如入无人之境。小子们心里也明白，毫无畏惧简直的就进去了，到了房上隐住身

形，听了听下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探头看了看暗无灯光，老道一想这可真是个机会。叶守明在房上巡风，叶守敬到下面探听，院子里头是个三合房西为上。叶守敬到了院中，先够奔上房左右窗侧耳听了听，就听里面有人说道："妹妹，你跟我到一个屋里睡多好，睡不着还可以说说闲话。"那个屋里有人答言："我今天懒极了，业已把衣服全都脱了，姐姐要是不跟我说话，恐怕这个时候都睡着了，咱们明天见吧！"说话声音透着懒洋洋的，再往后听就没有声息了，细一听敢情睡着了，又到那个窗台下听了听，也是如此。叶守敬听明白了，这才来到院中向着房上打手势，叫兄弟守明下来，守明到了下面问道："哥哥，你老不说先将他的家人完全杀死，然后再捎着走吗？此时你老叫我下来，莫非就要动手不成。"叶守敬摆手说道："不对。我说的是不得手才那么办呢，如果得了手何必多杀无辜。此时两个姑娘全都睡觉了，你到南间我到北间，到了里面按住就捆，如果姑娘醒了，以刃恐吓不准他喊喝，捆绑齐毕抗着就走，不就完了吗？"守明一听这个话也对，自己首先够奔屋门，用手轻轻推了推，原来双门虚掩，守明就是一怔，心说：为什么两个姑娘在屋里睡觉，门不上好呢？莫非这两个姑娘不是好人，给情人留门不成吗？想到这里自己有点儿醋意，又一想：咳，这是何苦。我们的目的，是在求美女，别的事管的着吗？想罢将门推开，身向旁边一闪，拢住眼神往里面观看，屋里除了陈设之外，任什么也没有，遂把身一转，到了屋里。往里走了三四步，就觉有人在前面一掐脖子后头用磕膝盖一顶，一句话没说出来，被人家按倒就地，仿佛是还有一个人，四马倒攒蹄捆完了，用棉花将嘴一塞，就往隔扇门旁一放。守敬看着兄弟到了里面并无动作，准

知道得了手了，就是没看见火亮，心说：他真是急性子，虽听人家传言说好，“也得打火看看”，这可倒好，伸手拿着就走，自己想着也觉着好笑，一面想着也跨步来到了里面。书不可重叙，守敬进来也是照样被人拿获。捆好了之后有人打火燃着了灯光，两个老道一看不错，倒是两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并没有别人，事到如今杀剐已完全由人了。就见姑娘们向着外面喊了一声：“丫环，赶紧请员外来。这一句话未曾说完，就听外面有人痰嗽，叫道：“大姑娘、二姑娘，可曾将两个恶道拿住？”二女子一齐答道：“老爹爹，你老请进来吧！二道业已捆好，单等老人家发落。”二道随声看去，就见由外面进来一位老头子，年岁也就在六十左右，苍白髯。老道一见吓得魂不附体，虽不认得这个老者是谁，听他说话拿我二人并非是误打误撞，原来是早有预防，真正莫明其妙，这一家是什么人家，我等头一趟来怎么他就知道了呢？这两个老道，可以说是恶贯满盈，他不认得这个老头不是瞎了眼了吗。

此人姓张名公甫，外号人称“大刀王”，行侠作义以剪恶安良为自己天职，就是不大到外面去，附近方圆数百里，全都受过老人家的好处。所生两个姑娘，一名张金莺、一名张金燕，自从幼年时，老头子亲自教给他们练功夫，每人一口柳叶单刀，功夫纯熟，以及蹿房越脊各种小巧技艺，无一不精。老头子人老不歇心，虽然不到远处去，围着坊前左右时常绕弯，果然数十年的光景，这一带并没有闹过贼，至于拦路劫财，明火执仗那就更没有了。老人家时常对二位姑娘说：“人生在世，练文武技艺，最正大上去说，就是治国安邦，比如说国家不用自己也应当替人解救危难，方不愧为大丈夫。老父住居此处，也不是自己闭门在家里说，远近没有不感念我

的，我可也不是单单要这个虚名，维持到了这个地步，我心里才觉着对得起我自己幼年间练艺一场。两个姑娘听着也非常喜欢。

这一天爷儿三个，正在屋中盘桓各种武功，忽然间家里长工进来说道："员外爷，现在外面有三道桥、碧松堂、三里庄、五里屯，统共七个庄子的耆老，有事面求老员外。"公甫闻听，不由得一怔：他们求我可有什么事呢？又一想：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大概又是叫我立场子收徒弟，先前是两三个庄子跟我说，现在他们一定是凑在一起，以为人多面子众，我看看去吧！长工头前带路，到了门外说了一句："我家员外出来了！"众人闻听，一齐走上前来，作揖打恭，然后便要求着借一步要到里面谈话，公甫只得将众人让到了书房。大家不坐下非得先让公甫坐下不成，张公甫不明白众人这是什么意思，遂说道："岂有此理，来到我的家中，不加款待已然就有慢客之罪，如果我再先落坐，张公甫岂不真成了野蛮了吗？"大家齐声说道："你老先别说这个，先坐下我们有要紧的事和你商议。"张爷被迫不过，只得半欠身坐了下去。张公甫这一坐不要紧，把自己吓了一跳，见众位老头"呼啦"一声全都跪下了。张爷也怔了伸手搀也搀不过来了，遂说道："众位这是怎么了，赶快站起身来，这不成了笑话了吗？"大家一齐说道："老人家，你老先别说这个，现在有一段要紧事，我们大家特地前来相求，只要你老答应了我们大家，就能起去，如果说不点头，净说叫我们起来可不能起。"老头子张公甫生来的本就是侠心义胆，一看众人这个情形，赶紧说道："诸位请起，只要我张公甫能够办的到，无论什么事我全点头。"众人听罢，这才行了个礼起来。张爷接着让坐，问："究竟有什么

事求我，以至于诸位这样郑重？”首先由三道桥的老族长发言道：“要问这段事非你老不可，这数十年以来，我们大家仰仗着你老的虎威，真敢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忽然间这几天，连二并三接连不断失起盗来，这还不算，从中还有三处因奸不允杀死两个少妇一个姑娘。地方报到官衙，不过官样文章验验尸，然后缉凶捕盗，比如说由这里不闹了也就罢了，谁知仍然照样的闹，可见得这个贼，并不是平常之辈，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我们大家一商量，这个事净指着官府拿人是办不到的，非得把老英雄你老请出来，只要是你一出头，捉拿此贼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张公甫不听则可，听到这里不由得怒气填胸，心说：好大胆的贼，既在我村寨附近作案，难道你就不知道这里有大刀王吗？又一想：自己这个武学家，本是藏着的，外面知道的很少，也难怪贼人不晓得。又一想：也是天然这个贼人愚顽无知，要说我隐遁在家知道的人没有，英王占据蓬莱岛，为什么再三聘请我呢？我明白了，这个贼人不是不知道我，当然是有意跟我过不去，所以在方圆左右作案，大概就是打算斗斗我张公甫，既然如此我还别亏负他的来意，无论如何我也要设法跟他见个面儿，倒看他是哪路的英雄。张爷想到这里说道：“众位这是何必呢？早要知道这个事，也用不着众位同来，只要打发人给我带个信来，我自然就能够出头，因为保护附近一带地方安宁，乃是我的天职，用不着众位这般恭维，也用不着人家托咐。附近有了盗案，那就算姓张的没能为。众位话说明白了，就不用管了，尽我的能力，我要跟贼人一死相拼。我也不多留众位在此多坐，贼人从此不来还则罢了，只要贼人再来，我必然有相当的报告。”大家听罢，全都对老人家道了谢，告辞而

去。

不表众人单说大刀王张公甫，等人全都走后，自己把二位姑娘叫到面前，就把方才众人的来意说了一遍，又说："今天晚间你我爷儿三个，各自收拾军刃，分好了方位，就在附近左右巡查，无论在什么地方遇上贼人，千万不可动手，要在后面跟随，看看他的巢穴在什么地方，然后回家再计议捉拿的法子。"老头子这个意思，就为的是慎重应付，皆因不知道贼人够怎么个身分，要是自己遇上那个话固然好说了，倘若是被女儿遇见，无论女儿有多大能为，总是没出阁的闺女，如果跟贼人动手，赢了不要紧，倘若输了未免多有不便，故此才当面嘱咐。二位姑娘也明白老头子的用意，连连点头答道："老爹爹，你老就放心吧。"既然爷儿三个分开巡查，贼人还不知道几个，女儿们都是单身独自，当然不能冒然动手。白昼无事，黄昏用过晚饭，父女三人各自收拾军刃，每人一口大刀，这大刀并非是关老爷用的青龙偃月，刀长二尺五寸，把长一尺八寸，一共四尺三寸长，宽够二寸多，刀头上够四寸，这种刀是长军刃里头的短的，短兵刃中的长的，双手荷住刀把，极其厉害不过，身上的军刃衣服全都收拾好了。天到定更，嘱咐家人好好照看门户，爷儿三个出离家门分东南正北西南，三吊角各处巡查。头一夜爷儿三个任什么没看见，到了第二天夜里，老头子张公甫正然在两村中间大道上慢慢往前行走，猛然间面前"唰唰"两晃，如飞一般过去两条黑影，老头子一看，心说：来了，比定约会还准呢！不敢怠慢，身形一矮往前就追。前面黑影走的慢，老头子也走的慢，黑影快老头子也快，诚心赘着他看他往哪里去。赘来赘去，两个黑影一直走到三道桥村口外的一座龙王庙前，他们不走山

门，越墙而入。公甫随后来到庙内，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各处探听。看了看在配殿内灯光明亮，老人家够奔后坡，顺着后窗户用夜叉探海式往里观看，原来屋里是两个老道，全都穿的是夜行衣，背后插着军刃，在屋里正然解换衣服。老头子一看那个形色，就知道方才所见的两条黑影，一定就是这两个人，“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只在这里隐藏，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知道他等是何如人了。卦真被老头子算对了，果然两个老道衣服换完了，彼此接谈，可就是计议碧松堂有一家富户，家里有两个美貌姑娘，多方调查实在美貌不假，二人计议明白，定好了明天夜间，前往动手。两个老道所计议的法子，一字未遗，全都被公甫听去，老头子一想这才叫巧事呢，既然如此明天晚间我就在家里等他就是了。老人家用珍珠倒卷帘轻轻往上一翻，到了后坡上面，窜房越脊出离了龙玉庙，天也就够时候了。老人家顺道回家，到家看见二位姑娘，也是将然回来，老头子问：“你等可曾看见什么动作吗？”姑娘们都说任什么没看见，莫非老爹爹看见了不成，老人家将然要说话，又咽住了，因为两个老道商量的是前来偷盗二女，这么大的姑娘，我能跟他们说吗？又一想：练武的主儿称剑称侠，何必拘泥俗礼，再说这段事里很有关系，无论如何也得跟女儿们说明。想罢并不隐瞒，就把自己所听所见的跟两个女儿一说，二位姑娘一听非常可笑，叫道：“老爹爹，既然如此，你老就不用管了，我们姐妹自然有法子，捉拿他们两个人。”老头子不放心，又问了问拿老道的法子，原来这二位姑娘可以称得起行里出身，遂说道：“如此这般便可以拿他。”老头子听着也非常喜欢，又嘱咐二位姑娘，留神观看。到了夜间，门前必然要发现什么暗记，那当然就是两个

恶道白天将道采好了。到夜晚他们一准前来，父女们谈笑了会子，各自回室歇息。

一日两餐不必细表，二姑娘金燕，到了掌灯时分，亲自到门口观看，果然有白粉子点了四个点儿。看罢到里面跟姐姐说明，彼此一计议，各自把后窗户支开，夜晚全都上房暗中观看。看见两个老道来了，才各自由后窗户入室，所有的言语，全都是故意说的，果然老道不知是计，全都被获遭擒。张爷进来拿灯进来一看，不错正是这两个小子，亲自动手将叶守明嘴里的棉花掏出来，用手一指问道："你二人叫什么名字？这么大年岁尚且不学正道，可见得你们二人作恶多端，所作所为的要你等实话实说。你认得我不认得？听何人所说我家有两个姑娘？"两个老道到现在也说不上不算来了，各自报通了名姓，就把近些个日子所作的事，全都说明。张公甫一听，跟那几位乡长所说的一点不差，最后说并不认得老人家，老头子点了点头说道："你们在外面为非作歹，统共作了多少年。"老道又把先前在蓬莱后山，现在英王失败，前后话一说，所为的就是还俗避难，白天听街市上人传言，故此来到这里。老头子一听遂把虎目一瞪说道："既然你从前在剑山蓬莱岛，为什么你会不认得我呢？英王慕我之名，曾派人数次聘请，你怎么会不知道？告诉你我叫大刀王张公甫。"叶守敬、叶守明一听，心说：这才叫倒霉，不错英王占山之时，曾听见说过聘请此人，怎么我们二人前来，就不知道打听打听呢，真正是该死。只得向着老人家说："我等彼时住居后山，对于前山诸事听不见，故此不晓得。"张公甫说道："知道不知道就不用说了，偷盗窃取采花作案，现在官府拿你等如何轧沙求油，今天既然被获遭擒，等到天明，我把地方叫来，送你等到官

衙归案，明正典刑，给死去的人报仇就完了。”老道闻言簌簌落泪，叫了声：“老英雄，你老要是送我们弟兄到官，也是一死，也是我们自作自受，无的可怨，到如今再说后悔，可也就来不及了，可有一样儿，活着不配跟老英雄谈交论友，我们弟兄当面要求，跟你老结个鬼缘成不成，你老人家也别往官衙里送我们，就在你老的宅中，找个清净地方将我二人一杀，我二人作鬼魂也感念你老的好处，省得送到当官受万人唾骂。头一节我们弟兄这个年纪，又是出家的老道，作出来采花作案的事，虽死而骂名永留，老人家肯开恩，将我二人结果性命，别看致我们死，就算放我等逃生一样”。两个老道说着话悲悲切切，那个样子叫人看着非常可怜，老头子一想：世上最可恨的人就是有心为恶，并且作恶之后，不知后悔，这种人乃是害群之马，杀有余辜。按叶氏弟兄因为设法避祸，才打算还俗，因还俗才偷盗，并且作出种种不法之事，这也算是环境所迫，到如今后悔已迟，他二人之生死完全操在我的手内，我要说叫他生决以死不了，我要说叫他死也易如反掌。他二人既有悔改之念，我何不饶全他二人的性命，改过自新圣贤所许，何必非把他致之死地不可呢？”老人家这个地方就叫一念之慈，虽然这样想话可不这么说，叫道：“恶道，休要哭哭啼啼，作这样假态，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万载不磨的至理，既然怕受万人唾骂，为什么作不法的事呢？莫非说还贪生求活不成？”叶氏弟兄连连说道：“老英雄，我二人因为一念之差，作了禽兽不如的恶事，扪心自问，实在是伤天害理。既然被获遭擒，就算是恶贯满盈，报应循环，绝以不取望生，所求的就是速死。倘若蒙老英雄，格外开恩，不动声色，将我弟兄二人结果性命，我们弟兄死在九泉也感激你

老人家大德，如果老英雄恨我弟兄入骨，我等也不敢甚求，随便怎么发落，任凭老英雄处治就是了”。说到这里声泪俱下，叫人看着实在有些不忍。老英雄哈哈大笑，叫道：“叶守敬、叶守明，比如说我要是将你二人放走，你等从此走后，当然还是打算还俗成家了。”两个老道一同说明：“老英雄方才已然把话说明，我等因为避祸未成，反倒遭殃，看起来人生祸福是天理该着，人力是决以办不到的，如果万死之中，能够有了一线生路，不但是道服不易，连隐藏也不隐藏，如果被官人拿住，按着英王余党正了国家典刑，那也算报应循环，”老头子听二人说话大有悔深悟极之意，这才接着说道：“你二人所说之话，可是出于本心，敢在我的面前发誓不敢？”叶守敬、叶守明一听老头子说话，对弟兄二人的生命，大有转极，遂说道：“任凭什么誓，我二人也敢发。”张爷说：“虽然说是发誓也凭的是良心，你二人随便说一句吧，如果言不应口，自有鬼神报应。”两个老道轻轻的说了一句：“如果被你老人家在此抖绑绳一放，只要再有邪念叫鹰抓死。”其实这个话就叫废话，天下哪里有那么大的鹰能够把人抓死，张公甫倒是也不在乎他们说的什么，因为老人家以为把他二人致于死地，不但与己就是与乡亲也没有多大益处，比如说将他二人放了，自新改过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也不是小看他，打算将他二次拿获不费吹灰之力。老头子原来是侠义仁心，以为死者已死，何必非得再把活的弄死呢？真要是不改那也就没的可说了，再说自己又不是当差应役，得饶人处且饶人，只要治理的我这一方，没有人来搅闹可也就是了。老头子是这么个心思，故此并不管他们发什么誓，容着他们把话说完，亲自过来将绑绳给他们解开。弟兄二人跪倒磕头，相谢老英雄不杀之恩。张

公甫说道："你二人倒不必谢我，放可是放了，我告诉你们一句话，就由这里改恶向善，也不准你等在此处久留，方圆二三百里之内，不准你们住居。好在一样儿，僧道是吃十方的人，也不是非在这里没有饭吃"。叶氏弟兄连连答应，说："我们弟兄在此也是在和尚庙里住，由你老这里走了，连龙王庙都不回，你老再要在二三百里之内，看见我们弟兄，请你老挥刀结果性命死而无怨。"公甫点了点头一摆手说道："既然如此你二人就去吧！"叶氏弟兄听了这句话，如同得了圣旨一般，抱头鼠窜而去。二位姑娘问释放二道的原因，老头子详细解释。

不表张爷父女闲谈，单说两个老道来到院中，不便走大门，仍然施展蹿房越脊够奔外面，出离了碧松堂，两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安敬埋怨守明不应当出这个主意，几乎送掉了性命，守明接着说道："这也是活该栽筋头，闯荡江湖越老越废物了，怎么打算到人家去，不打听打听他是怎么个人呢？你老比我岁数大，怎么也不知道想着呢？"守敬说道："所有一切的事，不都是兄弟你出的主意吗，我哪里知道呢？"守明接着说道："要说这个话也不假，不过所差就是没打听他是谁，至于别的事，还是真打听得清楚详细。不用说别的，你看张公甫那两个姑娘果然长得是十分人才吧，可惜未能到手，虽然遭了一次大险，被美人捆了捆也算不冤"。守敬说道："兄弟，先别说这个了，龙王庙不去你我应当投奔哪里呢？"守明想了想，叫道："哥哥，你老大概忘了吧，在川陕交界地方，有一座报国寺，住持和尚不是性灵吗"？守敬不明白，问道："那一个性灵呢？"守明说道："他的外号人称叫五更，发卖薰香蒙汗药，你老怎么会忘了呢？"一提叫五更，守敬这才想起

来，说："不错，不错。你我投到那里很好"。这才弟兄二人投到报国寺。被此相见别看僧道异门，倒是情投意合，在庙里呆着也没有什么事，不过就是那个叫"五更"作些个药品，至于碧松堂所遭之事，跟和尚一字未提。

这一天早晨将然起来，小和尚进来说道，外面有打尖的，一僧二俗，二道闻听就是一怔，又问了问小和尚三个人的形状，更觉着可怕，性灵问："二位因何这样胆小呢？"叶氏弟兄假说："蓬莱败后少不了有官人到处拿人，故此我们心惊。"性灵叫小和尚先把他们让到了东配殿，然后探听探听回头再说。叶氏弟兄容着小和尚把人让进来，亲自前去探听，听见屋中人说话，知道都是成了名的剑侠，赶紧回到后面，跟性灵计议。和尚一听，说："虽然是剑侠也不要紧，用我的头等蒙汗药将他们拿住，可也就是了。"计议已毕，这才嘱咐小和尚，照计而行，没想到被这位神行赛罗宣普妙给看破了，老头子柳飞雄为此还栽了个筋斗，就着张鼎的言语，一同够奔后面，柳飞雄看罢不认识，只得飘身来到了下面，高声说道："恶僧恶道全都给我滚出来，大概你们还不定害了多少人了，活该今天你们是报应当头。"一僧二道，准知道白昼之间难以逃走，只得各自拉军刃，来到了院中。这个工夫，张鼎、普妙也全都来到了近前，三吊角一围，三个小子打算逃走，势比登天还难。头一个就是叶守敬摆剑过来高声说道："尔等到此打尖反倒如此无礼，难道说我真怕你不成？你叫什么名字？谁把你打发来的？"柳飞雄微然含笑，说："我就叫'铁爪神鹰'，你也不用管谁打发我来，恶道你叫什么名字？说出来我好叫判官老爷给你登上鬼录。"叶守敬还是真不认得老人家，听到这里有气，摆剑就劈，老人家动手并不拿军刃，全凭双

掌跟老道动手。叶守敬这小子功夫倒是不含乎，可是跟柳飞雄比上那可差的多了。在先前老头子本有心将他打倒，拿住他就是了，后来一看这小子，剑招加急加紧，老头子不由得有气，心说：凭你还赢的了吗？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老头子也搭着跟普妙动手，肩头上给他捏了一个褶。张爷跟他说自己的工夫，看他那个意思还有点儿不服，偏偏今天因为蒙汗药酒，自己又栽了一个，所以火不打一处来，暗说："莫若拿你出出气，也叫普妙看看我这个铁爪神擘，手上有多大劲儿。想罢招数一紧，双掌如电，不过五六招，叶守敬早就眼花撩乱了，猛然间小子一剑够奔老头子劈来，剑劈下去，人早到了后面了，老头子一伸手轻轻在他的脑袋上连道冠就是一把。你说老头子这个劲也太奇了，一把下去，就见老道撒手扔剑，身向旁边一栽，再一看脑绷骨被老头子抓将下去。叶守明看见兄长死得这样可怜，未免心里难过，念了一声"无量佛"，摆剑过去动手。性灵一看这个老头子厉害，也一摆手中戒刀，打算过去并力夹功。风流侠一摆手中扇子，将"叫五更"拦住，这个时候四个人打了两对，普妙在旁边观敌略阵。未及十个照面，叶守明跟他的哥哥一样，也被老头子把脑绷骨给抓下去了，守明栽倒，那边性灵和尚也躺下了，被风流侠用铁扇子将他点住。老头子柳飞雄身形撤到旁边，看了看两个老道，死的这般可惨，遂用手点指，向着死尸说道："你们这两个小子还不定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今天就遇上了我。"老头子哪里知道，这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两个小子起誓应誓，可见得是报应循环，倒不是禽鸟中的鹰把他抓死，竟被这位铁爪神鹰把他打发了，如果二道由张公甫将他们释放之后，真正痛改前非，

今天未必遭此杀身之祸。

闲言且不多表，老头子柳飞雄，叫张子美，把和尚解救过来，问问他等都作过什么恶，可恕则放，不可原宥也当场将他打死就完了，张鼎闻听过去一脚将性灵和尚踢转过来。小子睁眼看了看叶氏弟兄，尽皆丧命，一僧二俗，仍然站在旁边，性灵一看准知道不好，赶紧爬起来跪在地下，磕头如同捣蒜一般，央求三位饶命。柳爷问道："死的两个老道他是什么人？因何在你的和尚庙内？赶快说出来。"和尚自报法名然后又把叶氏弟兄名姓说出来，并说："用蒙汗药酒陷害三位，那都是两个老道出的主意，后来三位到了后面，据他二人说武学高强，足能够将你们三位打倒，如果我要不帮助他，回头必然将我赶出庙去，因此小僧不敢不听。我认得他们二人之时，实话跟你老说，那个时候我尚且未习正道，买过他二人的薰香蒙汗药，后来在外面斗了一次险，未丧了性命，因此悔悟过来，知道绿林不是安身之所，这才金盆洗手，弃草莽归教化，削发为僧。他二人也是到我庙里打尖，因为认识便住下了，据他二人说在此等候朋友，小僧也不敢叫他们走，皆因我不是他们的敌手，故此不敢得罪他们。"老头子柳飞雄一听倒是情有可原，遂说道："叫我饶全你的性命也可，头一样儿从此改邪归正，不准再作恶事，我等的耳目非常灵通，只要打听出来你有不好的行为，立刻前来将你结果性命；第二样找清净地点，将两个老道的尸身掩埋；第三样赶快给我等备办酒饭，我等用完还要赶奔路程。""叫五更"性灵总算是用了一片假言假语，哄得活命，所有老头子说的话，全都一一答应，一面给三位预备饭。

一面掩埋死尸不必细表，单说三位吃饭之时，普妙向着

老头子问道："依我看这个和尚也不是好人，为什么这样轻轻易易将他放过？"老头闻听将大指一竖道："不错。你的眼力很好，这个性灵果然不是善类，皆因未能见着他的实际恶行，如果将他致死，未免过于残忍，莫若先叫他多活两天吧，青山不改绿水常流，嗣后再遇上他只要是恶习不改，再将他结果性命不迟。"张鼎在旁边一听，暗含着点头，果然身为剑客，对人宽洪大量。说话之间饭用完了，三位走，性灵送出了山门外。

不表报国寺的和尚，单说这一僧二俗，顺道往前行走，到前面村镇上找着店房，仍然白昼休息，到夜间行走。这一天夜间行走，三位一阵高兴，打算紧走两步，老头子笑了笑说道："要是紧走两步的话，别看我老了，卖卖力气，你们两个人还未必行。"老头子说这个话，就算不系外，拿着他们二位当作晚辈，又谁知这位和尚不爱听，心说：你这个话说的未免太已自满了，讲武学功夫是我亲眼所见，实在可不敌你，要谈到腿上那可不见得怎么样，我的外号人称"神行赛罗宣"，难道说腿不快还得的了这个外号吗？想罢叫道："老人家，既然如此你老就前行，我们在后面追赶，试验试验你老的脚程比我们快多少。"老头子一听知道自己把话说坏了，这个和尚分明是不愿意，有意跟我比赛，你说我要是赛过了他，未免他脸上不好看，但是不用真力敷衍着输给他，关乎我柳飞雄的能为与名誉，莫若我跟他二人从此分手，这场事可就算了结了。老头子想到这里，哈哈大笑，遂说道："我要是先走，那我怎么还算柳飞雄呢？你们两个人先走出二里去，我再追你们就是了。"张爷一听说道："老人家也不用说一里二里，你老看见前面那个小树林了没有，大约到那里也就半里地，我

二人走到那里你老再走，如果你老要是将我追上，就足见得你老人家身上的功夫比我们高的多了。”老头子点头说道：“好吧。你们怎么点我怎么唱。”张爷普妙说了一声，“好啦！”将身一矮施展陆地飞行往前走下去了。老头子看了看倒是不含乎，可是跟自己比上，他们可差的多了。又想了想自己觉着好笑，暗说：这二人，哪知道我遇弄他们。想罢自己也矮身往前走，可有一节，并没跟他们走一条路，自己是绕着树林走，时在昏夜。转瞬之际，已然彼此失了方向。老头子柳飞雄自己一路，不紧不慢往前行走，猛然间觉着后面似乎有人追赶，老头子心里纳闷，暗说：莫非他二人倒追上来了不成。自己留神往后面观看，原来后面追赶的是一个人，并且那个脚程还是很快，老头子不管后面是谁，关乎自己的名誉，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追上。想到这里两腿如飞，加力前行，老头子不是走的快吗，后面那人走得也快，居然那人的脚程跟自己不相上下。老人家心里害怕，暗说：“后面这人是谁，按这个脚程的身分，比我不矮。老头子眼力真不含糊，后面追赶的这位，正是冷镇冷运回。

前文书表过，冷镇跟苗泽夜间同行，因为追赶黑影差道，苗泽追的可就是普妙张鼎，那二位头前走着，知道后面有人追赶，心里非常高兴，还以为是老头子柳飞雄呢，连张鼎都高起兴来，暗道：莫怪普妙不服，看起来凡事都怕实地试验，净听人说柳飞雄怎样高，敢情也不过如此。其实他可不知道后面是苗泽，本来那个身法差不了多少；冷镇跟柳爷比上也是相差不了多少。老头子柳飞雄自己在前面走着，心里害怕：我这二次出世，犯着栽筋斗的字呢，报国寺因为蒙汗药酒栽了一个大的，今天要是再叫后面这人将我追上，面面相观那

够多么难看，就是熟识的人也显着不好看，莫若我将身一隐，解了围就完了。这就叫人到了身分了，凡事不敢过于认真，皆因关系名誉。老头子主意拿妥，走到前面树林，将身隐住，过了一会儿，准知道后面那人已然走过去了，这才慢慢的由树林出来，顺着大道往前行走。

第一百二十回

侠客火烧天王殿　英雄再打藏峰岛

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来到万龙藏峰岛附近，老头子一想：现在岛内都是什么情形我是一概不知，倒不如先到谢家滩，跟我的老友谭望打听打听，大概他不能不知道。想罢一直够奔谢家滩而来，到了谭宅门首一看，原来他的住宅业已当作了公馆，老头子有心不进去，又一想就是打成了公馆，也不能将他们一家子人家全都撵出去，我为什么不打听打听呢？这才走上前来说了一句辛苦，有看门的过来上下打量老头子两眼，然后问道："老朋友，你找谁？老头子实话实说，找此处的宅主谭望，看门的一听是找谭爷的，赶紧到里面回话。工夫不大，谭英迎接出来，一看认得，原来是老大爷柳飞雄，这一说就是二十多年没见，并且连音信都不通，今天一看并未敢冒叫，先问道："老人家，你老贵姓柳吧！"老头子说道："不错。你是谁呀？"谭英报了名然后叫道："老大爷，你老里请吧！"老头子这才想起来，原来这就是谭望的少爷，自己见他的时候也就是十来岁，不见自己老但见他人长，真正是岁月不容人。想罢，问道："你父亲到哪里去了？"谭英就把立擂之事一说，现在正然镇擂去了。老人家一想：我来的太巧了，既然如此我先到擂台上看看去吧，谭英让老头子到里面休息休息，老头子说道："有什么事回头跟我兄弟一块回来再说吧！"大门也没进，问明了擂台的道路，转身就走。老人家刚来到擂台下，可就赶上了于秀娘一脚将陆恒踹下了

擂台，一声呐喊岛里的人各自亮军刃，打算群打群殴。老人家一想：莫非还有人搅擂不成，搅擂不用跟我兄弟先跟我来一场。想罢踊身登擂。谭爷一看也是一怔，心说：我这老哥哥这可是由哪里来，莫非从天而降不成。不表谭望心里纳闷，单说岛内众人，老道燕普一看台上来的，原来是柳飞雄，这个乃是一位成名的剑客，隐遁多年，怎么会一旦之间来到这里？既然这人出头，后面还不定有谁呢！就让后面无人，就是擂台上这几位，谭望，于庭，柳飞雄，于秀娘，论到群打群殴，也未必能够得的了便宜。想到这里，赶紧向大家拦阻，说："众位别动，擂台后面必有特别准备，倘若前往必遭其害。"陶源也想到这里了，这功夫小鬼也已经回到了看台，大家彼此一计议，还是回岛要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于是众人各自下了看台够奔藏峰岛。

在路途上杜清风问道："师哥，台上来的老头子那是何人？为什么你老见着他不叫我们大家群殴呢？"燕普随着就把这个老头子如何成名，如何武学高强，这还不算，既然他来了能够是一个人吗，倘若动手不利那还了得。杜清风一听柳飞雄三个字，自己也听见说过，果然是一位成名的老剑客，自己这才念了一声"无量佛"："师哥，小弟我才倒霉呢！因为柳飞雄一露头，今天我这个筋斗又算白栽了，本打算借着众人一拥齐上的力量，报报仇转转面子，有谁知又来了这么一个柳飞雄。前一次在蓬莱岛，落水之后，我说削了头发，改为和尚就完了，你老说老道改和尚，那叫骂街，没那个道理，非叫我白头发戴上这个黑道冠不可，倒霉都是这个黑道冠妨的。"杜清风说到这里大家听着好笑，连燕普也乐了，叫道："师弟，动手胜败乃是常事，不可怨门神怪灶王。"众人说着

话，已然来到岸边，先将受伤人搭到船上，然后众人也各自登舟，渡过了水面，顺着七十二道螺丝湾，到了岛内，派人将受伤的主儿，全都服药调理。这个天的时候可就不早了，已然就掌上灯了，又因为从中有金龙川的川主杜占鳌，同着众人一块进岛，陶源赶紧吩咐预备酒席。在酒席筵前，大家纷纷议论，方才在擂台上动手之事，杜占鳌所以跟到岛内就为的是问一句话，说："比如说明天谭望开擂，咱们大家还去不去呢？"陶源接着说道："只要是他开擂，咱们当然前去，皆因从中与岛内大有关系，我并不留川主在岛内住宿，你老还照旧回金龙川，打听谭望开擂，你老就打发人或者亲自前来送信。"杜占鳌一听点头答应。

酒饭已毕，杜川主回金龙川不必细表，单说陶源听杜清风说，白昼之间天王殿前居然发现三条人影，自己也应当问问，再者说一日打擂之事，也应当报告，顺便聚齐了众人，计议谭望擂台上这些个人，要是跟胜裕联合一起，前来打岛，应当怎样拒敌。想到这里打发人进去，把这个话回明了西安侯和英王。工夫不大，英王、西安侯驾坐天王殿，所有的王官，旗牌，武士，站殿将军，大帅，副帅，还有三位军师，蓬莱岛的军师大帅，要紧的人物一位不少，大家全都来到天王殿，各按各的座位，各按各的班次，全都排班伺候。西安侯先将白昼发现黑影之事说了一遍，陶源也把打擂的事说了一遍，这些事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胜裕那里，现有姜达姜本初、张鸿钧、荤瑞，谭望这边有于子玉，还有他的女儿于秀娘，又有柳飞雄，这些个人全都是剑客的身分，比如说他们大家要是联合一处，前来打岛，应当怎么办。岛内隐逸山庄，有童林等一群人，并且岛内还有无数奸细，现在是内忧外患齐集

并至，如果不想特别方法，大势垂危。大家听到这里，面面相观，人位不少连一个说话的也没有。陶源接着说道："真要是有张赵二位仙长在三阳观里，无论有多大的事，守岛这一层可不必为难。到如今被奸细将三阳观焚毁，二位仙长也不知道下落，无形之中岛里去了一半势力。"

大家刚说到这里尚没有结果，忽然间四名王官，慌慌张张由外面跑进来，说："回禀侯爷王爷得知，天王殿四面火起。"众人听到这里一怔，就听天王殿外面四面八方一阵大乱，陶源手按剑把到外面观看，果然红光冲天，浓烟四起，各处全都是咯吧吧的山响。陶源一看这个火不是由一处来的，当然不是失慎走火。他还是真猜着了，要说放火的人位可多了，原来因陶源搜查军师府陆广元的住宅，二位姑娘用言语阻挡。正在激烈争辩之时，陶源有心不管三七二十一，闯进去硬搜，自己又怕所有的奸细全都隐藏在里面，奸细中人身分未必矮，要不然他也烧不了三阳观，倘若到了里面受了众人的暗算，我可就枉称盖天第一手了，因此迟疑不决，走也走不得，这就叫势如骑虎。可巧这个工夫，杜川主到岛内请人打擂，陶源借着这个台阶，可就算下了。当时吩咐众喽兵头领带着二百名喽罗兵仍然将陆宅团团围住，出入行人必须经过检查。陶源吩咐完了，自回帅府去了，这里老管家张升，以及二位姑娘，看见陶源走了，喽兵仍然未撤，究竟陶源因何而去，二位姑娘可不知道，既然陶源走了，只得先将大门关好。二位姑娘够奔后面，众位老剑客看见二位姑娘回来，准知道把事说符了。大家一齐来到大门里面，头一个就是寿星老儿孙茂昌向着二位姑娘说道："怎么样？还有第三次搜查没有？"陆素琴摆手说道："不止于还有第三次搜查，现在外面包围的喽

兵，尚且没有撤退。”众位老剑客闻听一怔，二位姑娘就把跟陶源所说之话，从头至尾一说。镇古侠董爷一听道：“这小子是找死呀！既然如此，咱们大家不可不防备，这小子不定什么时候还来。”大家听着这个话有理，无论日夜，全都是严加防守，防备了几天的功夫，并不见什么动静，围宅的喽兵仍然不撤，大家全都摸不着头绪。据王爷孙爷想着：陶源之走，必然另有作用，恐怕自己人单势孤，故此未敢往里闯，他这一走，必然要搬倾岛之兵二次前来，不叫搜也得搜，大家也以为是这个意思，谁知又一连好几天仍不见动静。众人坐在一处计议，这可不像话，咱们总在这里防备，也不知道他多怎来，这是何必呢？莫若咱们想个特别法子，跟他们痛痛快快的干一下子才好。从中长脖子老道古玄真向着众人说道：“贫道我倒有个主意，可必须大家群策群力，才能够办得到。”众人一听，连连说道：“仙长有主意只管说，只要是咱们大家办的到，怎么办都成。”老道一听大家喜欢，这才喜喜欢欢的说道：“在先前咱们隐在岛内未敢造次，是因为有三阳观的二位老道，现在他们二人既然走了，火烧了三阳观还不说，又遇上冷老剑客，给他来了一阵联珠弹，当天晚上他们那一走，也可算是狼狈而逃。凭两个老道，那么高的身分，据我想他也就不好意思出头了。如果说没有他们二人，凭我们大家跟他武力解决，就是不能大获全胜，大概也不至于有多大的危险。前一次咱们大家去烧三阳观，不费吹灰之力，居然把两个老道烧跑，我这是吃了甜头了，我打算把咱们这里所存的放火药，集合集合看看还存着多少，咱们大家照方吃药，再去烧他们天王殿，众位老剑客以为如何？”董老剑客闻听，哈哈大笑道：“我也是这个主意，可有一节，这一次再要出头，

较比背城一战还要厉害，不走是不走，如果这一走，打算再回来可就不成了。”孙爷王爷一听，遂说道：“不错。这一次出离军师府，绝以不能再回来，如果打算这么办，必须将军师府宅中所存细软，打点打点，大家分着带在身上，那才可以走呢！”话说到这里，众位老人家全都不住的观望二位姑娘，酆美玉、陆素琴一想：嫁夫从夫，这个万龙藏峰岛，也不是我们长久安身之地，倒不如跟他们前往到是正理，不然的话，凌元、胜秀也是要跟各位老人家前去，如果他们一走，不知道何时才能够见着，我二人在这里算是干么的呢？”二位姑娘想到这里，彼此一对眼神，早已各自会意，大姑娘酆美玉叫了一声：“几位老人家，这个事很容易，我们姐妹也不愿意守在这里，既然众位老人家肯其帮忙分带细软，急不如快，我二人这就前去收拾。”老头子镇古侠闻听，竖大指不住的赞叹，倒不是别的，任凭有多大年纪多大武术，总得说是女流之辈，常言说的好，“儿女之情女子尤甚，”居然人家二位姑娘这样甘脆毅然果断，真不亚如男儿汉。说着话二位姑娘到后面去了。功夫不见甚大，一共收拾出来七八个小包袱，全都是金银珍宝细软等物，到前面告诉老管家张升，也收拾了军刃，跟随众人前往，厨师傅因为岛内有家眷，只是把他送出去，叫他回家就是了。诸事全都办完了，这才检查放火药，各人身上余下的也有一块二块和没有的不等，一共还有七块放火药。古玄真看了看，说：“这个放火药太少。”董爷看了看说道：“不要紧，没有放火药还能够放火呢，何况有这么七块药，依我说足成，放成了火也是当场动手，放不成也就是拼一死战，有这七块放火药，足可以惊破贼人的苦胆。”大家闻听一同说道：“好！”

晚饭用过，候到定更天，大家商量动手，七个小包裹，两对夫妇带四个，孙爷王爷张升三个人各带一个，老头子镇古侠到外面探看一遍，别看有二百喽罗围困，打算出去，能够走的道路太多了，这才回来跟众人说明。所有宅内的人，一齐动身，人不知鬼不觉，众人走出了军师府，这二百名喽兵连影都不知道。到了外面，陆素琴给了厨师傅二百两银子，叫他自行回家，其余老少男女，一共是十二位，顺着道路够奔天王殿。这个行走并非是光明正大，倘若被人家看破了马脚，所定的计划就算全完了。一面行走一面留神，还不能众人全走在一处，怕的是招眼，只得暗地互相照顾着往前走。正然走着猛然间看见“唰唰唰”一晃，就仿佛有四五条黑影，众人一看各自把脚步放慢，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人。孙芝、王荫道：“大家暂时隐在道旁，待我二人去看看去，这几个人不问可知，一定是岛内巡山的，看那个脚程那样敏捷，决以不是喽兵”，众人点头，孙王二位这才一矮身向前追赶。追了不到半里路，果然追上了，看了看前面一共五个人，恍恍忽忽从中有秦凤，孙王二人这才放心，准知道有他在内，决以不是外人。前面的人也似乎知道后面有人追，众人也都站住了脚步，仔细一看正是秦凤，秦凤见追赶的是孙芝、王荫，也放了心。秦凤后面的四位，孙王二人不认得，遂问道：“秦老剑客，这是到哪里去？这四位是谁？”秦凤道：“你们二位当然不认识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遂用手指着说：“这一位姓苗名泽字润雨，这一位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这位高僧法名普妙，这位是火德真君赵谦。”孙王虽然不认得，可全都听见说过，可就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这四位怎么会来到这里，当时也不用秦凤介绍，二位老人家自报名姓，彼此见礼，这才

问："四位这由哪里来，往哪里去？因何跟秦老剑客走在一处？"风流侠张鼎粗粗略略将进岛原因说了一遍，孙王一听心说这可是个机会。

书中代表，这四位不但不是在一处走的，并且还是三路相遇，普妙，张鼎跟老头子柳飞雄打赌赛走，叫老头子先让半里地，他二人可不知道柳爷打算要跟他们分道，矮身往前行走，走出去很远，才觉着后面有人追来。前文书已然表过，不但是普妙和尚心里高兴，就连张爷也暗含着思索，看起来闻名不如见面，凡事怕比，按老头子的名誉说，类乎我与普妙等辈，决以走不过他老人家，又谁知仅差半里之遥，居然他老人家，就费这么大劲尚且未能追上，既然如此何不加劲前行，索兴不让老头子追上，看看他老人家还跟我们说大话不说。这种思想就算是不约而同，跟普妙想到一处去，彼此并未交谈，各自脚下加紧，真正是如风似电，又往前走了二三里地，后面追的还是相隔那么远，并未将二位追上。张爷遂叫道："师兄可以了，不必再走了。"普妙乐嘻嘻将身站稳，单等老头子来到近前，和尚要跟他卖派几句，老人家你看怎么样，我的脚程要是不好，怎么会人称神行赛罗宣呢？自己正然心里打点应说的言语，这么个工夫后面的人已然来到了近前，彼此一看就是一怔，哪里是柳飞雄，原来是苗润雨。苗泽不知道内情，一看是他们二位遂说道："你们二位这不是开玩笑吗，怎么我越追你们越走？是诚心拔扯我是怎么着？"普妙张鼎闻听哈哈大笑，遂把小看柳爷的意思完全打消，二位并不隐瞒，就把赛走的原因一说。苗泽一听说道："你们二位是何必呢，那是成了名的一位老剑客，无论如何也比咱们高。"普妙闻听苗爷这句话，这才出于本心佩服柳爷，当然是老头

子不肯叫我栽筋头，故此并未追赶。彼此一问各自把出门的本意说了一遍，老三位凑在一处，倒是喜喜欢欢，可就是不知道老人家柳飞雄和冷运回二位哪里去了。三位一想反正都是往一条道上去的，这时候也没处找去了，敢到了目的地，自然能够见着了，三位遂结伴往前行走，一直来到万龙藏峰岛下。

老三位在附近找妥店房，到夜晚前去探看入岛的路径，没想到头一天晚上前去，围着白沙江绕了整整一夜，直到东方发晓也未找着进岛的道路，三位心里着急也无法可想，只得暂且回归店房。白昼休息到了晚间仍然前去，怎奈仍然找不着道路，但见白茫茫一片江水，照得满天星斗，全都沉在江底，随波浮动，清风习习，夜气生凉，更深人寂静。本来这个地方距离村庄甚远，既不通旱道，水路也被藏峰岛占据，断绝往来行船，故此清素素静落落，半点声息不闻，就是有一阵阵飒飒叶响，当然是风吹山上的树木，隔水送过来的声音。就在这清静的夜里，大江边上，只有这三位往来徘徊。苗泽叫道："张老侠客，你我走江湖道路，一面是人家高抬，一面是咱们自觉，以为是侠客身为，不敢说高于一切，大概总比普通的武学家高的太多了，又谁知今日来到这里，并非攻山破寨，也不过就是找个道路进山，咱们竟会找不出来，这个话要真是传到人家外人的耳内，咱们还称的什么侠客，简直成了瞎客了。"张爷也是连称惭愧道："莫怪人说学到奥妙处方知艺不高，这么看起来，咱们身上这点儿能为，不过就是胜于平常罢了。古语说的好：'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这句话正是说到咱们的头上了，人家真有能为的主儿，是到了用能为的时候，施展绝技，咱们到用能为的时候，反倒无法

可施了。古人常说有险要的地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到现在人家万龙藏峰岛，无夫当关，我们就来个三夫莫入，这可真看出咱们废物来了。”和尚在旁边说道：“二位先别自暴自弃，据我看决不能没有道路出入，难道说岛里人始终不出来吗？他们要是出来，能够在这山上面拴绳子往下送吗？不过这个道路太严密，我们因为慌忙之中，不能发见而已。依我说我们还是接着找，好在这个天的时候还不晚。”张苗二位也是无法，只得仍然顺着白沙江绕弯。

三位正然走着，猛然间见由对面来了一个人，行走很慢，那个情形如同闲来散步，但是这个时候又不对，哪有深更半夜出去遛弯儿的呢，三位又恐怕是岛内在外面巡查的，彼此将身隐藏起来，看看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三位将然想到这里，那人就仿佛是已然看见了，身形一矮，“倏”的来到近前，严声问道：“什么人？”三位一听这个说话的口气，或者是岛内的党羽。张苗二位尚且未能答言，和尚听着不忿，也厉声答道：“你是干什么的？”说着话往前走，迎将上来，就听那人说道：“来者莫非是普妙普师傅吗？”和尚一听人家说出自己的名字，遂问道：“哪位，在下正是普妙。”那人往前走了两步，遂说道：“你看看我是谁。”这工夫张苗二位也走过来一看，原来是火神爷，火德真君赵二爷，遂问道：“你老人家这是由哪里来？在此有何公干？”赵二爷说道：“你们三位先别问我，皆因你们人多，我先问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吧！”这三位把来意说明，赵二爷这才将自己的来历说了一遍。原来在铁佛寺，于洞海误被谭天用五色迷魂棒打倒，正赶上镇古侠董乾赶到，赵谦从中帮忙，搭救了于洞海，五色迷魂棒砸毁。谭天一走，老剑客董乾追赶下去，两个孩子凤歧、于斗，也

随着老人家追赶。老人家于成也要随后追，赵谦拦阻说道："老人家，你老别动，庙里诸事以及杀死之人，这些个事请你老人家办理善后，我看看去就是了。"于成点头，赵谦可也就追赶下来。一路之上连个人影也没看见，慢慢的前走，可就来到了剑山蓬莱岛，容着这位赵谦到了这里，蓬莱已然冰消瓦解，多方探听，才知道英王逃奔了万龙藏峰岛，群雄也追踪前去了。赵谦一听不住的连连咧嘴，暗想道：别的地方全都好说，惟独这个万龙藏峰岛，我虽然未曾身历其境，听我至近的朋友说过，平常人不用说，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你也无法进岛，真要是英王逃到那里，群雄打算捉拿他，未免可就费了大周折了。又一想：已然来到这里，无论如何也得去一趟看看，这才顺着道够奔万龙藏峰岛。赵谦今天是将然来到，白昼住店，晚间来到白沙江边观看，但见江水滔滔无路可通，老头子看罢不由得点头暗道："以先我知道藏峰岛无法可进，总还算是听人传言，到如今身历其境，这才叫亲眼目睹。虽然这么想仍然不死心，围着白沙江绕弯，打算万一看见一条道路，能够入岛也未可知。没想到正然走着，猛见前面来了三个人，看见自己直躲藏，赵谦以为是岛内的人呢，心说：这可是个机会，何不将他拿住，威吓他等献道入岛，故此连忙过来，厉声喝道什么人，万也想不到是他们三位，彼此相见说完了来历，又说了几句别的闲话，普妙接着说道："方才张苗二位老侠客，自以为是废物不能进岛，如今这废物又加了一位，不问可知，跟咱们也是一样。"赵谦接道："倒不是咱们废物，我听人传说，成了名的剑侠，也难以进去，可见得不止是我们四个人废物了。"和尚总是不服这个气，遂说道："赵老二，你这个话说出来，我非和你抬杠不可，那么说

这藏峰岛是铜缸铁罐不成，里面的人也不能往外来，外面的也不能进去，这真是岂有此理。”赵谦一听说道：“和尚，你不是不服吗，看你的，你说怎么进去。”和尚点头道：“那是当然了，我既来到这里，我就得想法子进去，不信你们就跟着我去吧。”张苗二位老侠客齐说道：“好吧！咱们就碰到哪里算哪里。”赵谦连连说道：“先别忙，我得问好了你，我们大家跟着你走，比如说走到天亮，仍然进不去应当怎样呢？”和尚不加思索，紧接着说道：“找到天亮进不去就回归店房，白昼休息晚间再来。”赵二爷问：“晚间来了，找一夜还是进不去应当怎么样呢？”和尚着急说道：“刚说的你就忘了吗？天亮仍然回店休息，晚间再来。”赵二爷问：“以多少天为限呢？”和尚说：“多怎进了藏峰岛就算满限。”赵谦连连说道：“我以为有特别的法子，带着我们进岛呢，原来是叫我们跟你遛穷腿。”和尚自己也乐了，说：“实话告诉你吧，我要有特别的法子，还能在这里遇上你吗？打昨天夜里就进了岛了。”赵谦说道：“还是这句话呀，多少人全说藏峰岛如同铜墙铁壁，成名剑侠难以进山，你为什么还不服这句话呢？”普师傅带笑说道：“我有我的心思，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白天休息晚间前来绕弯儿，难道说他这岛里就不出来人吗？难道说就没有出来的人回去吗？日子一长了，就许叫咱们碰上。你我一共四位，难道他有一个两个的贼人，咱们还拿不住他吗？只要捉着他们的人，刀压脖子，不怕他不把道路说出来。”这三位一听他这个法子倒是有情理，这才一齐说道：“好。既然如此咱们就用这个法子，你老就头前带路，咱们还接着绕。”老四位计议已毕，仍然顺着白沙江沿行走，四位把眼睛瞪着像灯一般，就等着有出入人好伸手捉拿，没想到老天爷不遂

人愿，瞪了一夜一直到东方发晓，还是跟昨天晚间一个样，无法仍然回归店房。几位还是真乏了，每人喝了几壶酒，随便吃点什么，就在店房里面，嘱咐店里的伙计，不叫别来。几位盘膝打坐，闭目养神，一直休息到了黄昏后，这才将伙计叫进来，预备洗脸水沏茶，然后用饭，酒饭用毕天色已然到了掌灯以后，又喝了会子茶，可就够时候了，照样将军刃收拾好了，够奔江边。

话可虽然这么说，每天前来等机会，可是有一样儿，这个机会得多怎才能等上呢？未免来的心里很腻烦，又不能不来，只好当作夜游就是了。老四位一边走着一边闲谈，这才觉着不大甚寂寞，来到白沙江边，四位商量："今天咱们把脚步放快。比每天要多走几个来回，如果有机会，不是不容易错过吗？"几位全都赞成，果然放开了脚往返紧走，一直到三更多不到四更。赵二爷说道："叫我看今天又算白来了。"和尚答道："那可不一定，等机会的事，那可不一定准知道那个机会多怎来呀！"赵谦知道和尚是杠头，也不跟他多说，只是连连答应："好，好，好！"将然说到这里，就听苇里面"唰啦"的一声，把四位吓了一跳。留神观看，就见由芦苇塘中荡悠悠出来一只小船，船上只有一个人，那位说你这个书说着说着大概就要离题了吧，不是原说的是夜间吗，怎么会来了一只小船，就会看那么清楚。这从中也有个原因，只要解释明白了，阅者诸君自然就可以明白了。大凡人的眼睛不常看极亮的光线，在暗中就较比常看极亮光线的人眼神足，就拿现在说吧，每天在极亮的电灯下面工作的人，一旦要是在工作之时给他换一盏乡下点的小油灯，不能说是看不见，大概总觉着黑得太厉害。再有一个比方，夜间由外面进来一个

人，屋中人由灯光里迎接出去，其实来的人，跟迎接的人，眼神一样好坏，外面那人能够看得见，屋里出去这人准看不见，这两种都叫作习惯性。不过时间有长短的分别，这四位全都是武学家，当然眼光就比平常人强，又搭着整夜在外面，故此看得清楚。闲言不必多表，单说四位一看来了一只小船，不由得心中纳闷：看那船那么小，当然不是长途的过客了，如果说是在这里等候渡人的，这个话更说不下去。后来一想：这当然是人家岛内的船了，看见我们四个人，一定是拿我们当作了岛内的人了，故此前来叫我们渡过也未可知。四位正然心中寻思不定，就见小船荡悠悠已然来到切近，几位一看这只船，尤其是纳闷的不得了，船非木造，是一根出号的大竹子，上面挖出眼来就当舱口，所用的桨舵也都是竹子做成。驶船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未容四位发言，就听老者问道："你们这几个人每天晚间围在白沙江边绕弯儿，不知道你等意欲何为？"众人一听吓了一跳，暗说："我们天天来，他怎么会知道呢？不问可知当然他也是天天在这里隐藏了，千真万真一定是岛内的探子，我们要是不跟他说实话，或者他也能够明白，可是要跟他把实话说了，他就许设法叫我们上船。他可是要拿获我们，我们也可以乘机将他拿获，这样一来进岛的机会就算有了。老四位还都是一样的思想，首先由普和尚发言，叫道："老朋友，你要问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四个人打算要进藏峰岛，皆因找不着渡船又不认得路径，你要能够将我们渡进去，必然多给船资。"老头子听罢微然笑道："船资我倒不要，我在这里渡人是许下的愿心，可有一节，不能随随便便就上我的船，我得问问进岛有什么事？到里面找谁？如果说的理由充足，我就白渡你们，不然虽有万两黄金，也上

不了我的船。”普妙一听有门，这个老小子十成占八成是岛里的探子，莫若我先把他诳上岸来，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想到这里，遂叫道：“老朋友，你老要问我们进岛的任务，别提多么大了，请你老将船拨近岸边，以便对谈。”船上老头儿笑了笑道：“大师傅，你是怕我吧，你等大概还以为我是岛内党羽，这一层请你们放心，我是在此别有用意，如果你叫我到旱岸，我要是不去，你等必然生疑，我就跟你等旱岸一谈就是了。”说着话小船摇动靠近了旱岸，相隔约有一丈有零，就见老头子轻轻向前一纵，跳到了旱岸，手里拉着一根缆绳，小船在江边漂漂荡荡。四位老人家看了看，这个老头子神光足满，这往旱岸一纵，身形灵便，准知道这个老头子不是平常人，他的武功必然不含糊，穿章打扮可是渔家的模样。普妙一看老头子来了，遂问：“老朋友，你老尊姓大名？因何在此？”老头子仍然带笑说道：“你先别问我，我先问你们几个人是谁？究竟到岛内做什么去？我要说出我的名姓来，你们可也未必认得，莫若我先听听你们是哪路的英雄。”普和尚一听，暗说：你不认得我们便是没将我等看重，就是报报名姓，又应当怎样，莫若也叫你听听，我等全都不是等闲之辈。想到这里叫道：“老朋友，你不是问我们吗？我可不管你是谁，是岛里的也罢，不是岛里的人也罢，我们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普妙，外号人称‘神行赛罗宣’，这一位是‘火德真君’赵谦，这是‘赛判官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这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老头子听罢手理银髯点头暗道：不问可知这几位当然都是侠客了，可是自己完全不认识，在平常人里面，凭这几位侠客，可很说的出，惟独谈到进岛，就是这几位有也是五八，没有也是四十。岛内成了名的剑侠太多了，无论你

们是哪一方面的，有没有也不吃劲。想罢遂问道："几位的大名我是知道了，但不知进岛有何公干？"普和尚本来就是一个爽快人，听老人家问到这里，遂说道："既然你问我也不必隐瞒，实话实说，我等跟童海川镇东侠等都是朋友，打算进岛铲除西安侯，作一番事业。"老人家听到这里，由鼻孔中"哼"了一声，遂说道："诸位，所以我再四盘问就为的是这个，我是个直性人，说出话来请你们别过意，我可不知道几位身上都是什么能为，大概我听见人说过，几位不过就是平常的侠客而已，不用说你们几位前去，办不了什么事业，就是再比你们高两个码，也不敢说这个话。"和尚一听这个气就大了，不等老头子把话说完，遂说道："老朋友，听你这个说法当然你是位特别的高人了，可否将名姓说出来，我们大家也听听。"老头子闻听一笑，说道："你们几位不必问我，经我用独竹舟带进去的人，跟你们一说自然就知道我所说之话不假了，有位今古侠关斗，镇古侠董乾，英雄得路路民瞻，还有一位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镇，这几位你们有个耳闻没有？"和尚说道："何止于有耳闻，那全都是老前辈，成了名的老剑客，跟我等全都交称莫逆。"老头子闻听点头说道："好。既然你们几位认得这几位，这个话就好了，连他们几位到了里面，尚且找隐身地点，待机而动不敢造次，就让你们几位高，难道说还超过这几位去吗？"老四位不听这几句话还则罢了，听到这里，不由得就是一怔，准知道这个老头子不是外人了，怎奈他看不起我们，不许我们进岛也是枉然。正然思想，就听老头子说道："我可是良言相劝，几位还是不必入岛，如果跟童海川有关系，谢家滩江沿，现有天险庄三庄首领胜裕，带领无数庄兵，待机攻打藏峰岛，几位可以投到那里，军前效

力，总比入岛强。”火德真君赵二爷一听，老头子实话说出来，不准许自己进岛，未免着急，遂说道：“老朋友，你老这话说的确实是金石良言，可有一节，我等的用意，你老尚且未能明了。不用你老说，我们自己也知道凭我们这个能为，到了岛里也办不了多大的事，但是我们身上有特别的专能，在下我叫火德真君，这位和尚叫神行赛罗宣，我一世成名专凭放火，所以绿林道送给我外号叫作火神爷。我等到了岛内，打算等候机会要烧他个片瓦不存，因此才打算入岛。”老头子一听心中这才明白，暗说：打算剿平藏峰岛非得用火攻不可，原来他等有这种绝艺，这倒是怪我眼力不好，不曾看出来。想罢说道：“诸位既然有此打算倒是可以进岛，不过今天可不成，头一节我这只船一次只能载一位，今天时间已然晚了，往返当然来不及，再者说你们的主意打妥了，大概也未必预备周到，此去要爬陡壁悬崖，你们几位凭我料想着，上倒是上得去，可有一节，到了天晚，就得停止前行，山中巡山之人密如蛛网，被人看见多有不便，只可找个山孔将身隐住，再者说到了上面，也得各处调查，并非是一天半天的事，当然还得住居在山孔里隐住身，那么应当到哪里吃饭去呢？水山里面倒是有，夜间取在水壶里面，留着白天喝倒是可以，干粮务必得自己带着，不然便有饿死之虞，因为这一去，就到了寨围里面了，跟外面村镇并不接近，如果说走到外面再打算进来，可就费事了，每人都应当缝一个细长的布袋，里面装好了炒米，围在腰间，最少也得带着半月的干粮，你们几位可曾想到这里了吗？”四位一听二目一瞪，并未答出话来，暗想道：对呀！这一进岛并没有落脚的地点，干粮不预备应当到哪里吃饭去呢？闯荡江湖一辈子，还蒙人家称为侠客，今

天听人家老头子这片话真正是惭愧。想到这里尚且未及还言，老头子接着说道："你们几位今天先回去，预备干粮水壶，到了夜间咱们还是在这里见，可有一样儿务必早来，我在二更天必然前来相迎。"四位听罢点头答应，拱了拱手跟老头子作别。

不表老人家自行登舟，回归苇塘，单说这四位，回到店房之中，当时不说等到天光明亮，赵二爷带着银两出去置备一切，到了早饭时诸事齐毕，白天除了吃喝，就在店里面休养精神，够时候用晚饭。到了掌灯的时候，几位起身就往这里溜达。果然天交二鼓，就来到了江边。走在昨天晚上跟老头子见面的地方，早听见芦塘里面，一声水响霎时间竹舟靠岸，头一位渡的苗泽，第二位渡普和尚，第三位是张爷，最后渡的是赵二爷，前文里已然表过，此处并不重叙，仍然钻山孔走一线天。四位全都渡到山坡上，老头子这才说道："就顺着这个陡壁山崖，便可以到了岛内。你们几位走，我的船只仍然在此等候，最晚等到四更天，如果你们看看能够上得去便上，上不去的话，照样还回来，我还将你等送到外面。你们几位去吧！到了里面无论见着何人，不准说出这条道路。"风流侠张爷一看目的已然达到，全都是人家老人家的力量，遂问道："老人家助我等一臂之力，指给我们这条密道，求你老人家将名姓说出，嗣后我等好认得。"老人家摆手说道："天已不早不必多言，到了里面自然知晓。"四位无法只得抱拳作别，然后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登悬崖往上行走。几位走着暗说："好家伙，就是这个道路，也幸亏他老人家带到这里，莫怪嘱咐我们上不去回去呢，真要是功夫稍软一点儿，还别说是往上走，就是叫他在这里站都站不住。四位来到这里，才

知道人家小船上老头子所说之话，一点也不错。又往上走了功夫不大，东方业已发晓，此时既然证明了小船上的人，不是平常人，对于人家所说之话，可就不敢不信了，彼此一商量，天色过晚，咱们不能再上了，倘若被山里头的人看见，多有不便。话虽然这么说，在这半山腰里，还是真不好找隐身地点，四位只得随走着随留神观看。可巧在山路旁边有一个山洞，不过这个山洞的地方太危险了，这个山路不过就是这么一说，为的是省事，其实哪有什么道路。四位既然往上走，只可说是山路，这个山洞离着四位走的地方，还有百八十步远近，是个倒垂峰头，洞在倒倾山崖的底下，四位看了看有心不奔这个山洞，天的时候已然到了，再往前走，还不知道有隐身的地点没有，无法只得缘石而过。这个地方并不是故意说笑话，就凭这么大的四位侠客，居然爬到了山洞，到了里面一看还算不含糊，这个洞足有四五间屋子大小，里面如几如凳的大小石头很多，并且还有条石形如卧榻。四位一看喜欢的别提了，和尚普妙是个耿直人，看了看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道："不枉学了一回龙行虎步，居然来到这么个地方，还算不含糊，不然的话岂不爬来跟着就得爬去。"赵谦接着说道："这也不过是暂息一昼的光景，到了夜间仍然还得爬出去。"苗爷听他们二位斗口，长叹了一声道："得了，自从练武学那一天，到了现在这才算栽筋斗到家。围着白沙江进不了山，到现在又要学龙行虎步。"说罢，彼此哈哈一笑。老四位身边带着现成的吃食有水壶，饿了吃渴了喝，除了吃喝之外，盘膝打坐闭目养神，不过就是轮流着留一位看守洞口，以防意外。

一天的光阴易过，不知不觉这个天已然黑了，四位计算这个时候约在掌灯以后，各自收拾收拾，爬出洞口接着往上

走。书不可重叙，往上走还是那么难，觉着稍微平坦一点儿，已然就到了山上。四位一看已然来到了岛内，心里非常痛快，略微喘了一口气，定了定神，辨别方向，然后好定规往哪边行走。四位将一定神，就听旁边有人乐道："我说这个地方出奸细你们还不信，怎么样又来了四个。"四位一听，可了不得了，莫怪船上老头儿再三嘱咐，说藏峰岛里面，人多势大，戒备森严。四位不约而同，各自伸手撤军刃，留神观看说话的人在哪里。正然观看，就见由对面树林里纵出一个人来，把老四位全都吓了一跳，猛一看这个人就仿佛项长着三头，和尚纵身迎将过来，说："胆大贼人，既然看破我等的马脚，今天我非要将你结果性命不可。"那人哈哈大笑道："和尚，你这人说话太不讲情理了，分明你是贼，为什么管我叫贼人呢？但不知你这个贼是打算偷哪一方面来的？"和尚听这人说话，嘻嘻笑笑，又看了看只是只身一人，后面并无党羽，自己这才略微放点心，遂说道："为什么我是贼？你在岛内辅佐西安侯，叛反大清国，不但是贼，并且还是反贼。"那人接着说道："我看你才是在岛内辅佐西安侯的反贼呢！"和尚一听这个话不对，遂问道："听你说话，你并不是岛内的羽党，为什么你在岛里呢？"那人说道："你说你等不是西安侯羽党，为什么你们也在岛内呢？"和尚一听着急说道："实话告诉你，我等是将来。"那人接着说道，实话告诉你我也没在这里住了一百年。"赵二爷一听赶紧走将过来，叫道："朋友，听你说话，别是也是将然入岛吧。"那人道："不错，来的工夫不大。"赵二爷问道："既然如此，你我是志同道合了，但不知阁下进岛有什么目的？"那人微然一笑，说："你还不明白，还不是打算面见西安侯，大小谋一份差使找碗饭吃吗？"这一句话不要紧，

把赵二爷说的一怔，这个地方还是风流侠眼光不错，看了看那人像貌非凡，又听他说话嘻嘻笑笑，或者他不是平常人，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身形向前凑了凑，未容赵二爷答言，叫了一声："朋友，不可尽自打诨，请问你老人家尊姓大名？"那人闻听点了点头，遂说道："我姓秦单字名凤。"四位一听这才想起，不错听人谈过，江湖上面有这么一位，人家乃是成了名的剑客。正然想着，秦凤又问他们四位，彼此将名姓报通，秦凤才哈哈一笑道："告诉你们吧，我这叫诚心打哈哈，是由这个地方来的，差不多都是咱们的人，我是怕来人不识路，东扎西撞，每天夜间必然在此等候。"四位便又打听外面用竹舟的主儿，秦凤跟他们把话说明，四位这才知道，原来那个老头子是燕鹤老居士。秦凤接着问他们四位的来意，二位火神爷，两位侠客，各自把自己出来的历史说了一遍，最后可就说到进岛打算给他放火。秦凤闻听点了点头，遂说道："几位这个主意出的倒是不错。"接着又把火焚三阳观的话，对四位说了说，又看了看天时尚早，说："既然如此，还不如我带你们几位到天王殿，你们看看，如果得手就给他来一把火，不得手的话，咱们是明天再去，这里有得是山孔隐身便利。"四位听罢非常高兴，这才跟随秦凤够奔天王殿。

中途恰遇军师府隐藏的老少十二位，孙芝叫众人站住身，自己追赶过来，见着秦凤一问，才知道四位之中有二位火神爷。大家聚到一处，彼此引见引见，然后各位老剑客，向二位火神爷请教放火的法子。赵二爷问道："你们几位去放火统共每人带了多少放火药？""这个放火也没有多少秘密的法子，头一样是仗着药的能力，再者说得多，如同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其中最要紧的可就是，每一个人带着放火药，要先把抹

药的地方，或十处或八处预先找好了，无形之中将他排好了次序，放火是由里往外烧，不管火起多大，放火的始终在外面，排好了次序所为的就是快，一完了就是二，二完了就是三，不用临时现找。这还说的是一个人放火，人要是多了，大家一齐动手，任凭是多大的楼房宫殿，不过就是转瞬之际，便可以化为灰烬。”董化一听到这里，点头道：“罢了。论这手功夫我老董可差的多了。”当时众人就把现在只有七块放火药一说，赵二爷接着说道：未免少点儿，要别的不富余，放火药可现成。”当时选定了放火的主儿，一共是八位，两位火神爷、凌元、胜秀、两个姑娘、孙芝、王荫，其余的人各处巡风预备动手。放火的每位携带五片放火药，苗泽冷镇又说明每人占的方向，大家这才往前行走。从中有孙王秦三位带路，所有一切抄道，哪里近哪里远，什么地方有人什么地方没人，那就得说是胸有成竹。

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天王殿切近，孙王带道二位火神率领，围着天王殿绕了一个弯儿，哪一位由哪里烧哪里，火神爷全都指派好了，并且将时候约定，不动手是不动手，说动手大家一齐烧。不大工夫火神爷绕完了，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了，各自在自己应管界限之内，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将药饼一粘，先前这个火是一个小圈，跟着又是一个大圈，随着一个圈儿比一个圈儿大，霎时间烈焰腾空。陶源得报来到外面观看，知道这是有了奸细了，就在他一怔神之际，谭天已然背着英王逃到了天王殿外。陶源一看，暗说：我错了，这样的大火，我应当赶紧救人，救别人倒是小事，应当先救西安侯。想到这里，赶紧冒烟突火，进天王殿，这个工夫天王殿里面，浓烟如雾，隔扇殿角等处，已然就起了火了。看了

看天王殿里面连个人影也没有了，陶源不敢迟延，怕的是天王殿坍塌下来，转身出来又到各处找了一遍，怎奈西安侯踪影不见，陶源无法，赶紧出来指挥着武士王官站殿将军，以及兵卒旗牌人等，捉拿放火之人。这一声令下，果然诸人四外包围。此时八位放火的，已然跟其余的人位相聚在一处，各擎军刃其势凶猛无比，众旗牌王官，干瞪眼看着，哪里敢过来伸手拿人。

这工夫陶源带领站殿将军，军师人等，已然来到了切近。陶源不看还则罢了，看见了众人，几乎把肺都气炸了，军师府二位姑娘，也在其中，这还不算，里面还有孙芝、王荫、秦凤，暗说：原来奸细是他们三人勾来的。罢了。今天我要不将你等结果性命，怎消我胸中恶气。想到这里，回头说："哪位出头，将倒戈的奸细捉住。"早有四大军师之中岳金梁答应一声，够奔当场。手中擎着一口金背刀，用刀尖向着众位一指，高声说道："二位姑娘，这是怎么了？前一次陶副帅兵困军师府，说里面有放火烧三阳观的奸细，我等弟兄三人听了，心中非常不喜欢，皆因事关重大，事先未便出头。单等副帅在府内搜不出奸细来，我等三个人当然要向陶副帅质问理由，谁知二位姑娘真勾串外来的奸细，到现在反倒又来火烧天王殿。素常你们姐妹聪明过人，怎么一旦之间，做出这样糊涂事来。别的都不说，做出这个事来，对得起你死去的爹爹陆广元吗？你们要知道这座藏峰岛，里里外外全都是你父一手创造，何忍东一把火西一把火，将它烧毁。再者说大胆做出这个事来，量你们插翅也逃不出去万龙藏峰岛。"岳金梁将然说到这里，二姑娘陆素琴高声说道："无义的小辈住口，休要你在人前胡说乱道，既然知道藏峰岛是我的父亲建设，为什

么我父死在阵前，并无半个人拼死命替我父报仇，皆因尔等不仁，才惹出我们不义，如果你是明白的，赶紧躲在旁边，还可以多活一会儿，死在临头尚且不知，还要说许多讨厌话，真正是可恶的东西。”岳金染一听气得一句话也没说，擎刀够奔近前，打算跟姑娘动手，这边早有苗泽苗老侠客，手持宝刀迎将上来，宝刀一横拦住了岳金梁，彼此报通了名姓，双刀并举，战在了一处。苗泽这个份可不算矮，在外面人称侠客，也是行侠作义多年，今天跟岳金梁战在了一处，将将打了个平手。按说岛内这四大军师，除去陆广元之外，其余的人，本来就显不着，这个原因，就是岛内成了名的剑侠太多，类乎普通侠客的身分在里面本就显不着，今天跟苗泽动上手，这才看出来小子能为并不算小，可有一样儿，要是打算赢苗泽他可赢不了。今世诸葛孔亮一看岳金栋并不能够取胜，他打算摆军刃过来，并力夹攻。将然来到近前，风流侠张子美，早就看见了，铁扇子一擎拦住了孔亮说道：“你是何人报通名姓，不才张子美陪你走个三合两趟。”孔亮看了看张爷手中并不拿军刃，只是拿着一把扇子，未免心里纳闷，名姓报毕，递军刃进招，张子美凭扇子接架相还。张爷的军刃固然也能够拨封扒打，打过那都带招，实在招数乃是翻天三十六手点穴法，施展开了好不厉害。在先前不理会，二十个照面以外一开，孔亮一看可了不得了，但见张爷这把扇子，上下翻飞行前就后，忽左就右，其快非常，孔亮不过勉强又战了几个照面。小子一看不好，工夫再一延长，我非得输招不可。想到这里不敢恋战，留神观看打算找个机会逃走，猛然间一看，张爷的扇子够奔华盖穴点空，军刃往回一撤。孔亮一看时机到了，不走等待何时。想罢手中宝剑虚晃转身就走，他可不晓得张子

美扇子撤回去，围着身形一打转，名目叫作“金龙抱柱”，十八步连环，就在孔亮一转身的工夫，这把扇子“砰”的一声，在小子右肋上打中，也不知道这位张子美手把上有多大劲儿，一扇子打中，孔亮应声而倒，咕噜噜，呛啷啷，人一溜滚栽出去，把宝剑也扔出去多远。宋锦莲一看，急忙摆军刃过来，战住了张爷，孔亮才能够逃回。怎奈他们的能为，都差不了许多，孔亮不是赢不了吗，宋锦莲也是不成。

陶源看得明白，跟众人说道：“这个张子美够厉害，我陶源要亲自出头，会会这个铁扇仙。”在旁边有人一阵哈哈冷笑，叫道：“陶副帅这也用不着你老亲自出头，也不是贫道说句大话，打算赢张子美易如反掌。”陶源一看说话的正是云霞道士杜清风，陶源点头说道：“不错。仙长出头，他当然不是敌手，可有一样儿，两军阵前还是小心谨慎才好，拿着狸猫当虎看，不可轻敌大意。”杜清风说道：“不劳副帅嘱咐。”说罢肋下撤剑，一直够奔当场，念了一声佛号，说：“宋军师闪过一旁，贫道杜清风来也。”宋锦莲动手不得利，一听老道前来替换自己，心里非常喜欢，赶紧跳出了圈外。张鼎动着手听得明白，知道杜清风乃是云台剑客燕普的师弟，武学的身分，也是剑客流亚，今天来到当场，论说张子美可不是他的对手，可有一样儿，我也得看看他身上有什么特别能为，哪怕当场动手，不是他的敌手，死于非命。凭他的名姓，并非是平常之人，总算没死在无名小辈之手。张鼎正然想着，又听杜清风说道：“张老侠客，手中铁扇子一把，翻天三十六手点穴招，果然武学高强。贫道一旁观看不禁技痒，故尔来到当场情愿跟老侠客盘桓个三合两趟。”张爷闻听也是乐嘻嘻说道：“像我张子美这样武学，不过就是庄稼把式，杜道长身为剑客，居然赏

脸赐光，肯其跟张鼎动手，按说我应当自尊自爱，不敢陪招才对，怎奈道长既然前来，我要是不答应，未免辜负你老的盛意，常言说得好："恭敬不如从命，请你老进招，张鼎奉陪就是了。"杜清风一听：好厉害的风流侠，话说得和平，暗含着把我的身分说出来，然后表示自己不怕，莫怪成名为侠客，果然名不虚传。遂说道："张老侠客，既然如此，贫道我要得罪了。"张鼎说了一声"请"，杜清风身形向前一纵，宝剑一擎够奔张爷顶梁便击，老侠客身形一转，宝剑躲过随着往里进招，铁扇子够奔老道左边盘时穴便点，杜清风闪身变招，二人战在了一处。在先前十几个照面不理会，二十个回合往外一开，杜清风的剑快，张爷的扇子也快，两件军刃上下翻飞，来回乱转，军刃上的摘挂撕掳，脚底下的动转挪移，一样的灵敏捷快。别看杜清风这么高的身分，今天跟张爷走上，倒是棋逢对手，不分高低上下。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忽然"当啷啷"一声，众人留神观看，原来是岳金梁，刀走恶狼扒心，够奔苗爷扎去。老头子转身躲过了刀，用自己的红毛宝刀，往下一截他的腕子，小子往回撤手，胳膊倒是躲过了，刀头被截，"当啷"一声落下了一段。小子吓了一身冷汗，不敢恋战，转身就走。

苗泽将然要追，野飞龙燕雷上前拦住苗泽，手中擎着一条大铁棍，彼此相逢并不答话，刀棍齐举打在了一处。苗泽动手留神看了看燕雷，手中军刃约有茶杯口粗细，还慢说自己的红毛宝刀，任凭什么宝刀宝剑，也难以截断，这还不说，小子的棍招完全凭的是一力降十会，棍带风声隆隆震耳。老头子可不敢疏神大意，皆因军刃上吃着亏呢！只要是两件军刃往一处一碰，刀就得飞了。苗泽那乃是久经大敌的老手，赶

紧看关定式，动手三十多个照面。旁边老头子冷镇一看，苗泽不易取胜，何必还叫他二人尽自多战，我兄弟仗义随我一同出来，本打算给弟子满清华报仇雪恨，仇报不了，倘若苗大弟有个一差二错，那还了得。想到这里，将然要擎剑过去替换。这工夫旁边“嗖”的一声，纵出一个人去，正是那项长三头的秦凤，手中擎着明煌煌的一口刀，一面往前走着，高声说道：“老侠客闪过一旁，素常我看他自高身分，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倒看看他有什么能为。”苗爷动着手留神观看，来者非是别人，原来是秦凤，老头子知道人家比自己身分高，那乃是成了名的老剑客，大概打算赢燕雷，不费吹灰之力。一面想着，红毛刀“唰唰唰”在燕雷面前连晃了几晃，这才把身向圈外一纵，秦凤摆刀迎将上来。燕雷一看这个气就大了，叫了一声：“秦凤，为什么你这么大年岁，尚且吃里扒外？大概是听说年羹尧，如在野天子权威最大，不但有生杀之权，并且还能改换人的贫富，当然你是动了富贵的贪心，打算在年羹尧面前讨功，然后好得个一官半职，难道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个德行，莫非说是忘了死了吗？真正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你还有脸面出头动手，莫非说你没良心连羞耻也不知道吗？”秦凤闻听叫了一声：“小儿燕雷，你不过就是身上学了几手武学，比上高手，你那个能为还差得多呢！你自己便自命不凡，就仿佛天下英雄全都不如你，其实在天下英雄眼里看，你还不如猫前之鼠。这也不怪你狂傲无知，本来你就是井底之蛙，未曾见过多大天，对于江湖上的成名英雄，你是一概不知，你也不晓得我秦凤是何如人也。凭我大名鼎鼎，不敢说数一数二，也算是有名的英雄，岂能帮助你等造反？不过因为尔等闹得声势浩大，特意前来卧底就是了。”燕雷闻听气得“哇呀

呀”怪叫道：“好秦凤，既如此今天你就不用打算活了。”秦凤也哈哈笑道：“不错。我正活腻味了，可就是怕没有这么个主儿能够将我置于死地。”话说到这里，燕雷并不答言，叫道：“秦凤别走，接棍。”立劈华山势，棍奔秦凤便打，秦凤忙将身一闪躲过了棍，用手中刀接架相还。燕雷这个小子，以为自己是剑客之弟，身为英王驾前站殿将军，勇力过人武术高强，他知道秦凤不过是万龙藏峰岛巡山寨主，如果真正武功高强，是真投岛也罢假投岛也罢，怎么也得有个高超的地位，既然是巡山寨主，可见得那个能为也不过就是比喽兵头领高点儿就是了，故此小子真没把他放在心上。前十合不理会，不过就是普通的刀招，到了二十个照面，燕雷看着不由得暗含着害怕，就皆因看见秦凤的刀招，神出鬼没巧妙异常，看那个样儿，还是自在逍遥，并不费力，别的都不说，刀的招数未免太快了。自己手擎铁棍，力大棍沉按说可以横冲直撞，任意纵横，怎奈这位秦爷行前就后，忽左就右，将然看见刀奔顶梁，忽然又横扫双腿，平地纵起来将然躲过了下面双足落地未稳，秦凤的刀早就又够奔胸前刺来，就是这么横的燕雷，居然闹了个手忙脚乱，铁棍等于废物，竟无暇往里进招。动手也就是三十来个照面，燕雷已然显露出来，力不能支。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点也不假，老道燕普一看，燕雷不但是赢不了，功夫长了或者就许落败，口中念佛伸手撤剑，来到当场说道：“燕雷闪过一旁，贫道来也。”燕雷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不是假的，听见燕普前来，赶忙将手中棍虚摆，跳出了圈外。秦凤一看燕雷走了，面前站着一个老道，原来是燕普，遂叫道：“燕普，你既身为剑客，就算是明术不明道，辅助英王在剑山蓬莱岛，一举未

成就应当罢了，为什么还要逃到这里仍不觉悟？我明白你的意思，自以为身为剑客，武学绝伦，平常人不是你的敌手，你岂不知天下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打得过来的，何况你那个能为，也就是能够赢普通的武学家。也不是秦凤说句大话，你要能够赢得了我手中刀，不但不在万龙藏峰岛，从此永远不出世。”燕普哈哈大笑道：“秦凤，你在外面倒有个小小虚名，我倒是也似乎听见人说过，打算在我面前逞能，大概你难讨公道。”秦凤闻听，手理银髯笑说道：“燕普，既然如此，你就进招来，我与你当场比试。”燕普也不多说宝剑一擎，说了声“请”，跟着摆剑便刺，秦凤摆手中刀接架相还，这个时候当场四个人战了两对。

秦凤、燕普倒是看不出高低上下，惟独张鼎杜清风两个人已然战够多时，大概总有七八十个照面，虽然说仍然不分胜负，风流侠张鼎多少占点下风。孙芝一摆手中刀打算过来帮助张鼎动手，陶源一看孙芝出头，用手点指，说道：“孙芝，你来到岛内我百般优待，哪一样对你不过，为什么一旦之间，勾串奸细反倒跟岛内为仇？”孙芝闻听哈哈一笑，说道：“陶源，你这可没的可怨，如果埋怨的话，可以将你自己的眼挖了去。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现在才变的奸细，由进岛的那一天就安心将你等扫除来的，不过今天你才知道就是了。你也不用多说少道，你不是叫盖天第一手吗，孙芝可不怕你，不信你来接刀。”老头子真有个意思，说着话身向前一纵，二郎劈山的架式，恶狠狠够奔陶源头部便砍。陶洞天怒气填胸，看见刀到了，闪身躲过了刀，横宝剑向上一挑，打算劈东芝的腕子，老头子跟着刀就没往下落，身形一转，刀随人走，由后面奔陶源脖项便剁，这手功夫名叫“顺风摇旗”。陶源一低

头，上面躲过了刀，招走下盘，向前一上步，剑扫孙芝双腿，老头子纵起来躲过了宝剑，再往里进招二人杀在了一处。别看陶源自称为盖天第一手，今天他才知道输了眼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孙芝有这么高的功夫，自己到了这个时候，非常后悔，暗说：罢了，我陶源枉称盖天第一手，他等既然安心来卧底，我怎么会不知道，这还不说，像他这个能为，在江湖上，按着剑客的身分说都得在头里站着，怎么会我就没看出来，今天动手我还未必能胜的了人家。心里虽然这么想，事到如今那叫无法，只得宝剑招数加紧，努力抵敌。

这边王荫一看孙芝出头，本来打算帮助张鼎，没想到被陶源出来拦住，老头子一想：我也出去溜达溜达吧！遂将手中棒一擎够奔当场，猛听得高声叫道："王荫休要逞强，可认识我陆恒吗？"小鬼出头王荫不由得一怔。老人家冷镇，听见陆恒两个字，心说：找都找不着，不承想在这里碰上了，回想自己弟子，在满春园临死的惨状，老头子是悲愤交集，手擎宝剑"哧"的一纵，来到了当场，叫道："王老侠客，你老先旁观一阵，我要伸手捉拿泥小鬼。"陆恒此时已然来到当场，听说有人要拿他，不由得上下打量说话的这个主儿。看了看果然是精神百倍二目如灯，一望便知，当然是武学绝伦之辈，可就是不认得。冷镇也留神看了看小鬼，见他拿着一对铁橛，生就得恶像令人看着可怕。正然观看就听小鬼陆恒哈哈冷笑说道："方才你等说些什么，还要捉拿陆恒，风大不要闪了你们的舌头，难道说说话你们也不打听打听吗，陆恒是何如人也？"冷镇闻听气往下一沉，叫道："陆恒，我问你所作的一件事，但不知你敢说实话不敢？"陆恒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说道："只要是我作的事，无论杀人放火杀官造反，不用说是你

问，就是地方官府问到我这里，我也敢当面承当，但不知你叫什么名字？报通你的名姓，有话只管问。”冷镇把名姓说出，然后问道：“你曾在某某处打了怎么一个人不曾？”陆恒想了想，便点头说道：“不错。据我想那人难以得活，此事你怎么晓得？问他怎的？莫非被打之人与你有关系不成？”老头子一听果然是陆恒所作，自己也不隐瞒，就把浙江观潮前后话详细一说。陆恒闻听这才明白，原来是冤家到了，哈哈大笑叫道：“冷镇，你教的徒弟，不过就是那样无能，可见得你也并非有能之辈，你前来找我给你的徒弟报仇雪恨，莫非说你就不计算计算，是我的敌手不是？倘若不敌岂不又白白送上一条性命？”冷镇一听陆恒说话真乃是万恶，接着叫道：“陆恒，在江湖上我也听人说过有你这么一个人，至于你的出身来历，我也知道个大概。我不生气别的，你这个功夫练到身上，就为的是到各处找老实人，手起将人打死，难道说你师傅传艺之时，是这么教给你的吗？我这次前来找你，看你是人物不是人物，如果真正是条英雄，我要当面跟你讲理，比如说你要是愚鲁不堪，还不如三尺玩童，那只可不能以理相喻，惟有凭武力解决。至于动手倒不在乎谁高谁低，哪怕冷镇不是你的敌手，死在了你的面前，总算是不失英雄侠义本来的面目，就因为我的徒弟被无知的浑人打死，当然我要给他报仇，至于报仇不是人家的敌手，那怨学艺不精，死而无怨。别看是死，仍不失为英雄，总比浑蛋凭血气之勇，恃强欺人的东西活着，还胜强百倍呢。”别看小鬼生来的天性好杀，可是也有个羞愧之心，本来满玉华跟自己无冤无仇，无端被自己打死，未免于理不合。此时被老头子对面相骂，自己听着未免难以为情，遂叫道：“冷镇，你说我要是条英雄，你便跟我说

理，但不知有何理可说？”冷镇接着说道：“你要知道杀人有愧，就应当撒手扔军刃，听凭我的处置，死者已死，再将生者处死，也难以救已死之人，老夫体念上天好生之德，就许饶全了你的性命，这样你便不愧为英雄，不愧为剑客的弟子，不然的话你就是人头畜鸣。”陆恒本来打算要跟老头子驳辩几句理由，没想到老人家叫他撒手扔军刃，方才许他是人。小鬼一听这可实在办不到，为保护自己的人格，不得不强词夺理，遂叫道：“冷镇，你还别以为我陆恒怎样贪生怕死，你所说之话，谁是谁非不说，我也敢照样办理，可惜你说话的这个地方，这个时机不对。现在你等众人算是岛内的奸细，来到天王殿暗中放火，我奉老师之命，帮助岛内群雄守藏峰岛，此时你我相见，只可以放火动手而论，以前的话谈不到，比如你在平时来到藏峰岛，指名点姓叫我陆恒，那时我见着你，咱们另说，今天可办不到。你不是随同众人来放火来了吗，我是捉拿放火的，别的话不用说有能为亮招动手，当场一决胜负，如果说你自知能力不敌，俺姓陆的惜老怜贫，谁叫我打死过你的徒弟呢！今天让你一步，你可以退下去另换旁人过来动手。”冷镇闻听哈哈大笑，说道：“陆恒，你说哪里话来，还别说是你，就是你们师傅出头，老夫也无惧怕。早就知道你蛮横无礼，恃勇欺人，来来来今天老夫情愿跟你一决胜负。”上鬼闻言并没答话，双橛一擎身形向前一纵，够奔老头子二目便点，冷镇闪身躲橛，宝剑剪腕，小子往回一撤军刃。冷镇身形一打转，宝剑招数用了个翻身回刺，奔小子肋下点来，小鬼再闪身变招，两个人才打在了一处。这二位的身分，比到一处，百八十招分不出高低上下来，总算是打了个棋逢对手。

且说王荫在旁边暗自想道：我这算干什么来了呢？何不帮助风流侠并力夹攻，战老道杜清风。想罢双手一擎军刃，身形一纵两纵连三纵来到了近前，举棒照定杜清风便打。老道一看，原来他也是岛内的奸细，自己无法以手中宝剑接架相还。在杜清风想着，张爷一个人不是自己的敌手，到如今虽然又添了一个王荫，他不过是藏峰岛巡山寨主，充其量他可能有多高的武学，别看你们是二人双战，大概也难取胜于我。自己一面想着，一面留神动手，不过就是七八招，杜清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敢情这个王荫，棒招绝伦，非寻常可比，不用说还有张鼎，就是我跟他一个对一个，大概我杜清风也不是人家的敌手。十个照面往外一开，老道已然堪堪不敌。

就在这么个工夫，燕雷看得明白，杜清风既跟兄长是师兄弟，跟自己不能算是没有关系，方才自己出头未能取胜，乃是兄长将我换回，自己本来心中就有些不忿，因为什么呢？忙乱之际，并未将自己的趁手军刃带出来，只拿了一条铁棍，武学家虽然说是十八般军刃，完全能用，究竟也得分个惯用不惯用，真要是有日月双轮在手，还不一定怎么样呢！别看我自己单战不成，这时要是出头帮助杜清风，大概足可以取胜。想到这里摆铁棍二次出头，打算帮助老道，凌元一摆鹿筋藤蛇棒拦住燕雷动手。燕雷看了看恍恍忽忽还认得，因为在蓬莱岛天王殿前，真猴对假猴似乎是这个孩子，一个叫凌元，一个叫胜秀，可分不清楚这一个是谁。燕雷问："娃娃，你是何人？"凌元报通了名姓，燕雷哈哈大笑，说道："小小年岁你这才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前一次你等随着胜裕进蓬莱岛，那时你等便该丧命，不过爷驾爱喜胜陶然，

才叫你等逃窜了活命。到如今你等又来到藏峰岛，岂不是自来送死，莫非说胜裕也进了岛不成？”凌元听罢冷笑道：“燕雷，你真叫不识时务的东西，凭你这小小的藏峰岛，哪里用得着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前来，不过我等小弟兄来到这里，已然将岛内搅得天翻地覆，真要是他老人家前来，你等岂不早死多时。”这个地方可算英雄不输嘴，自己把老师抬得如泰斗，其实进岛的人，还有比陶然公身分高的呢！胜裕是没来，来也不过如此，孩子也未尝不明白这个意思，不过偏不这么说。燕雷闻听“哧”的一声笑了出来，遂说道：“凭你等进岛，还要搅得天翻地覆，真正是大言不惭，叫我看你等也不过就是随着几个上了年岁的老奸细在屁股后头嚷嚷而已。”凌元不等他把话说完，叫道：“燕雷，你还别看不起我们弟兄，实话告诉你三阳观是我二人烧的，两个老道是我们赶走的，难道说你比三阳观的老道还厉害不成？”燕雷一想当时火焚三阳观之时，听人报告据说可有两个年青的小孩子，这个话你还别不信，越是这种人越能坏大事。想罢遂说道：“好。既然三阳观是你烧的，我们这里正然钻冰取火，轧沙求油，拿你尚且拿不着，今天我既见着你，还能够叫你走的了吗？”说到这里抢步向前举棍便打，凌元身形往旁边一闪，凭自己的军刃，接架相还。武侠小说讲究的就是身分，那一个人办过什么事业，跟谁动过手，赢了何人，败与何人，那就算是身分定局。另外又出来一位，也作过几番事业，当然他也有他的定局，究竟武术够什么份儿，战在一处，上下高低不定而定，这样书说出来，得叫人看着点头无语，那才叫武侠小说，并不是权操在我，欲其败则败，欲其胜则胜，忽然间有挟山超海之能，忽然就步履艰难，或者甲能胜乙，而不能胜丙，三人中当然

以丙为最高，甲次而乙末，就有许多武侠小说竟说乙反倒把丙打倒，不过事不是紧凑连贯的，有时候看书的就忘记了，其实一找真，不用说阅者，无从捉摸，连著者也难自圆其说。武侠小说作出这个毛病来，那就算书格扫地，按说作小说的不能说这些话，因为这是书中的秘密，所以分内外行的要点，这就算是连发带卖，秘密公开。

闲话不必多说，还是接演原文，燕雷跟凌元战在一处，那个身分差着了，几个照面之后，凌元已然力不能支。胜秀一看可了不得了，师哥不是人家的敌手，倘若输招那还了得。想到这里擎军刃来到当场并力夹攻。这原是一定的道理，别看不是亲兄弟，从小就在一处，也与亲手足差不多，所以不管自己过去成不成，并不迟疑便加入了战团，怎奈两个孩子战一个燕雷，仍然不是人家的敌手。酆陆二位姑娘一看就急了，这个开心又比胜秀关心凌元严重得多了，女子一生打算花好月圆白头偕老，非得丈夫别出毛病才办得到呢，不然的话岂不成失节或是再醮之妇吗？眼睁睁看各人的丈夫，临阵交锋不是敌人的对手，轻带重伤，重则亡命，那可应了那句话了，要死咱们是一块死。酆陆二位姑娘不约而同，全都是一样的意思，各自摆军刃一同够奔了当场。燕雷一看，好家伙，全都上来了。舞动手中一条铁棍抖擞精神，力敌这两对小夫妇，毫无惧色，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好汉子一能胜千，别看这男女四个孩子，仍然占落下风，别说打算赢，也不敢说一定准不输。普妙和尚，赵谦，以及老家人张升，一看这两对小夫妇，仍然难以取胜，各自摆军刃，打算过去帮助动手，这边岛里众人，武士王官站殿将军，一看这般光景，只得各亮军刃上前拦阻。

动手之间众人留神一看，从中少了四位，由火起之后，就没看见，从中短少的可就是镇古侠董乾，今古侠关斗，英雄得路路民瞻，回天道长古玄真，到现在不但是少了这四位，并且这个仗就算战在一处了。冷爷苗爷等众人将然进岛，不知道这个厉害，从中最担心的就是三位，孙芝，王荫，秦凤。天时已然不早，就让在此处拼死一战，打算赢岛内众人也是妄想，可是输一时半时不至于，怎奈时间晚了，天到大天大亮，我等应当投奔何方呢？想到这里未免心里着急，再三寻思，老三位不约而同全都想起来了，何不如此如此。想罢将要呼唤一声一齐撤军刃逃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追："请陶副帅带领众人赶紧退下，现有轩辕大师带领许多弓箭手四面包围，乱箭齐射，量贼人难以逃走。"这一句话不要紧，陶源果然吩咐一声叫众人各自撤军刃，往后一闪。孙王二位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遂赶紧向着众人说道："老少群雄随我等向这边来，贼寇既已败走，我等不便甚追，随我到前面一个所在，有要事相商。"大家也明白这个意思，当然是借着机会逃走，可就是不知道打算往哪里去。众人答应一声，随着孙王二位就走，四外虽还有武士王官包围，怎奈架不住这些个人往外闯，不费吹灰之力，已然将重围闯出。陶源一看果然是大帅轩辕志，带领无数喽兵前来。陶源一想：奸细跑不跑也不用甚追了，究竟岛内奸细不一定有多少呢！就凭今天所有我们岛里的人，完全动手尚且跟奸细等众人战了个平平，真要是容着奸细全都聚在一起，大概难以抵敌，二位仙长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倘若不敌那还了得。想到这里心生一计；我何不将责任全都放在轩辕志的身上。想罢这才说道："既然大帅前来，所有的奸细全都交给你老吧，我要找

找侯爷的下落。”像这种吩咐，只可大帅吩咐副帅，副帅绝以不能吩咐人家大帅，再说奸细现在哪里，已然全都跑了，你这才交给人家，这分明是欺负人。大帅轩辕志倒不理会，因为什么呢？原来他另有一番用意，看见火起心里已然明了，不问可知，当然是岛内卧底诸人放的火，自己一想回头必然还有一番凶杀恶战，我要不走，眼睁睁看着你说应当怎么办呢？莫若我回我的大帅府，点齐一千名弓箭手，二次前来观察动手，如果卧底诸人输了，想逃不能之时，我便以此千名喽罗，掩护着他们逃走，如果他们得胜，我就趁机反正，倘若两下里全都平平，不分高低，我可以诈喊一声用乱箭前来捉拿奸细，那时陶源等必然闪过一旁，岂不给众人送个机会逃走吗？陶源不识破还则罢了，倘若被他看出了马脚，当时就跟他拼杀一阵可也就算完了。这是大帅的心思，故此听陶源吩咐让他追赶，心里倒是很喜欢，果然带着一千名喽兵追赶下去。

陶源招集人，先将余火扑灭，然后跟众人问谁看见侯爷到哪里去了，有知道的说看见有人将西安侯背出了火场，至于背人的是谁，到哪里去了，一概不知。各处寻找并无下落，当时只可先奉英王投奔后山一字并肩王府暂做行宫，一面派人赶造天王殿以及前后被烧的房屋。

诸事略微安定安定天已然大天大亮，就见值日头目进来报告，回禀王驾军师大帅得知，七十二道螺丝湾岛口外，江中来了无数大小战船，已然调查明白，乃是胜陶然带领庄兵前来打岛。陶源闻听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这个胜裕怎么就会来得这般巧呢？本来岛内火烧天王殿是陶源打完擂回去，正然会议之时，火就起来了，接着打仗救火闹了一夜，尚且未能休息片刻，三庄又前来打岛，这个事全都接连不断，就

仿佛是预先计划停妥，分好了步骤办的一样。

书中暗表，陶源他不知道从中的原因，那里是预先约好的，就皆因柳飞雄，在谭宅听谭英说明他的爹爹前去镇擂，老头子一听有这么个热闹，我这二次出世就不算白来，这才问明了道路，一直够奔擂台而来。恰巧来到这里，正赶上于秀娘，一脚将小鬼陆恒踹下了擂台，岛内众人本打算各亮军刃一拥齐上，这个工夫老头子赶到的。燕普认得柳爷，一看谭望居然将这样人物全都约来，可见得他们后面还不一定有什么人呢，我等来的就是这一伙，带伤落败，只许少不许多，倘若完全落败，到那时还怎能够回藏峰岛？故此拦住众人未敢迟延因归岛内去了。谭望一看空了擂了，已然无人敢上，只得暂时停擂，择日重打。老人家过来跟柳爷见礼，擂台诸事交给太岁张方，办理善后，所有应用物件好好保存，预备下次开擂再用。除了孔春芳、张方两个人在此办理诸事，其余的人全都随谭望回归谭宅。到了宅内，所有老少群雄，有不认得柳爷的，谭望全都指引了然后大家设摆酒筵给柳爷洗尘。在酒席筵前谭望向着柳爷叫了一声："老哥哥，你老人家今天擂台上出头，可称得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如果不是你老人家前来，万龙藏峰的众人当然要有一番搅闹，免不了就得大杀一阵，没想到小子们看见老哥哥一出头，不但没敢登台，并且抱头鼠窜逃走，可见得老哥哥威名远震，非他人可比。"柳爷闻听手擎酒杯哈哈大笑道："谭大弟，你我这么些年的交情，哥哥我这么大年岁，何必你见着面给我来个高帽戴戴。"谭望正色道："老哥哥，这可不是我故抬你老人家的身分，事实俱在大家全都看见了。"柳爷连连摆手，说："这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偏赶上我到了台上，他等还不知因为何事相率

而去呢，兄弟你别给我往脸上贴金了，我先问问这个擂台明天还摆不摆呢？”谭望遂将设擂的用意，跟老头子说了一遍，又说：“咱们净摆不成，他们不来人，那不是白费吗？回头用过了饭，咱们大家够奔陶然公行营，大家从长计议。”老头子一听，叫道：“谭大弟，不用。回头我自己前往见见这位胜陶然，问问他们何日能够用兵打岛，不过白天打擂的情形，你对我说说，我好跟他报告。”柳爷是个老哥哥，说的无论对不对，谭望不好意思不听，只得点头答应。

说话之间酒足饭饱，老人家喝了几杯茶，跟众人告辞，自己够奔三庄行营，叫人回进去。工夫不大，胜裕率领群雄亲自迎接出来，见礼已毕，让到了帐中。胜爷先问老头子多少年不见，这一旦之间莫非说由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柳爷先将自己由家中出来，前后话说了一遍，然后问何日能够打岛。陶然公乐嘻嘻说道：“老剑客来得恰巧，明日便可以前去攻打，皆因前一次，动手之间，银龙川出兵，岛内贼人逃回，眼睁睁看着不能随后掩杀，皆因人家战船船只大，咱们的船只太小了，水面上打恐怕不易取胜，所以收兵之后，赶造出号的大战船。虽然现在制成不多，已然敷衍够用，老剑客你老问他莫非有什么事吗？”柳爷说道：“不错，如果你们打岛日期不远，我就随你等前去攻打，如若不然，我就要设法进岛了。”胜陶然遂说道：“好。明天攻岛正好，求老剑客助威。”又说了说白昼之间打擂的情形，胜陶然点了点头道：“我算计着陶源绝不肯疏神大意，住在外面，果然还是不出我所料，话虽如此，也可以镇慑陶源之胆，不能算是无益。”众人谈了几句闲话，然后各自安歇。

次一日四鼓用饭五鼓发兵，旌旗招展，催动大小战船，够

奔藏峰岛而来。来到岛口切近，阵式列开，打发庄兵首领，向前答话，叫岛内为首之人出岛迎敌，否则打进岛口，鸡犬不留。看守岛口的喽兵，高声喊道："尔等退后，不然以乱箭相射。"一面说着赶紧到里面去报信。过了工夫很大，听见岛内锣声响亮，跟着由里面撞出来，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金顶鹅黄闹龙舟，大小麻洋战船，剑戟鲜明旌旗招展，果然是在占山为王之中可称为空前未有之声势。大小船只来到外面，三军司命盖天第一手陶源，手执三尺来长的小令字旗，"唰唰"不过几晃，各船就序，正当中就是英王的闹龙舟，两旁边排开，如同雁翅相仿，不过就是岛内主要的人物。别人都不说，不过仍然是前次打岛的情形，惟独今天在闹龙舟上垂首，多添了一只大船，船头上面站着一位出家的老道，身体高大，面如锅底，像貌凶恶令人望而生畏。别人看着不理会，后面大船上的三位剑客，一看就是一怔。张鸿钧张三爷看罢双眉紧锁，向着姜本初说道："二哥，你老看见了没有，怎么藏峰岛里会添上了这个人？"姜达一看也是紧皱双眉，念了一声佛号，说："此人出头辅助藏峰岛，大概今天打岛，难以取胜。"张爷连连点头道："不错。"这二位说着话，旁边董瑞听了，有点莫明其妙，叫了一声："二位兄长，说的何人这般厉害，莫非说的是那个老道，跟那个黄毛的老者吗？难道说他高过了我等弟兄不成？"姜爷闻听叫道："四弟，你哪里知道，提起这人来还别说是咱们弟兄，比你我再高两个码的，提起此人也不敢正眼相看。"董四爷一听这句话，未免表示出来有点不服，姜爷只得将这个老道的历史略略的一说。

第一百二十一回

贺清虚松林收徒　云中叟胡府教武

此人姓贺双名清虚，外号人称“循环道长”，身上的功夫那就不用说了，在世界上不敢说数第一，也出不了前三名。自己仗着身上的武学，遨游四海，到处为家，倒是路见不平，也秉着天职义务济困扶危。这一天云游到了川陕交界的地方，老道是夜间行走，猛然间看见前面树林里探头缩脑隐着一个人。老道明白，时在昏夜，隐身道旁林中，不问可知是拦路劫财的一位暴客，莫若我在暗中看着他，倘若有过路之人，在此经过，我看他怎样劫法，如果他是一位落难的英雄，不得已出此下策，对于劫路当然有份宽厚，倘若是刻薄的惯贼，我当然加重惩罚。老道头一节是无事闲游，再者说天生的侠心义胆，对于这些事非常爱管。想罢将脚步放轻，悄悄进了树林，找了一棵大树爬到上面，在树杈上一坐，闭目养神，只以双耳听着下面的动作。凡事全都该着，老道在树杈上坐了工夫不大，隐隐听见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似乎要经此而过，老道心说：来了，但不知这乘马的过客，是何如人也？正想思想，“咯啷啷啷”，马项的銮铃的声响，已然来到了切近。老道看了看，原来是两匹马，马上骑的人一老一少，老者在前，少者在后。正然观看就见由林中纵出一个人去，手擎明煌煌的钢刀，赶到了马前，一句话没说，蹦起来一刀将前面马上的老者杀死，老道一看：“哎呦！”这可是怨我，早知道凶贼这般残忍，还不如早早处置了他。老人家想的时候，

后面年青的，高声叫骂："胆大狂贼，竟敢刀杀我父，我跟你势不两立。"说着话已然下马，随手在鞍下撤出来一口单刀。贼人并不含糊，用手中刀点指，叫道："小辈，太爷怕的是你等以多为胜，故此先斩杀一个，剩了你一个人，量你可有多大能为。依着我说还不如将金银财宝，献将出来，我体上天好生之德，倒许饶全了你的性命，如若不然，量你难免刀下作鬼。"那人闻听气冲冲骂声："狂贼，我今天若不将你结果性命，我就枉称男儿汉。"说着话举刀照定贼人便剁，劫道的也凭手中刀接架相还。二人动手约有十几个照面，看那个意思，还是贼人占了上风，年青这人似乎因为自己爹爹被杀，以死命相拼，虽然不是贼人的敌手，仍然勉力动手，又战了七八个照面，年青这人实在不能抵抗，堪堪就要输招，老道一看，心说：这可该我出头了，不然的话，连这个年青之人也要被贼人所害。将然想到这里，对面来了一位单行客，走到近前略微一看，叫了一声："贤弟，不必担惊，愚兄来也。"说着话由身后"咯啷啷"一声，取出来一对竹节钢鞭，用双手一分，来到当场，加入了战圈。年青那人此时已然力尽津出，将刀虚摆退在旁边休息。老道贺清虚一看来的这人年岁也不甚大，手中双鞭武术倒是不错，在前十几个照面还不理会，不足二十个回合，贼人已然力不能支，劫道的这小子一看不好，打算找个机会逃走，没想到刀递进去，被人躲过，往回退得略微慢一点儿，被竹节鞭跟刀碰在了一处，"当啷"一声刀落尘埃。贼人将然要跑，被那人金刚亮背一鞭，叭的一声打中了顶梁，万朵桃花崩现死尸栽倒埃尘。这个工夫那一个年青的过来相谢，说话声音悲悲切切，那一个使鞭的一问才知道他的老爹爹被贼人杀死。二人计议半天，打算将老头子驮在

马上，彼此一走，打死的贼人也不用管他，省得出麻烦。商议停妥，用鞭的主儿帮着都收拾好了，彼此牵马打算要走。老道一想：年青的人办事真正是顾前不顾后，死尸横于道上，岂不给地方惹祸？这两个孩子别看武学都不大出奇，全都带着一番英雄气概，莫若我问一问他等是何如人也。想罢也是一时的高兴，说了一声："人打死了打算一走了事，那焉能够行的了？"说着话一飘身来到了下面，两个孩子吓了一跳，各自将军刃亮出来道："莫非你是贼人的羽党不成。"使鞭的主儿性子急，说到这里早就蹦过去双鞭并在一处，够奔老道打来。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那个样子并不慌忙，身形微然一转，一抬腿"砰"的一声，把使鞭的主儿踢倒，鞭也撒了手。那一个使刀的早就双手捧刀够奔老道后脊背扎来，就仿佛老道早已看见一般，身形旋转，右手掳住了拿刀的腕子，单臂微微一抖，使刀这人早已栽了个大爬虎。老道这才说道："你二人休要拿我当作歹人，实话告诉你吧，皆因方才拦路劫财的贼人，出其不意将马上的老人杀死，彼时我在暗中隐藏，早知贼人如此残忍，还不如早早结果他的性命，这是我后悔不迭的一件事。后来你们动手我完全看明，看你二人少年英勇，可惜没有多大武学，但不知你等家世如何，何以深夜之间，在此经过，以致遭不测之祸？"这两个年青的被老道不费吹灰之力打倒，心里起了一份羡慕之意，现在听老道一问，不敢隐瞒，各自将姓名籍贯，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骑马的少年姓陆名丰，被贼人杀死的老者是他的父亲陆福臣，老头子生平以贩卖各种绸缎，以及布匹，因此致富，在祖籍陆家庄称得起第一的富户。跟前就是这么一个儿子。陆丰自幼聪明，喜读书好学武，家里也请过专馆先

生，教给孩子念书，陆家庄大家公请的武学老师，所有青年子弟，除了念书之外，就去习武。陆丰对于文武技艺，日夜的练习，十分愿学。在武场子里头，跟陆丰最好的一位小朋友，可就是使鞭的这个主儿，姓张叫张镜波，他的家中不过是薄田数亩，就算是寒苦之家，好在一样儿家里人口太少了，父母双亡，并无兄弟姐妹。别看家境跟陆丰有天地之差，他二人却极其投缘对劲，本打算彼此同学，将来武学练成，一同漂落江湖。没想到陆丰之父，生性特别，他对于这个念书学武，没有多大兴趣，叫陆丰念书的意思，不过为的将来到外面作买卖，能够记记帐目就算成了，至于练武，那不过是强壮身体，就是练成了也没有多大用处。再说文武那是天生带下来的，净凭练也练不成，故此武学也不叫孩子练了，书也不念了，叫孩子跟自己出去，阅历阅历作买卖，将来可以继续父业。孩子陆丰一听差点没气死，心说：我家有这些家财，还要往返贸易，就是把天下的钱全都赚到我们家里来，又应当怎么样呢？不过也是一日两餐，够了岁数照样会死，如果有碗饭吃之外，学些个技能放在身上，书读了能够广知明理，武学练了可以御侮强身，到了这个地步才算不愧生一世为人。一天起来坐在钱孔眼里摸钱边，跟钱拼一辈子命，未免太以糊涂了。虽然也跟爹爹要求过几次，怎奈老头子陆福臣，固执成性，不但不允所请，反倒责子不孝，这一来不要紧，陆丰自然就不敢强辩了，只得随父，往返作卖。这一次跟着爹爹到各处齐帐，因为天色将晚，可是已然快到家了，又因父子全都骑着马，不过微许一赶，便可以到家，何必还在外面住宿，这也算是贪赶路程，没想到来在此处，恰遇劫路之人。劫路的这小子姓屈，排行在二，外号叫“屈死鬼”，小

子无恶不作，从先本来不敢劫成伙的客人，后来胆子越练越大，并且还打定了主意，只要是有两个人同行，动手先杀死一个，其余一个不是还跟单行人一样吗？可巧今天就遇上了陆氏父子，老头子在前行走，也算是情屈命不屈，张镜波自己每天必到这座大林前面，练习武功，今天也是活该有缘，他起得特早了，自己有心再睡一会，又怕再一睡，过了用功夫的时候，故此翻身爬起来，带好了一对竹节鞭，由家中出来，够奔大树林。来到了相离不远的地方一看，暗说：哎呦！真有比我练的早的，幸亏我今天起早了，不然一辈子也看不见人家，我倒要看看这是谁在这里练。来到切近一看，把镜波吓了一跳，哪里是谁在这里练功夫，正是自己的陆贤弟，在此跟人动手，各持军刃看那个样儿，还是拼死决战。堪堪陆贤弟力不能支，张镜波呐喊一声，摆双鞭过来，活该屈死鬼命该死，被他一鞭打死。事后一问才知道陆丰之父被杀，已然将仇人打死，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两个人才计议带着陆福臣尸身一走两清帐。就在这么个工夫，老道出了头。

两个孩子把前后话说完，老道听罢点了点头，心说：这两个孩子，在现在就算难得，一个是家贫学不起，那一个迫于父命不得畅所欲学，倘若这二人将难题除去，深深造就将来必非等闲，莫若我栽培栽培这二人，或者能够将我身上的功夫传几成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这才问道："我看你二人志向全都不错，因为什么不继续文武技艺，以期后日成功？"陆丰抢着说道："我的困难业已跟你老说过了，我张大哥他是被穷所迫，聘请名师请不起，庄上的那位教师已然艺尽，无可教授，故此才自行练习。我看仙长你老的武学必是世外的高人，如果肯其收录我二人，请你老说叫我们怎样报答你老人家，我

们就怎样报答。”贺老道闻听一笑，说：“报答倒谈不到，打算拜我为师，跟普通的老师可不一样，练了功夫之后，不许有别的外务，不然被我知晓，按门户的规则，难逃活命。如果你等有此决心，只须给我预备一间屋子，日给两餐足矣，我这个教功夫也不是成年成月住在这里不走，也许住十天八天个月期程，别看住的日子少，屋子不能不预备，为的是便宜。”镜波陆丰二人闻听，别的话不说，叫了一声：“老师。”爬在地下就磕头。老道叫他二人起来，吩咐他们杀人灭迹，免与地方上遗患，二人遂将屈死鬼连人带军刃全都掩埋起来，然后带着父尸回家。老道可不跟他们一同前去，不过问明了地点，他们头前回家发丧，约计丧事完毕，老道再来。两个孩子不敢不听，只得点头答应，从此分途。

陆丰到家，并没敢声张，只说途中身得暴病，在办理丧事之中，张镜波如同自己的事情一样，里里外外全都竭力帮忙。诸事已毕，镜波跟陆丰商量，说：“贤弟，你我交情是交情，公事说公事，这几天老师来了教给咱们练功夫，我那里房屋狭窄，当然是要借仗贤弟，你这里房屋不成问题。老师的吃喝，应当你我分均供给才对，决不能咱二人一同学艺，只让兄弟你一人奉养老师，所以我跟兄弟你计议计议，还是咱们均摊，还是另凑，哥哥我回到家中，好预先想法子。”陆丰一听连连摇头，叫道：“哥哥，你老这个话说的不对了，慢说老师不要酬劳，只是供给食住，就让他老人家，一年之中要个三百两五百两，有兄弟我一面承当，用不着哥哥你老操心。倒不是不应当你老也摊一份儿，皆因兄长的家境稍差。小弟我可不敢说明理，古人之中，有管鲍相交，合资营业，取利时管七鲍三，叔牙置之不问，那也不是应当管仲他多要几成，

皆因他的家境困难，非此不足维持生活。知己朋友不共同营业，尚且应当资助，何况彼此联手办事，当然应当如此，所以美名千古。到现在买卖铺户，横额仍写管鲍遗风，不过贴的主儿多，真正能学的主儿很少，小弟我可不敢拟比古人，皆因哥哥跟我的交情不是平常可比，头一节兄长待小弟有救命之恩，这是一段，再者说我父被贼人杀死，凭小弟的力量，难以替老人家报仇雪恨，兄长一鞭将贼人打死，又算替我报了杀父之仇。虽然你老对小弟有如此大恩，小弟并没说过谢字，因为什么呢？我以为跟兄长相交莫逆，虽是异姓情同手足，彼此有事也如同一家有事，故此并不言谢。至于现在供给老师，弟兄们学艺，此事更不成问题了，如果兄长要说往里拿钱，那岂不是要叫小弟报答你老的救命之恩了吗？你老要不提到这里，这个话我也没好意思说，我的心思打算叫哥哥你老住在我的宅中，咱们弟兄吃喝，练功夫全都在一处，岂不比每天现来好得多吗？在先前你老不跟我说，我也未便提起，今天你老说起供给老师的话，我就当面要求，哥哥，你老搬到我的家中居住就是了。”镜波一听心里十分感激，遂说道：“好吧。既然兄弟如此热心待我，我也不便说别的，我要一客气倒有点系外了，供给老师这一项，哥哥倒可不问，至于到兄弟宅中居住现在也不必忙，赶到不便之时再搬不迟，你我既然交到这个地方，咱们是彼此心照，谁也不必客气。”陆丰一听连连点头说道：“好，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二人说到这里，每天无事，哥儿两个在一处盘桓。陆丰看见镜波武学比自己高，心里非常爱慕，终朝每日弟兄二人在一处盘桓武学。

这一天二人正然练功夫，忽然间长工进来说道：“少当家的，你老到外面看看去吧，外面来了一位老道，身量极其高

大，口口声声叫你老的名字，说是叫你老出去有话说。”二人一听知道是老师到了，弟兄二人迎接出来，到了外面一看果然是老师前来，赶紧走上前去，向上行礼，然后把老道请到了里面。先到客厅落座献茶，陆丰叫道：“老师，你老的住房弟子可没给你老预备，因为家里一共分四个院子，前后东西，单等老师你老来到这里，自己看看，看哪里好便派人打扫哪里。”老道闻听连连摆手说道：“这也用不着我亲自前去看，你核计着哪里清静就给我在哪里预备就是了。”陆丰点头道：“既然老师爱清雅，那当然就是后院了，也跟练武的场子接近。”老道接着说道：“就是后院很好。”陆丰一面陪着老师说话，一面打发人前去扫除后院，又叫人告诉下人预备饭。问了问老道吃荤吃素，这个老道倒是非常随和，荤素皆可，工夫不大酒饭齐毕。张陆二人陪着老师用过了酒饭，老道叫陆丰取过文房四宝，开了一个条，上面写着神码以及香烛祭品等物，叫派人去买，然后又看了看历书，恰巧明天是吉期。当天晚间，爷儿三个不过谈了会子闲话，老道告诉两个孩子：“练功夫要有长性，三朝两夕不能成功，明天拜罢祖师之后，我就实地教给你们练功夫。我生平就不喜欢人偷闲撒懒。”两个人连连点头称是，够时候安歇。

次日晨起，老道带着两个徒弟，安排祖师牌位，高燃双烛，祭品摆齐，老道举香首先朝祖，然后叫两个徒弟也拜了祖师，自己这才一旁落座，说道：“我今天受你二人参拜，算是成为师徒，我的心思是把我身上所有的能为，完全给你二人，但愿尔等福德双全，能够将我的功夫拿去。”两个孩子一听，一齐过来给老道磕头。行礼已毕，发牌位送驾，爷儿三个又全都磕了头，老道遂说道：“你二人头前带路，我们到把

式场子里头去吧！”一直来到后面看了看，把式场子收拾得倒是非常整齐，里面有罩棚，棚下设桌椅。老道上首落座，先叫了一声：“陆丰。”陆丰答应一声来到近前。老人家乐嘻嘻说道：“陆丰，那一天夜间途中相遇，也是活该咱们爷儿三个有缘，所以才能够有今天，这不是已然参拜完了祖师了吗，应该接着教给你们练艺。忽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来，你二人的家境我已经听见你们说过了，不问可知这里当然是你的家宅了，似乎张镜波的家境，较你差得多了，那么你二人全都是我的徒弟，并且还是一同入门，不过按岁数大小他是你的哥哥。你们功夫练不成，那就不用说了，倘若把功夫练成了，应当到外面闯荡江湖行侠作义，这个家产金银，那很不算什么。现在我住在你的家中，教你二人练功夫，你万不可以为凡事都是你供奉，对于他表示不满，那一来可就失了天职义务侠义道，有这个心思就是练也是难以成功。”陆丰闻听叫道：“老师，这倒不用你老人家分神嘱咐了。”遂就把自己跟张镜波所说之话，跟老师学说了一遍，老道一听连连点头，这才开始教两个人练功夫。每人将所会的能为在老道面前，全都演练一次，有的老道从中改正，有的不让练，然后又传新艺，风雨无阻每天必练。老道可不是长期住在这里，有时候一走两三个月，回来的时候，看看他们的功夫练到什么程序，再接着往下教，也许住十天八天就又走了。两个人本来都有武学的根基，老道所传的功夫，好不好当然就知道了，两个人都自称有福，都说：“要不是中途相遇，恐怕打着灯笼也没有地方拜这样师傅去，咱们的老师他老人家，必然是成了名的老剑客，只要咱们有福气，功夫也必然够上侠客的资格。”两个人就算是越练越高兴，不知不觉就是四五年的光景。

这一天老道又来到陆宅看了看，只有张镜波在这里，老人家问陆丰到哪里去了，镜波并不隐瞒，将陆丰最近之事说了一遍。原来陆丰有一个远门的姑母，知道他父母双亡，他的年岁已然不小，打算给他保门亲事，生儿长女好继续陆氏门中香烟。陆丰听了这个话，当时差点急得没哭出来，跟来人说道："我现在年岁虽然不小，功不成名不就，正然自己焦灼万分，哪里能够再娶妻扰乱我的精神，何况我现在跟老师学习武功，正在昼夜勤习之际，练武所忌的就是近女性，请问我娶妻何为？"来人无法劝解，只说叫他自己前去打回覆去好了，今天他由清晨就走了，特为告诉他的姑母，不可再提此事。老道闻听一怔，叫道："镜波，你比他大几岁，我不在这里，凡事你应当拿出师哥的身分，从中排解才是。尔等非僧非道，难道说因为练武，还能断子绝孙吗？不过我是个出家人，不能照料你们这些事，不然的话作老师的都应当主持你们的婚姻，这真是岂有此理。"张镜波在一告诉老师之时，心里想着，老师必然赞美弟子有志气，因为贪练功夫，拒绝娶妻，又谁知老师反倒说出这么一片言语，闹得张镜波也无话可答。正在这么个工夫，陆丰回来了，老道叫道："陆丰，你到哪里去了？"陆丰并不隐瞒，也像镜波的言语，跟老道说了一遍。老人家闻听大大不悦，说："尔等年青的人，心里没有一定合理的见解，凡事都应当打听打听，或者等我来了问一声再办那才算对了，独出己见拒绝提亲，在你们自己还以为这是多么高尚，多么有志气，其实全都错了。幼年间既然读过书，读书所为的就是明理，难道说连伦理全都不知道吗？男大当婚女大当配，为千古不磨之论，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出家的僧人，还是道者，为什么不娶妻呢？如果说因为练

武不娶妻，那么我这个教武学的师傅，岂不成了罪人了吗？再说你们练武以为不娶妻功夫才能练成，那真是太以的糊涂了。不错，成了名的英雄往往独居一生，这里面却有相当的原因，不是故意不娶，头一个原因有童子功混元气，就是金钟罩铁布衫一类的功夫，第二样家无恒产，艺未练成，打算功夫练出来能够谋生养家，然后再娶，延迟到年岁已老，觉得白发红颜，凑在一处，没有多大意思，故此才抱定了独身主意。原因大概是如此，其中有定数，非人力可为，比如说练童子功这就得说是生成天才，不是勉强办的。举世界之上，凡是生动之物，皆有阴阳配合的性能，那乃是天赋之性，人也不能出此之外，何况还是万物之灵，有甚者无不及。就拿练童子功说，第一得有名师指导，实有排精御气之能，提精化气，练气为神，这才有练成的能力，还有一样练功夫的这人，乐此不倦，毫无他念，才有成功的希望。头一个大妨碍就是指导无方，术非正道，不但练不成，反倒有害身体，所以许多人以为练气功危险，也就是这个原因，第二样本人的嗜好，不仅在武功上面，儿女情长，就是练得得法，也是不成，反倒有害。由这里就可以明了男女之间，夫妇之道，并不是无益于身，人是不能过恋不已，不但无害，反倒有益。这么说起来，你又不是练的混元气，又不是出家的僧道，也不是家无恒产无力娶妻，因为什么你不愿提亲呢？可见得你是独出己见，自作聪明，真正是大胆妄为。”陆丰跟张镜波的思想一样，本打算跟老师说了，必然得讨老师的喜欢，哪知倒招了一顿说，别看被责，听了老师的话心中如梦方醒。陆丰为人心灵性巧，听老师说罢，连连答应几个“是”，接着叫道：“老师，你老人家垂训弟子已然明白，决以不敢不遵，怎奈从中尚有

困难。”老道不等他把话说完，问道：“还有什么困难？说出来为师替你解决。”陆丰一指张镜波说道：“我二人由头次练艺，因为投脾气遂结为莫逆之交，途间我这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又替我报了杀父之仇，到如今拜在老师门下，我二人又成为师兄弟，不用说交朋友，同胞弟兄也没我二人亲密，他又是我的哥哥，弟子我现在家中有些个财产能够娶妻，那么我的师兄应当怎么样呢？话虽然未曾明言，弟子早有心愿，无论甘苦，愿与我的师兄同受同享，除非是我师兄先娶妻，弟子才能够娶，不然岂不是显出我是我他是他，各人有钱各人享受了吗？”老道听到这里手理银髯连连点头，说道：“陆丰，你这个思想我倒是赞成，交友原当如此，不然夸富贵于友前，必为无情的小人，你既然有这份意思，你就应尽力而为，最好二人一同完婚才好。”张镜波听到这里，将然要走上前来，分辩理由，用话推辞，老道连连摆手道：“镜波，你不必多言，为师我的主持，难道你还敢不遵吗？”老道这一句就把张镜波口封上了，只得闭口无言。

话说到这里陆丰二次前去，见他的族姑，除了将老师所说之话，告诉了一遍之外，又托咐族姑代为作伐，替师兄张镜波提亲，并说他是我的师兄弟，他的家世你也不必问，问他就像问我一样，他家即是我家，我家即是他家，他的族姑也点头答应了。不到数月光景便将二人亲事提成。陆丰拿出钱来，就叫自己的老管家办理一切。喜期定妥，跟老师把话说明，老道闻听非常喜悦。相隔喜期不远，老人家叫他们二人，每天把练功夫的时间，慢慢的往下减，一直减到相离两三天，老道嘱咐不叫他们练了，头一样怕的是元气损伤，再者说也应当张罗张罗喜事，我是个出家人，不但替你们办事

不便，就是我在这里住着，我也嫌麻烦。我现在要走大约二三个月以后，才能回来，你等务必候我来了，再开始用功夫，在我未回之先，你等千万不可自行练功夫，因为从中有须检点体力的关系。二人点头，老道自己可就走了。

这弟兄二人，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几天的光景，已然到了喜期，锣鼓喧阗，将两个新妇娶到家中，按着乡间俗礼，应有尽有，弟兄二人就算从此完成了终身大事。喜事办完，两对小夫妇也很和美，新婚蜜月，也显不出来厌烦。转瞬之际就是两三个月，弟兄二人在一处谈话，镜波说："老师去了这些时怎么还不来呢？莫非因为你我完婚，从此就不来了吗？"陆丰摆手说道："不能够，看老师那个人在江湖上面，那总算是有名的人物，岂能跟你我食言？真要是他老人家不打算教了，就是明言咱们不也是没有法子吗？"张镜波听着这个话，可也算对，二人无法，只得耐着性子等着。

忽然间这一天由外面来了一个人，见着陆丰悲悲切切说了几句话，原来陆丰有个亲叔伯姐姐，住在他们陆家庄东北十二里地，小地名叫酆家口。姐丈姓酆名叫酆玉龙，忽然间得暴病身亡，陆氏跟前只有一个女儿，小名叫美玉。陆氏因为没有儿子，一时心窄竟悬梁自尽而死，现在只剩下这个孤苦伶仃的小甥女，今年才三岁。陆丰一听不由得悲从中起，家里托咐镜波照顾，赶紧够奔酆家口，到了那里也不过就是大哭一场，和人家远门当家子，大家一商量，这个小姑娘可就叫陆丰抱回来了。事情完毕，陆丰回家，告诉自己妻子，好好的看养这个孩子。陆丰夫妇对于小孩非常喜爱，也就如同自生自养的差不多。

当时陆丰来到外面找镜波，看了看各处都没有，一问家

里的长工，说是张大爷因为闷得慌，到前村看练把式的去了。陆丰跟镜波总算是朝夕不离的朋友，过几天不见就仿佛像有许多话要说似的，问明白了，自己也随着找来。来到把式场子里面，就见张镜波坐在人家院子当中气忿忿一句话也不说，旁边有几个人说："张大爷，你老回去吧，何必跟他一般见识？"陆丰一听赶紧走到近前，叫道："师哥，怎么啦？"镜波一看兄弟来了，略问了几句话，然后这才说道："也没有什么事。"这工夫旁边过来两个人，就把方才口角的原因，说了一遍。原来这位张镜波，由家中出来，来到了把式场子里面，在罩棚下面堆着一群人，镜波一看原来是下象棋的，张镜波也爱下棋，这几年一练功夫，可就没有这个工夫了，今天看见人家下棋，未免在旁边给人家支支招。三支两支，那一个人可就输了，接着又重新摆了一盘，镜波因为给人家支赢了，自己觉着非常高兴，由人家一摆上就帮着支招。你说也巧，三支两支又赢了，接着又重新摆。一面摆着棋，就听那个输棋的向赢棋的主儿说道："有能为你自己走哇，这算你的能为吗？"赢主也不含糊，遂说道："怎么着，没人说话我也一样的赢的了你，你还别以为是别人支的，这一回谁也别言语，看我把他的全都给他吃净了。"输棋的那个人也接着说道："对，看咱们俩人的。谁要多说话谁就不是人。"这小子是因为输急啦，那个意思骂下街看着还有人说话没有，张镜波一听遂向那小子问道："你说话只管说话，骂街干什么？你们这不是闹着玩吗，又不赌银子又不赌钱，输了你的什么了。许你在这里下棋，就许我说话，我还是偏说。"那小子也是急火的关系，恶狠狠的说道："吾说你不是人，你就不是人。"张镜波一听就火儿了，用手点指说道："我看你不是人。"其实说话的这小

子还没看清这个支招的是谁呢，一伸手将盛棋子的一个木盒拿起来，抖手够奔镜波便打。张镜波一看有的，用手将木盒接住，叫道："小子，你站起来，这爷爷不打坐着的。"那个小子姓熊，整天喝的醉薰薰，人给他起的外号叫"醉狗熊"，在附近村庄上很联络一群土棍。说话本就横着出来，头一节他也认不清张镜波，再者说镜波又年青也不常出来，小子真没把他搁在心上，将身往起一站，说道："你向谁充爷爷，我打你个忘八蛋。"说着扑奔镜波打来，这小子不过是个庄家汉子，他怎能够跟镜波交手，不过一拉一扯一踢一撞，转瞬之际，把小子打了七八个筋斗。醉狗熊爬起来不敢上前再打，看了看镜波说道："小子，你要是有尿的话，你别走，等等我一会就回来。"张爷闻听哈哈大笑，叫道："小辈，你还慢说等等你，三年我也能候你，有什么能为只管使。"小子闻听说了一声："好！"走出了把式场。

大家知道这小子吃亏决以完不了，所以也没人敢劝他，再说这小子就有这么个性子，只要有人一劝，他就说你是那一头的，回头找不着他就是你，故此连一个敢拦的都没有，容着他走后，大家这才劝镜波回家。众人那个意思，就是镜波走后，不怕那小子带人来了，这个事就好说了，不过说些个好听的，给他来个虚面儿，什么人家怕他了，不用跟他一般见识就完了，如果镜波不走，这个事不就算闹大了吗？又谁知这位张爷眼里并不夹这小子，偏要在这里候着他，看他有怎么个劲儿。

正在这么个光景，陆丰来了，听明白了这个意思，遂叫道："师哥，你我又不是不明白的人，哪里有这么大工夫在这里等着他，有什么事叫他上门口找去，咱们走咱们的。"众人

一听陆丰这个话很好，大家也帮着说："对呀！哪里有那么大工夫等他，你们二位请回府休息，回头醉狗熊来了，我们大家劝他几句，他要听更好，不听我们告诉他地方，让他上你老的府上找去。"张爷因为跟那个小子说好了等着他，总以为要是走了就像怕了他似的，陆丰以及众人大家劝说了好半天，张爷这才打算走。你说也是活该有事，就在这么个工夫，听外面一阵大乱，人声嘈杂，细听从中有人骂道："凭着练把式欺侮人，你们练把式的全是忘八蛋，祖宗们不活着了，跟你拼一个看。"要说陆丰为人极其和平，向来不愿意招灾惹祸，今天一听这个气也压不住了，因为闲话口角打打闹闹，这倒不算什么，不应当开口骂人，并且还骂练把式的，今天我要不重重的惩治你们这群泥腿一顿，我就枉算武学弟子，怎能够对得起祖师爷？陆丰想到这里，将身上长大衣服一脱，叫道："师哥，莫怪你老人家跟他等这群畜类生气，果然是混帐已极，你我数月的光景，未曾练武功，何不拿他等当板椿试试劲头儿。"张镜波早已怒气填胸，便也将长大衣服脱下来，围在了腰间。把式场子这些人也不多劝了，暗说：人家既骂了练把式的了，单看你们给练把式的丢人不丢，如果你们栽了，回头我们再跟他干，所以这个仗就算僵到这里了。

哥儿俩来到外面一看，大概足有三十多口，各自手持木棍尖刀，其势凶猛，还是不住的喊喝。这弟兄二人来到外面，也不跟他们还嘴对骂，将身一纵够奔这一群泥腿挥拳便打，众泥腿也各自挥棍相迎。这哥儿两个不过在人群里面三纵两纵，已然将众人手中木棍夺将过来，声东击西，指南打北。别看泥腿们人多，平常都是吃喝嫖赌，成为习惯，不用说武学，就是健全的身子都没有，哪里架得住这二位横冲直撞。工夫不

大，打的这三十多个人，滚的滚爬的爬，那才叫落花流水。醉狗熊一看不好，约集众人够奔村子外面逃走。依着张镜波还要追赶，陆丰说道："兄长不必追赶，这不过是撒撒欢就得了，何必追他们？只要他们不服，叫他只管到咱们门上找去。"这才跟着师哥一同回家。外面这些个人彼此议论："醉狗熊非栽这么一个才算完呢！"有人说："这也不能算完，真要是三十多口子被人家一打跑，这个陆家庄还进不进呢？当然这小子还得想法子报仇。"大家你言我语其说不一。

不表众人谈论，单说这弟兄二人，回到了家中，看了看老师，仍然未回来，对于这场事，倒是满不在意。说话之间，又过了四五天，哥儿两个一看老师仍然未回，似乎有点闷得慌，弟兄二人计议，打算自行到场子里头去练功夫。哥儿两个正然商量的光景，猛然间听见外面人喊喝，可了不得了，有了火了。哥儿两个闻听吓了一跳，陆丰的脑筋快，一想：不好，我家上下人等，此时业已安歇，这个火莫非是仇人前来报复不成吗？想到这里向着镜波说道："师哥，你我二人分前后搜索贼人，设法救火，据我想大概是贼人报仇来了。"张镜波闻听也猛然醒悟道："不错。既然如此这个火还怕不是在一处起的，兄弟到后面将内宅人叫起，以防意外，我到前面看看去。"两个人走出厅房一看，可了不得了，这个火四面八方全都着起来了，二人一看就知道是仇人到了。

二位少爷还是果然猜对了，醉狗熊当日在把式场子里头栽筋斗之后，到了村外他们的锅伙里面，吆喝了一声，这群泥腿也不问青红皂白，各自抄军刃，跟着狗熊就下来了。在路上走着问："跟你老打架的这小子，他是怎么个人？"狗熊说道："当然是练把式的了，不然他能够这么厉害么。"众人

听罢来到把式场子门首，这才齐声叫骂。他们也没算计这二位有这么大的武学，他们这个打架本来就是欺侮老实人，成群打伙，稍微高尚点儿的，情愿意叫他骂一顿也不跟他们打架，皆因是人格的关系，就因为这两个原因，他们自以为所向无敌，才横行无忌。今天碰上这二位也算是报应，当场被打伤十几个，全都抱头鼠窜而逃，看了看后面无人追赶，这才回到锅伙里面。众人向着醉狗熊埋怨说道："老熊，你这就不对，你这不是诚心叫我们大家栽筋斗吗？你来到锅伙里头叫人，为什么不把话说明白了？这叫什么事！"狗熊着急说道："你们大家埋怨我，这个话可不对，我怎么没说明白呢？不是说我吃了亏了吗，没告诉你们是练把式的吗？"有人插嘴道："练把式跟练把式的不一样，这两人简直就是剑仙侠客，你没看见他跟咱们动手的时候吗？脚不沾地在咱们人群里乱转，行高就低，比风还快呢，平常练武的，会有那么大的能为？"这一个说话的还未说完，旁边有人说："得了得了。清天白日你别在这里做梦了，哪里来的剑仙侠客呀！"那一个白脸膛的："我认得他，是陆福臣的儿子，那一个姓张我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在村头上居住，那里来得侠客剑客。"众人正然七言八语，从中有一个上年岁的姓李名叫李文山，向众人说道："事到如今抬这个杠也是没用，人家虽然不是侠客剑客，反正咱们这一类人，讲打不是人家的个儿，要紧就是打算怎么样？还是想法子报仇，还是打这就算完了呢？"众人闻听说道："李大哥，你老出个主意吧！怎么也不能由这里算完，要是打不出个样儿来，我们大家还怎么在这个地方住呢？"李文山说道："这不结了吗，既然打算报仇，咱们就得研究报仇的法子，咱们打不了，还有打不了的法子呢！莫非说他们二人就成了

盖世无双不成？据我想这二位足能是他们二人的敌手。”说着话把手一伸，众人一看明白，知道李文山说的是姚山口张三爷、张五爷。这两人乃是黑虎门的，专门能够偷盗窃取，身上有夜行术的功夫，在他们这一群人里面，那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角色，这二人一个叫“野鬼”张三，一个叫“快马”张五。大家想了想：不错，能够将二位请出来这个仇准能够报得了，可有一节，就怕人家二位不出头。李文山笑了笑说道：“事在人办，就这么一说当然他不出来，必须得想个法子，叫这二位生了气，他不自然就出来了吗？”众人听了全都拱手向李文山求计，说：“李大哥，你老就别拿着了，有主意赶快说出来得啦，你老怎么说我们大家怎么办不成吗？”李文山眼看着吴成、邢霸，笑了笑道：“这段事要办你们别位全都办不到，非吴成、邢霸二位兄弟办不了。”大家知道，这两个人是张三张五的徒弟，可有一节他二人去请更不成。李文山说道：“叫他们两个人请去，那还不如咱们大家去呢，这里面得说假话，还得用苦肉计，就怕他们二人不成。”吴成、邢霸一听用手拍着胸脯说道：“我说李大哥，你怎么看我们二人这么无能呢？要说这场事里头，叫我打去，实在没那么大能为，挨打决不含糊。”李文山说道：“既然二位兄弟有骨头，这个事可就好办了。既然如此，拿刀来先做伤吧！”尖刀取出来，松香焊好了刀口，就在两个人后脊背上大腿上，每人剁了七八下。邢霸的胸袋上原来就打了一个窟窿，这一来不要紧，两个人全都成了血人了。伤做好了，李文山这才说：“我们大家抬着你们二人，见着张三爷、张五爷，就提我们路过陆家的门首，看见有人在那里打对手拳，我们二人在那里略微站了一站，没想到他们过来就打。起先我们二人跟他说理他也不听，后来

我们以为他既然也是练武的，提提二位老师当然有个面子，又谁知将然说出二位老人家的名字，他说："你若不提他等还则罢了，既然提出他们来，决以不能轻饶。"说着话每人由腰间取出一把尖刃，将我二人剁成这般光景，我们两个人一看他既然如此厉害，把命卖给他就完了，所以他等用刀这么剁，我们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这两个小子，一看剁得够劲了，一声没言语，进到门口里面，将大门一关，听了听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二人无法，才咬牙爬到狗熊的锅伙里面，众人一听全都气不忿，去了十几个人前去找场，没想到又被他们打了个头破血出。你们说到这里就不用言语了，其余的话我就替你们说了。"大家一听果然是好计，众人找了两个大簸箩，绳子扁担，全都预备好了，可不敢当时就走，怕的是张三、张五起疑，叫伤口老棒老棒，就作为是被打三四天，实在无法可想，才来到这里。故此等到第二天晚间，才连夜够奔姚山口，其余受伤的人也全都跟着。

本来相隔也就是三十多里地。天交三鼓，众人来到张三的门首，走上前去叫门，里面有人出来问找谁，众人把话说明白了，有人回进话去。过了一会儿，张三、张五全都出来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一跳，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抬着的是什么人？"李文山赶紧过来说道："三爷，你老先别问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你老吩咐一声找个地方，先把他们安排安排，有话里面说去吧！"张三就知道从中必是一场祸事，可是已然来到门前也不能说不叫进去，只得暂时叫他们将簸箩搭到了院中，众人也全都跟进来。大门关好了，张三爷叫人掌上灯笼，先看了看这些个带伤的人，不过都是鼻青脸肿，又看了看簸箩里面的，不由得就是一怔，原来正

是自己两个徒弟。张家弟兄一看就知道有了事了，就听两个人勉强叫道："老师，差点儿这一辈子见不了二位老人家。"张三一听他二人尚且能够言语，这才问："因为什么事，落到这般光景？"吴成、邢霸就把李文山所教的言语说了一遍。全都说完了，李文山这才接着说道："三爷、五爷要说你老这两个徒弟可真正算横，到了这般光景，不叫我们大家给你老送信，怕的是给你老添麻烦。这是我们大家的主意，一想这个事你老出头不出头倒是不要紧，也得知会你老一声，要不然还怕从中有别的事。"张三张五把话听完，早就气得眉毫都立起来了。此时听李文山一说，张三将脚一跺道："你这个话说得不对，别说是我的徒弟被打，不论谁遇上这个事，我也得管，何况提出我的名姓，他们居然还敢这样放肆，分明是有意与我们弟兄过不去。不但我等要出头，还是马上就走，你们去两个人带路吧！"李文山一听：好家伙，这个劲儿又激得太足了，如果说不从中拦阻，他们弟兄去了，还是真不定赢得了，倘若他二人再落败，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想罢这才乐嘻嘻说道："二位老人家别忙，这事还得从长计议。"张三闻听把眼一瞪道："怎么人被他们打伤了这些个，还有什么商量的呢？莫非等人了事不成吗？"张五比张三细致点儿，听哥哥这样说法，未等李文山答言，叫道："哥哥不可着急，急当不了办事，也跑不了他走不了他，何必忙在一时呢？打人的主儿既然这么横，也许结交官府有些手眼，常言说得好，光棍不斗势力，咱们也得打听打听他们是怎么个人。能够明找，就去明找，不能明找，还许暗访，好汉子能报了仇才算呢！要是送到那里去挨打，那可不是咱们办的。"张三听着这个话不忿，将然要发作，张五又接着说道："我话里话外听他们说人家是两个人，

既然两个人能够打他们这些个人，大概人家连半点伤也没有，这个话可不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倘若咱们弟兄到了那里当场输招应当怎么办？”张三一听这个话倒是近乎情理，当时把气按住遂问道：“依着你们应当怎么办呢？”李文山接着说道：“依我说还是暗含着算计他一下，到觉着省事。他们看不见更好，看见了再动手不迟。”张三未及答言，张五连连点头：“不错。这个话很有道理，因为什么呢？这种办法任凭他多高的武艺，大概他也比不了咱们弟兄。”张五一想：这个话也对，何必忙着找他呢？还不如到他们那里放上一把火，趁着火起一乱之时，有人出来就杀，然后多多少少拿他们点东西。验盗的时候，人家知道这是明火执仗，还省得他们跟着麻烦，这倒是个办法。想罢这才说道：“不错。你们说了半天，这句话我倒很赞成，施展咱们黑虎门的威力前去杀人放火，我可不是小看他，大概他难以防范。今天不用说了，明天一早起身，白昼之间看好了道路，夜晚前去就是了。”给众人都上了药，这才大家安歇。

次一日李文山带路，张三、张五跟随，其余受伤的人可就全都留在姚山口。简断捷说，这两个小子来到了陆家庄锅伙里面，两个小子别看当时说话那么横，来到这里踩了好几天道，这才踩平了，由打锅伙里面选了八个人连同张家弟兄，一共是十个人。大家够奔陆家庄里面，张家两个贼人放火，那是第一了：将硫磺焰硝取出来，打着了火，辗转之间，就点着了三处，然后带着八名无赖往里走，打算趁乱抢东西，作为明伙打抢，顺便遇见人杀人。你说也巧，正赶上这位张镜波跟陆丰弟兄二人分前分后，其实是前面的职务较比严重。按说陆丰应当到前面来，怎奈后面有家眷的关系，陆丰年轻算

是兄弟，说话办事都便当，要是留张镜波在后面跟娣妹说话，未免显着不方便。眼看着火全都起来了，无论如何也得逃避逃避，有什么话等把火救灭了再说，遂叫镜波到前面来。正然往外走，就遇见了张三等正往里来。镜波是个暴性子，看见贼人高声骂道："好你胆大的狂贼，竟敢来此放火，我看你往哪里逃。"说着话双鞭一擎够奔张家弟兄便打。张三、张五不过是黑虎门儿的人，小巧技术实在有，当场动手他们可差点儿。哥儿俩各自摆刀，不过打了三五个照面，哪里是镜波的敌手，有心要逃走，看了看双鞭的招数实在厉害，还是真找不着逃的机会。留神看了看李文山等八个人，全都在旁边观看，三张、张五一想：可了不得了，如果不叫他们垫背，今天难以逃生，二人不约而同都是这个主意。张三动着手向众人说道："你等还不一拥而上，等待何时？"众无赖以为有张家弟兄壮胆，各自摆手中军刃，果然往上就闯，就在这般光景，张三张五趁乱跳出了圈外，各自抖身上房。这八个人尚且未能看清楚，仍然摆军刃够奔镜波打来，张镜波正然杀得高兴，那两个小子走了，又换了这么几个，只得先将这几个小子打死，然后再追那二人。想到这里，双鞭起处，那才叫血肉横飞。转瞬之际，可惜这八个人，一个个全都被张镜波打死，然后纵到房上观看那两个贼人，早已踪迹皆无。就在这个光景，有人叫："师哥，你到这里来。"张镜波抬头看时，说话的正是陆丰，随来到外面问道："后宅现在已然燃烧，但不知他们妯娌两个可曾逃走？"陆丰点头说道："全都在宅后了，我已然叫他们将金银细软收拾出来，宅中所剩不过是笨重之物，这倒不必兄长挂念了，惟独方才我看见前院里，横三竖四倒着许多人，莫非全都是死尸不成？"张镜波闻听哈哈

一笑，就把方才动手的情形跟陆丰一说，这位陆少爷一听这可倒好，说不说就是十来条人命，纵打死的是贼人，一个活口没留，由哪里证明呢？倘若被人家说是仇杀自焚，这个官司可有点儿不好打。又一转想：别让我师哥看出来，不然他说我埋怨于他，不要这个家又能值得了几何？面带笑容叫道："师哥，既然将他等全皆杀死，你我还是躲避躲避吧！"说着话回头叫张升把马匹车辆全都备齐了，家里统共三个长工，一个老家人，一个书僮张升，还有一位厨师傅，一共老少十一口，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不管宅院的火可就走下去了。

在他们走后，村子里面救火的人，才全都来到这里，火倒是救灭了，怎奈宅主连男带女一个也不见，就是前院横三竖四躺着十几个死尸。经本庄人一认，其中有李文山等一共八个人，大家莫明其妙，只得叫地方报案。验尸之后，可就成了一件悬案了。事后不到一个月，这位循环道长贺清虚来了，看了看宅院就知道有变，没敢在附近打听，到邻村一打听，才知道两个人杀人逃走。老道一听心中说道：我这倒把他们两个人害了，这一逃走还不定漂泊到哪里，必须将他们找着我才能够放心，仗着这位老人家是成了名的剑客，不分昼夜各处明查暗访，像这个样儿还费了三个多月的工夫，才在一个小山环里将二人找着。其实他们带着家眷，始终也没敢在什么地方停留，就怕的是被人调查出来，拒捕殴差不是好汉子作的，不然这场官司还是真不好打，莫若还是隐藏，别叫人拿着倒是很好，故此在哪里也不多住。这个小山环还算住的日子多，连今天才住了七天，二人看见了老师，心里那份喜欢就别提了，此处相见，真如同由天而降。赶紧过去给老师磕头，然后问："你老人家怎么会来到这里？"老道说道：

“你们先别问我，赶快将逃出来的原因说明，我听听究竟为什么？”两个孩子听老师问，并不隐瞒，就把前后原因从头至尾，一句不遗，跟老道细说了一遍，老人家闻听点了点头，也就顾是无法。可有一节，就是这样漂流这也不像话，再说功夫练得半途而废，如果没有相当地点，岂不就耽误了吗？老道手理银髯，双眉紧锁，想了好半天，忽然间想起个地方来，可不知道现在有人占据没有，可就是万龙藏峰岛，地势严密无人知晓，事到如今，也就算不得许多了，就是有人占据，只可凭武力将他赶走就是了。老道主意已定，便叫他俩人仍然收拾好了车辆，随自己起身。

一路无书，这一日来到了万龙藏峰，见好一片天险的山势，里面的地面方圆有百八十里，小村庄倒是有，不过不甚多。老道嘱咐张镜波改名张亭，镜波算是号，陆丰算是名字，起了个号叫广元，寻常叫可就叫张亭陆广元，就为的是避人耳目。好在陆广元手里有钱，老道叫他到外面雇工开垦，后来招佃户，这个岛可就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了。老道就住在这里教给两个人练艺。广元为人精明，治理全岛，每年收入颇丰，除修理大寨，就安设险要。几年的光景，万龙藏峰治成了铁桶相似。入岛第二年陆广元得了一个女孩，看了看现在的事业，比陆家庄可又强得多了。贺清虚看着陆广元善于计划，赠给他一个外号叫“小韩信”，又看张亭为人最贪，也送给他一个外号叫“望日饕餮”，这个时候，大家都称他二人为大庄主、二庄主，这个名声一天大似一天。

后来西安侯坐镇西安，因为他安心造反，可就选中了万龙藏峰，打算以此作为根据地，起先是交好的性质，时常过往，陆广元知道人家是侯爷，不敢得罪，故此山中土产够时

候就送礼，可是西安侯总拿他二人当作朋友。赶到日子长了，西安侯可就把实话说出来了，跟他二人吐露真情，愿结为心腹共同谋叛大清国。张亭为人最贪，无论什么事总有得寸望尺之心，陆广元也自命不凡，西安侯又是金枝玉叶，将来若能够成了大事，不失裂土分茅之位，真要是如此也不枉人生一世，再者说万龙藏峰在人家西安侯势力范围以内，也不能抗而不尊，对于西安侯借岛作为根据地这个话，只得向师兄张亭商议。张亭说得好："我跟兄弟你在一处不能说是废物，大概也中不了多大用，既然西安侯要借地起事，兄弟你跟他从中周旋，给哥哥我一个安身地点就是了。"张亭说这个话，头一样为的是自己清闲，再者说他也有他的用意，心说："我看着这个万龙藏峰有帝王气象，本想跟兄弟商量共举大事，没想到这个巧门儿被他识破了。也罢，你暂时先在此经营，单等你们大事成就，我出其不意将你置于死地，何愁事业不是我们弟兄的。心里是这样打算，可并没跟陆广元说明，只说给他一个安身地点就行了。这个话告诉了西安侯，西安侯闻听喜欢得不得了，说："只要我的大事能随心所欲，将来到了面南背北的那一天，我必不薄待张庄主，定封他为一字并肩王。就等于二人平分天下。现在岛内一切事宜，陆庄主仍须努力经营，此时暂定个名分，陆庄主算是本岛的军师，但不知老师贺道长，应当安置一个什么位置？要不然就暂居护国仙师之位如何？"陆爷闻听摆手说道："此事侯爷先不要忙，我的老师为人，性情极其古怪，富贵名利难以动之，所以这些个话，暂时寄存，容我慢慢把话透过去，看看他老人家意思怎么样，然后再为定规进行。"商议到这里，彼此作别。果然陆丰在老师的面前，用言语微微一表，西安侯为人德高义重，

将来或者能为天下之主，老道闻听，就知道这话里有话。由打西安侯降格下交张陆二人，老道就知从中定有别情，今天忽然听陆广元说出这句话来，这段事就知道已然有了八成，当时用严词质问，是不是有意辅助西安侯谋为不轨。陆广元为人机警，一听老师说出这个言语，乃是不喜欢，赶紧一口咬定绝没有这个事。老道听罢，也不往下多问。

又过了一个多月，贺道长见西安侯与岛内来往，一天比一天亲热，老人家一想：我若问此事，当然他们不说，如果我以正义责备，实据我也没看见，倒不如我暂时到外面遨游数载，索性给他们留出空儿来，究竟有什么行为，不难知晓。老道主意拿定，与张亭、陆广元把话说明，自己要走，大概得一二年才能够回来。二人一听，就算是悲喜各半，悲的是老师弃岛一去，二人的功夫并未练全，喜的是老师走了，可以履行西安侯的信约。两个人极力挽留，怎奈老人家去意已决，只得预备路费，摆宴送行，千嘱咐万叮咛叫老师外面事情办完了，务必回岛。老道点头说道："我也有两句话嘱咐你们，我不在岛内，无论什么要三思而后行，只要是正大光明合乎侠义大道，哪怕为此丧生，死也光荣。不合天职义务侠义道的事，千万不可妄为，不然祸到临头后悔迟了。"老人家这个言语就是暗含着告诉二人，不可帮助西安侯谋为不轨，二人当时连连答应，也未细想。老道说罢起身，哥儿两个送到岛外，叩头作别。

不表张陆回岛，单说老道在万龙藏峰一住多少年，也是有点儿烦闷，今天来到外面，心中觉着有一种畅快，可是行无定所，这就算是信步而行。贺清虚先游了游四川峨眉，然后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忽然间想起广东龙门县清源山祥慈观，

自己的师兄欧阳修，已然多年不见了，我何不前去望看望看。主意已定，绕道前往。普通的人走路，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老道行走，可就不然了。饥餐渴饮倒是免不了，可就是不能够晓行夜宿，皆因老人家不一定白天走，夜间不走也不一定准住店。大户坟茔旷野的森林，只要走得不高兴了，就可以到里面盘膝打坐休息，休息够了再走，所以比普通人行路可就随便多了。非止一日，这天走到福建延平府城西，老道看了看这座村庄，树木森森，气象阴阴，准知道这个地方不是普通人所居，跟行人一打听，才知道地名叫胡家坟。那人并向老道摆手道："你快去吧，这个村里僧道无缘，你这是遇见我不要紧，要是遇见我们庄主，就是要走你也走不了。这么大年岁遭一顿毒打，这是何必呢？"老道闻听这个话，不由得一怔，心说："好厉害的胡家坟，僧道无缘，你不施不舍可也就是了，怎么有僧道从此经过，就要毒打。还慢说是你，就是当今万岁都不能排僧除道，难道说这个地方，就没有王法不成吗？既然他这样说法，可见得僧道走至此处，还不知有多少被他打的呢，这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里，面带不悦，向那人问道："你们这里僧道无缘，我也不曾跟你们化米化面，化银子化钱，难道你们这里的道路，不许僧道行走不成吗？"那人一听，不由得有气，遂说道："你这个出家的老道，怎么这么大年岁，不知道好歹呢？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这是一片好心，看你这么大岁数，回头叫庄主打你一顿，连冤都没处诉去，所以叫你到别处化去。你要是遇见我们村里年轻好事的，只要看见你，早就把你揪到村里去了，好心好意告诉你，你反倒跟我抬起杠来了，这真正是没有好人走的道了，可惜你这个年岁，怎么活的，连好话歹话都不懂的，莫非说你

是老糊涂了不成。”老道听罢一笑，他还以为他是好人，论说他这个人倒是不错，可有一样儿，我这个气可压不住，我非打听打听不可。想罢接着说道：“你好心也罢，不是好心也罢，我说的并不犯条律。僧道吃十方：当今万岁的金銮殿，他也挡不了和尚化缘，也挡不了老道募化，不过到不了那个时候，圣天子早就布施了，怎么你们这个地方，不施不舍还不说，道路也不许出家人走，莫非说这是皇城禁地不成？要说不让通行也可，和和气气把出家人劝走，那还近乎点人情，怎么出家人在此一露头就打，这是什么道理？无故殴打僧道，难道就不知道国家有王法吗？”那个人气得满脸发青，自言自语说道：“我就知道我今天倒霉，夜里做了一梦，两个女子光着屁股跟我摔跤，果然说一句好话，惹了一肚子气。”说罢又向老道摆了一摆手叫道：“道爷，我不管还不成吗，你爱走走你的，你爱化化你的，刚才我说的话，你就当作放屁，算我没说还不成吗，你何必跟我讲大清律呢？我是一个乡间人，也不懂得什么叫律条红条，得了算我多说话，真是倒霉，莫怪梦见两个娘儿们跟我摔跤。我记得清清楚楚，光着屁股雪白挺胖，连那个什么都看得明明白白，要不怎么倒霉呢？”这个小子自己念念叨叨，老道尚未答言，这个工夫旁边又来了两个人，向着那个人问道：“王二把势什么事？”小子正然一肚子冤气没处撒，一看来了两人问他，随着就把方才的话，一五一十连他做的梦，全都说了一遍。前边那人说道：“哪里有那么大工夫跟他说那些话，咱们也用不着拉他，叫他自己走吧。”这人身后那个人说道：“别呀，咱们遇不上没的说，既然看见，就是不拉他也得到庄里给庄主报个信，不然叫大爷知道了，又说咱们全都不管事了。走，咱们报信去。”头一个那个王二把

式向着老道说道："怎么样？你听见了没有？这你就知道我是好意是歹意了。"那两个人说道："二把式，你看着他，别教他走了，我们两个人可要到村里报信去了。"王二把式连连摆手说道，"这事准是倒霉没完，何必非叫他挨一顿打呢？老道你是走不走，你要趁此快走，我从中替你劝解，今天这段事可就算过去了，如果仍然讲大清律，那你只可就别走了，他们到村里报信，庄主出来可没有你的好处。"老道听到这里，高声念了一句"无量佛"。敢情这个地方没有念佛的，这一声佛号不要紧，却引来许多人。大家都说哪里来的和尚老道，一会儿的工夫就围了十几口子。老道暗想道：这个地方真新鲜，就仿佛世上没有和尚老道似的。容着众人看见了老道，大家异口同音的说道："别让他走了，咱们大家得看这个热闹。"说着留了一半人，那一半一齐够奔村中。

工夫不大，就听人声喧哗，由远而近，众人一齐说道："闪开闪开，庄主胡大爷出来了。"随着声音众人分列两边，老道留神一看，来的人位不少，跟打群架的一般，各持刀枪棍棒，为首一人，生就得五短身材，虎头燕颔，不但威风并且还是福像，最出奇的就是正顶上面，有簇黄头发，净黄还不算，直立着不倒下。这人倒是赤手空拳，并不拿军刃，来到切近高声说道："出家的老道现在哪里？"贺清虚并不藏躲，身形向前一迎："贫道在此，莫非你要布施布施不成吗？"为首那人哈哈笑道："好老道，你未曾到胡家坟来，难道说你就不打听打听吗？我这里不但是僧道无缘，并且见面就打。如果你是远道来的，不知我这里的规矩，你就跪在那里，打你二十军棒，放你逃走，倘若是明知故犯，非将你捆跪在祖坟前面，打你三百鞭子不可。"贺道爷知道从中一定有别的缘故，

可是在他盛气之下，也不必多问，遂说道："你不是有你的章程吗，我这个出家的老道，还有我的章程呢！我所到之处，无论多少必须施舍，不怕一粒米，一根柴，一文钱，你拿出来，那算是敬僧道之意，如果说铁公鸡根毛不拔，可是出家人也谈不到别的，要坐在你们门前诵经三昼夜，你要打算省事，趁早无论多少，快快的布施布施吧！"庄主一听，气得哇呀呀怪叫："好大胆的老道，竟敢到此恶化，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俺是何如人也。"说到这里，向左右一摆手："把他给我捆起来。"真是令下如山倒，那一群乡间汉子，蜂拥一般往上一围，就有不知三七二十一的人，赶过来伸手就揪老道。老人家不过用道袍袍袖一拂，那人已然摔出去多远。众人一看，这个老道厉害，徒手的不敢上前，拿着军刃的一齐够奔老道身上递来。老人家不过手持拂尘，略微晃了几晃，众人哪里禁得住，早已东倒西歪，倒下了七八个。庄主在旁边吼叫一声，叫众人闪开，这时大家已然有些胆怯，听庄主这句话，赶紧往两旁一闪。庄主亲自来到当场，用手点指道："我看你这个样儿，必然身通武技，不问可知，当然是找我来的，打算跟我过不去，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老道一看，为首出头，要单人比试，这才将拂尘往大领上一插道："我还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说到这里，二人各自亮架式，然后发招动手。这个地方老道还是真量大了，以为平平常常一个乡间人，就是有武术，也不过就是普通的技艺，难道还有多大能为不成？本来打算随随便便打几下，把他打倒之后，回头再问他这没僧缘的原因。动手不过就是七八个照面，老道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自己轻敌，几乎输了招，心说：哎呀！我闯荡江湖这一辈子，这就是我的不对，为什么跟人动手心存

骄敌之念？想罢不敢疏神大意，虽然如此，这个庄主居然跟自己差不多少。老道暗含着纳闷，心说：他是什么人？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武技？

老人家哪里知道，此人姓胡，乳名怔蛋，名叫胡骏字千里，他的父亲名叫胡宝，有个外号人称“胡百万”，在原先他们本是在延平府城里居住。这个地方乃是他们家里的坟地，皆因当族人多，他们这个正枝近派，反倒受了当族的欺凌，城内祖宅被众族人瓜分，无处安身，故此来到坟地居住，这个话是以上三四辈子的话了，后来因勤俭治家，到了胡宝这时，已然号称百万，不但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延平府，也算第一的富户。胡宝这个人心慈面善，他总想人活在世界上有饭吃有衣服穿就是了，就让说是富足，冬裘夏葛，饭有酒肉已然比穷人强得太多了。我这些个家产，照着这样吃喝穿戴，慢说我这一辈子吃化不尽，就是三辈子五辈子也用不了，何况还有生产，年年还要增加，我吃不了放在旁边储存，人家就有受冻挨饿的人，无有地方去拿去，我何必自己要这些个钱财呢？比如说要把他拿出去，每年也得救几十条人命，不敢说是有功有德，也可以免免这一世的罪过。胡百万想到这里，他可就歉年舍粮米，好年头舍棺材，冬天施棉衣，夏天舍暑汤，头一年舍不理会，因为远处还有不知道的，到了第二年，远在数百里的穷主儿，也到这里来领东西了。胡百万问明了道路远近，每逢遇见道路远的，还要加倍施舍。这一来不要紧，胡百万的三个字，远近皆闻，除此之外修桥补路，起造庙宇，斋僧布道，那就更不用说了，光说附近的几座香火庙，胡百万家中都有按年一定的布施，僧道不来自取，也得送到庙里，这才算完了心愿。净说人家家里乐善好施的匾，

多了没有，有个四五十块，从中州县官送的占一多半。胡宝为人还极其信佛道，不管哪里有道场佛道日期，不辞劳苦，必然要亲自前往，由打年青一直到老，都是这个样儿，始终不变。胡宝生平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就是怔蛋，其余的连个女儿也没有，据相面的算卦的说，胡家的香烟应当从此终绝，因老头子慈善所感，故此才生此子。胡宝听见这个话，对于敬神敬道，更加虔诚。

这一年，赶上大旱成灾，按福建这个地方，本来也许几天也许一两天就下雨，居然这一年，一两个月也不下一点儿雨，各地差不多都办会求雨，胡宝也是每天磕头礼拜叩求老天下雨。正在这个时候，离胡家坟约有三十多里地，有一座大佛寺，庙里的方丈因为天旱不雨，要立法坛求雨，请各处的施主以及一切善男信女前去赴法会。胡宝本来是大佛寺的常年施主，当然也要前往，不但去还要比别人去得早，离着会期还有两三天，他老人家就到了。住在庙里每天烧香拜佛，一连住了七八天，法会也作完了，他老人家这才回家。回到家中也没有别的情形，当天晚间安歇。有谁知睡到夜静三更，忽然间大叫一声“哎呀”，把家里的人全都惊醒。大家燃起灯光，来到屋中一看，就见老头遍体出了一身冷汗，此时尚且淋淋漓漓，面色苍白，白中透青，四肢颤抖，二目发直。此时怔蛋已然十五岁，人情世事已晓大半，看见爹爹这般光景，跪在床前问道：“老爹爹，你老觉着心里怎么样？”老头子胡宝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不叫他问，强闭上二目，似乎像养神似的。过了好半天，才睁开眼要了一口茶解渴。众人又问，老头子这才慢慢的说道：“真乃奇怪，我胡宝一辈子并未作过亏心事，怎么竟会有这样的梦兆呢？”接着就把梦里情形说了一

遍。原来老头子觉着在家里呆着，忽然来了两个人，简直的走到了自己的卧室，老头子看了看，并不认识这两个人，一个身量极高，背后背弓，腰间悬箭，那一个身量极矮，腰里掖着一对铁锤，面貌全都是极其凶恶，生平以来没见过这样恶貌之人。来到屋中向着自己说道："你叫胡宝吗？"老头子点头答应道："不错。我是胡宝，但不知二位来到寒舍有何见教？"矮个儿的向着老头子一龇牙，一语不发，由打腰间摸了半天，"哗啷啷"一声，原来取出来一条铁锁链，照定胡宝脖项上一套，然后用锁一锁。胡宝问："二位是哪里来的官人？我胡宝犯了何罪，因何锁拿？"高身量的用掌在胡宝肩上一拍说道："快走，别多说话。"说着拉拉扯扯推推拥拥将胡宝拉出了家门，胡宝心里着急，不知家里人都上哪里去了，自己遭官司也得告诉他们一个话才对呢！想到这里向二人哀求道："请二位慢走一步，我跟我家里人说明，也好叫他们知道我遭了官司。"矮身的说道："你别糊涂了，哪里是你的家呀！"胡宝听他这样说，赶紧回头观看，哎哟！哪有什么房舍屋宇，不过是一片荒凉旷野。胡宝正然纳闷，就听高身的说道："快走吧！"说着就觉他用力推了一把，仿佛将身形栽倒。

再睁眼一看，哎哟，原来到了一个所在，冷气森森，所有房屋全都是平顶，这还不说，那个房子也没有窗户，真一辈子也没看见过这个地方，不由得心里害起怕来。再往前走，看见有许多人，也有站着的，也有躺着的，也有少胳膊的，也有没腿的，最奇怪还有没有脑袋的，看到这里浑身如同凉水浇的一般，毛发倒竖。一怔神的光景，那两个人也没有了，也没有人锁着我了，就听咕噜噜的声音，说是要下雨，这是天上打雷呢，跟着有一道火光，说是打闪，后来说不是打闪，世

界上的人心太坏了，老天爷打算把所有的人全都烧死，紧接着就有好些个人全都逃跑，那个意思是找个地方去躲避火。就在人群之中，看见了自己的老伴儿，向着自己说道："你还不快走。"说着拉着自己就跑，也不知道跑了多远，忽然间来到一个地方，天光晴明，日色鲜红，到了一个宅院里面，房屋非常讲究，一直到了里面。将然坐在床榻上，忽然间外面一片喧哗，有人说道："胡宝，你好大胆子，竟敢上这里来找便宜来。"随着声音由打外面进来七八个人，全都拿着匕首尖刀，众人七手八脚将我就用刀子插在了墙壁上面，浑身流血，可是也不觉疼，就是不能动转。其中有人说道："原来你这乐善好施，心里没安好意呀！你看看人家这还是没出门子的姑娘呢，你怔敢强奸，把你治死还不要紧，他也活不了。"我自己看到这里，心中后悔，原来刚才拉我逃走的是个姑娘，这时候还在炕上哭呢！这七八个大汉说道："别叫他紧着哭难受了，赶快把他的心取出来，也叫胡宝看看人家是好人不是。"说着话七八个人另外拿起像铡刀般的一把大刀，有人过去，两个人拉着腿，一个人揪着头发。我一看他们要杀这个女子，我打算告诉他们："我虽跟这个姑娘在一个屋里，不好的行为一点儿也没有，如果杀还是杀我吧。"我这句话还没说出，就见他们举起大刀来往下一落，就听"咔嚓"一声，把姑娘的人头剁下来了，我一害怕"哎呀"了一声，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一个恶梦。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如在目前，好不怕人。众人一听，原来是作梦，大家还稍为放点儿心，可有一样儿，老人家精神恍忽，面色太难看。大家一商量，或者老人家由打大佛寺回来，路途上撞上了什么，赶紧请看香的看看吧。天色微明已然将看香的请到，看了半天也没说出所以然来，弄

了点儿香灰药吃下去，也不见什么效力。紧跟着又请一位大夫来，开方子吃了药，你说也怪，也不见好，也不见不好，这一来不要紧，什么看香和大夫，你去我来，一连就忙了两三天，这个忙还不是老头子自己家里人忙，就是这胡家坟合村的人全都忙起来了。听说老头子有病，你到东村请个大夫，他到南乡请个看香的，有病乱投医，吃药不吃药倒在两可之间，既然请到了就让他看看。可倒好，一个大夫说一样病，一个看香的说一种妖魔，闹得胡家人也不知道信什么好了。合村的人因纪念老人家待人那份恩厚，数夜光景合村人都没睡觉，后来大家想起城内三清观的老当家的，又能扎针，也会看脉开药方，还能看香，老人家这个病，非得他看好不了啦！大家想到这里，彼此都说有理，刻不容缓，打发人套车进城，说话的时候本来是夜里，容着车到城下，看了看城门尚且未开，无法进城，只得在城外等候。过了一顿饭时，城门才开开，赶着轿车来到三清观，叫山门又叫了一顿饭时，才有小老道出来将门开放，到了里面把话说明，老道三清教主吕明真，尚且没有起来，净等老道起，就起了一顿饭的时候，好容易等老道出来，问了问病人怎么情形，多少日子了，话全都说完了，老道才到鹤轩里面收拾应用的一切医治的物件，又收拾了约有一顿饭的时候，这才来到外面，上了轿车，一路上风驰电掣的来到了胡家坟。

到了里面，老道尚未用饭，赶紧预备素斋，吃完了这一顿饭，这才到里面去看病。先看香，看了一顿饭的时候，连诊脉带开药方，又费了一顿饭的时候，把众人急得全都挠耳抓腮，心说：自从去请这个老道，这个劲可算费大了，可是又不敢着急，只得慢慢的等着。好容易把药方开出来了，大

家拿起来看了看，上面只开了三味药，一味是甘草，一味是黄连，那一味是朱砂。虽然说乡间人不懂得药性，皆因这三味药未免太容易了。看完药方，彼此面面相观，只得跟老道请教，问问是什么病症，老道慢慢说道："这个病本来是冲了庙里的四大金刚，这乃是脚下的龟蛇作祟，后来又惊吓成病，这不是药方开出来了吗，只凭这个药可好不了，如果真打算好病，只可等我去替你等设坛作法，可有一节，这个法坛上的费用太大了，必须南水笔，真朱砂，画五百道吉祥符，按着五行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烧完，然后作法。得照样作三夜，净说朱砂就得一百来斤，这可得问明了病人家里人，打算治不打算治，如果打算治的话，必须将医治费用先拿出来，皆因这并不是一星半点的事，真要是为数微微的话，还别说不能先要钱，就是赔个三两五两的也不算什么。"众人一看老道说话郑重，怔蛋在旁边接着说道："应当用多少钱您就说吧，尽我家所有就能办得到。"老道屈指算了半天，这才说道："按说每一个坛应当用纹银二百两，既然这位胡施主是个乐善好施的人，我们庙里半文不赚，一共三坛拿五百两银子吧。"等着老庄主好了，也不用谢我，三清观的布施，大大的写上一笔功德钱就是了。"怔蛋点头说道："只要我父亲的病好了，我必然重修三清观。"老道念声"无量佛，善哉善哉"，这才说道："外面车辆预备了没有？"众人一听，赶紧取出整封银子五百两，额外又拿了五十两，算是请老道的医费。把银子交给老道看清楚，然后全都放在车上，又派了两名长工，沿途护送。

不表老道回三清观，单说胡家的人，将药煎好，给老头子喝下去，倒是显着安定，除了喝水之外，就是闭着眼睡觉，

到了夜间也是整夜的睡。大家看着这个情形，非常放心，就是这个样子过了两天。到了第三天的晚上，猛然间老头子坐了起来，向着众人说道："我可不成了。"话说完了仍然倒卧，再看呼吸微弱，二目也闭上了，大家一看不好，这才安置床板，给老头子换寿衣。全都预备完了，老头子睁眼冲大家笑了笑，咕噜一声，这口气可就断了。当时全家举哀，合村穿孝，搭棚诵经。

开吊发丧，所有一切的事，不过就是人间的俗礼，全都不必细表，单说怔蛋容着把老人家埋入祖坟之后，和本村的人商议，打算到城内三清观找吕明真跟他打架，问他为什么骗去纹银五百两。大家解劝道："吕明真又不是自己来的，是咱们把他请来的，以前咱们不知道，到现在咱们知道他这是骗人了，以后我们不信这个，可也就是了，跟他打架，反正钱是花了。怔蛋说的也有理，我们叫他骗了，还不要紧，好在我家中有得是钱，比如要是不如我们的主，也教他骗了，甚至人死了连发丧费都没有了，岂不可惜？咱们要是找他去打一场架，叫远近人好知道，他是骗人的，家里有病人好别请他。"村中有上年纪的解劝怔蛋，说："你的父亲将然死了，应当孝子守孝三年，任什么事都不许贪，你要去跟人打架，那更没有道理了。再说他们这等人向来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我们明白了，以后不信服就是了。"怔蛋无法，只得说道："既然如此，便宜他了，可有一样儿，我听你们众位的劝解，你们大家也得帮我个忙。"众人说道："什么事只要你说出来，我们大家没有不照办的，用不着说帮忙。"胡少爷这才说道："虽然不出去找他打架，可是不许他等到这里来，也不止于老道：连和尚也在内，不管他是哪里的僧道，一概不准进村，就

算是胡家坟僧道无缘。”大家听着，本来打算当时压住胡少爷的气，谁知从中有个爱说话的，说：“少爷，你说这个话，我还有点不明白。你说不教他进胡家坟，倘若有和尚老道他要来了，应当怎么办呢？”胡少爷把眼一瞪道：“还用说别的吗？来了就打，打出错来，全都有我呢！如果你们明着算是跟我一心，暗中仍然是各行各意，叫我知道了，别说咱们挺好的义气，一旦之间变为了仇人。”大家听到这里，知道胡少爷这个脾气，再说这些僧道实在可恨，你骗钱不要紧，可是不应该耽误人命。既然说到这里，宁可得罪僧道，也不能得罪胡少爷。大家遂一齐点头。

由打这一日为始，果然僧道来了就打。这一来不要紧，村子里三天两头打架，每逢打起来不是跟和尚，就是跟老道。净说打走的和尚老道，不下数百名，从中有一个和尚乃是四川少林寺的，由打胡家坟被人打走之后，自己心里窝窝囊囊回到少林寺。有他几个僧友最相得，这个和尚名叫松声，他是朝五台回归，大家一听松声和尚回来了，全都凑在一处，问问他北方的风景，松声和尚略说了几句，面上现出很不喜欢的样子。众人看这般光景，都莫明其妙，遂问：“松声和尚，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朝山回来，反倒不喜欢了呢？究竟为着什么事？你说说给我们大家听听。”松声和尚临说话，先叹了一口气道：“倒也不是为别的，我在庙里不是多多少少学了几手武术吗，就因为这两手武术，几乎没被人打死。”众人一听，又问：“倒是为什么事呢？”松声和尚就把归途走在延平府城西，地名胡家坟，那个地方僧道无缘。“我一想僧道无缘，当然他是不施不舍了，故此我也没在意，有谁知走在他们村中，忽然来了三四个村夫，过来伸手就打，被我用手一横，将他

们打倒，那几个上来也被我将他打出去。工夫不大，就听村中锣响，霎时来了五十多人，各擎刀枪棍棒，为首之人，年岁不大，当顶一簇黄毛，手中拿着一条混铁棍，虽然不通武术，力量很大。这一群人将我围困当中，棍棒齐下，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我身上武术有限。转瞬之际，已然被他们打倒，然后用绳捆绑，将我放在坟地里面，跪在一座坟前，打了三百牛皮鞭，完了将我放开，为首之人跟我说道：'如果气忿不出，约人打架也行，到县里告状也行，打你的就是我，姓胡名骏字千里，小名叫怔蛋。'说完了将我放开，我一想出家人打官司，与俗家一样爬堂台子，未免不雅观，不过在店房之中，将伤痕养好了，我才回来。从中有一位名叫性痴和尚，听着这个话不忿，接着问道："究竟那个胡家坟打你，因为什么呢？"松声和尚急道："如果有原因我不就早说了吗。何必还等着你问呢？"性痴说道："好了。既然如此我偏要去试试，究竟是什么原因？"松声摆手说道："师兄，我可不是看不起你，论本领你可比我强得多，说实在的，胡家坟无人是你敌手，可有一节，他们并不讲究单打独斗，全凭的是群打群殴，师兄到在那里不是白遭毒打吗？"性痴点了点头说道："你所说的话，倒是近乎情理，可是有一样，我既然打算去，就有去的办法，不用人多，只请两个人随我一同前往，你猜猜我想请谁。"松声摇头说道："我可不知道。"性痴很得意说道："就是请我二位师叔，如石、如钢二位老人家。"松声听罢点头道：好。真要有这二位出头，即便他有一百人群殴，也保管难以取胜。"原来这二位僧人，在少林寺门中是数第三等武术，论身份比侠客高得多，惟尚没到了剑客的份儿。当时松声是极端赞成，又想了想道，就怕二位老人家不

肯出头，性痴摇着头说："不能不能。急不如快，我马上就见他们去。"松声的武术是性痴教的，性痴跟如石、如钢，不但是佛道本门，还是他们的武术门的徒侄，所以才敢说这样话。性痴还是真打算对啦，见了二位老和尚，把这个话一说，二人彼此念了声佛号，心说：这个人必须先惩戒一番，不然将来遇见武术高强的，就许连累了性命。"遂详细解说了一回，说罢略微收拾收拾，爷儿三个同行，仍然是松声带路，四个人奔延平府而来。

一路无话，这天到了胡家坟村口，松声在前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走进了村，村中人一见四个和尚全都吓了一跳，因为隔的日子并不很多，大家却都认识他，头一次打仗，就被他打倒了几个，后来鸣锣齐众，才把他打倒，如今这个和尚又来了，并且后面还跟着三个，不问可知，一定为报仇而来。这一来村中人可不敢过来就打了，撒腿往村里就跑，到了胡宅见了少爷，就把方才所见，报告个详详细细。胡骏还真不含糊，并不问问来了多少人，吩咐一声鸣锣，立即锣声突起。村中人也有作着工，也有正锄地的，无论有什么事，只要听见锣响，放下就得往村里跑。功夫不大，集齐有六七十号，由打更房中取出军刃，什么单刀，花枪，白蜡杆子，双节棍，就像出会的一样，由里面迎出，正跟这四位遇在一处。胡骏在前面一站，用手中铁棍一指喝道："告诉你们，我这里僧道无缘，竟敢故意前来，莫非不怕打吗？"和尚微然一笑，叫道："胡骏，你不是向我说，你要是气不出，可以告状打官司，也可以约人前来打架吗？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我们特意来打仗，有胆子咱单打独斗，你敢吗？"胡骏气恨恨的说："单打独斗我怎么不敢，我还要打你们四个人呢！"说着身形

一蹿，打算举棍便打。这个工夫性痴僧由腰间“花啦啦”一响，取出来十三节练子鞭迎将上去，只一合将胡少爷缠倒在地。胡少爷果然不含糊，爬起身来，喝令众人打。大家果然往上一围，松声取戒刀，如石铁禅杖，如钢方便铲，当场动手打在了一处。性痴、松声这二人不说，如钢、如石这两人太厉害了，胡家坟人的军刃跟他们撞在一处，就如同长了翅膀一般，飞到天上去了。别看胡家坟的人多，全都到不了跟前，霎时间已然被和尚打倒十几位，胡少爷也将左臂磕伤。大家不敢再打，背着少爷一同往村子里跑。四个和尚并不极力追赶，只随行在众人后面，容着众人各自隐藏在胡同里面，四个和尚口诵佛号，穿街而去，那个意思表示出偏要在胡家坟经过。

和尚走后，大家才出来，连胡少爷统共带伤的十七位，好在全都不重，差不多都是磕伤的，一个叫军刃打的也没有，当时把外科先生请来，将受伤人全都上了药。扎捆停当，大家这才到一处计议：“咱们胡家坟太难看了，倒不是叫人打了就算难看，因为咱们的人太多了，六七十人居然打不了四个和尚，这个话要是传出去，岂不叫人家笑话？”未等胡少爷答言，从中有年岁大的，一想：这是个机会，要是平白无故劝他，他总是不听，到如今众不能胜寡，可见得人家会武术了，莫若劝少爷练武术，工夫练好了，然后再打和尚老道，在这练艺的期间，不是少了许多的麻烦吗？想到这里，这才向着胡少爷道：“世界上的文武艺，那不是容易的，别的东西只要有钱就可以买的来，这两种东西可不成，又得有钱又得肯下工夫，还得遇见好老师，还得自己天生带着有这份天分，全都有了，还得有耐性，够了年头才能够练得出来呢！要不世界上文武

两科技艺值钱，可就值到这里了。”胡少爷不等这人把话说完，接着说道：“我也早就想到这里了，咱们村子里的人软，就皆因没有把式场子，你们大家想一想，有亲托亲，有友求友，赶快请教把式的老师，咱们大家一齐练，如果男的练完了，叫妇女也练。”大家听着只是笑了笑，并没说什么，少爷接着问道：“究竟你们谁认得练把式的？”一连问了好几声，连一个答言的也没有。这些人们倒是有认得练武术的，就是不敢答言，因为什么呢？合村的人都不知道武术深意，又不知人家会武术的够怎么个份，胡少爷自幼人称怔蛋，生来臂力过人，若介绍位平常的，来到这里再被胡少爷打倒了，那不是更糟了吗？就因为这个原因，谁也不肯多嘴。胡少爷这个人死心眼，听大家不答言，不由得着急道：“我就不信，你们大家老少这么些位，难道连一个认识练武术的都没有吗？”众人一听，再不答言就不像话了，异口同音可就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少爷一听，这倒也是个道理，武术与武术不一样，倘若会个三招两式的人，来到这里，不也是白费吗？又一想：不对。这个话以后说倒成，现在我们这些人，连一招都不会，只要人家会武，就可以教我们，何必非要多高呢？想罢就把这个意思与众人一说，大家听着这个话，倒是也对。这个也说认得，那个也说知道，也有认识打把式卖艺的，也有认得看家护院的，也有认得戳杆子教场子的，也有认得保镖的，结果大家一商量，还是先到外面打听打听，然后再请。头一样怕人家不教，再说咱们用不着高武术，也是高手比矮手强，众人这才各自分头去办。

这个事情本来很容易，因为那个年月，人们全都重武，这个话说出来，就有好些人到胡家坟荐举，胡少爷推辞不过，一

连收留了三位，一位姓李名忠，外号“草上飞”，一位姓文名国栋，外号“醉拳太保”，还有一位姓齐名普，外号叫“花枪手”。这三位一个善于花枪，一个专门醉拳，那一个腿快，就算是各有所长，因此可也就各不相容，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那个意思都打算要显露自己本事。村上的人一看，暗中与胡少爷可就把这个意思说了，三位教师各自不忿，如果不趁早想法子，将来这三位教师在一处，必要闹出意外，到那时候可就不合适了。胡少爷问道：“依着你们众位应当怎么办呢？”大家合计半天，想出一个法子来，就是将三位教师分三个场子，村子里的人也分三处去练。胡少爷听这个话倒有意思，当时就分了三个把式场，也不教教师挑选地方，写了三个纸条，叫三个抓，抓到哪处就是哪处，结果李忠抓到胡少爷家中，齐普东庄口，文国栋西庄口，每一处都有二三十人练工夫。因为村中自从被四僧打败之后，凡是年轻的人，对于练武术都是高兴的了不得，恨不能一天把工夫练成了，以后可就不再受欺侮了，所以这三处练工夫的，都是赛着练，并且隔十天半月，彼此作私下里比试，倒看看这三处哪一处练得快。这么一来不要紧，把三位教师可难为了，因为这三位教师来的时候，全都打算凭身上这三下半武术，在胡家坟混个三年五载。胡家是大财主，无论如何这一次场子教完，后半辈的吃喝，就不用发愁了，三位都是这个心意，所差的就是没开个会，交换各人的私意，所以才起了一份嫉妒之心，他怕你强，你怕我强，才弄得三人各不相容，分场设教。按说谁也碍不着谁了，万也没想到三处练工夫的人，忽然发起赛着练，每逢比输了，回去必然跟老师说，老师成心把自己这点换饭的玩艺不往外教，事到如今，可就不能按着原定计划

实行了，只得拿出真本事，加意教工夫。这里如此，那边也是照样，说一句实话，三位老师所会的本事，全都有限，架不住日子长了，早就没有什么了，由这三位老师来到这里，统共不到四个月，全都瞪眼没有教的了。在先前还敷衍，弟子们来到场子里头，只是叫他们熟习旧功夫，后来大家一看，老师始终不教新工夫了，还不知道是没的可教，还以为是老师们有所要求，拿着卖呢。大家商议好了，只得摆设酒筵，请三位教师喝酒，并且每人赠送衣服点心茶叶，这叫买逢买逢。哪知买逢好几次，仍然不上新工夫，大家可实在忍不住了，彼此商量好了，明天到了场子里面，大家一齐要求，叫教师上新工夫，不上不成。计议已毕，次日果然三处都是一样的办法，要求老师上新工夫，他们老三位也真能老着脸说话，当时对众人说道："这个工夫不是一天半天能练成的，你们这些个拳脚军刃，不是全学会了吗。对于熟上还差的多了，最少得练习半年，当场动手才能够有用，不然的话，那个工夫就算白练了。"从中性子最急的可就是这位胡少爷，他一听这个话，分明是老师不愿意教，遂走上前来说道："你要说练着新工夫，熟习旧工夫，那倒可以，如果说新的不学，每天到场子里只是熟旧工夫，这个话倒是也有这么一说，实在没练好，那可就没有法子了，只得再练习。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胡骏这个工夫早就练习好了，决不用再熟习了，不但说是当场动手能够应用，就是跟老师你比，我觉着都差不多了。"李忠闻听笑了笑道："胡少爷，这是你自己心里想着，实际上可办不到。"胡骏听着这话不服，遂来到场子当中，叫道："老师，如果你不信，咱们可以当场比试，你按照教给我的本事，别用特别新鲜招，咱们当场比比看。"李忠一听不好，心说：我

哪有新鲜招，自己有心不比，当老师的这话说不出去，真要比，胡骏臂力过人，说不定怎么样，要是该着栽筋斗，可全在今天了。想罢乐嘻嘻的说："好。既然你有这样的志气，倒也不错，我倒是没看出你这个工夫长来，你跟我比，当然我不能使新鲜招，一样的招数，我还不打你，单看你能够把我打倒了不能，如果能够将我打倒了，那个工夫就算成了。"胡骏闻听，喜欢的了不得，请老师来到了院子当中，彼此擦拳过招。打了不足三合，"砰"的一声，胡骏一拳打在了李忠的肋上，教师应手而倒，打出去约有七八步远。别的徒弟看着也不敢乐，只是暗含着吐舌头，大家正然等着老师起来，听听说什么，一等也没起来，再等也没起来。大家赶过去一看，可了不的啦，李教师已然气绝身亡，大家可吓坏了，赶紧七手八脚，盘胳膊委腿，捶前胸砸后背，好容易李教师这口气缓过来。大家将他搀到住所，商议要去请外科先生，给李教师看看，李忠连忙摆手道："我的匣中有药，取出来吃了就行。"众人将药取出来，又找来开水，将药给李教师喝下去，养了两天才能行走。不是李忠被胡骏打伤了吗，齐普与文国栋二人也没清静，也是那一天早晨起来，大家非要上新工夫不可，这两人所说的话，跟李忠一样，也是教众人熟习旧工夫，不然没有用。从中有性情暴躁的当场跟老师可就比上了，教师也打倒了几个弟子，可是老师也跌倒了两三回，彼此一打听，他们两人还算不错，李忠差点没教胡骏给打死。

这天文齐二人前来以探望李忠为名，三人凑在一起，彼此一商议，互相埋怨不应教这么快。李忠说："因你二人教得快，徒弟们逼迫得不得已，只可教吧！"那二人也是一样词儿，最后文齐二人说道："事到如今，什么话也不用说，咱们三人

起初来到这里，就应当大家作个长久的计划。到现在咱们没吃成了人家的饭，反倒叫人家把能耐骗去了，别的不用说，咱们是各想各词，辞场子一走，比什么都好，不然恋栈不走，也得叫他们打跑。”三位教师说话的时候，他们没留神，外面有人偷听，把他们黑幕听去，跟着召集众人向大家一说，众人这才明白，原来三位老教师不是拿着买，技尽招穷，无艺可授。大家也知道三位已然商议好了，要辞场一走，也就不必赶他们了，只可暗含着托人各处去请名师。三位教师说明原因，辞场子不干，胡少爷并不亏负他们，因为三人来的日子不多，居然把身上所有工夫全都教尽了，故此每位奉送路费银一百两，三人倒是喜喜欢欢各自走了。

这里四外托人，聘请名教师，日子不多果然请来一位老头儿，已然有七十多岁，姓刘名赤眉，外号人称“云中叟”，来到庄中。少爷胡骏一看，这个老头子白发苍苍，即便有点本领，偌大年纪还能有多大气力，自己跟大家商量，要跟老头子比试比试。从中有一人说道：“如果要一比试，可就不用想再跟他练啦！”胡骏问道：“那是怎么回事呢？”大家一齐说道：“您想人家要是比不过我们，当然这个场子教不了，就是打算教，也是不成。假如我们不是人家对手，栽了筋斗，人家把本领倒是叫我们看了，再想求他教能耐，如何能成呢，一定一抖手扬长而去，见着荐举人必然还有几句不愿意的话说。”胡骏点了点头道：“这里面还有这些个事呢！我要不跟他比试比试，我看他那么大年岁，恐怕教不了我们。”大家一听这话真有点不好办，这地方可用着那句俗话了，“姜是老的辣，沟葱白儿长，”村上有几位老人听着点点头，叫道：“少爷，您要打算非跟这位刘老师比试比试也成，这话可不能直

说，老师教功夫的时候，必须叫别人说："老师，咱们这些人，里面有几位年轻的人，不论哪位老师傅来到这里，他们必须要跟老师傅过过手。今天你老人家来到这里，他们看您年高有德，绝艺在身，不敢骤然过来过手，准知道也不是您的对手，若不把话说明，老师傅发招一重，不是都不合适吗，这意思是打算先跟您说明，如果老师许可，就叫他们来，您要是不许可，就作罢论。"这样一说，就是他真有能耐，赢了我们，他也不好意思的走哇！"胡骏本是个急性子，不耐烦用那圈套，说："不管你们怎样说吧，先跟他比比就放心了。"众人把话听完。

当天不提，次日不等刘老师到场子里来，早有几位老头儿，来到刘赤眉的住所，先说了几句闲话。云中叟一看，清晨起来，来了几位老头儿，一定有事了，并不客气的向众人问道："几位早晨来到这里，莫非有什么事吗？"几位老头儿满面带笑的，就把昨天所商量的言语，婉转周折跟刘老师一说，云中叟一听这话就明白了，不问可知，当然是看着我老迈无能，打算先看看我的本领然后再练，既然他们有这个心思，可见得这练功夫是真练了也好，我要不教他们见识见识，以后他们也未必听说。想到这里遂哈哈大笑道："我以为什么呢，原来是徒弟们要跟师傅过手，这很容易，好武好练讲究的就是过手。既然他们有这个意思，前三天不必练功夫，所有徒弟全都到这来比试，这个比试不限于栽倒算完，只要是觉着还有能力，不妨再比三比全都可以。"几位老头一听，老师傅把话都说穿啦，赶紧用言语粉饰。刘赤眉说的也好："众位也不必再说了，我是凭着武功教场子，譬如说我要输了，当然就得走，倘或大家全都不是我的敌手，当然我比他们高了。

普通的教师他这一多心可就决意不教了，我可不然，全都不是我的敌手，我才算是他们的老师。”众人一听刘老师说话痛快，各自站起身来告辞，刘赤眉托付几位老人家知会众徒弟，即日开比。几位老头出来见着众人，就把刘老师的话当众说了一遍，大家闻听均甚喜悦，足见得这个老师身有绝艺，不然的话，这大年岁怎敢说这样话，大家这才来到把式场子。

等了一会，刘老师慢步而行的也到了里面，看了看人位真不少，这才向众人说道：“刚才那几位老人家把我的话对你们说了没有，我的意思大概也都明白了吧，但不知众位到得齐不齐？”大家同声答道：“来齐啦！”刘老师点了点头，慢慢将身上穿的茧绸大褂脱了下来，白剪子股小辫挽了个揪儿，将身站在场子当中，笑嘻嘻的说道：“我这人老了，把式也老了，已然有二十多年没练了，至于我身上的功夫忘了没有，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借着你们的比试，我也好熟习熟习。话可是这么说，你们都有多大能耐我可不知道，必须要比过一遍来，我才敢断定你们到什么份儿，再第二次比我就可以规定了。你们谁的武学高谁先过来。”少爷胡骏性如烈火，岂能先叫别人出头，自己头个走过来，叫道：“刘老师，我先跟您走两趟。”说着话已然来到当场。云中叟上下一打量，就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不是池中物，看着说道：“你就进招吧！”胡骏既是人称怔蛋，无论什么事客气是绝没有的，听了这话并不多说，身形往前一纵抡拳就打。大家看着目不转睛，就见老头子双手微微一动，并没看清是用的什么招数，就听“叭”的一声把个胡少爷，弄得往后退了七八步。老头子身形一晃，已然来到胡骏身旁，向前一伸手抓住他胸前衣服，才算没倒下，若不然就得来个屁股墩。老头微然一笑说道：“这手你没留神，

再重来，我要用这一招你就可以看清楚啦！”胡骏看了看老人家，自己还觉着有点不服，以为他这手是用巧啦，听老头子又这样一说，一语不发，二次进招便打，老头子还是微微一动，又将他打了出去。老头子是照样又把他抓住，这一次胡骏可说话了：“刘老师，您要再让我一次，我才能甘心佩服呢。”云中叟笑道：“我的话不是早就说明了吗，别说是三次五次，就是三十次五十次也是一样。你别以为这个无益，这也算是练功夫，皆因我是应聘到这里来教场子，那就不用说啦，比如说平白无故，你给我磕三个头，我也不打一下，因为什么呢？就怕把功夫学了去。”大家听着全都暗含着点头：莫怪高武术在外面看不见露呢，原来如此。这工夫胡骏又将架势站好，将然要向前往里进招，自己一想：不对，我连着进了四次招都输啦，这次我何不叫他先进招呢？想到这里，跟云中叟把话说明，老头子微然一笑说道：“按说我可不能先进招，因为武术也如同两个人下棋一样，棋步软弱的得先走，你已经输了两次了，按规矩可是你先进招才对。既然你说到这里，大概你看着先进着是不上算了，说话明白了我就先进招吧！”说到这里往前一上步，用右手照定胡骏面门打来，胡骏抬手接掌，跨步闪躲。老头子手腕一转，反转到胡骏的胸前，并二指在华盖穴上轻轻一点，欢蹦乱跳的一个胡骏，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原来被老人家用点穴法将他点住。你说也真奇怪，老人家复又在他脸上一摸，胡骏这才能够动转。众人也都明白老头子用的是点穴法，一个个无不目瞪口呆，就是这位胡少爷也甘心佩服。云中叟问道：“你倘或要有别的新招，还可以再比。”胡骏摇头说道：“我再也没有别的招数啦！”老头子又向众人问道：“还有谁过来比试？”众人全是你看我，我看

你，大家面面相观，既然胡少爷三番两次，都被刘老师一掌打出来，别人过去不是更白饶吗？老人家一连问了两三声，一个答话的也没有，老头子也明白这个意思，大概其中有能为的就是头一个，既然他不成，别人也不敢出头了。

老头子又想起一个法子来，索兴教他们一服到底，这才向众人说道："你们要是估量着单人过来不行，你们大家来个群战，把能为好的选个十位八位的，咱们也可以比试比试。"众人闻听这位老师分明是用变戏法的法子，一手变灵了接着就说会变太阳，月亮，摘星换斗无所不能。他看着没人答言，故此又说让我们群战，比如我们大家还不敢答话，他就算凭嘴战胜了我们。众人彼此以目相视，各自点头会意，这才有几个人上前答话，叫道："刘老师，既然如此，我们情愿开开眼。"云中叟点头说道："很好很好。练武术本当如此，不能脚未踏实地，先存怕心，你们都有谁愿意出头，全都站在一边。"胡少爷闻听也愿意，老头子点了点数；共有十四个人。大家如同椅子圈一般，全都在老头子面前站好，老人家笑嘻嘻的说道："尔等自管进招。"这一句话说完了，这十四个人，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各自纵身探掌，够奔老头子打来。云中叟前蹿后蹦，抖擞精神，身带风响，横双臂往前一撞，就倒下三四个，又伸出一条腿横扫，又倒下好几个，双拳挥动，也就在顷刻之间，打的这十四个人东倒西歪。大家一看真不是老人家的敌手，这才各自站起身形一齐叫道："老师的神威实非我等所能撼动，弟子等有罪了。"老头子闻听哈哈大笑道："尔等年轻，这种思想在所难免，方才几位老人家一来，我就明白你们的意思了，要是按普通的教师说，既然你等跟他一比，当然是有点看不起的意思，到如今把你们赢了，必定是

扬长而去，我可不然，因为什么呢？我是从小练出来的，明白练武术的心理，在我年青的时候，每逢请来一位教师，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跟他比试比试，如果输给人家，然后再跟他学艺，心里是平稳的，譬如说未经比过的老师，他要说出这个招法来，我总觉着不放心，可是被我比走了的教师也有，也有人家赢了我，看我的性情不好，人家一赌气走的也不少，所以我对于跟老师过手的原因，总算是过来的人啦！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了。现在尔等跟我比试以后，到练功夫的时候，只要是我说出这个招法来，尔等必然是甘心佩服，绝无疑意，所以我这个教师不怕弟子跟我过手，大家想想我的话对不对。”大家一听老头子真是不含糊，竟说破了各人的心理，一个个却都面带惭愧，闭口无言。云中叟复又说道：“今天我们算比试，也可说算我考试你们原有的能力，今天你们大家回去休息，明日早来练艺。”别看全被老头子打得东倒西歪，一个个都是喜喜欢欢。

当天不表，次日全都来到场子里面练艺，大家准知道这位老师不比寻常无能之辈，自愿好好的用心练，练个十年八年虽说不能成了剑客，也可以够个武术家的资格，是打算练武的主儿从此安心纳性可就练了下去。时光易过，转眼就有四五年的工夫，胡家坟年轻的人，差不多全有点普通的武技，从中练得最好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胡骏，还有一个姓严名子谨的。姓严的虽说没胡骏练得好，也比其余的人强得多。云中叟也想造就造就这两个人，遂告诉他俩，每天夜里定更时到场子里来，老头子打算传他们点真功夫，他两人也非常的喜欢。这并不是偷办的事，因为教师是人家胡骏请的，别人要也够这材料，当然也得叫他来，一个也是教，十个也一样

教，皆因别人比他们两人差着，所以老头子才叫他二人加功。

按说村上人可不应该生气，哪知道从中就有两个人气不忿，这二人是亲哥俩，姓丁，一名丁吉，一名丁顺。他兄弟二人一商量，说："刘老师这就不对，他来到这里教功夫，算是胡家坟的教师，也不是胡骏家里单请的，谁拿钱谁不拿钱不用提，起先练功夫的时候，不是大家一同练的吗？到如今为什么给胡骏跟严子谨二人加功夫呢，别人不肯说长道短，皆因都受过胡家的恩惠，我姓丁的别看没有胡家财主，比这合村的人要站在头里，我们也不是吃人家东西嘴短，化人家钱手短。一不缺情，二不欠义，练功夫不平均就不练啦！"果然他们弟兄就不到场子里去了。在先大家还以为他们有事，后来一细调查，才知道是不乐意啦，这话传出去，就到了胡骏的耳朵里，这位胡少爷说得也好："他不是不来吗？活该！本来他们弟兄不应当有武术，将来我们大家把功夫练好了，要联合一体，遇着谁家有事必须彼此互助，与他姓丁的两不相扰。"这个话按说可是至理，怎奈是好话怕传说，况且这话又是当众所说的，也不是众人之中有跟胡家有仇的，给他们两造挑拨，因为有一种好说话的人，无论什么话，只要是被他听见，他要是不说出来，就别提多么难受啦，要是由他嘴里往外一说，有梗添叶，真是锦上插花，总比原有的话说得厉害。没过多少天，丁家弟兄就得着这个消息了，听胡骏说他们不练功夫就是反对胡家坟，等着大家把功夫都练好，再凭武力将他兄弟赶出境外，反正他们有受罪的时候。丁家兄弟听着这个话，心里气可大了，有心找胡家打闹，知道他们人多势众，一定得不着便宜，你说忍着吧，这口气真难调顺。兄弟一计议，莫若豁出去跟他干一场，也好出出这口气，一来

叫全村的人看看，也好教刘赤眉老头子知道知道。丁顺说："兄长，我们怎样跟他干呢？莫非是找他去拼命吗？"丁吉一笑说道："拼命那是最无能的办法，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哪能拼得过呢？即便是拼得过，再说还有王法管着，打死人必须偿命，我想赶紧托人请教师，我们在家也练，只要我们弟兄争气，把功夫练得比他们还高。这也谈不到打仗，住在一村里都是练武术的，赶巧了也可以过过手，到那时一掌取胜，那才算真露脸。"丁顺一听："好！但不知这教师到哪里去请？"丁吉说："兄弟，我早就打算好了，不然我也不说这话，我要说出来大概你还记得，爹爹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姓沈名叫沈山东，他不是在延平东顺镖局保镖吗？咱们要是求他给请一位老师，准保错不了。"丁顺闻听也是欢喜得了不得，遂说道："您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这法子实在是妙得很。"弟兄计议妥当，买办了不少土物礼品，够奔东顺镖局。见着沈山东把话一说，沈山东说："二位贤侄，说别的我可不行，要叫我给介绍个教功夫的老师，也不是我吹，连侠剑客我也请得来，也就是管两顿饭，还用不着化多少钱。"沈山东慨然应允，丁家弟兄千恩万谢，便回家听信。

您说凡事都是凑巧，正赶上沈山东押四川镖，走在中途路上他忽然想起丁家托他的事，他一思量到别处去请也不方便，不如去少林寺不论师兄，师弟，师伯，师叔，随便请一位来足可以教他二人，遂顺便到了少林寺。来到寺里一看，别人都没在家，就是有一个师兄弟性痴在寺中，彼此相见说明来意，沈山东打算请性痴和尚去胡家坟。和尚一听忙问道："是延平城西的胡家坟吗？"沈山东说："不错。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性痴笑道："不但知道，数年前还到那里去过一次

呢!”遂把当年松声被打的事前后说了一遍。沈山东说道：“对啦！我也曾听人说过，他那里是僧道无缘，至于打僧骂道，我可不晓得，既如此师兄你一定是不能去了，不然的话，岂不是有许多不便吗？”和尚闻听连连摆手道：“无妨事，自从那一次我等回山之后，我还总想自己再去一次，看看他那里这个规矩改变了没有，现在既然有这机会，我也好借水行舟。”沈山东一听心里很痛快，遂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一同走吧。”和尚略微收拾收拾，二人启程直奔延平城而来。

一路无话，来到延平城里，沈山东打发镖局子伙计，到胡家坟送信。丁氏弟兄赶紧来到镖局子，见着沈山东说了一些谢辞，沈山东遂把和尚给他二人一介绍，二人一看是个和尚，并且还看着有些眼熟。和尚问了两个人的名字，然后叫道：“丁吉丁顺，莫非你们看我有些面善吗？”丁氏兄弟说：“不错。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你老人家。”和尚微然一笑，遂把当年胡家坟打仗的话说了一遍，丁氏兄弟也想起来了。接着和尚问道：“自从打仗之后，他们的风俗改了没有？”丁吉遂把打仗之后，怎样兴心练武术，自从请教师那一天，直谈到他们弟兄气忿脱离，才想另请老师。和尚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不承想那日一战之后，竟结下了许多仇人，这幸喜我知道得早，不然的话，人家练成以后，必然还有报复之时。想到这里沉吟一会说道：“既然如此，你兄弟二人练功夫，还是找个隐避地方偷着练才好，头一节别被人知道你二人偷着用功夫，一旦把功夫练好了，跟他们当场比试，准可吓他们一跳，这是偷着练，如果要明着练，人家那里既然禁止僧道入村，即便他们不敢把我怎样，不是反倒与你们结仇了吗？功夫练得好还可以，倘或不敌人家，岂

不更加耻辱？你们要把话听明白，可并不是我怕去胡家坟，请你们想想怎样为妙。”丁氏兄弟一齐说道：“还是偷着练为对。”当时大家计议妥当，就在胡家坟村东四里许，有一座老爷庙，先借地练功夫，性痴也很乐意。丁氏兄弟先到老爷庙借好地方，然后就把性痴和尚迎到庙里，从此丁氏兄弟每天到老爷庙练艺。因为跟和尚有点关系，所以这个教法也很加意，再加上他们弟兄含忿咬牙苦练，真是蒸蒸日上，闻一知十的劲头儿。这样无日无夜，足有二年多，哥俩个觉着本领也不含糊啦，虽然说有复仇之心，又怀着点惧意，总不敢冒然前去。

这天晚饭后，也该有事，丁氏兄弟因事从胡门经过，恰巧胡家几个下人在那里研究武术，哥俩微然站了站，旁边就有爱说话的道：“老丁，你们哥俩也敢来比比吗？”这话分明是欺负丁氏没练，丁吉一阵冷笑道：比比有何难，大约着没有对手吧！”大家一听以为是取笑，接着说道：“这里属我们功夫弱，要是跟你们哥俩，准占上风。”丁吉看了看这说话的人是王六，心说：这小子，真是看不起人。想到这里，回头叫道：“二弟，下去跟他试试。”丁顺答应一声，身形一纵来到王六面前。大家一看，心说：别看他们不练，这劲头还真不小呢！王六也怔啦，自己以为与他是笑话，没想到人家真过来了，心说：莫非他们欺负我没能耐吗？跟别人我可不说成，跟你们可说得了。想到这里说道：“老丁，你上招吧！”丁顺说：“我要先上招，算我欺负你，还是你先动手吧！”王六真不客气，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掌奔丁顺胸前打来，丁顺见掌到，一掳他的腕子往前一上步，用左胳膊向王六右臂一跨，接着往里伸手，抓住王六衣服，往外用力一推，“通”的一声把王六扔倒。大家一看：哎哟！怎么这天天练，倒没有不练

的进步呢？接着过来了张三，李四，赵大，王五，都来比试，丁顺一口气打倒了七个，众人全都傻啦。严子谨在旁边看得明白，知道人家学来高招，这群人里绝没有人家的敌手。自己想着来到切近，叫道："丁顺，你们二年多没来练，一定是另投名师，重新研究武术，外人虽然不知道，在先你们也没有这种功夫，今天哪里是来看热闹，分明是有意比武，来来来，我也比试比试。"说着挥拳奔丁顺打来，丁顺跨步闪身，用左手一压严子谨的腕子，右手由底下一穿，将子谨胳膊掳住，用力往怀里一带。子谨随着向前一探身，左脚横着奔子顺右腿迎面骨踢来。丁顺一看不好，打算抬腿躲脚，就是略微慢了一点，"砰"的一声正中腿上，立时栽倒。丁吉一看兄弟栽倒，一纵身过来抡拳奔严子谨打来，子谨用右臂一穿，随着他的来拳一缠，左手顺自己胳膊一拢，扣住了丁吉的手腕，跟着往前一上步，右腿搭住丁吉的左腿往回一挂，右手在他的肋上往外一推，"噗通"一声丁吉应声而倒。丁吉爬起来满面羞惭，什么话都没说带着兄弟回家去了。胡千里在旁看得明白，向前说道："你们看见了没有，人家可是背地里下功夫啦，咱们如果不加紧的练，将来就得全输给人家。"大家面面相观彼此暗暗点头。

不表众人注意防备丁氏兄弟，单说这哥俩，垂头丧气的回到家中，二人彼此埋怨："您看，这无缘无故的栽了这么个筋斗，要不是哥哥您下令，我绝对是不下去。"丁吉说道："你以先打倒他两三个就当撤手，再比咱们就不比啦，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大能耐，谁叫你死活不下来呀！你既被人打倒，难道说我还看着吗？这一来马脚也露了，他们准知我们是在背地下功夫了。"丁顺说："这倒不要紧，反正早晚也得

让人知道，你说这事明天跟老师说不说呢，以我看说也好，不说也好，说了老师一定责备，说咱们不能藏艺，将学了这点功夫就要到外面施展施展，倘若是告诉他，说人家练的怎样强胜，他老人家要一挂火就许给我们加上一点功夫，这就可是说了的好处。”二人一商量，明天见着老师是见机而行。

当日无话，次日天明到了老爷庙仍然练艺，遂以言语相引，跟老师谈招法，这么一手，那么一招。性痴一看暗道：我没有教过他们这种招法，他们是怎会知道的呢？接着追问：“这个招法是从哪里看来的？”丁吉吞吞吐吐的说：“看人家在村上练的。”和尚说道：“既然你们看见人家练武，也免不了当场比手吧。如果比手了，是输是赢务必说明，你们要瞒我，可是你们自己害自己。”二人遂把昨天比手的话细说了一遍，和尚微然笑道：“你们二人未曾通知擅自与人比手，在少林寺的规则中，犯了极大条款，应当重重的惩罚，好在你二人全都当场输招，这一次暂算饶过，如果你二人赢了人家，那时候老僧我就从此一走，决不再传授武术。大概这个话我要是不跟你们说明白了，你们也难明其理，你们要是输了，这个功夫还可以往下练，倘若赢了，自觉武术高强，那就算中途而废。话跟你们说明白啦，从今以后没有我的话不许你们在外擅自与人比手。”二人唯唯听命，接着和尚又问道：“你二人都是怎样输的可以细说一遍。”二人遂把昨晚前后的话一说，和尚当时替他二人拆招，人家怎样来，我当怎么去，和尚照样又跟二人接了一回手。丁氏兄弟这才明白，原来不是严子谨武艺高，还是自己不成。和尚告诉他二人道：“如果你们真肯下苦心练，每天晚间前来。”二人暗喜，心说：别看在村里栽了筋斗，老师是真僵火，尽力的教功夫。

由打这一天开始，就叫二五更的功夫，这样一憋气，又练了一年多不到二年。这天和尚跟二人说道："你们也不必特意去找人家比手，只要是哪一天遇见他们研究功夫，也可以再跟他们比试比试。"二人闻听喜欢得了不得，要说是那天都遇的上，皆因以前栽了筋斗，便不肯向前凑和，听到老师说了这句话，真如同得了圣旨相似。天到黄昏时候，二人款步而行，来到村中一看，果然有十几位又在那里研究功夫。众人一看丁氏兄弟远远而来，将至切近说道："老丁，敢比试比试吗？"丁吉笑道："惯骑马惯跌跤，好练武术的人栽筋斗是常事，只要你们有敢过来的咱们就比比。"在二年前栽筋斗的主儿，全都有点气不出，走过来是抡拳就动手，还是照样被人家打倒了七八个。严子谨又过来比试，这一次可不同上一次了，跟丁顺当场走了七八个照面，并不分高低，严子谨一看："哟，小子本领长啦，如果我要不施展特别的能耐难以取胜。主意一定，遂故意卖了一个破绽，丁顺未能看透，被严子谨一拳打倒。丁顺爬起，丁吉照样又过来动手，彼此并不答言，挥拳就打。动着手严子谨留神一看，老大的招数比老二还高，自己心说：栽筋斗现丑全在今天，现在丁吉较二年前可差的太多啦，居然是我严某的劲敌。平时老师常常的说，遇着敌手不可贪功，贪功必败，我只好是把招法看住，慢慢的看他有什么能耐。想着把拳招一变，改成封闭躲闪，看关定势，这就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胡骏在旁看着非常着急，心说：子谨练功夫把胆子都练小啦！何必跟他慢慢的晃荡，三下五除二，将他打倒就结了。心里越起火，他两人是越不分胜负，胡骏可实在憋不住了，来到切近说道："子谨兄，你闪开，我跟他试试。"子谨还不乐意，心说：你的本领比我也高

不了多少，我跟他动手不分胜负，难道说你就成了吗？唉！莫若让给他，我也在旁边看看，他要是把丁吉打倒，还省得我栽筋斗呢。譬如说他要是不成，然后我再出头，我要能将丁吉制倒，以后胡骏他也不再觉着比我高了。想到这里撤手跳出圈外。胡骏说："丁老大，你先歇息歇息，不然你说我们两个赢的你，等你歇足了咱两人再比试。"丁吉一笑说道："胡少爷，不必，你只管进招吧，好在咱们都不是外人，输赢又有什么关系。"胡骏连声答道："好好好。既然如此，你就接招。"抡掌打来，掌走如风，好不厉害。丁吉不敢怠慢，抖转身形当场动手。要说胡千里的功夫实在是比严子谨高点，他的招快力猛，变换敏捷，胆量最大不过，丁吉跟他动手，心里本来就有一份留意。在先都不会武术的时候，合村里人谁也没有胡千里力气大，到如今虽然说凭招数赢人，这个怕念始终难免。动手也就是十几个照面，丁吉用双锋贯耳，双手奔胡骏两太阳穴打来，胡骏双臂力大，两手由下面向上一穿用力往左右一分，往前一上步跟着就是一脚，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可了不得了，把个丁吉踢出去足有一丈多远。只见他翻了翻身，并没爬起来。众人一看不好，赶紧过来观看，原来丁吉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了。众人看着都有些害怕，丁顺说道："不要紧，你们众人闪开吧。"好武好练的当场失招，死了也算不了什么，能够前来报仇没有打官司的道理。"说完将兄长扶起来就走。

回到家里赶紧够奔老爷庙给老师送信，和尚取出六粒药来，告诉丁顺早晚各吃一付，不见好回头再来告诉我。丁顺点头带药回家，照着老师的言语给哥哥吃下去。当天晚间就好了一半，次日又吃了一天，居然慢慢的能够走路了，叫自

己兄弟跟着慢慢而行。来到了老爷庙，见着老师就把当场比手的情形一说，和尚非常动气，要说和尚说的这个理也对，彼此都乡里乡亲，比手不过一较胜负，并没有真仇恨，何必下这样毒手。真要是把我徒弟凭招打倒，怨我传授不高，是他们学艺不到，我要说出一句带气的话来，那算我不是练武术的，现在可就不然了，既然他下狠手将我徒弟打伤，这分明是有意寻仇。当时对丁吉说："你先回去好好养伤，等到伤痕养好，到我这来送信，我必然设法与你出气。"弟兄二人听罢暂时回家又调养六七天。本来这是暴伤，气血一调就算好啦，何况又有好几年的功夫底，虽然不能恢复原状可也差不多了。哥俩是报仇心急，于是又来到老爷庙。性痴和尚看了看徒弟好啦，遂说："你们头前带路。"爷儿三个一直奔村里而来。

村上的人早就看见了，见有丁氏兄弟领着一个和尚，知道是报仇来了，并没拦阻，赶紧到胡宅报信。家人正跟刘老师在一处闲谈，报信的把情形一说，刘赤眉微然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你们大家还不信吗？"原来自从那天胡千里一脚把丁吉踢伤，回去大家跟刘老师一说，云中叟手拈银髯二目圆睁对众人说道："我也曾对你们说过，丁氏兄弟再来，千万不可跟他过招，你们竟不听话，如今闯出祸来了。"众人不明老头子的言语，一齐说道："老师，您自管放心，他们也说了，好武好练的当场过招失手，死了也不算什么，有能耐前来报仇，没本领算白死，绝不打人命官司。"云中叟将银髯一理正色说道："还是这个话呀，打官司算的了什么，常言说的好，打人一拳，要防备人家一脚哇！"丁氏兄弟数年不在本村练艺，突然武术高到那种地步，不问可知，当然有练的所在。人家栽了筋斗倒还好说，怨他练的不到家，可是两下比试，不

过点到而已，竟下狠手打得口吐鲜血，如果教他们的那个主儿气不忿，这祸不就算起来了吗？众人听到这里半信半疑，当时也没怎样。一晃就是十几天，突然间村上人前来报信，所以老头子说："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吧？"众人默默无言。老头子点点头道："只好候着吧！"

功夫不大，丁氏兄弟已然来到场子里面，后面跟着个和尚。其中就有眼力好的，却认得这和尚正是数年前在村上打仗的，到现在他又出头了，这可说是双料的仇人。未容众人答话，胡千里一蹿来到院子当中，用手指着和尚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我们这里僧道无缘吗？前数年有几个和尚在此经过，发生一场恶战，皆因我们这里的人都不会武，以致被他们打败。自从受那一次打击之后，所以我们大家费尽千辛万苦，求师练武。寒暑不停，日夜不息，就为的是报复前仇，现在你来到庄上，难道说你不怕死吗？"和尚闻听哈哈大笑道："不错，我正是活腻啦，就怕你们没人敢。前几年来打仗的和尚，其中有一位使十三节练子鞭的，你们还认识他吗？"和尚说到这里，众人全都想起来了，当年打架的时候，就是他在前面动手。胡千里将要答言，就听和尚说道："你们要是不练武我还不来呢！我要是不二次前来，倒显着我怕了你们。"胡骏胆子最壮，一听和尚是当年打架的仇人，遂说道："既然是凶僧，没有那么些话跟你说，休走着拳。"说着向前一抢步举拳就打，和尚也徒手接架相还。动手也就是五六个照面，胡千里一拳发出，被人家将腕子掳住，胡千里往回一坐身形，向下一叫劲，和尚本来打算往回一带然后发招赢他，没想到胡骏用力过猛，只得顺力往外一推，只见胡千里倒退了七八步，"噗咚"一声，来个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这功夫严

子谨一看也怔啦，心里说：怎样，早晚有栽筋斗的日子，既然你当场输招，我偏要赢他，到底看看是你行，还是我行。想到这里往前一纵身，挥拳奔和尚就打，性痴抖身形便跟严子谨打在一处。不到十个照面，也照样被和尚将腕子掳住，往回一带，跟着左手照定胸前一掌，“砰”的一声严子谨应手而倒。众人过来一看，就见子谨，口吐鲜血，已然闭过气去。众人将他扶起来，缓了半天才缓过来，虽说气是有了，二目紧闭不能言语。刘赤眉这才过来，满面含笑一拱手说道：“这位高僧真是武术绝伦，大概小徒性命难保，赤眉有心当场奉陪，怎奈不知小徒伤痕怎样，暂时请教贵上下怎么称呼？宝刹何方？小徒死活不在话下，改日老朽必然前去拜访。”和尚一听说道：“好！我法名性痴，出家四川少林寺，现在借住贵村外老爷庙，我候阁下一天怎么样？”云中叟点头答应，和尚带着丁氏兄弟拱手而别。

他等走后，大家再看严子谨，脸色比方才更难看了，看此情形大概性命难保。老头子上前解开他的衣服看了看，原来这一掌，打的正是穴道上，掌震华盖上行之气已然闭住不通。老头子点了点头，赶紧取出生血止疼的药来，用凉水给子谨灌了下去。云中叟说道：“如果过一个时辰见好，命就算保住啦，不然非死不可。”大家彼此同堂学艺，心里全都有些难过。严子谨家里的白发老娘，听见这个消息，哭得是死去活来。胡千里的母亲听见这个消息，当时吓得昏迷不醒，经家里的人百般救护才得苏醒过来，可是已然卧病不起了，把胡千里唤到床前，二目流泪当面嘱咐说道：“几次的凶殴将为娘吓得心胆碎裂，这一次又听说场子里打死人了，真正是将我的真魂吓掉。为娘受惊过甚，大概不久于人世了，我儿你

若是心存孝念，从此武术别练，好好在家里度日，以后娶妻生儿长女接续胡门香烟，不然你就是大逆。”胡骏为人天性至孝，就是性情刚烈，但是刚烈始终也战不过孝心，当时听老娘叮咛一一答应，正说话间，忽听外面一阵哭喊之声，未知发生何种意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胡千里力挫少林僧　贺清虚传艺赛元霸

话说胡骏正在屋内听他母亲的教训，忽听外边一阵哭喊之声，及至一问，才知道是严子谨因伤而亡。胡千里之母连惊带吓，竟卧床不起，没过三天就与世长辞了。胡骏为母治丧已毕，遂同众人说道："想当年我的父亲被老道害死，如今我母亲又间接被和尚害死，此仇不共戴天，只要有我三寸气在，非给爹娘报仇不可。"又派人去跟子谨的母亲说，吃喝用度不必忧虑，完全由我胡门供给，并拿出五百两银子为子谨治丧。诸事办理完毕，这才跟老师商量，要求老人家出头共报此仇。云中叟说道："在先见着和尚我并没动手，皆因这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可不是我惧怕他，这话必须要跟你说明才好。头一节，我出头找性痴和尚当场动手，不敢说谁输谁赢，譬如我当场亡命，你们也不过备棺装殓，然后给我家中报信，自有人来搬尸回去。比如我身带重伤，你们也可以把我送回家去，这是我输了的话。比如说我要把和尚赢了，这里头可就有事啦！头一样场子不能教了，为什么呢？和尚是少林寺的徒弟，其中能人很多，就是性痴不打算报仇，一定也有人气不忿。我也不是怕他不叫我教场子，因为在外边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要回家去再去访他，或者他来找我，不怕我当场失招亡命，也可省却许多麻烦。我得跟你把话说明，我们前去找和尚，头一样先把本处场子解散，你也不能在胡家坟立足，以后怕他要不利于你。"胡骏听到这里，不等说完遂

答言道："如果老师您要走，走哪里我跟哪里，我决意不恋恋于故土，可是场子能散，我的功夫不能不练。"老头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你把众人都叫来，我要当众把话说明。"胡千里派了几人，不多时全都叫来了。云中叟就把要给严子谨报仇，并且顺途还家。"此后大家再练功夫，你们另请名师，不然的话，也可以自己熟习，今天作为最后的离别，明天你们也就不用到场子来啦！咱们是有缘的以后会"，老头子把话说完，众人们都是恋恋不舍，满面悲容，可也是无法挽留。众人一合计，打算设筵给老师送行，老头子连连说道："此时不必如此，我们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见面的日子多着呢！你们说到这里，我承情了，因为报仇要紧，你们回去吧！我收拾收拾马上就要启程。"众人各自含痛告辞。此时众人全都知道和尚在老爷庙呢！大家商量要暗地前去观看，并且还各自暗带着小巧易藏的军刃。刘老师胜了和尚就算万事皆休，如果不能取胜，我们大家给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各亮军刃群打群殴，当场将他杀死，也好给严子谨报仇雪恨。

大家主意已定，各人都去预备不表，单说云中叟，把零碎东西收拾收拾，胡千里也带好了随身什物，携带着许多路费。家里有的是银钱，况且穷家还要富路呢！当然银钱是少不了，家中一切全托咐了老管家料理，爷两个出离了胡家坟，一直奔老爷庙而来。来到山门切近，拍门问道："里面有人吗？"由里出来一个小和尚，看了看问道："二位找谁？"云中叟说道："你们这里有一位住持名叫性痴吗？"小和尚点头说："不错。"老头子一拱手说："劳驾给回复一声，就说外边有个刘赤眉前来拜访。"小和尚回去功夫不大，性痴由里面出来，后跟着丁氏兄弟。其实和尚早听丁氏兄弟说严子谨因伤而死了，

并且还吓死胡骏的老娘，和尚知道这场事完不了，早晚跟姓刘的必然有一场凶杀恶斗。丁氏兄弟也不敢在家呆着，和尚也嘱咐过他们兄弟："如果姓刘的前来，不能胜我没的可说，倘或我要是输了，你二人也赶紧搬家，如果不想法避居，必遭村人暗算。"这哥俩的话也是跟胡骏一样，老师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和尚也很愿意，一切安置好了，就全在庙里等候着。果然今天等上了，听小和尚一说，爷三个一齐出来。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刘老师你今天这一来，当是替死去徒弟报仇来了，皆因他是你得意弟子，被我一掌打死，当然你决不心甘。可有一节，我久闻你闯荡江湖数十余载，得的美称叫云中叟，足见得你的武术，人格，决不似等闲之流。凡事自有先见之明，胡家坟僧道无缘也不在话下，为什么打僧骂道呢？在先我同我的二位师叔前来，不过惩戒他们，虽然他等多少人群殴，我们也决不肯重伤他等。不过也就是磕磕碰碰，你竟前来传艺，好叫他们跟僧道作对，难道说你也跟僧道有仇吗？"云中叟闻听微然一阵冷笑，叫道："高僧，你所说之话就像很有理似的，其实你把理由全看反了。我是受胡家坟所聘前来教艺，当然要尽教导之职，传给他们武术的时候，我也没告诉他们打僧骂道哇！他练成了功夫，我那里知道他去干什么呢！比如胡千里拜我为师，将来他功夫练成了以后，一切行为似乎与我有点关系。你可知我教的是场子，你说我不应该。难道说我们练武术的到了年纪，无法生活，就得好好饿死不成吗！我这是为的吃饭，大众徒弟要去干什么，好事我不应拦，其余报仇，打仗，我不过尽其从中调解之责。要管人家或是场子里不要人家，这话我可不敢说。高僧你跟我的情形可不然了，丁氏兄弟专拜阁下为师，徒弟一切行为，

完全由你担负，即便徒弟中途不练的时候，所有他一切的行为，师傅也得负着一份责任，何以在练艺时期，竟叫他们出去与人比试呢！难道说你要改武术门中的规矩吗？徒弟输了，怨他功夫不到，你为什么袒护弟子，出头与他复仇。身为出家人连半点慈善心都没有，把一个学练未成的严子谨一掌打死，他一死不要紧，胡骏之母也因惊而亡，你是个出家人，这种惨状都是你一掌造成，难道说你心是石铁造成吗？你还巧辩是非，要想想自己所为大概不大光明吧！按说我刘赤眉不当管，严子谨也不算是我得意弟子，皆因我看着太难为情啦！所以不揣冒昧前来质问质问你，如果你自知不对，从此回归四川少林寺，闭门自修，我刘某决不尽力逼迫于你。倘或不知后悔，只可凭着我这一把老朽尸骨，不怕粉身碎骨，也要跟高僧领教领教。”和尚听了这些言语，就应当思思想想，谁是谁非才对，他不但不加思想，反而大怒。用手点指叫道：“云中叟，我早就知道你是为弟子报仇，我可不是说大话，罗汉爷焉能把你放在心上。既然你是飞蛾投火，自来找死，罗汉爷今天我也开开杀戒，把你打发回去，寻着你死徒弟你们一路同行好了。”把话说完，一撩僧衣哗啦一声，取出十三节亮银练子鞭。老头子看着他不由得好笑，心说：“我要早知他是这么一种人，何必跟他费话呢！这才叫是祸躲不过，既然如此，我就跟你拚拚。想罢双手往腰中一探，取出一对军刃，原来是镔铁镢。老头子一捧双镢，笑嘻嘻的说道：“和尚，我这对军刃，差不多有三十来年未曾问世了，没想到跟你有缘。”说着双镢往左右手一分，说道：“你进招吧！”和尚恶狠狠的将鞭一抖，照定老头子便打，云中叟闪身躲鞭往前进步，双橛点和尚二目，和尚缩颈藏头，躲过双橛，鞭走下盘，照定

云中叟双腿便缠，老头子身往上纵躲过了鞭，换招进身，两个打在一处。云中叟虽然不是少林寺出身，对于其中招法，也略知七八。动着手留神一看和尚的鞭招，也是暗暗点头，凭着自己的本领，跟和尚打个平平，和尚要是再高一点儿，自己决不是人家的敌手。当初学艺之时，也曾拜一位少林门的老师，后来又拜了位业师，现在才知道先拜的老师不过属七八等，今天这和尚的份儿，似乎在三四等之中。和尚动着手也留神看云中叟的招数，虽然没有比过手，以先看见过严子谨和胡千里的招法，就知道云中叟非是平凡之流。今天动着手一看，真是不出所料，但见老头子双橛，神出鬼入上下翻飞。心里说也就是我性痴，换一个少许差一点的，早就甘拜下风了。莫怪他教的徒弟，都是那么厉害呢！老儿身上真有绝技。一面想着，一面动手，刻刻不敢失神，将一条鞭舞得如同一条活龙相似。这二人战在一处，真可说是凶杀恶战，胡千里，丁氏兄弟，以及本庙的和尚，全都在旁观看。在起先一动手的时候，能够看得见鞭橛变换，后来是越打越快，就见这三件兵刃金光闪闪，如同电闪一般。两个人也是纵跳腾跃，行前走后顾左盼右，看的人二目发直连气都喘不匀了，其余还有六七十号，都是胡家坟的徒弟，各暗带军刃，全藏在附近偷着观看。

众人看见二人杀得难分难解，一个个都是目呆口开，看了许久也没分出胜负来。大家彼此一接谈，就有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拥而上，任凭和尚怎样的厉害，有老师一面敌挡，再加我们大家，难道说还不能胜吗？如果等着他们分出胜负，我们大家再过去，不就算晚啦吗？"从中有人说："那可不成，练家子讲究的是单打独斗，如果刘老师能够胜的

了他，大家要一出头，岂不把老师的名誉沾了吗？再说我们来是偷着来的，要是叫老师知道一定不叫来，无论如何我们也得看个水落石出，然后出头也不算晚。如果不慎重被和尚知道，也是给刘老师丢人，倒显着老师怕他一样，自己不敢来，暗中还带着一群打手，即便是赢了也不算露脸。”就有人说：“如若老师不是和尚敌手，当场失手重伤或亡命，到那时我们再要出头，准是人家和尚的对手吗？”众人之中有一大半说：“不要紧，我们来的时节，不是全拚命来的吗？三拳难敌四手，好汉子打不过人多。俗语说得好：一人拚命十人难挡。我们这六七十个人还打不过一个和尚吗？”发言的那个答道：“这话可不是这样说，数年前村里的七八十个人，没叫人家打得东倒西歪吗？”众人说道：“现在可不能跟那一次比啦！头一节和尚的人多，从中有两个和尚手使方便铲，铁禅杖勇猛无敌。那个时候我们众人不知什么叫武术，就知道瞎打一气，到如今不说我们都有本领，大概比前几年也强的多了。和尚又是一个人，就是再搭上丁大丁二，也算不了什么。”起先那人道：“这个打仗应当拿着狸猫当老虎看，不可轻敌，轻者必败，话虽这么说也不能量大了，我们不出头还则罢了，只要一出头必胜才成呢！不然的话，那就不是报仇，简直说是前来送打，我们不能不小心。”众人听他所说之话有理，遂问道：“依你应当怎样？”那人说道：“我既然这么说，当然有办法。比如说刘老师当场输招，或者被和尚打倒，甚至亡命，我们大家出头的时候，万不可带出打仗的模样。大家高声喊叫说：“老师，不叫您出头，您偏要出头，到如今竟有此祸，和尚大师傅，你老人家高抬贵手，念我们老师年老无知，千万不可将他结果性命。”我们大家这一说，分明是为老师求情。和尚

他必然要拔胸脯说几句大话，他说什么，我们也顺着什么说，随便他怎样的乖，也看不出我们要跟他拚命来。容着我们到了切近，各自手执军刃，在四外包围，说动手一齐动，给他一个措手不及，一定成功。我们要是这样去作，他就是天神下界也难以预防。大家想想我这主意怎样？”大家一听这个阴毒损的法子也不错，这才全都答道：“好！我们只可在旁边看着，等到分出胜负以后，大家再出头动手。”说着话偷眼观看。

老二位仍然是难分难解，云中叟一思忖，大概也足有七十多回合了。心说：这小子真武艺高强，如果我要略一失神非输招不可。想到这里把气往下一沉，相机应付。和尚动着手，不由得心中骇怕，暗道：这老头子招法精奇还不算，他的气功太好啦！六七十个照面，他的精神倒越发增加起来，若是这样的长久的打法，什么时候才有结果呢？打算凭着招法赢他实在不易，不如用虚招引他前进，然后发一绝招，把他打发回去就算完啦！遂将手中鞭一抖，奔老头子胸前一点，趁着他闪身躲鞭的功夫，和尚转身就走。老头子一看早就明白，知道他用的是诳招，暗暗笑道：你不用此招还可以，要一用此招，这是自取败落。原来老头子双橛招中有三下绝招，一世成名全凭着这三下。今天一看和尚，并未输招转身就走，老头子站住脚步，一抖手喝了声打，右手一只橛嗖的一声奔和尚的后脑海打来。和尚听有风声，将一回头军刃已到，想躲是来不及了，赶紧将秃头一歪，就听叭的一声，一只橛正中在和尚的鼻下唇上。和尚滚了几个滚，老头子向前将飞橛捡起，再一看和尚，满面鲜血，口中的门牙掉了三四个。老头子手擎双橛向着和尚笑道：“按你所作所为，狠毒无比，刘某今天本当一多手结果了你的性命，怎奈不能跟你这禽兽的思

想一样，今天作为教训教训你，以后你要悔过自新。想法子作一个修道高僧，也不枉我老头子饶你一死，如果前习不改，再要遇见我，想活是万不能的，性痴你赶快逃命吧！”这时丁氏兄弟过来已将和尚扶起，别看满面是血，不过是皮肤之伤，内部并未震动，摆了摆手带着两个徒弟回归老爷庙，刘赤眉带着胡骏顺着大路走下去了。胡家坟暗地来的这一群徒弟，一个个都是喜气洋洋，就有人怪刘老师为什么不把他打死呢？也有说不应该把他打死的。

大家谈说不一自回村不表，单说云中叟，带着胡千里走出不远，老头子忽然想起一句话来，带着胡骏复又回来。到了老爷庙门前叫门，小和尚开门一看，吓了一跳，赶紧说：“老爷子，您为什么又回来了？”老头子说：“你告诉性痴我还有两句话跟他说。”小和尚不敢不去，进去半天，丁吉跟随小和尚出来。向着老头子笑道：“刘老师，我师傅说啦，有什么话您告诉我吧！”云中叟乐嘻嘻的说道：“方才我走的仓促，忘了一句话没说。胡家坟的场子散了，如果性痴后来找我，可到福州省城东南四十五里，有个青溪岭问刘赤眉，差不多都知道。”把话说完转身就走。

不表丁吉里面回话，再说云中叟带着胡骏，直奔福州而来。一路之上不必细表，这天到了家中，爷儿俩歇了一天。第二天早起来，老头子带着胡逡叩见祖师赵晴峰陆地飞行侠，顺便将胡家坟数年经过跟老侠客说了一遍。老侠客听罢不由得一笑，然后将胡骏叫过来问了几句话，老侠客见了胡骏，相谈之下非常爱惜。遂嘱咐胡骏道：“有暇可以到我这里来熟习熟习功夫。”未等胡骏答话，刘赤眉在一旁说道：“您的这个徒孙，我再教他三年，打算把他送到您这里来，你老人家再

教导他三年五载，这孩子不难成名。”老侠客点了点头道：“好。”爷两个告辞回家。

书要简断捷说，胡千里在刘赤眉家里又练了不足三年，刘赤眉就把他送到赵老侠客家里来。赵老侠客本打算略微传授他一点，跟刘赤眉的功夫相等，在外面闯荡江湖，也可以差不多了。那想到这孩子心领神悟，闻一知十，足见得是有福有德，老侠客不觉高兴起来，把身上所有的能耐倾囊相授。胡千里跟老侠客又练了十二年，老人家看了看孩子，不觉长叹一声，因为看着这孩子天生奇材，可惜自己不能往下再深造了。倘或我的先师在世，他老人家身为剑客，要是把这孩子再叫他老人家一指点，准要在我以上，可惜！可惜！按现在胡千里的功夫，比他老师云中叟还高一倍以上，老侠客遂打发到外面闯荡江湖，临行时又赠给他宝刀一口。胡千里在外面闯荡二年，心中想起了胡家坟的故土，这才顺道而来。到了自己村中一看，见景象全非，心中未免难过。一些邻居一见胡少爷回来了，一个个拥前护后，各问几年离情，胡千里就把练艺的事略说大概，众人闻听非常喜悦。从中就有说：“这就好了，你老人家回来，我们就再不受外人的欺侮了。”胡骏在外边最担心的，就是怕同乡受人欺侮，今天一听这话，遂接着问道：“什么人欺侮我们？千万要跟我说明，可不是我说句大话，平平常常主儿，随便他是谁，我胡骏也不怕。”就有几位上年纪的人说：“说话嘴真快，胡大爷将然回来，你就把这事提起，肚子真存不住话，过个三天五天这时再说也不算晚。”胡千里将手一摆说道：“你们先别埋怨他，最好把实情告诉我，不然的话，还许教人家看我胡千里无能了。我奉师爷之命在外闯荡江湖，本来先不教我回来，皆因我不放心家

里，所以我先回来看看，但不知是什么人欺侮我胡家坟众乡亲？此人现在那里？”大家一看隐瞒不住，就把实话详细告诉胡骏了。胡骏一听，只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翻。

书中交代，自从性痴和尚在老爷庙被打之后，带着丁吉丁顺回归四川少林寺去了。依着性痴要请二位师叔如石、如钢前去报仇，二位老和尚一听连连摆手说道：“我等要是一出头，那就算冤怨相结必无宁日，如果被外人一知道，岂不说少林寺的僧人袒护弟子吗？未免叫人家耻笑。既然你将丁吉丁顺二人带来，教他们跟你练个三年五载，然后我们弟兄再一指点，如果他二人有福有德把我们弟兄的能为得了去，回到原籍再替老师复仇，也不愧是少林弟子。如果要是暗地你搬弄是非，你不行来找我，那么我再不行，你又当怎样呢？”性痴一听闭口无言，只得连连称是。从此丁氏兄弟就跟性痴练艺，如石、如钢，也时常指点，丁氏兄弟苦练了十年。突然一日跟老师说：“我二人想回家看看。”性痴也没拦阻，如石、如钢二人知道他们兄弟二人福德已尽，也不能再往下练了，这才告诉性痴打发他二人走。两个小子欢天喜地辞别了师祖，老师，顺道回归胡家坟，到家头一天不说。次一日，到了胡家坟把式场子，叫村上人一齐都来，丁氏兄弟有话要跟大家说。大家知道有事，彼此集合一处一计议，有的说：“这两个小子由打胡少爷跟刘老师一走，在老爷庙将和尚打倒之后，他们弟兄始终没见。这也不是由打哪里来，一定是在外功夫练成，回到村上要报当年之仇吧！我们要见着他全都说什么呢？”话说到这里好久也没有人答言，这功夫又来催促道：“丁氏弟兄问你们因何不去？难道说不听命令吗？如果再要迟延，一定要挨门搜查了。”大家一听这小子真横，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这个行为何必呢！我们倒看看他有什么话说。众人到了场子里见着丁氏弟兄，彼此谦逊一番，但是丁吉丁顺，摇头摆尾，趾高气扬，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势。向大众说道："我们哥俩昨天才到家，因为天晚一点，也没通知你们，今天把你们全请了出来，一来见见面，二来商讨一件事情。你看现在我们村上，连个头目人也没有，比如说出了一点事谁也不肯出头，现在我们哥俩回到庄来，打算入手整理整理。这话虽然这么说，办可费点事，净凭嘴一说，全想当庄主。我出一个法子，借胡千里的场子作为擂台，我们全村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有本领的都可以前来比赛，谁要能胜全村的老少英雄，他就是庄主。事不宜迟定期咱们就开赛，如果有不赞成分子，请出头向我丁门质问，自有对待，如若被我问倒或打倒以后，还要赶出庄去。"大家一听彼此面面相觑，丁吉又向大家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赛？务必快点计议，我只限你们三天圆满答复，不然定有最后手段。"说完这话扬长而去。大家怔了半天，这才有人说话："你们听见了没有，这分明以武术压人，分明叫大家举他们弟兄为庄主，大家想想可有什么办法。"有性子刚暴的打算跟他群殴，有的说："不成，他们弟兄一去十年，不问可知一定练有绝艺，在先我们都不是他敌手，何况人家又增上十年功夫呢！现在的胡家坟跟十年前一比可不同了，以先有什么事全有胡少爷作主，现在有谁来担负这些个事呢？也不是咱们大家怕死，比如死了之后，一家数口，生活怎么办？最好是不打为妙。"众人低头不语，又有几位年岁高的人说："也是不打为对，他们既然愿做庄主，我们就举他为庄主不就成了吗？"就有性情刚强的听着实在生气，可是也不敢以一己之愤而累全村不安，大家只得奔丁府

而来，说明来意，情愿举他们弟兄为庄主，所有一切事务愿听二位庄主指挥。丁吉丁顺说道："最好还是比比对，就是你们从中一说，惟恐人们有不服的。"大家一齐说道："我们全问好啦，全都赞成。"丁氏弟兄暗自喜欢，知道全村都有怕意，当时对大家说道："既然推我二人为庄主，我们就该成立一个庄主办公处。每月经费，按全村各人家里的财产摊派，并由村中提出四个人来，作为办公处里的差遣、杂役，这四个人也不用指定是谁，一年要换两三次。"说罢取出文房四宝，写了全村的户口册，然后派定各家应摊的钱数。大家一看这不是立办公处，分明是给他们弟兄拿化费，惟独是胡千里家中，每年须摊五百两银子，大家因为怕惹祸，全捏着鼻子答应了。除此以外还有一年三节，以及他们弟兄的寿日，全村之人全要送礼拜寿，有不遵从的就以武力对待。有一年村里有一个人，家中本来寒苦，又因为死了两次人，到了年终实在没钱，竟未能把给丁府应送的礼物钱筹备出来。丁吉、丁顺，将这人由家里拉出来，打了一个死去活来，还要赶出胡家坟去，经全村人一作保，结果罚了个送加倍礼物才算了事。平常没事的时候，丁氏弟兄在村子里各处游玩，男女大小见了他们都得远接高迎，不然的话，立时便遭毒打。全村中遇着谁家有事，必须先到办公处去报告，并且要带厚礼，还须声言恳求，经丁府允可后才敢办理。

全村之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今天一看胡少爷回来了，未等胡骏坐稳，就有嘴快的主儿道："胡少爷，您不在家我们都叫人家欺侮死了。"胡千里详细一问，众人才把丁氏弟兄的情形说了遍。胡骏闻听只气得暴跳如雷，向众人说："不承想我村内竟有这样恶霸，我要不把他们赶出村去，我胡字倒过来。"

大家赶紧备办酒饭，为胡少爷接风。胡千里酒足饭饱之后，叫大家率领要去丁府，看着大家都似有几分怕意，胡千里哈哈大笑道："众位放心，任凭丁家怎样厉害，都有我一人承当。"众人也全都知道胡千里练艺的经过，只得前行，转瞬间已然来到丁府门口。胡千里上前喊道："丁吉、丁顺在家没有？"这几年都是称他们大庄主、二庄主，谁敢叫他们的名字。弟兄二人正在屋里吃茶闲谈，猛然间听着这么一嗓子，立刻气上心来，说道："什么东西这样大胆，在庄主门前乱喊。"哥两个相偕而出，将至大门不由得一怔，门前站着的人正是胡千里。又一想，就是他回来敢把我兄弟怎样，遂用手一指厉声喝道："胡骏可是你在门前叫喊吗？"胡骏点头答道："不错是我，我来问你，你们算什么东西，敢在我胡家坟自称庄主，欺压乡里算得什么能耐，有本领去外边闯闯，在本村里做恶霸可算那道英雄呢？"丁吉叫道："胡骏，庄主不是自称的，全凭身上本领取得来的，以先说设擂比武，可惜全村的人没有敢过来比比的，情愿推我们为庄主，活口对活口，这也不是我弟兄空口胡说呀！你不忿成吗？"胡骏一阵冷笑道："我且问你，你既是庄主，除去每年要钱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丁氏兄弟本来无话可答，不过是强辞夺理。胡骏笑道："凭你二人这种造像，也敢说保卫村庄，我看你们是苦害同乡，剥削邻里，我胡骏不来就罢，今天既是来家，岂能容你们如此横行霸道。全村所摊的款项，所送的礼物，完全给拿出来，该还谁还谁，从此取消庄主名义，你们好好在这村里当一份安善良民，姓胡的也决不难为你们，不然的话，管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丁氏兄弟现在就是骑虎难下，也决不肯这样点头，头一个丁顺走过来叫道："胡骏，你所说的话，有理没理先不

必说，你要当场赢了我弟兄，我弟兄愿领受一切罪过，任凭你等处理。如果不是我们敌手，没有别的，蔑视庄主，横行无礼，必定要从严办你。”胡千里点头说道：“好，我也正想看看你有多大本领，竟敢这样擅作威福。”丁顺并不客气，挥拳奔胡骏便打，胡骏身形一闪，双拳接架相还，动手留神观看，倒看这小子有什么本领？打了几个照面，见他没特别的招法，知道是个平常之辈，暗笑道：我当你有多大本领就敢这样张狂，原来是虎牌的，想着抢身进招打算先把这小子打倒。再说那一个，旁边丁吉一看不好，自己兄弟要落下风，如果再不过去相助，一定要当场失招。我兄弟若是输给他以后，我再出去，我要再胜不了，岂不栽了筋斗。莫若我二人并力夹攻，任凭他有多大本领，管保他难以取胜，好汉子打不过人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胡骏打了有么话再说。遂大喝说道：“胡骏休要逞强，二弟不必担惊，为兄前来帮你。”说着身形已至胡骏切近，挥拳就打。众人一看就有些不忿，俩打一个未免有些不讲理吧！大家有心一拥而上，跟丁氏弟兄一决胜负，就在这功夫就听噗通一声，见丁吉滚出有一丈多远去。众人正在看着，丁顺也噗通栽倒尘埃。胡骏哈哈大笑，叫道：“两个小子，我以为你们有多大能为，原来是两个无能之辈，所敛村中银钱如果不拿出来休想活命。”丁氏兄弟爬起来叫道：“胡骏你先别发狂，你敢跟我们使军刃战一场吗？”胡骏向众人道：“那位辛苦一趟，回家把我的军刃取来，我跟他们决一死战。”丁吉说道：“胡千里，此处动手多有不便，你暂且回去，你就在把式场子等我们，我们说话就到。”胡骏点头说道：“好。”遂带着众人回归自己家中，这个时候在丁府当差的四个人也都跟着回来了。

大家来到把式场子，但等丁氏兄弟到来，看胡骏怎样跟他动手。大家也有商量跟他兄弟群殴的，也有说把他们打跑了就算完啦！胡骏摆手说道："不必，别说是他二人，就是有十个八个的，我胡骏也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你等放心，我自有办法。"众人说长道短又过了半天，并不见丁氏弟兄前来，遂派人前去打探。只见丁府大门紧闭，过去一打听，据里面人说，沉一会就去。又等好半天仍然不见动静，再派人一打听，据说带着兵刃出去啦！大家一听全都莫明其妙，胡千里带着祖师爷所赐的一口摺铁宝刀，率着大众二次到来丁府门口。据他们家里的人说，带着兵刃出去了，胡千里一想，这二人大概许是逃走了。大家也都觉着可笑，遂向胡千里道："他二人此番逃走，一定还是奔四川少林寺，莫若顺道赶上前去，将他追回来再作计议，省得他搬请高人，再来扰乱我们。"胡千里哈哈大笑道："众位放心，教他随便去请，我胡千里决不含糊，我本打算出外游游江湖，既然如此我先不走，在家中等着他们就是了。"众人一听少爷不走了，大家这才放心。胡千里在家里住着没事，在场子里教给同乡兄弟练习功夫，众人看着胡少爷这个功夫比原先强不了多少，据他自己说比从先高得天地悬殊，大家也就顺口答音，四外一传说胡少爷的武术绝伦，真是四乡老少皆知了。练武术就是没名盼有名，等到有了名姓，可就怕名了，凡是武术家差不多都离不开这种毛病，也是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什么时常就有坐在家里竟会出祸呢！倘或有人来访，打了人家就算结下冤仇，要是被人家打了一世的英名可就付于流水了。所以凡是有功夫的人，全不愿意各处宣扬，人家这位胡千里可不然了，任凭外面怎样传说，就是不在乎，并且自己还说比前数年的功夫

高在十倍以上。

这话传来传去，可就传到城内东顺镖局，到了沈山东的耳朵里了。皆因性痴和尚，暗教丁氏兄弟武术是他介绍的，被胡千里的老师刘赤眉打跑了，这话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可是打听得明明白白。现在又听说胡千里的功夫比以先强有百倍，并且还说四外千而八百里以内没有他的敌手，这位沈山东听着就不忿。有一天早晨起来，镖局子也不很忙，信步游散，出城奔胡家坟而来。到了庄上见人一打听，就有人把他带到把式场子来，正赶上胡千里教众人练习功夫。引路的那个人跟胡千里一说："少爷，外面有位姓沈的，要见您有几句话说。"胡千里一听，想了想并不认识，来到外面一看，果然没见过面。沈山东含笑抱拳自报名姓："叫道胡师傅，久闻大名鼎鼎，武术绝伦，在下虽是武术门中子弟，可是功夫太浅，打算跟您讨讨高招。"胡千里一听访我的来了，哈哈大笑道："皆因村子里事情繁多，我也是脱身不得，不然的话，在这城里外好练的老师傅们，我早就登门拜访了，幸蒙驾临，里边请吧！"沈山东也不谦让，跟随众人向里面走来，走到场子当中。胡骏就是性急，一转身向着沈山东说道："阁下既然前来，是打算口头盘盘，还是接招换式呢？"沈山东一笑说道："当然是要过过手好。"胡千里道："既然如此，请不必到里面，在此先比手再谈话也不为晚。"沈山东说："好，我也喜欢痛痛快快。"二人说到这里，各自抢上风头站住脚步，亮好架式，彼此各道一声请，胡骏因为是在自己家里，不能先进手，自好等招。沈山东左手一晃，右手掌奔胡千里打来，胡骏施展他掩据缠挂的招数接架相还。可别看胡骏性子暴，对于动手可不含乎，因为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功夫，不能轻易往里进招，头

几手也就是引招看着。十几照面以后，可就看明白了，原来这沈山东的能为，尚不及丁氏兄弟，这才将拳术施展开了，真是前冲后撞，左右盘旋。沈山东一看，人家的功夫实在高强，自己本打算勉强周旋，怎奈胡千里招数紧逼，自己双掌难往里进。你说撤吧！未免有点不好看；战吧！非输不可。就在这思想未定之际，胡骏用青龙探爪掌奔沈山东门面打来，沈山东想要用手架掌，就是稍慢一点，被胡千里一裹手把腕子掳住。说时迟那个时候可快，胡千里掳住沈山东的右手，顺劲一带，向左边一拉，右手掌劈胸而来，就听砰的一声，把个沈山东打出去足有七八尺远。沈山东身形跌倒，滚了几个滚，胡千里哈哈笑道："沈师傅多多原谅，我胡骏猛浪了。"沈山东爬起来满面通红，连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等到他走了以后，大家这才向胡少爷说道："这小了一来的时候，看着多么厉害，没想到栽了个大筋斗回去，想他决不甘心。"胡千里笑道："练武的人可短不了遇见这个，他就是不甘心的话，也不过是另投名师，访高友，有朝一日功夫练好，再来找我复当年之耻，再不然就是搬高人前来找我，好给他转个面子。任凭他怎样去办，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要他前来找我，不论何人就是以本领解决。"大家听着，虽是各自点头，未免都有些担心，心里说：这个练武术，原来还有这么大的危险呢！功夫练成了，谁也没惹着谁，无故的找上门来，当场过手，赢的了人家，大概人家也决不甘心，一旦输招当场被打，其或连累性命，这样看起来，这功夫不练倒好。这个话也别怨大家这么说，好武好练的本来是人中佼佼，铁中铮铮，以动手为消遣，比手当儿戏，非这样那可以成名。要不然那些成名的英雄，往往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呢，这个话猛然

间一听，好像是说大话一样，其实一点都不错。凡是成名的武术家，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不凭招法跟人家动手，或比试，只是自己苦练，成名可实在不易。胡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将一宣扬他的功夫高，就来这么一个沈山东，众人们看着就有些骇怕。以后接连不断的又来了好几位，虽然都是不忿来访胡骏，可是他们的武术差的太多了，来到这里当场一动手，看着胡骏并不费力的就赢了。胡家坟的众人一看，才知道胡骏身有绝艺，不然的话，来了这么多的人，一个没功夫两个没功夫，难道说全是无能之辈吗？大家这才放心。

胡骏在家里住了有两个月，突然间这天有人报告，说丁氏兄弟领着三个和尚其中还有性痴。胡骏一听，知道是二十年前的三个和尚又来了，他们今日前来可太巧啦！当时对大家说道："你们都不必拿兵刃。"自己带着摺铁宝刀，率领众人迎上前来。走到切近一看，除去三个和尚，及丁氏兄弟之外，还有一位，认得他是沈山东。大家看着一怔，心说：这小子怎么也跟他们一同前来呢？

书中暗表，沈山东，自从被胡骏打倒，自己有心再回镖局，栽筋斗这个话不好跟人说，再说自己也是个镖师，被人知道岂不小看我。想到这里，后悔不该强出头，没有人求我，也没有人约我，这是何苦呢！事已到此，后悔又有何用，反正是镖局我不能回去啦！在道上为了半天难，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我何不去少林寺，到那里请出一位来，想转转面子不是易如反掌吗？越想越对，遂改道直奔四川而来。到了少林寺，他本是这里的徒弟，出入很随便，一直到了后面禅堂。一看丁氏兄弟也在屋中，彼此见礼，丁氏兄弟问道："您这是由哪里来？"沈山东说道："你们先别问我，听说你二人不是

练成功夫回家了吗？为什么又在这里？”丁氏弟兄一声长叹，就把在胡家坟被打的话说了一遍。“我二人来到这里，打算请二位师祖前去复仇，不但未蒙许可，并且还不教我老师出头，告诉我们二人说，功夫没练好，如果想转面子，只好在庙里从新学练。我二人现正无法可想，沈大叔您既然到此，无论如何替我二人想个法子才好。”沈山东一听也笑了，遂把自己的来意和经过，也说出来了。丁氏兄弟一听，连沈山东都栽到胡骏手里，心里却暗含喜欢，就知道他这一来，二位师祖绝不能袖手旁观。想到这里故意问道：“沈大叔，您来到这里莫非也二次练艺吗？”沈山东将手一摆说道：“唉！此仇不报怎能在此安心练艺，我来这里特为请求师傅师叔出头，替我出出气。二位老人家要是管的话，马上起身就走，如果要是不管，我也不能特别要求，我只好回到胡家坟以死相拚。虽说不是人家敌手，死后却也甘心。”丁氏兄弟一听，这话是非常激烈，丁吉思想了半天，恐怕这样未必发生效力。双眉一皱计上心来，遂说道：“大叔，您先别忙，依我说咱们爷儿三个先跟我老师商议商议，教他也从中为力。只要是把二位老人家请动了，到了胡家坟把胡骏小子打倒，咱们的脸面可就算正过来了，着急是没用的，最好是想法子。”沈山东一听说道：“好，那么就依你，我们等着性痴下了场子再说吧！”本来少林寺的徒弟是一屉接一屉，只要是在庙的人，都要到场子里照应照应，性痴因为单教着一班徒弟，直到吃饭的时候才回来。看见沈山东彼此见礼，及至一问，才知道也是跟丁氏兄弟受了一样的病了。问明来意念了一声弥陀佛，说道：“胡骏这个孽障，实在太无理了。”沈山东当面要求设法，性痴和尚哈哈大笑道：“师弟，这有何难，要是凭着丁氏弟兄前

来要求二位老人家出头，绝对是办不到，现在您既然前来，这话就好说了。我出一个主意，照着我的法子去说，不用说请他二位前去，就是不请，管保他们也要出头的。”沈山东乐着说道：“师兄，您有什么妙计，请讲当面。”性痴道：“就说胡家坟在延平府城西不算甚远，胡骏将丁氏弟兄打倒的消息，是您打听出来的，因为本门的关系，不能不去问问。没想到见着胡骏一问，原来他是报二十年前的旧仇，只要一说是四川少林的门徒，决不留情，因此我跟他动手，结果又被人家打倒。人家还说，不把你们这一群东西打的见我骇怕，决不中止，所以无颜面再回镖局，特此前来报告。皆因二十年前的那场事，都是二位老人家出头打的他们，现在人家要报当年之仇，又打倒了少林寺不少的弟子，他老人家，难道说一点火性都没有吗？”众人一听实在是好法子，商议已毕。到了晚间，沈山东遂自己拜见如石、如钢，见面把这话一说，二位老人家一听非常有气。遂向沈山东说道：“呀！胡骏这个东西太可恨啦！想当年我等前去胡家坟，不过就是略微的一个惩戒，虽说是动手打仗，并未肯伤人，现在竟苦苦与我门中作对，好！老僧一定二次去惩戒他。”说完这话，叫沈山东先去休息，一二日内准可起身。过了两天，果然如石、如钢二位老人家领着性痴、丁吉、丁顺、沈山东，顺道够奔延平府而来。

来到胡家坟切近，早被村上人看见了，一报告胡骏，胡骏一听和尚前来，仍然守着僧道不许进村的规矩，遂带兵刃迎出庄来。两下一对面，头一个就是性痴和尚，用手点指叫道：“胡骏，我们出家人与你无仇无恨，你为什么约出云中叟跟我比手？出家人以慈善为本，不肯伤他，没想到慈心生祸，

反被他毒手伤我，这就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我们守着佛门的规则，不能跟你们俗人争强论胜，所以这十几年的光景，并未与尔等若何不利。世界上的事，往者不可再提，为什么你苦苦的追逼？非要跟少林寺为仇作对不可，虽道说你不打听打听，我们少林寺是好惹吗？你有多大能为，竟敢自逞豪强。”胡千里闻听哈哈大笑，叫道：“和尚，你要不提跟你为仇作对的话，我也就没话跟你说，既然你说到这里，我只可把你们弟子的行为，大概的说说。”遂把丁氏弟兄怎样欺压乡里，在胡家坟自居庄主，强要银钱说了一遍。性痴闻言自知弟子行为无理，他兄弟这分明是搬弄是非，心里虽是这样的想，可是事到而今，也不能再说自己徒弟不对了。其实要一认错，才算通情达理，可是这个筋斗栽不起，这个往外一传说，这分明是少林寺老少三辈，到胡家坟请罪来啦！看人家胡骏带着兵刃迎出来，没敢跟他动手，岂不把少林寺的脸面丢尽了吗？想到这里，只好来个强辞夺理，用手一指，叫道：“胡千里，你说的话是有理，可是你作的事情太不对了。丁吉丁顺，在村中行为不好，我问你，你知道他们是我的徒弟不是，想你在十几年前就知道吧！他们住在村上有不法行为，你就应派人去少林寺同我一说。如果是他们的不对，有凭有据，我们向来是门户清正，规则严明，决不能宽容他们。你竟伸手把他们打倒，还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你这那是跟他们过不去，分明是看我少林寺太老实。我们再不出头，必叫外人说我少林寺怕你，所以我们爷几个前来找你，你要是知错认过，以后痛改前非，我们本慈悲为怀，还能饶你不死。”胡骏一听直气得双眉直竖，二目圆瞪，抖丹田一声喝喊：“狂僧大胆，既知你徒弟行为无理，在外被打当虽死无怨，尔等

来到这里，就该向你家大爷认罪求情。怎么，反倒强辞夺理，以话欺人，仗着少林寺的名誉，袒护弟子。在二十年前知道胡家坟僧道无缘，尔等仰仗身有武术，暴打我村乡民，足见得你们连老带少，全是一群无法之徒。今天到此，也是尔等大恶已极，报应临头，如果说情情理理的话，我把贵手高抬放尔等逃生，不然休想活命。”说着嗖的一声，由背后亮出摺铁宝刀，擎刀一站威风凛凛，说：“和尚你过来受死。”性痴撩起僧衣，亮出十三节练子鞭说道：“看你这样执迷不悟，不知好歹，非动手不可，这可是你死期至矣。”胡骏飞身过来，叫道：“和尚休走看刀。”性痴身形往旁边一闪，用手中练子鞭接架相还。据和尚心想胡骏不过练有十几年的功夫，就让他练的好又该怎样，故此有一点轻敌之意。动手也就是十个照面，性痴不由得一惊。就见胡骏刀法奇妙，招数纯熟，比以先高超百倍。心说：了不得，我在老爷庙栽给云中叟，情有可原，我今天在这里要是再输给他，同着我二位老师合我两个徒弟，未免太难看了。想到这里把手中鞭招数加紧，真是如风似电。胡骏也不含乎，手中刀上下翻飞，二人打在一处并不占半点下风。村中的人一看，想当年刘老师与和尚动手，也不过如此，莫怪胡少爷自称武术高强果然不假。如石、如钢老哥俩也留神观看，心说：难怪丁吉、丁顺、沈山东都不是他的对手，就凭这样功夫，我看连性痴也难赢他。将然看到这里，就见胡千里刀走白蛇吐信，向和尚咽喉一扎，和尚将然跨步一闪身，胡千里将刀撤回，和尚打算抖鞭进招。没想胡千里一翻身转将过来，刀挂风声奔和尚脖项便砍。性痴和尚吓了一跳，赶紧缩颈藏头，往下一矮身，刀倒是躲过去了，胡骏随着一抬腿，正中和尚的小腹，噗通一声，滚出去

足有一丈多远。胡千里擎刀一站叫道："狂僧，别看我把你踢倒，我可不能伤你性命，去吧，练好再来。你们还有谁敢出头跟我胡某比试？"如钢一看，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好你大胆的孽障，敢在我面前放狂，我看你有多大能为。"说着手擎禅杖迈步进前。此时性痴已然爬起，胡千里留神一看，但见这个老和尚，高鼻梁大眼睛，双颧高耸，真是三山得配。当年来胡家坟打我们的时候，从中就有他，遂用手点指叫道："老和尚你看见了没有，我这全身武术，就是你劝我练的。在十几年前，尔等来我们村中打仗以后，我胡某才想起练功夫来，现在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平平常常的主儿，在我手下难逃公道。你们这次前来，本是非常乐观，想一定能取胜，对你们实说了罢，你们别自以为武术高强，据胡某看来，也是平常之流。"如钢一听，又是气又是笑。气的是年轻人练了两手功夫，居然就狂到这个地步，你跟性痴说这话还可以，在我面前出此狂言，真是没眼珠子，看不起我就是有眼不识泰山。看他这样狂傲又觉好笑。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叫道："胡骏，你不用说大话，想当年因为你们村中打僧骂道，老僧们来过一次，不过是微微惩戒你们，当年你们虽然群殴，有带伤的人吗？这话可并非使你承情，不过教你明白明白，我们可不是仰仗武术欺人，今天到此要紧的就是问你两句话。丁氏兄弟被你赶出村去，是他们的行为不好，老僧自有办法，可是东顺镖局的沈山东，他不过是前来问问，为什么又把他打倒？又说了些不好听的话，这样看来，可见你有意跟我少林寺为仇作对了。"胡千里说道："老和尚，我没那些话跟你说，简直的告诉你吧！正是跟你们为仇作对，有什么法子你就快施展施展吧！别说是你这几个人们，就是把少林寺的人都约

来，管保也全教你们落败而归。”如钢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进招吧！我看看你倒有多大能为。”胡骏向前抡刀便砍，和尚站在那里并不闪躲，看着刀到切近，将禅杖往上一架，横军刃往外开。可跟关不一样，要是功夫少差的主儿，看见人家刀到，早就横军刃接架了。对方的人看有防备，也决不用力往军刃上砍，如果是这样人家撤回军刃是很容易了。老和尚可不然了，看着刀离尚远，并不转动，单等刀到切近遂把禅杖往上一架。胡骏要是功夫稍差点的，刀非砍在禅杖上不可，动手就怕闻声，叫“千金难买一声响”，何况和尚使的是长军刃，讲究的是一力降十会。胡骏使的是短军刃，不用杀到一处进招，就凭这一撞，刀就得撒手。这地方看出，胡骏的功夫是真高来了，招发到深处居然能擎住腕子，把刀撤回。和尚的禅杖定南针式就随着一转，够奔胡骏的太阳穴打来，胡千里缩颈藏头，将身形往下一矮，上面躲着杖禅，下面的刀走顺风扫叶，够奔和尚双腿便扫，和尚不敢怠慢，丹田提气往上一纵，彼此各将军刃躲过，变招换式二人打在一处。胡骏留神一看，老和尚的功夫真比性痴高的多，自己不敢疏神大意。身形往后连纵了六七步，突然招法改变，改成一趟地盘刀，这刀乃是陆地飞行侠赵晴峰的绝艺，一手没留完全传给胡骏了，今天把这趟刀施展出来真是神出鬼没。如钢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暗想：这胡骏怎么会有这种本领，在刀法之中此刀为最厉害，他统共练了几天，就会到这样地步，教他的人非是成了名的侠客不可。以普通的教师说，别说他们不会，连看见过的都不准有，你说胡骏这东西是由那里学来的呢？莫非是仙传吗？一面想着不敢大意，手中招数看得严严密密，凭如钢这样身份都不敢轻易进招。如石一看了不得

了，心里说道：今天就是我们弟兄栽筋斗的日子到了，看着这种情形我师弟是难以取胜，如果真要是当场输招，我们怎样回去。想着心里着急，二目留神观战，越看越担心。就见胡骏这口刀，贴着地皮嗖嗖乱晃，窜蹦乱跃好似鸟飞，这是如钢和尚，要是换一个主儿，早已落败多时了。因为和尚的功夫多年未用，对于发招变式未免有点迟慢，如石一看不好，有我站在旁边，决不能看着他当场现丑，可是我要过去也未必准能取胜。想到这里暗恨丁氏兄弟不应在外招灾惹事，这也是教徒弟赚的。如石就在这一犹疑的功夫，就听当场噗通一声，见如钢已然栽倒尘埃。原来在动手之时，如钢老是心存怯怕，惟恐当场失招，心里一思想，手一迟慢，禅杖用力劈华山势，照胡骏打来。胡骏用蜻蜓戏水的法子身形一转，卸了禅杖的力量，紧跟着一反手腕，用刀背照定禅杖上面用力一砸，就听当的一声。在前文书已然表过，胡千里力大过人，那个劲头就不用说啦，就这一下子几乎把和尚的禅杖震出手去。可是禅杖头已然临地，紧跟着向前一上步，刀走顺水推舟，奔和尚脑袋砍来，和尚身形向后一仰，成了一个丁字形式，刚刚把刀躲过，胡骏身形向下一坐一扭腰跨骨一撞，和尚栽倒尘埃。如石念一声佛号，叫道："胡骏休要逞强，我来取你性命。"说着舞动方便铲照胡骏就打，胡骏并不多说，用手中刀接架相还。和尚到了胡家坟的时候日已平西，到现在已然是红日欲坠，二人动手约有六七十个照面，胜负未分天可就黑起来了，胡千里取胜心胜，抱定了你能打，我就能打的宗旨，一语不发，就是苦战。又过了一会，天实在太晚了，几乎对面不见人了，如石手持军刃往圈外一纵说："胡骏我有句话跟你说。"胡千里只得停手说道："动手胜负未分，有何

话讲。”如石用手望空一指道：“你看天色已至黄昏，动手多有不便，据我说明天早晨在此相会。”胡骏心里说：我早就乐意了，不过不好意往外说就是了。”这才笑嘻嘻的说道：“这有何难，如果你们有心今天解决，我好派人预备灯光，誓死奉陪，明天再会我也认可。”和尚明知这是放狂，接着说道：“既然如此你我明天见。”回头说道：“师弟随我来。”三个和尚以及丁氏兄弟等，转身走去了。胡骏也带着众人同归庄内，一路上七言八语，一齐说胡大爷：“您现在的本领大概够剑客的资格了吧！”胡骏闻听不由得好笑，说道：“众位你们以为这功夫就算高吗？真正有本领的人，连我都没看见过，别说是剑客，我连个武术家都称不起。”爱说话的主儿又说道：“大爷您别哄我们了，想当年这几个和尚来到胡家坟，我们七八十个都不是人家敌手，到现在单打独斗，您一个人就能把和尚打倒，不问可知，大概照我们这样有一百号也是不成。”胡骏听着也不过付之一笑，遂嘱咐村上的众人：“本领大小我们先不用说，反正平常的主儿跟我比手，准叫他甘拜下风。相当年我们大家苦心练艺，不就为的是僧道无缘吗？现在我们还是按着我们的老规矩，照样是僧道无缘，如果要有僧道不听的话，就是以武力解决。”大家闻听一齐答道：“当年胡少爷不会武术的时候，大家还拚命的抵抗，现在有这样剑侠客本领的人作主，那更不怕了。”一面说着，大家全都来到胡宅，胡千里请客，大家在胡宅大喝大吃，直至三更各自回家。

一夜晚景不表，次日清晨起来，吃完早饭，胡千里率领众人，够奔昨日定约之处。从打早晨直等到正午也不见和尚前来动手，胡千里后悔昨天没问他们住在那里。他要尽自不来，我们要不等吧，一旦他来了，见我们没在此处，必然说

我们不敢出来，直到这般时候尚没来，难道说他们也逃走了不成吗？大家一计议，留下二人在此观看，看见和尚一露面，赶紧跑回村中送信，安排已定，大家回村去了。这二人在村外直等了一天并不见动静，次日又换了两人照样的等着，村内的人照样跟胡骏练习功夫，等了两天并不见和尚到来，依着众人说不去村外观看了，以为和尚必不敢来了，胡千里生平就怕栽筋斗，惟恐一时大意，和尚进村未免有些难看，故此仍派人看守。到了第三天，大家正在研究武术，就见在村外看守的两个人，慌慌张张跑了回来，叫道："胡大爷了不得了，我们正在看着，对面来了有十几位和尚，我们想一定是和尚邀人来了。"众人闻听全都一怔，胡骏急忙佩带军刃，率领众人奔村外而来。一看对面来了十几位僧人，每人身背后都紧着一个小包裹，手里都拿着方便铲，都是半大僧衣，开口僧鞋，一个个都是文儒典雅，并不像打仗的模样。胡骏走至近前用手点指，高声喝道："呀"这一声不要紧，众僧之中就吓倒了两三个。胡骏问道："你们是四川少林寺的吗？"有几位年岁大的上前答道："我等乃是北方僧人，到云南朝昆仑峨嵋等名胜，由贵处经过望施主慈悲。"胡千里一听错啦，一腔勇气完全打消，遂说道："原来如此，打算从此经过，必须要绕道而行，我们这个村庄向例不许僧道通行。"众僧见来者凶恶异常，不知什么原故，只得连连答应，遂奔别处去了。大家看着和尚不由得彼此都笑了，各自回村，连派的看守人也撤消了。胡骏有心到外面游散游散，村上人全拦着不让走。头一样丁氏兄弟受了欺侮之后，总是未得出气，别看跟和尚暂时走去，将来必想报仇，如果有您在家他一定不敢来，即便前来也不怕他，您要不在家他们要是前来报仇，我们不得遭

他们毒手吗？第二样最要紧的，当初村上请教师大家一同练艺，到现在您的功夫算是练成了，我们大家是虚度数年并无半点进步，您若在家我们也可以跟您练练，有个三年五载的不说练的好，总比现在得强的多。您这到外边去闯荡江湖，行侠作义，除暴安良，请问连自己村里的人都没心救护，那么外人又该怎样呢？再说您现在二十多岁，不用说过三年五载，就是十年八年以后，闯荡四海也不算晚，何必忙在一时呢！胡千里自知丁氏兄弟决不甘心，只得点头答应。

胡骏在家里一住可不要紧，在一月之中总有几次和尚老道前来比手，不过现在胡千里本领高强。有平常的主儿来访，教几位练得好的，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遇见不能取胜的劲敌，胡骏只要是一动手，看着并不费力，准可以取胜。凡事都怕长久，转眼就有二三年光景，这个名声可就出去了。远近都知道胡家坟，有一位武艺精奇的胡千里，专打僧道，平常的僧道也不敢去惹他，走到胡家坟不用费话自好绕道而行。有气不忿的，差不多都是武术高强主儿，偏要看看这位胡骏的能为，怎样的厉害，他们可不知道胡骏身有绝艺，来到当场一过手，管保是落败而去。日子一长，挨打的也就多啦！得罪的仇人也实在不少，胡骏虽说这样无敌，但是心里也觉着了不得，明处来访的，自然是以本领解决，如有暗地谋害的，那可就难以预防了。夜里派人按班打更，天到定更时候，有人打此经过，必须严厉盘诘和检查，把个胡家坟治理得如同铁桶一般。胡千里每天还是二五更加意练习，这天夜间，胡千里练得实在高兴，遂又把摺铁宝刀拿出来，练习祖师爷传给的地盘刀。正然练得高兴，猛听见村里一阵大乱，哭声四起，人声喊叫，把个胡千里吓得一怔。手持宝刀，赶紧身形

一纵，跃上墙头，定神往四外一看。见村里灯笼火把亮如白画，乱乱哄哄，拥进村里不少的人来，个个手持军刃炯炯夺目。借着火亮留神一看，为首二人，每人手擎一口刀，短衣襟，小打扮，通身上下青衣罩体。往脸上一看，全是黑如墨染，好像凶神一样往里而来。胡骏细一看这两个人，面涂黑色并不像天生黑脸，定是熟人，不问可知他们怕人看出面貌来有些不便，我偏要看看他俩是谁，胡骏还是真猜对了。

书中暗表，自从性痴，丁氏兄弟，如钢，都被胡千里打倒，如石又过来动手，因为天晚彼此相约明日再战后。如石带着众人来到店房，大家彼此一计议，如石说道："胡骏本领高强非平常可比，幸亏今日天晚，不然的话恐怕老僧也难以赢他，不是约定明日再战吗？据我说我们明天也别去啦！赶紧回少林寺，可不是我们怕他。倘或将他打死人命关天，我们可是出家人，到那时候可有许多不便，如果不把他打坏了，虽说出家人不争名，就这么一走也不好看。"如钢知道自己输招，师兄也未必怎样，遂说道："不如回去为妙。"性痴也是没法。这里头就是有三个人心里难受，丁氏兄弟和沈山东。自己栽了筋斗，本打算约人前来出气，到这里不费吹灰之力把胡骏打倒，谁想二位师祖都不是人家敌手，跟着人家回少林寺当然还得接着练艺。性痴的本领不用说，连二位师祖也不过如此，我们别说还练不到他二人这样，即便是练到了这样，也不是人家胡骏的敌手。心里虽然有这些话，可是又不好说出来，当时只好跟三位和尚一同行走。行在中途路上，丁氏兄弟暗含着把这话跟沈山东就说了。沈山东这个人，本来就是暴性，一看仇没报了，有心回归东顺镖局，脸上觉着实在难看，虽是跟着他们一同行走，心里只是前思后想，恨不能

生个主意报仇才好。可巧丁氏兄弟把这话一说，沈山东很痛快的答道："对呀，一次练艺，二次练艺，保管跟他们练到死，也非人家的敌手。据我看这个艺练不练不吃劲，不但你们哥俩心存此意，我也早有此心，不如另投名师，重访高友，想法子出了这口气才好，镖局子的事我也不能干啦！"丁氏兄弟一听，原来沈大叔也有这种思想，这才三人一计议，打算跟三个和尚来个不辞而别。三个人说得很高兴，等到住店之后，三个人又聚在一处秘密商议。这功夫由外面走进一个人来，一看正是性痴和尚，彼此都有些拘束起来，性痴并不隐瞒的说道："你们爷三个方才所说之话，我已然听得明明白白，可也不能怨你们这样说，本来投师学艺，一旦在外边栽了筋斗，就希望着老师出去转个面子，没想到师傅不成，又饶上了两位师祖也不成，未免使你们有点灰心。实话告诉你们吧，论功夫这二位师祖差一点，如果老师傅如法长老要肯出头，不用说是一个胡骏，就有个十个八个也保管无济于事。可有一节，那位老人家不好请，你要是把栽筋斗的话跟他一说，他必说你们功夫未曾练好，竟出去招灾惹事，被人家打倒是应该的，如果从此洗心改过，仍然在庙里练，准要将我身上的功夫练了去，在外边要是栽了筋斗，把我如法的场子一散，从此我不教徒弟。如今我们回去，不用说请他出头，这话连提都不敢提，只要是把这话一说，老人家必要亲自观看二位师祖的功夫，如果功夫不行，别费话赶紧按时下场子再练，谁在外丢了人也不敢跟他提。他老人家也说过，凡是跟少林寺为仇作对的事，都怨少林寺的弟子，天下英雄没有跟少林寺有仇的。因为什么说这样话呢，四川少林寺是多年的大把势场，南七北六十三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比如说有人跟我少林寺过

不去，他自然就找到这里来，怎么就没有人来找我呢？可见得你们练个三招两式，以为自己武术，打遍天下无敌手，到处去得罪人，甚至于还要欺侮人。遇着没有本领的，也就是背地里骂几句，遇见武术高强的，当然得遭惩戒。被打之后仰仗少林寺老师傅武术高强，回到庙中搬请，比如说谁要一撞钉子我就出头，不管是谁是谁非，仗我身上气血之勇，到了那里将人家打倒，你们的气可出了。这样日子一长，激怒了天下的英雄成名剑侠，一致反对少林寺，这里将然给你们出了气，在那里又等着我呢？我也就不用回庙了，天下教徒弟，有这样教的吗？比如你们听我这个话，心里起疑，以为我是只有虚名，没有实在本领，我也不生气。不然的话，你们也可以约几位有本领的来跟我比比，只要是比我的武术高强，别看我这是历代的把势场子，也一样踢的了，老师傅向来是这样的说法，我们可有什么法子呢？”沈山东在先也听见过这样话，丁氏兄弟可不知道，听性痴谈到老师傅，还希望着把老人家请出来呢，等到一听这些话，才算打消了这个念头。接着问道：“师傅，听你老人家这个说法，打算打倒胡骏这一辈子是不能了吧！”性痴微然一皱眉，遂摇头说道：“打算由少林寺里请人，当然是没有希望了，我有一位老友，这事要去求他，也许能成。”未等丁氏兄弟答言，沈山东接着问道：“师兄既然您有这样朋友，何不早说？如果能够与我们报仇，不但丁氏兄弟拜他为师，连我也要拜他为师了。”和尚摇头说道：“他的功夫也是跟我相等，不是凭他的本领与我们报仇，因为他有点势力。就在这条四川大道中间，有个山叫牛头峰，顺着牛头峰往里走，约有十几里地山上有一家寨主，姓王单字名慎，外号人称青鬃野马。他手下有喽兵三四百名，其

中有大小头目共十二位，都有很好的武术，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一定有个办法。”沈山东一听当大寨主的，整天的杀人劫物，如果跟谁有仇想他们定有报复的法子，遂连连点头道：“好依着沈山东打算不通知如石如钢，我们来个不辞而别。”性痴说道：“那可不对，无论如何还是跟他老二位说一声才好，这个事你们不用为难，我自有话说就是了。四个人商议妥当，到了第二天，性痴把这话向老二位一说，两个老和尚知道他们不肯甘心，必是设法约人报仇，想到这里并未多问，只是点了点头。果然走到牛头峰地方，四个人便往山里而去，二位老和尚回寺去了。

性痴率领三人直奔山里而来，未到寨门早有喽兵拦住，性痴走上前打了个稽首，口念佛号，遂又说道：“辛苦众位头目，山上寨主可是青鬃野马王慎大寨主吗？”喽兵答道：“正是。”和尚这才叫他去里面回话：“你就提有少林寺的僧人性痴求见。”喽兵回去报告，少时听见里面一阵锣响，把三个人吓了一跳，原来是寨主鸣锣聚众，摆队出迎。王慎来到外面见了和尚彼此施礼，一直让到里面的大厅上，落坐之后，和尚从中一一指引，大家彼此见礼已毕，继而献茶。王慎问道：“师兄，今天是那阵香风，把您送进我这荒山草野之地，想是必有所为吧！性痴长叹一声，并不隐瞒就把所有经过的事说了一遍，可并没提如石如钢也不是胡千里的敌手，只说是自己不成。王慎闻听哈哈大笑道：“这有何难，不是小弟说句大话，打算报仇易如反掌。可有一节，现在可先不能动，因为我这里有点事，大约总须一年以后方可办完，如果你们几位有心住在我这里，与我助助威，我可实在是感激的了不得。倘或嫌我这地方窄小，也可以先回归少林寺，等小弟把事办完，一

定派人前去送信。”性痴一听这分明是推辞，什么事也没有办一年的，想到这里说道：“贤弟，我们在这里住着，或回去等着全都好办，但不知你现在有什么事，为什么要办一年？我听着这个话有点莫明其妙，如果你要不拿我当外人看，请你当面说出，我也听听究竟是怎么回事。”王慎面色微然一红说：“师兄，您要问也不用忙，大家用过酒饭，再讲也不迟。”说着话酒饭已到，大家团团围坐，吃喝已毕，王慎又派人给来宾安置睡觉地方，把性痴留在自己卧室，二人对榻而眠。等到手下人全都退出之后，不等和尚再问，王慎遂把现在所遭之事详细说了一遍，和尚闻听不由得念了一声佛号。

书中交代，这个王慎原先也是镖行人，保镖出来行在中途遇雨，遂赶到一座尼僧庙暂避。不料这雨越下越大，直至天交二更，仍是下个不休，镖车也不能再走啦！庙里的老尼僧，发了慈悲之心，遂命他徒弟给预备饭。王慎生平好酒百般要求小尼，把供神的酒取出来给他喝，小尼也真听话，遂把酒取来许多。没想到王慎见酒没命，喝了有二斤多，要说醉也不至于，虽然没醉也有点迷迷糊糊的了。酒能乱性，这话一点都不假，当时淫心被酒冲动，招待他们的小尼，也就是十四五岁，生得倒很好看，王慎百般调笑均被小尼拒绝。王慎后来实在难忍，威吓之下强行奸污。受着摧残的小尼，发出来几阵哭声，却被后面的老尼僧听见，急忙走过来一看，这功夫正是小尼理裳外奔的时候，看见师傅在此并不隐瞒，遂把适才的情形跟老尼说了一遍，可怜一朵含苞将放之鲜花，被暴雨摧残得难看极了。老尼闻听气得怒发冲冠，大喝一声：“禽兽之类在此胡为，坏我佛门清规，快快滚了出来，同老尼到官成讼。”王慎羞恼变成怒，一跃而出举手奔老尼便打。哪

知老尼身后还站着一位道士，这位道士名叫智恩，也是世外的高人，见王慎举手打来，智恩迎上前来并不费力的用二指在王慎的肩头上一点，王慎立时栽倒尘埃，用绳捆起，然后智恩踹了他一脚。原来智恩用的是点穴法，王慎一看被捆，把酒气也吓没啦，智恩把保镖的伙计，全都叫过来，叫他们把王慎送回镖局，先把镖银放在这里，哪天你们掌柜的前来，才能还你们镖银呢！立时就走，如果稍一迟慢，将你们全都结果性命。说着话手向院中的桌子上一拍，就听“吧”的一声，把个好好的供桌，击得粉碎。众人一看，吓得真是三魂出壳，谁敢怠慢，遂把王慎掺起来赶紧走开了。出了庙门王慎叫伙计们把绑绳解开，自己思前想后无法可想，回镖局这话也不好说，如果要说被贼人打抢镖银被劫，凭我这堂堂的保镖师，失得就这么容易，也有点不好看。想了半天这才向大家说道：“众位，你们回去吧！我没脸去见镖主了，你等回去就说走在这里，被尼姑劫去了。”伙计们问道：“因为什么您不回去呢？”王慎一语未发转身就走，信步而行，可就到了这牛头峰，此时山上早就是有十几个人，在此拦路行劫，其中并无首领。王慎走到这里，众匪看他是个单行人，有心劫他，谁想他挥动双拳，把十几个匪人完全打倒。大家一看这人倒是个英雄，大家也正缺少一位领袖，大家一齐跪在地下，并央求他上山为寨主。王慎正愁没有站脚之处，听着这个话也正合意，遂命众人带路先到山上看看。到上山一看，真是高峰险峻，巨岭绵亘，真是个英雄聚会之所在，当时一点人位，共有十一名。遂向群贼说道：“你们既然拜我为大寨主，将来势力扩大应当派你等为小寨主。可有一节，你们本领不成，如果遇上买卖你们办不了事，岂不是白费事吗？我打算先叫你等充当喽兵，

以后买卖发达，人位聚多，我一定派你们为头目，每人手下领着十几个，二三十个人不等，到那时再看你等的本领分派就是。别看当头目职权很小，我们全是知己的难友，在表面上我是寨主，你等是头目，暗含着都是上下一气，全是我的心腹之人。你等赞成这么办，我们就这样的混下去，如果都不愿意的话，我们只好还是各奔前程。”众人闻听口称：“寨主，你老讲得哪里话来，别说您以后有心提拔我们，就是永远叫我们当喽兵，我等也情愿尽犬马之劳。我等俱是无能之辈，以先在此不过是被穷所迫，仰仗人多势大，遇见来往行人要不是单个的，我们也不敢动手，遇见了有能为的人，我们也就是一跑而已，虽然说落草为寇，真是连窝头都混不饱。跟着您，我们也不希望分金分银，但求我等不抗‘大刀’则愿足矣。蒙你老人家于不弃之余，竟拿我等作心腹看待，也是我等梦想不到的万幸呢！以后山上有事，必然听您的命令。”王慎闻听非常喜欢，问了问：“山上有积蓄没有，可以拿出来买点酒、菜，我们大家先痛饮一场，然后我们是插草结盟，也不必问年岁，我就算是大哥，你们大家再按着年岁排行。”大家全都面面相觑，可就愁这桌酒席没法备办，皆因谁也没钱。王慎一看，就明白了，叫道：“众位兄弟，莫非全没有存项吗？”大家一齐说道：“方才不是跟您说了吗！要是有银钱还至于抗刀吗？这几天倒是有饭，因为前几天抢一石麦子来。”王慎闻听也觉好笑，遂向众人说道：“我们先在此结盟，然后分发四面探听，说行话就是采盘子。如果大家有福，必然送来一号买卖。”众人也很高兴，遂在此处插草为香向北磕头，除去王慎大哥之外，全按年岁依次排行。老二，老三，把守北面，老四老五南面，东面老六，老七，西面是老八，老九，其余的

人跟随寨主听信。

不巧不成书，老二跟老三到了外边就得着一个好消息，有一位卸职的县官，因为贪赃撤职，带着金银无数回归四川，从此路经过，有两位武教师随行保护。老二老三打听准确以后，赶紧回山报告，王慎一听有了好买卖，心里说：也许该着我有这份造化，不然怎么这样凑巧呢！难道说有神差鬼使吗？遂将自己单刃取了出来，带着五个人如同蜂拥一般的冲下牛头峰。来山下功夫不大，天在正午，这位撤职的县吏带着家眷来到山下。王慎也不会念山歌，将刀一横，拦住去路，喝道："站住，有什么金银财物放下再走。"就听见车里面有人说道："快请二位教师。"连着说了好几声并无人答话，原来这二位教师，每人身上都替这位县官带着许多珍贵之品，两个人早就商议好啦，路上不出事便罢，只要遇见了劫路之人，咱们就溜之乎也！身上的东西也够吃喝的了的。果然今天就遇见了王慎劫路，二位教师是跟在车后，一听前边有动静，早已走开了。车里的县太爷，不见这二位教师，立时吓得魂飞千里，赶紧爬下车来，拉着夫人一同跪倒，叩头求饶。王慎吩咐伙计们，把车上所有的东西全搬下来，当时搜出黄金一匣白银两箱，珍珠翠宝。车上搜完了，又搜身上，在这位县官夫妇二人身上，搜出了纹银约有五十多两。县官叩头哀告道："大王爷，您给我们留一点路费吧！"王慎用手点指骂道："赃官，你为民之父母，不知忠君爱民，只知贪赃卖法，剥刮地皮，吸取小民脂膏，本当将你结果性命，为一方小民消恨。因你大王爷有好生之德，不忍伤你性命，死罪恕过，活罪难容。"吩咐众位兄弟把狗官的衣服扒下来，叫他赶快滚蛋，再要多说少道，必定要尔狗命。这一句话说来，一位卸任的县太爷，

真成了脱毛凤凰不如鸡了，爬起来领着夫人抱头窜去。王慎叫赶车的把车赶上牛头峰，把所有的金银财物，全都拉到山内。又问赶车的你愿意当喽兵不，赶车的那敢抗命，只得连连答道："愿意愿意。"王慎一点查金银，共有三千多两，物品甚多，立刻派人下山备办酒席，又招工买料在山上起盖房屋，修造寨门寨墙。

该着走运，这样好买卖作了有十几次，山上的人也多了，附近的无业游民，也全投到这里来。这话并非一年半载的工夫，转眼就是数年的光景。有一次性痴和尚到这里来访王慎，相逢之下，一见如故，彼此相谈异常投缘，从此就成知己之交。俗语说得好：饱暖生淫欲。王慎虽是在占山为王，也算是一步登天，头一样酒随便。有一天吃酒以后，自己秘密将心腹几位头目唤到面前，跟他们一说，打算弄一位压寨夫人。头目们一听说道："这有何难，但不知要什么样的才趁您的心。"王慎大笑道："众位贤弟这话可把我问着了，我并没有看见姑娘或妇人的面貌，那里有成见呢！反正是要年轻，美丽的就是了。"众头目答道："好，我们先弄一个来看看，如果不对心意还可以退换，弄四个五个的我们也办得到。"其中有个头目说道："办是好办，下手是须秘密，如果不合寨主心意，岂不是白费心机，最好请寨主出去看看，只要看着好，然后我们就下手办理。"王慎说道："我每天也不出山，叫我怎样去看呢？"这位头目说道："不要紧，牛头峰附近的村镇，那一年都有庙会，女子来的也很多，等到会期日子，您换了衣服前去参观，我等也改装跟随。到那里凭您的眼力去看，不论是姑娘少妇，只要您说好，我们就有办法。"王慎闻听真是妙策，可是远水不解近渴，这时就想来个女子陪伴才好。王

慎的话虽然没有说出，众人已然明白了，叫道："大哥，打算要正式的压寨夫人，最好是按方才所商之计，如果想暂时先找一个开开心，我们也有法子，不过是要花费几个钱，去到娼院之中买来一个，开开心也是不错。"王慎立时拿出银子五百两交给老三，叫他随便带人下山。老三出去没有一个月，就买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妓女，虽是长的妖怪一般，现在由王慎眼光看着也是好的。每至夜间，全要叫她陪酒，唱几句开心曲子，也是很有兴趣。一月以后高兴的劲头也消了，看着这个女子也丑了，有心不要，钱也没啦。只好出个主意另外盖了一间房，叫这女子住在里面，全寨头目都可以随便去消遣，就是不准打架。这几位头目也真可以，画一个轮流住宿表，大家按表而行，一点争执也没有。好事不长久，不到两个月，这位日夜不能得闲的妓女，竟香消玉殒了。众头目念其一日夫妻百日恩，况且死的又很可怜，给她买了一口棺木，在山后给她立了一个坟墓，王慎自从经过这位妓女之后，居然想压寨夫人的心更甚了。

有一天正是药王庙进香之日，红男绿女热闹异常。王慎在这里看见一位够格的女子，身材窈窕、发如墨染，十指细细如雨后春笋，面不敷粉而自艳，唇不涂朱而自红，一双三寸金连，包裹的周正好看，一身素青可身的衣服，走起来如风吹荷叶一般。王慎一看如获奇珍，向随从们说道："你们看见了没有，哥哥我要得着这位女子，做了压寨的夫人，就让我二人共宿一夜，天亮就死我也是快活的。"众人也早看见，真是个绝色美人，要说在会场上动手就抢，可办不到，因为有官兵弹压会场，况且又不知道是何人的女儿。老三遂叫王慎等暂且回山，自己独身一人尾随其后，以便探听这女子住

处。去了有七八天的功夫，老三才回山报告。原来这位姑娘家住云霞岭，姓吴，姑娘名叫香姑，今年一十八岁，业已许配同村张武峰为妻。姑娘她父亲是个武进士，有一个哥哥也是武举，云霞岭吴家也是一大户，闻听人言，就在今年六月人家就要迎娶。王慎一听虽然调查的详细，可是连一点希望也没有，说着话不住的皱眉。老三说道："大哥，先别发愁，凡事一得着底就好办了。我回来为是给您一个信，怕您不放心，我在云霞岭已说妥了两个卖花的婆子，派他们专探消息，只要一有机会就可下手。"王慎遂又拿出许多银两，叫他仍回云霞岭听信，如果实在没法下手，一定拚着死命到那里怔抢，成功与否只好听天由命。老三说："大哥着急是不办事的，人家在村里有很大势力，抢是不方便的，倘或一个失神，岂不连累性命吗？您自管放心等我的喜信好啦！"说罢带着盘川二次奔云霞岭。这一去有一个多月也没见回来，山上王慎急得是坐卧不宁。正要派人去探听，这功夫老三回来了，当着众人一句话也没说，把王慎请到后面。未曾说话先作揖，笑嘻嘻的说道："给大哥道喜。"王慎闻听喜欢得连姓都忘了，叫道："贤弟，莫非你给为兄办成了吗？"老三摆手说道："您说的可到容易，就这么省事就成了吗？别看是没成，好机会可有了。六月十六日张家迎娶这位姑娘过门，过年药王庙进香的时候就势探亲，是姑娘丈夫的舅舅家，虽说不从咱们山下经过，可也离着不远，不过相距牛头峰七八里地，虽然须一年的功夫，总算是到手了，您说可喜不可喜呀！王慎眉头一皱说道："没法等着吧！消息已然得来，三弟也不用久住外面，不过一月之中去两次，打听打听就是了。"

过了几天可巧性痴带着几个人来到这里，性痴打算求他

替弟子们报仇，王慎双眉一皱，计上心来。心里说："他们求我，我何不以此要求，看看他们有什么好法子没有。想到这里才对性痴说："要报仇须等一年之后。"性痴以为他是推辞，等到夜间王慎说出真情实话，性痴一听，说："我还是莫明其妙，按说我不应当问，因为我们是知己，说句不客气的话，既然你的事须一年以后才办，为什么我现在要求就不准呢？莫非还是推辞吗？"王慎闻听笑道："师兄你老人家说的那里话来，实话告诉您吧！探亲是人家的事，我们要随时打听，刻刻预备，如果小弟此时离开这里，偏巧人家正去探亲，岂不把我的好机会错过了吗？"性痴闻听点了点头，心想这话也有理。又一想：唉！怨我一念之错，象这等无恶不作之人在先我就不该理他。都是为了要命的徒弟，什么报仇啦！转面子啦！使我耳听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必须还要一年之后才能帮忙，想着又气又悔。当时表面上并未带出来，只可说道："贤弟等明天我给你出个主意，也许能够成功。"说罢各自安歇不表。

到了第二天，性痴把这话对丁氏兄弟沈山东一说，那意思是打算另投门路。沈山东一想：我等既然来到这里，竟扬长而去，走了又有什么好主意呢！反正仇是要报的。想到这里并未答言。性痴又看了看丁氏兄弟也是一语不发，心里也是想着，乐得的我们在这里帮他一年，等他大事成功之后，到那时再求他出一膀之力，他决没有推辞的。但是一听老师这样说，也未敢插言。性痴一看这三个人的意思，大概全是不乐意走，看这样子约不着人，他们是不肯回去的，和尚也不使他们为难，遂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打算叫你们爷三个住在这里等着，我暂且回归少林寺，那天你们要去的时节，可以

给我一个信。”这话一说，正对了三个人的心理，未等丁氏兄弟发言，沈山东插嘴说：“这也好，既然如此师兄您先回去吧！”和尚点头，又把这话跟王慎一说，王慎也很愿意。因为看着沈山东与丁氏兄弟非常对劲，有心叫他三人在山上共同大事，怎奈当着和尚又不能说。遂带笑说道：“师兄，没有什么事何不在小寨多住几天呢？”和尚假意的说道：“我出来的时候，还给庙里办点别的事，现在老师傅在庙等候呢！话也说明了，他三人在此多要贤弟照管，以后再谢。”说罢就要告辞，王慎也不能再留，遂命手下人取来白银五十两以作川资，性痴是再三不收，怎奈王慎至诚，非求收下不可，和尚这才道谢告辞起身。和尚走后，王慎向沈山东丁氏兄弟说道：“我看你们爷儿三个跟我很投缘，有一个意思想说，可是当着性痴不好说出，我有心将你们爷儿三个留在山上，充当寨主，可不知你们意下如何？”这三人一听叫他们当寨主，只乐得心花怒放，如同得着狗头金一样。不过还得略谦几句，沈山东算二寨主，丁吉丁顺算后寨主，称呼上就是大后寨主，二后寨主。这三个人也怀着一份心思，既然我们当了寨主，在这里过个一年半载的，也算是有功之人，如果要想报仇的话，想王慎也决说不出不管来。三个人以为这是得意主张，那知王慎心里也有一番计划：山上提到寨主就是我自己，不论事情大小，凡是喽兵们办不了的就得我自己出头，连一点闪躲也没有，说句不吉祥的话，就是死我得死头一个的。如今添上了他们三人，美其名曰寨主，其实何尝不是我的替死鬼呢！遇有要事先派他们去试试看，如果见风头不顺，我还可以弃山逃命呢！再说要遇见大批的买卖，当场动手多几个帮手也是好的，先不用说别的，就是云霞岭的这门亲事吧！如果实在没有机会，

没的可说，先派他们到那里去明抢，成了功是再好没有了，如果抢出事来，不是还离我远着那吗！这是王慎的心思，故此留了他们三个人。别看大家团聚在一处，彼此各有用意。话不可重叙，从这日起这三个人就算落草为寇了，每天杀人放火，打劫财物，总而言之是无恶不作。沈山东这个人本来就是半呆子，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丁氏兄弟觉着这个营业实在不错，军刃一摆金银到手，一怒杀死人命，连敢来问的都没有。心里说："人要是这样活一辈子，总算不白来一世。终日悠悠自在，不知不觉的就一年了。老三回山报信道："香姑因为有了病，探亲先不能去，等到病好了再说。"王慎以为有点病过个十天半月的还好不了吗！谁想等了半个多月后才得着报告，说是香姑因为小产了一个孩子，行经不止，治过的大夫很多，吃的药也不少，就是治不好。这样一天一天的盼了半年多，好容易听说香姑的病好啦，可是身体尚弱不便远行，大概再过三两个月，精神复元以后，就可以去探亲了。没想到又过了两个月，老三报道，现在因为年关附近，天气严寒，探亲的日期又改为过年四月药王庙会的时候了。王慎一听，不由得连声长叹，叫道："天爷呀！这不是要把我王慎急煞吗？也罢，二年都等了，这几个月就不行了吗？只好等着吧！"表面上一天一天的像不着急似的，每到夜里可就是闭不上眼，迷梦颠倒，就好像是小孩子失去母亲一般的难过。好容易又盼到了药王庙会期，并不见老三的回报，急得这小子连饭都吃不下，形同失乳的小儿一样，瘦的可不像样了。沈山东一看可了不得，老三再不回来，王寨主非见阎王爷不可。遂向王慎说道："大哥，您不用这么着急，只要这一次再没机会，小弟我情愿带一百名打手，找到云霞岭明抢。"正在说着，见老

三由外进来，乐嘻嘻的说道："二寨主，明天夜晚就是我们喝大寨主喜酒的日子。"王慎连忙问道："三爷，探亲的日期一定了吗？"老三答道："不但日期一定，还就是小两口，除去赶车以外并无别人。可有一节，香姑的丈夫武术高强，到那时可多多留神。沈山东说道："这个不用忧虑，他不就是个武举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不拿军刃，准能把他活擒。"老三说道："不可不可，凡事不可量大，如果他不是我们敌手不用说了，倘或稍有失手，岂不把这二年的苦心付于流水了吗？"沈山东还要答话，王慎插言道："沈贤弟你先别着急，据我想就凭他是一个武举，准不是我们的敌手，不过我们能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虽说出则能胜，也须要防备万一。"沈山东一想这话也对，遂说道："好，有什么法您想吧！反正见面的时候我一定要活擒他。"王慎点头，老三说道："有什么主意要快点想才好，依我的法子，在大道上挖一个陷坑，大寨主在坑这边站定。众人过去动手，取了胜就不必说，如果失败，大寨主要作出一种耀武扬威来，要想过去动手的样子，张武举必要过来追赶，陷坑上盖席蒙土，他只要行在上面必然坠落下去，两旁坑里预备些挠钩手专等拿人。您想这法子好吗？"大家都说很好，当时计议妥当。

头天晚间预备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命丁吉丁顺看守山寨，大寨主，二寨主，领着贼兵一百五十余名，各持军刃，来到大道旁边树林之中隐藏。约在巳牌时分老三跑来报道，后面有一辆马车就是香姑到了，沈山东闻听把衣服整理整理，手里擎着一口单刀，等着马车到来。约有一杯茶的功夫，就听见有车的响声，到了切近留神一看，一匹白马拉着一青围轿车。赶车的在地下跟着走，手里拿着马鞭，高声喝喊。车帘

垂挂，外边有一位跨辕的，长的身体魁伟，一望可知是一位练家子。沈山东将刀一摆往外一蹿，又过来十几个小贼将道拦住，高声喊道："对面的行人听真，我等不要你们金钱，只要车中的美人，如果不听叫你们刀下作鬼。"赶车的将车停住，跨辕的那个人，一跃身跳下车来，用手点指高声说道："大胆毛贼莫非尔等瞎了眼吗？在你太爷跟前劫道，想你们一定是活腻了。"沈山东哈哈大笑道："小子你是找死吧！"说着身形向前一纵，照定张武举就是一刀，看人家并不慌忙，身子往旁边一闪，跟着往里一上步，用左手一掳小子的右臂，就听"吧"的一声，一掌正打中了胸前，沈山东站立不稳，应手而倒。就听当啷一声刀落地上，张武举一个箭步赶上前去，拾刀在手。群贼将要上前救沈山东，被张武举一刀一个砍倒了四五个，其余谁敢进前。沈山东将要爬起，张武举赶过来手起刀落，就听扑的一声，血花四溅，身头两地，这也是小子的一世报应。王慎一看可了不得，只得手持单刀带着群贼高声喝道："小子你胆子真不小，过来大寨主爷跟你拚命。"张武举一看，那边还有一个，心说：我不过去打他，岂不便宜了这厮。想着伏身赶了过来，将要来到切近，忽觉着脚下一沉，就听哗啦一响早已堕了下去。四外隐藏的挠钩手，一拥而出，七手八脚将张武举由里边架将上来，王慎吩咐用绳捆好。张武举一看被掳，遂哈哈大笑道："小子们以计瞒哄把你太爷拿住，不过我就是一死，似尔等这样横行，可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早晚要身遭国法，灭门九族。"王慎那里有心听他说话，赶紧派人至车前安慰压寨的新娘子，喽兵们要进前，就见车里的这个女子，早已掀起车帘，并没有一点惊慌之色，娇声细语的向群贼说道："你们拦路行劫，不是就为的

金银吗！我问你们打算要多少。”老三进至车前深深一礼，叫道：“嫂子您好，皆因我们寨主由二年前见过您一次，打算收您作一个压寨的夫人，总是遇不见机会请您上山，费了不少的心机才等到今天，这也是您的福气不小。现在张武举已然被擒难逃一死，望嫂子快快下车上山吧！”香姑一点声色未变，只是唉了一声说道：“为我一人何至于拚命，我告诉你们说，事到如今我不认可也是枉然，既然你们顺说。我也顺办，你们来看。”说着话由车里取出一件东西来，约有茶碗口粗细一个筒子，上面是绿沙鱼皮鞘。说道：“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面是利刃，如果我说话你们要不听，别的本领我也不会，我就会自刎，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凡事都可以商量。”老三说道：“嫂子，您有什么命令只管吩咐，我等是唯命是从的。”香姑说道：“既然如此，请你们大王爷过来，我有话说。”群贼赶紧将王慎唤过来，王慎一见香姑，恨不得要叫一声亲娘才对劲，简直说连骨头都酥啦，不知道要怎样乐才好。笑嘻嘻的说道：“娘子请来见礼。”香姑一见王慎说道：“是你想要我为妻吗？”王慎乐嘻嘻的答道：“皆因我前年见着你的容貌实在出众，凭你这么一位美人，嫁了张武举，我看实在可惜，有心收你为我压寨夫人，一世荣华，不比跟张武举好得多吗？如蒙娘子允许，你随便有什么话自管说。”香姑微微一笑道：“你想叫我应允你倒也不难，你必须要先将张武举放他回家，如若不然，我是至死不从。”王慎一听就怔啦，心说：“这可难为死我了，遂答道：“美娘子，你是明白人，你想张武举本领高强，将他放开我们岂不要遭毒手吗？依我之见，我们带着他一上山，有什么事再慢慢商议。”香姑说道：“要不然，你把张武举带到车前，我有几句话告诉他，管保他决不合你们

作对的。要是不听我说，我就是一死。”说着把手中利刃一擎，把王慎可吓着了，叫道：“娘子别着急，依着你好不好。”连连吩咐喽兵把张武举抬过来。香姑见着自己丈夫被捆，并不现急色，遂叫道：“张郎，现在我们被劫，山上大王为的是我，想叫我作他的压寨夫人，你先回去吧！我想天下女子多多，美丽的也不少，况且你家中豪富，像我这样女子别说一个，就是十个八个也找得着。他们既然费了许多苦心，想教我上山享福，我也不能辜负了他们的好心，更不能埋没了大王爷的美意。按说咱俩夫妻一场，一旦遇难，我本应该尽节才对，可是另有难题，请你不用再想我，也不要你以我为念。比如说你跟人家动手，当场亡命，我也一定尽殉夫之道决不能活的，现在你是被掳的，绑绳一抖你就可活命，况且张氏门中就是你这一根苗，你的命是要保重的。比如说现在我有心尽节一死，山大王必要迁怒于你，到那时焉有你的命在，所以我情愿弃你改嫁山大王，救你一人之命，成他人之美事。适才我已跟大王爷把话说明，如果你能够好好回去，不再有别的行为，一定把你放开。将你放开之后，可不许你二次动手，自己要好好回家，你自己想一想，如果愿意立时就把你放开，不然的话，只好是二人同死。”张武举一听心里早就明白子，当然这是打算救我一命，然后上山再行自尽，也落个为夫而死。因为什么呢？头一样知道他素日知三从，晓四德，三贞九烈，再说这样大难当前竟不动声色，可见她心里早有主意了。可惜这样的贤妻为我而死，叫我怎样的舍得呢！自己又一想，如果不依着他的主意，一定是二人都得死在这里，有何人给我们报仇呢？不如暂且点头，只要是我脱了性命，然后我再想法给我这贤妻报仇。想到这里，假装带气的说道：“淫妇，我

平时就看你不贞不烈，到现在以身许贼，你还算不错，在大王爷面前替我求生，虽是不甚贤德，我也要感激你的，至于把我放开以后，我决不能再跟他们动手。因为我和你已断绝夫妻之情了，我也不打算要你了，还跟人家动的什么手呢！还告诉你说，不但不动手，管保连打听都不打听，因为这不是人家强迫，这是你情愿的。按说我得了生命之后，应当将你杀死，怎奈你有救我一命之恩，从今天起，你是你，我是我，就算是两不相干，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板上钉钉，你们将我放开吧！人你们带走，车归我吧！”香姑听丈夫说了绝情之话，真假实难辨，只得向王慎说道：“大王爷您听见了没有，要打算跟我成为夫妇，赶快将张武举放开。”王慎将然要吩咐，老三在旁答道：“且慢，假若其中有诈可要怎样办。”香姑说道：“你等别不放心，只管给他解开脚上的绳，倒绑双手，容着我们去远，赶车的自然将他就放开了。”王慎听到这里半点疑心皆无，立时命人将下部绑绳解去，遂后请香姑下车，香姑说道：“车倒好下，但不知此去尚有多远？”众人答道：“七八里地。”香姑说：“没有车我那能走得了呢？”王慎一听可真为难了，此处旷野荒郊，一时之间打算以车代步，真是难极了。遂说道：“娘子，我们有的是人，背着你不成吗？”香姑说道：“莫怪你们是无知的贼寇，真是什么都不懂，不晓得男女授受不亲吗？你们别看我是抢来的妇人，要是有什么不规矩的思想，赶紧说出来，我也就是一死。”王慎一听心里非常痛快，说道：“娘子我背着你行吗？”香姑微然一笑道：“当然你是应该的。”王慎说道：“既然如此，来来来我背着你。”说着话笑哈哈的走至近前，把身子一转叫道：“娘子请来上马。”香姑口中答应，身形向车里一探，手里拿着一个筒子，说道：

“我的东西你得给我拿着。”王慎背着脸问道：“什么东西？”香姑用手向车篷上一指说道：“你还看不见吗？”王慎将一仰头，香姑将筒子对准了王慎的咽喉，一按绷簧，就听哧的一声，一支袖筒射了出来，正中咽喉，王慎应声而倒。香姑仍然退入车里，手中擎着筒子喝道：“你们那个近前，管叫你们死在车下。”张武举在旁看得明白，双手一较劲，将绑绳挣断，高声喝道：“大胆贼寇，我看你等往那里逃。”群贼一见寨主被射身死，已然魂飞千里了，紧接着张武举过来就打，真是吓得要命。别看人多，知道这张武举本领高强，徒手打死沈山东，未费吹灰之力，现在谁敢还手。从中有主意的就是老三，可是没有本领，只得一打呼哨，群贼一轰而散，各自逃命去了。张武举哈哈笑道：“原来一群无能之辈。”跟香姑一商议，先不管他们，好在也没人知道，还是走我们的。”

不表小两口坐着车仍然探亲去了，单说这些喽兵，也有从此一跑另投生路的，所有回山的就剩有六七十人。见了丁氏兄弟把这话一说，丁氏兄弟一听两位寨主完全丧命，表面上做出一种难过的样子，心里实在是喜欢的了不得。心说：“他二人一死，我们兄弟占山为王是小事报仇是大事，遂对喽兵说道：“不要紧有什么事都有我们呢！”到了夜间派老三领着，去至动手之处，把二人的尸首，抬了回来，全都埋在山后。兄弟二人一商议，遂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四川少林寺，请性痴老师。信内把所经过之事全都说明，有心前去报仇，因为人数太少，故此请老师傅前来。和尚接着信以后，立时到牛头峰而来，到了山里见着自己徒弟问了问，才知道原来沈王二人为色丧命。师徒三人计议完了，打算去胡家坟报仇，跟部下喽兵们可不能说明，只说胡家坟如何富足，金银甚多，到

那里如白拿一样。大家都有发财的好机会了，有不愿意去的在山上守山，愿意去的就跟着走，结果有五十多人愿意随往。性痴一看人也不少了，又吩咐每人都带着短小的兵刃，可不能一同走，须要十个一群，二十个一伙，共分了三拨顺道奔延平城而来。

一路之上，不用细表，这天来到胡家坟切近，因为人多不能住店，就在旷野荒郊树林内休息，应用的东西全都由丁氏兄弟预备妥当。丁氏兄弟惟恐同乡看破，认得是他弟兄反诸多不便，故用黑灰把脸涂好，杀人放火好不露形迹。夜晚三更时分，共分两拨，由和尚率领一直够奔胡宅而来，嘱咐喽兵们说："到这村里的财主家里，他家护院的很多，给他来个下马威，见人就杀。"大家点头答应，刚一进村就乱了。这时候正是胡骏练功夫的时候，听见村中有呐喊之声，遂蹿上短墙一看，不由得也是一怔。自己又一想：要拿先拿头，能够把为首的这两个人拿住，其余的也就好打了。想到这里手持宝力，飞身落地，高声喝道："那里来的狂贼，竟敢到我胡家坟前来送死，难道说你不知道我胡千里的厉害吗？"说着话把刀一摆，一道光华直奔二人前来。为首之人一看就是一怔，遂说道："大家弟兄一齐动手。"群贼各持短刃一齐拥上来，胡骏的武术现在说就够了身分啦，别看群贼人多势众，胡骏并不将他们放在心上，刀法展开，在这群贼之中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转眼间杀死了群贼十余名。丁氏弟兄是尽力的抵抗，动手不过十几个照面丁吉被胡骏一刀扎伤了肩窝，丁顺一看哥哥受伤，打算救着逃走，也因为一时失神，被胡骏一刀将左手断去。这些小贼要是拚命的救他二人，也就救出去了，这就叫乌合之众，胜不相让，败不相顾，一看为首之人全都落败，谁敢在此处久留，不约

而同各自逃命去了。胡骏有心追赶群贼，又怕他二人逃走，况且又杀了十几个人，要将为首之人放走，一定要吃官司。正在为难之际，胡家坟众人已都出来，各持军刃喊道："胡大爷在那里？"胡骏答道："我在这里。"众人来到切近，见胡千里并未受伤，大家这才放心。胡骏派人看守两个伤人，自己摆刀追杀群贼。性痴带着人也迎上前来，遇见了败走的喽兵一问，才知道丁氏弟兄带伤，大约已然被擒了。自己将然一怔神，胡骏已然来到切近，性痴有心过去动手，知道自己的本领不敌，被他一刀杀死到不要紧，如若带伤被擒，我是出家人作贼，有玷佛门名誉，三十六着走为上策，转身就跑。喽兵们看见和尚到了，也都精神起来，谁想和尚不战而自退，众喽兵叫苦连天，真如同丧家之犬一样。胡骏虽是追赶，也不过就是威吓威吓，也不愿再多伤性命，不大功夫村内贼人一个不见。胡骏派人点着灯笼火把，在各处清查一遍，然后村口多加人防守。胡家坟就死了一个看门的，名叫王小三，他家里哥七个，倒是不致绝后。杀死了的贼八名，重伤的三个。早有村人报道："胡大爷，您猜这为首之人是谁？"胡千里说："我哪里知道。"村人说道："您不是不知道吗？请过来看看吧！"说着把火亮一举，胡骏留神一看呵了一声，原来是对头丁吉丁顺，遂点了点头说道："丁吉丁顺，我胡家坟的众人，跟你有何仇何恨，你竟勾结土匪前来扰乱，休怪我等没有同乡之义了，全是你二人自己找死。"遂吩咐把他们绑起来，等到天明送交县署，将他们实在罪状，详细呈报。县官验尸已毕，叫人掩埋死者的尸身，将丁家满门捉拿到官，所有财产完全充公。后来听说二人病死狱里，全家大小在出狱之后也都流离四方，各自求生去了，这也是丁氏兄弟作恶的报应，落得家败人亡。"

第一百二十三回

年羹尧三打藏峰岛　陶洞天劫狱西安府

单说这位胡千里，自从这次打走土匪，匪首送官以后，这真叫威名远震，外人全称他百人不敌。这样一传说，从此僧道土匪，真是闻名远遁。胡千里一看本村大患已除，要遵从老师的命令到外边闯荡闯荡，别净听本乡之人说我本领高强，我到外面试试看，倒看看我自己够怎样的身份。想到这里，跟众人一商议，众人还是不愿意叫他走，要求他再过个三年五载的，也可教给众人点功夫。胡骏满心愿意走，怎奈众人苦苦的挽留，实在无法，遂跟众人说道："既然如此，我在家再住一年吧！"大家也全赞成，每日依然到场子里教众人练功夫，晚半天就回家来休息。这一天胡骏正在屋里喝茶，还有几个知心人在一处闲谈。忽然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说："胡大爷可了不得了，在村口来了一个老道，我们劝他绕道而行，不但他不听反倒说了些无理之言，他说非找您，问问为什么僧道无缘。"胡骏听说就是一怔，暗想：这个人前来，决不是路过行人，非有人主使前来寻仇不可。带领众人直奔村外而来，村人一看胡大爷来了，闪开了一条小道。就见胡骏跟老道没说几句话，二人当场动手。在先老道以为一个年轻的乡下人，能有多大的本领，也不过是三招两式就可以赢他。心里是这样的想着，又谁知动手有二三十个照面，不由得把老道吓了一跳，心说：哎呀我贺清虚今天可输眼了，看起来闯遍天下，还是有不到的地方，决不该这样轻敌。老道打算用绝招打倒

胡骏，又一想且慢，既然这人小小年纪，就有这样惊人的武术，将来非成名天下不可，我何不看看他的招法呢！看他有什么本领以后再制服他。老道想到这里看关定式，封闭闪躲，把门户守得严严密密，并不往里进招。二人也不过是招招架架，都是看势进招战了功夫很大，大约总有六七十个照面，真是棋逢对手，匠遇良材，就是不分上下。胡家坟的众人看着有些着急，心道："胡大爷这么高的武术，何必跟他耗功夫，不就是这么一个破烂不堪的老道吗?三两下把他打倒就完啦！他们可不知道胡骏更是着急呢，胡骏眼睁睁就是进不去手，这也就是胡千里，换一个早就输招了。老道觉着时候已然不小，看胡千里的本领，平平常常的人决不是对手，可不知道他因为什么跟僧道为仇，莫若将他打倒问问他，其中一定有原因。老道想到这里双手一晃，如同鸟飞一般，随着身形向下一矮，招数变成地盘矮式，其快如风，其急似电。不过三五个照面，把胡骏弄得眼花撩乱，自己尽力的招架，强作精神，不求有功，但盼无过，怎奈老道的招数太快，行前就后，忽左忽右，招法出来，真是看不胜看，防不胜防。猛然间老道用了个船行逆水划的样式，双臂来回够奔胡骏双腿一扫，胡骏丹田提气，连着往上纵了好几纵，将然把双臂躲过，脚尖将一落地，老道身形向下一坐，伸出左腿，脚尖对准胡骏的脚尖，轻轻向前一踹。胡骏因为没换过脚来，站立不住了，就听扑通一声栽倒尘埃，一个滚爬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向着老道发怔。老道念了声无量佛，遂哈哈笑道："我来问你因何跟僧道为仇？如果说得有情有理，不用你阻挡，贫道自然不进你的胡家坟。如果以一己之见，独夫之勇，欺侮我们出家之人，贫道我不敢说精通武术，凭我所能决定要管管你们。"回头一看村口有

一个石碣，宽有一尺，厚有七寸，老道伸手轻轻就在石碣上一拍，就听“吧”的一声，把石碣子打落下一段来，真比刀裁的还齐。全村的人一看，都把舌头伸了出来。胡骏也知道是位世外的高人，我祖师爷曾对我说过，现在我的功夫已尽传与你，如果再遇有高人，必须设法拜他为师，继续练艺。今天这位老道，武术绝伦，我要求他收我为徒弟，学一点真正的功夫，也不负我师祖的嘱咐，自己也可增长点能为，或者我二人有缘也未可知。他既是问我因何僧道无缘，我何不将当年老爹身死之事对他说明，听他有何言答对。想到这里说道：“你要问我，我就详详细细的告诉你。我姓胡，名骏，字千里，与僧道无缘是由来已久。”遂把当年他父如何被老道耽误致死的话前后说了一遍。老道把话听完哈哈大笑道：“胡骏你以为你的理由很对，实在是怨你自己知识不足，你父既然有病，就该请大夫以药剂治疗。神鬼仙家，以及僧道的符咒，那不过是哄骗欺人的生意，有的人赖神吃饭，靠仙穿衣，那不过是害人的恶魔罢了。有病的人求他们去看，什么大仙爷、三娘娘有起死回生之方法，教病人喝香灰，吞符咒等等杀人的毒计，其实不要紧的小病，要教他们一治非死不可。想当年你父之死，虽说是被老道耽误，可也是你们自甘愿意。你可知天下的僧道会治病的占很小的一部分，其中还有以针灸脉术的真正歧黄医士，其实欺人的僧道很少，你竟把这天下的僧道全都看成一样了，看起来你这年小无知的人，也倒可笑。”胡骏听了老道的诸多言语，好似晴天霹雳，如梦方醒，心里想道：“照这样的看起来，不但打僧骂道不对，大概我的父死还是我耽误的呢！遂叫道：“仙长，照您这么一说，我的行为全都不对。可是我要问问您，出家人都是以慈悲为本，方

便为门，为什么要作这无人道的生意呢？”老道长叹一声，说道：“胡骏你小小年纪那里知道，这个出家释道两教，皆是无上的教门，可是人多心不齐，良莠都有。谈到出家也有几个分别，有人出家心未出家，心出家人未出家，身心俱不出家，身心俱已出家。真正的出家人，正心修身参佛悟道，这是身心俱已出家；山村隐居闭门自守，不贪红尘名利，名为隐士居士者，就是心出家人未出家；在家的出家人，抚妻慰子，争名夺利，日以经营为事，并不说儒释道教一语，这是普通俗人算是心身俱未出家；身穿道衣口念真佛，专求名利，就是以神道给人治病之辈，那就是身出家心未出家。乃是道中罪人，社会毒虫，如果辨认不出这几个分别来，把天下的僧道看成一律，这不是自取过失吗？”胡千里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道：“仙长，我今天若不是听到您的良言开导，跟出家人至死有不解之仇，今天遇见了您，方知我自己以先行为不对。”老道点头说道：“你就算见机灵敏。”胡千里接着说道：“不瞒仙长说，我父当年去世，我认为是老道用符咒害死的呢！”老道摇头说道：“符法是不治病的，都是他们的赚钱的妙计，他们遇见病人，也是愿意快好，多赚几个钱，还落个好名誉，你父当年之死一定还有别的原因，你不信贫道我有个小小技术，就是占算灵卦，并且还可以圆光透视。你打算明白你父当年死的原因，我可以给你算算，我可不要你的钱，也不化布施。”胡骏闻听赶紧抱拳说道：“你老人家既肯慈悲，弟子求之不得，请仙长至草舍一谈如何？”老道点头说道：“可以，你就带路吧！”众人一看，没打成老道，反倒把老道请到家里来，大家前护后拥，一齐到胡宅而来。

到了客厅胡骏命人献茶，老道说：“先别忙，我先给你圆

光，但不知你父亲死在那间屋里。”胡千里赶紧把老道带至后院正房屋里。老道要一面镜子，在屋里排罡布斗，走了两个圆圈，又将二指向东南角一指，口念真言，随手把镜子拿起看了好半天。这才把镜子交给胡千里说道：“我们前厅坐吧！你父临死之状，我全看明白了。”众人随同老道来至前面大厅，大家全都落坐，老道手拈银髯叫道：“胡骏，别的我也不跟你说，我问你一句话就可以证明了。适才我在用法之时，看见你父亲死后的胸前有碗口大小一片红点，大小不等，大者如豆，小者如米，你可留神看见过吗？”胡骏一听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里说：在我父临死之时真是有这些红点。可有一节外人都不知道，我母亲恐怕外人看见说短道长，给我父亲穿上寿衣之后才叫别人进来，此事除去我母子知道。现在我母亲也下世去了，惟有我一人知道，老道他怎么会知道的呢？莫非他是大罗神仙不成。想到这里连连称是，老道说：“你父乃是瘟疹未发毒入五脏而死，对不对？如若我说的话对，今天我得化你一份缘，可不是化金银粮米，我化你跟僧道有缘。”胡骏闻听完全明白了，当时说道：“仙长，你老人家放心吧！以前的愚见今已悔之不及，以后我胡家坟一定不与僧道为仇，来则有缘。”老道微然一笑说道：“那么我今天就算化着了。”说着站起来要走。胡千里一看这个老道真是不凡，我决不能交臂而失之，我就拜他为师吧！如果我要苦苦哀求，想他也不至于推辞。遂口称：“仙长，弟子有眼不识高人，年弱无知，蒙您开导一切，弟子茅塞顿开，我想跟你老人家进求一步，无论如何也求您允许。”老道说：“但不知你有何事求我，如果我出家人办的到，我就允许你。”胡骏听到这里遂双腿一跪，说道：“仙长别的我也不求，求你老人家收我作个弟子，我愿

跟你老人家练艺。”老道哈哈大笑道：“我就知道你是这个心意，我看你这个人性也很不错，大概对于你功夫上一定肯用苦心，可是我身上也没有许多特别的本领，你拜我为师不觉着不值吗？”胡骏口称：老师，你老人家说的那里话来，你老的本领高强，道法妙，弟子真是钦佩得很。”老道点了点头说：“胡骏你既肯当众拜我，足见得你有福有德，假使我再拒绝也就不近人情了，我就收你这一个徒弟吧！”胡千里连连向上磕头，老道说：“你起来，既然你家有把式场子，一定供着祖师爷吧！你去预备烧香拜拜祖师爷就是了。”胡家坟众人一看胡大爷又拜老道为师，也是喜欢的了不得，准知道胡大爷一拜师，当然在家里练艺，连大家也可以沾点光，跟着他多练几年功夫。立时七手八脚，时候不大已然将供品办理停当，仍按老法子，上香拜过祖师爷再给老师磕头，然后大家设筵畅饮，直热闹了一天。晚间给老师收拾一间清雅的屋子，次日天明，老道就开始教功夫。贺清虚知道胡骏的功夫已有十之六七，不过所差的就是几步大气，能够将大气练通了以后，就够一个剑客的身分。胡骏也是天生的灵敏，老师教到那里，便会到那里。

简短捷说，胡骏跟清虚一气练了十六年，胡千里的功夫不问可知，就连胡家坟众人的功夫，都在平常的武术家以上。老道心里非常的高兴，没想到若大年纪又得着这么一个得意的弟子，较比张陆又胜强数百倍矣。想着不由得一阵高兴，叫道：“胡骏你的功夫虽然说没到化境，可是普通剑客也不过如此，我可以带你到外边走一趟。打算到外边去不能没有绰号，按着你的性质和长像，我送给你一个美号，金顶吼赛元霸，因为你的力大过人。”胡千里叩头谢老师赐号之德，然后说道：

“老师，您说我的功夫已然差不多了，我总想换一对特别的军刃。类乎刀剑虽然说不错，可是它的分量太轻，锤锏我又嫌它太笨，求您替我想一种特别合意的军刃吧！要巧妙，要厉害，还要可锁夺敌人的兵刃才好。”这话还是真把贺清虚问住了，十八般兵刃都不爱使，另想特别的军刃，一半时可想不起来，你说叫他使一对夺，他一定又嫌轻。想着一眼看见旁边放着一付马鞍，有一对铜镫，老道也会出主意，叫道：“胡骏你既然要想使特别的军刃，就用这对马镫倒很好，分量可以随便增加，至于这种东西的形式，若用他拿人家的兵刃也非常得手。”胡千里一看喜欢的了不得，照样打了一付马镫就是将把放长，里面的招数老道略一指点，胡千里真是心领神悟，把这一对马镫练起来是风雨不透。老道看着也觉得可笑，这才预备包裹行李带好了银两，爷儿两个一同启程，出了家门。胡爷问老师道：“你老人家带着弟子想到那里去？”老道说：“你有两个师兄，现在住居万龙藏峰岛，我打算带你先到那里看看，然后再定方针。”老道本来有他的心思，在十数年前临走的时候，本来为的是躲开张镜波，陆广元两个人，偏要看看他二人跟西安侯有无联络。没想到在胡家坟一住十几年，看着胡千里的本领也算成了，可就想起了万龙峰岛的事来了。爷儿两个顺路奔藏峰岛而来。

一路之上不必细表，来到白沙江佣船，来至岛下，说明来意，英王闻听赶紧排队相迎，将老人家接至后山。老道向张镜波问道：“你师弟陆广元何在？”张镜波长叹了一口气道：“你老人家有所不知。”就把自从贺清虚走后的事说了一遍，一直说到陆广元死后，现在天王殿被烧，西安侯不知何往，老道闻听也长叹了一声。遂说道：“你二人不听为师之言，才致

有此大祸，这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将然说到这里，外面有人回报，说外边胜陶然打岛。英王当面要求，请老人家带领高徒胡千里同行助威。老道不愿多管闲事，但是因为徒弟被杀，未免就有不平之意，也有心开开眼界，看看打岛的侠剑客都是何等人物，因此老道点头，这才乘坐一只大船，来到岛门口外。几位老剑客虽然不认识胡千里，可全都认识这位循环道长贺清虚。大家看见老道出头，不由得就是一怔。这功夫江心的战船已然排好，跟着来了一只小船，送上一个人来。这人生得是连鬓胡须黑脸膛，身穿黑裤褂，足穿靸鞋，高打绷腿，抱着一口金背砍山刀。站在战船当中，耀武扬威向着三庄用手一指喊道：“尔等那个不怕死？快快过来会我。”胜陶然，以及其余老少英雄，留神看了看这小子，都不认得。

书中暗表，这就是盖天第一手陶源的布置，他想三庄胜裕屡次打岛，未免岛内显着人位缺少，他下了一张布告，招募各处的英雄，当场献艺，按才论职。敢情岛内人才很多，这一张布告一出，那一天就有十几位前来报名，十几天的光景，已然招来六七十位。其中本领最高的主儿不过就选了几位，陶源给他们立了个名目，叫前寨后寨左寨右寨。每寨之中有一位寨主，还有一位副寨主，东西南北一共是八位。前寨主是过山虎赵士亮，副寨主是黑面灶王张甫；后寨主方头豹刘玉，副寨主浪里暇陈文光；左寨主玉面蛟方洪，副寨主铁腿于刚；右寨主九节蜈蚣莫子敬，副寨主花背熊孟龙。其余的人位全在山中当了大小头目。今天战船上这个小子，就是前寨副寨主黑面灶王张甫，擎着一口砍山刀，在战船上叫阵。这边的焦氏弟兄向着胜陶然说道：“老庄主您给我弟兄看着，我们前去会一会他。”陶然公点头，大爷焦文志要去，二爷拦阻道：

“哥哥还是小弟我先出头吧！”大爷连连摆手说道：“不成，我年老力衰未必有几合的勇战，我要是不行，你再出头也不算迟。”说着手擎哨棒，喊来小船，一直奔战船而来，来至切近，身形一纵到了战船上面。高声喝道：“小子你叫什么东西？快快通名受死。”张甫上下一打量来的这人，原来是个身量不高的糟老头子，未免就有点看不起他。暗说：要是个年轻的人，我还可以跟他战几个回合，这样的老头子那能是我对手。想着带出一种看不起的样子说道：“你问我吗？我是万龙藏峰岛的前寨副寨主，姓张单字名甫，外号人称黑面灶王。你叫什么名子呢？看你这样白发苍苍若大年岁，敢跟我前来动手，不用问，一定是活腻啦！”焦文志一听微微冷笑道：“我叫焦文志，外号人称安良侠。”张甫一听呀了一声，侠客原来就是这个样儿，看起来凡事都要身历其境才能明白。常听人说侠客的身分，威风凛凛，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势，闹了半天就是这样的人物。也不是我张甫说句大话，十个照面以里，我要把他砍不死，我就算白练这些年。想到这里哈哈大笑，叫道：“焦文志，你说你是侠客，这么办吧！你要跟我走上十个回合，就算我是你的徒弟。”焦大爷一听，气上心头，就知道这小子是用大话欺人，遂叫道：“张甫，你不必出此狂言，要叫你在老夫面前走上三个照面，就算我枉有侠客之名。”张甫举刀赶步上前，照定老人家便砍，焦文志往旁边一闪身，用手中哨棒接架相还。在一动手之时，不过都是普通的招儿，小子也没想到将然躲开头一棒，跟着二棒又来，好容易刚躲开二棒，焦文志用了个鸽子翻身，棒奔小子的双腿打来，这就叫连三棒。小子如何能够躲得开，就听“吧”的一声，大概张甫的双腿已被打折了。可是折没折是没看见。因为什么呢？就听

见小子呵呀一声，扑通一声落在了江中。焦大爷哈哈大笑道："我就知道你是个无能之辈。"自然有水手打捞张甫，这话也不必细表。

单说四寨之中这七位寨主，一看张甫这样无能，真是给我们大家丢人。其中最着急的就是左寨大寨主玉面蛟方洪，手使一对蛾眉刺向众人说道："列位给我看着点，待我替张甫转转面子。"说着唤来小船跳了上去，小船不怠慢，乘风破浪一直奔战船而来。来到切近，将身纵上大船，高声喝道："焦文志休要逞强，你可认识左寨寨主方洪吗？"焦文志留神看了看，这小子细高条的身子，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穿绸子裤褂，脚登青缎子皂靴。往脸上看，白中透青，长眉细目，鼻直口方，年约四十左右，并无胡须。手使一对分水蛾眉刺，向左右一分，够奔焦文志便刺。焦大爷并不慌忙，等他军刃来至切近，身形一偏，用手中棒照定小子的双腕猛力一砸。小子还真不含乎，趁势往下一落，撤身换式然后进招，二人杀在一处。焦文志动着手看方洪的功夫，还是真不错，居然能跟我走了七八个照面。有心再斗斗他，多跟他战一会儿，知道岛内人是多的，也并不是在此一阵要分输赢，我何不发绝招将他打倒，好与别人再战。老头子想到这里，把招数一变，棒走如飞，带有风声，方洪眼花撩乱，无法抵抗了。就见老头一棒盖顶打来，自己赶紧一闪身形，用双刺猛力一刺，那知道老头子脚下灵活，滴溜溜一打转，早到小子的身后，棒走白蛇吐信，够奔方洪脊背点来。小子一看不好，打算闪身躲过，那能来得及呢，就听见"砰"的一声，正点中了小子的右肋，玉面蛟应声而倒，把一对刺扔出多远去。焦大爷想着赶过去把他打死，又一想：唉！何必呢！擒贼先擒王，他又

不是首领，打死这样的别说是一个，就是十个八个的也无济于事，他是无用之人，我何必多伤人命呢！遂把军刃一擎哈哈大笑道："方洪我有心把你打死，现在本上帝好生之德，放你逃命去吧！"焦文志知道这下点上这小子，一定他躺在那里不敢动了，遂说出叫他逃命的话来，叫他一听如同得赦旨一样，必然赶紧爬起逃命。谁知把话说完，方洪不但不起，连一动都不动，焦大爷走近前一细看，呀，这小子早已气绝身亡了。焦文志点了点头，心里说：我觉着没用多大劲，怎么会把他打发回去了呢？

左寨的副寨主铁腿于刚，跟方洪素不和睦，都互相看不起，今天见方洪在战船上亡命，于刚觉着实在是气顺。心里说：看怎么样，平常吹牛说大话，今天临敌大概性命是自送的吧！又一想这小子一死，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我到战船上面会会这个老头子，如果该着我露脸，赢个三阵五阵的，不但左大寨之位归我，还可以教其余的寨主们见识见识。小子想到这里一句话没说，高高兴兴的唤来小船，够奔大战船而来。来到战船上面，用手点指，高声喝道："焦文志我看你年迈苍苍，能有多大气力，方洪因为无能，当场被你打死，我劝你快快回去，换来一个能够战上几个回合的，也省得我多伤你一条老命。我铁腿于刚也不是用大话虎你，你要不信，你就过来试试，要让你在我手下走上三个照面，那算我跟师妈练的。"焦文志看了看这小子，生得倒是异常凶猛，项短脖粗膀乍腰圆，身穿土黄布的裤袄，脚登白袜黑皂鞋，粗眉环眼，狮鼻阔口，大薄片子耳朵，连鬓胡须，一张铁青脸膛，手使虎尾三节棍，声音洪亮。老头子看罢，叫道："于刚，你们先把这死的运走，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于刚遂叫小船把方洪的

尸首运走，连死人的军刃全都运上小船。一切全都办理完毕，这才叫道："焦老头子你还不亮军刃进招吗？"老头子也不多言，把哨棒一摆跟小子动手。焦文志就看着这小子有点力气，心里说：咱们谁也别虎谁，究竟你有多大劲头，我也得看看。想着看见于刚的三节棍盖顶而来，老头子用军刃往上一迎，就听当啷一声，把小子的三节棍震了回去。小子两手发麻，哇呀怪叫一声，直看着老头子发怔，心里说：就凭这样一个糟老头子，他竟会有这么大力气。就在这小子一怔神的功夫，老头子的招数早就进到，于刚急忙接架相还。别看于刚的力气不敌，可是功夫倒还不错，把三节棍的招数施展开了，前冲后突上下翻飞，两个人杀在一处，居然跟焦爷打个棋逢对手，并不分高低。常言说得好：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这话一点都不假，二爷焦文亮一看哥哥连战两阵，头一阵把贼人一棒打落江中，第二阵又把方洪打死，第三阵又遇见这个铁腿于刚，虽是难分难解。可是老人家年纪高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如若稍有不慎，那还了得。想到这里跟胜裕把话说明，唤来小船，够奔大战船而来。到了战船上面，叫道："兄长，你老人家连打两阵，大概也过瘾啦！把这个小子交给我吧！"老头子一听兄弟来了，知道他的心思，恐我有失，也罢，我就让他。想着遂往圈外一纵，叫道："兄弟要过瘾多加小心。"说完乘小船回归本队不提。"

单说焦二爷，笑嘻嘻的说道："你叫铁腿吗？我看你要成折腿了。"于刚一听这气就大了，喝道："你是何人敢来送死。"二爷冷笑道："我姓焦，名文亮，外号人称济世侠，排行在二，是你的焦二太爷。只要小子你有耳朵，就许知道我们兄弟的大名，如果你是六根不全的东西，耳朵眼不通气，也就难怪

你了。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就照着你这两条铁腿下手。”于刚本来就是个暴性人，他那能听得了这些话，只气得双眉倒竖，怪眼圆翻，大喊一声：“焦文亮休要多言，你着家伙吧！”各自摆军刃进招，两个人打在一处分外看着紧张。焦文亮一面动着手，嘴里还不住的说长道短，并且说出话来还是真叫于刚生气。老头子这一套是谁也比不了，别说是个暴性的于刚，任凭是谁听着，管保也要怒发冲冠。于刚只气得心花暴跳，恨不得一棍把焦爷打死，方可出了这胸中的恶气。怎奈焦文亮不是平常之辈，不但人家棒法高妙，动手的阅历也好，招法出来的又奸又猾，又准又狠，差不多都是引诱之法。于刚使足了力气，一棍一棍的跟二爷拚命。焦文亮一看这小子是真急啦，反倒不往里进招了，施展一些窜蹦跳溜封闭躲闪的法子，这样总有二十多个照面，输赢尚且未分，把于刚只气得气喘吁吁，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滚，两肩有些发木，棍招也散乱起来。焦文亮一看火候到了，遂把棒招一加紧，如风似电。小子那里能招架得住，自己一看可了不得了，我中了这老东西以逸待劳的法子了，到了现在他净用绝招，我那能受的了呢！常言说的好：好汉子不吃眼前亏，胜败乃是兵家常理，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小子想到这里，专候有了空子逃走，要是焦大爷一看出敌人有了脱逃之意，一定给他闪开一条生路，叫他逃命去了。焦二爷可就不然了，一看小子动着手，两眼留神空子，准知道他是要逃走，自己遂又把棒招往开推展一部，四面八方如同棒城相似，把个可怜的于刚围得是风雨不透。小子想走是比登天还难，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语。战吧！是非失招不可；走吧！又没空子。这时于刚才教后悔，莫怪古人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

头。方洪一死的时候，我就该看看别人到战船上面有怎么个举动，以后我再出头，也决不能跟方洪一路西归。得喽！后悔药是没有卖的，凭着我的福气去闯吧！如果一失神我是非死不可，不如我给他来一个怔走，万一要不该我死，也许就走开了。越想主意越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虚点一棍拨头就走。谁知焦文亮早有预防，看着小子刚一转身，焦二爷身形一矮，棍走顺风扫叶，小子想躲已来不及了，就听“吧哧”一声，把于刚双腿就打折了。文亮擎棒哈哈大笑道：“小子，今天二爷要不把你这两条腿打折了，你还许疑惑我说虚话，我再问问你是铁腿可是折腿？”焦文亮正然拿小子开心，猛听后面有人高声喝道：“焦文亮你有多大能为，就敢这样的发狂。”二爷回头一看，见大船上面上来一人，矮身量，四楞子脑袋，豹目环眼，手持一口大刀。老头子看罢说道：“你是何人？莫非看着折腿这个事眼热吗？如果看着折腿好，你就该走过来，恭恭敬敬的跟我道个辛苦，说二爷，劳您驾吧！我的腿也不愿意叫他长着啦！你二爷准不费吹灰之力，管保使你二人变成一对。”那人哈哈冷笑道：“姓焦的少说废话，大概你是不知道某家的厉害，咱乃是万龙藏峰岛后寨的大寨主，姓刘名玉，人称方头豹。老东西你也不用耀武扬威，你能跟我走三十个照面，我就改别的姓。”焦文亮哈哈冷笑道：“小子我没问你，你自己都说出了，别管你是什么东西吧！我劝你先别改姓，你来看，老夫年过半百，尚且没后，正少一个拜孝儿子，你要愿意的话，你就改姓焦，我倒乐意。”刘玉他知道焦文亮的口齿厉害，心里说：别看你把于刚气的迷迷糊糊，今天遇上我，你算有了对头了，不用说打仗，凭我三寸不烂之舌，管保把你说倒。想罢笑嘻嘻的说道：“焦文亮你看

你这么大年纪，说话总是找巧吃，足见得你在年轻的时候，专会用圈套人，老来还是这样的后开通呢！”焦文亮一听，暗说：这小子倒有点意思，要跟我斗斗嘴。遂笑道：“你真说对啦！谈相的曾说过我，应该饿死，我对他说我家里是大财主。他说你真要是大财主的话，你不是独卵，便是方肛，我一想真不假，这位谈相的先生真有两下子，我非独卵实在是方肛。凡是被找套过的主儿，都有个特别的记号，就是脑袋全是四方的。”方头豹一听呀，这老东西是真损，大约口战我是不能取胜的了。想到这里将要摆刀过去动手，就听焦文亮叫道：“刘玉你说的话我还没听明白，你在万龙藏峰岛是什么职分？”刘玉答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是后寨的大寨主。”老头子猛然一阵大笑道：“原来你是压后寨的，你快回去吧！常言说的好，好鸡不跟狗斗，好男不跟女斗。你既然与人家压后寨，虽说不是女子，一定也是个龙阳生。凭你这样堂堂的焦二太爷，岂能在这战船上打兔子呢？滚回去换一个人来吧！”刘玉本打算不生气的，谁想一听这话，也是气的肚子疼，遂喝道：“焦文亮少要胡言。”说着向前一纵身，照定焦二爷就是一刀。焦文亮身形往旁边一闪，笑嘻嘻的说道：“看你，这个样吧，你准行的了吗？着家伙。”说着摆棒便打，老头子就是这样嘻嘻笑笑的，跟刘玉战了足有二十多个回合。刘玉一看，别看这老东西心不在战，他的武术是真不含乎，莫怪人称侠客。小子心里头一想事，手略微一慢，被老头一棒打近身来，再要闪躲那能来得及呢！总算是便宜，手里的刀用力往外一推，跟着身子往旁边一闪，这一棒点的也有点偏，就听叭通一声早已栽倒船上。虽然说没打正，也不过是不至于要命，要想站起来可不易了。焦文亮一看，这一个战船上面，躺着两个带

伤的人，再有来动手的多有不便。遂向藏峰岛的队里喊道："尔等听真，头一个于则被我打折双腿，第二个是方头豹刘玉也被我打倒，我不肯伤他们的性命，你们还想要不要，如果不要的知，我给他二人两棒，踢下水去喂甲鱼啦！"这边的陶洞天一看四大寨的寨主，连败了三阵，自己大失所望。原来招募他等，所为的就是三庄兵到叫他抵挡。照这样子看来，这四大寨之中并没有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出去就败，这真是虽有若无。现在人家焦文亮喊我们去运人，要按这四人的身分要不要没关系，可是又不能这样办，决不能因他二人的失败，泄了全军勇气。想到这里向大众说道："列位寨主，快去救人要紧，如果有人敢去对敌，必须自己酌量酌量，千万不可冒昧前往，这焦文亮的本领大家也看见了，知道自己不是他敌手，就不必去。"几位正副寨主一听，都沉不住啦！因为什么呢？自从入岛以来，发放的位置和待遇不算不优厚，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旦有人前来打岛，四寨之人出头打一阵输一阵，也觉着脸面上真是有点不好看，还有砸饭锅的希望。如果我们都不出头，养我们是为的什么呢？

前寨大寨主过山虎赵士明听说叫他前去救人，赶紧答应一声，唤来小船一直够奔江心而来。高声叫道："我是特为救人而来，你容我将他等救下船去，你我再来比试"。焦文亮点头答道："你放心吧！我先不打你，我也不要他二人的命，我要是有打死他们的心，大概他们早已脱生去了。"赵士明也不答言，把两个伤人救上了小船，然后亮出刀来要跟二爷动手。焦文亮用手点指叫道："小子别忙，通过名姓再来受死。"赵士明通报了姓名，彼此刀棍齐举，二人就杀在一处。焦文亮留神一看，这小子的功夫比前两个都强，但见赵士明的刀招

出来，实在受过高人的指点。老头子便不敢轻敌，也将棒招加紧，战了总有四十多个回合，赵士明堪堪不敌。赵士明一看，可了不得了，今天大概是我们四大寨的劫数到了，我要是打不过他，就得我三弟孟龙，我三弟他要再不成，其余的人都不用试，准是都不成。原来这右寨副寨主花背熊孟龙，跟赵士明有八拜之交，赵士明行大，二弟已死，孟龙是老三。在这八大寨主之中就属孟龙，因为他生来的不喜逢迎人，所以在试艺之后才当的寨主。依着孟龙就要辞职，赵士明从中解劝说道："三弟不必着急，有本领早晚也有出头之日，虽是落草为寇，免不了出去打仗，到那时谁有本领自然全都知道的。"孟龙无法只可暂时忍耐，赵士明一想，今天是我三弟露脸之日。孟龙也看的明白，知道这焦氏弟兄不是无能之辈，就是我出头也未必准赢，到现在又看见大哥出头，目不转睛的看了好半天，看赵士明也落了下风，倒吸一口冷气。暗说：我大哥不是他的敌手，我也许是不成，本打算看看他等都有什么本领，然后自己出头，如果得胜，岂不是我孟龙抬头之日吗？到这时可顾不得了，我就是死在战船上，我也要把我大哥替回来。想到这里，唤来了小船，飞身而上，直奔战船而来。心急船快，行至大船切近，跃身至上，来至当场叫道："大哥不用担惊，小弟孟龙来也。"赵士明正在盼他，果然他就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遂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孟龙摆棍迎上来，通报了姓名，彼此动起手来。

赵士明回归本队不表，单说孟龙跟焦二爷战在一处，老头子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里说："喝，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以前的几个人都是平常之辈，这小子的功夫可不含乎。今天我焦文亮要是一输招，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自己一想改

招吧！遂把招数变成了下盘的招法。孟龙一看，不禁暗暗点头，果然是名不虚传，今天我是难以胜的。陶洞天一看众人之中惟有他们哥俩本领高，怎么都不是这年老气衰焦文亮的敌手呢？这老东西是成名侠客，阅历深远，看这样子孟龙也要不敌了。遂喊道："列位弟兄，还有谁愿替换孟龙。"一语未了云霞道长杜清风，口念无量佛，叫道："陶副帅，贫道的命运不强，与兵卒对手皆落下风，今天我要出头拿这个焦老头子。"陶洞天一看不由得笑道："杜道长前往甚好，看来焦二必败无疑矣。"老道乘小船而来，到了战船上面，口念无量佛，叫道："孟寨主你且退后，贫道杜清风会一会这位济世侠。"孟龙闻听不胜感激，眼看就要落败，副帅派人来替换，看起来陶洞天对人厚道，实在是第一，以后遇事定要以死相报。一面想着退上小船回归本队不表。

单说济世侠焦文亮一看老道杜清风来了，心说得了，好角全在后边呢！遂高声说道："杜清风，你别以为你武术高强，你不是要会会我吗？正好，我早想着要会会你呢！"老道笑着说："很好。"一回手唰啦一声把宝剑亮出，两个人也没客气，剑棒齐举，二人当场动手。要是按着身分说，杜清风差不多就在剑客之中，手中宝剑敢说得起是招法绝伦，焦文亮跟他走在一处，实在是差的多。焦文亮的心理，就是当场亡命，死在成名的剑客之手，也不算什么难看，所以焦文亮不但不怯战，而且是非常高兴，把手中的棒舞得是上下翻飞，如同棒山一样。老道一看暗想道：我这些年可正走倒霉运呢！看这焦文亮跟我走在一处，凭他的本领说，就该封闭躲闪不敢进招才是。他不但不怯战，反倒很高兴，并无半点怕意，难道说他的能为增加了不成，今天我要再输给他，真可算倒运到

家啦！自己遂把剑招加紧，但见剑光炯炯，上下飞腾，犹如电闪一般。焦二爷一看，暗自叹道：焦文亮啊！今天就是你死期至矣，如果我改走逃生，可惜这一世的英名，不然的话非死即伤。又一想得了，凭我焦文亮这大年岁，足智多谋，要是被他好好打死，岂不便宜了他，倒要看看他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思前想后总是尽力抗敌为对，这时候老道的剑招紧紧逼迫，二爷堪堪就要招架不住了。猛然间计上心来，得啦！我不管良心下得去下不去，我也要算计他一下。遂喊道："老道住手，焦二爷有话跟你说。"按着动手的规矩说，有什么要说的话，必须要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然后再叫人家住手，这是表示着没有暗算的行为。今天的焦文亮可不然了，他是在动着手喊人家住手，云霞道士杜清风也是艺高人胆大，再说也正走败运呢！他就这一大意，遂把剑招一收，叫道："焦文亮你有什么话快点说。"焦文亮双手擎棒微然一笑说道："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因为你是剑客的身分，我今天要领教你一手功夫。你看见了没有，我这军刃这一擎，你说这一手叫什么名儿？由这一样要变什么招？"老道一看这是岂有此理，武术的变化无穷，至于名目更难断定，想着也觉好笑。遂说道："老焦你这叫无理之问，武术有千变万化，我说你打东，你偏要打西，谁能管得了你。"焦文亮笑道："不对不对，这是棒中的绝招，今天使到这一手，所以我要想问问你，看看你有经验没有，我每逢遇见劲敌，在我将要落败之先，把这一招发出去准能败中取胜。"老道带着看不起的样儿冷笑道："要听你这么一说，这一招儿是天下无敌了，你今天跟我使使，我倒要见识见识，你何不施展施展叫我杜清风开开眼呢？"焦文亮笑道："那是自然，因为我要发出去准能胜你，所以我先通

知你一声，可别说我姓焦的暗算人，你要留神吧！”老道含笑点头说：“你就来吗？”焦文亮答应一声将棒一举，将要进招，又向老道说：“哎！杜清风你这就不对，为什么咱二人尚未分胜负，来这些人助战呢！莫非要打群架吗？”杜清风不由一征，回头一看，就在这一回头的时候，焦文亮双臂一挺劲儿，一条棒唰啦一声出了手，够奔老道打来。老道转身要躲，已来不及了，只得运用泄力之法，随着棒身形往后一仰，就听“吧”的一声，老道栽倒在战船上，左肩已受重伤。焦文亮赶过去先把自己的兵刃拾起，然后哈哈大笑道：“杜清风你看如何？任凭他是什么样的英雄，只要焦二爷这招一发，他没有不倒的，大概你信服我了吧！”杜清风连痛带气，恨不得把焦文亮吃了，恍恍糊糊的爬起来说道：“焦文亮，别看你今天赢了我，你也算不了英雄，武术不成，用诈术赢人，唉，可惜你身为侠客，连一点羞耻不顾，真是叫我可笑哇！”说完一阵冷笑，焦二爷叫道：“老道，这话可不是这样说，常言说的好：用兵不厌诈。讲究的是真假虚实，你既是身在战场，就该时刻留神，何况我也曾嘱咐你啦！叫你留神，你竟这样的轻敌，幸亏今天遇见我，换一个焉有你的命在。看起来身为剑客，枉冒虚名，真是叫我老头子可笑啊哈哈哈……”老道有心再要分辩，又一想反正是栽啦，多说又有何用，只得说道：“姓焦的，你我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是改日再会。”说罢上小船回归本队去了。”

这时候别人不说，惟有云台剑客燕普，恨自己师弟跟人动手不该轻敌，致被暗算，又是痛，又是气，又恼恨焦文亮奸诈阴毒。未等杜清风来到，遂唤来小船，飞身而上，够奔战船而来。三庄这边一看燕普出头，三位老剑客看得明明白

白，三爷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口念无量佛，向着姜达说："师哥，你看见没有，小弟的对头来啦！冤有头债有主，没别的，当然还是小弟我去会他。"姜爷点了点头，张鸿钧叫来小船。这两位都是出家老道，一个时候到的战船上面。张爷叫道："焦老侠客，连胜数阵已然劳累，请回去休息休息。"二爷一看剑客出头，自己喜欢的了不得，退回本队不表。单说燕普，本打算出头给师弟报一棒之仇，没想到将到当场，焦文亮竟被张鸿钧换回，看了看不由得有气。一见对头到了，历次跟他动手未分胜负，今天我决意跟他死拚。仍然是和颜悦色，向着张爷打稽首道："张道友请了。"张爷也打稽首还礼，说："道友你我久别，不料今日在此相逢，以前我跟燕道友相见时，费了多少金石良言相劝，怎奈阁下是忠言逆耳，现在我也就不再多言了。"燕普一听这话，虽然对于自己未加劝诫，可是这话也难听的很，遂勉强带笑说道："几次的相遇，始终未分上下，这也算是缺点，今天你我是决定上下之日，借此机会你我应当尽力而为了。"张鸿钧闻听一笑，回手哗啷一声宝剑出匣，燕普也将拂尘插在脑后，将剑亮出来，彼此说了一声请，双剑齐舞二人杀在一处。他二人动手非是一次，可说是劲敌，虽然不相上下，可是谁也不敢大意。在一动手时，也不过是见招进式，有时候抢身进步，有时候退后藏身，彼此各施平生所学之艺。身分高的主儿，明白两位剑客的功夫，外行人一看，真有点莫明其妙，还说他们打在一处不甚紧张。二位出家的道长战够多时，大约总有五六十个回合，论招数可多的很了，不足二百招也差不多，两边观敌的人一个个都看直了眼睛。惟有泥小鬼陆恒，看着燕普不能取胜，心里甚是着急，向陶洞天说道："燕道长的剑术，跟张鸿钧差不多，

要想取胜实在不易，可是一半时也不至于输。不过我看着是真急，我打算出头把燕道长换回来，我也会会这个张鸿钧。”陶源仗的是这几位，一听陆恒要出头，心里痛快的了不得，遂说道：“老剑客出头，必胜敌人，请您多加小心。”陆恒一笑，唤来小船，够奔战船而来。三庄这里也看得明白，碧目金睛佛姜达口念：“弥陀佛，陆恒出头，我岂能将他放过，四弟给我看着点，待我前去会他。”董爷也知道这陆恒不是寻常之流，非二哥出头，别人也敌不了这小子。说着话小船已然来到，不多时已至战船，泥小鬼将然到了战船上面。打算叫燕普退后，话到唇边尚未出口，就听有人念了一声佛号，小鬼留神一看，心里说原来是我冤家到了。前次跟他相会，并没分出胜负来，那就是便宜他，这次无论如何也要一决上下将他制倒，也好出我的恶气。想到这里高声叫道：“姜达，你还认识我这金眼貔貅吗？”姜老剑客哈哈大笑道：“我要不是看见你我还不来呢！”小鬼一听，说：“好。”遂亮出他的镔铁双橛，姜达也把自己军刃擎在手中，彼此说了一声请，各摆军刃进招，二人杀在一处。这两个人动手，跟方才俩老道的动手可又不一样了，二位都使的是极短军刃，招数里面，还有点穴法，两个人各施平生绝艺，就如同滚在一处的一样，四个人战成两对，只杀得难分难解，就是不分高低，连盖天第一手陶源都看得出神。看了多时也没看出胜败来，这才向老道贺清虚说道：“老剑客，您看今日的打仗，谁能占胜。”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这四个人动手，真是棋逢对手了，一半时的分不出来。”正在说着这话，就见由三庄出来一只小船，船头上立一人，怀抱一对仙鹤掌，原来是四大名剑之中排行第四，珍珠佛董瑞。董爷因见二位师哥不能取胜，自己一想，我的能为，尚且不

及二位师哥，一旦他二人失招丧命，要打算要我出头报仇绝对办不了。倒不如趁这时未分胜败，我到那里助他二人一膀之力，三个打两个，任凭敌人怎样的厉害，也是难敌我们的三角战。这是董爷的心里话，没想到船一前进，早被陶源等看见，陶源托咐谭大帅压住阵角，自己想亲自出头会会董瑞。老道贺清虚拦道："不可，这个何用您亲自出头，叫小徒胡千里前去就可以胜他。"胡骏闻言答应一声上了小船，直奔战船而来。董瑞方登战船，胡千里也来到了，彼此各自通报姓名，然后一对铁马镫，一对仙鹤掌，两对军刃齐舞，二个人打在了一处。这两个人一动手，又比那四位强的多了，这两个人的性子，都是暴烈异常，别看是身为剑客，发出来的招法非常猛烈。有时镫掌相触，当啷山响，可称得起是凶杀恶斗。六位剑客战成了三团，都是武术相平，身分相等，只杀得风雨不透，又过三个时辰，仍然难分难解。老道贺清虚一看，心说：罢了，莫怪人称大清国四大名剑，果然都有特长，看此情形我要不出头，没有完的时候，莫若我出去吧！我只要打倒了他们一个，这仗算打胜了，老道想到这里跟陶源把话说明。自己将要呼唤小船，这边胜裕陶然公看的明白，暗说：贺清虚师徒二人一齐出头了，今天是场恶战。想着刚要说话，猛然藏峰岛战船后一阵大乱，喊叫连天，各船全都荡动，胜裕不知是什么原因，惟恐陶洞天有奸诈之计，赶紧吩咐一声鸣金。陶源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怕的是岛内有奸细，跟胜裕勾结通气，里应外合，两下夹攻，也赶紧吩咐鸣金。这个收军要是一方面，必然要受追击之败，这是两方面对收，所以这场恶战，就算是无形解散。藏峰岛的燕普，陆恒，胡骏，听见了收兵的响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故，只得各自住手。这

边的姜本初，张鸿钧，董瑞，也因为听见收兵的信号，彼此各自回队。

六位剑客尚未回到队中，早看见由万龙藏峰岛的后边，撞出三只小船来，胜裕还以为是岛内的伏兵。正要预备迎杀，细一看前面的船头上，站立一人，紫微微脸膛，怀抱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铁。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书中交代，自从孙芝，王险等众人逃到了隐逸山庄，老头子燕鹤，打听明白岛内诸事，不禁喜悦非常。童林遂向居士爷问道："现在咱们还有这些剑侠在此，难道还不能一闯而出吗？"燕鹤摆手说："别忙，这时机就快有了。"要依海川你早要一闯而出真要那时候一闯出了隐逸山庄，还怎能得着这西安侯。说到这里童林向韩宝吴璧二人抱拳称谢，并诉悔以前有对不过二人的地方，道了许多谦辞。韩吴二人说道："童侠客，以先之事不必再提，别说是有不对之事，即便将我二人杀死，鬼魂也准对您没有恨意。"燕鹤见韩吴二人跟童林说话，恐怕二人有言多语失的地方，童林的性子古怪，如听二人有失言的地方反为不美。想到这里遂用话把他们的话头差开，叫道："童侠客，自从群雄来到隐逸山庄，以为见着燕鹤，必有通盘计划，有大破藏峰岛的能力。到现在，我算是辜负了众位的希望了。因为其中有段事，要谈到我本人本领也不是我自高身分，差不多都知道我是成名隐士，本应当在大家一到山庄之时，就该有相当的办法。不过我所怕的是岛的三阳观的张明志赵明真是世外高人，手使三环套月，天下无敌，所以我不敢轻举妄动。这不是凌腾二位小剑客到此，三阳观业已焚毁，两个老道的生死下落不明，这也算是天赐良机，我们现在正应当动手。怎奈无有外应，到那时候首尾不能相顾，岂

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吗？也不是我们大家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各人抖抖精神，用点绝技，别看他这样险恶的万龙藏峰岛内，有的是剑侠，我们也能逃得出去。所虑的是钦差老大人，要是出了不测，这责任谁能担当？由打今天开始，我把诸事全都安置妥当，等待机会，遇着外面有打岛的人，那时再打出藏峰岛，必然是一战成功。”大家一听老居士燕鹤的一席话，都是赞成的很，说说笑笑快乐的了不得。在没事之时童林跟各位侠剑客，谈论谈论武术，是那一招好，那一招该改，他必然要跟他们讨教的，这就是遇人高不肯交臂而失之之意。不用说是练功夫是这样，就是几句有经验有阅历的言语，童林都听着津津有味。他常常自己这样思索：别看我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外面经历的事太少了，单等一切的事完了，我知道的不是太少吗？必然各地游览，要阅历一切的世情，然后找名山大谷隐避其中，方算是人生的幸福。大家谈话不必细表。

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天光大亮，红日东升，大家将然用过了早点，坐在茅庐里面随意闲谈，猛然间听见外面锣声响亮，当啷啷的声音惊天动地，茅庐居士不由得一怔。暗说：岛内必然有事，绝不是平平常常的小事，如果平常的事锣声不至于如此紧急。自己正然思索之际，就见心腹家人由打外面进来，在老头子面前报告，外面有胜裕胜然公，带领舟船攻打万龙藏峰岛。居士爷闻听，双手撕银髯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诸位，这才叫机会到了。”于是吩咐一声，叫家人预备舟船，所有群雄陪着钦差老大人，够奔江沿登船。韩宝吴璧暗含着押护西安侯，众人全都非常喜悦，磨拳擦掌个个争先，打算趁机会反出万龙藏峰岛，拿获英王押送北京。要

说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诸位到未必有这个希望，不过为功名成就，身为剑侠为民除害，这是合乎天职侠义道。老头子晴庐居士燕鹤看了看五只船人位登齐，把西安侯隐藏舱中，钦差老大人也不在外面出头，因为这两个人关系重大，惹人注目，故尔全都隐藏起来。居士爷一看所有在隐逸山庄隐避的英雄，全都上到船上，从中就是骷髅鸟秦凤，回天道长古玄真这两个人没来。早跟老头子把话说明白了，人人全都出岛俟后再有什么事，消息不灵通到显不便，还不如叫英雄先行一步，我二人仍隐在岛内，大小作点事方趁心怀。众人也明白二位的意思，打算独出己见，作出一件大事，显出身分高过众人。晴庐居士也不相摆，可有一样儿，众人全都上船了，居士爷也没张罗着上船。大家心想当然燕鹤也得随众人一同反出藏峰岛，一看老头子没上船，众人纳闷，童林性急问道："老人家我们全走，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走呢？倘若是反了出去，真要是趁此机会铲除这万龙藏峰岛，你老人家无论住在岛内岛外，人人都知道您是堂堂一位隐士，也没多大关系。倘若两下里不分输赢，各自收兵，陶源知道我们这起人是由隐逸山庄反出去的，英王等人岂能跟你老人家善罢甘休。就是您有智谋有能耐，大概也得受他们的暗算，岂不算是身居虎口吗？"老头子未等童林把话说完连连摆手，叫道："童侠客，真要是谈到有这种武功我要说比你高，那算我自己奉承我自己。要说是用智谋，我说句过口的话，我可比你高的多，未曾料胜先料败，所有一切的事我早有预备，此时我也不必发表，久后你自能明了。"说到这里摆手叫水手开船，童林抱拳致谢，一切的客气话那就谈不到了，水手摇动双橹，绕出七十二道螺丝湾湾。来到岛口见战船上面正然动手，战得难分难解，三

只船行走似箭，喊声震天地。真要谈到岛中副帅陶洞天，他可不准知道是由打岛内隐逸庄反出来的三只小船。真要是知道，吩咐一声将船一合，将三只小船卡在江中，船上虽有这些成名剑侠，一时之间要说闯出重围也是不易。陶源总以为是胜裕跟岛内的奸细预先勾结，里应外合，岂不是首尾受敌吗？故此吩咐鸣金收兵，这就叫临事未加审查，就算他错了，应当调查调查才对。可巧胜裕一听杀声震耳，以为是岛内出来的援军，不知敌人的兵力，也就鸣金收兵。

两方面收军不表，单说三只小船合并在三庄院内回归谢家滩，大家弃舟登岸够奔三庄行营。胜裕陶然公站在营门留神观看，就见老少群雄，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围护着钦差大人年羹尧，遂让至里面中军大帐。年大人将身落坐，群雄过来依次拜见。年大人对大家英雄说了无数客气话，要依着年大人，打算住在三庄行营办理一切的公事。旁边闪过来碧目金睛佛姜达老剑客，双手一合掌，念了一声弥陀佛，尊一声："老大人，老僧有句话，要在老大人台前禀明。"年大人一看是姜老剑客，赶紧站起身形非常谦恭的说道："老剑客，您有什么话请落坐细讲。别以为我是一个钦差，按门户说您比我长两辈，我的恩师实如禅师癞头僧，论起来还是您的徒侄呢！您要跟我这样一客气，以后要求您的事可就不好办了。"姜达摆手说："大人不对，你老是奉命来代天巡狩，如圣上亲临，乃是海外天子。若全都按着门户论，咱们门户的人很多，一旦遇着什么事岂不叫你老为难吗？你老人家恭维我们，我们领情，比如对人都是这样客气，未免有伤国体。再者说我们弟兄出头，帮打万龙藏峰岛，也不是为国出力，贪图功名富贵，不过是要保全我们的名誉，不愧人称四大名剑就是了。"

年大人一听人家说出这番言语，自己也就不再恭维了，只可说："老人家有话请讲，弟子愿闻。"姜达一笑口尊："大人，据我想隐逸山庄出来的这三只小船，上边可都是成名剑侠，大概陶源也不准知道是他们。要真知道的话，决不能这么容易就能合并一处，如果他回岛一调查一切底细查明，倘若提兵二次前来，要并吞谢家滩。到那时必有一场凶杀恶战，你老人家身分到了，在此行营办公实在危险的很，如果惊动着你老人家，岂不是我等的罪过。依我之见，跟随原来诸位英雄，保护着您够奔谢家滩，设立公馆，作为临时办公处，到是很好。"年大人细一想：老剑客所说之言很有道理，在营行之中办理诸事实在不便，再者说杨师爷也未在跟前，并且还有一个西安侯尚未发落，要是到了公馆里，那有多么方便呢！遂说道："老剑客之言，条条有理，总算为弟子忧心，就依从您的主张好了，我带着大家到谢家滩设立办公处就是了。"遂吩咐群雄预备，所有谭宅原住之人，以及岛内来的雄群是一位不短，暗含着押着西安侯，保护着年大人，够奔谭宅。

这一次谭宅的公馆，就算是假的变成真的了，门前十分威严，众人也全都精神百倍。年大人到了里面吩咐把西安侯押在一个幽静之处，千万不要难为了他，这才把杨师爷请至跟前。所有的公事，该办的办办，该问的问问，然后行文到西安府，叫西安府知府带领三班人役前来，年大人要会审西安侯叛反的情形。把话传出去，大人休息一会，用过饭天已酉牌时候，西安府知府带着三班前来报到，并且带来武职官军保护公馆。西安知府递来手本叩见钦差，年大人吩咐一声传见，于是后面厅房所有群雄两边站班侍候，老大人当中落坐，别看穿着一身便服，天然带来的威风。功夫不大，知府

张志忠进来叩见，先把手本呈上，年老大人接过手本，放在了桌案以上。看了看不由得哼了一声，就知道他是一个捐班出身，身为国家堂堂四品知府，临民亲政，所作所为年大人也早有个耳闻。他的做官门路是西安侯维持的，跟西安侯交往甚密。这次唤他前来，看看他有什么错处没有，如果抓住弊病，也好按法律治罪。此时张志忠一看老大人这样的威严，只吓得不寒而慄，战战兢兢的如过电的一般，连头也不敢抬。年大人看他这样也觉好笑，心里说：看来为官也不容易，无论文武都要各尽其职，才不愧食君之禄。像他这样知府，不但不能为民除害，一味的刮削民人脂膏，自私自利，真是民间恶魔。年大人上下打量了一回，遂叫道："贵府，叫你带领三班人役及各种的刑具前来，你都预备了吗？"张志忠连连躬身称："是，卑职早已遵命办理，侯老大人堂谕。"年大人点了点头说道："我舍死忘生，进得万龙藏峰岛，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亲眼目睹。现在西安侯已然被擒，贵知府是地方官，本钦差虽有圣上金牌代天巡狩，也不能越俎办理，特请知府前来会审，如本钦差有不到之处还望贵知府指教。说完这话脸往下一沉，真是吓人，张知府连连打躬紧说不敢。年大人摆手叫他下去，遂即吩咐预备。年大人也不换官服，厅房帘高卷，中间设有八仙桌一张，后面高高供奉着金牌，上有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八个字，上面斜挂一口上方宝剑。所有随行人员各位剑侠，站立两厢，年大人坐了侧坐，三班人役一个个垂手而立，连口大气也不敢喘。厅房外，陈列着各种刑具，知府张志忠进见金牌，高呼万岁，施行大礼参拜，随后又给大人请安。大人欠身让坐道："少时把西安侯提到，还望知府帮同审讯。"张知府连声说道："上有金牌圣旨，又有老大人在

上，下官焉敢坐下。”年大人一摆手说道：“你我皆是朝廷之官，何必如此谦逊，请落坐办公。”张知府无法只得说谢坐，也不过是欠身侧坐而已。年大人吩咐一声带西安侯，下面答应，时侯不大，三班人役喝喊堂威，就把十四皇子西安候提到。可别看他是金枝玉叶，到现在可说不得了，身上虽然未带刑具，三班人役掺掺架架，来至年大人的面前。看了看年羹尧哼了一声，那意思像看不起年大人似的。年大人并不着急，手理胡须和颜悦色的叫道：“允禔，你往当中上面看。”西安侯转面一看，见是金牌圣旨，西安侯急忙伏身跪倒。年大人遂问道：“允禔，你快把你坐镇西安，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从实招来，免得你皮肉受苦，如不实言说出，管叫你身试国法。”西安侯一想自己所作所为，这时就算是真贼实犯，再有心强辩，怎奈年羹尧是亲自目睹，真要再不实说，也是我自取烦恼。再者说我父是当今皇帝，任凭我有多大的罪名，见面也有点父子之情，难道说还真依国法把我致死不成吗？想到这里，面无惧色的哈哈哈一阵大笑说道：“年羹尧，你不要发你的虎威，本爵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有意图谋不轨，一点都不假，好汉作事自己当。”遂如此如彼，就把怎样勾结万龙藏峰岛，联络英王的话全都说出。年大人闻听点了点头，也明白他的意思，是仗着当今万岁是他父亲，我没有定他罪的权。当时西安侯说出了实话，旁边录供的师爷，早已把供词录好了，念了一遍给西安侯听了听，然后叫他画供，带上刑具，遂吩咐带回原牢。年大人又向张志忠说道：“知府您听见了没有，并没费三推六问，西安侯可全招认了。我想你既是当地之官，以先并无折奏，又未行文上峰，大概许受了西安侯贿赂了吧！”张知府立刻坐不住了，赶紧一躬到地，口称：

“大人明鉴，西安侯坐镇西安，把持军政大权，下官焉敢冒犯皇子。”年大人一阵冷笑道：“据你这样说，境内隐藏叛逆，不但无过，并且有功吗？即便是你职分微小，不敢朝圣，为什么我奉命西巡，你不前来报告呢？”张知府连连叩首，口尊：“大人，只因为您的虎驾到此，下官几次求见，都是赶上老大人身体不爽时，下官也曾向诸位委员，跟老爷们说明过，求见大人有机密大事禀告，可是始终也未得大人传见，望老大人详查为是。”年大人本想寻个错处，把他治罪好为民除害，这时一听他说出这些言语，倒也觉得很有理。当时就没法子可想，有心放他回去吧，又怕失了钦差的身分，后来猛然想起一个没有小辫揪眼眉的法子来。遂说道：“张知府你就算是推干净，以前不说，现在我叫你带着三班人役前来，也没告诉你西安侯落网，你就该把西安侯罪状完全报告与我。以前是我没见你，那么你在见着我的时候报告了吗？见着我一字不提，难道你还有什么强辩。”好一位张知府，听到这里只吓得袍带乱抖，容颜惨变，连连叩头说道：“这实在是下官的错误，彼时不知老大人有何要公，故此未提前叩禀，本打算在公毕之后报告的，没想到审讯的就是西安侯，事已至此，望老大人开恩。”年大人眼望知府猛然一阵冷笑道：“我不过就是如此一说，你我都为国尽职，以后作事须要留神，千万不可因循误事。西安侯虽然被获，余党尚未肃清，以后还望知府多帮忙。”张志忠一听这话，真是又喜又惊，可是准知道此时没有什么凶险了，向上连连打躬称是。年大人将手一摆，张知府才敢退下，年大人又吩咐三班人役，押解西安侯到西安府牢狱寄押，候旨定夺。大人将然说罢，在群雄里闪出位白发苍苍的老英雄来，走上前来先给大人请安。大人一看原来

是北侠秋佩雨，急忙欠起身形，口称："老英雄，莫非有事吗？"秋田走至大人切近，低声说道："西安府与西安侯通同作弊，如若把西安侯，寄押在西安府的狱牢，他们必有携手同逃之举，望求老大人斟酌才是。"年大人一听，心里说姜是老的辣，我年羹尧不敢说是足智多谋，这时竟没有想到这一节。遂连连点头说道："老侠客所见甚是，不是您提醒我，险些误了大事，依您之见，怎么办才好呢？"秋田说道："若把他押在西安府牢，须派人跟随监守。"老大人一听很对，有人监视着他是万无一失的了，遂点派侯二侠带着张方、孔秀、阮和、阮璧、徐源、邵普等人，在狱内监视西安侯行动，其余人等跟随侯二侠在监外放哨。一切吩咐已毕，押解西安侯赴西安府入狱，所有派来的侠客，爷几个分班巡查。白昼之间也没有什么事，要紧的全在夜里。侯二侠知道年大人这时没有处治西安侯的权，必须奏明圣上，或解京，或就地正法，这个差使一天两天完不了。日子一长所有监视西安侯的人，不能定出死班，大家互相替换着，自己专司上夜巡查。

当天夜里无事，次日晚间侯二侠带着阮氏弟兄，由定更天就前后巡查，天还不到一鼓，就见箭道之中有一条黑影一晃。侯二侠看的明白，知道这是人影，暗想道这个人夜行术如此敏捷，绝非寻常之辈，如果要是搭救西安侯，一定是万龙藏峰岛来的人，西安侯有了舛错，怎样回去面见钦差？想到这里，沉了一会儿，又听见有呼哨之声。二爷赶紧低声唤过阮和阮璧亮出军刃，爷儿三个轻轻脚步暗奔监门而来。将然到了监门，但见厉胆侠谭天，好似凶神一般，侯二侠不由吓了一跳。心里说：可了不得了，我们所在这里的人，一齐动手，也未必赢的了人家，何况人家再有羽党。正然想着，只

见牢门一开，由里面出来两个人，手持鱼尾双凤钩，原来是在大魔庄漏网的两个贼人，花面魔王袁金彪，铁面魔王袁金豹。二人手持军刃，真是凶勇异常。

书中交代，前来盗狱可并不是就这三个人，人位来的可不少。因为知府张志忠，被钦差大人申斥一顿后，回到衙门自己坐定了一想，我的官并非是我凭本领赚来的，是走西安侯的门子，私通剑山蓬莱岛得来的。将来也别管是西安侯，英王，到了面南背北的那一天，我还要封妻荫子，显耀门庭，虽说不是开国元勋，也是个有功之臣。今天看见西安侯被擒，这万龙藏峰岛眼看就有不保之势。现在年羹尧势力浩大，如果西安侯有不测，藏峰岛一平，恐怕我的性命也有些难保，到不如趁此机会，回归万龙藏峰岛。见了大家共商妙计，搭救西安侯，刺死年羹尧，如若完全如愿，要得江山不是易如反掌吗？有心放出西安侯，又一想不能，他们的耳目甚多，一定有人监视，我要说放，那是办不到的。事不宜迟，我马上就得走。遂收拾停当，把心腹的人唤过来，暗含着说道："我走后有人找我，你们就说现时正在办公，无暇招待，千万不可实说。单等大事成就，奏明圣上，一定要加封尔等的。"心腹的差人全都点头，张志忠这才秘密出了府门，连夜够奔藏峰岛而来。到了岛内已然天光大亮了，叫人进去回话，时候不大，里面传出话来，请他进去。有人跟着他来到里面的大厅房，所有岛内的要人全在这里开紧要会议。因为跟三庄打仗事毕，由打岛内反出去舟船，原来是隐逸山庄的睛庐居士燕鹤的主动。岛内待他不薄，看他是陶副帅的老师，全都十分的恭维他，真要是他串通奸细里应外合，有意跟藏峰岛作对，他的良心何在天理何存？要依着英王的意思，既往不究，

随他去吧。就是陶源的这口气不出，只顾他这一跟岛内作对，于自己的面子上不好看，一定要带人检查隐逸庄。及至来到了山庄里面一看，所有里面的陈设住所丝毫未动，别说想逮住燕鹤老剑客，就是连所有的当差的，一个也没有了。最后找出来有三四个老弱家人，全都带至陶源面前，陶源说道："你们不要骇怕，我有话问你们，老庄主爷我的师傅，他老人家往那里去了？你们要说实话，不然你们是一个也活不了。"家人们连连叩头，口称："帅爷，您要问庄主爷往那里去，我们可不知道。您就是将我们置于死地，我们也不能说虚话，去向虽然不知道，可是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留下两句话，如果你老人家来到山庄，教我们转达于您。叫您从速离开这万龙藏峰岛尚可保全性命，如若不听留言，祸将至矣，他老人家念有师徒之情，不能不预为通知。"陶洞天听这一些话，自己按剑拈髯，心中再三思想，暗道：真要我老师跟我说了这些话，也是有救我之心，要凭我身上的能耐，走到那里也可以维持生活。远去深山幽谷，不为名利主使，到也逍遥自在。可有一节，西安侯待我恩重如山，我当以死相报，才对得住人家的心。现在西安侯不知身落何方，我要听我老师的言语，离开这里自顾逃生，于良心上实在是过不去。自己想了多时，遂向家人说道："庄主爷既然没在家，你们要好好看守庄院，一草一木不许擅自移动，如有不遵者一经查明，定处死刑。"一切按派完毕回来面见英王，大家开了一个会议，要紧目的是在探听西安侯的下落，当夜晚间不提。

次日天明，英王正在跟大家谈话，有人进来报告，外面有西安府知府张志忠求见，这才叫他进来。张知府见了英王少不得要行大礼，遂后又拜见陶副帅，英王问道："贵府不在

衙中办理公务，来到岛中必有所为吧！”张知府不慌不忙，遂把年大人怎样审问西安侯，怎样难为他的话细细说了一遍。说：“西安侯现在府牢寄押，我有心私行把他放走，怎奈他们派人暗中监视，我因无法可想，故尔前来请诸位从速设法，搭救侯爷出险才是。”英王一听有了西安侯的下落，真是喜欢的了不得，彼此大家一计议，依着大帅谭天的主意，带着全岛的喽兵，直奔西安府，到那里砸开牢门，抢救西安侯，就便占据西安府。在旁边的陶洞天盖天第一手，说道：“谭大帅，既然西安侯有了下落，那就不用着急了，如若带兵前去，到不了西安府，三庄一定拦阻。依我之见，到了夜晚去西安府，劫牢反狱，虽说他们有人监视，不是我在诸位面前夸口，我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大家一听这主意也不错，遂一集合，去的主儿有陶洞天、谭天、袁金彪、袁金豹，一根苗秃头义士马亮、红毛秃头狸子马骏。铁背金蝉贺超，铁爪鹞子高飞，这个小子自从八寇闹剑州，险些被擒，后来一商议，不愿意去蓬莱岛，这才够奔万龙藏峰岛。在一路之上作了几次好买卖，两个小子手里头有点积蓄，真要是从此抱头一忍，不但意外是非没有，一世的荣华享受无穷。他们却不这样的想，一个要给老师报恨，一个要给五叔报仇，故此投入了藏峰岛，打算借着这部分势力，好解胸中之仇。看起来也活该他们遭劫在数，在数难逃了，今天听说大家要去救西安侯，他们两个人也看出便宜，遂说道：“我们弟兄也愿意同去。”陶洞天一看人位也差不多了，点点共是八位，也就足够用的了，人位再多了，也有许多不便。大家商议好了，也没叫张志忠走，怕的是劫狱以后，年羹尧拿他是问，故此把他留在岛内。大家商议妥当各带军刃，白昼之时就悄悄出了藏峰岛，直奔西安

府而来。找一处没人的地方，大家一集合，各自分头探查路线，单等定更后实行劫狱。

天到定更时分，由打府衙后面越大墙，施展夜行本领。陶源带着马亮，马骏，铁背金蝉驾超，这四个人奔狱里救人；谭天带着袁金彪，袁金豹，高飞，四个人在外巡风。一个个都似小燕子一般的轻妙，相依进了府牢，但并不知西安侯押在第几号里。各处一找，也算是该着，在狱庙旁边第二十号房里，见有灯光晃晃，好似未睡的样子。陶源悄悄的走至牢门，留神往里一看，就听里面有人说话。“徐源，邵甫，你们两人也该活动活动了，这时候没有事，你们没听二爷说吗？若有劫狱之人当在三更时分，昨天这时是我，今天又赶上是我，我打算跟你们换换，这可不算我跟你们打麻烦。”就听又一人答道：“张爷得啦，不是您的本领比我们高吗？要是把我们哥俩派在这个时候，倘有人来劫狱，我们不是甘受其苦吗？这就叫大才大用。”里边正在说话，外面的陶源，向着带来的三人一打手势，那意思是叫马骏，马亮，给他看着。自己亮出剑来，手握铁锁，用剑轻轻一错，就听哗啦一声铁锁落地。这口宝剑并非是战国名人制造，能够削金断玉，这就是折铁的随身剑，遇见了不甚粗的铁性物，全能削断，所以这个铁锁就被他削落了。一推狱门而入，里面的张方眼快，早看见有人进来，手持宝剑，知道这是劫狱的人，赶紧亮出自己的三楞凹面透风吕祖锥，赶上前去打算动手。陶洞天本是久经大敌的老手，看见张方亮出军刃，早有秃头义士马亮，秃头狸子马骏，过来抵住，徐源，邵甫，抵住贺超。陶源将身一纵，来到西安侯身旁，用剑割去铁锁，一哈腰背起来就走。将然走出监门，这时候二爷到了，二侠客明明看见人家救出西安

侯，赶紧亮出军刃纵身过来。跟声喝道："大胆的小辈，前来劫狱，目无王法，看你往那里逃走。"谭天含笑说道："老匹夫，不许你多管，闪在一旁保你活命，不然管教你死在这里。"说着话飞身赶过来用手中宝剑照定二爷就刺，二爷一闪身形，用手中银亮双橛接架相还，他二人杀在一处。侯二爷比谭天可差的太多了，净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阮和跟袁金彪杀在一起，阮璧跟袁金豹杀在一处，徐源斗的是马亮，邵甫战的是马骏，张方一个人战住两个，一个是高飞，一个是贺超。张方动着手还喊道："好小子们，你们不成全我张方，如果存心成全，你们别还手，看着我拿你们。"别看人家这说说笑笑，可是真有惊人的本领，他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慈祥观学艺十二载，受欧阳修老剑客爷的指教，受过真传，不然的话战这两个贼，那能抵抗得住。也真奇怪，这么大的一个衙门，连一个看监兵卒都没有，可见得西安府上上下下，全跟万龙藏峰岛有点关系。大家动手别人全都好办，惟独侯二侠客，年迈苍苍，顺着脑袋往下流汗。谭天看见陶源，把西安侯背出监来，顺着箭道奔前院而来。别看陶洞天功夫不错，打算背着一个人纵上房去可是办不到。谭天看着陶源往前院而去，只恐怕他人单势孤，前面有人一动手，把西安侯一失，前功岂不尽废，我何必在此恋战。想到这里虚砍一剑纵出圈外，随后就追陶源。二爷才喘了口气，把军刃交于左手，将一回头一看张方一个人战两个人，虽说他的功夫不错，时间一长也不能支持。张方也真有趣，用手中吕祖锥，奔高飞刺来，跟着身子往外一纵，高声说道："好小子，你们二个的功夫还真不错，太爷我算不敌了，你们可别走，走可不行，我还有话跟你们说呢！"军刃往左手一交，一回手由囊中就把实

核镖取出来，贺超那肯相容，把鬼头刀一摆，往前一纵身，奔张方砍来，以为这一刀准能把张方砍来。张方一看心中暗喜，一抖手喊声打，嗖一声风响，镖奔小子的肚子打来。小子的眼神是真好，赶紧一扭身，就听吧的一声，正打在小子的脊骨上，翻身栽倒。侯二爷手擎双橛过来正要擒拿，高飞本想救起贺超一同逃走，一看侯二爷又过来了，心里说：人家把人也救走了，只剩我等，何必在此久战。小子打声呼哨逃走，群贼一齐停战便走。侯二爷吩咐把伤贼绑起来，随命诸人分头四下追杀，等到赶至城外一看，人家早已走远，连一点影子也望不见了，二爷急的了不得。

话说陶洞天自从把西安侯背出来，其余的人也顾不得管了，两腿用力，紧紧飞跑，出离府门奔够城门。来到城门下顺着马道上城，到了城上往下去的时候，可就不能再背着西安侯了。遂把自己的紧腰带解下来，把西安侯系下城去，回头再往城里一看到没有什么动静。再转过头来往下一看，不觉毛发悚然，一转眼的功夫西安侯踪影皆无，即便他自己走开去，也没这么快的腿，这下子可吓得非同小可。正在思想之际，就听后面有人叫道："陶副帅。"回头一看，正是谭天，遂说道："谭大帅可了不得了，方才我把西安侯用带子送下城去，在一转眼的功夫，竟不知他的去向，即便是他走了，也没有这么快的。"谭天闻听也一怔，遂说道："我看见你老人家救出西安侯，往外走来，我怕您人单势孤，所以紧跟着追下来，也是我一步来迟，不然的话我先下去，然后再往下系他也就没事了。"陶洞天遂道："事到如今先下去看看吧！"二人说话的工夫，后面的孽贼陆续的到来，众人来到城外正在观看，就见面前站着三条黑影，细一看是三个人。一位穿黄，

一位穿蓝，一位穿青，陶洞天一看，就知道是这三个人所做，可是并不认识这三个人，其中也没西安侯。正自思想，就听谭天说道："陶副帅，您看见没有，侯爷不见，一定是这几人办的。天到这般时候，他们在此，一定有原故，咱们将他等拿获，有么话然后再说。"这话是真说对了，盗走西安侯虽说不是他三个所做，可是也差不多。原来他们共是四个人，穿黄的复姓欧阳单名钧，穿蓝的姓任名元，外号人称清风羽士，穿青的这位姓齐名举字大鹏，外号人称百步神拳金刚手，另外有一位，就是何瑞生，背着西安侯早就远去了。

第一百二十四回

四英雄聚首绍兴府　六侠客散伙三元店

这里先交代明白这四位凑在一处的原因。欧阳钧和任元，二位南方的老英雄，被托不过，到了京城跟踪捉拿白玉人林宝。也是他恶贯满盈，就把他拿住了，由地方换好了文书，押着林宝往回走。一路之上晓行夜宿，到了府县官衙，验看文书之外，就是留神看着林宝，一时也不敢大意。因为拿他费的事可大了，就如南蛮子实盗一样，好容易把他拿住，怎能不特别的监视他呢？好容易到了绍兴府，才将差事交与衙门，县官对于他一人的辛辛苦苦特别的慰劳，除赠义士美名之外，各赏纹银百两。这个事一办不要紧，全城哄动，几天的功夫远近都有个耳闻了。这事被何瑞生闻知，跟欧阳钧，任元二人早就认识，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就去他们二人的家里去拜访，详细的问了问。在谈话间，不禁暗暗赞佩这二位的本领，要是平平常常的主儿，焉能办的着这样大的案子。相谈之下，大家全很高兴，任元说道："我二人区区之才，何足仁兄过奖，要说是英雄，北京城有一位，真可说是个英雄，是我二人亲眼目睹的。此人姓童名林字海川，人称紫面昆仑侠，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独创一门，真称得起是一位侠客。武术绝伦，人性宽和，性子非常直爽，交友实在是热心，足称得起是人中领袖。"何瑞生听着也是十分称赞，心中不禁起了仰贤之心，恨不能立时到北京见见这位童海川，何瑞生又谈了些闲话，然后告辞而去，见着他的兄长齐大鹏，就把拜访欧

阳钧任元二人所听来的话一一从头详细说了一遍。齐大鹏也是每日思想访贤，此时一听这个消息，不由得喜出望外，遂说道："贤弟，我也是没有事作，你也是个闲人，我们何不到北京城开开眼，就便拜会这童海川，看他是怎么个人物。可是就是你我兄弟二人前去可不成，到在北京人生地疏，连一个认识人都没有。即便知道童海川家中住址，一旦直眉瞪眼的找到他家里去，人家一定说是访他去的，其中生出点支节来，岂不白费一片苦心吗？"何瑞生说道："那么依着您的意思是怎样办才合适呢？"齐大鹏道："这可就得看兄弟你的啦！我打算求贤弟你带着为兄，前去拜会欧阳钧任元二位老义士，当面要求，求他们带着咱们到北京去见童林。其中有人介绍，他也不能多心了，可是不知人家二位愿意不愿意。"何瑞生想了想说道："这个话我也不敢一定说行，就是跟他们说说也算不了什么，行不行再作二步商议，说走我们就走。"主意已定二人出了家门奔够任宅而来，又把欧阳钧也请到，四人一见面，彼此说了一些客气话。遂后何瑞生发表了来此的意思，老二位一听也很对意，全点头同意。此去一来有工夫游览北京，二来给童海川介绍朋友，想童侠客一定是很欢迎的。彼此议定日期出发，各自收拾好了，到期大家一同起身。这四位走在路上，也不过是晓行夜宿，路途之上说说笑笑，到也十分有趣。

这日来到北京，当日晚间投店，次日清晨，一同拜访童林。到了童宅的门首一叫门，里面出来一位年老的家人，问了问才知道是主人的朋友，老家人把跟年钦差西巡的话一说。这四位听了童宅老仆人的话，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何瑞生说道："得啦，怎么来的还得怎么回去。"老仆人说道："几

位既跟我们主人是朋友，岂有过门不入之理，差不多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到府里给爷请请安。”齐大鹏，何瑞生听了这话，有点不明白，暗道：这是什么话，人没在家也要进去请安，难到说我们都是他的晚生下辈吗?任元可明白老仆人的话意，应该进去请安的，是童林的饭东贝勒，仔细一想也对，既然来到门前，不进去问好请安，未免显着跟童林没深交了。遂连忙拱手笑道：“若不是老人家提起，我们还失礼了，如此我们就去给贝勒爷请安。”四人告辞再奔府门，好在是离着不远，到了府门外，任元进去说明来意，说：“我们是童海川的朋友，来北京拜望海川，因为海川没在家，所以特来此给贝勒爷请安。”门上差人一听是童爷的朋友，谁敢慢待，连连答道：“几位爷候一候，待我们进去回禀一声。”说着跑进里面去了，来到书房一回话，说：“外面有几位英雄，说是童海川的朋友，要进来给您请安。”贝勒爷自从童林走后，终日里寂寞得很，正想有几个英雄在面前谈谈才对劲，当时一听来了四位英雄，真是快乐的了不得。连连说道：“既然是童海川的朋友，当然不是侠客就是剑客，快请进来，就说我衣冠不整不能迎接了。”差人连连答应，来到外面说了声有请。任元在前，余均随后，有差人在前带路，直奔书房而来。早见一位老头站在廊下立候，差人向四位说：“这是我们爷。”四人过来请安，贝勒爷躬身还礼，说道：“别请安了，里边坐吧!”差人把帘子挑起，先让四位里走，四个焉敢放肆，只是不肯先进，贝勒无法只得说太客气了，这才一同来到屋中，让坐又麻烦了半天，结果还是贝勒上坐，四位下边相陪。将然坐定，贝勒用手一指自己的脑袋说道：“本爵近来脑力非常不好，诸位的尊姓大名一时想不起来了。”四人报告了姓名，惟恐贝勒不明，遂把怎

样认识童海川，怎样拿白玉人林宝的话前后一说。贝勒喜欢的了不得，遂说道："几位用过饭了没有？"二位蛮子并不客气，就把没吃饭的原因一说。贝勒说道："既然如此，我叫他们预备饭去，我们一面饮酒一面谈话。"说到这里就叫差人摆桌就在书房之中设筵，贝勒上坐，二位蛮子左右。其余下首相陪。在这府里吃饭可比馆子里强的多，诸多菜蔬无所不备，众人将然坐定，许多的珍馐海味，已然陈列桌上。旁边有斟酒的，在席前谈了些南北风俗地理人情，以及新奇故事，都说给贝勒爷听。说话间可就谈到了武术上面了，贝勒笑着说道："海川在家之时，我们爷儿俩早早晚晚总要谈谈，现在海川一走，我是非常的烦闷。几位如若无事，可在我这里留驾几日，本爵生平最喜欢听的就是成名剑客一世成名的事迹，以及各处的高人，身有什么绝技，是关乎武术的事我是百听不倦。"几位又恭维了几句，就有的把一切的事迹说给贝勒爷听，老头子听着特别的高兴。这才说道："几位是成名英雄，可以把各位所有的绝艺说说，我也多知道点。"二位蛮子听到这里，这才说道："唔呀，要说到练功夫，是活到老学到老，必须到入棺材的那天，才算成名。身上的绝技，平生所作所为，后人才可以传说和评论，有一口气在谁也不敢说成。因为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栽筋斗。要不怎么说，在练艺无名之时，苦用心机，为的是名闻天下，号传四方。到了练得差不多的时候，在外边再一闯荡，真是有了名誉，人人都知道你是个练家子，这就离着栽筋斗不远了。天下练武的多的很，有能为的也真不少，不知什么时候就遇见了敌手，到了有了名姓的时候，可又怕有名了，这是练武的难处。照这样子看来，贝勒爷您想

想还有什么绝技可说？无论是有什么绝艺的人，遇见敌手不能取胜，那算有什么绝艺。比如说遇见了不如我的人，赢了人家，就算是有点绝艺，由此看来我等在您的面前都是平平常常，教我们说什么绝艺呢！”老头子听着暗暗点头，遂说道：“我要请各位所说的，就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平常的主儿练不到的功夫。”一旁何瑞生插言道：“您要问这绝艺，不用说他们三位资格高深，就是我身上功夫，平常的主就没有。不用说军刃，以拳脚一样而论，我就有一百多手绝招。”老头子一听就是一怔，暗想：“凡练武的身上有个三两招的绝技，就可成名，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他身上会有几百手，恐怕连成名的剑侠也没有这么高，老头子是素性和平，要是换一个人，听了这套言语，显系张狂，早就怒形于色了。老头子不但不带怒色，反笑着说道：“老朽不知道阁下有这么高的本领，实在是失敬的很，用过酒饭，我一定要开开眼，请何英雄露两手，我抖抖胆量，给你接接招。”何瑞生做梦也想不到老头子说这两句话。因为什么呢？他并不知道老头子也会武术，他以为这贝勒不过跟童海川常在一处谈这个武术而已，绝不像武门中的老英雄，所有的谈话也不过是听来功夫。这是何瑞生阅历没有的过处，他可不知道老头子有许多绝技在身呢！说话就要跟他比手，把个何瑞生弄了个没话可答。这时候两个蛮子跟齐大鹏，听了这话也是一怔，因为武术不能比文学，文人的比试，也不过是指题作文，题诗作对，至于谁好谁坏，也不过一批评而已。武术比试可不然，当场一动手，就要分出胜负来。何瑞生要是输了，没有了关系，倘若赢了这位贝勒，头一样他的身份在此，给我们来一个羞恼变成怒，到那时候到不好办了。不用说他失招被打，就是在形式上输了一招，就

怕老头子也脸上不挂。我们来到北京，目的是拜会童林，本来为的是交好，要是这么一来，不但交不成好，反倒成仇了。遂一齐说道："您别过意，我等乃是愚鲁之人，跟您过手是决办不了的，如果您要爱好我们的话，我们在您面前练两下，请您指教指教倒可以。"老头子摆手说道："不对不对，诸位跟我是初次会面，不知道我的性子，我要遇见有绝技之人，我非要领教领教不可，也好试试我的能为够怎么个身分。不要紧的，我们是盘桓功夫，没仇没恨，真要是能将我打倒的话，我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我多得一招，多长一招的经验，几位有所不知，海川在家的时候，我也不断的跟他比试。在先我的功夫不成，十回有八回我输给他，后来稍有眉眼，还是一样的比试，在过手之时，谁要躺下，也不红脸，起来仍旧研究。"四个人听贝勒之言，跟童海川随时比手，这老头子的功夫决弱不了，好与不好不用问，反正还是不跟他过手为妙。三个人从中尽力的拦阻，怎奈老头子是非要比比不可。何瑞生一想，话是我说出去的，事是我惹出来的，看这样子非得我挽回不可，莫若我道几句谦，没有事也就完啦！遂笑嘻嘻的说道"老爷子，您既然时常跟海川过手，不用问，一定够身分了，我虽然会个三招两式的，岂能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我看咱们爷儿俩往后再说吧！"何瑞生是这样恭敬推辞，实指望老头子一回转心意也就完啦。没想到，越跟他说好的，老头子是越来劲，贝勒说道："既然如此我们更应当比比了，用话一说旁人也没看见，我是最不赞成这样的，你跟我比手，千万不可有退让之意。你要心存后退，见势让招，别说我可没有交情。"

说话间酒饭已毕，略微休息一会，贝勒就把这四位请到

后面场子里来。几个人就知道非比比不可，齐大鹏遂说道："您既很高兴比手，我等不敢相拦，就教何贤弟陪您走两趟就是了，我们三个人可不能下场子。"老头子笑道："数年以来未曾跟人过手，不论哪位，有意跟我活动活动，一来我也开开眼，二来也消消烦闷，我是很欢迎的。"大家这才奔后院而来。在院中走着齐大鹏向何瑞生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是教他在动手之时，招招架架不可认真，即便是占了上风也不可用力发招。就是一点而已，何瑞生也明白他的意思，向他暗示会意。说话间到了场子里，老头子在下手一站说道："何英雄你来进招吧！"何瑞生也谦让几句，最后还是贝勒先进招。何瑞生的意思，在走个三两个回合之后，自己故意失招，跳出圈外，自认落败也就是了。那知二人一动手，三两照面也不理会，到了七八个照面把何瑞生吓了一跳。但见这老头子双掌如风，二目似电，身轻如飞燕，掌重若泰山，出来的招法精奇，真是意想不到的奥妙。这时候不但何瑞生看着惊诧，就连在旁看的几位英雄，看着也是点头，暗说真可没料到这位贝勒有这么高的武术。这样看起来，一定是听何瑞生有绝招数百手，他听着不忿，特意要僵火。蛮子心里说：我的话没有说错，好练武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栽筋斗，看起来说话非留神不可。何瑞生只顾随便一说，到现下也要后悔的。何瑞生一看贝勒是节节紧逼，看这样子用上十分的力量都未必赢的了，所以也不顾一切的抖擞精神接架相还。二人走了约有二十多个照面，何瑞生用了个探马掌往前一进身，老头子右手一穿左手往外一挂，往前一上步，用了个削掌，何瑞生打算缩头闪过，没想到老头子一转身形左手照何瑞生肩头上一点，何瑞生站立不稳，退出去有十几步远，来了一个坐墩。

贝勒满面含笑的说道："不对不对，你这是让招，快起来再二次比试。"何瑞生满面通红说道："您说的哪里话来，我把平生所有的本领都用出来了，实在您的武术高强，我是不能再跟您比了。"贝勒是非教他再过来重比不可，三个人赶紧过来相拦，爷儿五个这才回到书房吃茶。又说了会子闲话，四个人就要告辞，贝勒问道："老四位要到哪里去？"众人一齐说道："我们没事可作，特意到京城想跟海川谈谈心，既然他没在家，我们暂且回去。那天听说海川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望你老人家，和童海川兄。"贝勒赶紧说道："你们既然千里而来，一心想和海川见面，这样承兴而来，决不可败兴而归。你等既然没事，何不到四川去，海川随同钦差年大人办理四川公事，用人的地方很多，到在那里，小大作一点差事，一面交朋友，也可说是为国效劳，几位往四川走走不好吗？如果老几位有意的话，本爵情愿奉赠川资。"四个人一商议也对，没事也是呆着，由打南方来到京城，再由这里赶他到四川，见着童海川的面，也不枉费了这一路的辛苦。何况又有贝勒爷的话，到在那里，童海川更得特别的对待。任元说道："既然爷家这么说，我们去一趟四川也不错，那么我们立即启程吧！"贝勒派人到书房取来纹银三百两，以作四人的川资。四个人再再不收，老头子是非给不可，四个人只得请安谢过，四人分着带起，这才告辞回归店房去了。本来是到京城来，打算会会童林，没想到没见着童林，打去了一半的高兴。依任元，欧阳钧的主意，次日就起身，齐何二位全都没到京都来过，非要求两个蛮子多游览两天不可。两位蛮子只得带着他二人，把所有的名胜，全领着他们逛了逛，又耽搁了两三天，这才起身够奔四川而来。

在一路之上，看看古迹，观观风俗人情，这一天来到离保府约一百多里地地名叫河滩地方。天也就在日光西斜的时候，四个人也觉饿啦，到街上一看，见路北有一家客店，表面上到很清洁。四个人将到门口，一个伙计赶紧过来，很和气的说道："几位爷要住店吗？里面有清洁的屋子，吃喝随便。"四个人进到里面，叫伙计来一间清洁的房间。伙计道："几位随我来。"将四人让到东跨院，开开一间上房，是一明两暗，陈设着桌椅到也十分整齐。四个人把包袱解下来，叫伙计打脸水，泡茶，随后要酒要饭。几个人正在吃得高兴，店小过来，笑嘻嘻的说道："四位爷台，在此打尖，还是住下不走了呢？如果要是住下的话，我好另给几位拆兑一间房子。"四个人一听都是一怔，何瑞生年轻口快，遂说道："这是什么话，住不住怎样，你说这话我不明白，打尖就能在这屋里，住下就不能在这屋里，难道说这间屋子有人包下了不成吗？就是有人包了的话，你就不该往这屋里让我们。"店小二未等说完笑着道："爷台不知道，这里边有点原故，不但你老是这么说，这样说的主儿太多了，这话我要是一说，您就明白啦！这三间房每天夜里锁着门，能够让客白天在里吃饭，为这事我们掌柜的化钱太多啦！"店小二就把这三间房的原因细细的说了。原来三年前，这屋里住了两个卖白布的商人，睡至三更半夜，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听的清清楚楚。他说："哎，你们在这屋里住可不成，赶快与我请出，不然的话管叫你二人化为浓血。"二人由梦惊醒，有心起来往外跑，两条腿已经动不了啦，睁开眼睛看看，见屋里依然黑暗，什么东西也没见着，两个人都以为是自己作梦呢，闭上眼还是接着睡。就在将睡着不甚睡着的当儿，又听有人说话，照样跟方才所说的一样，

并且桌上的茶杯自己跳起舞来，满屋乱响乱叫。可把这两个人吓坏，用被子盖上脑袋，在被窝里头浑身抖了起来，好容易盼到天亮，两个人满头大汗，爬起来往柜房就跑。这时候柜房的人们还没有起，这两人也不愿看门开着没有，直往里撞。店里有打更的伙计，为客人一起早走好开门，忽然看见两个人在柜房门前叫门，赶紧的过去一问。两个人大声的叫道："快把你们掌柜的请起来吧！我们要活不成了。"伙计认得是两个白布客人，遂说道："老客，何必这样，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不成吗？"说起来这两人每年年前，必然来货，货销完了以后，连要账算着，总要在这里住两月，所以全店上下没不认识他们的。这时伙计一问有么事，两个人喘吁吁的说道："先别问，到柜房里自然就知道了。"店小二也是摸不着头脑，心里说："也许是我们得罪他了，若不然是犯神经病，这也是多年的老主道啦！即便我们有不周到之处，他也决不会就这样子。再不然两个睡觉在一屋里，出了那个事，可是他们都是年老的人，决不能再犯那种毛病。"这才说道："二位老客，咱们都是多年的老主道了，我们有对不对的地方，多原谅吧！最好是别跟掌柜的说。"两个人一听连连摆手说："不对，不是那个事，有要紧的事。"店小二仍然不肯叫门，两个人几乎要变脸，店小二叫门。掌柜杨德春听外边有人叫门，细一听是李四的声音，遂问道："李四，有什么事？"店小二说道："白布老客要见您有要紧的事。"杨德春一听，是白布客人要见，不是算账，就是要走，可是今年他们将来几天就要走吗？一定有别的事。赶紧起来点着灯光，这才开开门，两个人就进来了。这位老掌柜的年在六十开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店，所以对于一切都有多年的经历，查颜观色，不

用问这两个人，一定是有意外之事。赶紧说道："二位老客不用着急，请这边坐下，有什么话慢慢说。"遂坐在二人身旁，低声说道："二位所为何事这样慌张？"二人遂把夜里的经过细细一说。掌柜的一听也是毛发悚然，遂央告道："二位老客，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啦！这个事千万不要传说出去，一旦被外人知道了，与生意上有莫大关系，请二位多包涵一点吧！"说到这里，老头子双眉紧皱，暗道：真怪，我这店里从来没出过什么恶死人，等等的凶事，为什么闹起鬼来了呢？遂吩咐店小二，给老客再另开一间房。

这个错就错在掌柜的身上啦！既然出了这种事，应当细细考查或亲自试试，他不但没有这么办，反又让别的客人住在里面。哪知道还是照样的夜里说话，各处乱响，客人跑出来一呐喊，全店住客就都知道了。白天一传说，连全镇也哄动了，只闹得生意是冷冷清清，胆小的人谁也不来住了。就是有不肯离开的老主道，也是在着太阳就关门，连所用的伙计们，都要辞事不干。掌柜的是百般解说，说我有相当法子了，已然请有降妖的能人，这个话虽然是这么说了出去，可是始终也没有请着这样的能人。后来实在没法子，只好请来一位老道。这个老道的样儿，好看极了，身穿蓝绸子道袍，青缎子护领，头戴九梁道巾，金簪别顶，足登白水袜，厚底云鞋，腰系丝带，背后背着宝剑，手拿拂尘。四方验盘，两道剑眉，斜插入鬓，高鼻梁，大眼睛，三绺长髯，令人看着起敬。老道姓张，名叫张道真，人称玄如法师。来到店房之中，问了问夜里闹妖的情形，有掌柜的响导，来到跨院中。老道站在院里，手摆拂尘，口中念念叨叨，向着正面先点了点头，然后步入东上房。老道到了屋里，叫人们把两边的窗户打开，

老道将拂尘插在脑后，拔出剑来，一手掐诀，绕走九星八门，据说这叫奇门遁甲。走了好半天，以剑画空，好像望空写字的一样，连着这样作了三四次。老道不由得就是一怔，遂问道："掌柜的，没有好跟你玩笑的人，就是有仇人，装神装鬼，为的是妨害你的生意。贫道用法力三次，搜查你的院里和屋内，不见一点形迹。如果真是妖魔鬼怪，不是我说句大话，准能用法力降的了他，驱除他，甚或用张丰雷殛化他。我若不成，我师今年一百七十三岁，练的道法不敢说与仙并列，也已是不凡的本领，无论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自要是他老人家一出来，管保是手到成功。现在贵号的事，本不是妖怪，贫道可没法子办理了。"掌柜的一听也是大失所望，暗道：看这老道仙风道骨一定有点道法，照他这样说来，不是鬼怪妖魔，这话我有点不相信他，也许是看着这个东西厉害他降不了他，用这些话来欺骗我。没法子，他既然说没有，我就认为没有吧！只得拿过几两银子，给老道作香资。老道走后，又请来一位在门的师傅，到闹妖的屋里点着香，对着香磕了会子头，两眼一闭，沉一会站起身来，手在香火上抓了抓，取来一盆水满地乱洒。然后像生气的样子向掌柜的说："你们这就不对，我们的出动不比寻常，也不指着这个吃饭穿衣，是一半行善，一半救难，你们没有妖怪扰乱，把我请来，这不是拿我取笑吗？"说完这话，一气就走开了。掌柜的向着伙计们说道："你们都听见了没有，一个老道，一个师傅，都说没有妖怪，可不是我不办正事，依你们大家的法子，应该怎样办呢？我今天带着一个人，睡在那屋，我倒要试试，看是什么东西。"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一定是住店的造谣。到了晚间，掌柜的叫人在这屋里开饭，吃过晚饭，把李四叫来作伴，两个人在

这屋里关好了门，说了会子话，这才安歇。此时全院的人等也都睡着了，也有的留心听着东跨院有什么动静，以为天到半夜三更，必得出事。没想到直听到天光大亮，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人家两个人平平安安睡了一夜。大家早早起来去看，见门还关着呢，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还不起来呢！也许是夜里听动静听的没睡好，又睡个翻身觉吗？大家也没注意，各自办理公事去了，柜上的先生派人去听听，也是说没有起呢，最后又派人叫起，来的这人一连喊了好几声，里面仍是一点动静也没有，遂来到窗下大声喊叫李四，仍是没有动静。大家一想，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起来，并且睡的很沉。这个暗间是在下首，以情理推想，他二人是一东一伙，决不能睡在一屋里，当然李四应在这屋里才对。大家又喊叫了半天，里边连一点声息也没有，有人登到窗子上，把窗户纸舐开，斜目往里一看。屋子里面，是静悄悄连一点人影子也没有，这才明白李四一定跟掌柜在一屋里呢！有从中好诙谐的主儿说，李四这一回可得了，跟着掌柜的睡了一夜，你看这个时候还不愿起来呢！看吧，起来的时候他一定出大恭不费劲了，这一来就得啦，走走门子，也可以高升高升。众人在外边暗笑着，又来这北间的窗下，又是照样喊了半天，也是没有声息。照样的把窗纸舐破，往里一看，不由得呀了一声，大家一看仍是一点人影也没有，个个都疑惑起来。有客人在旁说道："据我看来这其中一定有原故，赶紧把门打开到里边看看吧！"大家七手八脚，把门就弄开了，大家进去一看，只吓得魂飞天外。原来到里边一看，三间屋子里什物俱在，并不见两个人的影子。赶紧走出来，向着众客人一说，连全镇上都哄动了，接连不断的有人来看。莫不说是奇事，两人在屋里睡觉，

门窗未动，就把两个人丢了，真是一椿怪事。立时刻院子里，来看热闹的人就挤不开了，一个个纷纷议论。后来有人到屋里一细看，就见坑下边放着两双鞋，再四外一查看，袜子衣服都有，就是没有两个人的裤子。正在大家无有主意的时候，就见由外边走进一个老头来，原来是隔壁饭馆的老掌柜的，姓白，人称百事通。就见他连咳嗽带喘，走了进来，向着店里的伙计们说道："我常跟你们东家说，他总是不相信，这时候知道了吧！"大家看见百事通，全都说道："白掌柜，您是事都有经验，这一回您给想个法子吧！"白老头儿连连摇头说："你们东家跟我说过，这里没有妖魔鬼怪，自己偏要到这屋里试试，我对他说，不可，这个仙家的法力特大，所以看香的和老道，全看不出来，其实是他们降不了人家。他不但不信，反说我迷信，这一回他也许知道啦！古人说得好："不听老人言，饥慌在眼前。到这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众人问道："老爷子您有什么主意没有呢？"白老头说道："着我一说你们把张三、王五、魏秃子、赵瞎子找来，一齐出动，四处寻找，把没人的地方全都看看，有了踪迹也未可知。如果一点踪迹没有，回来再想法子。"转眼的功夫出去的人相继而归，都一点消息也没探着。就有心眼活动的主儿，要搬梯子上房上看看，有的说那是胡来。等到这个人到房上一看，向着下面的人们叫道："快来，掌柜的跟李四都在这里呢！"大家一听还疑是说笑话呢，再一问谁说不是真事，赶紧到天沟把他二人搭了下来。就见他二人全是四肢捆着口里塞着布，活活生生的就是不能说话。大家赶紧把绑绳解开，嘴里的东西陶了出去，用温水灌了灌，过了半天才能哎呦出来，接着就能说话了。众人就知道死不了啦，遂问道："你们知道怎么上去的吗？"掌

柜的长叹一声，说道："怎么会不知道呀！"就把夜里情形一说，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他们一东一伙两个人，因为说着话，壮着胆子，为的是好听着有什么动静，一直谈到三更时分，两个人谁也没合眼。将然一迷糊的功夫就听炕下边哎呀一声，眼睁一看，见地下站着两个人。各持着明亮的军刃，向着睡觉的两个人说："我们乃是天王使者，因为天王巡查将要至此，故此派我看守这几间房子。大胆的东西不听我的警告，竟在此睡觉，看来你们是活腻了。不许你们动转，也不许你们喊叫，不然的话，你们是一个也活不了。"说着二人上了炕，先把李四捆起，又将我也捆起来，不知用的什么东西，把我二人的嘴都给塞住，一人提一个把我二人提上房去。还真不该着我二人死，若是把我们放在天沟里以后，天下大雨，焉有我二人的命在。到今天早晨，你等在下面叫我们，我们听的清清楚楚，就是答应不出来，要不是大家人多主意广，我们二人不知要捆到什么时候去呢！这时候百事通可得理啦，遂向掌柜的说道："你在先不听我的，才有今天这样的危险，不信神佛那是不成的。"掌柜的说道："我要一说话，你就说我跟你抬杠，据我看夜间的两个人，不是妖魔鬼怪，一定是两个有本领的高人。"百事通闻听哈哈大笑道："你真是木头人，我没告诉你，这是大仙爷显圣吗？你不可说别的话，不然，还有大难在身。大仙爷要是渡化人，决不能露出本来面目，必须变成人形，才下凡世的。"二人又辩白了一会子，众人一齐散了。这位掌柜的，先用了些点心，然后又睡了一觉，天已将晚，起来跟大家商议办法。也有的说："这是大仙，凡人不能惹他，最好是把东跨院的门一锁，往后一点一点也可以就安静。"就有说："这

个东西，不设法将他除去，我们的生意，自好停止，不停止就得搬家，这样的过下去，不难开门大吉。最好还是各处邀请法师，倘遇有本领的人，把他赶走，或降伏也未可知。”后来果然又请来一位法师，到屋子里升了座，不大功夫神就下来了，据他说必须要童男童女一对，五色神幡一个，香蜡油灯数盏，高起神坛，能把这多年的冤鬼劝走。不然的话准能教他化阵清风，必须要用白银数十两，为谢神费。屋里放了一张八仙桌，上供神像，两旁相配珠砂画的符咒，下放椅子一把，上置蒲图，法师在上一坐，双眼虚合，所有全店里的人，都要过来磕头。本店东家，无论有多少人来拜神，他也得随着磕。等到天黑之时，不但不许人拜见，连看都不许看。就是他一人在屋内，不准其他人入内，并嘱咐大家，在他用法之时，外面无论有什么动静大家万别惊惶。大家一听这位法官真是与众不同，不然的话，也不敢自己一人在那屋里。全店人等没有不说他是有本领的大法师，众人谁也不敢看，各回房安歇去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大家来在东跨院，但见这位法官，坐在大蒲团上，可是脸朝里呢！大家还以为法官用法呢！也不敢再往前进了，都直眼看着。掌柜的还是心里很后悔的，暗道：人家大法师说，在用法时不叫人来观看，现在人家还没下座，我们这群人一进来，不是于法力上有碍吗？又一想不要紧，他说是晚间不许人看，只要天光一亮，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才往前又走两步，意思是想要问问法官退座不退。细一看，就见法官周身用绳捆着绑在一张椅子上。大家一看就是一怔，赶紧走至切近，一看法官也是用布堵口，两手反接，死过去了。大家七手八脚的把法官放开，这位法官早已就不省人事了，用温水灌了灌，半天才说出话来。睁开

眼睛哎呀了好几声，说道："好厉害呀！掌柜的，我不装模作样了，请您原谅吧！银子我一点也不要了。"这位掌柜的也是很厚道，决意把银子非给他不可，并且还说了许多客气话，向老道说："法官这样子辛辛苦苦的，又险遭不测，银子您不要，我是不落忍。"老道连连摇头说道："您要是给我银子的话，不算您慈悲我，简直您是送我命呢？"掌柜的也摸不清头脑。

书中暗表，这里面有个原故，降妖捉怪，跟大夫看病一样，不管你的病好不好，反正我的吃穿全跟病者要。这个捉妖也是一样，不管捉的着捉不着，反正也得要钱。因为什么这法官不肯要钱？这可不是因他的能为不行，不肯要钱。自从老道坐在蒲团上，告诉人们不要看他，等到大家散去之后，他就站起来，上炕去合衣而卧，准知道没有人去看他。照这样的行为，也不只一次了，这一回也该着他倒运。自己坐在屋里，心里是暗含着祷告说：无论屋里有什么仙，怪，鬼，神，请您多恩典吧！教我在这睡一宿，明天我给您多焚点香，我家里有得是神座，把您供起来，一天三次烧香，准比在这里强的多。让弟子我赚几两银子，也好生活，也好给您烧香上供。一肚子的骗人术，用这些话来安慰着，心里是反来复去的祷告着。天到初更时分，只觉神昏疲倦，遂朦胧睡去，猛然间觉得有人在自己的肛门口用指一抠，痛的这位老道由梦中惊醒。一睁眼见地下站着两个人，手中皆持着明亮的军刃，向老道说："我二人是天使下界，你竟在此胡闹，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们法力多大。你要高声一喊，管叫你立时废命。"法官低声央告道："二位大仙爷，多发慈悲，千万别伤弟子性命，弟子我这厢跪下了。"两个人说道："究竟你有什么本领，竟敢在此胡闹。"法官答道："二位仙爷有所不知，

我没有一点能为，不过是以骗人为生活之道，得来几个钱好活着，说实在的话，我家里还有妻子老小呢！”二个人又问道：“你跟这里掌柜的要多少钱？”法官答道：“弟子要二十两银子。”二人便用手点指说道：“你这可恶东西，仗着神佛在世上骗人，看起来真是人群中的恶魔，僧道门中的败类，本应将你杀死，怎奈你大仙爷有好生之德。从今以后，你要弃此营业，另想生活之道，不然的话，被我们查出，一定教你化成浓血。”法官遂把所要的银子全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面，二人过来将法官捆好，叫他双腿向着银子一跪，把嘴给堵住了。一切安排妥善，二个人走入暗间，不知哪里去了。天将亮，众人就进来啦，把他解开了以后，非给他银子不可，所以这位法官任凭你说什么他也是不要，掌柜的无法只好将银子收起，将法官送走。这一来四外八方都哄动了，再要请别的法官，无论出多少钱，就是没有人敢来，直到现在仍是在这一个屋里闹，白昼照样让客人在这屋里打尖，夜间不敢留客人在这屋里睡觉。

这一晃就有数十日的光景，夜间谁也不敢进去。可巧这四位今日到来，一听店小二把这话一说。这话要是跟平常人一说，就得谈虎变色。这四位爷，不但没有惧意，并且非要见识见识不可。这四位都是成名的英雄，鬼，神，有没有可不敢断定，以各人的经验和理想，绝不信有神鬼混在人间。其中定有原故，一定是个武术家，在此扰乱，也许跟店东有仇。又一想准不是个有本领的人，要是有能为的高人，也没有这样的行为，只顾你一露自己能为，在这里装神作鬼。可知道人家这是买卖，照这样的长久下去，这店眼看着不就要关门吗？我们也是没有要紧的事，在这斗斗这两位大仙爷也很有

趣。何瑞生向店小二说道："这事情可真凑巧，我们四个人都会捉妖，行在一路之上，除了不少的妖魔鬼怪，今天遇见我们，也是你们东家该走运了。"店小二把舌头一伸，低声说道："四位爷台可别说笑话，您要是住下的话我赶快给您安置屋子。"任元说道："可不是说笑话，无论有什么鬼怪，今天遇见我们，也是他的恶贯满盈了。我们在南方一天也没有停休，不是这里请去捉妖，就是那里聘去降怪。你要把话听明白了，我们可不为的是钱，是替天行道，无论遇见多难捉的妖怪，费尽了许多心血，我们也是分文不取。"店小二一听喜欢的了不得，遂笑嘻嘻的说道："四位爷的话果是当真，我可以告诉我们的东家去。"任元答道："可以，你把掌柜的请过来，我们还有话说呢！"店小二答应一声，转过头来是连蹿带跑，到了柜房，说道："掌柜的，您快跟我到东跨院看看去吧！"这李四本来年轻，说话是没头没脑，只顾他把这话一说，把掌柜的可吓了一跳。赶紧问道："什么事？"李四就把四位英雄的话一说，掌柜的一听，这真天降神仙，该着我这店安静了，我正请不着人，没想到自己来啦！遂说道："李四，你领我去看看。"二人来到东跨院上房，李四进来说道："四位爷，我们掌柜的来了。"正说着掌柜的启帘而入，笑嘻嘻的说："四位爷多辛苦。"大家也站起还礼，彼此落坐，何瑞生嘴快，没等掌柜的问，遂说道："我听你们的伙计说，这屋里一到夜间就有妖怪作乱。"掌柜的说道："不错。"遂又把这些日子的经过一说。何瑞生笑道："这有何难，不是我们说句大话，任凭他是怎样厉害的妖怪，也没把他放在我们心上，我们也不跟你要什么，愿意替你们除害。"掌柜的一听，喜欢的了不得，遂说："四位爷台大显身手，为我们除害，不但小老儿感恩不尽，

就是街坊邻居，也要感恩非浅的呢！可有一节，我有一句要说，倘或四位出了什么危险，小老儿可担当不起呀！”四位一听他是慎重的意思，是恐怕出了不测的事情，连累了他的生意，何瑞生遂道：“掌柜的您只管放心吧！我们既是要管，我们就有牺牲的主意，既便是不幸，被妖怪将我们害死，也是我们命中造定，绝没有连累你的事情，你放心就是了。”掌柜还有点不相信，暗道：看这四人的像貌不是善邪术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大包大揽呢？虽然说不连累我，在我店里我还能推的干净吗？何瑞生早看出他的意思来啦，遂说道：“掌柜的，您别不放心，不然的话，请您取来文房四宝，我们与您立个字据，无论出了什么危险，也没有您的关系，事情成败我们是概不受酬。”掌柜的一听也乐了，遂说道：“四位爷既然如此，我们不用再多谈闲话，请问四位用什么东西不用？如果用什么东西的话，请您吩咐下来，我们好去预备。”何瑞生说道：“只要美酒两瓶，酒菜四色，作为我们的夜消。”掌柜的连连答应，这才告辞而出，不多时就把酒，菜，完全托了进来。掌柜的又吩咐伙计们分出上下夜班，在东跨院门前巡查，听着有什么动静，这且不表。

单说这四位英雄，天到掌灯时分，几个人在屋里喝茶说话，齐大鹏道：“何贤弟，你把话跟人家吹的那么大，倘若这里真有妖怪，可要怎样办。”何瑞生一听也笑了，遂说道：“大哥我早就把主意拿好了，捉的着妖，我们就露露脸，办不好的话，我们给他来个溜之乎也。”任元，殴阳钧二人接着说道：“这不过是笑话而已，世界以上，不过是有这迷信的人无知造谣，那里真有妖怪，你看今天非有笑话不成。言语相投就许没事，倘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我们可要沉重为妙。”说

话间天已交定更，四个人分为两边，在大炕上打坐，齐大鹏，何瑞生在北首，里间屋是二位蛮子，四人调匀了气息，这就是养气定神法，耳鼓灵通，远近都听的着。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大约就在二更天，猛然听见房上有脚步声音，四个人都听见了，仍然是沉心静气，并不作声。接着听见有衣襟带风之声，就知道有人由房上下来，二位蛮子睁开眼睛，相视一笑。又过了一会不见动静，正要站起来出去看看的当儿，就见由窗孔伸进一件东西来，粗如小指的一根棍。就见棍儿慢慢往里走来，直奔殴阳钩而来。蛮子一看：这分明是有人戏耍，我要不给他来个厉害，他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心里想着坐在那里是丝毫不动。等到铁棍走到切近，伸出手来用二指一捏，随着他动摇，用另一只手往上卷铁棍，铁棍还是真不短，足足卷了三个大圈。就见他一点一点的又往回撤，铁圈退至窗子上，往外可走不了啦。见由外面伸进一只手，用手拿住铁圈，就像伸面条一样五指微动，把铁管竟理的是笔管条直。两个蛮子一看，暗暗点头，就知道人家的功夫不弱。正在思想的当儿，就听院内有人喝道："尔等何人在此窥探，你可认识俺齐大鹏吗？"蛮子一听，齐大鹏出去了。原来齐大鹏正在坐着，就听见有人由房上下来，齐大鹏站起来往外边一看，就见有一道黑影在窗下乱晃。齐大鹏心里说：你不要在外鬼鬼祟祟，我施展我的本领教你看看。想着向何瑞生打了一个手势，那意思是告诉他不要动，自己要出去。就见他身形一纵，轻似狸猫，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到了后窗轻轻将窗开开，用白蛇出洞法。纵至外面，跃上后坡，绕至前坡，留神往院里一看，就见窗下有人，意思是在窥看屋里。齐大鹏一看心中暗喜，暗道："我要喊一声，不但外面知道我齐大鹏，

连两个蛮子也许知道我非无能之辈。遂一翻身跳下房来，抖丹田用力一声呐喊，就见那个人飞身来到院子当中。正在这个当儿，就听房上有人哈哈大笑，齐大鹏满心想这一喊就得吓他一跳，没想到没吓成人家，反被人家给吓了一跳。因为上房的时候，也曾四外看了看，并没有看见房上有人。就在一怔神的功夫，就听嗖的一声，房上的那人跳下房来。齐大鹏留神一看，见这人年纪就在三十上下，眉清目秀，身穿夜行衣，背后插着把单刀，细腰扎臂，双肩抱拢，真有点英雄气概。齐大鹏将要说话，就听那人说道："莫非你就是百步神拳金刚手齐大鹏吗？"齐大鹏一听就是一怔，心说：我并不认识他，他怎么连我的名字外号都知道呢？遂答道："不错，既然知道我的威名，快些说明你的来意。"那人闻听一笑道："你也不必多问，我也是久仰你的百步神拳金刚手的大名，也是你我有缘今日在此相会，我可得领教领教你的能为。"齐大鹏连声答道："好好。"说着身形向前一纵，各自挥拳动手。两个蛮子在屋里也坐不住了，连何瑞生都出来观看，任元出来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惊。遂大声向那人说道："这不是周士英吗？"那个人收住了招数，跳出圈外，留神一看，呀了一声说道："这不是任元表叔吗？"任元道："贤侄因何来到此地？站在窗下的那位是谁？"士英把那人唤至近前，给任元引见，原来这人姓吴名飞字少伯，外号人称铁爪龙，任元赶紧给众人一引见，遂后才问了各人的来历。飞仙子周士英说道："这话不是一言两语就会说完的，我们到屋里再谈吧！"众人来到屋里将身坐定，何瑞生问道："二位我问你们一点事，这里夜间闹鬼，是不是你二人作的？"士英一笑说道："您要问这事，其中有个原故。"

书中暗表，周士英的老人家是一位老镖头，武术高强，跟前只有一子一女，儿子就是这个周士英，女儿的乳名叫芙蓉。老头子爱惜武术，对于自己儿女也是尽力的造就，除了自己教他们之外，并访高师名友，不辞劳苦也要教两个孩子成名。现在姑娘已然二十四岁，也是身有出奇绝技，尚未配人。就因为高门不娶，低户不就，男子要是个无能之辈，虽有万贯家财也不嫁他，还要找年貌相当，身有本领的男子。虽有许多媒妁，就是没有合适的主儿，所以耽误到如今，还是没有人家，士英比他妹子大三岁。这位芙蓉女，自幼未曾习过针线黹，每日即以武术为事，白天在场子里练习武术，晚间就是休息。连一点女人的气概也没有，也不缠足，每练功夫的时候，用青绸巾罩头，穿着短衣服小打扮，也不涂胭脂擦粉，不知道他是女子的主儿，全认为是一位美男子。有一天晚间自己在院中熟习功夫，就听见墙上嗖的一声，姑娘赶紧留神巡视，原来是有一人在墙上爬着，观看自己练习功夫呢！那意思也看出姑娘看见他来了，就见他一飘身往外而去，姑娘一纵身形，上了墙头，单肘一跨墙头，往外观看，见这人还没有走，站在那里回头观看，姑娘喝道："那里来得狂徒，竟敢在此窥探，是英雄别走。"那人哈哈笑道："小子你瞎眼啦！我看你功夫是看得起你，我这一走，面子就算给你啦！我非盗非奸，你何必赶我呢，你以为我胆小吗？告诉你吧，我住保定府清苑县河滩镇，有一座元家店是我的买卖，在我家的四外八方有几个不认识的，小子你有什么本领过来我看看。"姑娘并不多言，纵身过去开拳就打，二人打在一处，各人心里都吃了一惊，因为两个人功夫不相上下，谁也不含乎，总有四十多个照面未分胜负。姑娘房中使唤的小丫环，知道姑

娘在院中练武，每天这个时候早就练完了，为什么今天这时候还不见回来呢？遂来至院中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心里暗道：我明明听姑娘说，在院习武，为什么踪影不见？这黑天半夜一个女儿家有什么地方可去呢?站在院中留心一听，就听墙外有脚步声音，好似二人动手的意思。小丫头蹲腿一使劲，蹬上短墙，留神往外一看，就见姑娘正跟一个人在那里打得难分难解。小丫环一想这小子不是采花淫贼，就是有心偷盗，看这样子战长了姑娘绝不是他的对手，我不如快到前厅送信，请来少爷，准可把这小子拿住，一语未发的下了矮墙，直奔前厅跑来。这时候少爷周士英还没睡觉，一见小丫环跑了进来，遂问道："这时候你来作什么？"小丫环连忙说道："少爷可了不得。"遂把小姐跟人动手的话一说。士英闻听也是一惊，并未多问，由墙上抽出剑来往后面就跑，来到矮墙下面，双脚一用力如同飞燕相似，上了墙头定神一看。二人正是用着进身招，彼此缠身裹步，只打成一团。士英一看，真是火气冲天，高声喊道："妹妹撤招，为兄来也。"姑娘一听只吓了一跳，连动手的这小子也是一怔，就在他一打怔的当儿，姑娘用了个单手推舟，掌奔小子胸口打来，小子焉躲的及，就听吧的一声，把小子打出有七八尺远，几乎跌倒。士英将然要过去动手，就见那个人，撒腿便跑，士英哪能放他，抖精神追赶，怎奈这地方树木太多，追出不远，连一点人影子也看不见了。士英无法只得恨恨归来，见着妹子一问，姑娘是实话实说。士英闻听只好安慰妹妹几句，别的话没说，遂说道："天不早啦快点休息去吧！"士英自己见着爹爹把这话一说，老头子问道："这个人究竟由哪里来的呢？常言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被外人知道，在外边一传说，与

我的脸上无光，再说谣言是有枝要添叶，人家还不定要说些什么呢！”士英也是这样心思，不过是不好说出口来。爷俩一商议，最好是奔保定府，去访这个姓元的，只要是见着他，他要说的有情有理，我们任什么不说，如果是没有正式答复，非跟他一死相拼不可。老头子打算自己前去，士英劝阻道：“爷亲不可，你老人家这大年纪，由江苏至保定府路途甚远，诸多不便，以孩儿之见，还是我一人前去。”老头子说道：“你们青年人办事不老成，你一人前去我有点不放心。”士英说道：“儿有一位拜兄姓吴名飞字少伯，外号铁爪龙，此人身有绝技，足智多谋，跟我是过命的交情，这个事可以约他帮帮忙，想他一定是很乐意的，再说家里没人照管也不成吧！”老头子一想也对，莫若教他二人前去就是了，遂点头说道：“要是有他跟着你去，我才放心，明天将他请到家来，为父要当面托咐。”士英连声答应，各自归房安歇，当晚无事。

次日早晨就把吴少伯请到家来，老头子也是十分爱惜，就把昨晚所遇之事跟吴飞一说。吴飞听着也是有气，真有这样大胆之人，敢在咱的门前留名道姓来找便宜，我要不把他眼睛挖下来，他也不知道我的厉害。事不宜迟，我们弟兄二人就此动身，当时把行李川资，全都带好，由江苏起身奔保定府而来。在一路之上士英就把主意想好了，遂向吴飞说：“我们到了保定河滩镇，就住在元家店，我们也别明着找他。因为什么呢？你想办这种事的人也绝不是个英雄，我要明着一找他，反倒给个送信来了，他一定是远走逃生，那可就费事了。我们住在他的店里找一间干净屋子，每到夜间，我二人要假装神鬼，把他的买卖搅得是没人来住，那小子一定明白这是有人作祟，他以为身有武术，必然出头。只要是他一出

头，将小子拿住了以后，细细的审审他，他要是说的有情有理，就留他一条性命，不然的话，把小子打个皮开肉绽，也好教他认识认识。话可是这样说，如果这小子始终不露面，又当怎么办呢？”吴飞说道：“兄弟你真诚实，我们一面进行此事，一方面探听这小子的住处，我们调查明白以后，他就是不出头的话，我们给他一个明找，还怕他飞上天去。”二人把主意拿定。

这天来到保定河滩镇，一打听元家店，到了元家店一看就看上这东跨三间房了，装鬼做神。直到今天遇见这四位，并不隐瞒的全都说出来了，所有一切行动前文表过，不必重叙。今天一见这四位前来，吴飞一看，这不像捉妖的人，看光景也是江湖上的人，也许是那小子约请来的，不管他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斗斗他看看。当晚教周士英巡风，吴飞来到窗下，用铁棍伸进相戏。没想到殴阳钧不动声色，用二指将铁棍圈了两个大盘。吴飞一看呀，这分明是跟我显他的本领，好，我也让你见识见识，遂伸进一只手来将铁棍伸直。就在这个功夫，齐大鹏就出来啦，自己一道名姓，吴飞就明白了。因为齐大鹏凡苏杭二州武术家，没有不知道他的，周士英也早有心访他，可巧今天在此相遇，二人这才当场动手，原来都是自己人。四位英雄把话听完，别人到不怎样，惟有任元昕着实在有气，因为跟周士英是表亲的关系，这事不知道也罢了，既然知道，哪有不管的道理。大家彼此一合计，明天还是找店掌柜的，问问他都有什么人，可别跟他实话实说。有一点头绪就好办了，有了办法的话，我们必须当众宣布，好恢复人家店里的生意。如果还是没有头绪的话，我们再另想善策，既然这小子这些日子没出头，其中一定有事。大家一边说着，

遂把酒菜取过来团团围住，作为欢宴，吃喝完毕，又谈了些武术的深处，天就亮了。这里掌柜一宿未睡，好容易盼到天亮，赶紧教伙计领着奔东跨院而来，何瑞生说掌柜的来了，请进来吧，我们正想请您去呢，这句话把元四吓了一跳，忙说来了来了。到里面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暗想道：昨天他们是四个人，现在又多出两个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心里想着并不过问，连连说道："诸位多辛苦，我这里谢谢几位。"任元问道："掌柜的您家里都有什么人？"元四也不隐瞒说道："我有两个儿子，全在本街开粮店。"任元闻听不由得把双眉一皱，有心不说实话，这个事就没有法子问了，只得实话实说，可是就没说因为什么找姓元的。元四一听说道："河滩镇姓元的是个大户，远枝近派足有数百户之多，一时之间那能想得起来是谁呢？"何瑞生在旁插嘴说道："您慢慢想一想，您本族之中有好练武的没有，平平常常的不用提，就是能够高来高去的主儿有没有呢？"元四想了一想，就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只见他双眉紧皱不住点头，沉吟了好半天，这才说道："这个人大概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孩子吧！"士英答道："不错不错，你老人家可曾知道他在哪里住不知道。"元四上下打量了士英一番，面带恐慌，就好像不敢说出口来似的。齐大鹏也看出这个意思来了，遂说道："掌柜的，您有什么话自管说，不必碍口，我们也不是找他打官司，我们是要了解那人的秘密，您说出来没有您的什么关系，我们也是打听的性质，蒙您告诉我们，我们就感恩不尽的了，绝不能有连累您的地方，您就放心吧！"元四还带有不放心的样子，遂说道："这话虽是这么说，可是这个事可关系太大了，老几位既然苦苦要问，我要是不说吧，未免我不知好歹，有负几位的渴望了，比如

我要是说了出来，那可就看几位的功德了。有人要跟他过不去的话，知道是我说出来的，那时我虽是死不了，也得要脱层皮，最好还请几位多原谅我，请另问旁人吧！”六位英雄一听，元四这个话里有话，我们要是不把实话说出来，还是跟他吞吞吐吐，看他这个意思，一定是不肯说出实话来，莫若我们把实话告诉吧。任元遂笑着说道：“掌柜的我们真实的告诉您吧，我等都是江南练武术的。跟这个人有点小事，特意前来访他，您说出实话来我们要有半点走漏，让我们得不了好死。”列位，凡是好练武术的主儿们，要一发出这个誓来，真是其重无比了。元四也是个老有经验的主儿，一听任元说到这里，遂连忙用言语相拦道：“老几位不用着急，既然如此，我焉有不说之理。”回头吩咐李四：“在外边看着点，免得被外人听了去，不论谁如果前来，你就咳嗽一声，我就知道啦。”李四答应，遂奔前院而来，元四又隔着窗往外看了看，这才对六位英雄细说了一遍。”

书中暗表，元四当家之中有个名叫元兴禄的，跟前就是一个儿子，名叫元璧。自从他在八岁的时候，在村外土坑里洗澡，直到天黑的时候也没见他回来。他父亲兴禄那时就有五十多岁了，虽说不算家大业大，也足能暖衣足食，老年得子，更是娇生惯养，把儿子看得如活宝一样，时时不离左右，这天猛然失去了活宝，也是一时失慎。这孩子由家里走出去的时候天就要黑了，听本庄的小孩们说，他在村外土坑里洗澡玩呢。兴禄跑到那里一看，别人家的小孩子都上来了，就是没有自己的活宝贝，看看水里面也没淹死人，庄四外又喊了半天，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回得家来老两口子哭得是死去活来，经街坊邻里劝解，也是没有效力。就有的跟他说：“这

孩子既是没有淹死，一定是被人拐走了，不然也许是自己走迷糊啦，你们老两口子净哭有什么用呢？”明天多派人到四外村里打听打听，一定丢不了。”老两口子虽是当时止住了哭声，一夜未曾合眼。到了次日天明，约请同乡二十多位，分头打听，又写了些红条，如有人将这孩子送回家来，愿谢白银千两。这条一贴出去，可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愿出头寻找的人不计其数，过了好几天，连一个有点影子的也没有。老头就知道这孩子没有了，越想越难过，越难过越哭，老两口子真是把眼都要哭瞎了。两口子一商议，如果再有两天找不着的话，老两口子一同自杀。正是老两口子说话的时候，就听院里吧的一声，把老两口子吓了一跳，不觉疑神疑鬼，大概许是孩子死了，知道父母想他，来到家里显魂来了，老两口子可就祷告开了。老太太首先发言道：“外面是我的姣儿璧儿吗？如果是我儿的灵魂的话，给我们老两口子来一个显应，你是被何人害死，有什么冤枉，你的尸身现在何处，说明白了，爹娘好与我儿报仇。”这样的话一连气祷告了好几次，你说也真奇怪，就听院里吧吧吧又响了好几声。老头子说：“莫非真是我儿灵魂不成吗？”有心出去看看，又怕把他混走，只得坐在屋里连动也不动，嘴里叨念道：“如果是我儿的魂家来，你就再响一声。”等了一会，什么动作也不见了，又过了一会，就听吧的一声由窗外投进一件东西来，把老两口子吓了一跳，幸亏全是坐着，不然的话早就躺下了。老两口子定神一看，窗户纸有一个大窟窿，又一看见炕上发现一件东西。老头子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个纸包，里边包着一块碎砖头，纸上有两行字，写的是清清楚楚，略谓：你子未死，现在河滩镇东南五十里华严寺内，如果想他可到那里去看他，此话万别对外

人说，不然的话，必有大祸临头。老头看着又惊又喜，念与太太一听，老太太也是喜之不尽，可真是有点莫明其妙，怎么这孩会到了华严寺呢？

这老两口子哪里知道，这就是华严寺的方丈洪恩长老外号人称百头禅师，自从幼年时候，受过高人传授，练得一身世上少见的功夫。别的不用提，以夜行术一门而论，可以说是来无踪去无影，现在已然有九十多岁了，堪堪及百。当初他老师曾嘱咐过他："徒弟不可不收，也不可多收，不收弟子，门户消灭，艺业失传是千古罪人，收下徒弟，一旦错误，白给我们门派丢人，那就不跟没有徒弟好。如果遇着有福有德的徒弟，多则两个，少者说一个足矣，可就是选这有天分的徒弟太难了。"这老和尚费十二分的心血，选个承艺徒弟，虽说这大年岁，还是谨记老师之言，时刻不肯忘掉，自从出艺的那一天起，在江湖上走了数十年，到处留心，就有没遇着相当的弟子。到现在年近百岁，老和尚一想：不得了，现在我已然这大岁数，再没有个相当弟子，如果我寿数不待，把所有功夫全带地下去，这岂不是门户中的大罪人吗？再说我师教我时候，费的苦心实在不小，现在我的精神尚好，在这庙里尽自坐着，何日是我收徒弟之日，我不如到各处查看查看，遇见了相当的徒弟，我就有相当的办法。事有凑巧，老和尚这一天由外边回来，路过河滩，天就黑了。见村口土坑里有几个小孩洗澡，和尚一看念了声佛号，看这群小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家里的大人也真放心，这水火无情，没有什么意外便罢，出了意外之事后悔可也来不及了。心里这样想着留神观看，就见这群小孩子赤着身一个个都是天真烂漫活泼非常，有一个小孩，没跟这一群在一起，这一群小子欺侮

他，不教他洗。这个小孩并不屈服，可是也不着急，并且笑嘻嘻的说道："你们为什么不教我洗？你们不教我洗，我还不教你们在这里洗呢！"这一群小孩子一听，他有不服的意思，一拥而至，把这个小孩包围起来，有的就挥拳照定这小孩就打。这小孩也不闪躲，将左手一抬，一伸右掌吧的一声，把那小孩打倒。这一群一看倒了一个，跟着又过来两个，这两个也不言语，过来就打，这小孩前后左右打了个难分难解，虽说是两边受敌，连一点惧色也没有。后来这两个也都被他打倒，这一群一看不好，遂一齐而上，把这小孩子围在当中，就见这小孩舞起双拳来，如同击鼓似的，把这一群只打的东倒西歪。这个小孩子笑着说道："你们还哪一个敢上？"这一群也没有敢动手的了，老和尚留神一看，见这个小孩五官清秀，颇有忠厚气概，再一看这小孩一切动作，与旁的小孩全不一样。老和尚一看，心里爱惜的了不得，有心问问这孩子他家在哪里住，跟他父母说明，收为弟子，若是他家里贫穷，还有几分希望，如果他家里是财主，不用问人家也舍不得。老和尚站了半天也没想起相当主意来，有心不设法收他，这样的孩子，我绝不能交臂而失之。后来把心一横，暗道：我不如把他偷回寺中，然后问他家住哪里，姓氏名谁，我再给他家里暗暗送信。老和尚主意拿定，自己藏在树林里面，待机行事，有心明着去叫他，惟恐多有不便。这时候天就黑了，这一群小孩子全都上来穿衣服，这一个孩子也随后上来，在先上的全都一个个喊唱着回家去了。这个孩子将然把衣服穿好，老和尚走过来，两腿轻轻一片，吧的来了个旋风脚，然后笑嘻嘻的向小孩问道："这个好不好。"小孩子笑着说："真好。"老和尚笑道："你要有心学这个，赶快跟我到前边去，一会儿

就教会了你。”元璧问道：“您真教给我吗？”老和尚说道：“我绝不哄骗于你，跟我走吧！”元璧生来虎胆，并不惧怕，和尚前行，他就随后跟着，走出不远去，和尚回头说道：“你看天黑了，你走的太慢，我背着你吧！”元璧将身站住，老和尚一哈腰背起来，施展开了他的陆地飞腾法，不亚如风电一般。在先元璧觉着很美，后来一看走的太远了，回头看看什么也看不见了，遂拍着和尚的肩道：“你带我上哪里去学，太远了我可不去，你赶快送我回去，省得我父母着急。”和尚闻听也觉好笑，和尚也不答言，就是紧走，元璧紧紧追问。和尚说：“你先别闹，我带着你到我家里去，到我家里看看我再送你回来。”说着来到寺门，并不叫门，只是将身往上一纵上了院墙，将身落到院中。将元璧放下来说道：“你看我会飞，你要愿意学，我也教给你。”元璧说道：“我倒愿意学，就怕我父母要打我的。”和尚笑着把他带至禅堂，笑着说：“你只要愿意学，我去跟你父母说，准保不责备你了，如果你要不愿意学的话，我还把你送回去，你要愿意，我就收你作徒弟。你告诉我你家住河滩什么地方，明天我把你父亲找来，我再跟他商量。”这孩子就是爱看练把式的，一看这院里也很好玩，遂点头说道：“我愿意学，明天您可得给我家里送个信去。”老和尚点头道：“那是一定的了，当天晚景不表。

到了第二天，老和尚来到河滩镇一打听，原来是兴禄之子，暗说：幸亏用的法子巧妙，不然的话，要了他老夫妻的命，管保舍不得他的活宝贝。和尚本打算来个两头不见日，等他儿子把功夫练成，再教他回家，没想到这一对老夫妻，找不着他儿子一定不活着啦。和尚一看这样子，不告诉他们简直是不成了，这才黑夜之间，以字柬相告。老两口子看着这

纸条，疑神疑鬼起来，到了天光大亮，元兴禄出离自己家门，雇好了脚乘，奔华严寺而来，一路之上心急似箭，恨不得一步迈到。天到正午就来到了华严寺，叫开山门，见由里面走出了一个老和尚来，笑着说道："元施主请到里面坐。"元兴禄跟随和尚来到院里，一看这寺里是非常清雅，心里暗说：莫怪人说佛门静地，这真是目睹其实了。留神一看这位和尚，生得是仙风道骨，面如童颜，白发苍苍，二目神光炯炯，真有点世外仙人的气概。元兴禄拱手说道："仙长，在下姓元名兴禄。"就把昨天之事细说一遍。老和尚说道："元施先别着急，听老僧慢慢的道来，你的爱子，已被老僧盗回寺来，这里面有个原因。因为我见你的儿子，有福有德，将来必能与你耀祖光宗，可是这孩子由现在起，不能跟着父母居在一处，不然的话，绝以活不了。老僧我是以慈悲为本，那有见死不救之理，故此把你儿子带回我的寺来，我能替他免去大灾大难，现在我想把他收为弟子，等把他的难期过去以后，我再送他回家去。我本打算先不通告你们老夫妻，后来我一看你老夫妻，痛子心切，几不欲生，所以用字条告诉你们。可是现在你们老夫妻是全明白了，这话不可对外人提，如果走漏了消息，要被老僧知道，那时间与你儿子可有大大不利呀！老僧对你实说了吧，我今年将近百岁，有绝艺在身，跟前没有一个徒弟，一旦老僧大寿来到，那时岂不把功夫全消灭了吗？在先我要有心收徒弟的话，几千几百我也早收过了，可有一样，有福有德的人实在很少。我一看见你的儿子，不但他本身有福有德，就是他祖先也有德行，你们老夫妻修养的也不错，老僧我焉有不爱之理。我有心收你儿子作为我的徒弟，也就是想把老僧的所能全传给他，免得这门派灭绝。施主请想，老

僧爱徒，比你爱子还许要胜强十倍呢，一切决不难为了他，话已说明，元施主认可不认可呢？”元兴禄一听，如梦方醒，暗道：我说的好好一孩子就怎么没了呢？原来被他盗来了，没想到这其中还有这些麻烦。比如说我要不点头吧，这老和尚如剑仙一般，谁能防备的了他，点了头吧，真教我割心一样的难舍儿子，一天看不见我的儿子，连饭都吃不下去。左思右想没有主张，双眉紧皱，低着头一语不发。老和尚一看，念了声：“弥陀佛，元施主，你不要犹豫不定了。不然的话，我将你的令郎叫出来，你们父子再从长计议一番，如果愿意的话更好，不愿意的话，你就把你儿子带回家去，老僧我决不强留。”说着话命小和尚把元璧领来。这孩子是活蹦乱跳，父子相见是特别的亲近，元璧拉着他父亲手说道：“爸爸，我这和尚师傅他会飞，从咱家把我背起来一飞，不大会儿就到这里了。您回去跟我妈去说吧，就提我在这里跟我师傅练飞呢，等着我练会了，自己就飞回家去了。”元兴禄拉着儿子的小手，心里暗道：“这老和尚会飞的话我是不信，不过是世外高人，能够飞崖走壁就是了。见儿子这样的欢天喜地，不想回家，心里倒很觉奇怪的，遂说道：“你只顾你自己一出来，你知道你妈在家里想你吗？”元璧笑着说道：“那我怎会不知道呢！可是回去跟她一说，她不也就放心了吗？”老和尚听着心中暗道：这孩子跟我实在是有缘，看他小小年纪，说出话来就是这样的好听，将来是不能限量的。老和尚也不插言，站在一旁，只是微微一笑。元兴禄一想，得了，儿子既然是满心愿意，我又何必拦他的高兴呢！况且据老和尚说，不久就有大灾大难，乐得的叫他在这里躲避躲避呢。遂向自己儿子笑着说道：“你可愿意了，你就拜老仙长为师吧！我自己回家了。”意思是想

引诱他，使他发起想家之念，没想到这孩子太奇怪了，不但毫无思家之意，反倒向他父亲说："您回去吧，告诉我妈不要想我呀，我在这里比在家里还觉得好玩呢！将来我要练会了飞，回家去飞上一回叫我妈看着有多么好呢！"老头子也笑了，心里说：也许这东西有这分造化。立时就要告辞，老和尚说道："元施主既然来到这里，也是有缘，你容我把祖师爷的像驾好，你在旁看着你儿子教他拜拜祖师爷。"说着亲自动手预备一切，遂后把元璧领过来，先拜祖师，后拜老师，一切全都完毕，遂后元兴禄告辞回家。老和尚是再再嘱咐，这事千万不可对外人谈，元兴禄也是百般托咐，叫老和尚早晚多加培养，三人从此而别。元兴禄回到家来，跟老伴说明一切，老太太一听也是悲喜交加，虽然说了不少的心痛话，被老头子一些开导话说的也就转哭为笑了。遂赶紧去了告白条，所有出力四外访查的人，定期置筵相谢。全村的人都有点莫明其妙，一个个交头接耳，都说真怪，元老头丢了儿子，以前是痛不欲生，现在儿子是一点影子也没有，猛然间不但不找了，还像很喜欢的样子。就有好多事的人去询问，元家夫妇只是说，我儿子上山学艺去了，将来是有团圆之日。大家一听，都说这许是想儿子想疯啦，不言大家纷纷议论。

单说元璧在寺里练艺，练得还是非常高兴，天生的聪明，经师傅一指点，一教就会，老和尚看着也是乐的了不得。过个一年半载的，元兴禄就来到寺里看看，带点什么衣物啦，以及银两等等的东西，老和尚收下以后，就给上了布施。说书的嘴快，一眨眼就十年有余，元璧就二十几岁了，功夫练得是无一不精，最得意合手的军刃，是一对铁橛。老和尚一看把所有的能为，传给他的也差不多了，所幸他父母还都健在，

遂打发他回家，尽一点为子尽孝之道。再者说，功夫也到了缓进的时期，所差者就是阅历和经验了。老和尚遂把元璧唤至跟前，把这话一说。元璧听了老师之言，不由得泪如雨下，尊声："师傅，弟子我实在不愿离开您，请您还叫我几年吧！"老和尚遂把他以往的事实全都告诉他道："你从八岁出来，现在已然二十五了，你父亲已然年迈苍苍，现在你还不回去，再过二年，恐怕你要见不着他们夫妻的面儿了。再者说，你父母虽有儿子，一辈子连一点济也得不着，岂不使他老夫妻九泉遗恨吗？你正该回去尽一点孝心，也不枉他们生你一场，为师我虽亦年迈，精神尚好，你只管前去。"元璧听了老师的言语，非常感激，这才说道："父子恩不可忘，师徒之恩更难报呢。"老和尚闻听哈哈大笑道："你我师徒之情，各凭天良，为师费尽苦心造就你，希望你在外边，替天行道，济困扶危，除暴安良，一切行端履正，一旦闯出名姓来，就算与祖师爷增光露脸，为师也不白费苦心，如果从此一走，在外以技欺人，知过不改，你就是本门中的千古罪人。至于你我会面之期，随时均有，只要你在外边与我露脸，何时何地可以会面，话已跟你说明，在乎你自己去作了。"元璧眼泪汪汪与师傅磕了个头，站起来立在一旁，看那样子真有无限的伤心呢！老和尚叫道："元璧，今天你我分离，为师本当赠你点东西，略慰你侍我数载之劳，可是我乃出家之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么办吧！为师我送你一个外号吧，也可以说是永久纪念品。当年你八岁时，我看你在坑边洗澡，你有一种英俊气概，所以使我注意了你。到现在居然一如我愿，你的英俊尤甚，为师我早有计算，送你三个字，小英童，以后把这个外号闯出去，也算为师的永久纪念，你不必留恋难舍，你我后会有期，快

些去吧。”元璧这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一种难过，复又跪在地下叩谢老师赐号之恩，哭哭泣泣出离了华严寺。离家不过几十里路，走了一会转头看看华严寺，只是业林遮目，眼望欲穿，徒自悲伤，遂把心一横，两脚一用力，工夫不大就来在自己村口。看着庄村依旧，人物更新，进村一看，连一个认识人也没有，村里的人一看他，也看着新鲜，都以为是走路的过客呢。元璧东看西看，自己的门口还能辨的出来，遂来到门口，一看大门紧团，遂叫：“开大门。”见是父亲来开门，连忙施礼问好，一见母亲可了不得了。母亲已两鬓霜，行动非常困难，元璧心里难过的很，心里说：我娘养我一场，我未曾在膝前行孝，他老人家已这般光景了，看起来常言说的好：父母在不远游。这话一点不假，不是老师说我几句，再过几年，恐怕连我慈母之面见不着了呢！想到这里，心中一难过，英雄泪夺眶欲出，自己把心一定，没有落下来。口称：“老娘在上，受孩儿大礼参拜。”老太太一听说道：“呀！你就是我儿元璧吗？可想死为娘了。”老太太说着放声大哭起来，元璧这时也落下泪来，一言不发的一头扎在娘的怀里，老太太拍着儿子的肩，真是悲喜交加。又哭又笑的闹了半天，这才问道：“璧儿，你在华严寺练艺这些年，为娘日夜忧心，盼我儿早早归业，璧儿，娘许是做梦吧！你不是在华严寺跟和尚学艺吗？”元璧遂把和尚打发他回家的话一说，老两口子非常感激洪恩长老，从此元璧就在家里侍亲左右，一步不敢远离。

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元璧回来了，一去十几年没有音信，现在居然自己又回来了，这真是一桩奇事。有的年老之人，亲自前来询问，元璧也不隐瞒，遂把当年之事一说，可

就没提在华严寺。大家一听，都说：这一回可得啦，自从你走后，你父母想你想的不得了，现在你载艺而归，这也是你爹娘的福气，没有什么事，你把你所会的本领，施展施展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元璧闻听一笑说道：“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会两手平常的招数儿，有什么看头，再者说村里不是有会的吗？”就有爱说话的人说道：“你这个人，大家盼你一场，你既然有本领，就练两下子，不爱练刀枪，飞崖走壁你也一定会，练一回教我们开开眼。”元璧无法，只得说道：“那么我就练两手，大家可别见笑。”大家同声说道：“岂有此理，我们是外行，你就快练吧！”元璧也不收拾衣服，来到院中，大家随后也跟了出来，连元兴禄老两口子也出来观看。就见元璧站在房廊之下，身形往上一纵，用手指捏住了椽子头，两手来回倒换，五间屋子的长廊，来回的走了三趟，其快如飞，猛的双腿往上一翻，脚踏屋瓦，上下翻了二次，眨眼之间踪影皆无，大家不住四外乱看。正在大家观看之时，就见由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笑着说道：“我在这里呢！”大家一看正是元璧，不由得一个个暗道：这个元璧一定会隐身法，不然的话怎么这样的快呢，也许是会奇门遁甲。大家都说道：“好，这功夫世间少有。”元璧说：“我这叫飞身法，由前坡纵到后坡，由后面窗口进来的。”大家全都称赞，以现在的身分而论，足够个剑仙，平常人是练不到的。又有人问元璧道：“你既有此本领，若是遇见敌手，你的军刃合武术可是怎样？”元璧说道：“这个可没有试验，不过是必遇对手之人才可以用得着。”大家也不往下再问了，又谈些个闲话遂全告辞而出。这一来不要紧，保定全城可都哄动了，没有半年的工夫，远近皆知，可一个来访的也没有。有能为的人知道他本领可以，人家没

走江湖，便不肯来访，本领小的主儿，连面都不敢见。

说话就有三年多了，这一年也是元璧的大事临身，二老双亲因老病相继而亡。元璧哀痛万分，将二位老人家，黄金入柜，送入坟墓，元璧守孝三年。老人家在世之时，三番五次要给元璧娶妻，他说现在青年，连一点事业都没有，娶妻又有何用。单等二老百年之后，在外面闯荡几年，有相当的女子再说，没有相当的女子，我是独身主义的，反正使二老决无后忧。元璧只顾这么一说，他可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两口子也不能强制。到这时老两口子全不在了，只剩了一个元璧，虽说是守孝三年，其中的苦处也可想而知了。有一天正在屋里用功，就听见有人叩门，出来一看并不认识，一问才知道这人姓邵名先，听人说元璧的飞行术很好，特意前来拜他为师。元璧以为自己将然出世，对于一切江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怎能收徒弟呢，遂即用言语拒绝。邵先一看元璧百般推辞，这才说道："拜您为师您不乐意，跟您交个朋友吧！"元璧一听，这个我可不能拒绝，现在我正想有几个知心朋友，在一处研究点功夫，谈谈心，这也是一件好事。再者说，交朋友好则近，不好则远，决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遂带笑答道："邵先生，既然您看得起我，我是求之不得呢。"邵先很快乐的说道："您太客气了，那么您就算我的老大哥吧！"元璧笑道："岂有此理，你岁数比我大的多，为什么我是大哥呢？"邵先说道："我原来是拜你为师来的，你既然不肯收我，我现在自好拿你当我师兄了。"元璧是再三谦让，邵先是非此不可，二人相谈之下，到很投缘。据邵先说，他本世居在河滩镇南十二里蔡家台，但是后来说话中竟把地名说错了，并且说来说去，又透出约元璧合手作绿林买卖的不伦不类的意

思来，元璧这才知道这小子是个绿林贼寇，并且还是一个淫贼。他又跟元璧说："大哥，你要有心加入我们团体的话，我从中是竭力的保举你，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得吃得喝，有钱化，天下无论是什么样的女子，也是我们的掌中之物，自在逍遥，吃遍天下，谁敢干涉我们。"元璧一听这小子所说的话，气的是虎眼圆翻，这气可不打一处来，可是又不好意思立时翻脸，心里是忍了又忍。暗道：这小子分明是拉我跳火坑。遂用良言相劝说道："邵先生，我拦您清谈，在下年轻，没有什么阅历，虽说是跟师傅学了两手也不过平常的招数，若是依仗武术，跟先生之流混在一起，岂不愧煞绿林英雄吗？再者说，父母的孝期未满，实在不能他去，请邵先生多原谅我才好。在下说话不知深浅，还有一言奉告，现在的年月，求生的人，好找饭吃，无论作点什么买卖，都可以活着，万不可一念之差，误入歧途，流入苦海之内，将来虽免身有不测，我看老兄你正在有为之时，从速另求生路。"用这话跟邵先一说，他不但不听，反倒带出一种不乐的样子，仍是要求元璧入伙。元璧可实在忍不住了，正色说道："我元某是事要凭天理，不义而富且贵，我看如浮云。念你远路而来，不肯说的过甚使你难堪，现在你竟不知自量，看你是堂堂的汉子，不然的话，另换个人，管叫他滚着出去。"邵先的脸如同红布一样，虽是未曾说出话来，现出无限的气忿来，还是勉强的笑道："大哥，您所说之话，小弟我承情了，可是人生在世，得乐且乐，虽说不比王侯卿相，一世的快乐也决不能轻轻过去，听你之言是决对不认可，好，小弟少陪啦。"元璧说道："不远送。"遂即一笑而别。忽然有一天夜里，元璧尚未睡熟，就听窗外吧的一声，元璧一怔，细一听是有人，正要出去看看，就见由

窗外进来一件东西。元璧出去一看，早已踪影不见，院里什么也没有，进屋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张字柬，里面包的是砖头，跟当年他师傅告诉他父亲的法子一样。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元璧快快躲避，有人冒你名在外采花，迟恐被逮。下面是一个洪字，元璧一看是老师的笔体，又有一个洪字，确是无疑。自己赶紧收拾收拾离开了家，临走时托咐邻人们，无论有谁前来问我的话，就提我自从父母去世之后，访友投师练习武术，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托咐之后，这才带着军刃起身离家。先打算奔华严寺见着师傅问个明白，没想到来到寺里一看，据小和尚说，老人家由上月出去的，始终也没回来。元璧只得出来站在山门外发呆，心里说：我上哪里去呢？想了半天也没有主为。后来一想，既然我师傅跟我那样说，一定事有来由，我偏要暗地去保定城里探探，听听有什么消息，遂慢慢奔保定走来。

到了保定天色已晚，遂找了一家店房住下，打算夜里进府衙探听消息，此时全城哄动，街谈巷议。原来知府张文清，有个女儿叫玉兰，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玉，张知府因为只此一女，看得如同掌上明珠一样。邵先早就有个耳闻，有心采花，总是没有机会可乘，这次被元璧羞辱他一场，有心跟人家动动手，又不是人家的敌手，遂使了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狠狠的作一案，留下他的名字，叫他有口难分诉。官厅必然拿他，把他拿着以后，那时我再搬请能人，将他救了出来，他也测不透是我办的来，见着他再用言语一说，那怕他不入我们的团体。小子想到这里，心中暗喜，遂想到知府这里来作一案，虽是有点危险，只要一成功就得惊天动地。听说知府的女儿，长的实在不错，我要是把她得到

手，不怕完了事我就死了，我也不冤，看我有这份造化没有，遂住在店里。每到夜里就去采探，几天的工夫，把这条道就看好啦。这一天晚间带好军刃前去作案，这姑娘住的是三间东厢房，手下有一个小丫环。这时正在夏令，天气炎热，窗子全都开着，姑娘正在睡着，这小子由后窗进来。天将二更时分，小子进到屋里一看，见这女子半掩粉被，上露红色兜兜，肉白如玉，青丝滚乱，粉面桃腮，珠唇隐隐，半露小小金莲，套着红色睡鞋，两条白腿，搭着十字架儿，分外好看。这小子一看，欲火烧身难过非常，苦于无法下手。有心过去抱住她，她要一喊出来，不但好事没成，就许把性命饶上，这非用熏香盒子不成，看起来以后得要预备这种东西；有心将她杀死，跟死尸一接合，又想没什么意思。不如把衣服用刀割下一块，过去把他嘴塞上，然后再把她双手一捆，她就有什么动作，我也不怕她。想着用刀把衣襟割下，照准姑娘的嘴用力一按，双手往怀里一带，把两手握住，这位张小姐，心里明明白白，眼看的清清楚楚，就是动不了劲。这时小子邵先将自己中衣扯下，可怜一朵嫩海棠，被暴雨打得落下瓣来，小子把张小姐的双脚握住，心里说：这一回我可开眼啦，纵死九泉我也是美的。张小姐还竭力的挣扎，可惜就是干着急动不了，等到小子工作完毕以后，向张小姐笑嘻嘻的说道："你不要得便宜卖乖。"这时张小姐把嘴里的东西将弄出来要嚷，小子一看不好，手持军刃对准张小姐小腹轻轻一刺，听就噗的一声，这位张小姐就呜呼哀哉了，小子早有预备好了的字柬，取出来放在桌上，由后窗逃走了。直到第二日天光大亮，小丫环发觉，赶紧报告张知府，知府得着这个消息，连痛带气，死过好几回。张太太进去一看，才知道是先奸后杀，

赶紧穿上衣服，买口棺材装殓起来。张知府传齐三班人役捉拿采花淫贼，有马快头目，进屋里验看贼走的道路，见桌上有字柬一张，上写：若问此事何人作，河滩元璧敢应承。下注小英童题。马快班头派人各处一打听，听说元璧外号小英童，有飞崖走壁的功夫，马快班全体出动，一到河滩捉拿元璧，四外八方全都哄动了。元璧听着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连一点头脑也摸不着，暗道：这是什么人陷害我呢？这保定城不能久住，如果有人认识，暗含着一报官，我是难逃官司。自己回到店里没敢停留，立时算清店饭钱，走出城来，信步而行，走到旷野荒郊。见前面有一片树林，自己打算到里面休息休息，想个主意，好往那里投奔。猛然一抬头，就见里面站着一位和尚，细一看正是自己师傅洪恩长老，连忙过去叩见，并哭诉前情。老和尚说道："你不要伤心，你的事我都明白。"

原来老和尚自从徒弟走后，每到夜里必要看看元璧有什么动作，但见元璧是菽水承欢，侍亲至孝，老和尚是非常喜欢。后来一看他父母相继而亡，老和尚看的更勤了，知道他家里没人，看他倒有什么主意。那天老和尚一看，来了一个面生之人，自称邵先，老和尚偷着一看就看出这小子决非善类。等到邵先出来的时候，老和尚随在后面，要看看这小子有什么举动。邵先的行动，老人家无时不在监视，一直监视到他作案的那一天，老和尚有心知会张知府，不料竟来不及了。再者这个张知府也是个贪藏卖法之官，作了许多害民肥己的事，这一来也可以说是报应循环，老人家便索性没管。直到小子陷害元璧，和尚看的明明白白，及至元璧到华严寺来，老人家故意不见，倒看他有什么主意，看着徒弟进城来，探

访，和尚也随后跟来，及至元璧出城这才露面，爷儿两个说了些个离后之事，老和尚道："邵先作案之后，遇见一个同党贼人名叫白鼎，他二人已定妥去江苏躲避，现在你父母已故，在家不能住，最好你也去趟苏州。到外边一来在江湖上闯荡闯荡，二来可要暗访这害你的贼，遇着他把他拿住送官，千万不可杀他，也好洗清了你的名誉。仅记为师之言不可大意，这有纹银百两作你川资，快点走吧！"元璧俯身叩头，辞别师傅，奔江苏大道而来。在一路之上，遇了些有名武术家，全不是自己敌手，从直隶到江苏，踢的武术场子是不可以数计，自己是新入江湖，哪里知道什么规矩，就是没见过敌手。这天来到江苏地面，找个店房住下，对于本地的说话和风俗，真是别开生面，自己觉着实在有趣，白天游逛名景，晚间换了夜行衣，去到各处暗查，元璧是费尽苦心，打算尽三年五载的功夫来查访仇人。这天晚上因为查到周家，正赶上这位周小姐在院里练艺，元璧看着心里说这个人的功夫还是真不错，就在这一怔神的当儿，可巧正被姑娘看见，以致二人动手。后来一听有人喊妹妹，为兄来也。元璧听着一怔，心里说：原为这是一个女子，我看她不像女子，我以为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童子，这是我的错处。正在想着，被姑娘一掌打上，元璧这才转身就跑。在动手之时姑娘问他姓字名谁，元璧有心说出真名实姓，一时灵机一动，心里暗道：我是个被通缉之人，不能说实话。心里是这样想，可是信口说出保定河滩镇来了，有心改口，也是来不及了，只得说元家店是我开的，问我都知道。

元璧说了几句流口语，哪知道这位元掌柜可就受不了啦，今天遇见六位这样问，所以就把元璧前后事一说，现在元璧

的家产被官查封。六位英雄听了半天，就没有主意了，任元皱眉一想，计上心来，遂向掌柜的问道："现在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能把他们找来问一问吗？"元掌柜说道："办着看吧。"出去不大工夫，找来了一个人，是元璧以先的一个家人，掌柜的把这人带了进来。六位英雄见了他，还是非常的客气，让坐以后，任元问道："你家少东是哪一位？他现在哪里？你要实话实说，可有一节，我们跟保府张知府这案没有关系，我们跟你家少东是朋友，特为救他而来。他既然没在家中，去向你自然明白，你说了实话，我们见着他，也好商量一个主意。还问你一件事，你知道他的师傅是谁，住在哪里，你说出来我们也好设法救他。"这位家人一听答道："几位爷问我的话，我是一点不瞒，知道的就报告，不知道的我也不说。我家少东姓元名璧，今年二十五岁，自幼出外练艺，他师傅是一个出家的和尚，离此五十里，有一座华严寺，他是寺里的方丈。"六位英雄一听，这就好办了，对这人说了些感谢话，然后就奔华严寺而来。工夫不大来至山门，齐大鹏上前叫门，由里面走出一个小和尚来，看看众人说道："几位施主找谁？"齐大鹏拱手说道："我们远路而来，拜望洪恩长老，请小师傅回禀一声吧。"小和尚说道："我师傅在家的时候很少，我到后面看看去，在没在听我回报。"小和尚又问道："施主贵姓大名？"齐大鹏一一说明。小和尚转身把门关好到里面去了半天，就听里面念了一："弥陀佛，哪方施主前来？"双门一开，出来一位老和尚。齐大鹏进前施礼："说道师傅在上，弟子这里施礼了。"老和尚合掌躬身说道："施主远路而来，老僧接驾来迟请多原谅，来里边请坐。"谦谦让让齐大鹏带着五位英雄往里而来，到了后面禅堂，和尚让坐献茶。没等大家说话，

老和尚笑道："今日列位光临老僧幸甚，但不知几位见我有何见教？"六位英雄站起身形自报名姓，遂后由齐大鹏把元家店的事前后一说。老和尚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怔，暗道：我看他绝不是采花淫贼，这里定有原因。想到这里说道："不错，老僧平生只此一个徒弟，名叫元璧外号小英童，几位是闻名访他，可是亲眼所见呢！"齐大鹏就把如何找着他的家人的话前后细说一遍。和尚听罢一笑说道："诸位提起别的事，我可不敢保险，若要提保定知府这段事，我敢作一证明。"就把元璧被何人陷害的一说，六位英雄一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但不恼元璧，反倒替元璧不平起来。看来无论什么事，都要三思而后行，照这样看起来，人家元璧是个好朋友，即便夜里偷看人练艺，也决没有歹意，必是另有隐情。大家正在思想，老和尚洪恩说道："小徒现在江苏地面暗访仇人，以我之见，请你们六位仍回贵府，设法将小徒元璧寻着，还求几位要多多关照。老僧这有书信一封，烦劳几位分神代交小徒，如果真是小徒元璧，在外不法，几位英雄把他拿回来，老僧自有办法。"任元接着说道："老方丈之言甚是，我等从此回去，必须要考查元璧的行动，如果是个真正君子，我们还得跟他交朋友呢！"周士英遂把和尚书信接过，老和尚是再再拜托，六位英雄这才告辞而出。大家仍回到元家店，吃了一顿散伙饭，周吴二人回转江苏，这四位仍奔四川大道寻找童林。

一路之上倒也安然，此时正置夏日，白天不走，非等红日西沉，气候凉爽的时候才走，这一天来到四川成都。一打听蓬莱岛，不料想来晚了，听人说蓬莱已破，英王逃走，听说又投入万龙藏峰岛。齐大鹏对众人说道："我们千里而来，实指望见着童林，没想到事不凑巧，人家又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是活该我们没缘，我们回去吧。”大家也全愿意，惟有何瑞生不愿意，他的意思是非要寻找童林，看看他是何等人物，又不好说出口来。后来一看是非说不可了，遂说道：“众位兄长，我们为童林去北京，由北京又到此地，费了些个千辛万苦，为的是见童林一面，这样乘兴而来，决不可败兴而归。再者贝勒爷有言在先，凡事都要坚持到底，才不至于虎头蛇尾，我们要是这样一回去，岂不使人家贝勒爷耻笑吗？据我看，我们决定主张，不达到目的不止，将来准有成功的那一天。”后来大家一计议，还是按着何瑞生的主意，由四川又奔陕西而来。

第一百二十五回

泥小鬼夜刺行营　吕老侠仗剑除恶

这天正然走到西安府，天已二更，来至城下一看，见城墙搭着一条绳子，见这绳上捆着一个人，向下系来。齐大鹏一看，赶紧打手势叫大家避在暗处，低声说道："这一定是绿林人用的爬城术，不用问这一定是救出来的犯法人。我们本应不管这些事，如果不管这里边就许有受不了的，我们先将这个犯人偷走，问问他是什么案情。"把话将然说到这里，就见何瑞生一伏身唰的一声跑了过去，正赶上西安侯到了下面，何瑞生也不言语，纵过去挟起来就跑，等上边的人知道了，早无踪影。谭天、陶洞天，纵下城来，这边的齐大鹏、欧阳钧，任元也亮出军刃闪出身来。历瞻侠谭天、盖天第一手陶源二人一看，就知道是他三人所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西安侯救出，不想又被他三人抢走，哪能善罢甘休，问明姓名这才当场动手。两个人的宝剑上下翻飞，豁出命去的苦干，欧阳钧的子千鸳鸯练子双锁，任元一对亮银练子双橛，四个人打成两对，齐大鹏也在旁轮流相助，五个人只杀得是难分难解。动着手陶洞天一看不好，遂大声喊道："谭大帅爷家既然丢失，我们何必在此恋战。"谭天一听也对，遂虚晃一剑转身就走，他二人一东一西分头败走，这三位收住军刃也不追赶。就在这个时候，就听一片呐喊声由城里冲出，口口声声大喊拿贼。来到城外一看已人影皆无，其中的侯二侠，忙向众人说道："我们别追了，天已大亮，贼人已去，我们集合回去。"此时

这三位也出来了，跟侯侠客一见面，彼此通报姓名，侯二爷知道是童海川的朋友，因为听童林说过，任元和殴阳钧，曾在北京捉拿玉人，也是个英雄，见面是非常恭敬。可有一节，就是何瑞生不知哪里去了，也不知把西安侯弄到哪里去了，大家分头四下一找，仍是没有踪迹。西安侯这一被救，盗狱之人拿获一名，就是铁背金蟾贺超，这小子作有无数的案子。在陕西凤翔府拦轿行劫，杀死军民一百余人，堂堂的总镇被他一刀杀死，恼了镇古侠老剑客，将他拿获，押在凤翔府东牢，在黑夜之间这小子越狱脱逃。今天也是这小子的报应到了，你想把他拿住了，还能好受的了吗？老少英雄一计议，既然把西安侯丢失，这事非报告钦差大人不可，请他老人家斟酌办理就是了。别人全都好说，惟有侯二侠脸上觉着无光，自己一想，奉命看押西安侯，一切责任全由我担负，这一失了西安侯，我算作么的呢？不想我闯荡江湖一辈子，到老来栽这样的大跟斗，不尽的惭愧。齐大鹏从中解劝道："老侠客不心着急，这事全是意想不到的，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回来一看，不但知府不见，上下人等连一个都没有了，只有牢里的犯人。大家把牢门封锁，留下几个人看着，其余的人押解贺超回转公馆。侯二侠先把经过之事对童林一说，童林回报年大人，年大人又把侯二爷请至跟前问了问，侯二侠认为自己无能，甚是惭愧，年大人是特别的安慰，遂命侯二侠下面安歇。年大人虽是这样说无妨事，心里是非常着急，因为已然专摺奏京，候旨处治，到如今竟把西安侯被人救走，这可怎么办呢。只得跟杨师爷计议，按说应当派杨师爷去暂时署理西安府，怎奈公事繁忙离了这个人还是真不成，要是请旨定夺，现在西安府何人维持？遂派人到西安府城里通知，所有

举监生员，限一日工夫公举一人署理西安府，公举之人必须要品格端正，道德高尚的人为合格，单等公举完毕以后，再行文奏明圣上。计议已毕，便写了一张知单：派人前去通知，遂后又计议到贺超。前一次把他拿住，押在牢里，一时大意他就越狱逃走了，这一次必须多加小心，先把他就地正法，用先斩后奏的法子。遂把童林叫来，年大人说道："海川，前次贺超被获，也是他不该早死，现在又将他拿获，我打算把他就地正法，执刑地点，保护法场，你要跟各位计议一回，别叫他出意外之事才好。"海川一听这话，也很乐意，因为这小子作案很多，又有越狱之罪，正好将他正法，也好免除后患，且可以大快人心，遂连声答道："此意甚好。"出来跟镇东侠，北侠众人一商议：借三庄首领胜裕陶然公设的刑场，在白沙江边谢家滩，并求老人家调齐三庄兵士，在四面一围，我等分八方监视，任凭他是谁来劫法场也不成，但不知何人监斩？海川只得回来又向年大人请示，年大人要亲自监斩，童林遂道："这个贺超虽是要犯，本应你老人家亲自监斩，可是这个时候不对，倘或有他们的羽党，从中一出事，与你老人家是多有不便，不如派张方为监斩官。"大人一听也对，说道："很好。"计议已毕，仍教张方办理一切。张方是真可以，一切事项没有预备不到的，一面通知三庄庄主胜裕，一面准备一切，约定明天正午执行，搭好了监斩棚，群雄留一半在公馆保护钦差年大人，其余的人全到法场去戒备。计议已毕当天不表。

次日早晨，群雄押解贺超奔江沿，张方乘坐一顶大轿，身穿大红袍，在棚里升了上座。有人报告，差二刻不到正午，张方吩咐一声把贺超带上来，问明之后，用珠砂笔在名上画了

一个圈，这就算是验明正身。刽子手是杨小香，杨小翠，把贺超架到刑场，强按着跪在地上，小香揪头发，小翠擎着一口刀。天交午时，就听追魂炮响三声，小翠把刀一动，就听哧一声，贺超的人头落地，四下里乱滚，也是这小子作恶的报应。看来是善恶终有报，有来早来迟就是了。这点事就算是平平安安，连一点风声草动也没有，事毕回公馆交差。到了公馆一看，热闹的很了，所有西安府有点功名的主儿全来了，求见年老大人，推举署理西安的人。所有的来人，都是文质彬彬，带着儒雅气概，钦差大人全把他们叫到后面，众人向年大人致敬礼，大人是躬身相还。遂向大众说道："我约请大家来所为的事情，想大家早已明了，无需乎再说了，你等从速公举一位。"大家遂公举一位林仰清，是一位进士，还有一位黄海澄也是一位进士。年大人说道："我自从来到这里，每日公务甚忙，未曾调查过当地民情，我的意思叫你们大家公推一个人，如今你们公举出两个人来，叫我派哪一个呢？"大家一听，钦差有不喜悦的意思，其中有人发言说道："老大人有所不知，我等本应公举一个人，怎奈署理西安府，乃是重要职守，关系我们数万人之生命财产，如得着一位清官，民之幸福，国之吉祥，倘或遇一个害民之官，我们不是自找其祸吗？所以举出两位来，请大人考取一位。可是这二人各有所长，林仰清的学问很好，就是有点不求进取的毛病，平日他最好清静，这次把他公举出来绝非所愿，所以又附举一位黄海澄。这个人平生最好学，胸储大志，不肯轻为世用，这次把他举出来，署理西安，也是我等倾心乐意的，老大人，您是明鉴之人，看他二人谁能够用呢？"老大人一听这些话，知道他们是两派，各执一词，听哪一面都有理，年大人心理也

为难起来，说道："你等众人分老幼两派，每派举出一个人来，把你们公举的林，黄，二人的历史，说给我听听，年轻的叫老人们先说。"老人们中有人尊声："大人，林仰清自从三十岁时便得了二名进士，性喜静，不喜动，为人宽和，大人请想，要不是人家有这样的功德，我们也不能举他。他自从念书之时，天生聪明，真是闻一知十，连教他的老师都说他将来必有发展。他是西安府人氏，家道就是穷一点，他父亲也是个有功名的秀才，在城里设馆教书。林仰清跟他父亲念书，同学有一个张殿臣，是城里富户之子，他跟仰清意志相投，二人时时在一处研究学问，张生时时请林生去家里吃饭，日子一长，张家的少妇长女，完全不避回了。这一天是端午节，校里放假，他跟张殿臣有郊外闲游之约，张殿臣教林仰清在他家里过节，林生因为节期之日，再三拒绝，故此作罢。等到午饭已过，林生去找张生，原来这位张生在家里喝的是酩酊大醉，仍然是狂饮不止，林少爷来的正好，听说张生在后边饮酒，自己要到后面劝他不可多喝，也不用人领着简直往里就走。顺着箭道走至后面转角门，也是走的太慌，将要进门，可巧由里面出来一人，正跟林仰清撞了个满怀，把那个人撞的往后一仰，几乎坐在地上，林仰清赶紧一上步，把那人抱住，那个人才算没坐地上。原来这个人正是张生的妹妹，年长十八岁，尚无人家，今天两个人这一撞不要紧，两个人一语不发，面红过耳。林仰清将要走开，被人家用手拉住说道："林少爷你这就不对，你们念书的人，当知道男女受授不亲，今天你这样一抱我，未免太难为情了吧！"仰清自知失礼，连忙作揖赔礼道："这是我一时大意，真该万死，因为看见你要坐在地上，所以我没加思想的过去就抱，这是我的错误，请

你多原谅，实在对不住。”张小姐闻听，微然一笑道：“林兄，你将误就误，有其意乎！”仰清知道这女的学问很好，说出这样的话来，分明是有心嫁我，这话要是跟别人这样说，管保当面成亲，仰清可不然了。沉吟一会说道：“小兄实在罪甚，所示之言，诚出至意，本当唯命是从，无如我有父母在堂，凡事自应亲命是听，自由主婚者我不愿为也。”张小姐笑道：“君果高尚之士，两下速遣媒妁，不足为虑。”仰清并未答言，各自走开。日子不多张家就派人到林家提亲，林仰清之父，以为门户不当，有意拒绝，仰清跪父面前直禀其事，他父亲见儿子既然愿意，这门亲事就算成啦。现在传为美谈，知之者无不称林仰清是礼义君子，后来考中了进士，学问更好了，至于黄海澄，不过是少年英俊而已。”年大人听着心中也是好笑，暗道：这就是皇帝有福群贤举至。遂向众人说道：“你等所举者，都是有本领之人，以年岁而论林仰清为长，叫他为西安知府，署理一切公文，黄海澄为二府同知，助理知府办理一切，你们大家看这办法如何？”众人打躬道谢，双方这才圆满解决，大家告辞而去。年大人把二人唤到公馆，也不过是嘱咐几句，一切办理完毕，遂呈文奏明圣上，把西安侯越狱，贺超正法，保举西安知府等事，一一专摺送京。

单说三庄首领胜裕陶然公，听见西安府被劫的消息之后，恐怕不出今夜必有人前来偷营，不可不加预防。想到这里，遂把各位剑客请到一处，开了一个紧要会议，各位剑客来到中军大帐，胜裕就把所想的事跟大家一说。其中的碧目金睛佛，手拈长髯，向左右看看，遂后叫道：“二位师弟，真要谈到功夫，你我身为剑客比胜裕可高的多，要说用智谋的话，咱们是一点都没有。万龙藏峰竟敢派人到西安府劫狱，救走西安

侯，这偷营是一定要有的，实在不能不防备他，不但行营要留神，连公馆也得小心点。”一旁珠珍佛董瑞冷笑道：“师兄这话不能这样说，据我看不但他们不敢偷营，公馆里吓死他们也不敢来，知道有我们在此，虽不说如铜墙铁壁，也有点不好来。况且有这们多的乡勇，又有胜裕，他们纵有此心，我想也得要思思想想。”姜爷笑道：“老四，你这话实在是鲁猛的很，要提到功夫一节，你我弟兄自从出世以来，未曾落过下风。这一回你先别说大话，万龙藏峰岛里边成名的剑客颇多，也未必说准怕你我，如果他们要自持艺高，夜间前来偷营，动手胜负先不用说，反正营里得要乱一回。你这个脾气总是改不了，说话也不思想，信口一说，幸亏在座的都不是外人，要是有位有身分的人在此，岂不教人家把牙笑掉了，人家说你我弟兄自满自骄。”姜爷这一些话说的董四爷是闭口无言，自己的师兄，如同手足一样，虽全是当代的英雄，也要尊从师兄，四爷笑嘻嘻的并没言语。大家计议多时，要按姜爷的主意，到定更时分班巡查，以防不测。胜裕拦住说道：“老剑客，我拦您一句话，依你前后派人巡查，可是不错，我看也不算是十分圆满。倘或万龙藏峰岛有人来偷营，不要说他来队伍，就是来几位成名剑侠，在暗地里一看，有你们弟兄在此巡查，他们知道自己的功夫不成的话，也绝不敢出头。比如说来的人比你我的身分高，那时候人家必然是伸手打仗，你们老几位有个山高水低的，我胜裕可担当不起呀，我有一个主意，按前中后三营各备锣鼓，我们大家集在一处坐等，没有人前来便罢，看有人前来，锣鼓手一动，我们要留神看着。要是来的是平常之人，我们出去将他拿获，也不杀他，要是身分高的主儿，我们就不出去，教他们是没法下手。”张鸿钧

听着遂念了一声佛号，遂说道："列位师兄师弟，按老庄主的意思，这是六鞘之中名为大鞘，取意在守。"话说到这里群雄是哄堂大笑，胜裕道："我这不过是心里一想，说出来的主意哪里谈的到大鞘呢?论武术你们哪一位都比我高，不论哪一件事都要大家来帮忙的。"大家又说了会子闲话，天已不早，胜裕把众人略为分配。别人不说，单说这三位老剑客，将他们安在前营，自己坐镇后营，因为贼人前来，不是前就是后，中营不过是虚设，里面也派有焦文亮看守，带着赵家滩的火神，如有不测以火当先，把众人分派已毕，天可就不早了，也就在定更时候，闻听有梆子之声，别看营里人多，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姜爷正在打坐，听外面似乎有人，分明是夜行衣的响声，一连响了三声，头一声小，其后就大啦。姜爷回头看了看二位师弟，这二人早将军刃拿在手中，董四爷手拿一对仙鹤掌，心里暗道：白天会议之时，我说没人敢来，你说这该死的东西他偏来啦，我要不露露我的本领，他们也不认得我是谁。正然想着，看见一个人进来了，身量不甚高，背着一对镔铁双橛，二目如同两盏明灯相似。三位剑客一看，全都认得这是小鬼陆恒。三位剑客看着都是一怔，暗道：真要是凭武术解决的话，单打独斗，也未必赢的了人家。

书中代言，自从陶源由城上把西安侯系下之后，一转眼之间就没了，下来一看，正遇任元等三个人，五个人遂杀在一团，在动手未分胜负之时，两个人也不苦战，分头就走。陶源想着西安侯一定是他三人盗去了，不然的话决没有这么快，如果等一会再找，他们有人把西安侯一隐藏，就不好办了，何不趁早找找他呢。四下留神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进去看看也没有。出来四下一看，事有该着，就见大道上有一条黑

影，正往前走，黑夜之间虽然看不清楚是谁，看得出来是一个人背着一个人。陶源不由得心中一动，暗道：这黑夜里哪有背着走的，这分明是两个人，如果要是侯爷的话，这真是天意该着，赶过去看看。又一想：不成，倘或我一赶过去，不对没的可说，如果真是侯爷，背着他的这个主儿，我可不知是谁。比如说人家的本领在我以上，不但我救不成人，反要再饶上一个，不如不出头，你说不赶他，眼看着教人家把侯爷盗走，真是有点太难为情的，莫若我施展陆地飞行术，绕到他的前面去看看，有什么话再说。主意已定，把所有本领使了出来，其快如飞，不大的工夫，走到这黑影的前边去。将身在大道当中一站，高声喝道："什么人？"就见那个人把背着的那个人放下答道："我背的是差事，这是由西安府里劫狱救出来的，你有什么意思吗？"陶源一听心中暗喜，果然是侯爷。看官，您说这条黑影是谁，正是何瑞生，他把这差事盗走，也是另有用意，他打算离城远远的找个僻静的所在，然后问问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他一个人背着一个人往前走的时候，以为后面的任元等，必在后面跟随，出了树林回头一看，没想到连一个人也没跟来。何瑞生不由得就是一怔，遂把背着的这个人放下问道："你是何人？因何至此？"西安侯那里知道是被盗呢，以为这许是万龙藏峰岛的人前来救他，所以一点没瞒，全都告诉了何瑞生。何瑞生听着是仰天大笑，遂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十四皇子允禟，好极啦，我正愁见着童海川没有礼品，没别的你多受点屈吧，我要使你当我的礼物。"西安侯一听，真是如同凉水浇头一样，暗道："这是我的灾星未退，难期未满。又一想这也不错，着他把我带到年羹尧那里，我的命就算保住了，任凭老年他有多大的本领，

他也把我怎样着不了，一定是得请旨定夺。想到这里心中是非常坦然，遂说道："你把我送到年羹尧的公馆去，这条道路你认识吗？"何瑞生说："不认得。"西安侯说："我告诉你，可有一样，我可走不了，你还得要背着我。"何瑞生点头说道："行。"这才背起西安侯又往前走。正走的高兴，就听前面一声喝喊，何瑞生留神一看，认得他是万龙藏峰岛副帅陶源，遂说道："这不是盖天第一手陶源吗？"陶源哈哈大笑道："既然知道我的厉害，快快过来请安，我好放你逃生，如要有半点迟慢，立刻叫你作我剑下之鬼。"何瑞生这时候正是小马初行嫌路窄，鹏飞云外恨天低的时候，况且找童林来，为是帮他破这万龙藏峰岛。没想到今天正遇上，也是出乎意料的事情，遂说道："好，我正要找你们去呢，在此相遇也是你我有缘，看你往哪里走。"回手把刀亮了出来，叫道："陶源，你可认得这东西，我愿意把西安侯给你，就是他有点不乐意，如果你胜的了他，我是怎办怎是。"陶源心里暗道："凡是知道我的英雄，提起我陶源来，没有不倒吸一口凉气的，看这东西说话行为，没把我放在心上，不定有大本领呢！想到这里问道："你是何人，在本帅面前这样的张狂，报你名姓，然后受死。"何瑞生报完姓名之后，陶源冷笑道："原来是个无名之辈。"将军刃一摆说道："你就过来进招吧，我看看你有多大能为。"何瑞生还是真不含乎，往前一上步，照着陶源就是一刀。陶源往旁边一闪，让过刀去，剑走叶里藏花往里进招，奔何瑞生的前胸便刺。何瑞生用手中刀接架相还，动手连十个照面也没有，陶源把剑招就施展开了，真是如同闪电一般，净见剑不见人。何瑞生一看，心里是大吃一惊，暗道："莫怪这小子在万龙藏峰岛里是个副帅，果然武术高强，不是长他人

威风，就看人家这剑的招数，别说我一个何瑞生，就是三个两个的也不是人家的敌手。可惜这个机会，无意之中遇见西安侯，我以为是天赐良机，没想到偏让这小子看见我，还是没有这点时运，看这样子非叫这小子抢走不可，我也不能跟他久战。

想到这里一撤军刃，回身要走。就在这个时候，陶源一剑迎面劈来，何瑞生看剑到切近，往旁边一纵身，剑到是躲过去了，可没留神底下，陶源一抬左脚，正踢在何瑞生的胯骨上，扑通一声栽倒地上，把手中军刃扔出很远去。陶源一阵冷笑道："我当你有多大本领，原来是一块废物点心，本当过去把你一剑杀死，念你把爷家送出这么远来，辛辛苦苦的，所以我不肯杀你，便宜了你，快点逃命去吧！"说完这话把西安侯背起来就走，陶源这小子今天为什么这样大量呢！到不是有好生之德，因为这小子心灵很快，他一想在那边还有三个人，要在这里一耽误工夫，他们的后边人赶到，岂不又要麻烦，所以没杀何瑞生。何瑞生看着人家走远了，才过去把军刃拾起走了，到后文书自有表白，此时暂且不表。

单说陶源背着西安侯，回到万龙藏峰岛，休息了一会，天已然大亮了，其余的人位也都回来了，大家一看西安侯回来了，这就算是没白费事，一个个全都很喜欢。问了问西安侯遇难的经过，西安侯长叹一口气说道："我们这万龙藏峰岛糟的也太不像样了，副帅平日最心爱的两名旗牌，吴璧，韩宝，原来他二人是卧底奸细，在起火之时，他们背着我就走。我心里还说呢，一个小小的旗牌竟有这样忠义之心，将来我一定要封他官，又谁知他二人把我竟背到隐逸山庄。外面打岛之时，他们又将我装入船舱之中"。又把所遇的事情，以及年

羹尧的势派细细说了一遍，英王闻听点了点头道："蓬莱岛里，若不是有人里应外合，何至于一败涂地，想不到万龙藏峰岛也要受同样的病，这个调查奸细实在必须细心，这个奸细不除，将来必有大患。"遂传令出去，晓谕全岛之人，大势至此，大家要开一紧急会议，谁是奸细，谁不是奸细，全要对天明誓，如果有不肯发誓的人，就以奸细论罪。大家将然计议到这里，在旁边走过一个人来，到了英王西安侯的切近，使了一礼说道："王爷在上，我有一言冒奏，调查奸细的话，发誓是没有把握的，是奸细他也要对天发誓，不但看不出来，并且越法稳固了，他又何乐而不为呢？最好还是想别的法子吧。"英王一想也对，要凭着发誓是没有十分把握，遂笑着说道："要依轩辕大帅你的主意，可要怎样办才好呢？"轩辕志说道："我有一个主意，也未必很对，我要说出来，咱们大家讨论。据我说岛里有奸细为期已久了，没有旧的引不来新的，在年羹尧未打岛以前，怎么没人敢活动呢？这分明是里应外合，关系全在外面的敌人身上，如果想清查奸细，必须先将年羹尧赶走，或者把他杀了，以后不用说对天发誓，奸细自然就现形了。如果先派人去迎敌，一面在岛内搜查，这法子也未尝不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王驾，侯爷，各位军师，大帅，要大家讨论一下才好。"英王闻听手理长髯，不禁的点头说道："不错，这敌是本，奸细是标，将本损去，其标自亡，如若舍本治标，那是越治越坏。"遂向诸将说道："轩辕大帅的高见甚是，我在蓬莱岛的时候，不是胜裕陶然公率领三庄兵丁攻打，就凭年羹尧他，也配把我攻走。到现在还是胜裕出头，老年还是旁观者，如果没有相当应付他的法子，非要步蓬莱岛的后尘不可。我今天有一句话要说，请大家要原谅

我，人家就有这舍死忘生的人前来卧底，我们就没有这样人去给他们照样来一回呢？年羹尧到没有什么，最可恶的就是胜裕了，哪一家英雄有胆量，去到三庄行营把胜裕刺死？去了老年的保障，我们就没有大患了，可不知哪位英雄愿往？”英王说完这话，望着众人净看有何人出头，呆了半天，连一个答言的人也没有。就在这个面面相观的时候，一边站起一个人来，口称：“王爷，去三庄行刺，不才我愿往，可有一节，我一个人可也办不了，顾刺人顾不了巡风，没有人巡风，动手有诸多不便，有哪位愿助我一膀之力，随同我冒险行刺。”一话未了，旁边又立起一人答道：“我们弟兄愿往。”众人一看，正是在七星山落网的两个贼人，段国基，段国柱，这哥两个在这时候要出头，也算是达时务的俊杰。在先没答话，这里边有个原因，他们看看有何人应声前往，要是个平常之辈，他们也不出头。这次一看这报奋勇行刺的主儿，正是小鬼陆恒，他的老师张明志，赵明真，可称得是世外高人，所有天下成名的剑侠们，谁也不是人家的对手。陆恒虽说是没有他师傅身分高，跟观音堂练艺六十年的老剑客，打了个平平，他要是出头去到三庄行营行刺，易如反掌，简直可以说是没挡。这两个人一看他出头，乐得的跟他走一趟露露脸呢，所以这二人赶紧答道：“我弟兄愿往。”陆恒一看，见是段氏弟兄，论能耐可是无能之辈，不过巡风没有多大关系，又是两算一个，也可以凑和。遂点头说道：“很好，有你弟兄前去，我也可以放心，你们弟兄给我作个耳朵，可有一样，就怕我回的来，你们回不来。上次支西安府劫牢，那不就是个比例吗？所去的人都回来了，惟有铁背蝉驾超没回来，听人们传说，他叫老年给杀啦。如果这次你们弟兄跟我前去的话，到在那里遇见

个扎手的主儿，我要想走，大概也走得脱，你们二人是恐怕难点吧！如果你二人一被擒，你说我是救不救，救吧，是势孤人单，不救我是居心何忍。”段氏兄弟听了这些话，要是出在别人嘴里，这一来是非僵火不行，陆恒说出这话来，不但不能恼人家，还得要知他人情。人家说这话是照顾我们，本来说实在的，人家要是遇见敌手，或者被擒，我们打算救人家，那叫瞎子打灯笼白费。哥俩很恭敬的向陆恒说道：“陆老剑客，我们二人既然随您前去，只要是您的大功成就，我二人虽死无怨，但不知我们几时动身？”陆恒说道：“事不宜迟，今晚就走”。英王听着不尽的喜欢，遂向陆恒说道：“但愿老剑客此去，马到成功，只要把胜裕刺死，我们就算没有大患了。”会议这才算结束，一天无事。

晚饭以后各自带好军刃，三个出离了万龙藏峰岛，一直奔谢家滩而来。到了行营切近，三个人不敢直往前走，怕前边有义勇乡军的步哨，被他们看见，一鸣锣报警，再要行刺就不容易了。三个人专找有隐避的地方走，施展开平生的本领，往前暗进，天到三更时分，才到行营。依段氏弟兄先奔后营，怕人家前营把守的严紧，陆恒连连摆手说道：“不成不成，你们知道这个意思，难道胜裕就不知道了吗？一旦人家有了预备，我们是徒劳无功，随我来。”说罢一纵身形进了前营，段氏兄弟跟着也纵了进来。这个时候要再说话可不行了，只得打手势，陆恒用手势指示段氏弟兄，奔左右营寨，在那里巡风，他自己就往里面而来。里面的姜爷听有三阵风声，就是这个时候，三个人悄悄分途往里进，看了看四下，连一点动静也没有，小鬼陆恒这才奔里面行刺。没想到这里面的三位剑客，早就看见了，姜达心里念了声佛号，抖丹田用力一

喊："大胆贼人，竟敢前来行刺。这一声不要紧，把陆恒吓了一跳，心里说：呀，凭我这身轻如毛的夜行术，他就会听的出来，此人决非平凡。陆恒正在这一怔之际，里边三位剑客各亮军刃赶了出来，陆恒也不答言，转身就走，段氏兄弟一看他跑啦，咱们也跑吧，随着也离开行营。陆恒这一气直跑到白沙江沿，他一想我尽自跑干什么呢，也看看追我的是谁，想到这里扭身往当道一站。定神一看，不由得唉了一声，自言自语的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姜达，张鸿钧，董瑞他们三个人，也不是我陆恒说句大话，若以武力解决的话，把他们三个人捆在一块，我陆恒也不用费力，叫他们就落败而归。"遂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你们三个人，你们是打算单打独斗，还是一齐动手呢？"姜达闻听念了弥陀佛，叫道："陆恒，你不要口出狂言，可惜你这个身分，在这黑夜之间是前来行刺，可是有意偷盗。是汉子的话，有什么事白天明着来，我们当场比较，即便是我们都败给你，我们也没的可说，我们要是把你战败的话，也得佩服你是条好汉，你这么一来，算不了什么英雄，我实在替你可惜。"陆恒闻听哈哈大笑道："姜达你不要多说少道了，你我多次相会总是未分胜负，没别的今天我要跟你决一胜负，你有胆子的话，快点过来进招。"姜达说道："你要愿意分分上下，还是你先进招。"陆恒一回手，取出镔铁双橛，姜达也将鹿角棒双手一分，也不多说，二人动起手来。在以先动手，两个人全是用招引招，也不用什么等招换式的法，因为这两个人也不是一次动手了。但见这对鹿角棒如同闪电一样，镔铁橛亚似狂风一般，两人舞动军刃全带风声，唰唰山响。姜达知道小鬼的厉害，小鬼也知道大清国有名的剑客姜二爷，这两个人战在一处，可以说是硬

对硬，谁也不敢疏神大意，战了个神鬼皆惊。二个人战有八九十个照面，虽说各尽其力互争胜利，可是姜达打算赢小鬼真实在不容易。董瑞在一旁看的明白，暗道："这陆恒真不愧为名门之后，果然武艺高强，看他二人的气力，现在我二哥虽不看败，工夫一长决不是人家的敌手，这单打独斗，是一对一个，我二哥不敌，三哥出去也是赢不了，三哥要是不成，我更是白饶啦。小鬼陆恒这小子来头也不很正，既是他没安好心，那么我们也别跟他客气了，能够来一个不讲理，也决不叫我们弟兄当场落败。主意已定，把仙鹤掌往左右一分，高声喊道："二哥不用着急，小弟前来帮您，咱们双战这个小子。"说着已然来至切近，舞动军刃，陆恒就打，姜达也尽力的着架，这就算是俩打一个。这可并不是大清营的剑客们不讲理，因为剑客身分的关系，别看是俩打一个，就是把人家战败了，也决不能伤人家，不过就是只图不栽筋斗就是啦。"这二位一双战小鬼，在一旁观战的这位张鸿钧可为了难啦，暗道：凭我们是大清国四大名剑，跟人家动手，就是这样俩打一个，这消息传出去，于名誉上大有妨碍。如若被人家老师知道，就许找我们问问，倘被人家问的是张口结舌，一世的英名岂不付于流水。你说要不这样办，眼睁睁就要落败，一旦被人打倒，这个世可现大啦！左思右想就是没有相当的法子，反正这一来，小鬼决赢不了，三爷看着实在替小鬼担心。就见董瑞仙鹤掌节节紧逼，三爷双眉一皱计上心来，暗道：我何不如此如此。看官您道他想的是什么法子，原来是也要加入战团。有的要问我说，说书的，你说俩打一个是不讲理，难道这三打一个就有理了吗？哪里知道张爷有他的用意，他一看三个人，有两个人跟人家一个人打，一边还站着一个，这分

明是以多为胜，以逸待劳的法子，不但是丢了剑客的身分，并且这就叫不讲理。若是三个人全动手，这就是戏战，全是差不多的本领，他决意想不到是跟他群战，就是他落败的话，我们也不伤他，教他略受微伤，这样足可证明我们弟兄这是斗他。张爷越想这个主意越对，遂把宝剑一亮说道："师兄，师弟，你二人不用撤招，我看这位陆恒本领太高了，我们学学当年的刘关张三战吕布吧！"姜达一看他也动手了，心里可就明白啦，因为看现在的小鬼没有占上风的希望，他又一参加，这分明是戏战法，换句话说，这就是叫小鬼赶快走。姜达一面动着手一面答道："师弟所说的甚是，陆恒的功夫果然高强，非我们弟兄三人，不足以取胜。"张爷舞动宝剑如同电闪一般，老三位五件军刃，舞得是狂风一样，把陆恒围在当中。但见陆恒在当中双手挥动双橛，顾前顾后，顾左顾右，把平生的招数这一回都施展出来了，其中的意思他却看不明白，三个人要打算赢你，岂不是易如反掌吗？可是这三位就是不进招，全是招招架架，那意思是把他赶走也就完了，没想到这个陆恒生性高傲，誓死不退。以先见他们是俩打一个，气的就要说话，暗道：闻听人言，大清国四大名剑，都有绝艺在身，不说走遍天下无敌，跟他们打个平平的主儿是很少，现在一看，原来也是几个无能之辈，别看你们俩打一个，我要是一含乎就算我栽啦。陆恒可就挂了火了，故此将手中军刃舞得如风电一般，没想到打着打着又过来个张鸿钧，陆恒暗说：你们三个打一个，好，你们不是人多吗？我就是至死不退，就是你们把我一剑刺死，我也不让你们，你们也算不了英雄好汉。这就叫把事情看反啦，打了总有二百回合开外，鼻窟鬓角全见汗了，四肢也觉着有点重了，招数也比起先慢了。正在这

难分难解的时候，就听有人念了两声无量佛，时在夜里，此地又不是大道，忽然出来这么两声，一定跟这动手的人们有关系了。大清营的三位剑客，留神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陆恒的师傅张明志，赵明真。

书中暗表，这二位老道，在万龙藏峰岛内被人把三阳观焚烧之后，到了庙外跟几位剑客动手，从来旁人全都退入树林，就剩了一位挟泰山玉面南极子。正在退不下去的光景，可巧又来了个冷镇，一阵阵弓将二位老道吓走。二人走到无人之处，找了个石洞坐下，彼此对天长叹，赵明真叫道："师兄，你我弟兄，早就不问世事了，来到这万龙藏峰岛，叫人家把三阳观烧了，这教不知不觉的栽了一个筋斗。"张明志叫道："师弟，此言差矣，要说是你我弟兄栽筋斗的话，现在还谈不到，方才动手之时，所有他们退走的人，全退藏在树林里，咱如果非要追不可，虽说是不能全都把他们拿住，也得拿住一两个。可是这里边有个原因，咱们是出家人，论身分已然高到极点了，如果要说在岛内帮西安侯造反的话，可实在说不下去，所以我们不能赶尽杀绝。再说西安侯要求我们，在岛内修盖三阳观，请我们弟兄到岛内坐镇，我们要是当面拒绝的话，他不说我们身分到了，他还许说我们不肯出头，也许说我们是无能之辈有名无实，所以才答应了他的要求。彼时要跟他说明，我们不能随众出战，必遇有人抢岛时候我们才抵抗，这话也不过是一说而已，哪会有人来抢岛呢？再说抢岛的时候，大概人家也不能分出内外来，定是里外夹攻。有谁知还真猜对了，现在打岛的这位年羹尧，自从奉命查办四川，剿平剑山之后，又来打这万龙藏峰岛。按着情理说，你我弟兄就该助老年一膀之力才对，也不愧我们侠义之道，可

是这话又不好往外说，这事更不能往外办。现在这个地方，是个是非之地，我们也不能久居了，我们要明着一走，他们一定要竭力挽留，要是不辞而别，也不是你我弟兄所作的事。现在三阳观不是烧了吗？莫若我们趁此机会，早早离开此地，在大清国里找个安身之处岂不为妙。”赵明真听着这话也很有理，遂说道：“师兄之言有理，凭我们弟兄这个身分，决意不能在世间鬼混了，要是照这样子过下去，不用说使旁人笑我们无知，简直是连自己也对不过。”老哥俩计议了半天，这才寻路出岛。其实这二位就是由七十二道螺丝湾出去的，这就得说是身分，岛口尚有重兵把守，这二位借水出岛，居然就无人知晓，人家的本领不问可知了。两个老道出离了这万龙藏峰岛，打算回归观音堂，在这一路之上，也没有什么事情。走了多少天的工夫，张明志说道：“师弟，可了不的了，我们这一离万龙藏峰岛，里面还有徒弟陆恒呢！他在里头我们走到哪里也是不放心，人家要是伤了他，我们也不愿意，他要是伤了人家，人家也决不善罢甘休，我们如果要找个清静地方一隐居，据我看还是带着陆恒一同走为对。”赵明真一想也对，遂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回去把他叫来就是了。”二人主意已定，这才转身回来，出山的时候是暗含出去的，回来可就明着由岛口进来了。里边的英王，西安侯，以及大小官员全都迎接出来，这也不怨岛里的人如此恭维人家，因为这几天见不着人家，就跟小孩子失乳一样，大家连一点仗恃也没有了，英王派人各处去寻找，哪里会见得着呢。正在这万难交加的时候，忽听喽座报道，外面有张，赵二位老剑客来了，众人们一听，如何能有不欢迎的道理，众人一拥而出，把老二位迎至大厅。西安侯施礼说道：“二位仙长，自从三阳观

被焚之后，不知二位老人家往哪里去了？我等已派人四下寻找，因为没见着您老二位的面，所以也没设备庙宇，今天老人家既然回来，请您老二位自己看着哪个地方好，在下我亲自督工，给您修盖庙堂。”张赵二人摆手说道：“此事先不用忙，我二人现在还有要事在身，特意来找陆恒，因为有用他的地方。”众人听到这里，遂把陆恒去三庄行刺的话一说，二位老剑客一听，点了点头暗道：幸亏我二人来的早，不然的话，非出别的事不可。遂向众人说道：“既然如此，我二人随后去看看，有什么话我们是回头再说。”说着站起来就走，众有心拦阻，又一想不成，人家二位是看徒弟要紧，再者说去接应接应陆恒也好，就在这一句话未了的当儿，二位老剑客已踪影皆无了。

这一次二位老剑客就算是明着走的，等到二位老人家赶到大清营，这时候正是三个打一个的时候。老二位在旁边看着，心里不悦，心里说道：你们是号称大清国有名的剑客，动手是讲究单打独斗，这样以多为胜，就是你们赢了的话，不怕天下的英雄耻笑吗？想到这里高声念了佛号，遂说道：“尔等太不自爱了，身为剑客，群打群殴，我问问你们还讲理吗？”动手的人一听有人答话，各自收住军刃，小鬼也跳出圈外，喘了口大气，有功夫的人就有这点本领，不怕累的要命，只要是一停手，两口气过来精神能复原。姜达一看，念了一声：“弥陀佛，我当是何人，原来是二位老仙长，不用问，一定是帮助你徒弟前来行刺吧！告诉你，你的徒弟夜入清营，是前来行刺，你说我们不当群打群殴，请问你们也是成名的剑客，教徒弟就该以正当行侠作义，决不该教他夜里来行刺，你还说我们不讲理。你的徒弟有理可讲吗？他既有无理于先，我

们就有无理于后。”二位老人家一听，不禁哈哈大笑道：“听你之言，小徒所为不很正当，你可知道，交兵对敌，所重者就是偷营劫寨，合乎用兵之道。兵书有云：用兵贵实虚。”姜达不等他说完，遂说道：“你要不谈用兵之道还则罢了，提起用兵之道，你就叫明知故问了，既知用兵之道，决不应当认为我们群战是无理。因为什么呢，这就是以群策群力的法子来应付这不讲理的刺客，如果我们三个人还战不败他，一定还要把乡勇军拉出来以乱箭取胜呢！那就说不到什么侠义英雄以武术解决了。再者说，你们二位是出家之人，论功夫说，可称得起是天下无敌，到此身分，就该找个深山幽谷，修真养性，炼个长生不老，也是一世的英雄，有了善果。为什么倒辅佐西安侯，图谋造反，在万龙藏峰岛招集天下的英雄，我姜达故然没有你二人的阅历深，我看不出你等是什么用意来，今天何妨跟我谈一谈。”二位老道听姜达这个话，真是有说不出来的惭愧，本来像自己这样的身分，就不该再问世事了，遇见和自己作对的人，无论他是谁，也决不畏惧，所怕者就是怕人家以理质问，好在我们行动没有使人拿住铁证的地方，多少还可以辩白辩白。想到这里叫道：“姜达，你所说之话，实在不错，出家人不能以是为非，可有一节，你说我们的行为不正，有帮西安侯造反之心，请问你是亲眼得见，还是听人传言呢！如若你是亲眼目睹的话，请你把实在证据说出来，我们也明白明白。你看我二人住在万龙藏峰岛，就有谋反的嫌疑，其实你们是错想了，岛里那么大的地方，许他们住就许我们住，难道说在岛内一住就被他们同化了不成吗？在三庄打岛之时，我二人已借题离岛，这不是我用言语粉饰，难道你们事先就没有个调查吗？”姜达一听心里说不错，三庄打岛

之时，在战船上动手，真是没见这二位老道出头，身为剑客说话要有凭有据，决不能强辞夺理，遂说道："二位所言全是实情，既然没有助奸造反的心，请问你们爷儿三个今天夜里到我们这里来行刺，莫非说跟我们有别的仇吗？要说没有过节的话，未免有失身分了吧！"二位老道一听，真是越推越推不开了，叫道："姜达，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徒弟陆恒，听说我们在万龙藏峰岛三阳观居住，他是前去寻找我们，不想被岛里的西安侯用花言巧语的把他留住，也是他年幼无知，竟上了他们的当，所以在战船上面，随同他们出了几次头。可是我二人也早有耳闻，有心前去拦他，可惜事已过去，后悔又有何用，昨天我二人在观音堂，听小徒弟们言道，陆恒有去行营行刺的消息，所以我们今日随后赶来，特意来训教于他。"姜达道："既然如此在见面之时，绝不该指责我们三个打一个，错在你等，何以说我们无理。"二位老道说了这些话，以为理直气壮，其实正是搬砖砸脚，自己害自己，不想被姜达问了个张口结舌。按说就应当认错才是，二位老道，自知情理难容，不但不加追悔，反大怒起来，用手点指高声喝道："姜达你不用巧辩是非，我问你们为什么群打群殴，这不过高抬你们的身分罢了。想你们身为剑客，天下皆闻，所以我不肯小看你们，不想你固执己见，死认为我们不对，看起来真是愚夫不可教也。三个打一个，尚且难以取胜，可见得你们都是无能之辈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吧，真叫我出家人可笑的很。"姜达一听气上心来，暗道：我以为他二人这么高的身分，一定知时达务，不想也是两个糊涂虫。遂用手点指叫道："张明志，赵明真，你二人枉称剑客，连这个情形都看不出来，如果我们三个人打你徒弟一个人，要打算要他的命，岂不是

易如反掌。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练功夫要练到他这样身份，就很不易，即便是一步走错，我们也可怜他练的功夫实在不易，决不肯忍心伤他，为的是赶他一走也就是了。可惜你二人这个身份，连这点情形都看不出来，真是闻名不如眼见了。”二位老道听了姜达这些话，心里也明白了，可是话已出口，就是不能再反嘴了，只得说道：“你们认为我二人是有名无实，好，你就过来咱们过过招，叫你们见识见识。”说着取出三环套月的军刃，姜达点指说道：“张明志，赵明真，敢以为你们的功夫高强，目空一切吗？我们弟兄自从出世以来，宁可亡身决不屈服，既然如此，我到要领教领教。”说着也把军刃左右一分，张鸿钧，董瑞一看，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了，遂也把军刃一摆走上来，陆恒也过来了，彼此并不多说，各亮军刃就要动手。就在这个时候，就听一旁有人说道：“慢来慢来，今天我要跟泥小鬼双橛对双橛。”众人一听，全都是一怔，各自退回一步留神一看，但见说话的这个人，肩头上扛着两个人，走过来把两个人放在地下，取出一对镔铁双橛，众人一看谁也不认识。

书中交代，来的这个人姓王名斌字石鼎，外号人称中流砥柱抗山河。他有个姐夫名叫快手王能，因公赴七星山被贼人暗害，王斌自幼失了父母，没有远近族戚。就在姐姐家里养活着。快手王能为人甚是厚道，对待王斌如同亲弟兄一样的亲热，忽然这天听说王能被害，自己心里是非常难过。自己一想：姐夫养我长大成人，恩同山海，不想今天姐夫遇害就该想法子给他报仇才对，可是我跟着姐夫虽说练了几套拳术，比平常人强点有限，打算去七星山报仇，那不是跟白送礼一样吗？不去吧，眼看着外甥男外甥女这么哭喊，怎能教

我听的下去，这一家人的生活也得想法子，这仇也得想法子报。遂向姐姐说道："您能维持咱家三个月的生活吗？"王氏哭道："兄弟你要往哪里去？"王斌就把要替姐夫报仇的话一说，又把将来的生活打算也都说了，并对王氏说道："将来等我外甥长大成人就好办了。"王氏一听这些话也很对，遂说道："既然如此你就去吧！"借了点盘费钱遂即起身，出了家门天高地阔无处投奔。有心上七星山报仇，不怕是打死七星山的一个小卒，也算报仇了，比如说连个小卒也打不了，反死于他人之手，在九泉以下见着我的姐夫也没话可说。那时他必要跟我说："你没有能耐给我报仇，你为什么不想法子养活那一家数口呢？"像我这手艺买卖都不会，举目无亲，叫我往哪里投奔呢？顺着大道走一天，住了店房，第二天仍然是东一头西一头的走着，走来走去腰里的盘费也没了。王斌一想：这可没有法子了，顶天立地男子汉，手里没有钱是寸步难行。自己越思想越没路，遂生了厌世之心，自己一想：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惟有一死别无乐境。正然这样的想着，就见前面有一片树林，走近前一看，全都是多年的歪脖树。王斌一看，不由得暗自言道：这真是我该死了，可惜我这一世，自幼父母双亡，多亏我姐姐把我抚养成人，姐夫王能待我恩重如山，实指望将来我报答恩情于万一，不料想姐夫竟被贼人所害。天啊！这样命苦的事，为什么偏叫我王斌一人遇上了呢？我的心惟有苍天明白，我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姐夫，请你在阴世等我一等，我情愿与你携手同行了。别怨我不给您报仇，因为我没有本领，休怨我不养活你一家数口，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主意可想了，可惜我吃了你这些年的饭，连一点用处都没有。自己是越寻思心里是越难受，只哭得是两泪如泉，后来

一想哭有什么用，死了倒也快乐，遂向着父母的坟营磕了两个头，拜谢生育之恩，又转向姐夫王能死的地方磕了几个头，拜谢抚养之恩。又高声叫道："姐姐呀，你的兄弟不回去了，我在这里磕几个头，谢谢你的恩吧！请你要自己保重，有灵有圣我一定给你托梦去。"说着站起身来，解下自己的腰带，往树上一搭，挽了一个套儿，手摸着套儿一想：这真是套里是阴，套外是阳，双眼一闭把脑袋钻进去了。

手还没有放下，就觉着有点东西撞了脑袋一下，王斌睁开眼睛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在面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就听老头儿说道："你这一条大汉子，什么事情想不开，什么干不了，为什么在此上吊？常言说得好：英雄不怕死，死要有价值。像你这堂堂的大汉子，有什么为难事也要往开处想一想。"老头子说完了这些话，手拈银髯笑嘻嘻的看着他，王斌站在那里也不动，只是发怔。老头子又问道："你有什么难过的事，可以跟我说说吗？"王斌见这老头子二目有神，面如童颜，虽是白发苍苍英气犹存，真有点仙家气概。遂答道："老爷子，您不用问了。请您自便吧！我是愿意死的，您救我的好意，我谢谢吧，我是一定不活着了。"说着还是要死。老头子双手一擎带子哈哈笑道："你这个人太想不开了，我这人性子有点古怪，你要把所有的事跟我说说，我要看能死的话，我就不拦你，你要不死还是不成，我要听着不必死的话，我有特别的法子救济你，我专门欺侮你们这吊死鬼窝囊废。"王斌一想，人要走背字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想不到临死之时遇着他气我一顿，他说我是窝囊废，这话算他说对了，不然的话我还不至于上吊呢。想着自己也觉得好笑，遂说道："老爷子，您说的话一点都不差，我就是个窝囊废，被人欺的太甚

了，所以我要寻死，这个事您能替我办的了吗？”老头子笑道：“我专门会替这无能的人出法子，究竟你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王斌一听老头子所说的话，又是取笑，又是实情，看这意思他还是非要问问不可，我就跟他说说，看他有什么法子替我想，遂说道老爷子，您既是实在要问，我就是说出来，您也不过是白替我难过而已，结果我还是得死，您这一点好意我也不能辜负，遂把家里的所遭所遇细细说了一遍。老头子一听哈哈大笑道：“我的话还是真没说错，你真是个窝囊废，你别以为我办不了这个事，我要是说出一个法子，你要听的话，不但仇能报的了，并且从此也就不是窝囊废了。”王斌一听说道：“你老人家能有这样法子，我存殁均感大德。”老头子说道：“报仇除非是子报父仇，弟报兄仇，像你这要替姐夫报仇，看起来你到是个有心的人。可是这个仇非得你报不可，不是转求别人的事，因为是你跟他人有仇，你要是把仇人杀死，才叫冤报冤。若是旁人替你报仇的话，岂不是要多结一层仇人，比如说人家也要求人报仇，你本身无一点本领岂不是白白丧命吗？可是你这个报仇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我虽然不能替你出头，可是我身有几手武术，你要能下苦心学去一半，不但你报仇易如反掌，你就纵横天下，敌住你的人也是很少，可不知道你肯下苦心学不肯？”王斌知道这位老头子是个武术家，早先常听王能说过，凡是个武术高强的人，二目有神。我看这位老头儿两眼有神，精神勃勃，比平常的老年人实在不一样，这老头一定身有绝艺，可惜这机会实在很好，我就是办不到。遂很恭敬的说道：“老爷子，您的美意，小子我承情了，在当初我姐夫在世之时，也曾叫给过我一两手笨功夫，不想没有多少日期他就被害了。我现在虽有心跟

你老人家学艺，可是我姐夫抛下的一家数口，还要我维持他们的生活呢，我的死，就是为两样所迫，不得已出此短见。你老人家请想，我在外边活着，他们在家的人非饿死不成。”老头子点了点头说道：“天下之事真是无奇不有，我且问你，你姐夫他家住在山西太原王家寨对不对？”王斌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怔，遂问道：“老爷子，我还没说出来，你老人家怎会知道的呢？”老头子笑道：“我可不认识他，我再问你一句，王家寨有一个练武术的姓石名铎字金声，有这么一个人没有？”王斌点头说道：“不错，有这么一个人。”老头子笑道：“这你就不必为难了。”

原来这位老者，游历到太原府，听说此地有个武术名家石铎，外号银面仙狼，老头子就有心访他。也不是访他当面过手，是暗含着调查他是正经人不是，如果是个侠义为本的正经人，没话可讲，倘或稍有不正，必须设法警戒他，甚或结果他的性命。这位老头儿就是这个性质，一连气看了他有好些天，看他到没有什么不正的行为。老头子要走的时候，正赶上这位石铎救王环母子，孤儿寡母从此就算有了性命，老头子看着不禁暗暗点头，心说：也不枉人称侠客，果有济困扶危之义。老头子看完之后，这才离开太原，没想到走在山陕交界地方，就遇见了这位寻死的王斌。老头子正在这树林之中休息，就看见由外面走进一个人来，两眼直直勾勾的，走到一棵树下站住，老头子就知道这人心里有事，可也想不到他要上吊。老头子将身形往旁边一隐，看他有什么动作，一直看到他把脑袋往套儿里钻的时候，老头子这才出头，故意用手指一推他的脑袋，是诚心取笑他，看着还是真不含乎，遂起了爱慕之心。心说：这个小伙子，我要是下苦心教教他，将

来不难成名。主意已定这才再再追问他，后来听他说出实话来，老头子听着更是爱惜，心说："这条汉子知恩必报的志向实在可钦，因为他没有本领就要自尽，可见得是个诚实人，我要把这个人造就出来，必然能给我老头子露露脸。故此用言语相劝，遂把王环母子被石铎救济的话说出。王斌一听，有点半信半疑，遂问道："这个话是真是假？"老头笑道："我有心收你作我徒弟，我要跟你说了谎话，以后你们全家见面之时，我算什么人呢？"王斌一听这话也对，遂赶紧跪下给老头子磕头，老头子也不客气，站在那里受了他几个头，这才带着王斌回到家里，每天教给王斌练功夫。这王斌是天生的聪明，不论是什么样的招法，一学就会，老头子一看也乐啦。心里暗道：这孩子也算有福有德，看他这样苦心的练，日夜努力不息，又怕把他累坏了。时常嘱咐道："这练功夫不是心急的事，必须要有涵养气才好。"王斌虽是诺诺连声，暗地仍是练个不休。常言说得好：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这王斌练的功夫，真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老头也下了苦心的教，这就叫买金的遇见卖金的了，什么气功，横练，把老头子所有的箱子底，是全教给他了。十年的光景，竟把老头子的本领学了一大半，十八般兵器样样皆精，最得意的就是一对镔铁双橛。老头子教给他的地行橛，这功夫是世间少见的，每天跟老头子在一起盘桓散招，发劲的精奇，招数的奥妙，都是跟老头子一招一式练出来的。

这一年的夏月，天气非常炎热，老头子在后院里休息，王斌在旁边练习功夫。老头子就好像一打盹似的，一看王斌没啦，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回来，四下寻找也没见着，问谁谁说不知道。后来问到老管家，老总管说道："方才我看见他到后

山玉河洗澡去了。”老头子一听吓了一跳，暗想：这条玉河水势很深，并且非常险恶，不会水的主儿，只要是下去，就不用想活，想着慌慌张张跑到玉河边一看，河里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心说得啦，这一定是被水淹死了。将要奔下流寻找，就听河水一响，河中心立起一个水塔来，就见由水浪之中出来一个人，正是王斌，半截身子露出水外，在水面上练习拳术。老头子站在岸上留神一看，但见这孩子把白天在陆地上所学的武术，在水面上又练了个热热闹闹。老头子心里暗说：这可真奇怪的很，这孩子的水性很大，非有教给他的不可，不然的话决没有这个样子。其实老头子可没猜对，王斌的水性一半是自习，一半天性。他在太原王家橐的时候，村子旁边也有一道河，王斌从幼时就常在里边洗澡，在先也和普通人的水性一样，后来他居然能够在水里换气，后来又练得在水里能睁眼视物，能在河底寻针，目光能看到数丈以外。今天因为天气过热，在家里练了一身的土，一看师傅在那里打盹，自己偷着来到河里来洗洗。老头子一看好，这孩子造就造就，真是水陆的英雄，老头子一时高兴，遂命家人把我水衣取来，我下去看看他的功夫怎么样。家人把水衣取来，老头子连忙换好，一跃身跳入河内，来到王斌近前，问他跟何人练的水性，王斌实话实说。老头子一看徒弟的水里功夫有几手都是老头子作不到的，老头子一看暗说罢了，这孩子可以说是生而知之者上也，我是练出来的，学而知之者次也。爷俩在水里游戏了半天，遂上来一同回家。简断捷说，又过了十几年的工夫，这王斌把老师所有的本领学的也差不多了。老头子一看真是喜欢的了不得，这才将王斌叫到面前，告诉他说：“现在你的功夫不过差个二三成，必须到江湖上闯荡闯荡，南

北阅历阅历，再过个一二十年再一指点，你就算成了。我现在派你回家去看看你的胞姐去，顺便拜访一个人，我这有书信一封，我写出来有好几天了，你去访一位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跟他在一处的侯廷字振远，外号人称镇东侠，你把这封信要叫侯爷亲自观看，不许你递与旁人。你在外面没有外号，我送给你几个字，作为师徒分手的纪念，你就叫中流砥柱抗山河。王斌叩头谢恩说道："弟子我在您左右这些年，真是不愿走去，虽说大仇该报，可是后会有期。"老头子说道："我教你去，你不可不遵，早点收拾收拾走吧，你要有心，可以随时来看看我也就得啦。"老头虽是这样的说着，可是心里也很难过的，皆因很爱惜他，不过不能久留人家就是了，王斌向老头说道："师傅，我来了这些年并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名讳，现在孩儿要走了，请您告诉我吧！"就见老头子对王斌耳朵很低的声音说了几句，王斌点了点头，这才拜别师傅，把应用的东西打好了一个小包袱，把双橛带在身上，老师所赠的银两也带好了，出了师傅的家门，直奔太原而来。在一路之上时刻当心，谨记老师之言不敢轻违，这一路之上也没有什么事情。

这天来到王家囊到了自家门首一叫门，由里面出来了一个妇人，一看不认识，问了问才知道是他姐姐。手足相逢另有一种难过，这位王氏夫人见着兄弟双手一拉，大声的哭了起来，经王斌再再解劝，并将自己的历史一说。王氏听着真又疼又喜，王氏也不隐瞒，就把外甥如何练艺，后来在彩凤山刀劈杨小镖，现在七星山的两个贼人，业已弃山逃走，你的外甥随年钦差为行营委员。王斌一听，喜欢的了不得，又问了问他母子这些年的经过，才知一切生活全都有石铎老侠

客供给，这才想起师傅之言，真是一点不假。人家石老侠客对我们全家有天高地厚之恩，我既然回来，必须要拜谢拜谢人家去。姐弟计议已毕这才奔石宅而来，到了石家门口一看，见大门紧闭，用手拍门叫了好几声。就见由里边走出一个家人来，向王斌问道："找谁。"王斌答道："我找石老侠客。"家人闻听吓了一跳，暗想：这小子面生可疑。遂笑道："我家老爷因事他去，没有在家，请您改日再来吧。"王斌一看这意思他是看着眼生，遂把王环母子蒙救之恩，特意前来拜谢的话一话。家人才把心放下，笑着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王大爷，您要原谅我的眼拙，可是我们老爷实在没在家。"王斌说道："看你这种样子难道有什么事么？"老家人见问，摆了摆手说道："王大爷要问的话，请您到里边来坐一会，待小子一一禀告。"二人进得门来，坐在门房里面，听老家人说道："前五天，门外来了一个外乡人，自称姓李名公台，外号人称铁背金刚，口口声声叫石铎。老人家知道是来访过招的，当时没有见他。李公台问往哪里去了，我告诉他说，行无定所。"他闻听一笑道："这个话你瞒哄别人去，我可不信这个，你赶快叫他出来见我，打算不见算不成。"老家人一听也是有气，心说：我们老爷也不是无能之辈，什么样的英雄没见过，难道还怕你吗？这才说道："我家主人，身为侠客，一天到晚拜访他老人家的人是多的，如若在家没有不接见的，现在是真没在家，不信的话您可以细细的调查。"那个人冷笑道："好，没在家不要紧，就让他候着我的吧！"说罢转身走去，家人也没注意这点事。原来这个李公台，是一位富家的公子，自幼就好喜练武，到处投名师访高友，现在总算练了一身的功夫，是山西榆次留村人氏。本来这留村里就有一个武术场子，李

公台也在这场子里练艺，因功夫没有进步，他就去到别处投师，结果在河南少林寺里拜了一个大法禅师，跟这位法师练了有二十余年，在外面闯出一个外号来，叫铁背金刚。这小子力大过人，回到原籍，有一天没有事走到本村的武术场子里来，以先的许多师兄弟都很亲热的过来说话，都称他是李少爷。其中有一位教师，姓张名玉，外号人称花枪太保，和李少爷相见之下，就有点看不起李少爷的意思。因为什么呢？俩人都是自觉着本领高强，每逢谈到了武术，二人互争不下，谁也不肯相让，故此就有点对峙之意。李少爷有时到场子里来，张教师不论教的多么高兴，一见这位李爷非立刻停住不成。这天李爷对张教师道："张师傅，您不要拿我当外人，我们都是自己，谁也不用客气。我这人有话就要说，以后张教师教徒弟，无论什么时候也可以叫我看一看，一来我长点见识，二来众徒弟有不到之处，我也可以替您指点指点。张教师闻听就有点不悦，暗道：李公台这就是你的不对，我好好教着我的场子，与你什么相干，我徒弟有不到之处，你要出头指点指点，这分明是看不起我，既有指点我徒弟的心，就有指点师傅之意，不然的话，你要踢我的场子不成吗？哈哈，李小子你算错打主意了，我既然在你们这里教场子，我就不怕闹事，你想用话吓跑了我吗？不成。张教师这样的想着，把气往下沉了沉，遂带笑说道："很好，我早听人说过，你的武术高强，我早想领教领教，可是总也没遇着机会，如果李老师您肯赏脸的话，我陪您走两趟。"立时就要比比手，公台自知把话说错了，人家教着这些徒弟，我愣要给人家指点指点，这不是跟人家老师过不去吗？真要是凭我一招一式把他打倒，在本村里面落一个欺侮人，把人家打倒，人家不过是一走而

已，这些个徒弟全都要半途而废了。全村的人要是求我教他们，我要一推辞，不是诚心耽误人家吗？得啦，万事都得忍，好在张教师说的话有点和平，也不是非要分高较低不可，这才笑嘻嘻的说道："张老师，您要跟我过过手，在下是很欢迎的，好练的主儿，就是欢迎这样，越比越有交情。可有一节，我现在处的地位有所不能，您是在我们村里教场子，教的都是我同乡兄弟，我要跟您一动手，岂不使同乡兄弟责我无礼，再者说你我二人无仇无恨，我就是说了这一句错话，张老师也得格外谅我，何必跟我一般见识呢？"张教师一听李公台口口声声陪罪，也不能固持己见，遂带笑道："李英雄您要听明白了我说的话，可也不是说当时跟您比手，我说是我们有闲暇的时候，找一个清静地方，你我二人在一块研究研究，要是即刻动手，我们岂不失了感情吗？"张教师说道："这到使得，以后咱们不论谁有了工夫，就可以到一处研究研究，一来都可以长点见识，二来也可以接近接近。"

二人话说到这里，可也就把这事揭过去了，谁知事有天定，是祸躲不过。这位张教师有一位师兄，名叫猛狮子赵龙，在镖局子里当镖师，这天从山西榆次路过，忽然想起师弟在留庄教场子，遂顺便前来望看。师兄师弟数年没见，他乡相见，那一种亲热就可想而知了，预备了一桌酒席，两人对面一坐，饮酒谈心。赵龙说道："师弟，你在这里教徒弟，比我保镖可强的多了，看你在这个清幽的留庄里，教着这些个徒弟，一不招灾，二人闯祸，每日乐悠悠的多么好。为兄的这个行道可不然了，不出去没有买卖，只要是一有买卖，脑袋算挂在腰带上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事。"张教师闻听叫道："师兄，您可不要这样说，反正咱们练武的行道，就是每天顶

着拼命，在前几天我这场子里差一点就没出事，险些被人踢了。”赵龙闻听说道：“什么人这样的厉害？”张玉就把他跟李公台的事一说，赵龙听着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等到酒饭已毕，就在一转眼的工夫赵龙的踪影皆无。在先以为他是解手去了，越等越不回来，这才四下去寻找，听由街上来的徒弟们说，见赵大爷自己奔大街东头去了。张玉一听说道：“可了不得了，我师兄一定找李公台去了。”看官，张玉这话还真说对了，赵龙的性子非常刚暴，听说师弟有了这种心事，早已急的了不得，可是也不好立时就去。他一听李公台住在本街东头，心里说道：我何不前去访访他，当场打倒，一来免去师弟的后患，二来也好出出气。有心把这话跟师弟说一说，又怕他不乐意教去，所以在吃完饭的时候，一声也没言语，悄悄出了把式场子，奔街东头而来。李公台也是个有名的人物，一打听谁不知道呢。到了李公台的门口，站在台阶上高声叫道：“李公台在家吗？”里面有人答道：“谁呀？”赵龙自己报了名姓，然后说道：“我闻听你们这个李公台，是个好练的主儿，我特意前来会他一会。”家人听了赶紧回到里边，把这话跟李公台一说，李公台一听也是一怔，立时来到外面一看，一见赵龙就有点不痛快。但见他豹头环眼，恶肉横生，一脸的凶气，定不是个安善良民。越龙一看李公台生得是非常儒雅，决不像个有本领的主儿，看着不胜暗喜，遂双手一抱拳，向着李公台问道：“贵姓？”李公台抱拳相还，笑着答道：“在下姓李，未领教老师傅贵姓。”赵龙答道：“某家姓赵名龙，人称猛狮子，我闻听你的武术绝伦，我是保镖从此路过，特意前来讨讨招。”李公台笑道：“赵师傅实在高抬我，我不过练了几手强身笨术，不过在没事的时候，自己随便活动活动，有

人说我武术绝伦的话，实在是愧煞我也。赵师傅既然闻名而至，外面不可久谈，请到里面一叙。”赵龙说道：“我是特意找你过招比手，没有什么叙话的必要，你要打算不比的话，那算是不成，如果不比也成，跪在我的面前，认我为师。”李公台一听这小子的话，真是不通情理，我好心好意给他一个脸，不但不知自爱，反倒不讲情理了，你找到我的门上来，怎能不跟你比比你呢。不过我虽是有跟你比的心，也决不能不说两句客气话，怕跟你比手的话我还不见你呢，真是岂有此理。李爷想到这里，仍是面带笑容的说道：“赵师傅，我看您的意思是非要跟我比比不可，如此说来休怪我无礼了，那么我就陪您走两趟吧！但不知在哪里比？”赵龙用手往地下一指说道：“在这就行。”李爷一听他真是打仗来的，想着随手把长衫脱去，当时就在台阶下首一站，双手一抱拳说道：“赵师傅，请你进招吧。”赵龙一看不由得心中暗道：我看他就不像个有本领的人，真是没出我所料，真要是有功夫的人，决不能连上下手都认不清。赵龙这小子的思想，可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他不懂人家这是客气，反倒以为人家也是个无能之辈呢！小子也不谦让，往上一进步喝道：“你就接招吧！”说着拳奔李爷的前胸便打，李爷并不慌忙，看着拳到，身形往旁边一闪，右手用了个立椿式，奔小子的臂外一穿，跟手往前一上步，用左手照定小子的肩头便打。赵龙也撤手换招，二人战在一处，也就在十个照面，李爷就把这小子的功夫看明白了。用了个大鹏展翅，引得小子双手往里进招，李爷的双手往左右一分，分开了赵龙的双手，将身往前一探，用两个胳膊肘，照定小子的双肩一撞，就听通的一声，小子在地下连滚了几个滚儿，出去有七八尺远，幸亏有个大影壁挡住，不然的话还不知要

出去多远呢！列位你道这李公台为什么这样厉害，他既是人称铁背金锏，他的力量就不问可知了。赵龙这小子哼了一声爬起来满面通红，一句话也没说，就在这个时候张玉也赶到了，一看师兄被人打倒，按理说就应该过去动手，也给师兄转转面子。一想自己的本领跟师兄不相上下，即便过去动手，管保也无济于事。要说张玉比赵龙的心眼可活动多了，当时脑筋一转，心里暗道：不是我们弟兄打不过你吗？我们用计害你，借刀杀人这是我常办的事情。想着笑道："李英雄你果然武术高强，我们二人是甘拜下风了。可是我二人虽然不成，我们有一位大师兄，大概你也有个耳闻，他家住太原府小王家寨姓石名铎字金声，外号人称铁面仙猿。他常跟我们说，你们到那里遇着有欺侮你们的人，如果你们打不过他，告诉我一声，我就给你们转面子，你等着吧，我把石铎请来，叫他跟你比比。"李爷闻听就是一怔，暗想道：石铎人称侠客，也是有名的老英雄，怎么跟他们是师兄弟呢？"遂答道："很好，不论哪位前来，我李某在家恭候了。"张玉把师兄过去扶起来，回归把式场子，李爷这才明白这小子是张教师师兄，特为给师弟出气而来。又一想凭着人家石铎这样身分，他的师弟在外面横行，未免有失大雅，他二人既是那样说，必要那么办，将来一场恶斗是决意免不了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们那时前来，我就那时以武力解决。又一想，在家等人家，不算好汉，我何不找到他那里去，先和他会上一会，到底看他是何等人物。李公台主意已定，带好了自己趁手的一对判官笔的军刃，带了路费，这才奔小王家寨而来。

一打听石铎的住家，人人皆知，实指望见着石铎跟他过过手，没想到他没在家。问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家人说没有

定所，李爷听着这话未免有气，暗道：这分明是不见我，一家之主到哪里去，一家人都会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当时一言不发，沉了沉恶恨恨的说道："好，叫他等着我的吧！"说着一气走去。自言自语的说道："别看你不见我，我是非要会会你不成。白天你不是不见吗？夜里我再来找你。"李爷主意已定。到了夜里，施展开了自己的夜行术，进了石宅，前后暗探了许久，真是没有石铎。李爷暗道：也许他怕事藏起来了吧，我何不装个贼盗，闹闹他的住宅，我看他到是出头不出头。"主意已定，在前后院抛砖掷瓦，一连气就有好几夜，只吓得这石家人等昼夜不安，一到天将黑的时候，就紧闭窗门，谁也不敢出入。全家因为石铎没在家，连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李公台竟把话说明了，在院里喊着说："石铎几时出来见我，几时我不搅扰你们，如果他一个月不出来，我就搅你们三十天，如果他一年不露面的话，我也搅你们十二个月。"老家人把这话跟王斌一说，王斌听着有气，遂说道："练武术的主儿，以功夫访人，这是常有之事，也不算什么意外奇事。比如有心找谁去比手，人家在家的话，一定要接见，如果不肯出头，不的他的武术不佳，就是不好与他人结仇，来访的人自应退想一步。现在石大爷真没在家，这小子就是这样无理的搅扰家庭，实在令人可恼。"对家人说："你们不用恐惧，今夜你给我留一间闲房，今天我就住在这里，等这小子来了我会会他。"老家人听着这话，就好像不相信的样子，对王石鼎说道："王大爷您不要看事太容易，不瞒您说，凡是石府上的上下人等，全都有点功夫，不敢说能敌名剑名侠，平常的主儿我们是有句俗话：鞋筒里扒袜子——稳拿。看您这个样子，如何能敌的了他呢？"王斌一笑道："你就放心吧，我自

有对待他的办法。”全家人等听说有了救星，都是欢喜的了不得，当时答应道：“咱们这有的是房子，您随便住哪一间都行。”王斌也不久留，立起身来向众人说道：“我暂时回去，不等天黑我再来。”家人们又托咐了半天，大家这才把王斌送出大门。王斌转到家来，把石府之事跟姐姐一说，王氏说道：“兄弟，人家石老爷是我们恩人，知恩必报，现在遇着这样的事情，兄弟你要竭力的帮忙才是，石老爷既是没在家，你更应出头保护他全家。”王斌说道：“姐姐您放心我自有办法。”

白天一日无话，天到太阳将落的时候，王斌就回到石宅，家人给他泡了一壶香茶，一个人坐在一间书房里喝着，全家人等全都睡觉不提，单提王斌一人坐在书房里听着外边的动静，也就在二更时分，就听房上有阵衣襟的风响，继而吧的一声落在院中。王斌走出书房，高声问道：“哪路的朋友，没仇没恨搅人家庭，这是何等行为。”就听院里有人答言道：“你是石铎吗？”王斌定神一看，见来的这个人，身穿夜行衣，温文儒雅，不似歹人。遂问道：“朋友贵姓？”李爷通报了姓名，王斌也说出自己的姓名，李爷问道：“你是石铎的什么人？”王斌顺口答音说道：“他是我师兄，你不是打算访他吗？我跟你比试比试如何？”李爷连连答道：“好。”王斌说道：“后院里有个场子，你就随我来吧！”李公台随着王斌来到后院场子里，王斌说道：“有什么话我们是比过手以后再说。”李公台答道：“很好。”两个各自站好彼此一抱拳说了一声请，遂就动起手来。李公台有数十年的功夫，也不算软，又在外边阅历了这些年，所以也真有两下子。在先他看着王斌没有多大的能为，后来一看，不由得就吓了一跳，见他发出来的招数招招有法，式式纯熟，不但没有轻敌之意，并且不甚张狂，看

起来一定受过高人的传授。这功夫也就在十个照面的工夫，李公台一看不好，不但没有取胜的希望，时间一长了，我是非栽筋斗不可。就是我当场失招，被他把我打倒，甚或亡命，我是没有半点可惜的，可有一样，我可得把话问明白了。不怕问明白了以后，以死相拼，不能怨人家手下无情，是我学艺不到，要是这样的糊糊涂涂的打下去，我倒底算得什么人，为着什么事，我问明以后再说。主意已定，把抬法虚晃一下，跟着跳出圈外，赶紧一抱拳说道："王师傅果然武术高强，我可不是怕死，因为我有两句话要问明白了，说明以后，那时王师傅不肯让我走的话，我们再来比试。"王斌看着李公台虽说没有自己本领高，可是要练到他这样地方，也实在是不容易。他来找石老爷，决不是平白无故，一定内有隐情，我本当在一见面之时，就问个明白，因为我要先问他，看他的意思一定是不肯说实话，现在他也看出我是什么身份来了，他既是有话说，我就听听他有什么话说。遂带笑说道："本英雄先别高抬我，有么请讲当面。"李公台说道："石铎既是你们师兄，我来问你，你们同堂学艺的人有几位。"王斌一听心里暗道：这可问着我了，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有多少师兄弟。遂信口答道："就是我二人同堂学艺，并没有第三位。李公台一听暗道：这事满不对头。又问道："还有两个人一个叫猛狮子赵龙，一个叫花枪术保张玉，这二人你认得吗？"王斌一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遂问道："莫不成有人在外边冒石老侠客的名子作了不法之事吗？"李爷点头道："不错，这话您还是真问对了。"遂把赵龙在留村之事说了一遍。王斌虽然不知道石老爷认得这两个人不认得，以情理推想，凭着石老爷这样人格，也决不能跟这种人有来往，莫怪这个人来访他老人家呢。王斌

说道："原来如此，我跟你说，石老侠客性情忠厚，仁义过人，急公好义，即便是他老人家认得这两人的话，以后也决不放过他们，既然如此，请到里边坐吧。"说着话二人来至前厅，王斌也将自己的历史说明。后来就谈到赵龙的事情上面，王斌听着也是恨得了不的，这要是石爷在家的话，这事情决不能算完，这叫移祸与人，明天我跟您到留村去，你就说我是石侠客的师弟，看他们有何话说。计议已定，二人对坐谈起闲话来了，越说越对脾气，彼此除去了客气，论起弟兄来了，李爷岁数大是大哥，王斌的岁数小，是兄弟，不但未曾成仇，反到交了个朋友。王斌叫石宅家人收拾酒菜二人喝了一会儿酒，又略为休息片刻，天已大亮。王斌将李公台前来乃是受小人蛊惑，找老侠客势不两立，现在已然了解，我前去找这传话小人，惩戒惩戒他，你们大家放心吧。石宅上下人等一听，这才将心放下。

书要简断，李公台王斌一同到了留村把式场子，找着张玉，王斌当面质问，小子磕头陪礼，自动辞了职不在这里教了，这就算是害人如害己。王斌跟李爷分手，回到姐姐的家中，知道外甥跟了钦差，石老侠客大概也奔那里去了，老师的书信也叫自己找童林，那封信给姓侯的，三段事都是一条道。将话说明，这才起身够奔四川。到了陕西一打听，知道这蓬莱岛已然没事了，现在众人以及钦差老大人都在西安府。王斌暗道：这一来倒就了近了，跟人打听知道谢家滩有攻打万龙藏峰的行营。王斌一想：既然行营设在这里当然童林等也必然全在一处。因为心急自己是连夜而来，来到白沙江边看了看，一无桥梁二无渡船。王斌心说：看出这意思了没有，这幸亏是我，真要是不会水的主儿，今天这道江难以过去。自

己正然想着要下去，就见对面来了两个人，行走非常慌忙，看那脚底下的功夫准知道是练过武术的，一直够奔江边，并不思索，噗咚，噗咚，跳入了水中。王爷一看深更半夜行色仓惶，不问可知当然不是善类，不管他是什么人，我先伸手将他拿住，然后再问口供，说的理充足放他逃走，如有半点含乎其词当然加以惩戒。王石鼎这个地方可不算多管闲事，因为武术练到身上打遍天下无敌，可不是打好人的，就为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见行为不正之人，必然严加盘诘，这才叫行侠作义剪恶安良。王斌主意已定，本打算在这边早岸等候，又一想来的这可是两个小子，人家的能耐大小我不知道，倘若是稍为费点手，他可是两个人，还不如我不等他们上来，在水里拿获。想罢这才跳到江中，沉入水底，睁眼一看，就见两个小子一前一后，施展蛤蟆浮，够奔对岸。王斌双足一登在水里不费吹灰之力，横着来到小子的近前，一伸手在小子脑袋上轻轻就是一掌，敢情水里打人轻轻一拍，在水里就是一个滚儿。小子被打四肢已然运用不灵，王爷赶过去用手掐住脖子，又一捏小子的鼻子，就听咕噜噜，小子已然喝了七八口水。王斌这才用手拉小子衣襟，微一运动已然来到了对岸，把小子拉上去，解他的腰绳捆绑起来，放在河边地上，脑袋朝下。这就单看这个快劲，把这个小子放下之后，又下水去赶那一个，看了看那个小子，还有一丈远近未曾到了河岸，王斌那乃是天生水性，只要到了水里，就如同游鱼一般，其快无比，追着这一个，照样捉拿，提上岸来，用绳子将他捆绑就在河坡上倒着一放。功夫不大，王斌身上的衣服也干了，这两个小子水也吐出来了，睁眼观看才知被获。王爷走到近前问道："你二人行色仓惶，据我看绝非善类，姓字名谁，

趁早说出来，情有可原，可以饶你们性命，不然的话想活万难。”这两个小子也不含乎遂说道：“既然被获遭擒，杀剐存留听凭于你，何必多说少道。”王爷一听叫道：“你们这两个小辈太以不够男子汉的资格，就让是我杀你，莫非说我杀个无名之鬼不成吗？无论怎样也得说出你的名姓，然后我好结果你们的性命。”两个小子气恨恨的说道：“小辈你要问当年七星山为寨主，现在万龙藏峰岛辅佐西安侯，姓段双名国基，那是我们的兄弟段国柱。”王爷不听还则罢了，一听到这里，不由气得大吼一声：“你就是那七星山的贼首段氏弟兄。”心说罢了，我的姐丈快手王能，不枉疼我一场，今天在这里果然将仇人拿获，这才叫天网灰灰疏而不漏。想罢自报名姓，叫道：“段国基、段国柱说我你也不知道，当年有位班头快手王能，那乃是我的姐丈，在七星山附近被你等害死，这话已然二十来年了，终日拿你拿不着，今天也是你等死期到了，这叫报应循环。”说着将两个小子四马倒攒蹄捆好，往肩头上一扛往前走够奔行营。

正然走着就见前面有人动手，慢慢凑到切近，细看才知道是段国基段国柱方才说的什么泥小鬼，也是手使双橛，故此王爷这才高声喊道：“泥小鬼今天我要跟你双橛斗双橛。”众人一看不认得，王爷自报名姓，把段氏弟兄放在棵大树上，伸手取出自己的军刃，泥小鬼只得托橛迎将上来，姜达张鸿钧董瑞，张明志赵明真，全都在旁边观看。陆恒王斌四只橛上下翻飞，真是棋逢对手，匠遇良材，二人并不分胜负。这三位剑客一看，耳朵里没听说过这么个中流砥柱抗山河王石鼎，怎么这人的武术竟会这样高强，看见了没有，人家的功夫竟在我们弟兄三人以上，看这个情形功夫战长了，小鬼陆恒还

不准是这个王斌的敌手。三位剑客看到这里未免心中骇怕，倒不是看着王斌武术高强骇怕，所怕的是两位老道张明志赵明真，他的徒弟如果当场输了招，两个老道必然出头动手，无论这位怎么高他也不是张明志赵明真的敌手，若输招落败，岂不可惜，这话可不是说出来的，是三位剑客心里的思想。这个时候不但是三位剑客心有所思，就连张明志赵明真，也各理银髯观看，看着王斌的双橛招数不由得暗含点了点头，这人他是谁的弟子，怎么竟会这样高强。正然观看猛然间就见王爷双橛招数改变，身形较先前矮了许多，招数完全发在下盘，其快如风，其急似电。小鬼陆恒动着手不由得心中有些怕了，心说：我由打出世以来，没遇见过敌手，不错到是也输过招，差不多他们巧赢的居多，今天这个王斌居然就是我的劲敌，到如今他的招法改变，比先前可就厉害的多了。我的二位老师傅给我橛招之时，也曾谈到了地行橛的厉害，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心里想着招数不敢怠慢，虽然这么说已然就慢了好些个，王爷的双橛用金龙吐须，可是矮盘的招数，刺点小鬼的双膝。小鬼一看招到一着急未曾用双橛往下分，却随着将身形往一撤，可了不的了，王斌双橛在前跟着一上步，双橛变招翻江搅海往起一挑，小鬼措手不及，只得向后闪身形，没留神王爷抬起右脚踢在小鬼的小腹上，就听砰的一声，把小鬼踢出七八步远近。张明志一看，不由得脸上挂不住，叫道："王斌看你橛法高强，贫道我跟你走上三招两趟。"王斌留神一看，暗说：这个老道年岁可不小了。于是拱手说道："道长报通名姓。"张明志将姓名说出来，王斌吓了一跳。老师常谈外面武术家有两位最高的，是两位出家的老道，一个叫张明志一个叫赵明真，可是听老师说，这两

个老道早已就隐身遁形，为什么他又来到这里，莫非说凭这么高的身分，他也帮助西安侯造反不成。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到了这个地方，要说不成那还办的到吗？正然思想，就听老道说道："适才小徒因动手不曾经心，以至于当场落败，我可不是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了，皆因我看你地行橛橛招精奇，故此贫道要跟你走两趟看看，你就进招吧！"王斌这才明白原来他是小鬼的师傅，自己到是满不在乎，说了一声请，双橛一擎，扑奔这位老道二目便点，老道凭手中的三环套月接架相还。要说这个功夫的份儿真了不的，不是王斌那么高吗，跟老道动手不过就是五七个照面，已然就露出不行来了。三位剑客一想，这可不能看着，能够跟老道群打群殴也不能看着王斌输招，三位老剑客是一样的心气。就在这般光景，忽听旁边有人说："好呀，我以为何人，原来是在名鼎鼎天下第一的武术家在此动手，今天这可得开开眼。"这一句话不要紧，众人全都留神观看，来了一位须发斑白的老者，从中认识的主儿还是真不少，非是别人，正是老剑客吕留良。这位老剑客是由哪里来呢？

书中代言，自从茂昌孙爷前去访吕留良动手，那段书的节目就叫作五福捧寿，后来太官白爷不放心，找到吕爷家中一问，才知道徒弟果然来了。一听人家吕爷总算不失剑客的身分，未曾亲自跟弟子动手，心里自然是感激，这才把自己来意说明。原来白爷听说徒弟现在万龙藏峰岛，来信说明他跟王荫两个人全都在一处了，那个意思仿佛说是在万龙藏峰卧底。便对吕爷说，打算前去亲眼看看，如果真正是在那里卧底，那就不用说了。倘若是他们年青的人气血未定，认不清楚，邪正两途，从中再有奸人诱惑，真要是置身万龙藏峰

帮助西安侯造反，将来冰消瓦解他们以身试法，遭了诛戮，那倒是小事。说起来这是某人的徒弟，咱们这个跟头栽不起，我到那里看看，真是卧底别的话不用说，倘若是行为不甚光明，我把他们带回禁止他出门就完了。咳，教徒弟不容易，老了老了又受这个风霜之苦，若不是为徒弟我这是何必呢？白老剑客说到这里，叹息了好半天，吕爷留老人家在宅中住了三天，每天无事也不过就是闲谈，到了第四天白爷告辞走了。吕爷在住宅一想，人家白太官这就算对了，倘若徒弟一时见事不明，随同反叛胡作非为，可关系一辈子的名誉。那么人家怕徒弟走入了邪途，我就不怕了吗？何况听说他二人相聚在一处，孙芝一旦要是身为叛逆，王荫他还脱的了吗？咳，真正是冤家，人家找人家徒弟去了，到了那里看着不合适把徒弟叫着走了，我那个冤家徒弟谁管呢？真正不是冤家不聚头，莫怪出家人借芳慧剑削断情根，多一份瓜葛就多一份麻烦，少不了我也得到一趟万龙藏峰岛。老剑客想到这里，别无良法，只得将家中事安排安排，完全交给吕保照料，自己带些盘费，这才由打家中起身。老头子看了看红日当天，白昼走路晒得难受，自己一想，不如白天休息，黑夜间行走，到是可以避免红日蒸热。好在一样儿身为剑客武术高强，夜间行走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一天阴云漫天，看情形可不至于下雨，老人家想的到不错，趁着这个假阴天走路又不晒，还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又比夜间走好的多了，自己把主意打定，打过尖慢慢行走。到日色西斜，正然来到旷野荒郊，忽然间天上的阴云加厚了，转瞬之间，阴的非常黑暗，跟着雷声大作，闪电交加。老剑客一想了不的了，这地方上不靠村下不着店，你说要一下雨，岂

不把我上下浇个透湿吗？老人家想到这里往四外观看，大约在三里多地有一座庙宇。要平常人遇上这个天气在三里多地有座庙，那就等于没有一样，这位老人家就不然了，既然看见这座庙就放心了，看了看这个雨一时不至于下，等他落下点来，我再紧走也不迟。老人家将然想到这里，呼的一阵凉风，里面夹带着有雨星，老剑客心说来了，这才起步前行。敢情三里多地，就在转瞬的功夫就到了，到了近前一看好大一座庙啦，前前后后大概总有几十座佛殿，看了看小门匾上写的是白云寺，两边角门全都紧闭。老剑客走到角门拍打门环，见里面出来一个小沙弥，这个时候雨已然下大了，小和尚说道："莫非你老人家打算避雨吗？"吕爷点头说道："少师傅多方便吧！"和尚让吕爷往里走，小和尚将然要关门，外面有人说话："别关我到里面避避雨。"说话的是个女子声音，吕爷不觉回头看了看，老头子就是一怔。原来是个年轻的女子，孤身一个人，生得面貌美俊，二目有神，老剑客吓了一跳，心说：这是个作什么的呢？老人家看了一眼，便转过脸去了，外面的人因为被雨淋的，可未及往里看，小和尚儿看这个女子进来，将角门子关好。因为男女的关系，不能往一处让，小沙弥也会出主意，男东女西，男的让到东配殿，女的让到西配殿。此时这个雨越下越大，你说这个老天爷也是诚心，由打早晨下起，一阵大一阵小一直下到掌灯。雨稍为小了，小和尚由打外面进来，笑嘻嘻向着吕爷说道："这位老施主，您今天走不了啦，我们当家的叫我给您预备斋饭，今天在这休息，明天再走吧。我来问问您现在就用，还是一会再用？"说着话蜡灯端过来了，吕爷一听，这才叫出家以慈悲为怀。想到这里说了两句客气话，叫道："少师傅今天因为雨阻只可在

贵寺打搅了，有随便的吃喝，就请少师傅受累给老夫取些来就是了。”小沙弥笑着，说声：“不要紧，庵观寺院乃是过客的旅店，十方饭十方人吃，老施主不必客气，但不知您喝酒不喝？”小和尚这句话把吕爷吓了一跳，皆因寺院向来没有酒，怎么他问我喝酒不喝，莫非从中有事吗？老人家不敢露出形迹，连连说道：“我生平最爱的就是酒，贵寺里要有的话，那敢情好了，就求少师傅取两壶来吧，明天我助些香钱就是了。”小和尚点头出去功夫不大，由打外面进来，馒首四个，烧酒两壶，酒饭菜一共两盘，一双筷子，一个酒杯，另外一碗稀饭，全都在方盘里托着。遂说道：“老施主，请您自用吧，我去给那屋里人端饭去。”小和尚将酒饭摆在桌案上面，手提方盘自去。剑客在灯光下慢慢的检查吃食，菜内酒内详详细细看了一遍，任什么毛病也没有，老人家放心，自斟自饮，功刻不大，酒足饭饱。老头儿心里纳闷，要说庙里头赶上有个过客住宿，管顿饭吃那到是常有的事，怎奈他这个庙里太周到了，但不知这里的方丈是谁。想到这里，外面有脚步声音，小和尚由外面进来了，乐嘻嘻问道：“老施主您吃得了吗？”老人家答道：“吃得了。”遂道：“你们庙里当家的上下怎么称呼？”小和尚答道：“他老人家上广下惠。”老剑客又问道：“贵寺内共有多少人？”小和尚说道：“老爷子您要问人可多了，我们这白云寺虽然不是个常住，也跟普通的庙不一样，规矩跟常住差不多，也是来僧不拒去僧不留。也别管是三教九流的人，只要是走过了宿头店道，住在我们这里，吃荤虽然没有，素酒素菜准招待不错，临走时候，盘川敷余就多摞些香钱，不富裕少撂，就是没有也不妨。就拿今，这场雨来说吧，您知道我们庙里寻宿的客人有多少？”吕爷问道：“多少，不就是

我还有一位年轻的妇道吗?”小和尚闻听乐道:“叫您这一说统共才二位,三十位也多,在您以前以后来的您哪里知道呢?”吕爷答道:“不跟我一同进来我怎么知道呢?我就知道跟我一块进来的有一位女子,大概他也住在这里了吧。”小和尚点头说道:“这么大的雨,男子尚且不能走,何况妇人更走不了啦!”老人家听到这里二目一转暗想道:那么年轻一个女子,走到路上中途遇雨,还要投宿寺院,真要遇着歹人又应当怎么样呢?又一想,也许这个女子他就不是好人,今天我要调查他的动作,到要看他个水落石出。小和尚跟老头儿说着好好的话,忽然见老人家不言语了,不住的双眉紧皱。这个小和尚有个十七八岁,生来的非常聪明,看老人家这个意思,莫非多心那个女子不成。这才知道:“老施主莫非是您以为那个女子孤身行走,心里觉着有些奇怪不成吗?”你说小和尚说出这句话,反倒把吕爷说了一怔,暗道:呀,我心里的话,他怎么知晓,这真是绝顶聪明。赶紧用言语遮盖,遂说:“我到不是想那个,我是想你们这个庙里太好了,不然年轻轻的女子,倘若遇上歹人那还了得。”小和尚接着说道:“我也猜您是这心思,不但您有这个意思,在他来到之时,我就到后面跟知事说明白了。知事有心不留,这么大雨这个话说不出来,留下他皆因无人跟随,又怕出了别的事,后来没有法子,知事亲自出来盘问这位女子。话里话外,就说现在这个年头不好,外面歹人是多的,怎么年轻女子无人跟着呢?接着就是问由哪里来,往哪里去。敢情知事一问才知道,人家这位姑娘是侠女,他的祖父是什么大清国四大名剑,叫什么姜达呀,他有外号人称刚肠女,常年在外面行侠作义,南七北六差不多全都走遍了。我这一说大概你就放心了吧!”吕爷点了点头,

小和尚收了家伙走了，又给老人家沏了一壶茶来。老剑客告诉和尚任什么也不用了，你快歇歇去吧，一会儿我也要睡了。

小和尚走后，吕爷想刚才小和尚所说之话，不由得有气，暗想：这碧目金睛佛姜达，不错为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二，要说成为剑客，阅历人情，所有世故当然不能不晓得。因为什么他会这样家规不严呢？你的孙女任凭武术怎样高强，她总是个女子，任凭他怎么要出头露脸，也不能由着她的性子，就是有人跟着，带着女子尚有多少不便，何况是孤身一人。不用说别的，成了名的剑侠在外面闯荡江湖，都有时候不慎，中了歹人的薰香蒙药，他若是遇见歹人，施展这种东西应当怎么样呢？真要是死了那到没的说了，有事与名誉不好听，我问你这么大剑客应当怎么办呢？再说身为女子闯的什么江湖呢？这真是岂有此理。老剑客想到这里，自己要过去劝他几句，叫他赶紧回家。又一想不成，我跟他的祖父有一面之识，这个刚肠女姜瑞芝我没见过他，我别以为我这吕留良三个字怎样，我要过去说几句话，听不听的倒不说，他尊敬我是位剑客，那还不错，倘若不忿，当面要求比手，你说我应当怎样呢？不比吧栽了，比吧剑客的身分丢了，到那时成了人不人，鬼不鬼，拿着好心当作驴肝肺了，你说自己知道假装不知道行吗？这可是生来的性情还是真办不到。老人家左思右想不得主意，好容易想起一个法子来，我先看看他有多大功夫吧。自己将屋中蜡灯熄灭，慢慢的走出东配殿，这个时候雨早就不下了，满天星斗，万里无云，这个天的时候很早，也就在定的光景。吕老剑客打算前去作些个响动，听听这位姑娘听得出来听不出来，比如说有微微的音声，她听不出来，跟着就将声音放大，再听不见再放大些，看她在什么声音才能

够听见，就知道她的武术够怎么个身分了。老人家打定了这个主意，到了院中观看，本来庙里就是清静所在，又加大雨方止，远近无声。老人家长腰一纵到了西配殿上面，脚登阴阳瓦故意叫他作响，由小而大，那个声音作到普通武术家登房声音，里面仍然没有半点动静。老剑客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咳，就是这样武术还要冒险出来闯荡江湖，姜达姜达你太以溺爱不明了。老人家将然想到这里又一想不对，我在房上作出来动作，也许人家听见故意不答理我，怎见得人家在屋中没有预备呢。就凭我这么一想可不成，我得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看看才算呢！老剑客想罢够奔后坡，施展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的招数，双足尖掳住阴阳瓦，垂身形将后窗纸用小指甲蘸唾沫浸了一个月牙孔，用目往里观看。看够多时屋里并无人迹，老人家只得又奔下首观看，仍然没有人。不由得纳闷，他本是明间屋，莫非有里外间不成吗？又一想也许他听见外面有动静，悄悄到外面观看，这一来我到不可粗心大意。要说他算计我，不是我说句大话，当然他也算计不了，就是他来到外面我没看见，这个跟头我就栽不起。老人家想到这里，在脊后隐住身形，拢住眼神各处观看，看了看四外并没有人，这才够奔前坡下房，挨着观看。由南至北三间西配殿全都看完了，还是一个人也没有，吕爷看罢不由得一怔，心中思索一会子。暗说：这个丫头竟预先离开此房，也未可知。按着身分说，身为剑侠无论男女，应当是住在复杂之处各处偷看，只要看见有不良的分子，施展武术将他铲除那才合乎天职义务侠义道。我虽然没跟这个丫头坐在一起谈过，我也知道，她要比红拂不以女子自居，甘心在外面闯荡江湖，既然如此我到要见识见识，也别管是武术，也别管是言谈，我

要开开眼。老头子一方面不赞成姜爷不应当家规不严，一方面是好奇心胜，听着刚肠女姜瑞芝这种行为，自己动了一份好奇之心，这才各处搜寻。要谈到白云寺，这个庙跟普通庙宇一比可就差的太多了，房院过多，那个房子还不是类乎平常四合套，东西跨院，左右箭道等，他这个房子是按着地形所造，也有草房也有砖房等等不一。老头子住居江南，自己家里的住本房来就不算什么讲究，不过是芦檐草舍，到把吕爷的高兴给引起来了，施展自己生平的能耐，跃高纵矮，惊伏鹤行。

正在行走之间，按着方向说，就在西北角，看见有这么一所房，长下约有三间，两旁边也有矮房，大概类似仓库等房，那三间房里面有灯光闪灼，里面人影晃动。吕爷悄悄走着，看了看院里很清静，来到窗前由打腰里取出一根树棕来，在舌上蘸湿，将窗纸钻了个小孔，留神往里观看。就凭这么大的剑客看着不由有气，口中不言心中暗含着思想：好体面一片清静禅林，里面搁着一群狗男女，岂不沾染了佛地，论起来，庙堂里面就不应当容留女子入内。要说这个地方也不怨吕爷生气，这三间屋是一通连着，迎着面放着两张桌，一边一把椅子，靠着山墙有一个床。上面坐着一个男子，年岁有二十六七，光头未戴帽，乌黑的一条辫儿，面白尖下额，细长两道眉双眼皮，通关鼻梁，四字口，薄片耳朵，身上穿灰色缎子大褂，青缎子皂鞋白袜。在下首坐着一个女子，看那个样儿还像个姑娘，岁数也在二十一二，上身穿着玫瑰紫的长衫，大红中衣，红绣花鞋白袜子，面如荷花，两道柳眉一双杏眼，高鼻梁，樱桃口，黑漆发髻。他们二人全都爬伏桌案上面接谈，不过是低言悄语，老剑客耳音那样好，也听不

出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后来越说声音越大。吕爷细一听，原来这个男子要求这个女子，在这个夜静更深之际，要借地行欢。老头子看着有些不忿，有心揭帘笼，够奔里面将这个男子结果性命，那才不愧我为剑客，真要是看着不管，我算是哪道的英雄。继而一想先别忙，倘若这一男一女，在外面相约至此，那可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到那时我是一个也不容，如果女子是个好的，男子不是正经人故意调戏民女，我要大开杀戒。

书中代言，吕剑客他是不知内情。这个男子住在这个庙斜着东北十来多里地，地名叫清溪镇，这小子姓张名福，在清溪镇不说是财主，倒也是饱食暖衣。常言说的好：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这两句话虽然不能说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个样儿，大概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太少了。张福这小子又搭着是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可说是千顷地就是一棵苗。他父张保千，已然年逾花甲，这小子今年都二十七岁了，可是还没娶媳妇。那位说这个书说的不近乎情理，大凡普通的人都是说有儿无孙算绝户，何况他就是一个儿子，抱孙子心胜，应该早娶妻才对了，怎么会到了二十七岁还没娶妻呢？您先别忙，这里头有个原因，尚且未能说明白。皆因张福在十四五岁时候，已然开了人道的知识，别看心中有了欲念，究竟不明白是什么。那时候在学坊念书，从中有个胜曹的叫曹天祥，是学坊的大学长，却比张福大了几岁，这个大学长看上张福生得十分俊美。寻常先生出去办事，诸事大学长能主，谁要有告假等事，全都跟大学长说，等先生回来，大学长把某学生有点什么事情跟先生一回禀，什么事也就算完了，如大学长说哪个学生不规矩，先生一定申斥那个。因为这个原因，时

常用言调戏这个张福，张福也不敢制止他，因为平日念书忘了，就叫曹天祥教给，或者早走跟大学长一说就成，所以曹天祥有了机会了。这一天学坊放学的时候，曹天祥说道："张福你等吃完了饭，到我家中一同练习写字不好吗？"张福道："那还不好。"这个张福到家吃完饭，果然找到大学长曹天祥家中。天祥一看果然来了，就用言语引诱并将张福奸了，张福经了此次引诱，遂犯手淫之事。日子一长张福病了，身体削瘦，他父母一看儿子这病非常骇怕，忙请医生诊治。医生道："这是得的童痨，此病配些补剂可以好了。"忙教医生将药配了，吃了月馀病已然痊愈。他父母因为就是一个儿子，总不肯给他娶妻，恐怕再犯软弱等病，因为这个原因，就把张福娶妻之事耽误了，从此他父亲也不叫上学了，因家中也够吃的，怕他走入邪途。这一年是四月城皇庙会，张福到里面观看烧香的，因为少妇很多，也不过以饱眼福就是了。不想他到庙上遇见一个大姑娘，年在十九岁上下，生得十分俏丽，张福生来没见过这样俊美的人儿，便直偷眼看着姑娘，直看到人家烧完了香。你说也巧，这个姑娘也看了他一眼，小子一看心里有些不安，又是喜欢这姑娘似乎有情，又着急不知在哪里住，小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人家走，他在后面跟着。跟来跟去这个姑娘回到清溪镇来了，张福看着纳闷，暗道：这是哪家的姑娘呢？我们镇上有这么一位姑娘我怎么就会不知道，莫非说是谁家来的亲戚不成吗？小子一面想着，在后面紧紧跟随。原来这个姑娘就在张福宅后居住，一直看到人家进了大门，张福跟人一打听，这个姑娘胜吴。他父亲乃是堂地的刀笔，有个大事小事，打官司告状全都找他，这小子叫作吴双立，外号人称吴大鼻子，所生就是这么一个姑娘，另

外还有两个儿子，高门不娶，低门不嫁，姑娘长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待字闺中，仍然没有婆家。常言说的好：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成了仇。这个话一点儿都不错，又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乃是世界上一定的道理，顺着这个道理办，什么事也没有。比如说你要别开生面，独出心裁，姑娘养大了不给他说婆家，别看他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心里也是十分烦恼。本来这也是人的本能，静观万物莫不有情，何况人为万物之灵，情窦未开之时也罢，只人道一懂的，未免发生一种幽情。所以姑娘大了，不出嫁自然暗怨父母，这个吴大姑娘又是富有感情的女子，多少还认得文字，每到夕阳西下之时，常在门前站立。这天可巧是城皇庙会期，吴大姑娘跟母亲一说，要打算去烧香，一则有所祝告乞祷神灵，一则借此到外面散游一回。吴大姑娘因为自己这么大，不叫他母亲等人跟随，自己一人前去，姑娘临到了庙里焚香之时，暗含祷告道："城皇老爷您老人家有灵有圣，叫我的婚姻早成，如果叫我嫁一个年轻貌美，性情温柔的郎君，不等年来开会，初一十五日必来烧香。"祷告磕头已毕，站起身形将然一转身，看见一位二十多岁的男子，二目直勾正然向着自己呆望，当时把姑娘臊得脸通红。暗想这个男子可称得起十分人材，倘若嫁了这个丈夫，也不枉人生一世。自己想到这里，遂又回顾了一眼，正赶上张福二目直看，二人算是对了眼光，以至这张福后面跟随，姑娘全都明白，就是不知道这个男子是那哪村的，一直跟到自己的门首。姑娘一进大门回头还看了张福几眼，姑娘回到家中，到了夜间也睡不着，没想别的，一心想那个张福了，直到天光方亮才睡着。到了第二天茶饭懒吃，就好似得了相思病的样子，夕阳向下仍然到门前站立。将

然出来早见昨天见的那个男子，正在大门旁来回走遛，一见姑娘出来，先往四外观看，看了看到处并没有人过，这才向着姑娘微微一笑。要说这个张福生来的媚骨，吴大姑娘一看，居然身上发软，连一步都走不了啦，双颊一红，又羞又怕，恐外人看见。这时候就听院中他妹妹喊道："姐姐你买什么呀？"这一声把姑娘吓了一跳，赶紧回身道："不买什么。"张福一听，大踏步转过墙角去了，心中暗恨，姑娘也是恨他妹妹，就是不能说明。这位二姑娘一眼看见了张福，遂说道："这个小子他今天上这干什么来呢?这才不是好东西，男不男女不女。"吴大姑娘一听他妹妹说这个话，一定认得，有心探听又怕他疑心，遂假意说道："谁知哪来的这个小子，反正不是咱们村里的人。"二姑娘赶紧说道："闹了半天你不认得他，这也难怪你了，本来姑娘家一天不出门，哪里认得男子呢？这小子就在咱们房后头住，是姓张的小子。"姑娘一听暗含喜欢，顺口说道："哪认得呀？"又说了两句闲话，姐妹两个同回上房去了。由打今天起每到夕阳向下二人必要见面，怎奈这个地方来往行人很多，只能眉目传情，说话的机会很少。话虽然这么说，就怕日子一长了，自然就得着机会了。

这一天姑娘告诉张福："你我只在门前见面没有多大好处，我父亲为人最爱便宜，你可以想个法子接近他，咱二人再见面也就容易了。"张福听了这个话喜欢的了不得，回家跟父亲张保千说道："咱们房后头有个姓吴的，人家对于法律非常明白，咱们有的是地，要出了纠葛知道怎么个理由，就是不打官司，心里明白不是很好吗？我打算教您前去说说，我跟他学学大清律。"张保千一听他儿子所说，自然喜欢的了不得，这天偏赶上吴大鼻子的生日，张保千买了几盒礼物，带

着张福前去。一进大门，吴大鼻子见张福托着礼物自然喜欢，让进上房落坐，张保千把话说明，吴大鼻子连说："这不算什么，只要爷儿们愿意学，我知道的完全告诉他，我的生日过了，明天就来练习。"大姑娘故意到屋中问茶水，二人会意暗自喜欢，以后接谈就成了官的了。姑娘把自己的积蓄不断三两五两给张福，这钱张福也不要，不过就是买些个吃食送给吴双立。这个吴大鼻子本来是个占利就走的人，他一看张福这样的化钱，心说：我可别快快的教给他，叫他多学一年二年的，不是多得一二年的实惠吗？又因为张福时常送礼，不但家里人不教避忌，反到嘱咐家里，人家孩子到咱们家里来是客情，不可慢待。这一来不要紧，吴大姑娘就成律师招待员了，有时候张福一个人在屋中抄写讲义，吴大鼻子被人请去写文件，吴在姑娘就陪着张福在里间谈话，日子一长清静的机会可就多了，有时候情话喁喁，有时候忘情拥抱，这个事习以为常。后来只要人们出去，屋里一没有人，居然明目张胆的作出种种动作，可并未有肉欲之事，男女觉着美中不足。头一节，家中人多得不着这个功夫，男女二人都是为情所迫，打算成了好事，就是没有机会。日子一长，俗语说的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想，两个人天天商量，这天把主意想好了，张福回家跟母亲假言道："那个吴大姑娘受气，您接他到咱家中住几天。"这个张福的父母是溺爱不明，凡事不加审查，孩子说什么就听。这天张福的母亲居然来了，跟吴大鼻子说："我接大姑娘到我们家里住几天去。"吴大鼻子一听，心说：人家是财主，什么事都有我的便宜，走近没有亏吃，如果他看我的闺女好，我心里还想跟他作一门亲呢！只要他肯用几顷地作彩礼，我就把闺女给他作儿媳。当时一听张奶奶

说这话，遂信口答音的说道："去就去吧，您就别过来了，往后您一闷了，打发人一说就是了，我叫他过去跟您作伴去，多住些日子也没有关系，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事。"张大奶奶将姑娘接到家中，少不得做些好饭食给姑娘吃，这个姑娘一看非常喜欢，暗道：真要到他家作了媳妇，那才叫随了心愿。张福一看把姑娘接到他的家中，他跟吴大鼻子假称有点脑袋疼，必须回家叫人看看。到了家中，要求他母亲要到白云寺去烧香还愿，要带着姑娘一同前去，省得一人在家中，叫他母亲去跟吴大鼻子一说。吴大鼻子答道："那有什么关系，路途上您多照顾吧！"张奶奶叫套辆大车，够奔白云寺而来，张福心说今天这可是机会了，也别管旷野荒郊，无论怎样今天我定成了好事，可惜有母亲跟着，不大方便，想个什么法子呢。心中一动，想了个法子，凡事全都凑巧，离白云寺有二里地就是老太太的娘家，张福道："母亲咱先到舅舅家中看看不好吗？"他母亲道："怎不好哇！"当时来到舅舅门上，众人一看接进去，问明了来意，原来是烧香。一家子人都道："那么大的年纪没庙没会进的哪门子白云寺，咱们先斗牌吧，他们愿意去，让他们去。"老太太一听道很远，遂点了头，常言说的一点不错，好赌之人禁不住三撺掇。老太太平常就好斗牌，一听说斗牌就很喜欢，不多时大家已斗上牌了。张福一看他们斗牌，这才说道："娘在这斗牌等着我们，我们姐俩个去吧。"老太太答道："你们去吧，快些回来。"张福一想，再要坐车，有赶车的跟着也是麻烦，遂说道："我们也不坐车了，慢慢走着也散散心。"老太太心思搁在牌上，信口答道："去吧。"张福跟大姑娘出离大门口，来在大道上。本来到处全是庄稼，一片片都是高粱地，张福几次要求吴大姑娘跟他到高粱地幽会，

大姑娘只是不肯，其实大姑娘不点头，也挡不住张福将她强拉进去。可巧天色似乎阴天的样子，吴大姑娘一看说道："你看看这个天可阴啦，倘若中途遇了雨那不是糟了，不然咱回去，要不快到庙里去，下了雨咱们也好避避。"张福看了看，这个天果然阴得厉害，只得够奔白云寺而来，将然到了庙内雨可下来了，只得跟庙里的和尚一说，借个地方避雨。和尚一看，忙叫他们在这三间屋里暂时休息，没想到这个雨越大，一直到掌灯时候雨还未住，当然就不走了啦。白云寺的规矩照样管吃喝，和尚还问了问，你们要是宿在这里有些不便，男子可以到另一屋中。张福一听失色道："他是我的姐姐，前来烧香遇雨，我要到别处睡去，他本女流，我也不放心，我们在这里坐一夜就是了。"和尚一听，人家是亲姐弟，既问出来没有什么嫌疑了，只得应允而去。张福先到院中一看没有别人，这才来到屋中，乐嘻嘻说道："今天我看你还说什么。"吴大姑娘闻听微然一笑道："这可对了你的心思了。"起先坐着说话，后来张福施展开引诱手段，吴大姑娘春心勃动，当时脸上一红道："你附耳来，我有句话说。"张福把脑袋往姑娘肩上一倒，听他一说，原来这吴大姑娘说的是今天我要跟你成了夫妇，可不久常，我想你出个主意将我娶到你家中，岂不成了长久夫妻了吗？"这小子一听，叫道："妹妹咱们二人以后能不能成为夫妇，这个话我不敢说，我跟你这样的感情，好容易得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将来不能成夫妻，今天妹妹你也得跟我成这个假夫妻呀！"姑娘听到这里低头不语，张福推她倒在床上，姑娘无法，只得脱去衣服。老剑客看到这里气得暴跳如雷，要喊一声，好一双狗男女，竟在清净佛地作苟且之事，我要不取你们狗命，我就不算是人间的剑客。将

然想到这里，就听后窗咯吧一声，跟着纵进一人，吕老剑客一看，又是惊诧又是赞许，暗说：这人果是名不虚传。哪知竟闹出惊天动地的奇闻，令人叫绝，要知来者为谁，及后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第一百二十六回

侯侠客愠怒传艺　静空僧被激比武

话说吕老剑客，见一对狗男女在佛门静地，竟要行秽亵之事，正要呐喊一声，亮剑除奸，忽听后窗咯吧一声纵进一人。吕留良留神一看，正是进庙的时候见的那个女子，当然就是刚肠女姜瑞芝了。老剑客不住暗暗点头，莫怪这个丫头有志向，今天一见果然不亏天职，罢了，不愧他是剑客的孙女。就见她由后窗纵进来，背后亮出宝剑，此时张福已然吓得呆了，吴大姑娘在床上翻身要起来没起来的光景，侠女已然来到近前，手起剑落将姑娘杀死。吕老剑客一看，这一场奸，大错全都在男子身上，动手之时应当先杀男的，女子经此一惊以后也许改过，岂不少伤一条命吗？难道说我来到这里看了这半天，你就会没看见吗？再说看你进来的这个当口，可见得也是看够多时了，为什么你就分不清楚呢？老人家非常不满意，可是不露出来，要看他对于这个男子怎样处置。

再看了看这个张福，早就跪倒埃尘，向姜瑞芝苦苦哀告，姜瑞芝面无怒色回手将宝剑一背，向着这个男子微然一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张福报通了名姓，刚肠女又问道："你为什么非跟她求欢？说出实话，不但不杀你，还有你的好处，如果你不肯说出实话，我必然也将你一剑杀死。"张福不敢不说实话，就提自己怎样爱她俊俏，所以设法将她带出来想要求欢，由头至尾一一说明。刚肠女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原来是爱她的俊俏。说到这里，用手指自己的面庞道："张福你说

良心话，她跟我比，我们俩个人谁好看？”张福起先不敢说，后来刚肠女叫他抬头看看：“你说不要紧的。”张福看了看遂说道：“她哪里比得了您。”刚肠女说道：“那么我比她还好看了，你给我磕三个头然后我陪你睡一夜。”张福一听哪里敢信，只是磕头求饶道：“宰了我也不敢哪，就是求您饶小人一条命，那就感恩不尽了。”刚肠女蛾眉一立，杏眼圆翻，叫道：“张福，你说敢不敢，今晚同我成其好事还则罢了，如果你说不敢，我立刻取你的性命。”张福决未想到这个女子倒逼奸，心中想道：如果是实，这个便宜哪找去。只得点头答道：“只要您饶命，叫我怎样我就怎样。”刚肠女这才笑道：“这不就结了吗！起来脱了衣服吗。”吕老剑客在外面听得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暗说：是了，这丫头在外面闯荡江湖，自比红拂，原来是表面的美谈，闹了半天是在面遇见美男子实行倒采花。差不点把老剑客给气死，遂大声喝道：“好无耻的丫头，现在吕留良在此，今天我要管教管教你。”刚肠女听了吕留良三个字，一回手将宝剑一擎，抢步先将张福结果性命，然后将屋中灯光熄灭，仍然顺后窗逃走，吕老剑客一看也随着追赶出来。

刚肠女腿脚真快，转瞬之际，走出了白云寺。老剑客因为有气在后面紧紧追赶，追到旷野，刚肠女忽然间站住身形，回头叫道：“吕留良，全都称你是位剑客，我这一走不过就是给你留脸，你可别以为是我怕你。既然你紧紧追赶，来来来，我要看你有什么能耐。”说着话宝剑一擎，扑奔吕老剑客，老人家只得撤出宝剑，跟刚肠女当场动手。老剑客心说这个无耻丫头，这当然是羞恼，不然的话，凭他也不敢跟我动手。老人家打算用剑术将他战服，哪知十几照面之后，见这丫头剑

法精奇，不用说自己跟他动手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是贯满了全神打算赢他，一时半时也办不到。老人家不由得心中纳闷，虽然刚肠女这个丫头我没见过他，可有一节他们姜门的武术我还不知道吗？姜达的功夫跟我走到一处他也不成，他练艺当然跟他爷爷练的了，怎么会这个丫头竟有这么高的武术？真正是令人莫明其妙，想到这里剑招加紧。正然战到难解难分，刚肠女将宝剑虚晃转身就走，老人家不忿仍然随后追赶，怎奈前面来到了树林，就见刚肠女向树林而逃，吕爷追到了，早已踪迹不见。老头子余忿未已，不由长叹了一口气："我不见着姜达还则罢了，只要我见着他，就与他决裂了交情，我也得问问。"宝剑还匣，找着道路这才接着往前行走。

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非止一日这日来到了陕西西安府。老人家一不知公馆设立何方，二来不知道打仗的住在哪里，要说到外面打听多有不便，莫若我先进万龙藏峰岛吧。老人家主意打算的到是挺好，哪知道围着白沙江绕了个圈儿，竟未找着进山的道路。老人家不由得长叹道："罢了，我以为我吕留良身为剑客，这个武术总算是差不多了，有谁知多少年不曾出门，这一次出来，中途路上头一个遇见刚肠女姜瑞芝，当场动手差不多他那剑术跟我要取平。这还不说，来到万龙藏峰岛，居然就找不着进山的道路，我还是一位剑客吗？"老头子想到这里心中非常难过，但是还有点儿不甘心，附近的地方没有进山之道，也许这个道路在远处呢。老剑客想到这里，这才顺着白沙江各处寻找。走到谢家滩这里，正赶上碧目金眼佛姜爷跟泥小鬼陆恒当场动手，老剑客早就到了，有心出头一看三位剑客在此似乎用不着自己，这才隐住身形在旁边观看。看来看去姜达并不能战胜了小鬼，老人家不由得

点了点头。就在这般光景，珍珠佛董瑞过去了，吕爷看着凭这么大的剑客，要是跟人家双战这可未免差点，没想到，张爷也过去了，吕爷暗含着伸大指赞成三爷太极八卦庶士，这就算是真高，弟兄二人双战，这个理由说不下去，如果说弟兄三个人一同过去，只要动手不伤损这个陆恒，这个话到好说了。因为什么呢，无论小鬼他怎么高也不是这三位的敌手，比如说要是要他的性命，岂不易如反掌，如果不伤害他，可见得那就是跟他戏战了。陆恒要是知时达务就应当撤军刃走，没想到这小子偏不走，反到一死相拼，就在这个时候，张明志赵明真来了。吕剑客一看，今天到有个热闹，这可说不上不算来，他们三位不成的时候，我身为剑客可不能看着不管，虽然我吕留良不准是人家二位老道的敌手，豁出性命也不能不出头。老人家暗含着思想，侧耳细听他们说些个什么，二位老道跟姜爷等彼此对答，吕老剑客全都听得清楚了。莫怪古语说的好："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出在嘴上。"只说身为剑客武术高强也不成，够时候说话能说在理上才行呢，彼此言语不合，将然要动手。吕爷一看，别看你们说的好，谈到当场动手，你们三个人也斗不了他们二人，就是我出头也不定怎么样，可有一节我可不能不出头协力相帮。吕老剑客想到这里将然要出头，猛然间听见有人喊，口称中流砥柱抗山河王斌王石鼎，自己耳朵里还没这么一位英雄，别看名誉不大，说的话可不小，要跟小鬼对双橛。老人家只可看看吧，敢情这个王斌地行橛施展开了还是真高，吕爷不由得吓了一跳，我在家里住了这些日子不要紧，外面出来不少英雄，我都没听见说过，还是一个赛一个的高，这幸亏我是这个年头出来，再过个三十年二十载，吕留良再要出世岂不成了无能之辈。老

人家留神观看当场动手，你说这个王斌还是真把小鬼赢了，张明志面上不挂，出头要跟王斌动手。吕爷不知道这个王斌有多大能耐，只可看他跟老道接接手，还真不含乎居然打了七八招，究竟那个份儿差的多了。

吕爷这时不能不出头了，这才高声说道："原来是大名鼎鼎二位老剑客在此动手。"说着话已然来到了近前，众人一看认得，正是江南的吕留良，这时候动手之人，已然各自撤军刃观看。张明志、赵明真也看明白了："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的晚村到此，莫非说你也是被三庄请到的不成吗？"吕爷听这句话不愿意，挺高的身分说出话不够格，身为剑客所维持的就是天职义务侠义道，谁被谁请，所作所为，如果不正当，还别说请，刀压脖子也不能相帮，真正是岂有此理。这是老人家心里话，嘴里可没这么说，叫道："二位道长，三庄是何人留良不知，今天不过正走到此处，看见动手的是二位道长，我这才出头打算说几句话，不知道二位道长容讲不容讲。"张明志被吕爷头一句话说的非常不好意思的，暗想道："按着武术说我这身分比他高的多，何必问人家是谁请的呢，又听了听人家吕晚村说出话来和平大方，这才配称是剑客的资格，这才说道："但不知有何言语请讲当面。"吕爷这才说道："练武术要是练到二位道长这个份上，那就算是平地登天，古往今来少有。按着武术说，比我们所有的人全都高，练功夫所为的就是求名，天下都知道你们武术高强，无论何人，全都不敢动手，也就算是足以了，何必还紧着找不如自己的动手呢？不用说二位道长赢了，就让结果了众人的性命，于二位道长又有什么便宜呢？如果是行为不正之人被你们打死，那算是二位道长秉义务侠义道，戢凶除暴。比如说要是正人君子，你

老人家一时失手将他打死，一个人不算什么，二位道长良心上过的去吗？再说就不怕天下英雄笑詈吗？依我良言相劝，二位的威名很够看的了，趁此隐居深山大谷之中修真养性，比什么不好。”两个老道方才被姜爷给说了一场，此时又被吕爷给来了一套，你说人家所说之话还都条条有理，凭这么高身分跟人家胡狡那办的了吗？只得念了一声：“无量佛，吕晚村你这个话说的对不对，贫道无暇跟你细说，我常听人说你的大名，就是无缘相见，今天好容易走在一处了，我要看看你的剑术。”吕爷一听，这两个小子原来是浑蛋，只知道凭仗血气之勇，就让我吕留良不是你的敌手，我可也不怕你。想到这里哈哈大笑道：“要说留良的功夫，那才叫稀松平常二五眼，既是老二位要打看，常言说的好：恭敬不如从命。留良只可就现丑了。”话说到这里，伸手到了肋下，呛啷啷宝剑离匣，说：“二位道长既打算看留良的剑术，请来进招，这个地方人家吕爷够格，这叫先礼而后兵。你还别觉着你怎样，我也是大名鼎鼎的剑客，可不能够怕你，谈到输赢那可就不能说了，胜败乃兵家常事，能够死在你的面前也不能说出怕来。”张明志一看不由得暗含着点头，罢了果然是名不虚传，不用说能耐怎么样，就是这一片威风就不含乎。这才念了一声无量佛，手擎三环套月叫吕爷进招，吕爷也不客气的往前赶步，剑击顶梁。人家吕留良这才够大英雄的身分，平平常常的主儿访到家门，老人家婉转周折总是以不动手了事。今天跟老道可就不然了，几句话说完，将然听他一说动手，老人家立刻答应，就皆因张明志、赵明真够斗的了，这才看出人家吕爷是真高来。老道看见剑到闪身避剑，三环套月接架相还。

二人动手约有十几个照面众人看了看罢了，不枉传言都

说人家吕爷高。虽然赢不了，再有十个八个照面也不至于输，王斌一看这位吕爷，居然能够跟老道接招换式，我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帮他的忙呢？大概我二人双战，老道未必占的了上风。王斌想到这里一声没言语，摆撅入手，吕爷一看，这个办法也对，谁叫他不是正经人呢！莫若杀去一个少一个，故此自己并不撤招，果然张明志力敌这二位实在就算不容易了，可是人家也输不了，不过是不好赢了。旁边赵明真一看叫道："师哥他等既然群殴，小弟我要趁个热闹。"这句话分明是告诉张明志不可撤手，哪知道这三位剑客，姜达、张鸿均、董瑞，各自亮鹿角宝剑仙鹤掌，将老道拦住，七个人打成两团。旁边就闲着一个小鬼陆恒，因为将然输了招，不好意思过来，这一场混战杀了个难解难分。

天光已然堪堪要亮，猛然间听四外锣声乱敲，呛啷啷的声音震耳。要说这个地方，是人家谈笑龙君胜裕，果然高明，熟读兵法，善于谋划。由打夜间，小鬼前来行刺，老头子得着这个信息，未敢派人出来帮忙，因为这个小鬼他的功夫太高了。要说该着有事，各位剑客也能够把他赢了，如果说三位剑客胜不了，那也算该着，谈到各位出去帮忙，那叫白搭上，故尔他老人家不叫人帮助，只传令四处营房鸣锣报警。再者为的是助威。没有他老人家的吩咐不准出营房。一直到天光要亮，老头子得了密报，动手之间来了两位帮忙，论武术全都有本领，一个使宝剑一个使双橛，老人家一听凭这二人使的军刃，一时之间还真想不出来他们是谁。胜爷一想既然有了成名的人物出头帮忙，也许该着小鬼陆恒被获遭擒也未可知，这才将三庄行营之中所有成了名的英雄，完全发出去，率领义勇乡兵够奔江沿，锣声阵阵扑奔前来。

天可算亮了，张明志赵明真一看这个光景，准知道再动手无益。别人不足惧，吕留良剑招精奇，倘若我们赢不了他，别的不说这跟头栽不起，到此时莫若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动着手眼看师弟赵明真，叫道："师弟，蛇蝎之地虎狼之乡，不可久留，到不如你我远避他乡为是。"赵明真点头答应，各自念了声无量佛，虚晃三环套月，将身形跳出了圈外，叫着徒弟陆恒，爷儿三个便逃命去了。别看是逃走，并不慌忙，背了军刃，顺着江沿坦坦然然就走下去了。

要依着董四爷，还要摆手中一对仙鹤掌随后追赶，这个地方，是人家姜爷吕爷二位看的对了，连连叫道："董四弟不可。"珍珠佛站住身形，叫道："各位兄长，他等已然狼狈而去，正好乘胜追赶，因为什么不叫我追呢？"姜爷说道："贤弟，你我身为剑客不可赶尽杀绝。"姜爷不过就是这么说，心说：我的兄弟，今天这个动手就算巧极了，若不是来了吕晚村跟这位王斌，就凭咱们弟兄三人赢的了人家吗？再者说就让添上这二位，准要是人家师徒三个人一齐动手，由哪里就看的出来能胜利呢？这是老人家心里的话，董四爷只得站住，彼此全都见过。此时行营主帅胜裕陶然公也到了，彼此相见，然后收兵回行营。王斌仍然抗着那两个人，老头子胜裕赶紧派庄兵用杠子抬着，彼此来到行营之中。各将来历一说，老头子胜裕非常欢喜，头一样儿会见各位高人，再者说拿着段国基段国柱，这也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大家用过了早点坐在一处稍为休息休息，吕老剑客向着姜爷说道："姜老剑客，我一句不知进退的言语说得说不得。"姜爷闻听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吕老剑客，这是怎么句话，你我全都是侠义道的人，无论什么事，没有不可说的，就让说

的不对，不是还有个另说了吗？怎么有个说得说不得呢？但不知道什么事请讲当面，姜达愿闻。”晚村听到这里遂说道：“不对，要是平常的事你我道义相投那还有什么碍口的话吗？皆因这段事关系重大，按理说留良就不应当问，怕的是说出来姜老剑客面上不挂。”姜爷听到不挂两个字不由得就是一怔，谈到面子上不好看，当然是关于名誉的事了，自己想了想我姜达没有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这个话由打哪里来呢？遂叫道：“吕老剑客不要紧无论什么事只管明言，就是与姜达名誉上不好看，我可不敢说我有身分，大概也不至于羞恼变怒。”说罢哈哈大笑，吕爷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先问您一句话吧，您的令孙女身上带着武功在外面闯荡江湖这个话有没有？”姜爷听问到自己孙女刚肠女姜瑞芝那里，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说莫非这个丫头有了别的不成。遂说：“不错到是有时候在外漂落，究竟你老人家是怎么一段事你就说吧。”吕爷手捻银髯笑道：“这个话可不敢说一定，皆因我没跟令孙女见过面，或者是有人冒名也未可知，不过留良秉着道义之心，既然遇见，我可不能不跟您学说，我在中途路上有这么一段事。”遂就把白云寺避雨前后话说了一遍，碧目金眼佛姜达不听还则罢了，听完了吕爷的言语，气得连连念佛，“好了，”遂向着留良说道：“吕老剑客，你老人家这算对了，如果若是知道了不对我说，那算你看我的哈哈了，我自有办法。”大家听二位所说之话，一个个全都不敢答言，结果是胜裕陶然公接着说道：“吕老剑客，起先说的那句话很对，从中也许有冒名之事。”老庄主这句话分明是替姜爷转面子，姜老剑客也随笑道：“也短不了哇，暂时不必说了，打算明了这段事，非得身临其境不可，还是说现在的吧。吕老剑客是打算看看自己的弟子。这一位

王老剑客，是要看看外甥，并且还有书信找姓侯的，他们这一起人全都在公馆呢。再说拿住的两个贼人，也得交到钦差大人那里发落，依我说老庄主打发人领着他们到公馆去吧。”吕爷王爷正然打算到这里，听姜爷把话说到这里，遂各自站起身道：“姜老剑客所说不错，我们先到公馆有什么回头再说。”胜陶然这才派人抬着段国基段国柱，送吕爷王爷够奔公馆。姜爷带着二位师弟送到行营门外，抱拳而别。

吕爷王爷来到公馆门首叫人回进去，各位只听得说王斌到不理会。惟独吕留良三个字，各位全都纳闷，这位老人家怎么会来到这里？茂昌听说他老人家到了，虽然说闹了一场五福捧寿，到如今跟人家徒弟凑在了一处，观着那一方面说也得说人家是老前辈。如果我要再念当年之仇，那未免就太不够英雄的资格了，想到这里赶紧将身上衣服整理整理，要同着师哥王荫出去迎接。南侠北侠镇东侠海川等这一千侠客，连连说道：“二位别忙，咱们大家一同迎接才对，不用说老人家是王少侠客的老师，就让没他老人家的弟子在这里，在江湖道上见过他老人家的不多，提起他老人家的名字何人不晓，论起来他老人家还是个老前辈，我等众人要是不迎接出去，那不成了无知之辈了吗？”说到这里大家一齐站起身形，迎接到公馆门外。头一个王荫跟着就是茂昌过去给老头子行礼，王荫不说，到了茂昌行礼之时，老人家赶紧伸手相搀说道：“老爷儿们不必行礼了，王荫回头向众位说道：“这就是我的恩师，先让他老人家到里面，回头再见吧。”大家忙抱拳道：“老剑客爷里面请。”王斌一看，看起来人的名誉厉害，其实这一千人也未必认识吕留良，皆因人家是成了名的剑客大家就这样恭维。王斌正思想，见众人又向自己抱拳往里让，吕爷王斌

头前走，其余的人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差官房里面。

大家重新见礼，吕爷看着喜欢，见来见去到了海川这里。老剑客心说：这就是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门武术的童海川吗！我到要开开眼，猛一看可看不出什么来，不过就是乡间人，细看二目就不然了，光炯炯明亮亮亚赛两盏灯。老头子不由得点了点头，不错就看他这两只眼睛，可见得是有一身好功夫。大家全一一见过，吕老剑客这才说道："这一位姓王名斌号叫石鼎，外号人称中流砥柱抗山河，你们大家也全都见个面。"众人全都各自报名彼此又跟王爷谦逊了好半天，这才大家落坐。众人问吕老剑客到这边来有什么事办，老人家说道："我没有事，不过是闲走，顺便看看我这个徒弟王荫。因为我听说他现在万龙藏峰，我是怕他跟岛里的众人同流合污。"大家听到这里就明白了，原来是怕徒弟真个辅助奸人造反，这才又问王斌："王老英雄不知道你老人家这是由哪里来？"王斌将前来拜见童侠客，有事相求，不曾想在白沙江岸巧遇贼人，故此我将二贼拿获，也是我们侠义的义务，也算是为国出力，再者说这两个东西与我早有前仇，此番送交公馆，求钦差大人把这两个东西正法才好，跟着又说道："在童海川手下的有个王环吗？我是他的舅舅，他是我的外甥。"海川一听，原来这位是王环的舅舅，赶紧派人把王环叫来。舅甥阔别十余年的工夫，相见之下，各不相识，王环走上前来双膝跪倒说道："你老人家可也来了，请受甥大礼拜见。"王斌进前用手相搀，遂把由家里出来的经过一说，又把石府之事也略提了提。又问石老侠客现在哪里，王环就把老侠客已然走了的话说了一遍。王斌这才说道："童侠客您看见了没有，方才我说姓段的仇人，就是杀死我的姐丈王环之父的凶手，我

们余话后谈，请您先回禀一声，我要亲见年大人，一定当面求钦差大人把这两个贼人处死。”童林一想也对，既然拿住，不如既早正法，以免生出意外。想到这里，遂向王斌说了两句谦辞，这才奔后面而来，见了大人先将三庄如何发现刺客，王斌如何拿住段国基，段国柱，巧遇吕老剑客怎样战走张明志赵明真。段氏弟兄是杀死王环父亲的凶手，现在王环舅舅王斌，求见大人，请求大人将段氏弟兄处死的话一说。年大人一听，是惊喜交加，暗道：张志明赵明真因巧遇吕留良才把他二人战走，不然的话，还不定闹到什么地步呢！这样看来还是万岁有福，遂向海川道：“这二位既然到来何不早说，你快出去说我有请。”

童林出来把这话一说，三位英雄相偕而入，吕王二人见了钦差就要行礼，年大人欠身离座，命童林连忙掺住，二人只得请个安。年大人谦逊让座，笑着说道：“久仰老剑客的英名，从未得晤，今日相见，真是我三生有幸。”老头子站起来谦逊几句。年大人又问王斌的来历，王斌就把所求之事一说，随后又把当年跟随姐丈生活，姐丈王能待我甚厚，王能怎样被贼杀死，自己无能替姐丈报仇，遂生厌世之心，正要上吊，幸遇恩师相救，练艺数十年。这次前来一则是奉师之命拜见童林，二来是为王能报仇，顺便看看石老侠客以及外甥王环。跟人打听着打岛的行营，所以就奔行营而来。我想童侠客必在行营，正要过江水时，看见了两个贼人行色怆惶，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拿获一问，才知道是段氏弟兄，这也算是他二人报应循环。随后又跟陆恒双橛对双橛，战败了小鬼陆恒，就有张志明赵明真二人出头，幸有吕老剑客出头才将二人战走。王斌谈到战败陆恒的话时，在位的英雄全都倒吸了一口

凉气，一个个暗道，没看到王爷有这么高武术。年大人听了这些话，也是称赞不已，又一想上次拿住贺超，因为寄押才出了许多的麻烦，这次必须要就地正法，我何不送个整人情呢？这才说道："既然如此，段氏弟兄交与阁下办理，至于行文圣上，本钦差自有办法，请王英雄亲自执刑就是了。"王斌打躬致谢，年大人又命童林预备一切，群雄退出各自安排一切，也不过是各带军刃四下保护。王斌监斩，将二贼人头砍落，自有人来掩埋尸体。

大家回到公馆，海川又把夜间之事，细细跟大人说明。一切完毕天已不早，吩咐一声摆座，大家吃喝已毕。童林这才向王斌问道："王老英雄曾说有事相求，但不知有何事情请讲当面。"王爷尊了一声："童侠客，我在入门之时在场英雄都已见过，为何不见振远呢？请您把他老人家请出来我二人谈一谈。"海川闻听点头说道："好。"遂向振远道："大哥您请过来，这位王爷要跟您谈谈。"侯爷笑嘻嘻的走了过来，向着王斌一抱拳说道："王大弟，有话请讲当面，侯廷恭听。"王爷这才一撩长衣，取出一个小包袱来，解开蝴蝶扣，由里面取出一封书信来，上面写着侯爷的名字，可就是没有上下住址。遂向侯爷道："这是敝师亲笔所书，命我先拜见童侠客，然后由童侠客引见你老人家，并嘱咐我把这封信要亲交本人，还告诉您看信之时，务必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切不可使旁人观看，请您收下多加小心。"侯爷接过书信，这才向左右深打一揖说道："王老英雄言道，此信不准第二人观看，我只好遵命而行，请诸位莫怪。"说罢拿着信奔暗间去了。大家在外坐着，谁也测不透是怎么回事，只可等着，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大家正在盼望之际，忽听暗间里有一阵哭声，大家全是

一怔，童林知道是侯爷的声音。走进暗间里一看，见老头子手拿书信哭不成声了，海川也没主意了，站了一会说道："哥哥，这信上说的是什么事？莫非家里出了什么事吗？跟别人可以瞒着，小弟跟您是生死之交，难道还有背我的事吗？快对小弟说明，有什么事我们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过于悲痛。"老头子说道："贤弟，也不用我说，你看看这封信你就知道了。"遂将信递与海川，童林接过来一看，虽说有几字认不清，大概的意思也看的明白了，海川看着这信，长叹不已，似乎也要落泪的，不过看着老头子这样伤心，自己便不好再引他悲痛了。众人在外面等了多时，又听见这暗间里有解劝之声，全不知是怎么回事，凡是靠近的人全都走进去了，一看镇东侠这般光景，全都吓了一跳。众人齐声问道："大哥是为什么事？"老头子听人这样一问，遂把自己的历史从头一说，众人听着一个个面面相觑。

书中代言，要说起来侯振远他老人家的天伦，名叫侯成，外号万里清风一枝莲，祖传青龙剑一百单八招，人所共知，手使古剑名曰"龙渊"，在江湖上是很有声名，也是隐名的剑客。自幼结交一个好友，住在河南卫辉府北门里姓马名骏，此人是清真教的弟子，人送别号秉清真。别看马骏跟侯爷隔着教门，真有生死之交，胜似同胞弟兄一样。哥俩住在一条胡同里，坐北的两个大门，两家的房子也是一样，地名叫双义巷。侯爷的年纪比马爷大三岁，知道的主儿晓得他们不同姓，隔着教门，不知道的主儿一定认为他们是一乳同胞的弟兄。马爷看侯爷如亲哥哥，侯爷看马爷如亲弟弟，这卫辉府里自要是认识这二位的主儿，没有不称赞，看人家这样交友，真不愧为五伦之一。当年三国中的桃园三结义，也不过是书面空

谈罢了，亲眼目睹的双义巷侯马二位，真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人家自从年幼时候，就在一处，意志相投，谁也没跟谁犯过心。到了老哥俩全都五十多岁时，马爷无儿女，侯爷有两个儿子，长子十余岁名叫侯廷，次子侯杰年方七八岁。侯老太太死去的很早，只生下这两个儿子，侯爷有心续弦，又怕屈着两个孩子，就拿定主意决不再续娶了。马太太知道这位侯大哥有这样不续娶的决心，对于两个孩子有侯爷照顾不到的地方，马太太是尽力的照管，看的如同亲生自养的儿子一样。

照这地方看，就得说是交情到了地步了，谁跟谁也不客气，没有事的时候，老哥俩便在一起闲谈。谈来谈去，谈到天下有名的英雄，哪位都是使的什么军刃，有什么本领成名天下。老头子一时高兴，忽然想起马爷这一生的两种绝艺。一种是七十二趟地行橛，一种是七十二手截刀，可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身为剑客全凭这两样功夫成名，这也是侯爷一时高兴，向马爷说道："兄弟，咱们哥两个有交情没有。"马爷闻听一怔，遂说道："哥哥，这话由何说起，要说别的我可不敢说，要说咱们哥俩的交情，虽不是一母所生，但亲兄弟不过如此，就是亲手足还有不跟咱们的呢！这个话净凭我一个人说也不成，您到外边打听打听去，只要是认识我们的人，没有说是咱哥俩没交情的。侯不离马，马不离侯，所以我们这条胡同起名叫双义巷。今天您何出此言？"侯爷一听倒乐起来了，跟着说道："既然是咱二人有交情，我要说一句话你可别恼我。"马爷说道："不论什么事您自管说吧。"侯爷这才笑嘻嘻的说道："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是方才我们所说的，各人都以绝艺成名，兄弟你是凭着七十二趟地行橛，七十二手截刀成名。我想跟你学学，你能不能教给我。"马骏怎么也想

不到大哥要学自己的功夫，立时要答应没有答出口来，笑了一声，只是没有说出所以来。侯成一看，哎呦，真要是论到有交情的话，无论什么事都可以答应，那才算有交情，就是这样抽凉气换热气，那还能说有交情吗？侯成看到这样光景，又后悔不该这样的大意，这是何苦呢！可是话已说出，哪里能收的回来呢？老头子想了一会道："兄弟你可把话听明白了，我可不能白学你的地行橛，你要能交给我的话，我也把我祖传的一百二十八招青龙剑教给你，哥俩这就算是换功夫。"马骏自从没有答话的时候起，心里就盘算着左右为难，这时又听说换功夫，遂笑着说道："哥哥您既然这样说，小弟我焉敢不从，不是您说换功夫吗，那么您先把青龙剑交给我吧！等我学会了青龙剑，我一定交给您我这两种功夫。"老头子一听暗道：可了不得啦，我没想到我们二人这样的火热交情，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头子这时候可把满心学橛的热望完全打消了，暗说这是何必呢！你不愿意教给，我就不学，何必这么绕脖子呢？老头子心里是这样的想着，可是没有说出口来。当时也没言语，沉了一会说道："好罢，兄弟你几时要学的话，你就跟我学吧！"马骏想了想说道："我明天就要学。"

二人计议已毕，到了次日马骏就到侯成这院盘桓剑招来了。到了身分的武术家教功夫，也不是站在那里一招一式的学，拿马骏这样的身分来说，剑招也有几趟，不过没有特别的绝招罢了。至于侯成的祖传青龙剑，那招法也不能出了范围以外，所差的，就是变化精奇，那个招数拆开了是变化无穷，四面八方全都照顾的到，所以能说是绝艺。马骏要跟侯成学剑，也不过就是用嘴一说。那一招应当破那一招，马骏有难明白的时候，不过就二人用手一比也就是了，这是学套

子的时候，就是几天的功夫，这套子就学完了。接着就学折招变手，那一招应当变到那一招，那一招里有多少变化，敌人是怎样的进招，应当用什么招抵抗，这可又比套子难学了。可是这位侯成下了至诚的苦心，所教者俱是要点，尽力的指导和解释，只要是按着他老人家的言语去用招数，管保一点错没有。要不怎么说无论学什么技能，全是贵在名师，遇见名师，他能把所学的要决说出来，学的人专心一听就明白，自己下苦心研究准能成功。如果没遇着名师，连他自己的本领都没一定把握，跟他学能耐的人，不是越学越糊涂吗？不用说练武术，拿近数十年来的陆军所练的操法来比吧，就可知道个大概。在操法里面，管要诀叫做要领，比如喊了一声托枪，枪托到头一把，应当枪离身子多远，两手应离多远，肩手应当和那里取水平线，这都有一定的规矩，自要是发令人口号准确，兵卒们作出姿式来也好看也整齐。要是发令的一马虎，兵卒摸不着准作法，就是他们练到老，管保也是废物点心一块。武术何能例外呢。自要遇名师，教法适当，就是身手笨一点，只要肯下苦心，都能达到成功的目的。武术之中有逢敌变招，较比现在的操法可难的太多了，这可就得分教人的主儿怎么样了，成名的英雄，对于自己身上的绝艺，哪一招哪一式都有实地的经验和功夫，把主要的地方一说，学的主儿就可以明白了。何况马四爸也是位成名的剑客呢！凡是一个招数，一听就可以明白个八九成，再加上这位老剑客在旁边教导着，没有四五十天的工夫，马骏就把这套青龙剑的要诀明白个大概了。自己又下了些日子苦心，日夜的苦练，竟把这套青龙剑练的无微不至，招法是纯熟实在。

马骏练到了这种地步，还有点不放心呢！带着很奇疑的

样子向侯成问道："大哥您这套剑是全教给小弟了吗？"侯成一听心里暗道："呀！你真算罢了。别看你拿功夫当命，你哪里知道我侯成可不是那样人，现在我留下几手，后来你没有不知的，倘或你一知道，我还算人吗？想到这里带着很着急的样子说道："兄弟，哥哥我素日对你有隐瞒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我都不瞒你，难道我教给你这套剑，我还留下几手吗？你真把我看的太不懂事了。"马骏笑着说道："哥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别的都可以说是厚道一点即是福，惟独武术却是个又奸又恨的道门，不怕教师跟学者有什么样的交情，一谈到练功夫上，他决不肯全盘托出，一点不留的都教给他，就是他自己的近亲家族，也难讨公道的。这不是说书唱戏常有的事吗？所以小弟我有点不放心。"侯成一听点了点头，便对天发誓，马骏千恩万谢，他这才算放心。

老头子见马骏这样的习气，心里就很不痛快，剑不是教完了吗，把跟他学橛的心一点也没有啦。这位马四爸也明白他的意思，总觉过意不去，三番五次的非教不可。老头子无法只好学吧！终朝每日老哥俩在一处研究橛招。看侯成教马骏剑，不是很快的吗？统共五六十天就完啦。现在马四爸教侯成可大不相同了，从教的那天起，说话就有半年多的光景，这天才告诉老头子这地行橛完了。侯成点了点头，总算是兄弟不含乎，别管以前对不对吧！到是把这七十二趟地行橛全教给我了，老头子心里倒是很痛快，老哥俩从此心无隔阂，还是跟从前一样。

过了一年多以后，侯成在马四爸家里哥俩闲谈，忽然家人进来报道，外面来了一个和尚，非要在咱门上化缘不可。马四爸闻听笑道："你没告诉他我们是清真回回，僧道一概无缘

吗？你也太不能办事了。”家人说道：“这和尚说啦，不化米，不化面，也不化金银钱财，他要想化两手武术。我问他怎么化法，他说双义巷里侯马二人，都是有名的英雄，特意前来领教。”老哥俩一听，原来是登门拜访的，于是问道：“你没问他叫什么吗？”家人答道：“他自己说的是叫静空。”老哥俩一听，全不认识，耳朵里也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

暗中代表，这个和尚可不是无名之辈，自幼好练武术，隐居在山西雪花山，一身功夫足够剑客身分。这天忽然间来了一个人，自称姓董名谦，河南人氏，闯荡江湖由打这雪花山经过，听说山上有一个静空和尚，武术高强，特意前来访他。和尚听见这个信，出山门一看，也不相识，相见之下通过名姓。和尚笑嘻嘻的说道：“董师付有所不知，贫僧在年幼的时候，练了几手笨功夫，到如今老了，功夫也总没动了，哪里还能跟人家比手呢？董师付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请在我这雪花山盘桓几天。如果路费不足，十两八两的我能帮助，何必说比手呢？”董谦闻听哈哈大笑道：“当家的，您不必用这套言语来哄我，我在山下已然打听的明明白白，我既然到山上来，你老人家想不比那是不成的。”和尚又推辞了好久，怎奈这个董谦是非比不可，静空不得已，这才跟他动手。不到十个照面董谦一失神，被和尚把手腕子抓住了，一手托着胳膊肘。假如说和尚要一使劲，董谦这胳膊就算折了，和尚不但不用力，反倒把手一撒往后一纵身说道：“董师傅的武术高强，老僧不敌了。”和尚这本是给董谦转面子，没想到董谦把话听反啦，他以为这话是羞辱他。遂用手点指道：“静空你不要以话欺人，你看我输给你，这倒不算什么，你可知我们河南卫辉府成名的武术家有的是。我由打这里回去，慢慢的再

练。你如果有胆子的话，你敢到我们那里去一趟吗，不用说河南全省你打不出去，就拿现在双义巷的两个人你就惹不了。一个叫万里清风一枝莲侯成，一个叫秉清真马骏，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四爸。你能把这两个人比下去，就算你有本领。”这小子也是无心中的几句话，他是以为自己输给人家，没有话说，只好把同乡有名的人物说出来，也好出口气。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和尚心里暗道：我也常听人说过，有这们两个人，可是总也没有见过，也不知他二人住在哪里，就知道是河南省的人，在什么地方住我可不晓得。今天听董谦这一说，和尚还是真记在心里了，暗想道：这个董谦一定是他二人打发来的，特意到山上来打我。好，我也早有心想会会他二人，如今他们既然如此，正合我意，这一回就行啦，我也知道他们的住处了。和尚想了想说道：“董谦你这句话真把我提醒了，老僧我是非要到河南去一趟不可，倒要看看你们那个地方有多么厉害。”董谦说道：“好，那么我就回家去等你就是了。”和尚又问了问董谦的住处，二人这才离开。董谦下山不表，次一日和尚把寺中的事情略略安置，自己收拾收拾也就下山了。一条方便铲，还有随身的一个小包袱，另外带着一个大蒲团，下了雪花山，就够河南省而来。和尚走路，跟俗家比可又不一样了，也不论什么晓行夜宿，走累了找一个树林里就歇息，饿了的时候，找庙挂褡，反正也不是忙事，慢慢的往前行走。

这天来到河南卫辉府，和尚是先找的董谦，到了他家里一问，他家里人说还没有回来呢，和尚本打算找着董谦，再找侯马二人。既然董谦没在家，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自己又奔北门而来，到了双义巷，跟人一打听，这路北的两个

大门就是侯马二人的住宅，和尚看了看，见第二个门横上挂着回文对字，知道这是清真教的回回。和尚故意把蒲团往门前一放，高声念佛，马府上的门房里的家人一听，赶紧出来说道："咳，你看不见我们隔教吗？你赶快到大教的门口去化吧！"和尚听见有人答话，把双眼一张说道："我早知道你们是回回，你不是不让我在这化吗，哼，我还是非在这化不行。"家人一听这东西是拼命来的，主人嘱咐过我们，无论受多大的屈，也不许在门前惹祸，不然的话，我非先抽他几个大嘴巴子不行。自己把气往下压了又压，叫道大师傅你化缘不为的米，面，银钱吗？我们这清真教与你们僧道无缘，也不是我们这独出己见，这本是教主留下的规矩，我们也不能为你一个人就违犯教规呀！快点把心眼活动活动吧！省得耽误你的工夫。"和尚说道："你白费了半天口舌，一点用也没有，我不化米，也不化面，出家人更不贪财，我化的是你家主人，叫他出来我跟他比比手。"家人一听呀，原业是访我家主人的，遂赶紧答道："原来如此，好好，你就在此等一会吧！"说完这话，进门来把门关好，进后面回话去了。

老哥俩一听，全都是纳闷，心说：我们二人一晃这些年没有出头了，哪里又能得罪人了呢？再说我们在此地居住，专为避免这些意外之事，这几十年来在外面连武术一字不提，本打算抱胳膊一忍了此一生而已，这个和尚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和尚既然找到我们门口来，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少不得就要有一阵凶杀恶斗。老哥俩一商议不能不出去，侯成身带宝剑，在后面助威，马骏带好双橛，命家人在前带路，直奔大门而来。家人把大门一开，一看影壁下放着一个蒲团，上面坐着一个和尚，身穿灰僧衣，青缎子护领，腰系一条丝带，

约有一寸粗细，白水袜，开口的僧鞋。站起来是又高又魁伟，往头上一看，虽然是剃的很亮，由眼眉上看，知道是一个年纪高尚的老僧。面红透黑，脸上许多的皱纹，两只虎眼，高鼻子，大嘴叉，赤红嘴唇，大下巴，一部银髯长垂过腹，大耳垂轮。看他这个样子，像是庙里的罗汉一样，坐在那里闭着眼口中不住的念佛，身旁放着一个小黄包裹，还有一把方便铲光明夺目。和尚知道有人出来也不张眼，照样的还是念佛，家人大声说道："和尚，你不说是找我们主人吗？我家老爷在此。"回头又向马爷说道："四爷，这就是找您的那个和尚。"马四爸尚未开言，就见和尚把二目睁开，神光逼人，不亚如两道金光相似。侯成在一旁看着，不禁的暗暗点头，看人家这两目发光，万不是个平常之辈。再者说，我们弟兄在外面的声名，知道我的主儿，没有不手屈一指的。就是不三不四的主儿，大量他也不敢来，人家既是前来，反正就得有点特别的本领。正在这思想的时候，就听和尚念了一声弥佗佛，跟着站起身形，笑着说道："不知道哪位是万里清风一枝莲侯成老英雄，哪位是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爸，老僧今日前来可不是寻仇结怨，就是想看看二位的武术。我也开开眼，咱们客气话先不用说，二位请过来，现在我们就比试比试。马四爸闻听说道："在下我就是马骏，这位是我哥哥侯成，但不知高僧怎样知道我二人的名字？"和尚笑道："某家慕名实非一日，不过是因为无暇前来，今天乃是顺便过此，所以要会会高人。"马四爷说道："既然远道而来，请里面有什么事再说吧！"和尚说的也好："不用耽误工夫，就在这门前盘桓几下就行啦！"侯成一听就要过去动手，马四爷说道："哥哥您先别忙，如果小弟不敌的时候，您再出头会这高

僧就是了。”说着跳下台阶，向和尚说道：“高僧不远千里而来，如果我二人不陪着走几趟，显着我们太不懂面子了，那么就请过来进招吧！”和尚也不答言，走至马四爸身近，二人彼此说了一个请字，各自亮招。

马骏在这个地步就算是很客气，自己不能先进招，因为和尚是远方来的，自己要是一先进招，就像欺侮人家似的。和尚以为自己本领高强，并未把马爷放在心上，所以也不抢着进招。过了一会结果还是和尚先进的招，见和尚左手一晃，右掌奔马四爷前胸打来。这个招的力量很大，发出来的时候看着可不算什么，就好比很平常似的，其实这个招法可厉害了，名目叫坐掌。倘若打在人的身上，其力走一个震字，这种招法不但马四爸看着心惊，连侯成看着也是骇怕。心里暗自说道：“这个和尚可不是平常之辈，身有这样的绝艺，访我二人看来是有所为的了。倘或我二人都输给人家，河南省我们还住不住呢？一面想着一面留神观看，就见这两人打在一处，可以说棋逢对手了。好快的身子，就如同两条活龙似的，往来如飞，四只胳膊舞得是风雨不透。两个人都是剑客的身分，战在一处比平常武术家比手，真有天渊之别了。也没有什么猫窜狗闪，也不用兔滚鹰翻，这就是见招变式，全凭手眼身法步的绝招取胜。

动手多时就是没分出高低来，马四爷动着手想道：我自己的本领，我自己知道，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余年，真是没遇见过敌手，看这和尚的功夫，我要想用空手胜他，是很不易的。用军刃的话，我这七十二趟地行橛准能赢的了他。想到这里虚晃一掌纵出圈外，叫道：“高僧停手，马骏我有话告知。”和尚闻听赶紧合掌口诵佛号，遂说道：“马四爸有话请

讲。”马骏这才说道：“高僧的拳脚我已然开了眼啦，没有别的，在下斗胆说一句话，我想要跟高僧使军刃过过招，可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和尚闻听心里就很不悦，暗道：“我来的意思是为着跟你二人比比手术，也不是前来跟你们二人结仇，在当场手战平平，没见高低，非要使军刃比比不可，难道说你的军刃特别，你有准胜的把握吗？我要是不答应的话，他一定要说我怕他，就让是我答应了他，大约着也没有多大的危险。和尚想到这里叫道：“马四爸，我是出家之人，身背五戒，老僧虽不甚明其意，受恩师之指教，如今也明白一二。今天我到你们这里来，也不过是要看看你们手术如何，为什么非要用军刃呢？可知道军刃没有眼。比如说我胜了你，你是术传天外西域大侠数十年的老英雄，一旦输招于我，这够多不值呢！我要输给你的话，我是远方而来自找耻辱，你叫我有什么脸回去呢？”按说和尚说了这些话，想是不乐意伤和气，马四爸在这个地方就当顺坡下，和尚一说出这样话来，足见得人家是身分到家了。这位马爷不但没有客气，还是一个劲的非要比不可。说着遂把自己包裹打开，取出双橛，手理胡须说道：“高僧如果没带着军刃的话，我家里十八般兵器全有，你用什么自管说话，咱二人非分个高低不可。”和尚一看，不亮军刃比比看这样子还是真不成，遂向马骏说道：“马老英雄，洒家有话在先，无奈你老是非此不可，没法子老僧我可不恭了，用不着什么合手的军刃，只好拿我这九耳八环杖陪你的亮银双橛走几趟吧！”

把话说完，下腰拾起禅杖，作出一个式子来，这叫达魔托钵式，又名举火烧天，念了声佛号，看样子好像是很不悦似的。在一旁的侯成看着这种意思，真是不忿的很，心说：我

的马四弟素常他并不是这样人，我们在江湖这些年的光景，已然成名，为什么不放松这个和尚呢？比手未分高下，为什么还要一死拼命呢？真叫我有点莫明其妙，老头子将然要说四弟慢动手。又一想且慢，这可休怪我不对了，当初我很至诚的教他一百二十八招祖传的青龙剑，也不过几十天的功夫就教会他了，末了他还说，这剑招全教给我了吗？这是他的谢我的话，他既然跟我有这样的心意，我看他教给我的地行橛不一定十全，按说我比他年纪大几岁，我可不应当这样想。皆因我看他教的时候，对于其中招法，有不少可疑之处，他既是有地行橛的绝技在身，无论用在什么时候，也是有一定准头，有特别的奇巧，不然的话为什么说是绝艺呢？在教我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放心，可是也不能用像他问我的那个话来问他，只好是随他教就是啦！今天这个和尚也足够他招架的，我看你不用真功夫那算不成。今天也是你我二人栽斤斗的日子，也是我考查你对我的心的日子。

老头子思前想后，在这一眨眼的工夫，两个人已然打在一处了。但见和尚的这条禅杖，其快如飞，马四爷的一对亮银双橛，只舞得是白光缭绕，如同两条白蛇相似。这样杀法，还算是一招一式。后来招数加紧了，禅杖带着风声，双橛也是嗖嗖山响，二人杀了七八十个照面也未分高下。在一旁观战的侯成，全付精神都注意在双橛的招数里面，看到三十招以后，不由得心里就是一阵难过。原来这位马骏，所教给侯爷的橛招也不过就有十成之四五，侯成暗自叹道：罢了，没想到我侯成交朋友交的不地道了，人家要是当真朋友看我，为什么不真心教我呢？

就在这自愧的当儿，就见和尚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双手

一打军刃礼说道："马老英雄，你的橛法高强老僧我不敌了，咱们改日再会吧！"马四爸一听很不乐意的说道："哎，未分胜负你就撤招，难道说我这橛法有不到之处吗？"和尚说道："你的功夫很好，橛法也妙，比如说我现在再不撤招，恐怕就要难看了，反正我算输了不成吗？"就见和尚把自己包裹用禅杖一穿，向马爷说道："再会。"转身就走，马四爷一想这和尚真有的意思，教人纳闷。打了半天究竟也不是他高还是我高，想到这里打算问问侯爷。没想到回头一看，并不见侯大爷的踪影。遂向家人道："侯大爷哪里去了。"家人因为看打仗的，把眼都看直了，也没有留神侯大爷。遂答道："没留神。"马四爷暗道：我跟我哥哥是侯不离马，马不离侯，平常日子尚且如此，何况有人来访我们呢？随便有什么事也不能离开我呀！我要是当场输招，不得出去给我转个面子吗，怎能够一声不言语就走了呢？马四爸站在那里想了半天，看着和尚已然走远了，只得回归己院。

家人把门关好，马四爷把军刃收起，坐定了一想哥哥走的原因。猛然间哎呀一声，想起来了，我教他的双橛也不过十分之四五，今天我跟和尚动手，他在一旁观战，当然看的明白，露出我教他的双橛不全来了，他老人家心中是准不满于我。自己想到这里，脸上一阵一阵的直发红，直作烧。这时的惭愧之心已然不安起来，这我可怎样见他去呢？见着他我得怎样说法呢？马四爸想了半天才想起一个主意来。我前去见他，我就说我跟和尚比手，本应当伸手过过招就完了，我一想我教给您的功夫尚未十全，今天跟和尚把全盘亮出来叫您看着也有心思往下练，跟着我再教他，大哥是个量宽的人，一定也不能记恨我的。还得说，要有藏奸的心，橛招也不能

同着你老人亮出来呀，自己越想这话越圆满，连着想了好几遍。心说我这套言语跟他老人家一说，管保我哥哥一点气都没有了，这才站起身形出离了自己的宅院。奔侯大爷这院而来。

来到门口一看，见大门关上了，马四爷推了推关的是很紧，遂上了台阶大声喊道："开门呀！"一连叫了好几声，就见双门一开，由里面走出一个家人来说道："您在外头叫喝什么？"马四爸说："你们不开门么！"家人说："您是看我们大爷来了吧！"四爷答道："不错呀！我哥哥在家吗？"家人说道："在家可是在家，您可别进去。"马四爷一怔问道："这叫什么话？平常他在家不在家我都一样进去，为什么他在家，你们不许我进去呢？"家人道："四爷您别着急，方才我主人由外面回来，他老人家就不省人事，也不知道得的这叫什么病，我跟我们大少爷请来了王大夫，先扎几针，又开了个方子叫打药去。现在王大夫刚走，临走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个病很危险，吃完药再看，如果见着行动的话，大概就许不碍命，不然的话你们就另请高明好啦！还告诉不许惊动他，必须要特别的静养才成呢！"马四爸一听这些话，觉得头如麦斗一样，有说不出来的一种难受，暗道："人有旦夕的祸福"一点都不假，方才我跟人比手的时候，看他老人家好端端的站在那里，这一会的工夫就得了这样病，真是奇怪。遂向家人们说道："大爷必须要你们当心侍候，虽然大夫不许人惊动他，那么我先回去啦！"

自己回到自己家里，坐定了身一想：这事真有点古怪，好好的一个人说有病就病的这样重，再者说我哥哥的身体是我知道的，养的是非常健壮，何况又是个剑客的身分呢！这是

什么原故呢？猛然间脑子里轰的一阵，暗说："哎呀！我明白了，我哥哥知道我跟他老人家藏奸，心里不高兴，假托有病不见我吧！"自己想到这里，有心二次回去，又一想慢来，他这时候既然是恼我，我也先别招他生气去，过个一天半天的，我哥哥把气消消，我再去见他。任凭他怎样的对待我，我也得心服口服。马四爷把主意拿定，当天没话。

次日清晨起来就奔大爷这里而来，叫开门一问，还是这套话，说痛快的就是不让见大爷。马四爷一想，今天不是不让我见吗？我明天再来，又过了一天还是不让见，马四爷这回可说了话了，你们不让我见大爷不成，我是非见我哥哥不可。家人一看四爷这回可是真火啦，只好实话实说。原来侯大爷见马四爷跟和尚一亮招时，自己心里是非常的不好受。直看到和尚撤手，老人家一声没言语就回家去了，到家里把家人全唤到跟前说道："如果四爷前来的话，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千万不要着他见我。老头子主意拿好，这个朋友我是不交的了，再要在一处同居，也就显着无味了，不如我带着我两个儿子一走，远居他乡，也显着清静。当天晚上把家用的东西收拾收拾，其余的粗笨物件一概不要了，把软细的东西打了一个包裹。就在夜间，爷儿三个暗含着出了这双义巷，就走下去了。

马四爷听到这里把脚一跺说道："咳！我害的我哥哥好苦。"说着热泪涌了出来，自己还有点不放心。跑到里面一看，他们爷儿三个踪影皆无。这们大的一位西域大侠，早已哭不成声了。自己越想越对不起侯大哥，他既是爱我的地行橛，我就该全都教给他才是，不该我留了许多招法。这也不是我有不仁之心，因为这里面有个原因。我们俩人别说是换功夫，就

是换命的话我也愿意。因为我看我大哥脾气随和，恐怕他以后再传别人，我这一世成名全仗此艺，一旦被旁人得去，岂不失了我这马门的绝艺吗？所以我没敢全教给他老人家。不想来了这个冤孽的和尚，竟使我大哥看出我有私心，我现在自知罪孽，有心跟他老人家来解释解释，我再全数教给他。谁想他一怒而走，我的哥哥呀！您的心也太恨了，这都是我害的您，天地鬼神我也对不起了。当时家人劝了半天才止住，马四爷无法，嘱咐家人好好看守门户。

回到家中把前后的事跟马四奶奶一说。这位四奶大把四爷埋怨了一顿："数十年的交情连命都可以说过，这几手功夫可算的了什么？大哥这样年纪，就是有了不快乐的地方，你作兄弟的就该想法子哄哄才对，你不但没有这样心意，反倒把侯大爷气走。倘若有个好歹的你对的起那两个侄子吗？"马四爷说的也好："不用为难，我自有主意，无论如何，我非把他找回来不可，不怕我把性命搭上，也是我应该的。"四奶奶一听这话，也有点道理，遂花钱雇了许多人奔四外去寻找，也不管是州城府县镇店村庄，挨个的调查。无奈找了许多日子，连点信息也没有，又找了些日仍是没有下落。马四爸是亲自出头，日夜查访。简断捷说，找了总有三年多的光景仍是没有头绪。

这一天，有马四爷的一位老朋友，在标行保标，此人姓柳名天志，外号人称神刀将。保山东标回来，在路途上遇见了马四爷，柳天志赶紧下了坐骡，向前说道："老剑客，您这是要往哪里去？小子这里给您叩头了。"马四爷正走得很有劲的，一看前面有个骑马的下来就叩头，留神一看笑道："这不是柳天志吗？"天志说道："您的眼力太好了，小子我连这一

次我才跟您见过两次面，居然您能把我想起来了，不枉称是世外的高人。您不在双义巷纳享清福，您这是要往哪里去？莫非有什么事吗？”马四爷听柳天志提双义巷三个字，心里就如同刀割的一样难受。半天才长叹了一口气，也没说出所以然来。柳天志很奇怪，暗道：“这样身分的人有这样不能说出来的难过，这是什么事情呢？”柳天志也不敢再往下问了，只好问问侯大爷吧！遂笑着向马四爷问：“侯大爷他老人家可好。”马四爷听这真是成心勾我心事来的，越怕他问这个，他是偏问这个。眼泪围着眼圈转，老头子忍了忍没有流出来，遂叫过柳天志：“你有所不知，我就为的是找侯老剑客，现在说老夫已经跋涉三年了。”柳天志一听，知道其中有事，遂问道：“侯大爷遇着什么事了吗？小子我早有这个消息，总也不敢信以为真，今天您既然是这样说，我也想起来了，请您把所经之事说说小子我听听。”老头子并不隐瞒，就把所有的经过说了一遍，并且说道：“我们兄弟二人数十年的生死交情，因为一点小事，他老人家就离开了这双义巷。我现在找了三年多了，就是没有信息，这不是要把我想死吗？”柳天志说道：“您不必心焦，我有一个好消息报告你老人家，可不一定准不准，反正很有根据。我闻听人言，说现在山东可惹不起啦！来了一位隐名的英雄，是剑客的身分，在山东东昌府巢父林，自立侯家庄。此人以先是万里清风一枝莲的外号，现在总也不说真名实姓，小子我听人传言哪里肯信，我知道你们老哥俩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哪知道有这种意外呢？今天我听你老人家这一说，我想起以先的传言不假了。马四爷一听，喜上心来，暗道：想不到我今天把下落找着了，这也是天爷睁开眼了，该着我们哥俩不离散，一阵苦笑道：“小子你这话听谁说

的，这话靠的住吗？”柳天志说道：“要看说这话的那个人，决没有谎言，这话乃是山东东顺镖局镖主，铜头豹张金海跟我说的。”马四爷闻听点了点头说道：“柳天志，你路过卫辉府的时候，千万给我家里送一个信。就提侯大爷有了下落啦，所有派出去的人慢慢的都撤了吧！如果家里人要问你，是怎么找着的，你就把这话一说，就提我赶奔山东东昌府去了，教家里人等放心就是啦！”柳天志这样的身分，剑客们有点事情托咐，这不是赏他个脸吗？当时一得这样的命令，赶紧的答应道：“老剑客爷您就放心，这点事交给小子我了，这个事我准办不差。”马四爸点头说道：“好，那么你就多受累吧！我要赶路了。”柳天志又连忙行礼，马四爷摆了摆手，遂走下去了。

不表柳天志，叫把势头回转镖局，自己奔河南卫辉府送信，单说这位马四爷，顺大路奔东昌府而来，也不过几天的光景，老人家就来到山东巢父林。跟人一打听，才知道在前三年的时候，侯大爷就把这个巢父林侯家庄修盖的整整齐齐了，树木山林，一半人工，一半是天然的。当时马骏，一直到了侯爷门前，上前叫门，里面走出一个家人来，向马四爷问道：“老爷子您找谁？”老头子自报名姓，说：“我找侯成老剑客。”家人说道：“我家老爷子可没在家，两个少爷全在家呢，您在外边等一等，待我到里边通知一声。”家人进去功夫不大，大少爷侯廷，二少爷侯杰由里面慌忙迎出，见了马四爷二人双双跪在地下叩头，马四爷上前搀起。心里这时候可难过极了，哥俩把马骏让到里面，让四爷落坐。然后问四婶可好，马四爷答道：“全都很平安，我听家人说，你父亲没在家，但不知他往哪里去了？”侯廷恭恭敬敬的答道：“我爸爸

因为在家里闷得很，出外找人下棋解闷去了，现在已走了有三天了。”马四爸道：“他出去的时候，你们就没有人知道到哪里去吗？”侯廷答道：“不但我二人不知道，就是连家人们，谁也说不清他老人家往哪里去了！”马四爷见不着大哥，心里又是想又是着急，遂说道：“既然你父亲没在家，我先出去游散游散，回头我再来吧！”两个孩子尽力的挽留老人家住在家里，老头子是再三不允，只得出了侯宅，住店去了。

次日又来一问，老人家还是没回来，一连气来了总有四五天的工夫，侯成仍然没有回来。马四爷一想，我明白了，他这是回来了故意的不见我，好，他不是不见我吗，我有法子了。到了这天的早晨马四爸又来了，家人们还是一口同音的说没回来，马四爷向侯廷说道：“我想他老不回来，我也不去住店了，明天你们给我预备一间屋子，我就在家里等着他吧！”马四爷的心思，如果我大哥是诚心躲我的话，我要在他家里一住，他想不见我也不成了。没想到在侯宅住了有总共二十多天，侯成仍是没有回来，四爷心里可受不了啦！暗道：“我大哥恼我也太甚了，不用说，我在这住一天，他是一天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呢，好容易把下落找着，要是没有见面我就回去，这岂不是要我这一条老命一死吗？这个我得出个主意，想到这里遂把侯廷唤至跟前说道：“贤侄，我来的日子也不少了，本当在你们这多住几天，等我大哥回来我再走，无奈我出来的日子太多了怕你四婶不放心，我先回家去一趟，我把这事跟家里人说一说，回头我再来等着。如果你父亲回来的话，千万要把这事跟他说明，无论再有什么事，也要他在家里等着我。”马四爷这是用了个瞒哄的法子，就知道侯大爷不见他，在先的错处，都是马四爸一人的不对，不该传概不全。

可是现在他已自知非是，千里遥远而来，这分明是自请处分，来到这里这些日子侯大爷并不见面，这也是于情理上有点缺欠了。马四爷想道：这事到不如教我的妻氏前来，他的面子是比我重的多。因为什么呢，皆因我这两个侄儿，自幼失母，所有一切照管，都是由他办理，如同自己亲儿子一样的看待，在素日侯大爷就很敬重他。我要把他带来，我哥哥看在他的面子上不能不见我，这是马四爷的心事，可是没有说出来。所以说了一套怕家里不放心的话，说完当时告辞，两个孩子送出门外。

马四爸回归卫辉府，日夜行走恨不得一步到家，这天来到自己家里，见了妻氏就把怎样遇见柳天志，如何教他来家送信，自己奔山东而去，到了山东东昌府，侯大爷如何的不见面，马四爸是一句未瞒，把话都跟四奶奶说了。马四奶奶一摆手说道："我明白了，你不用往下说了，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要着我去一趟。"马四爸闻听一笑，四奶奶说道："我要是一到山东东昌府，侯大哥他不能不见面。"四爷笑着说道："没别的，老夫老妻的啦！这点事你就陪我受点累吧！这事都仗着你办了，不论如何也得把他请回双义巷来，不然的话我也是活不了。"四奶奶笑道："你也不必着急，反正我有相当的办法，事不宜迟，你赶紧吩咐家人预备车辆，我带着一个老妈子，多带点盘费，立刻起身。"家里派人看守着，一切安置完毕，遂一同起程。

在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夜宿晓行，已非一日。这天到了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车到侯家门首打住，有老妈子搀着四奶奶下车，将要上前叫门，把马爷吓了一跳。但见门上贴着一方白纸，上书"侯丧"两个大字，马四爷好似冷水

浇头一样，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四奶奶也明白这是死了老口的举动，也是惊慌万状，暗想道：他家里没有再比侯大哥年纪高的人了，莫不成是哥哥故去了吗？老夫妻正自纳闷，就见由里面走出两个穿重孝的人来，一看正是侯廷侯杰哥俩，见了马四爷跟四奶奶磕头痛哭。四奶奶问道："贤侄，谁死啦？"侯廷哭着答道："是我父亲。"四爷闻听也不顾什么车啦，四奶奶啦，他就在外边大声的哭起来了，哭着说道："哥哥呀！你的心太狠了，这都是小弟我害的你呀！不想你我弟兄有这样的下场啊！"这位四奶奶虽然没有哭出来，也早就热泪滚滚了，来到灵前一看。想起当年在双义巷聚首之乐，如今竟变演到这样的凄凉之状，老夫妻不顾一切的痛哭一场。大少爷侯廷，知道叔婶远路而来，若大年纪，进门一句话也没说，只哭得是死去活来，如果有个好歹的那还了得。这才竭力的劝止，老夫妻哭声止住。泪如涌泉的问道："他是得什么病死的？请什么大夫看的，怎么死的这么快呢？"侯廷悲悲切切的就把大爷经过的情形说了一遍。

原来这位侯大爷，天性最好赌气，也是生来的脾气，一句话不来就窝在心里成了病，老头子就因为四爷的撅招没教全，这一口气就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东昌府，化银钱买了一些田地，自立侯家庄。自从到了山东地面那一天起，就把两个儿子嘱咐好了，马骏不来便罢，如果他来的时候，就告诉他我没在家，就说我到外面下棋去了，因为他不拿我当知己之交，今生我二人绝不见面了。两个儿子有心要从中解劝几句，怎奈老头子的性子太暴，所以也没敢多言，只得诺诺从命。这是在三年前的话，没想到马四爷果然来了。侯大爷在后面书房隐藏着，故意的不见面，这位马四爷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

侯大爷也没见面，直到了马骏告辞回家的时候，侯大爷才问两个儿子道："你四叔临走的时候没跟你二人说什么吗？"两个儿子就把四叔如何找了三年，好容易找着下落，现在怕家里不放心，所以要回家去看看，还说不定那天再来。告诉我二人说道："你父亲回来的时候，无论他再有什么事，也别让他出去，千万让他在家里等着我。"侯爷一听，暗道："咳！这是我的不对，想我二人就为这几手功夫，只变演到这种地步。话又说回来啦，我有他这几手功夫，又当怎样，不是我的名声也早有了吗？这大的年纪能活了多少年，不想双义的名儿，要改变失义了。当初的不是固然都是怨他，可是我也不该不辞而别，现在他的年岁也老了，千辛万苦找了我三年之久。一旦有了我的下落，他一定是很高兴的，不想我就是不见，也算难为了我弟弟，再说我比他大几岁，多少也要原谅他一点。比如在当年他跟静空和尚动手的时候，我看出他教给我的橛招不全，我要把他请至面前，苦苦的说他一顿，他一定要认罪报从，立刻得把绝招教给我。那时要是这么一办，许多的事情可都没有了。我大不该不辞而别，况且他又是这样下苦心找我呢！咳！我可太以的不对了。"老头子想到这里也不禁的伤心后悔，整整的思想了一夜，自言自语的说道："我兄弟再来的时候，我非要远接高迎他不可。"不料想，次日早晨起来就觉着心口痛，过了一会，更痛的要命。两个儿子过来问道："爸爸给您请个大夫看看吧！"老头子这时已面无人色了，就是向着他二人点了点头。等到把大夫请到家中一看，先给老头子诊诊脉，然后说道："这病人已至危险地方，我开个方子吃付药看看，不一定成不成，如果不见轻的话，你们就给他老人家预备吧！"二位少爷一看全都吓了一跳，忙问大夫道：

“看我父亲得的这叫什么病呢?”大夫说道：“这是气冲肝肺，也不是现在得的，这是陈病复发，就是现在又遇着心里难过，伤心太甚，以至于此。”大夫说完遂即告辞而去，侯廷、侯杰把大夫送走，亲自为父亲煎药。侯大爷就知道好不了啦，对两个儿子不住口的留遗言，嘱咐他兄弟后来的一切，两个儿虽是看着听着难过，也不得不在暗里给老头预备棺木。

这一天早晨起来，老头子忽然在床上一挺身跳在地上，跟着又坐在床上了，两个孩儿连忙扶着躺下。老头子这才说道：“我不行了，现在我跟你二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过我死之后，把你母亲的灵柩运来，与我合葬就得了。我还告诉你们对于武功夫。”将然说到这里，就见双目一闭，两腿一伸，把这口气就咽了。老英雄一世的英名在这时候就算落住了，两个儿子哭的如醉如呆，为人子者就是在这个时候心里难过，也就是父慈子孝的天性表现。大少爷侯廷十六岁，二少爷侯杰才十一岁，幼年丧母，青年故父，哪有不悲恸的道理。老家人侯保叫道：“二位少爷，别紧着这样哀痛了，就是把你二人痛死又有何用。为人子者，就是有三大孝，父母在堂孝侍左右，父母亡故带孝葬埋，逢年遇节祭祀灵魂，这才谓之孝。你二人不必如此，我们赶紧给老人家筹备善后吧!”买了些白布，全家穿上孝衣，今天早晨将然入了殓。这位马四爸老夫妇就赶到了。问了问以前的经过，经大少爷侯廷这么一说，只痛的马四爸昏倒在地。经全家人等救了过来，马四爷非要在灵前自尽不可，口口声声要把自己的心取出来，给大哥看看。四奶奶也是哭的死去活来，后来家人侯保劝道：“四爷，四奶奶，您都是这么大年纪了，远道而来，一路之上受了许多风尘之苦，进门也没有休息，就是这样伤痛，如果你老人家哭坏了

那还了得，我们家里连主事人都没有，这一切的事情还要二位老人家办理呢！”二位老夫妇一听这话也就勉强止住了哭声，马四奶奶这才说道：“二位老贤侄，我有两句话问你们哥俩，你父亲在世的时候，跟你四叔犯了一点意见，不想你父因气致病而死，他二人谁是谁非，姑且不论。我就问你们还能跟你四叔照常亲近不能，大少爷侯廷尊了声：“婶母大人，您说的是哪里话来，他们老哥俩有点意见，全都是阴错阳差。我父在世也曾后悔的了不得。再说我们小哥俩自幼失母，全都跟着您长起来的，看我们如同亲生自养儿女一样，别说我兄弟二人蒙恩如同再造，就是我那死去的双亲也要在九泉感德呢！四婶母啊！如果要痛您两个侄儿的话，千万不可提及此事了，四奶奶点了点头说道：“既是这样，你父的丧事全由我们办理，用不着你兄弟分心。我办的好与不好，你们都不用管，就是我费去十万黄金，咱们的交情也过，你别看我们教门不同，我的办法还是不外行。如果你们弟兄依从我的话，就算是认得我们姓马的，如果不听我的话，就是你们弟兄还是跟姓马的有芥蒂，如若这样，我们是站起来就走。”这位四奶奶说话他们哥俩是知道的，哥俩一语未发，过来就是叩头相谢，马四爸跟着说道：“我还有两句话跟你们哥俩说，就因为我的祖传地行橛没有教全我哥哥，才惹的他老人家终身不悦，后悔死了我。现在我们把他安葬以后，我教你们哥俩练功夫，非把我的地行橛教给你们不可，你们想不练都不成。”大少爷侯廷一想，我父在临死之时，也曾说了一句武术，往下就没有说出来。也不是教我二人别练，可也不是教我二人不可不练，我想我父身为剑客，继续父志当然是对的，又一想我何必跟我四叔练地行橛呢？我父以家传青龙剑一百二十

八招就能成名天下，足够剑客身分，我们跟我父亲，虽是没有练成，可是也有十之五六了，不如还练青龙剑。把这个话遂跟马四爷一说，马四爷点了点头，也没说出所以然来。

说书的嘴是快的，四奶奶回家去把侯大奶奶的灵运到山东来，请了不少的僧道，念了几天经，把侯大爷风风光光的送入坟茔去了。诸事完毕以后，马四奶奶回家，马四爷就住在这里教侯廷、侯杰练艺，几年的功夫两个人就把剑练成了。马四爷有心教给他二人地行橛，怎奈大少爷还是不乐意学，四爷无法，只得回转河南卫辉府。到家之后一想这双义巷有点名实不符，所以也离开了双义巷，又搬到北门外地名牛圈，老头子就在这里抱胳膊一忍。侯廷因为什么不想练地行橛呢？因为现在天下有名的英雄使地行橛的很多，又何必着他老人家离家在外的教我们呢，只要我有心学这个，以后免不了有人教给我。我有这几招青龙剑，足能走遍全国，自己教兄弟看守门户，带着祖遗宝剑，要去游荡江湖。一来出出风头，二来也好访一位练橛的名人，拜他为师，把本领学在身上，回来教我马四叔看看我有志向没有。遂跟兄弟一商议，侯杰也很乐意。侯大少爷带着听风剑，打点一个随身包袱，带着盘费，别了兄弟，这才出了自己家门，在外面行侠作义。在外遇有不平的事，就要管管，真可以说是济困扶危，除暴安良。

侯廷人性直爽，作事光明正大，身有青龙剑的绝艺，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十数年的光景就到了侠客的身分，人称圣手昆仑镇东侠，这名姓算是有了，虽是这样还是在外边投师访友，研究武术，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真是首屈一指。这一日来到山东济南府，听人传言此地有个突水泉，乃是济南府胜名之区，侯大爷住在这里想游玩几日。遂奔突水泉而

来，这个地方乃是雅俗共赏之地，万商云集之所，什么生意买卖都有。侯大爷也没心去看，看到有几个把势场子，其中有几个卖艺的，也不过就是花拳瞎打，蒙蔽外行，不过以之馆口而已，真有功夫的主儿实在很少。后来又看见一个场子，统共没有二十几个人看，当中站着一个卖艺的，年约四十左右，生得浓眉阔目，狮鼻海口，短胡须。身穿青绸子裤褂，地下放着一个小包裹，有一口刀，其余什么也没有。侯大爷一看这个人，虽是在江湖上卖艺，却带着英雄气概，说话也没有生意口，侯大爷看着心里就很纳闷，这才站在一旁看着。就听这个人说道："在下也不是卖艺的，是走路的人短少了路费，什么访友未遇的话，我也不能说，因为这是卖艺老套子，我这个人不会说谎言，我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是确实到此地来访友人，我也没带着其余的军刃，就是随身带着这一把刀。因为我没有路费，所以在贵处现丑，为的是求几个钱吃饭。练的好不好，对与不对的，请各位老师多加指教，别的话我也不敢多说。伸手就练，我先练一趟拳脚，一来我是先活动活动，二来请诸位看看我行不行。如果看着学徒我有两下子，您就接着往下看。如果看着我没功夫的话，各位师傅有公执公，不必在这里招您生气。"说完这话，向大众作了一个罗圈揖，然后开始练起。别看是小活动，侯大爷看着不禁的点了点头，暗道：这个人绝不是吃生意，看他的功夫并不是平常之辈，如果他是被困此地，我一定要救济救济他。正然这样想着，见那人把刀拿起，也没说话，就练起来了。侯大爷一看这是六合刀，看这个功夫，没有二三十年练不到这个地步。这人把刀练完了之后，向着众人一打躬说道："跟众位老师傅们求几个，没想到给钱的主儿也就有三两个人。侯大爷看着点了点

头，可惜济南府这么大地方，连真有本领的人都不认识。真是认假不认真，那边的卖野药练把式的，围得是风雨不透，这个真有功夫的人反到没人看，看起来天下埋没了英雄豪杰还不知有多少呢？那个人见众人走了一大半，不但不说生意口，反而哈哈大笑道："有捧我的人就不算少，众位，学徒我自幼好练，没有什么特长的功夫，我最得意的就是一对镔铁双橛，我可不敢说天下无敌，不过会的主儿实在很少。有明白的主儿，一看就明白我这橛是第二绝，第一绝不敢说失传，练的主儿太少啦，说句简便的话就算是没有练的了。没有第一绝，我这第二绝就可说是第一了，在下我也不敢在众位台前自狂，我想练几招给大家看看。"说到这里遂取出军刃，乐嘻嘻的说道："贵宝地老师是多的，我练的对不对的，求众位老师们多加指教。"说完这话，把双橛往左右手一分，一招一式的练起来了。侯大爷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自己并不认识这叫什么名目，但见那个人舞动双橛如同两条活龙相似，风雨不透，净见橛不见人。侯大爷暗道："看这人的功夫真是很好，我可惜不知道这招里的奥妙。我看他的刀法很好，这个功夫不用问也次不了，我不如问问他姓什么，我给他帮帮场子，然后我再慢慢的问他。如果他要是个外面人，有心传教于我，我把他带回家去，我兄弟二人跟他练，不比跟马四叔强吗？侯大爷想到这里便走进了场子。叫道："朋友，我看你的橛招高强，不知因何在此卖艺？我看你一个人很单，我来替你练两手拳术，多落几个钱你好作路费，不知你的意下如何？"这个人一看侯大爷，威风凛凛，像貌堂堂，腰悬宝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武术家，遂带笑抱拳说道：这位老师要给弟子帮场子，我是求之不得了，我这里先谢谢。"侯大爷取出一把钱来

扔在场子里，这就是帮场的规矩，打算给人家帮场子，必须自己先给钱，这叫垫场子。

侯大爷垫场之后，略说了几句客气话，遂把剑摘下来，练祖传青龙剑，一百二十八招。看热闹的人一听说有帮场子的全都围上来了，侯大爷练完了以后，地下见了不少的钱。这时候天已不早了，各玩艺也都要散了，侯大爷告辞也要走。那个人问了问侯爷的姓名和住址，说："我回头必然拜访你老人家去。"说完彼此分手。

等到侯大爷到店的时候，卖艺的那个人也早到了，二人见面。彼此客气一番，这才谈起话来。原来这位卖艺的，姓鲁名普字星甲，外号人称天罡手。向侯大爷问道："我看阁下所练的功夫，决以不是平常之士，好似当年的万里清风一枝莲的剑招，但不知我说的对不对。"侯大爷也不隐瞒的说道："那是我的先父，鲁老师您怎样知晓？"鲁普说道："在下哪里见过他老人家，不过听恩师说过罢了。您不是住在河南吗？双义巷里的二位义士，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现在双义巷没有人住了呢？"侯大爷闻听吓了一跳，遂连忙问道："您怎么知道那里没人住呢？"鲁普遂把自己的历史说了一遍，原来鲁普正是雪花山静空和尚的徒弟，所传三十六手天罡橛也算是绝招。因为听老师说，河南卫辉府，有一位西域大侠马骏，他使的是地行橛，乃是成名剑客。这鲁普把艺学成，打算以所有本领去会马骏，头一节为的开开眼，二来也想偷马爷点功夫。遂问老师道："老师，我凭这套功夫能不能跟他比手？"和尚说道："除地行橛之外这趟橛就算是第一，虽说不如地行橛，如果遇在一处，也不至于输招。你要能够恭敬他，敬他为老前辈，他见你有这套功夫，也许能再教你几招，你可千万要

跟他谦恭点才是。”鲁普答应一声，这才奔河南卫辉府双义巷而来。到那里一问，听人说侯马二人，已搬往山东去了，因为他二人是侯不离马，马不离侯，所以一同走的。鲁普不辞辛苦的往各处调查，现在已然有好几年的功夫了，后来自己一想，我这几手工夫算白费了，我莫若以卖艺为名，随时调查，日期一长没有访不着的。这天走到了济南府，正与侯廷相遇。一看侯爷的剑招，好像是侯老剑客的青龙剑招，到了店里一问，还是真猜对了，其实万里清风一枝莲的剑术，别说是他，就是他老师静空和尚也没有见着过，不过是早有个耳闻。话传鲁普，所以这鲁普也有这点耳闻，故此才敢问问。侯廷一听说道：“你要提起静空长老来那事我知道，想当年他老人家在双义巷，跟我马四叔比手时，二人战了个平平。如此说来阁下还是少剑客呢，失敬，失敬。”鲁普也称他为侯少剑客。

二人是越谈越近乎，一切都很投机，谈来谈去，就到谈了功夫上。侯廷是满口称赞鲁普的双橛，鲁普人性也是非常直爽，遂向侯爷说道：“我看阁下也是个朋友，如果有心下交的话，咱们就在一块研究研究。自要是我二人有缘，我情愿以此相传，侯爷遂把鲁普请到自己家中。却向鲁普说道：“您也不用教我，请您把我兄弟教教就行了。”鲁普一看这位侯杰，头上连一根头发也没有，是一个亮光秃子，说话到很洪亮，鲁普遂说道：“好，那么我就教这二弟吧！”

这也是天缘有份，实在该着。这位鲁爷不但把三十六手天罡橛教了，并且连三十六手螳螂式，怎样拆招变手，丝毫不遗的全教给侯杰了。足有四五年的功夫这才算教完，有一天鲁普向侯爷说道：“贤弟，我这个功夫现在就算教完了，我

有一事相求，望勿推辞。我想请贤弟把祖传青龙剑教给我，也好作为我们的一点纪念。”镇东侠闻听哈哈大笑道：“大哥说的哪里话来，只要是看的起我兄弟，情愿把这一百二十八招全数教给您。”鲁爷也是欢喜的了不得，没有一年的功夫，侯爷就把这一百二十八招青龙剑全教完了。鲁星南把剑学完，这才告辞而去。

侯氏弟兄再三访查马四爷的下落，为是着他老人家看看橛法，没想到就是没得着下落。哥俩在外边流落数年的光景，这位侯二爷他把名誉闯出来了。人送美号，一轮明月照九洲长手白猿侯杰。

第一百二十七回

打擂台群英聚会　逞英豪众侠发威

说话就有三四十年的功夫，镇东侠的行为，马四爷是无一不知的，侯氏弟兄对于马四爷的一切的一切可不得而知了。谁知道今天的这封信，上面也没说多少话，不过就是给他们排排地位。自己的大徒弟就是骷髅鸟秦凤，二徒弟就是镇东侠，关门徒弟就是这位中流砥柱抗山河王斌了。其余的数语，就是述说当年的意思，老头子看镇东侠不学自己的双橛，就知他是心怀愤恨。所以信上说："贤侄，你看我与你父，为小事而起误会，致你父出外奔走，住在山东。为叔自知有伤义气，后悔亦属无济，也曾不惜风尘之苦，以数年之工，千里寻兄。谁料我兄与世长辞，使我今生愧悔无地，我看贤侄，胸储不平，老朽难过更加万分，自不能怪你不是，确是错在为叔，望贤侄以往不究，老朽幸甚。又嘱咐他们在一处作事，要互相帮助，要有义气。镇东侠看完了这封信以后，想起当年马四爷，非要教我地行橛不可，我不该当面拒绝，以致他老人家如此伤心。镇东侠把信里的意思跟大家一说，群雄全叹息不止，大家遂评判当年二位老人家谁是谁非。童海川叫道："哥哥，您也不必伤心，马老剑客这也没有甚怪您，不过所多心的就是您没学地行橛，以后遇着机会，我陪您一同去请安。到那里用言语一安慰也就是了。"大家一齐说道："海川这话很对，今天侯侠客不但不能伤感，还非乐乐不成。因为师弟到此，这不是喜事吧！"侯大爷本来就是外面人，虽是心里难

过，也不能把师弟干起来，遂带笑说道："师弟，若非众兄长招待，小兄我更对不住了，请师弟别怪我。因为我想起当年的心事来了。"王斌一听这是二师兄侯振远，赶紧过来见礼，遂说道："我还没给师兄磕头呢！"说着就大拜四拜，侯爷以深躬相还。拜完之后老人家这才叫道："师弟，我给你引见引见，遂将众位英雄次弟介绍。见着是兄弟的，就是作揖，是哥哥的就得磕头。

见礼已毕，大家是欢喜的了不得，童林是口快心直，遂叫道："王大哥，我有句话说出来您可别笑话我，在江沿遇见陆恒，跟三位剑客动手，兄长竟把小鬼战败，看来您的本领比我们在其位的都高。并且还在三位老剑客以上，我真有点莫明其妙。看兄长的年岁也不甚大，如何练到这种地步，莫非是神仙传授的吗？不然是神骨吧！"王斌闻听哈哈大笑道："贤弟，我哪有那样福气，论功夫哪一位也比我高。我战败小鬼陆恒的原因，就是恩师所传的地行橛。恩师曾说过，只要遇着使双橛的人，这地行橛是第一绝，所以我能胜的了他，这是我师兄能明白的。"大家正在讲话，手下进来说道："谭老英雄见众位有句话说。"众人说道："快说有请。"谭爷由外面走了进来，众人立起让坐，侯爷又给王斌引见。大家落坐以后，海川问道："您到此有什么事吗？"谭望神掌过林鸟说道："不错，正是有事相求。"于是便接着说道："你不知道吗？就是为我摆的擂台。前一次本来打算撤水拿鱼，立了一次擂台，现在并没有结局，现在跟随大人的剑客是多的，我想要求众位帮帮忙，打算再立一次擂台，把这事结束了就是了。"老人家又把前次摆擂经过一说，大家这才明白这个意思。南侠、北侠、镇东侠三位侠客一商议，这事要办，必须教海川禀知钦

差大人，这次比第一次还要扩大声势才成呢！岛内得着这个消息，没个不出来人的，如果他们要有人出来的话，把他们拿获以后，也可以除患。童林进去见了大人，把谭老庄主有心二次立擂的意思一说，并说明求年大人从中帮忙，除有利军事外，也好解决他女儿的亲事。年大人听了说道："你们办也很好，前次没有解决了他女儿的亲事，这次便可以解决了，这次立擂我亲自镇压。一来为解决谭庄主女儿的亲事，二来也好选拔天下英雄为国出力。"跟着就命师爷杨有芝，拟了一张布告，定日开擂。

这次比前次省事多了，也用不着请西安府的公事了。至于应用的物件，早已备齐了。等到这布告贴出去，四远皆闻，到了开擂的那一天早晨，人山人海台下早拥挤不动了，仍然是秀娘坐着明轿，谭大姑娘坐着暗轿，奔后台而来。前台上的人位可比前一次又多了，正当中坐的是年大人，左右全是剑侠们保护，有侯振远站在台口，向下面的人们把这摆擂的意义一说。大意就是为了招亲，如果不欲招亲的英雄，有什么绝艺也可以上台施展，现有钦差年老大人在此观擂，如果看着有本领的人，定要量才取用。不论是哪路英雄有心上台的话，必须先到报名处报名，每位可先交报名费银一两，以先后号数为标准，我们是对号请人，对到哪位的号头上，哪位就上台比试。在台上动手之时，不怕当时废命，概不抵偿。侯振远把话说完，将然退下，就见由后面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夏九龄，来到台口将身站定，大声说道："有哪位请上台来跟我比试比试，在下我叫夏九龄，功夫我是没有，不过有练个十年八年的主儿，我能陪您走两趟。"这话还没说完，由台下上来一人，年约二十五六，白面皮，细腰乍背，双肩抱拢，

生得眉清目秀。来到台上报过了名姓，姓庞，名孟远，外号人称玉面童子。近前说道："我上台来，像你这样小孩子我还是真不愿意跟你比，不如你且退下，换一位有名的英雄来，我也好痛快痛快。"夏九龄听着不悦，心里暗道：好小子，你有多大能为，竟敢出此狂言。遂说道："姓庞的，你别是吹糖人的徒弟吧，我看你口气也太大了，你话说的这么大，你准能赢的了我吗？"庞孟远闻听一笑道："告诉你姓夏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弟兄五位，大爷海底金蛟庞孝远，二爷过涧虎庞伯远，四爷铁面金刚庞忠远，五爷花刀小石猴庞光远。我们弟兄在陕西号称庞家五虎，不敢说我们都有绝艺，就是平常之辈，跟我们能过几招的人还是真少。我告诉你，你赶紧退下去别找难看，不然的话可休怨我没面子。"夏九龄也是口齿伶俐的人，哪里听的了这些话，遂说道："你先不用吹，你们是五虎也罢，五狗也罢，我是没听见人说过。我乃剑门之后，侠客之徒，只要是有名的英雄我全知道，是无名的小子，我也不去问他。他就是说有天大的本领我也不信。我且问你，你们哥五个都来了没有，如若都来了的话，你把他们都叫上来。我夏某今天打一个五狗阵。"这话一出口，招的看热闹的人全场大笑，把个庞孟远气的满面通红。叫道："姓夏的，你别以话欺人，你有多大的能为，咱们是动手分上下，说大话能够挡得住挨打吗？"夏九龄笑着说道："对呀！有能耐把我一拳打倒，我算佩服你。用五狗来吓吓我，告诉你说吧！我早就会打狗的法子。"庞孟远只气得大叫道："你我当场比着看。"夏九龄说道："好！"二人彼此站好地位。夏九龄又说道："你就过来进招吧！"玉面童子庞孟远也不客气，左手一晃，右手掌奔夏九龄的面门打来。夏九龄也不慌忙，看见掌到往后

一坐身，这是为解来掌的力量，跟着往前一纵身，右手向上一穿，用左手照定庞孟远的门面就打。庞孟远躲过掌去，又变招换式，二人打在一处。各位老英雄一看，这个姓庞的功夫还是真不含乎，工夫一长，夏九龄还非要输招不可。这样看来，莫怪人家说话口狂了。众人看着，准知道夏九龄非输不可，因为这是头一阵，也不能别人去换他，只可在一边看着心急。夏九龄也明白，自己暗道：不怪这小子说大话，小子的功夫是真好，我要不想特别的法子，非输给他不可。想着留神观看。但见庞孟远双手撤回，又要改招，夏九龄说道："呀，你看你们这五狗都上台来了。"庞孟远一回头，夏九龄赶上一步，用了一个扫堂腿。就听"噗通"一声，把个活蹦乱跳的庞孟远踢倒台上。还说道："站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卧倒？快点起来吧！"把个庞孟远气的鼻子都歪了，一翻身站起来两眼看着夏九龄一声也不言语，便跳下台去了。

夏九龄一阵哈哈大笑道："这个姓庞的，你把牛都吹死了，我以为你有多大本领，原来是个样子货，我的力量还没有施展出来，你就给我来个滚看看。好！滚的不错，明天我一定买点羊肝来给你吃。"这话将然说完，就听台下有人一声呐喊，"呀，小奴才，你这分明是巧胜人家，还不知耻，并且这样的卖狂。来来来！待我看看你有什么本领。"说着唰的一声，由台下纵到台上来。夏九龄一看这人是由下面纵上来的，一定是没挂号报名。看着这个人的长像，不亚似凶神一般，黑脸膛，豹头环眼，火盆嘴，联鬓短须，一双大耳，真有个猛样。夏九龄说道："这位师傅，你上台来可曾报名了吗？"这人说话如同打雷一样，就听他说道："报名有什么用处？我姓庞，名伯远，人称过涧虎，小子你怕我不怕。方才的那个人是我

三弟，我说你这小东西太可恶了，两个人擂台比武，全凭一招一式，即便失手被打，或者亡命虽死也无怨。你为什么用诈术哄人，这算了什么英雄！不是我跟你说句大话，用一只手我就可以教训教训你。”说着就要动手，两边的官人说道：“慢来慢来，报名以后再来比武，无论是谁也得先报名后比武，不遵者就是扰乱擂台，如若不听我们的话，把你送到当官治罪。”庞伯远一听这话，不遵台规也是不成，遂说道：“报名也成，我就在这报。”众官人说道：“那可不成，非得到报名处不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台下有人说道：“二哥您自管跟他动手，我替您报名去。”答话的这个人正是花刀小石猴庞光远。按着规矩说，这个办法也是不成，因为报名有前后的号数为准，他是刚挂号的，必须依号数先后登台，这是有规矩。其实也不然，比如说看着台上的主儿不是自己的对手，也可以先不过去，等有对手的人再出头。如果看着台上的人本领高强，也可以不出头，可是报名费不能退还的。当时庞伯远这小子，一看有人替他报名，在夏九龄面前丁字步一站，夏九龄说道：“既然有人替你报名，那么你就进招吧！”这小子也不答言，双掌一挥照夏九龄就打，夏九龄见来势凶猛，并不用劫招，只可闪身躲过。在拳脚上最讲究的就是这两个字，一劫一解。看着敌人的力量能跟自己取平等，就可以用劫招，说白了就是硬接硬架。如果要敌不过人家，可就非用这解法不成了。这解的法子，是要用弹转绵软巧，眼看着敌人的拳，或掌，来至切近，这时候一用这种法子，管保是没有多大的危险。躲过了打来的拳掌，紧跟着自己就往里进招，这就算是解法的大概。今天夏九龄一看这小子的双掌带风，来的很凶猛，所以用了这种解的法子。过涧虎庞伯远双掌落空，夏

九龄就在这个工夫，一上左步，用白猿献桃的招数，左手一晃，右手奔庞伯远的前胸打来，并且取其抓式。这一手可别不注意，抓不上便罢，不论抓到哪里，非教他抓下去不可。这名叫鹰爪，小子庞伯远也知道这手厉害，连忙闪躲，二人打在一处。要是在表面上看着，这小子的功夫较比玉面童子可高的多，其实就是力量大点，对于功夫上可没有玉面童子巧妙。夏九龄看着心里暗自发笑，心里暗道："今天这也是该着我露脸，我多了也不希望，但盼我连赢前三阵就可以了。这小子一上台的时候，我以为我非输给他不可，谁知这小子是虎牌的。那个小子被我打倒，这个小子我看也难逃公道。二人动着手也就在十几个照面，夏九龄一看这小子的功夫还真不含乎，居然跟自己能打平平，而且他的力大过人。夏九龄一面动着手一面想主意，就是想不出来，不但没有取胜的希望，眼看着就要输给人家。就在这个时候，觉着有一口痰，拥上咽喉，就是没有工夫向外吐。这也是该着庞伯远走运，夏九龄用了个怀中抱月式，拳奔小子左右而来，庞伯远用了个童子拜佛，要分开夏九龄的双手，四条胳膊分在两旁，二人正是面对面。夏九龄一看机会到了，说了一声"着法宝"，把一口粘痰全唾在小子的脸上，庞伯远紧闭双眼，往后退了两步。大叫道："唉呀！我说夏九龄你这是怎的。"夏九龄也不答言，跟着往前一纵身，用脚尖照小子的小腹一踹，庞伯远站立不住，翻身栽倒，满面含羞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跳下台去。这两个人的输招，都是出于意外，虽有满心的火，就是发不出来，这真能把人气死。

夏九龄高声说道："还有哪位上台来比试比试。"话犹未了，就见由下面又上来一个人，身高五尺，瘦小枯干，小脑

袋，小脚丫，黄白净子，细眉小眼，尖鼻小口，就如同一个人架子一样，不准有五十斤。上台来哈哈笑道："夏九龄，在擂台比武，倒下的就算输。我们要说句良心话，方才那二位的功夫你能比的了吗？你看十八般兵刃里，跟各种的拳术里，有用唾沫的吗？你分明没有本领，只会出坏主意，我真不明白你这算哪道的汉子。"夏九龄一听，自己都差一点没笑出来，遂说道："你这个人也太糊涂了，凡武术家比武，都讲究的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就是出奇制胜的法子，你明白了没有。听你说话的意思，你也许是姓庞吧！"花刀小石猴答道："不错，花刀小石猴庞光远就是我。"夏九龄说道："你别没有念过书吧！你就是念过书，你也没读过兵书战策吧！不然的话，连我用的这种，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招法，你都看不出来呢？你要是有这个法子也可以跟我来使，又不是许我不许你。"花刀小石猴本想用话羞辱夏九龄一顿，现在被人家问的是闭口无言，只是气恨恨的说道："好！你算对了，我非要看看你是什么变的不可。"夏九龄也不含乎，把架式站好，向光远说道："你就进招吧！"光远将要动手，九龄喝道："且慢，我先有一句话告诉你，你可要留神。我不定什么时候打倒了你，也用出奇制胜的法子，等你倒的时候，可别怪我不早先通知你，你可要留神。"小石猴笑道："没关系，有什么法子你就自管施展，不论出什么法子，只要把我打倒，就算你有能耐。"九龄说道："好啦！你就着家伙吧！"二人动起手来，九龄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小子不但武术高强，身子灵敏，一招一式非常奇妙，不亚如猿猴相似。自己心里想道："这一回可不同那两回了，看这个情形我是非输不可，遂用十分精神跟光远周旋。十个照面以后，九龄越发的不行了，心里是非常

着急。这也是急中生智，暗道："我不是胜不了你吗？反正我有跑的法子，想到这里遂喝道："打住。"小石猴住手问道："未分胜负为何撤招？"九龄说道："我看咱们二人这样的战法不能分出胜负来，我出个主意，咱俩比一个功夫，但不知你敢不敢？"小石猴一听摇头说道："不成不成，我是特来上台跟你比武的，就是要一招一式，这不是跟你赛艺，比一门功夫，我不愿意。"九龄说道：不要紧，比完了之后，还是接着打呀！因为我看你的身子灵活，招法很快，想你一定能够蹿高纵远，所以我要跟你比比猴行。"小石猴一想，要提别的功夫我还没有根，要谈到这纵高的法子，那算找到家门上来了。想到这里，带笑说道："你有什么绝艺在我面前施展几手，我开开眼。"九龄本来是心无成竹，也是没法子可想，遂用手一指说道："你看见了没有，这上面横梁上不是有根竹竿吗？在竹竿上不是有一个铁环子吗？"小石猴抬头一看说道："哪有铁环子，我怎么看不见呢？"九龄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眼神还玩鹰呢！那不是就在竹竿上面吗？"小石猴只顾仰脸往上面看了，九龄说着话直往前凑合，猛的一纵身，来至光远的切近，用了个大鹏展翅的功夫，对准小子的胯骨就是一脚。高声说道："你也倒下吧！小石猴骨瘦如柴，又搭着九龄使的劲足一点，这一下可不要紧，把小子踢下了台去。"夏九龄的这种行为，不但各位剑侠看着有趣，连看热闹的人们，都是大笑不止。可惜这庞家三位弟兄，想不到都上了这个小孩的当，九龄是得意扬扬，刚要说话，听后面南侠司马道长念了声无量佛，叫道："九龄，还不赶紧回来，真正大胆。"老道一看这孩子，连胜三次，都是用计制胜，落一个全始全终不就算完了吗？再想用这种法子去哄人，哪有那么些上当的。夏九

龄哪敢不听，遂乐嘻嘻的退回班去。

九龄将然退下，由台下又上来一个人。年在四十左右，白脸膛，身穿蓝绸子大衫，像貌堂堂，仪表非俗，上台来自报姓名："在下姓常名林，有个小小外号人称清风客，但不知有哪位英雄出头跟在下比武？"小哥几个，都要出头去会常林。童海川告诉他们须按规矩而行，分出前后出头比试，最前面站着的就是洪玉耳，答应一声到了当场。抱拳说道："在下洪玉耳，也有个外号人称左臂花刀，常老师手下多多留情。"说着将身站好，等着清风客进招，常林一看来的是个小孩，长的很好看，说话也很透亮，遂说道："不用客气，小英雄请。"二人彼此说了一声请，各自施展功夫动手。要说洪玉耳的功夫可是不错，要是跟常林走在一处，哪一样也不成，功夫也不成，阅历也差的多。这个常林家住西安府东北一百五十里，地名当家寨。那地方常家是一大户，远门近族算起来总有二三千户。常家的武术是祖传，最出名的就是大枪。这个常林得着祖传的武术，又在外面闯荡江湖，投名师访高友，足有二十多年，回得家来常家府上全都知道他的功夫高强，求他在本庄教徒弟。在当初第一次摆擂的时候，众徒弟就要请老师出头打擂，到台上一出风头，不但是老师有名气，连全庄的人也可以露脸。也不是有心拔扯常林的功夫，就为的是出风头，常林听众人这样说，自己也愿意去。常林这样想，我在外面这几十年的工夫，练了一身的武艺，家里人都知道我本领高，如果我要不去的话，反倒招人家笑我无能，那么这场子还教不教呢？常言说的好，"会武术岂避打擂"，再者说这擂台也离此不远，我去看看这位钦差大人是何等人物，不怕失招落败，也可以说我不怯阵。常林这次前来，后面还跟

着不少的徒弟呢！一来为着看看热闹，二来也好给常老师助点威。常林报名是很早，没想到被人家挤在后边，只得在一边看着，看到庞家哥三个落败之后，自己这才出头。二人动着手，常林留神看着洪玉耳的功夫真是不错，不过比自己可差的多。动手也就在十几个照面，但见洪玉耳双掌往里一递，常林跟着往回一退步，用双掌往玉耳手上一搭，洪玉耳将要撤招，不料双臂已被常林抓住。常爷哈哈笑道："小英雄认识这招，请你退下去吧！"玉耳也知道这是人家手下留情了，这才退回班去。

司马良在旁边看的明白，暗说常林真有点功夫，既是我兄弟落败，我出头也未必胜的了，可是我又不能不出头。想到这里来在台口把双拳一抱说道："常师傅本领高强，我司马良也要领教领教。"常林一看这个人的像貌也不平凡，遂带笑说道："好！咱二位就过过交情，我常林也不为招亲，更不是求出路，不过为的是开开眼，凭我会的几手俗套子，要在列位的英雄面前献献丑。"司马良一听人家说话很和气，遂也以礼相还说道："常老师请来进招。"二人进招动手，常林为的是看看他有什么功夫，并不十分进招。二人打了二十几个照面，但见司马良的双掌走双风灌耳式，够奔常林打来。常林的身子往下一坐，左腿一挺劲，身形上了半步，在足已然到了司马良的身旁，抬腿就是一脚。可有一节常林并没使劲，跟着把身子往后一撤，连连说道："阁下的功夫高强。"司马良明知道是输了，不过人家这是留面子，不然的话，人家脚一用力，我非栽倒不可。自己这才抱拳说道："常师傅本领高强，我司马良不敌了。"说罢退还了本位。

穿云玉白虎一看可了不得了，凭我这两个兄弟，洪玉耳，

司马良，尚且不能取胜，在这一群小弟兄队里，能胜人家的主儿可太少了。看着杨小香要出头动手，刘俊向着他摆了摆手，小香知道这是不让自己出头。要说刘俊这个师哥真可以说是站着的师傅，他对于师弟也爱护，也管教，跟谁也是恭恭敬敬的。他要是说谁，还是没有不听的。小香一看也没敢出头，刘俊自己来到当场，双手一抱拳说道："常老师，方才我两个师弟跟您动手，我是看的明明白白，您的本领实在高强，在下刘俊我也要领教领教。我是才学刚练，没有一点功夫，常老师您可别见笑。"常林闻听上下看了看刘俊，但见小英雄威风凛凛，说话是非常和气。赶紧答道："刘老师别这样的客气，方才在下我说的明白，我上台来，一不为招亲，二不为求事，就是要以武会友，输赢我也好长点见识，刘老师请。"刘俊只说了一个请字，二人彼此亮式进招。常林一看这个人的功夫，比那两个人可强的多，招数发出来很沉稳，并且见招换式非常的巧妙，真是受过高人指点过。常林也不敢疏神大意，二人战了二十几个照面，并未分出高下来，只战的是难分难解。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一看就乐啦，这些个徒弟，全都不错，将来能够成名天下的，就是刘俊这个孩子有这份造化。他不但知时达务，性情也忠厚，对于功夫真能苦练，在平常还看不出来，今天上台比武，有成绩没有成绩可显出来了。就凭常林这个功夫，在普通武术之中，就得说是可以的，刘俊居然跟他打个平平，要不是在平常苦练的话，决不是常林的对手。童林正在看的高兴，就听镇东侠说道："童贤弟，你看这二人动手，究竟谁能取胜？"海川闻听一皱双眉，暗想道："他二人现在战的平平，这一时之间无法评定。只得说道："老哥哥据您的眼光看，他二人谁能取胜？小弟我

是看不出来的。”老人家侯廷，微然一笑道：“贤弟，着我看工夫长了，刘俊非胜不可。”海川因为刘俊是自己徒弟，也不好意思回答什么，心里可是非常的痛快。怔了一会问道：“老哥哥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侯爷说道，“你看刘俊在一动手的时候所发的招数是稳当异常，直到现在，并没有一点慌慌张张。看他这个意思没用十分力量，力有余则能制胜。”老哥俩正在说话的当儿，猛见得刘俊唰啦一转身将招收住，原来刘俊用了一个仙鹤亮翅，引常林往里进招，看见常林的掌到近切，自己赶紧左手向外一拨，常林的左常落空，刘俊跟着一起左脚，稍微贴在常林身上一点，就把招数收住了。常林知道自己输招，刘俊一转身的这一招，名目叫跺子脚。因为什么不用力把常林打倒呢？在以前人家常林跟玉耳，司马良动手的时候，常林全没有将他们打倒，也不过就是点到而已。刘俊想到这里，并不十分进招，见着机会到了，按理说应当将脚踢在常林的身上，又想常林为人很是厚道，我决不能不给他留个脸。我这样一来，本领高明的主儿自然看的明白，外行人看着，谁也不知道是谁胜谁败，如果常林明白，自认落败，我们二人就算都有良心，如果他要不认可落败的话，我只好是再二次进招，没想到这一收招，常林不但自认落败，心里还是非常感激。就听常林说道：“刘老师您的武术高强，我常林输了。”说罢一抱拳跳下台去，刘俊这才向左右说道：“方才的这位英雄，未分胜负就不比了，还有哪位英雄前来赐教，我刘俊再陪着走几趟。”

这功夫万龙藏峰岛的人们，来到不少的了，为首要上台打擂的就是杜占鳌，带着长子杜林。次子杜茂留在家中看家，约来岛内的陶源、谭天、燕普、杜清风、展翅仙鹤左金童、玉

面童子白昆、旱地行舟赛霸王吕猛、跨马登山活孟贲张普、循环道长贺清虚，带着徒弟金顶吼赛元霸胡千里，还带着十二名王官。大家在下面看的明白，看着台上打了四阵，就是这个刘俊的功夫好一点，可见来打擂的人们，其中有能为的人可太少了。杜占鳌说道："莫若我们也跟着上吧！"吕猛就要过去会刘俊，陶源摆手说道："这是童林的徒弟，先用不着我们出头，王官里面去一位就能把他赢了。"就听王官里面有人答言道："待我前去会他。"陶源一看，见是海狗张顺，遂嘱咐他道："你去要多加小心，千万不可疏神大意。"张顺点了点头，下了看台上了擂台，高声说道："你这小孩子不必在这里耀武扬威，太爷张顺我要把你打不下台去，算不了英雄好汉。"刘俊一看来的这个小子，这个长像可太难了。小窄条脸，黄眼眉，小母狗眼，鹰鼻子，小尖嘴，细身量，一脸灰气，好像活鬼一般，说话更是难听。刘俊心里有点不痛快他，因上台比武，这本是好汉对英雄，比的是武术，凭的是本领，两下比武以胜负而定雌雄，为什么说话这样无礼？自己也不着急，慢慢的答道："原来是张顺老英雄，我刘俊失敬了，请来进招，在下我情愿奉陪。"这小子连一点客气也没有，遂说道："接掌，说着左手一晃，右手掌奔刘俊的华盖打来。刘俊看着掌到，并不慌忙，将身微然一动，让过掌去，凭掌招接架相还。刘俊动手，不敢大意，非要看看他有什么本领不可。二人动手在三四个照面之后，刘俊就纳起闷来，一看这小子的功夫比常林差的可太多了，既然知道我跟常林动手的经过，为什么凭这样的本领竟敢上台呢？莫非说身上有什么绝艺吗？想到这里也不往里进招，就怕的是上当，十几个照面以后。一看这小子真是个无能之辈，自己这才把招数施展开了，立刻

把小子围在当中。张顺这小子本来就是个无能之辈，方才刘俊跟常林动手，他也看见了，看了半天见他二人没分出胜负来，那姓常的就不比了。我看出来了，他们这是假套子，为的是教旁人看着好看，好，我上台去，给他们来一个满不懂，就凭这个孩子他会是我的对手，我也看不透。常言说的好，“先下手为强”，我先观他这第一阵，不然的话也是被旁人抢去，后面再来有本领的，我就没有赢的希望了。小子越想越对，他一听陶源说话，赶紧答应一声抢着出去。到现在刘俊把他围在当中，刘俊的掌法，乃是高人传授的，发出来的招数，又稳又准，非常严密，小子哪里抵抗的了。统共不到十六七个照面，被刘俊一掌打在前胸，把小子打的仰面朝天，噗通一声栽下台去。把小子摔的“哎哟”了一声闭过气去。

陶源一看这般光景，心里暗道：“这小孩的功夫还真是不含乎。遂向众人说道：“你们大家看见了没有，谁要有心上台比武，先估量估量自己的能耐成不成，不用说上台就赢，跟他打个平平就可以出头。要像张顺似的，岂不是白丢人吗？话可是这么说，如果你们有胆小不敢出头者，回归岛内，我把你们全都降为喽兵。”大家一听这话，这真是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大概今天谁也是脱不过去。里面有个炮打金灯马成义，站起身形来说道：“众位看我的。”说着够奔擂台，来到台上叫道：“刘俊，你有多大能为，就敢这样的张狂，方才的那个人，不过是因为大意失招，今天你遇见我，也是你该着倒霉了。”刘俊一看来的这人，花斑秃子，长着几根黄毛，身量不高，大脑袋，小短腿，大草包肚子，真好像武大郎一样。刘俊问他姓名，小子通报之后，二人当场动手。刘俊动着手一看这小子的功夫比张顺可强的多，十几个照面之

后，刘俊用了个黑虎抓心掌，把小子打倒台上。这小子还没有站起，跟着又上来一个，自报姓名，叫镇河牛周少连。这时马成义才爬起来跳下台去，周少连也不多说，挥拳奔刘俊就打。刘俊也接架相还，刘俊一看成了，一个比一个强了，三四阵之后，主角就许出头了。刘俊这样想着，振起精神，舞动双掌，不亚如风电一样，周少连一看心里就慌了神，暗想道：我们在岛里号称王官，除了一些剑侠之外，就属我们，没想到在这擂台上，大概教这一个小孩子要把我们这十二位包了圆。动手最要紧的就是心里别想事，气盛心沉方能胜敌，气弱心慌就要落败。今天镇河牛就受这个病了，心里一想事，手稍微慢一点，刘俊双掌打来，小子想躲哪来的及，本想仰身形用铁板桥的功夫躲过去。将要一仰身，刘俊的眼神够多快，往前一上步，买住了小子的步眼，往后退不了啦，小子往后一仰身，刘俊双掌落空，跟着一跺左脚，左腿一起，正踢在小子的小肚子上。就听“吧”的一声，把他踢出有好几步去，到了台口收不住身了，竟掉下台去。

陶源一看可了不得了，类乎王官这样本领的人就不用再上台了，就是去多少也是白费事。将要说话，就见王官中又站起一位来，口尊：“大帅，我出去要胜不了这个小玩童，回来我情愿领罪。”陶源一看，见是张善，外号人称双头豹。陶洞天心里就是一怔，这话说出来可不要紧，这就是自取苦恼，遂说道：“军无戏言，你这话就跟立了军状一样，你出去胜了的话，万事皆无，如果胜不了人家，不用说我治你罪，大概你也没脸回来了。既然你这么说，你一定有把握。”这地方就是陶源的错处，因为他平日就没有选才的能力，有本领的人他就许认为是无能之辈，无能的人就许说他有本领。前文里

说过，曾误了许多军机大事，都是因为他自作聪明。这个张善，论身分足够侠客，性情是非常梗直。原籍是山东人氏，家传武术，每曾遇有不平之事，他就要拔刀相助，以致自己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因为官府捉拿的太紧，没有立足之地，才投入万龙藏峰岛。因为不会拍马屁的手段，也没有恭维那个试艺之人，试艺的那个人，心中不悦，所以见了陶源报告他是平常之辈，所以就把他补在王官之中。张善因为没有安身之地，只可暂时忍耐，他平时最不爱迎逢人，所以其余的人都有升迁，就是他升不上去，自己是干生气，没有法子可想。今天派他出来跟着打擂，他自己一想，去也是白去，打擂还能到的了我的身上吗？所以也没希望着出头，没想陶副帅就派到王官的身上，自己心里说：我先别动，单看这些王官都有什么本领，等他们都不行了以后，我再出头不迟。一看海狗张顺，炮打金灯马成义，镇河牛周少连，三个人上台，刘俊并没费砍灰之力，就把他们打下来了。张善一想我这时候要一出头，陶副帅准说我是自取苦恼呢，一定是不肯教我去，莫若我先给他立个军令状，他也就不能拦阻我了。张善主意已定，这才跟陶源请令，自己要去会刘俊，陶源见他这样说，只可点头答应。张善来到了擂台上面，自己先报了姓名，然后跟刘俊动手，在先前也没怎么样，后来刘俊一看，可了不得了，这个小子的本领比那三个可强了，我可不能大意，不然我非输给他不可。刘俊想到这里，自己可就留神了，封闭躲闪看关定式，先把门户守住，有机会再进招。起先二人的战法，就是平平常常，后来越打越快，四十多个照面以后，可就与先前不一样了，但见他二人身如活龙戏水，手如电闪急风，左右盘旋打的是难解难分。各位老剑侠一看，这个张善

比常林的武术可强多了，刘俊现在虽不看败，要打算赢人家是没有希望的了。大家看着都替刘俊担心，要过去换他吧，他既是赢不了，我们出去就准赢的了吗？再者说这孩子已然赢了好几阵，这次尚没分出胜负来，我们就去换他，教人家看着不合适。

正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就听台下有人喊道："刘师哥，您闪在一旁，小弟我也过过瘾。"说着话由打下面纵上两个人来，大家一看全是一怔，非是别人，正是神猴胜秀，石猴凌元。各位剑侠一看这两个孩子来啦，以为三庄打营出了什么事情了，遂把两个人叫过来一问，两个人说明来历。原来自从二次打岛，两个人带着两个姑娘，郑美玉，陆素贞。由打隐逸庄出来之后，三庄战船跟钦差大人兵船合并之时，镇东侠打发两个孩儿各带自己妻室，回归胜裕陶然公的船上，老人家还恐怕他们不会说话，便亲自跟胜裕把岛内招亲的事一说，从中撮合主要的人物，孙茂昌和王阴，也前来跟老头子把话说明。老头子胜裕也说了些客气话，也不过就是说，两个孩子年幼无知，冒险入岛，若非二位从中维持，焉有他二人的命在，说罢千恩万谢，彼此把话说明这才分手。老头子到了行营之中，一个徒弟媳妇一个孙子媳妇，给老头子见礼之后，老头子便打发两个孩子，将他们妹姐送回天险庄家中去，二位少爷遵命而行，把事办完回到三庄行营，就听说设擂之事。他二人禀明了老人家要去参观，老头子一想看打擂的也如同看打仗的一样，看看人家成名剑客动手也可以长点见识，遂点头命两个孩子前去。嘱咐他们说："只许你们在下面观看，不许你们上台打擂，你二人的能为差的太远。"二人应声"遵命"，这才直奔擂台而来。这时正是刘俊跟双头豹张善动手，两个人

打的是难分难解，胜秀叫道："师哥，咱们上这儿来要是不上台比试，还不跟不来呢？反正我们也得上台比比。"一看刘俊跟张善不分胜败，胜秀又说道："人家刘师哥的武术比我们全高，人家都不能取胜，我们过去也是白搭，莫若给他来个双战，把他战败咱们就退，这就叫见好就收。"凌元一听这主意也不错，哥俩遂一同上台，群雄问明白了以后，胜秀便一个人先过来，高声叫道："师哥，您且退后，待小弟我会会这位师傅。"胜秀说着话的工夫凌元也过来了，叫道："师哥师弟，你二人全退后，待我会会这位师傅吧！"刘俊自知难以取胜，一听这话，心里正对劲。心里说莫若我走我的，叫他们二人急去吧！想罢便虚晃一掌，跳出圈外，就听这个说"师弟，我来吧！"那个说"师哥你让给我吧！"我要不成您再出头。两个人这样说着话，手可都不闲着，这个举拳，那个伸掌，全奔张善而来。这两人原本是早有计议的，主意早就拿好了，这时候二人互相一让，不但张善看不出来，连看热闹的人谁也看不出来，都以为这二人都是好奇心胜。所以这样的争先动手，其实早就商议好了。说话的光景就有七八个照面了，常言说的好，"三拳难敌四手，好汉子打不过人多"，再说这两个人也不是平常人可比的，也曾在剑山蓬莱岛，假猴对过真猴。现在又两打一个，张善哪里敌的住呢，前面凌元，后边胜秀，左边闪过神猴，右边石猴又到。统共不到二十个照面，双头豹张善已然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了。小子心里这气就大啦，本来打算赢了刘俊露个脸，没想到来了这么两个东西，有心撤手一走吧，岂不被岛内众人小看我吗！我是跟他二人拼啦，至死我也不退的。这就是张善吃亏的脾气，你即便是以死相拼，也要看看是他二人的敌手不是，这样一来，哪里是

拼命，这分明是找倒霉。两个孩儿一看这小子见汗啦，两个人把招数一紧，立刻便把双头豹围在当中。张善可火啦，双掌一用力，使了个饿虎扑食奔胜秀打来，胜秀随力往后一撤身，后边的凌元一伸左腿，正踢在张善的大胯上，张善站立不住翻身栽倒。人家将然倒下，这哥俩就口角起来了，胜秀说道："哥哥您这就不对，小弟不是有话在先吗！不是我先动手吗？我不成你再动手，为什么你尽自不走呢？现在把人家打倒，就好像咱们双战人家似的，这是为什么呢？"凌元着急道："师弟这你可不对，你有话在先，我不是也早说了吗！你没听见，也罢，咱们哥俩谁也别在台上，我是哥哥，你要与我一同下去，走，有话咱们后边再说。"张善心里暗道：我真倒霉了，两个人双战，把我打倒，我还不能说什么，看他二人这样口角一定不是诚心，我张善的运气可算到家了。只得爬起来，下台见了陶源自己请罪，陶源在下面看的明白，原来这位张善的功夫，在王官之中可算第一，他现在才知道人家是好样的，不但没有加罪，反倒安慰了几句。

这工夫跨马登山活孟贲张普，哇呀一声怪叫，"待某家去会会这群鼠辈。"说着话大步的下了看台，来到擂台前面一拧身纵了上去。这时候台上的凌元胜秀早就退下去了，张普来到擂台上面，高声说道："有不怕死的没有，出来几个跟我干干。"真是什么人引什么人，这小子一来不要紧，这边的铁罗汉吴霸可忍不住了，说："小子你有多大本领，敢这样的放肆，我看看你有什么能为。"说着来到了台口，叫道："小子你可认识我铁罗汉吴霸吗？"这二位见面一交谈不要紧，下面看热闹的人，一个个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有的说："大哥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镇擂台的要紧人物，非到这个时候他不出头。"

那个说："你去吧！你知道什么，这是什么人物，镇台的人物全是后面有胡子的，这些年轻的也不过是他们的儿子，孙子，徒弟等等的。"又有的说："当中坐的那个人是位剑客。"七言八语说短道长，可是两眼都注意在台上。就见这两个小子，彼此问过了姓名这才动手。张普身上的功夫就凭的是一力降十会，吴霸的能为可也不含乎。这二人动手就是生打硬撞，真是有巧妙的法子，也早就成名了，不过他们都不会巧妙的，这也是大缺点。二人都是以力气为先，惟独这位吴霸，总是跨步转身，他是打算用他的靠山背。张普那里知道，动着手一看呀，小子老转身，这是怎么回事。遂高声说道："小子，你老一个劲的调屁股，你别有后癮吧！告诉你，我不吃生米呀！"吴霸一听这东西说话真可气，遂说道："小子，你不用说闲话，我一会就把你送到姥姥家去。"别看这二人动手，还是连打带说，招惹得台下的人时时大笑。张普也太混了，他见吴霸这样的调屁股，竟不明白这里有绝招，心里反倒说，我倒看看你有什么意思。想到这里，看着吴霸的屁股又调过来，他并不闪躲，双掌一伸够奔吴霸的脊背打来。这吴霸早就等机会使这一手，可是总也没等上，这一次一看小子没动，吴霸心里说：小子你尝尝这一手吧！张普一声打没有说出来，这时吴霸已至近前，说时迟那时快，双腿一挺劲，用左肩头往上一抗，张普一看可了不得了，这手功夫叫"靠山背"，这力量非寻常可比，有心用双掌往外推，那如何能办的到呢！就听"哟"了一声，你说这力量多大吧！怔把张普给撞起多高来，双足离开台板，横着就扔到台下去了。吴霸哈哈大笑道："我便宜了你，我看你还找便宜不找。"跟着说道："还有不怕死的没有再上来一个。"旱地行舟赛霸王吕猛暗道：呀！小子真

有两下子，居然能把我四猛兄弟打下来了，我要不把你打废了，我不叫吕猛。想着直奔擂台，一纵身上了擂台。

吴霸一看来的这个小子，虎头虎脑，粗眉阔目，火盆口，大鼻子，穿着蓝布裤袄，扎着挺带，搬尖鞋，白布袜子，蓝布包头。直眉立眼的叫道："吴霸你不要得意卖狂，我旱地行舟赛霸王吕猛来也，今天我要看看你的能为。"吴霸说的也好："小子你就来吧！"二人当场动手，这吕猛心说：方才你跟张普动手，我早看明白了，反正我决不能上你的当。这个吴霸也太傻了，刚才你用完了这一手，难道说人家就没看见吗？有心的主儿，就该再用别的法子来赢了人家，没想到他就会这么一个绝招就是靠山背，他只好就用这一手。这二次打起来，他仍然是转身跨步，仍然打算用这招赢吕猛。他可不知道吕猛早就留神这一手了，一看见吴霸转身，遂双掌打双锋贯耳，吴霸将身往下一坐，吕猛要打算往前上步可就不成了，赶紧往旁边一闪，吴霸撞了一个空，这倒不要紧，几乎要来个仰面朝天。吕猛可看出这个便宜来了，就在一闪身的功夫，用手一搭吴霸的肩头，借着他的力量往后一拉，噗通一声，就如同塌了半面墙相似，把个铁罗汉吴霸摔在台上。吕猛笑道："你这样还叫铁罗汉，真是岂有此理。"正在这个时候，骈肋犀牛吴霸一看不好，遂大声说道："哼，你这不是给吴霸栽斤斗吗？小子休走。"这个吴霸又来了，吕猛一听，不由得一怔，暗道：怎么这些个吴霸呢？不问可知这吴霸一定也会靠山背，就在这一思想的功夫，铁罗汉吴霸也站起来了。吕猛将要说话，骈肋犀牛吴霸把双拳一摆，奔吕猛便打。吕猛缩颈藏头，双手往上一架，跟着往前一上步，照着吴霸右肩头用力便打，这手招数叫虎扑子，真要是打上的话，少不得就是一个坐墩。

吴霸也用力的抵抗，还别看不起这位吴霸，跟吕猛战了足有三十多个回合，竟没分出胜负来。在这边的霹雳狂风甘虎看着有点不耐烦了，大声叫道："我说小子们，你们这是比武吗？这不是闹着玩吗？吴霸，你且后退，待我把这个小子打倒了。"吴霸正在打的高兴，忽听后边有人喊道，吴霸你后退，动着手一看，原来是虎儿小子来啦！吴霸遂虚晃双掌跳出圈外，遂叫道："虎儿小子，你来的好，使点劲打他一顿。"甘虎答应一声说："你看着吧！"遂点向前道："那个小子且慢动手，报了名姓杵下受死。"这一来不要紧，把吕猛吓了一跳，以为这个人一定带着军刃出来的。细留神一看，也是赤手空拳，心说：这小子真有点意思，明明没拿着军刃，为什么叫我杵下受死呢？他可不知道虎儿这是流口语。吕猛报了姓名，甘虎说道："小子你说了半天，我是一点也没记住。"吕猛一听气上心来，大声说道："你太爷叫吕猛。"甘虎一听笑道："猛儿小子，谁给你起的名字？为什么收这东西呢？"吕猛喝道："虎儿你就少说话，快来进招吧！"甘虎一听呀，我的小名他怎么会知道，遂说道："叫我的小名，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挥动双掌就打，两个人就打在一处。吕猛方才跟骈肋犀牛吴霸就没分出胜负来，他以为这个甘虎也不过就是跟吴霸一样的主儿。没想到动手不过十个照面，虎儿把招数施展开了，双掌带风山响，不但力大过人，并且招法紧急。吕猛一看可傻啦，心里暗道：凭这么一个猛汉，他竟会有这样的招数，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他可不知道人家号称霹雳狂风，当然有惊人的本领。小子想到这里，不敢疏神大意，封闭闪躲，把自己门户守住，并不进招。二人打了半天也没分高下，这时候两旁看着的人，把眼睛都看直了。陶源暗含着点了点头，现

在台上的这两个人都是虎将，这还幸亏没拿军刃，真要都拿着军刃，还不定有多么好看呢！可惜这样的英雄，会落在年羹尧的手里，实在可惜，如果落在我们的岛中，最小也要封他一个站殿大将军。众人看的工夫可就不小了，动手足有六七十个回合，各位剑侠们看着有点不放心，暗想道：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别看没带军刃，就是徒手照这样打法也不是玩的。各位老剑侠们有心过去替换。正在这个工夫，牛儿可火了，大叫道："好小子，你叫我虎儿着急，我来打你。"说着话凑到近前说道："虎儿小子你躲开，叫他看看我牛儿厉害不。"甘虎还是真听话，赶紧撤手闪在一旁。牛儿施展开了金刚拳跟吕猛当场动手，旱地行船赛霸王也不问牛儿的姓名，二人就打在一处。吕猛的功夫真算可以，他一看牛儿的手脚，真是其笨如牛，就是有两下子招法，也是平平常常，遂没把他放在心上。牛儿看着这个吕猛战败了铁罗汉吴霸，又力敌骈肋犀牛吴霸，虎儿小子也没把他打倒，牛儿看着就有气，心里暗道：猛小子，我今天要不把你打倒，我跟你是没完，遂把招数加紧。真是发招要稳，打人要准，得着机会要狠。牛儿有剑客的传授，发出来的招法，真是切实有力。小子吕猛也是战的时间大了，再者说，他也看着牛儿没有什么本领，二人动手他不断的用欺人之招数。牛儿可早就留神了，心里说没有机会便罢，得着机会，我就叫你认识认识我。但见猛小子的双手向上一穿，双臂突起，往里进身，回双手想用撞掌打牛儿。牛儿于恒知道这手厉害，有心由下面用手往上托吧！他的掌出来的又很低，如若往下压吧！他双掌必往上翻，对准了下吧颏子往上一捧，这手工夫名叫白猿献桃。可是于恒不能上这个当，看见他的掌到，用他的金刚拳退步绝招，退

了出去，猛小子的双掌算打空了，将然要撤手换式。牛儿于恒往前一上步，双掌平着推来，猛小子一看来势厉害，赶紧往旁边一闪，牛儿一抬腿，就听吧的一声。牛儿使的劲跟平常可不一样，要跟寻常人动手，这一脚只要被他踹上，任凭你有多大本领，也非倒不可，这一次牛儿用的劲头足一点。这个吕猛的乐子可大了，倒着退了好几步，咚的一声倒在台上，有心用旱地拔葱的法子，翻身就可以立起，没想到倒的这个地方，正是台边，一半台上，一半台外，不但没有站起来，就听噗通一声落到台下去了。于恒哈哈一阵大笑道："小子，我不是跟你说大话，像你这样的有个十位八位的我也不在乎。"

陶源一看，呀，这个牛儿小子的功夫真不错，遂说道："还有哪位前去，把这小子给我打死。不但能出出气，也可以为岛中除去大害，不知哪位将军愿往？"话未说完，旁边闪过展翅灰鹤左金童答道："末将愿往，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把他打死，陶源一看是左金童，虽有心不叫他去，可是又不好拦阻，只得说道："此去务须多多留神！"左金童答应一声："遵命"，遂上了擂台。大声叫道："我说牛儿小子，你不要发狂，今天姓左的非跟你分分高下不可。"于恒一看这个小子，似乎有点认识，又不敢认，就因为人家岛里人，要是上台打擂不能说出真名实姓。这小子报的是姓左名河，牛儿一问他，他将假名说出，然后二人当场动手。左金童的本领，哪里是牛儿的敌手，这小子也有心眼，动手之时并不进招，等着有了空子才发招，这是左金童的主意。牛儿可不知道，还是用足十分精神跟左金童动手，左金童只是封闭躲闪，招招架架，动手也就有三十多个照面，牛儿打不着他心里就起急了，口里还不住的说道："小子，你不用忙，我要不把你活劈了，你也

不认识我是谁。”遂把双掌一加紧，仍是一下也打不着人家，未免心里就有点起火，心里一起火，招数里就难免有冒险的地方。左金童这小子早就安心不善，他拿定不进招的主意，故意的引牛儿进冒险招，自己好发招赢他。要说牛儿于恒的功夫可实在是不含乎，要讲究用点奸滑的手段，差的可太多了。果然被左金童用招引得起火，发出来的招数，也不检点，双掌一抡就奔左金童打来。左金童一看机会到了，向左一跨步，躲开了双掌，正跟牛儿取了一个对面式，左金童恐怕牛儿力大，出招打不动他，如果一发招问不动他，可就麻烦了。小子遂把丹田气力一提，双臂一叫劲，这手功夫叫双撞掌，照定牛儿小子的前胸打来，就听噗咚一声，可别看这么大的个于恒，应声而倒，砸的台板山响，不亚似倒了半截大塔相似。这也就是牛儿，换一个主儿非要身带重伤不可，就见牛儿小子一翻身爬了起来，大声说道：好小子，我跟你没完。”退回去要取杵跟他一死相拼，被童林把他拦住，再一看已然过去了一个人，正是病太岁张方。

张方走至前台，用手点指叫道：“左河，你还别以为你的武术高强，今天我要把你打下台去。”左金童一看就认得是张方，就知道这小子人多大坏主意多大，遂说道：“张方，不必说大话，来来来，咱俩人试试看。”张方也不答言，一上步举掌就打，左金童也凭双掌接架相还。张方的本领本来就比左金童高，况且又是坏的别提，要说用奸滑的坏主意，那算不用跟他论了。动手几个照面，把个左金童气的肚子都鼓了，方才怎么气人家牛儿来着，这时候张方也是照方下药。左金童要是有阅历的，可就不生这份气了，没想到气还是真不小。动手足有二十多个照面，猛然间见张方撤手后退，转身就走，也

不回头，左金童一看就乐了。心里暗道：这一回我看你往哪里走。想着赶紧一上步，恶狠狠的就是一脚，奔张方背后踢来。他可不知道张方早有预备了，看着他的脚来至切近，张方把左脚用力一转，身形转了过来，赶紧一伸右手，竟把左金童的脚抓住。张方笑着道："我说小子，你在这给我滚一个吧！"遂用力往上一托，就听噗通一声，把小子摔到台下去了。张方哈哈大笑道："众位都看见了没有，比这左小子的本领大的主儿可以上来，不如他的人不必费事。擂台这么高，要是摔个好歹的岂不可惜吗？

张方只顾这么随便一说，把台下的岛里人可都气坏了。就见由打东看台上过来一个人，年纪约有五十多岁，身穿蓝布裤袄，腰里扎着绷带，头上小辫挽了一个小疙疸，脚下穿着靸鞋，白袜子，黑脸膛，四方脸，粗眉阔目，颏下一部银髯。张方看了看这老头子，乐嘻嘻的说道："你干什么来啦！"老头子一怔神说道："你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张方说道："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老头子一听就有气，遂说道："我来干什么，我来打擂。"张方说道："你自己明白，又何必问我？"老头子一听这小子说话是真可恶，打擂是以输赢定胜负，谁到这跟你抬杠来啦。遂说道："张方你不用跟我胡说，你有什么能为，跟我动着手分。如果自己没有根的话，赶快的退回，换上一个来比试，净说点子没有用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张方说道："老朋友，你把话完全说差啦！我问你一句话，你知道这擂台是为什么摆的么？"老头子将要答话，又咽回去了。本来知道人家这个擂台，是谭庄主为女儿招亲设摆的，我要一说出来，这就算我的不对。年青的英雄可以为招亲，我这年过花甲的老头子，为了什么呢？所以改口答道："张方我告诉

你，我也不管这是为什么，我就知道这擂台是比武的地方，好练的主儿，只要遇见这个就可以上来比试，何必管他设擂是为什么呢？”张方听罢哈哈大笑道：“老英雄原来是没有什么用意，那么我劝你赶快下去吧！无论如何你也胜不了，费这个事干么呢？我的能为倒不怎样，后边比我高超百倍的主儿有的是，难道你都胜的了吗？我看你年纪高迈，不必来冒这个危险了。”老头子闻听哈哈大笑道：“我用不着你这样嘱咐我，胜败不足一论，我就为的是会会高人。”张方点了点头说道：“好，跟我过手，你也开开眼。老英雄你尊姓大名，说出来我也好明白明白。”老头子答道：“我姓褚名云字凤巢，有个外号人称流星赶月。”张方笑道：“你这么大岁数唱凤还巢，真是可以的。我也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张名方，有个外号人称病太岁。侠客之子，剑客之徒，不敢说是武术高强，天下对手的人少点，老英雄你能够胜的了吗？咱们是说打就打，别走接掌吧！”说着话掌奔褚云的面门打来，褚云用手接架相还，二人打在一处。在没动手之前，张方就看这老头子有两下子，以先为的要是用话气气他，赶到动手一看老头好快的招数。自己心里暗道：我今天要是不加上点劲，我还非输给他不可。心里这样想着，遂把招加紧，也就是十几照面，张方一看不好，我是决对没有胜的希望了，可是我也不能就这样输给他，我非来个特别的主意不成。张方这个人也是天生的坏，想到这里把招数一变，八卦掌里加猴拳。老头子一看，双眉一皱，因为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套功夫。看官您一定说，这个小说别往下写了，简直这是胡说乱道了。为什么八卦掌里又跑出猴拳来啦？列位有所不知，要不然怎么说张方有特别的能耐呢！他是八卦掌的架式，却手用猴拳，看着像猴拳，实地是

八卦掌。老头子是何等精明，又有多年的经验，居然把张方这个法子看明白了，动着手笑向张方说道："哈哈，你这个法子去哄别人，我褚云可不在乎。"张方一听呀，人家赶情早看出来啦，不用说这法子也没有取胜的希望了。想着自己心里着急，暗道：老小子你不是不上这当吗？也罢，我再换一个法子，动着手留神观看。但见褚云一掌直奔自己面门而来，张方往后一撤身，伸手往腰里一摸，大声说道："老头儿你接镖，说着话一抖手奔褚云打来。老头子一看这气就大啦，暗想道：这擂台上动手，讲究的是空手对空拳，要是用军刃也成，预先须把话说明，然后彼此全使军刃，无缘无故的就这样用暗器，真是没有这个道理。虽然心里这么想着，可是没有说出口来，留神一看，就见由张方手中打出一件东西来，黑忽忽的直奔自己面门而来，老头子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赶紧往旁边一闪。张方乘着这个机会，赶忙一矮身，向前进步，用了个勾卦连环腿，照着褚云的腿腕一搭，又用了个流星赶月的功夫。老头儿褚云，没想到他有这一手，再要想躲已然来不及了，当时站立不稳，就听噗咚一声，翻身栽倒。这时张方一哈腰把那一件东西拾起来，原来却是一条青绸子手帕，把个褚云气的是一语未发，下台去了。

就见西看台又过来一个人，正是玉面童子白昆，张方一看说道："咳，像你这样的英雄，上来不上来不吃劲，可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像你这样的最好的是多来几个，也好教我张方过过瘾。"张方说完这话，故意作出没看见的样子，向台下面说道："还有哪位有绝艺的英雄请上来比试，我张方情愿奉陪。"正然说得高兴，白昆已然纵上台来，张方却假装不认识的问道："这位朋友，我方才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要打算

跟我比试必须身有绝艺，如果阁下要是平平常常的本领，请您不必费事，不然也是白丢丑。”白昆一听心中暗道：这小子跟我有点成心，他明明认得我，怎么装起糊涂来了。我也是有名的英雄，跟有名剑客走在一处，固然我是不成，要是跟你走在一处，大概你难讨公道吧！遂带笑说道：“姓张的，你不用管我有绝艺没有，我要看着打不了你的话，我也不上来，既然我敢上来就有相当的本领。”张方说道：“你有什么绝艺，别哄我啦！你去瞒哄别人吧！我看你也是母猪打前跌——仗着嘴。”白昆一听这小子说话真可恶，遂说道：“张方，方才你跟褚云动手，是你用本领赢的人家吗？”张方哈哈大笑道：“我说你瞎吗？我站着，他躺着，不是我赢的是谁赢的？”白昆听着也乐了道：“张方你分明是用奸计抽冷子打倒了人家，还这样得意扬扬。哈哈好一个不知耻的东西，让我说你什么好。”张方说道：你说的完全不对，在擂台上比武，这也不是在书房里念书，你以为动手用计是不该的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过来也试试，管保你也得跟褚云受同样的病。”说这话就好像玩笑似的，其实真是这样。常言说的好，“练武的人十年练武，十年养气。”养气分为两种，一种是不贪色欲，能保存元气，这是练武必须的要旨。还有一种怒气，也是很要紧的，古书有云，“喜极伤阳，怒极伤阴，”可是伤阴的部分很多，因为阴藏是肝、心、脾、肺、肾等命门，怒极则伤阴，其部位在肝，悲极伤心，恨极伤肺，练功夫的主儿讲究练的是内部。如果五脏受伤，其功必败，所以这喜怒哀乐过甚，都不是练功夫所宜的。这样看起来练武术的不当不先练气，凡事要沉稳，不怕有人骑着脖子拉屎，要慢慢的想法子把他拉下来，在没拉着大腿的时候，也不生气。这就

教有功夫。张方不论跟谁动手，是说说笑笑，任他人怎样的气他，也不生气，实在是功夫。要是火候到不了这个地方，您看吧，在未动手之先，他准得把拳一攒，把眼一瞪，像吃了壮药一样，不信您走在大街上留神看，凡是打架的主儿，都是横眉竖眼，大嘴一撅，能拴住两个叫驴，没有笑嘻嘻不生气的，就有也一定很少。真要是不生气的话，万一也打不起来，这是平常人没有养气的功夫。一怒则气冲牛斗，就让他有个三招两式的，也就被气忘了，要是遇见意外的事，一看这个架是非打不成啦。并不动气，还是笑嘻嘻有一定主意，对方的那个人一定是暴性不讲理的人，他要一看你不生气，他的气分外的大，自要是一动手，他是非吃苦子不可。在兵书上有云，“静能制动，沉能胜爆”。于此可见，天下无论什么事，都出不了柔能克刚的范围。看官，您可别看白昆他是有名的站殿大将军，不能不说他是无知之辈，张方这本是用的“刺激法”，白昆不但不能省悟，反而怒不可言。遂冷笑了一阵手指张方说道：“张方，你不过是有强词夺理的口才，跟人家褚云动手，我看你奸计多端，丑态百出，把人家用计打倒，还说自己武术高强，你只顾这么一来，你不知道有人不平吗？唉，我说什么好，真正的是无耻之辈。”张方笑着答道：“告诉你白小子，你是十三岁出门子任什么不懂，说句简便的话，你是整个的大浑蛋一个，我跟你说人话你不是不懂吗！好，咱们先把嘴放起来，拿手比比好不好。”说着话往前一上步，来了个顺水推舟式，掌奔白昆就打，白昆吓了一跳，赶紧闪身躲过。心里气就大啦，暗想道：好小子，这是我，要是换一个主儿，非被你打上不可。这次张方的招法十分狠毒，只要是被他打上，就得有性命之忧。张方乃是剑客的弟子，天性

聪明，手法是真快的很，把白昆弄得是天昏地转，一点法子也没有，暗自说道："好个张方，真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既然你这样的狠毒，我也不能善对你。"想到这里，便把招数加紧，把所有的绝艺，也一点一点的向外运用。张方看着也是有点担心，白昆暗道：方才我看他跟褚云动手，功夫本来是平平常常，并且八卦掌里加猴拳，也并没有真本领，为什么跟我动手就会有这么厉害呢？我可要留神。两个人都是这样的心理，谁也不敢疏神大意，各自振起精神来进招换式，二人战了足有二十多个照面。白昆的本领还是真不含乎，居然跟张方打了个平平，就是分不出高下来，张方一看可了不得了，就凭这个小子，我就会赢不了他，我这少剑客的名字有点名不符实了。遂把门路一改，真是五花八门，教你摸不着头脑，他的招法是非常奇妙，就是没有路子。白昆一看暗道：呀！小子你这叫什么功夫，难道说你胡打一回吗？你会这样胡打，我就不会胡打了吗？想到这里也将招法改变了，出手就有点乱七八糟，连他自己也没根。这就是倒霉的苗头了，您可别看张方这样动手，他专门练的这样子，白昆哪里办的到这儿。他不乱打还好，这一乱打，可就算自找苦吃。张方一看不由得心中喜悦，心说：好小子，你跟我学，你就算上当了。果然张方把招数一加紧，往里进招，把小子弄得是手忙脚乱，再要打算改招可就办不到了。张方双掌打的是连环撩阴，白昆看该往里进身才对，这小子因为手忙脚乱也顾不得留神，不但没往前进身，反到往后退。这种撩阴掌，是一下跟着一下，只要是一往后躲，他是紧紧相逼，退来退去非被他打上不可。小子一看不好，有心闪躲已来不及了，就听吧的一声，张方的掌正撩在白昆的跨骨上，小子是应声而倒。

张方撤身站住，看着白昆哈哈大笑道："我说小子，你一上台的时候，我就有话在先，你还说有把握，敢情就是这么回事，我早知你是这样人物，我何必跟你说那许多话。"小子白昆满面通红，跳下了擂台。

就在这时候，忽听有人念了声佛号，由下面纵上一个老道来，张方一看就认识，正是云霞道长杜清风。但见他上得台来，先呛啷一声亮出宝剑来，然后说道："人家上台比武，全是赤手空拳，我特来比比军刃，也显着热闹一点。"张方假装不认识说道："老道你要打算用军刃也可以，反正上了擂台，就是不拿军刃的话也是打死无论，用军刃也很好。你就报上你的名姓来吧！"杜清风一听就有点不悦，心里说：这小子是明知故问。遂答道："我姓木，名叫寒风。"张方一听说道："你叫木寒风，这名字还是真响亮，在从前我遇见过一个老道，他叫杜清风。那小子可太不是东西了，他既是出家之人，老犯后瘾，那个瘾要一犯上来，连觉都睡不着，你看他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说木寒风你有这个毛病没有？"杜清风一听这小子是真会骂人，自己并不还言，遂说道："闲话少说，取军刃动手吧！"张方一想：亮军刃不亮军刃，反正我也打不过他，到不如先跟他说几句大话，然后我再想法子跑，反正我也要气气他。想到这里叫道："木老道，别看你上了台先亮军刃，我姓张的可不能那么小胆，我虽是手无寸铁，谅你也胜不了我，我要再一拿军刃，不是显着我欺负你了吗？你要不乐意活着了呢！我就取军刃去。"张方这话一出口，不但各位剑侠听着可乐，就连年大人也差不点笑了出来。老道杜清风可气坏了，暗叫道：张方，我今天非治治你不可。遂带笑说道："张老师，你既然武术高强，休走看剑。"说着剑奔张方就砍，

张方还是真不含乎，就凭双掌接架相还，张方居然能跟老道走了三四个照面。

正在这时候，老英雄之中可就走过来一位赛判官飞行侠苗泽苗润雨，来到前台高声叫道："张方你且闪过一旁，这位道长的本领高强，你赤手空拳如何能够敌的住。待我来替你一阵吧！"这时老道也住手了，留神一看并不认识。张方退下去。苗爷是自报名姓，遂后也亮出宝剑，跟老道当场动手。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可都把眼看直了，胆小的人就走到远处去看，这个说："大哥，咱们快躲远点，他二人有一个一失手，那还了得。你看不出来吗？这个老道也不能就一个人来，真要是他一个人，他也不敢亮剑登台，还不定有多少人呢？这哪是打擂，简直他们是拼死来的。"就有胆子大的主儿说道："好容易遇见这个热闹，还不开开眼，要往哪里去，唱戏不过是假刀假枪，这个全是真杀真砍。就拿卖艺的说吧，他们也不过都是假套子，一手真功夫也没有。这个不看，你们还想看什么去。"七言八语的议论起来，这一来台下不但不乱，反倒镇静的了不得，真是鸦雀无声。这时候台上的杜清风跟苗泽二人，只杀的是难分难解，一时之间也分不出胜负来。杜清风心里有点着急，暗自想道：每当我出头打仗，总是非栽斤斗不可，莫非我今天还要栽给他吗？想到这里，遂把剑招一改，打算施展绝艺。苗爷一看也暗自点头，这小子的剑术怎么比从前高强了呢？莫非说我姓苗的今天要输给他吗？心里一想事，果然就要不敌。在旁边的童林一看不好，我要不出头替换，难道说就看着我老哥哥输招吗？想到这里将然要过去，就见老头子柳飞雄够奔台口去了。这位柳老头出头也有他的心思，暗说：我二次出世以来，到了这里正赶上立擂，

本想在台上熟习熟习我的功夫，没想到我将到，人家就散擂了。这么些个日子我也没跟一个人动过手，今天我看这老道本领高强，莫若我今天跟他试试，好歹也能解解闷。想到这里，一声也没言语，站起来就奔台口而来，走到台口抱拳说道："老道的本领高强，你们俩人别尽量的过瘾了，苗侠客你且闪开，我陪这位老道长走几趟吧！"苗爷一听原来是铁爪神鹰到了，自己心中非常的感激，本来自己正在堪堪不敌，再迟一会就要不得了，如何不感激柳老头子呢？此时我要退下去，也不算我输招。老侠客一面想着，遂把剑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柳飞雄是自报姓名，叫道：老道长我陪你走两趟。"就前一次打擂，是因为柳老头儿一来，大家不知道还有多少位老剑客，故此退归岛中。再者说柳飞雄的来历，他们曾听燕普老剑客说过，知道柳老头子的厉害。今天杜清风一看，暗说：啊呀！柳老头子又出头了，心里真有点胆怯，可是又不能当时退下去。只得强抖精神高声叫道："柳飞雄，你既然是原意跟我动手，那么你就亮军刃进招吧！但见柳老头子把双掌一伸说道："这就是我的军刃，实话告诉你吧！我在江湖上走了这些年，从来也没拿过军刃，别说是跟你动手，任凭他是多高的侠剑客，我就是凭我两个巴掌打他。"杜清风一听这老头子说话是真狂，遂说道："柳飞雄，你要赤手空拳能够胜的了我，我从此远走高飞，埋名隐姓，决不再出头露面。"柳老剑客哈哈大笑道："你别看我没有军刃，我专能夺你的宝剑，我还不能先动手，要一先动手，算我没有本领。你快点进招吧！"杜清风一听这个老东西真狂，我倒看看他有什么本领。遂说道："柳飞雄你接剑吧！"说着举剑就砍，柳爷躲过宝剑，凭双掌接架相还。在以前杜清风以为柳飞雄是跟他卖狂，动

手也就在三五个照面，杜清风可骇怕了。一看柳爷的身快如风，双手如电，展转挪移，其快无比，自己虽然拿着宝剑，就是进不去招。看人家的双手，指上打下，左右翻飞，只打了个严严密密，杜清风一看可了不得了，照这样一战长了，我还是非得输给他不可。两个人动手，就怕心怀怯意，由他二人一动手，杜清风老想着在前一次打擂，这老头子出头，燕普说他的来历，不由得心里有点着慌。也难怪他心里着慌，就拿燕普老剑客那样身分，跟柳老头子遇在一处时，也得要处处留神，跟别位那就不用再提啦！后来老道一看老头子不拿军刃，自己未免又长了点胆子。按他心里所想，老头子动手不拿军刃，他决伤不了我，我的功夫虽然不如他，但既他是没拿军刃，大概他许赢不了我。这是老道长胆子的地方，没想到动手一看，可吓着了。自己的一口宝剑，真不如一条木棍了，这才骇怕起来，心里越怕，手里招数越不顺劲。眼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杜清风赶忙虚点一招，转身就走。没想到老头子不肯放，就见柳老头子赶上一步，左手一压老道的右胳膊中节，有心一擎掌用点力量打他，这老道一定要头碎如泥。老头子不肯下此毒手，带笑说道："得啦！我暂且饶你一条性命吧！"说着手往下一落，在杜清风的道冠上抓了一把，本打算把杜老道的道冠抓下来，叫他知道知道就算完啦！没想到起手一看，竟连老道的头发都抓下来了。老头子是后悔的了不得，心说：这是何苦呢！再一看老道短发披散，跟土地庙里的小鬼一样了。老头子留神一看，见他头上的发是白的，为什么抓下的头发是黑的呢？这时老道早已跳下擂台，柳爷站在台口喊道："慢走慢走，我看你这头发是假的吧！不然怎么长着的是白色，抓下来的是黑的呢？"说罢，

哈哈大笑道：杜清风原来你是个假老道。”就见杜清风奔了西看台，柳爷叫道：“老道，我要你这半截黑头发也没用，还送给你吧！”说着话就向杜清风掷去，在这个地方就知道老头子的功夫怎样了，不但这东西到了西看台，并且不偏不歪，直奔杜清风头顶而来。老道一起手就听吧的一声，正接在手里。

这时候厉胆侠谭天，早已纵上台来，他在台下一看杜清风手忙脚乱，就知道他是非输不可，赶紧来到台下，有心把杜道长换回去，将要上台的工夫，杜清风已然输招了，这才纵身上台。柳老头子看了看谭天，这才问道：“贵姓？”谭天答道：“我姓谭单字名天，看你的本领高强，故此前来会会你。”老头子点了点头说道：“很好，请你亮剑吧！”谭天也不客气，回手把宝剑掣出，作了一个怀中抱月式说道：“老英雄你就进招吧！”老头子笑着说道：“慢着，你乃是远道而来的客位，我不能先进招，还是你先进招吧！”谭天只得说道：“既然如此，老英雄看剑吧！”老头子并不慌忙，看剑到了切近，闪在一旁，抡双掌往里进招。要说谭天的功夫可不含乎，可是还没有杜清风的身分高，杜清风都不成，他更不用提了。动手也就在二十多个照面，谭天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所幸的是把他自己门户，封的是严严密密，一时半时也不至于输招。西看台的陶洞天可看的明白，向燕普说道：“老剑客您上次所说的话，真是一点不假，这老头子的本领实在高强，谭天也要不敌了，请老剑客在此等候，待我前去替他。”陶源一说这话，分明是要请燕普出头；燕普也明白，心里说：也只得我去会他了，可是也未见准赢。想到这里说道：“陶副帅您先不用忙，待贫道我去会会他，我如果不成的话您再出头。”陶源一听正合心意，遂客气了几句。燕普下了看台，来到擂

台上面。念了声无量佛，谭天听了便住手，柳爷也停招纵在一旁，谭天将剑入匣下台去了。柳爷一看，暗道：原来是燕普出头了，别位我可不敢说准认识，这位燕普我可认识他。他是云台剑客出家的老道，早有心会会他，可是总没遇见机会，今日在此相遇，真是我柳某的幸运到了。老头子柳飞雄，上下看了看燕普老道，手理银髯面带笑容说道："燕普，我有一句话问你，谢家滩谭庄主的擂台，原是以武会友，为女儿招亲所设，你是出家的人，挽发为道，也是世外的高人，不去修炼仙体，登擂比武你为的是什么呢？在这众目之下现身台上，难道说你也为婚姻二字吗？你要听我良言相劝，从此远走天边，去修长生不老之身，这是你唯一的好路途。你要想想凭着铁筒似的剑山蓬莱岛，到现在已然瓦解冰消，成了一片荒山了，你是明白人，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你早就该抛去红尘，不问世事，头一样能保全你一条性命，二来也不失你剑客的身分。你不但不知自悔，反倒入了万龙藏峰岛。你也许是抱定狼犬同居的心理，你看着英王是条英雄，保他夺取大清江山，这虽是人岂无心，士各有志，但助桀为虐也是你这身分所当行的吗？再者说现在上台打擂，你没打听打听人家这是为什么吗？我说出这些话来，你可别以为我是怕你，谈到以武术解决的话，像你这样身分的人，两个也未成，不信你就试试看。你别看我这么大年纪，赤手空拳不拿军刃，你要胜的了我，就算你是剑仙了，我一定拜你为师。"老头子说话声音洪亮，看热闹的人们个个叫好，没有不赞美铁爪神鹰口齿厉害的。柳飞雄一席话把燕普说的闭口无言，有心争辩几句，可惜没有理由，强词夺理吧！又有失自己的身分，得啦！不说话了，只得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柳飞雄，您这

些话说的满对，怎奈其中有个理由，在台上我也不必细说，您不是说不拿军刃能胜我吗？好，我燕普今天就冒冒险，跟您走几趟。如果我要不成的话，请您手下留情，从此我一定听您良言相劝，即刻离开是非之地。如果你老人家不是我燕普的敌手，那时您又当如何？”老头子一阵狂笑道：“你要能胜我的话，我决不下擂台，任你把我置于死地，自有亲友把我这一把老骨头送回家去，我在九泉也是佩服你的。”说到这里老头子有点生气了，心里说：别说是你，就是你师哥无形剑客万俟明修，手中一对量天尺，天下横行，他在我面前也得请个安。今天你拿我当作无名之辈了，遂说道：“你就进招吧。”燕普也不客气，回手抽剑，双手捧剑，照定柳飞雄就刺，这一手叫白蛇吐信，直奔老头子前胸而来，老头子看着剑到，身形往旁边一闪，左胳膊一粘燕普的手腕，那意思打算要掳，真要是被老头子掳上，别说是他，再比他高十倍的主儿也难讨公道。老头子一手能击石如粉，捏铁如泥，所以才有这铁爪神鹰的外号，别看柳老头子没拿军刃，两个铁掌带着风声，围着燕普的身边乱转，燕普宝剑如飞，恰似雪花飘舞，白光一片，只打得是难解难分。柳爷暗赞燕普剑术不坏，燕普也暗暗夸赞老头子双掌不含乎。不但这动手的二位，全都有这么个意思，就连在场的群雄，以至于钦差老大人，都不顾失官礼，欠着身手扶桌案，留神观战，看的目定口呆，暗暗点了点头，心说：我年羹尧跟我的老师癞头僧练艺十年，马上步下受他老人家的栽培，我以为我的功夫就算打遍天下无敌，今天一看才知道类乎我这样的能耐，也就是沧海一粟，那才叫微末技艺。就在这个光景，柳爷未免卦点倒火，暗说我铁爪神鹰柳飞雄，跟师兄董化一，盟弟苏怡旷然，我们弟兄遍游

南北，成名天下，今天我要赢不了燕普，我对不起我自己。因为贪杯，残废数十年，我以为这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没想到竟会还有今天，怎么样我就赢不了你吗？老头子这叫浊性，说俗了这就是土鳖火，老头子又一想是我错了，我总想双手掳着他的腕子，将他的宝剑抢过来，那如何能够这么容易，再者宝剑在他手里，他并不是无能之辈，哪里就能抢的过来呢，他也是这么高身分的剑客，如何将他赢了就算完了。老头子想到这里再看燕普手中擎着宝剑，用他这一招叫作进步中刺，够奔老头子的左肋。柳爷看了看这一招点了点头，暗道：这也就是我铁爪神鹰，另换一个主儿就未必闪的开，这就叫中盘剑无躲闪。老头子想着留神观看，说时迟那时快，剑尖已然到了肋部切近，就见老人家把身形一闪，左胳膊往外一插，这手功夫叫立椿手。然后身形往后一仰，脸往后看，抬起腿来，横着够奔燕普胸前一踹，这手功夫名叫扁踹神牛。老道一闪由擂台上落将下来，别看输招，跟着就是一个云里翻身儿的斤斗，宝剑仍然拿在手中，老头子铁爪神鹰理着胡须探头往下观看，看着老道那样狼狈不堪，真是可笑。这才说道："燕普，你也不必着慌，白发苍苍年迈人有好生之德，绝不伤害你的性命。"燕普闻听并不答言，回归西看台去了。

这时金顶吼赛元霸胡骏胡千里，上前叫道："老师，你老人家给我看着，我要上台会会这位铁爪神鹰，循环道长贺清虚看着这个情形，本来不愿意教徒弟出头，可是胡千里这话是当众说的，没等老道答言，陶洞天抢着说道："不错，今天这个柳飞雄出头，如果老少二位剑客不出头，大概是无人能敌。"老道听到这里，拦阻的话就不能说了，倘若我要拦阻我徒弟，不让他出头登擂，那么我们师徒干么来了呢？老人家

无法，只得点了点头，嘱咐徒弟柳飞雄并不是无能之辈，动手千万要多多留神。胡千里点头答应，怀抱一对铁镫，下了看台，够奔擂台而来。到了台上，老头子铁爪神鹰留神一看，但见这个人头顶一簇黄毛，长得到是有点英雄气概，可有一节自己不认识，心里纳闷。暗说他要是平常的武术，见我在这里他也不敢过来，要说是有名的英雄，怎么我不认识呢？老头子想到这里问道："这位英雄你尊姓大名，你可曾看见我的本领了吗？"老头子这话分明是有点看不起胡骏。胡骏一听未免有气，暗道：就让你有点本领的话，就至于这么看不起人吗？遂说道："我姓胡名骏，外号人称金顶吼赛元霸，我看你老人家跟燕普动手，您的本领实在高强，故此也要前来领教领教。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能耐，也不过会练几手笨功夫，但是你老人家赢了燕道长，是因为他一时大意，以致输招，您要把我胡骏也看的那么容易，就算您没有眼力。"老头子一听，心里就有气，心说怎么着，我赢不了你，别说你这么一个无名的东西，成名的剑客我都没把他放在心上。遂叫道："胡骏，你别看我年迈苍苍，连打数阵，我要赢不了你，我把柳字倒过来。"胡千里一听也是气的了不得，遂叫道："老英雄我们一言为定，我胡骏要是输给你，没别的，我把我的胡字也倒过来。"柳飞雄一听心说：好小子，你真敢跟我吹牛腿，遂笑着说道："胡骏你的胡字就算倒过去了。"胡骏微然一笑道："不必说大话，是驴是马得拉出来看，要是只凭空口一说，我看你的柳字也算倒过来啦！"老头子说道："好，我看你往哪里走。"将要动手，就听台下有人说："您跟他何苦着这么大急呢？把他交给我吧！"老头子一听有人答话，回头一看，见是一个小孩儿，也就在十几岁的光景，生得是瘦小枯干。老

头子将一怔神的工夫，这孩子已然纵到台上，把在位的英雄全都吓了一跳。钦差大人一看，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细一看不对，嘴上还有几根胡须呢，猛一看可真跟小孩子一样。心里暗道：看这个人形同病鬼似的，如何能够打的了擂呢？别说现在都是些身分高的主儿，就拿一个平常人来说，他也不准打的了人家。大人心里是这样想着，哪知道柳飞雄早就认识这位，原来非是别人，正是松阳县云龙九现周寻最得意的徒弟，黄病童子苗吉庆。可别看他这个样儿，由打八岁练艺，四十多年的功夫，今年五十一岁了。柳飞雄一看这小子来啦，他一来，不问可知，一定也有他的师傅。柳飞雄想着往四下看了看，果见人群中站着一位白发的老者，两鬓雪白腰间佩剑，身旁卧着一匹千里追风驹，柳爷看罢心里乐的了不得，想不到数十年的老朋友，在此相逢。我得了腿病数十年未曾出门，所有我的朋友我说是不能见面了，没想到也有今日。越想越高兴。连连点手叫道："周大弟，你请到这边来，愚兄在此。"周老剑客把追风驹拉到台下，早有人接了过来。老头子纵身上台，大家起身都恭敬一番，别看这位周老头子身为剑客，跟普通的剑客可不一样，人家喜怒不形于色，并且不爱说话，人品直爽非常。大家谦逊以后，柳飞雄这才问道："兄弟，你不在江南，来到此地有什么事？莫非是特意前来打擂吗？"云龙九现周寻，一理银髯说道："大哥，别人不知道，难道说您还不知道吗？我的性子就是好静不好动，遂把自己的来历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由打拦挡英王，黄病童子苗吉庆，拉着一匹小驴，把一个云台剑客燕普撞了一个斤斗，周老剑客跟燕普当场过招，二人战得是难分难解，燕普因为保着英王不肯恋

战，当即逃走。周爷也没追他，知道英王大数已尽，大约活不过今年，我何必赶尽杀绝呢？可是身为剑客，除恶即是善念，可有一节，看他大数已尽，决无厚望，教他自生自灭就是了，所以周寻也没追他。苗吉庆哪里肯舍，手擎一对赶龙锥，叫道："师傅，为什么不追他呢？这不是英王吗？把他拿获交给钦差公馆，面见年大人，专折奏明圣上，这不是奇功一件吗？那时天子见喜，一定赏您一个官职。您要是不贪功名的话，不会赏给小子我吧！我不许来个官坐坐吗？"这一句话一出口，把周寻竟乐得忍不住了，噗嗤一声乐了出来。叫道："吉庆，像你也是剑客身分，游荡江湖，该把功名富贵抛在九霄云外，才不失你的身分。你要常存富贵功名之心，你的前途可就危险了。"苗吉庆一听师傅这样一说，自己也没敢多言，带起军刃来拉着这匹小驴，跟着师傅往前行走。剑山蓬莱岛的事，并没不曾过问，要紧的就是捉拿潘豹，然后爷儿两个好回江南。闻听人言，说潘豹这个小子落到陕西了，在陕西什么地方可不知道，这爷儿两个也不心急，慢慢一天一天的往陕西走，遇着城镇庄村时，暗暗的调查踪迹。这一天来到山陕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大镇店，看着这个镇店总有四五千户人家，人烟稠密，十分热闹。周寻对于风鉴素有研究，用手一指向吉庆说道："你看见了没有，是围着那棵吉星高照杆子住的主儿，全都走运，不然的话这镇上决没有这么热闹。"吉庆闻听点了点头，跟着说道："师傅，我将来一定学您所会的，像面、算卦、批八字、看阴阳宅、针灸、脉理、治病、点穴等等的本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你老人家百年之后，黄金入柜，我要凭您这一身的本领游遍天下，谁说不是名门的后代呢？云龙九现点了点头说道："好小子，只要你心存大

志，我一定把我所会的绝艺倾囊而授，决不负你的希望。”爷儿两个说着话走进村口，正赶上是好日子，是阴间的鬼节，添坟祭扫，焚化纸钱，爆竹声响，热闹非常。有僧道建设的水陆道场，一些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全想到各处游逛一番，所以大街上行人如织，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爷儿两个找了一家小饭铺，吃喝休息。苗吉庆跟人一打听，才知道今天是盂兰会，苗吉庆不知道什么叫盂兰会。看官，您要向我说，你这小说写的太不讲理了，凭苗吉庆那么大一个人，连盂兰会都不知道吗？这我可有的答复，皆因苗吉庆，由八岁跟着这位周剑客，终日只知练艺，几十年的工夫一步不离师傅，就知练艺，其余的事可以说是一概不懂。整年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叫过节，过年，一概都不晓得。他一看水陆道场上烧法船，他看着非常的新鲜，爷儿两个吃喝已毕，吉庆向师傅说道：“师傅，今天咱们别走啦，就在这住一夜吧！您看这都是多么新鲜，我们开开眼吧！”周寻一想这孩子跟我这几十年，连门都没出过，也难怪他看着这个新鲜。周寻正在思想，苗吉庆非要看看烧船的不可，老头子无法，遂点头答应。苗吉庆一听师傅答应了，喜欢的了不得，跟跑堂的一打听，这个会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会。跑堂的答道：“您还是真问巧啦，我们这个地方叫如意村，虽然每年都照例有会，唯独今年比往年更热闹，又增加了两棚经。往年是一只法船，今年改成了三只，吉庆问道：“这法船出来的时候，我们能上去玩玩吗？”这一句话把大家全招乐了，跑堂的笑着说道：“客官，您是没看见过吧！这法船是纸糊的，放在河里用火焚烧。烧完之后，在河滩上面有唐家庄练武术的，跟我们村的武术家结彩比武，赢了的主儿，露脸得钱。输招的就算

完啦，您说这个热闹真不可不看。周寻听着也是很有意思，会过饭钱之后，爷儿两个随着行人就奔会场而来。

也用不着找店住下，因为这爷俩夜里也能行走，所以也没下店，来到河滩天也就是正午，就见来了许多年壮之人，一个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都是青绸子巾罩头，后面有人抗着军刃，十八般兵器样样皆全。早有预备好的圈场，四周围着红布，就见这群人说说笑笑进里边去了，工夫不大又过来一群人，一个个都是精神百倍，摩拳擦掌，也奔场子里而来。到了里面分东西两部，当中就是比武的地方，从中为首的人，站在场子当中向众人说道："都来齐了没有，如果都来齐的话，可要开场啦！"周寻一想，既是打算看，莫若往里走，赶到人一多的时候，就不易往里挤了。主意已定，教吉庆把小驴拴在立椿之上，爷两个走了进来。这时候看热闹的人，早把这场子围的风雨不透了。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就有人说："岂有此理，人家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这还拴着一匹驴，是谁的？趁早拉走，不然的话我可给你宰了。"黄病童子苗吉庆把小眼翻了翻，见说话的这小子二十多岁，穿着黄 城 绸的裤褂，小辫在脑袋后边一盘，说话带着十二分怒气。少剑客说道："驴是我的，您为什么要宰他？"本来黄病童子的像貌就不虎人，说话又不是本地口音，这小子一看就知是个外乡人。当时哈哈大笑道："怯勺，你看你这样，上这地方来不怕人多把你挤死呀！你也许不愿意活着啦！"周老剑客也不答言，心里就有点不悦，单看徒弟跟他说什么。苗吉庆也有主意，向那小子说道："这时候我腿酸了，休息一会我再拉他出去，"那小子说道："不成，你不用对付，赶紧拉走。"苗吉庆说道："我这腿酸的动不了，我怎样走呢？"那小子一看这是诚心气我，遂

大声说道："好，你不是腿酸吗，巧啦，我专门会治酸腿，保管一踢就好。"黄病童子也真坏，向他说道："我这毛病非有人踢好不了，可是踢我的人，必须有点力气才合适，我看阁下这个样子也不一定踢的好。"那小子一听心里的火就大啦，遂冷笑道："我这一脚要踢不死你，我白活这么大。"苗吉庆笑了笑说道："请你多受累踢我一脚吧！"那小子也不客气，照定吉庆大腿就是一脚，吉庆还以为没有踢上呢，这小子可受不了啦，两手握着大腿喊痛不止，跑入人群里去了。这时场子里已然布置停当，就见两边各闪出一人，来到当场彼此一施礼动起手来，打败了一个，跟着又过来一个。周寻一看知道这都是平常的武术，后来打着打着竟带军刃了，别看功夫都不高，还是真杀真砍，转眼之间两边都伤有七八个人，战来战去，年轻的都下去，老头儿都上来了，彼此各有胜负，未后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手使长枪，连赢数阵。有一个使棍的，过去动手，两个人打的是难分难解，就有人说："咱们大家请何二爷去吧！不然的话这个武没法子比了。您看不出来吗？赵老师这条三节棍也未必赢的了。赵老师赢不了，当然就得王老师出头，王老师的本领跟赵老师差不多，出去也未必胜的了。"那时候应当何人出头呢，大家一计议，便请何二爷去了。周老剑客听着，知道何二爷定是有功夫的人，心说我看看这位何二爷有什么特别的本领。正然这样想着，就听黄病童子叫道："师傅，您看见了没有，也不是我的眼高，可也不是他们的武术平常，据弟子我看，这群人一个有本领的也没有，我看跟我对手的主儿真没有。这何二爷不用看，也很高不了。"周寻点了点头说道："他们这不过都是平常的武术家罢了，这样就算不含乎。"爷儿两个说着话，猛然间就听得当场一声响，

跟着就听‘哎哟’一声，原来姓赵的三节棍被人家打掉，一枪刺在大腿上，败回本队去了。

跟着过来一位姓王的，使护手双钩，将要动手，就听有人喊道：“何二爷来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往说话的这里看，周寻师徒也留神观看。周寻这一看，只乐的了不得，不是别人，正是悬案在逃的潘豹，大摇大摆的走来。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总算活该拿住他。这小子自从在周宅被老剑客将他吓走，把小子吓得是魂飞千里。自己也明白，人家打算拿我，用不着老剑客，就是黄病童子要拿我，也是易如反掌，小子哪敢怠慢，两足飞开跑得是不亦乐乎。可是又没有定所，顺着一条大道直往前走，一连气走了三天三夜，把小子也饿坏了，也累了。就见前面有一片树林，打算进去歇息歇息，别说后面没人追赶，即便有人追我，我在这树林之中也容易跑。潘豹把主意拿定，四外看了看，也没有什么人，心里暗道：得啦！这一回我算得着命了，反正他们追不上我了。也是贼人瞻虚，其实那里有人追他，没想到将一进树林，就见由里面纵出一个人来，手里擎着一口明亮的大刀，站在对面口念山歌：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倘若半个说不字，一刀杀死不管埋。潘豹一看，这天气并不甚晚，也就在黄昏时候，如果定住眼神，还能看得出面孔来。留神一看就见这人白净面皮，细眉大眼，看着非常的眼熟，好像自己的同学梅青。提起这个梅青来，也是潘豹最知己的朋友，后来年岁全长成人，各奔生计，因此不常聚首。可是在平日之中谁也不断的想念谁，潘豹知道他出门在外，就是不知在什么地方。一看这劫路之人好像梅青，心说：是不是我先冒叫一声看。潘豹这才说道：“对面的那位英雄可是梅青贤

弟吗？”梅青问道：“你是什么人？”潘豹自报姓名，梅青哎哟一声：“原来是潘大哥到了，小弟不知多有冒犯，但不知大哥因何来到此地？”说着话将军刃收起，走过来就给潘豹行礼，潘豹用手忙掺住道：“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兄弟你因何落草？”梅青一声长叹说道：“哥哥，小弟我一言难尽了，自从我在家里宝局上，一连气输了十一宝，把所有家财通统卖净。在先咱们兄弟不是大财主吗？忽然间一贫如洗，我因不愿意在乡亲众目之下，受人讥笑，所以我出外自求生路。也是我万般无奈，只得落草为寇，因为巧遇紫金峰的头目，将我约到山中。上得山去，山大王赐了我一个小头目，今天该着我下山探听买卖，就遇见哥哥您了。”潘豹闻听点了点头，因为梅青也不是外人，遂把自己的来历一说。梅青一听说道：“既然如此，哥哥您跟我上山不好吗？”潘豹一想，此时正无立足之地，莫若我暂时就在此躲避躲避。遂向梅青说道：“山上寨主有几位？”梅青说道：“以前就是何家兄弟二人，何晓岚、何晓峰。因为大爷下山做买卖遇害，现在只剩何二爷一人整理山寨。这位何二爷也是个剑侠的身分，在绿林之中也算第一的人物，前些天又招集两位寨主，一个叫张胜，一个叫王得禄，现在何二爷已然金盆洗手不干了。大寨主就是赛霸王张胜，二寨主就是云里燕王得禄，还有我们几位头目。”潘豹闻听说道：“我要上山，咱们可不能实话实说，就说咱弟兄是在江湖上交好，久来见面的朋友。”梅青也很乐意，二人计议已毕，遂一同上山，见了二位寨主。

大寨主见他也是个好汉，当时就派了他一个头目。潘豹向梅青说道：“兄弟，我上来就为的是避难，如果派我出去作买卖，倘或遇见周寻老头子那还了得。”梅青一想这话也对，

说道："要不然你我离开此地，另想别的生路吧！可是安身之处，这一时之间也不好找，这便如何是好呢？"二人正为难之际，忽有喽兵进来报告，外面有如意庄陈庄主，派人求见梅头领，并有书信一封。梅青一听说道："赶快叫下书的人进来。"喽兵出去工夫不大，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年方二十余岁，黑色脸膛，农夫的打扮。喽兵一指说道："这是我们大头目，上前行礼。"那个人赶紧过去请安，然后取出书信，梅青拆开一看，不由得喜笑颜开。看完递与潘豹观看，遂向下书人说道："你回去对你们庄主说，就提我修书不及照书行事，我们到期准到。"下书人走后，潘豹问道："贤弟，这是为了什么事？"梅青说道："大哥您有所不知，这也是几年前的事了，兄弟我那时候在这山寨当一名踩盘子的伙计。我走到如意庄，可巧就病在陈家店内，身上是分文没有，房钱店钱欠了不少，我也不好意思再住着啦！于是便跟店掌柜的实话实说，真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家陈掌柜怕我出店死了，不但不教我走，反倒借给我钱治病，我是万分的感激人家。遂后我才知道这位陈掌柜，不但开店，并且还是如意庄的庄主。及至我的病好之后，求他的伙计领着我，登门叩谢。陈庄主见我病好，很是喜欢，留我在内宅吃饭，在吃饭的工夫，陈庄主玉亭，问我以先作过什么事，我跟人家说了两句瞎话，后来我一想人家待我恩重如山，我要不说实话，未免太不够人格了，不如就实话实说吧！我告诉陈庄主说，老爷子，我别的恩情报不了，只要有人欺负咱们，您到紫金峰给我送个信，我梅青办不了的话，一句话就把大寨主二寨主约出来。二寨主他老人家外号人称镍背罗汉镇西方，名叫何秀字晓峰，大寨主字晓岚也是很有本领，因为一时大意，在外边被人杀死。二寨主

可厉害了，身有绝艺，在江湖上真是首屈一指的英雄。陈庄主听着是喜欢的了不得，向我说道，‘老弟，你不是把心里的话都跟我说了吗？我从今以后，一定看待你如同亲手足一样，只要老兄弟你不择弃我，咱们哥俩是越走越近。再者说愚兄我以后求你的地方太多了，为兄我最关心的就是有一家仇人，在我们村的东南五里，地名张家园子。有个庄主名张纪臣，外号人称五殿阎王，他们庄上有把式场子，还有会，在每逢年节时候，和我们村把式场子凑在一处表演为是热闹。后来因各被争强斗胜的心所驱使，把表演竟一变而为比武了，两下都请高人。今年我们计划，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有心约请高人，恨无门路，既是梅老弟你有高友，为兄我还是不客气，以后遇事的时候，非求老弟你助我一膀之力不可。如果你不在这里的话，我一定派人给你送信就是了。可有一节，你要来的时候，千万把何二爷请来。’梅青答道，‘可以可以，只要有比武的那一天，请大哥赏给我一个信，小弟我立时准到。’”陈玉亭一听喜欢的了不得，取出许多银两，教梅青拿着当盘费，梅青辞别陈玉亭赶忙回山，几年的工夫也没遇见比武，直到今年这两村才有比武的消息，规定的日期是在七月十五日，借着盂兰会比武，转眼间就到五月节了，陈玉亭这才派人携书信，够奔紫金峰下书，梅青看完书信喜欢的了不得，也不是为别的喜欢，就是为他二人正在无处可去的当儿，居然出了这么一个机会，如何会不喜欢呢，潘豹闻听心里也是很快活，一皱眉头说道，机会可是好机会，可是这位何二爷我们怎样去请呢，梅青说道，无妨事，我自有道理，说着遂去见张王二位寨主，把从前情形一说，赛霸王张胜摇头道：“我想何二爷早已金盆洗手，静地隐居，你去也是往返徒劳。”梅青

一思想，这话也有道理，比如说我见着他，他要是出头，还算没有什么说的，他要是一拒绝我，我这面子上也有点难看。一想得啦，莫若跟我大哥潘豹两个人去就是了，张胜也不好意思拦阻，只得点头答应。梅青潘豹二人收拾收拾下山寨奔如意村而来。

一路无书，眼看着如意村就在面前，离着也就在半里来地。梅青一想，前几年我跟陈庄主说的话，如同板上钉钉一样，如今请不来何二爷，人家要一问我，我有何言答对呢？想了半天，遂向潘豹说道："大哥，我有点事跟您商量，可是您无论如何也得答应我。"潘豹闻听不由得就是一怔，沉了一会说道："兄弟你我乃是总角之交，有什么话你自管说，只要我办的到，我就能答应你？"梅青说道："咱们到了如意村，你要更名换姓，假充何二爷，我面子上也好看。"潘豹一听也好，现在自己正是避难的时候，在外边改改名姓也可以使得。遂说道："我到是愿意，可是要被人家看出破绽来，那时应当怎样办呢？"梅青说道："这如意庄没有认识何二爷的，日子一长了，他们不知你是何二爷，不告诉他们实话，就说你姓何名潘，外号人称净街罗汉，难道说就不许跟姓何的同姓吗？他们要问山寨的事，你就说因为一口气洗手不干啦。"

潘豹一听这话也有理，遂答道："就这么办吧！"二人计议已毕，这才紧走几步进了如意庄。陈庄主得着这个消息，亲自出迎。梅青一见陈庄主玉亭，赶紧给潘豹引见，遂说道："二哥，这是本村的陈庄主玉亭，陈大哥，这是我二哥何二爷。"这样一引见，陈玉亭如何看的出来，真是如同接财神一样的把他二人让到客厅里面，恭恭敬敬，唯恐招待不周，因为离着比武的日期很远，遂在东跨院打扫上房三间，教他二人一

人住一间，另外派了几名家人，轮流伺候。每日里，吃则珍馐百味，喝则玉液琼浆，把个潘豹小子可乐坏了。心里暗笑道："想不到我有这步运，真是事有该着，也许是我的造化。"这小子在一来的这几天，也不过和梅青二人在一处，谈谈以前的旧事，后来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潘豹这小子在屋子里就呆不住了，每天吃完了饭，就在这如意庄的街前街后往来的游散。

这一天在本街的东头，有一座大门，栅栏外边站着几个女子。其中有一个最俊的姑娘，也就在十六七的样子，别说生在这僻野乡村里，就是在京城大镇上也可说是出众的美女。潘豹这小子本是色中魔鬼，一看见这样的美女，简直是连步都迈不开了，两只眼直直勾勾，不转睛的看人家。几个女子见这小子好像有点神经病，所以都跑回院中去了。这小子看看人家都走啦，慢慢的走至栅栏切近，弯腰拾起一块碎砖头来，在栅栏上画了一个暗记，赶紧的又走了回来，见着梅青也没说。等到用完晚饭，仍然出来暗暗察看，把人家这所院子都看明白了，这就叫踩道，回来的时候天就黑啦。这小子在屋里收拾俐落，天也就在定更时分，听了听大家全都睡着了，便出来跃过围墙，直奔街东的这座大门而来。来到门口，绕到后面围墙，这小子两足一用力纵上墙头，往下看了看，没有动静，飞身落地，悄悄的走到一个窗子下边。听了听里面的鼻息之声，知道是睡着了，这小子用舌头把窗纸舐了一小窟隆，往里一细看。这屋里正是白天所见那最俊美女子的卧室，小子一看，真是心花怒放，有说不出来的一种美。遂施展拨门的功夫，将门拨开，轻轻走了进来，这就是色胆包天，一切都不顾了，如果后面要有人跟着你，焉有你的命在。这

小子到了屋里，又奔暗间，擦起门帘，一手持刀，没敢打火。定神细看，但见这位姑娘，赤身裸体，被子滚在一旁，睡得正酣。肌白如粉，一双小小金连，穿着红缎子的睡鞋，周周正正不满一把。潘豹小子一看，立时欲火烧身，哪顾得一切，竟伸手往姑娘身上一摸，这位姑娘由梦中惊醒，睁眼要喊，小子用刀在小腹子上一擦，低声说道："别动，你要一喊我就杀死你，你也不必害怕，我也不要你金银财宝，也不抢你的簪环首饰，就是要跟你求片刻之欢。"这姑娘早就浑身乱抖，有心不答应吧，就要有性命之忧，遂央告道："只要您不杀我，我都能依着您。"小子一听乐的了不得，把刀还鞘，姑娘处于威力之下，自然就任其所为了。可怜一个黄花处女，遭此强暴，也算是大不幸了。事毕之后，潘豹并且嘱咐这姑娘不许声张，倘若走漏风声，一定要你的命，说了一声后会有期，这才走了出来。原来这个姑娘家也姓陈，跟陈玉亭还是远门的当家，老两口子就是一儿一女，儿子也没娶妻，这位姑娘也未字人。姑娘名大闺，他爹爹四十余岁，母亲仁氏，日子虽说不甚富足，可是也饿不着。大闺被潘豹强奸之后，果然也没敢声张。过了两天潘豹在黑夜之间又来了，这一次比前一次可不一样了，不顾一切，竟与大闺两人宽衣而卧。一夜之间春风数度，这个姑娘乃是十六七的幼女，早已四肢无力，头目发晕了，潘豹走后，本想起来整理整理头发，收拾收拾被褥，可惜没有这分精神了，竟糊涂睡去。这一睡不要紧，直到红日满窗尚未醒来，她母亲仁氏，在先以为这丫头贪睡，也没去叫她。等到天将正午还不见女儿起来，遂大声说道："这么大姑娘这样懒，也不看看天到什么时候了，这样在家不要紧，出了门子，到了婆家岂不要受气吗？"仁氏打算到屋里把

女儿叫起来，说她几句也就完啦，哪知道一进门就吓了一跳，但见大闺赤身露体一丝不卦，被褥滚的很缭乱，并且身旁还放着许多看着难堪的东西。仁氏暗想道：真奇怪，这种布置除非是年轻的少妇，与夫同眠以后才是这样，这孩子乃是黄花处女，为什么竟有这种现象？”仁氏走至近前一细看，才知道女儿跟男子通奸了，虽不十分真切，也看个八九了。赶紧把姑娘推醒，这位姑娘一睁眼就吓了一跳，赶紧就穿衣服，仁氏怒喝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作的什么事情，你还不跟我实话实说，我要告诉你爸爸，他非把你活埋了不可。”大闺知道事已不能隐瞒，遂哭诉前情，把被奸的经过，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仁氏一听，真是痛气交加，浑身乱抖，也不敢隐瞒，就把这事跟丈夫全都说啦。大闺之父陈老太一听这话，也是气的了不得，遂向妻子说道：“我现时方寸已乱，有什么主意你就出吧！”仁氏说道：“这事万不可声张，关系我们陈姓的名誉，也关系我们全家性命。我想告诉女儿，等那男子再来的时候，细细的问问他，看准他的像貌，我们是暗中查访，有了这小子的下落，我们就立时报官，哪怕他飞上天去。”陈老太点头道好，仁氏就把这个主意告诉女儿了，果然过两天潘豹这小子夜间又来啦，两个人一见面，姑娘便假意殷勤，为的是好套他的实话。这姑娘又假装说道：“我的手上今日扎一个刺，痛的我要命，你取火来给我看看。”潘豹也想看看姑娘的秀色，遂取出火折来一晃就亮了，看了半天也没看见刺在哪里。这姑娘可看的明明白白，心里说：你走到哪里我也敢认你，潘豹这一夜又是尽情取乐，任所欲为。仁氏早就留心听着呢，这小子走了以后，仁氏过来一问，这姑娘跟她妈一说，仁氏又据情以告其夫，陈老太一听就明白了，这非是

陈庄主请来的那个小子不可。他姓何，人称何二爷，如果要是他真是不好办。仁氏说道："我们也别胡猜疑，今天你去到陈宅看看，然后我们再定主意。陈老太果然当日就去调查，回来跟仁氏一说，是分毫不差。两口子一计议，就把陈玉亭请来了，密秘以告其事，教他给想个办法。陈玉亭一看，真麻了头皮啦，想了多时这才说道："大哥，小弟我有一个主意，说出来你们夫妇听听，如果要成，我们就这么办，如果不成的话，我们再想别的法子。不错，姓何的是我约来的，他住在我家，按说无论什么事与我也有干系。可有一节，现在咱们这如意庄，不是总受张家园子的气吗？所以我不惜一切的到处请高人，谁知道这小子是这样行为呢？虽然是我把事办错，我也为的是给咱们合庄出气呀！我想这个何二爷乃是剑客身分，作出这样的事来，也许是天赐良缘，该着他二人成双配对。我们过去七月十五看，如果他要能把张家园子的人们压下去，把我这侄女就许配他，教他住在我们村上，也可以给我村增点勇气。到那个时候，所有我侄女应用的衣服妆奁等等的东西，归我陈玉亭买办，决不用大哥一文。如果他要打不过张家园子人的话，我们把他往外一赶，虽说大侄女有这么一点也是出于不得已，把他给我的儿子作媳妇，我也是乐的，最好你夫妇想法子把女儿先送到亲戚家住几天。"陈老太夫妇一听这一片话实在有理，所以都喜欢的了不得，暗想道：别看我女儿被人强奸，倒嫁了个好主儿。陈玉亭走后，陈老太就把女儿送到外祖母家去，等过七月十五再为计议。潘豹这小子也是该着他走这步运，如果真能把张家园子的人比下去，陈玉亭从中作伐，一定把这姑娘给他，也可说是先奸后嫁。如果取不了胜的话，小子可就得滚出庄去，那时间把

一个大破瓜自好归玉亭之子了，这是后话。

日月穿梭，时光易过，不觉已到七月十五，陈玉亭问潘豹道："何二爷，今日比武，你老人家可是随众前往，还是在家等候？"潘豹这小子是贼人胆虚，一想我如果随众前往，也不能够先出阵，当然是要在旁观阵，如果要遇见周寻老东西，他岂能饶的了我。想到这里说道："我跟我梅青兄弟，在家里候信吧！如果各位老师傅都不成的话，给我们弟兄送个信，我们跟着就到。"陈玉亭点头，把场子的事全都布置好了，回到家中陪着何二爷候信。就听来人报道："现在各位师傅全都堪堪不敌了，请庄主爷想法子吧！"陈玉亭这才抱拳说道："何二爷，请您辛苦一趟吧。"这位何二爷答道："好。"站起身来带着梅青出了陈宅，直奔场子而来。到了这里一看，真是人山人海，围的是风雨不透，就听有人说道："你们闪开了，何二爷来啦！"因为这何二爷也不是来了一天半天了，来了这么些日子，不但如意村全村知道，就是张家园子也全都哄动了。此时一听何二爷来啦，大家往旁边一闪，闪开一条小路，这小子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老头子周寻一看真乐的了不得，心里暗道：我们爷儿两个把他拿住，也好回家，遂一抖丹田喊道："这一回你还跑的了吗？"潘豹听着这个声音就耳熟，四外看了看也没看见周寻，就见木桩上拴着一匹驴，这小子一看，赶紧窜入人群里去了。周老头子一想：唉，我错了，我应当先伸手后说话，这么些个人还是真不好办。想到这里，脚下用力追了过去，将至场子当中，就见由人群中纵出一个人来，用双臂一横把老头子拦住。老头子一理银髯，留神观看，但见出来的这个人，身高六尺上下，微微有点马蜂腰，身穿蓝绸紧身，外罩大衫，足登薄粉底快靴，四方脸膛，有点门

楼头，面如粉团，似荷花出水，浓眉阔目，高鼻梁准头丰满，三山得配，四字口，唇如丹朱，短黑的胡子，看年岁也就在四十上下，一番威风，令人看着可怕。周老头子正在这样看着，就听那人说道："老头儿，你是由哪里来，姓字名谁，为什么把何二爷吓走？莫非你跟姓何的有仇不成吗？对你实说了吧！真何二爷是我，那个小子是冒充我的名字。我姓何，排行在二，字晓峰，外号人称镇西方锦背罗汉。老爷子你要跟姓何的有过节的话，请向我来。"周老头子一听，这里边又有了事了，遂带笑说道："老朽姓周名寻，阁下有所不知，方才被我吓走的那个人，他姓潘名豹，我是跟踪而来，特要拿他。"何晓峰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潘豹这两个字我也早有耳闻，可是总未见其人，原来如此，这也是阴错阳差，请你老人家多多原谅我。我想你老人家乃是成名剑客，为何跟这小子为仇作对呢？"老头子长叹一声说道："这事非三言两语可以谈尽的，我且问你，这潘豹为什么要充你的名姓呢？"何晓峰闻听把双眉一皱说道："我也是莫明其妙，老剑客爷，您既然问到这里，我也不能不把我的来历报告您。"何晓峰遂把以往之事一说。原来这位何二爷自从在金盆洗手，终日在家里悠闲自在，有时候自己在院中习习功夫，有时在书房看看古书。这一天，忽然间一阵心血来潮，暗想道：我自从下山之后，山上的情形我是一慨不知，今天我也高兴，我何不上山看看去。主意已定，这才由家出来奔够紫金峰而来。到了山口，有几个把山口的喽兵赶过来请安，连忙回山报告寨主，张胜、王得禄二位寨主是亲自出迎，把何二爷接进大厅落坐。何二爷遂问山上的情形，并且嘱咐张胜道："从今以后，山下不许你们行劫客商，必须抱着劫赃官，杀恶霸，抢奸商的宗旨。"张

胜连连答应道："遵命。"何二爷又问道："梅青他往哪里去了？"张胜遂把前事详细报告："那时梅青有意请你老人家出头，被我弟兄二人拦住了，我们二人一想，你老人家纳享清福，决不愿多讨麻烦的，所以我二人没教他去请您。"何二爷点了点头说道："可是这么说，我也决不能看着我们弟兄栽斤斗。"接着问道："他们走了多少日期了？那里比武在什么时候？"张胜答道："他二人走有一个多月了，比武的日期，约在七月十五，借着盂兰会比武。"何二爷说道："这还是万幸。"张胜问道："二爷，听您这样说法，难道这个事与您还有什么关系吗？"何晓峰微然一笑说道："你二人哪里晓得，这事乃是数年以前的约会，那时我还在山上，这小子回山的时候跟我一字未提。现在人家来信求他转为约我，我既然没在山上，他一定要借我旗号，在外作祸，他要伤了人命，要连累于我，人家要把他打伤，岂不是我栽斤斗吗？如果在外面作出意外之事，与我的名誉岂不有大大的关系吗？我镇西方锦背罗汉也是有名的汉子，岂能把性命断送他手。"张胜，王得禄二人一听，哎呀，可不是吗！真是灭高人有罪，我们真是想不到这里。遂说道："二爷您看这事当怎样办呢？"何晓峰说道："无妨事，不过我得跟随他们，暗地看看也就是了，把话说完，遂告辞下山。回到家中将自己衣服和军刃，全都打在一个小包袱里，带了不少的盘费，由家中起身，一路之上不必细表。

来到如意庄便也住在了陈家店。每天在村中暗暗打听消息，这如意村可都哄动了，都知道陈庄主由紫金峰约来了何二爷，张家园也早都知道了。这位真何二爷听着这气就大啦，暗想道：紫金峰的何二爷，就是我一个人，我大哥早就死了，哪里又出来姓何的呢？这一定有人冒充我的名姓，好，单等

黑夜之间到陈玉亭家中暗探一番便了。果然夜间这位何晓峰就到陈家去了，一连探了三夜，也没探出所以然来，只好等待七月十五就是了。光阴似箭，这一天到了七月十五，何晓峰早就到了会场，把主意早拿定了，等到姓何的出来的时候，我就过去问问他，说好的我就放了他，他要不服的话，就教他当众现丑。然后我一出头，给他们两村一解和，永远不许两村比武。这是何二爷心里的话，恐怕有人认识自己，并没站在前面，借着人多，隐住身形。所有动手的人，全都看的是明明白白，忽听有人说何二爷来了，何晓峰怔神的功夫，就听有人喊道："这回你往哪里走。"何晓峰一听，这小子将一出头，就有人等着他，这个人一定跟姓何的过不去，莫若我过去问问他，所以便出头把老英雄拦住。自己又把来历一说，在旁边的陈庄主一听，哎呀，可了不的了，原来那小子是冒充字号。赶紧向老剑客跟何二爷拱手说道："在下我是本庄庄主，此地不是讲话所在，请二位到我舍下一谈。"何二爷一听说道："好，我正要有话问你。"遂向周老头子说："剑客爷，您屈尊屈尊吧。"老头子一听长叹说道："得啦，你把潘豹给我放走了，我还跟他有什么说的，这也是不该着这小子落网。"何秀很恭敬的说道："老剑客，今天小子我跟您相遇，也是我何秀的三生有幸，没别的咱爷两个细谈谈。"老头子无法，只得命黄病童子牵着驴，一同够奔陈宅而来。张家园子的人们说道："我们这武还比不比？如果不比，可算我们胜了。"陈玉亭说："不成，我们是明天再决胜负。"张家园子的众人也点头答应，众人各自回去不表。

单说陈庄主陪着老少三位英雄，来到自己家中，让至客厅落坐。何秀先问老头子因何捉拿潘豹，老头子就把原因一

说，大家听着点头不已。陈玉亭也把潘豹在如意庄的行为一说，大家正在谈话之时，有家人进来报道，外面有陈老太要见庄主。陈玉亭命家人把他请进来，家人把陈老太请了进来，陈庄主将要给众人引见。就听陈老太说道："哪位是何二爷？"何秀答道是我，陈老太说道："以先的那位何二爷，说是您的徒弟，现在我见着您这事就好办了。"陈庄主一听，连忙说道："大哥，你自管放心，我是说到哪里办到哪里。"陈老太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告辞啦！"周老剑客跟何秀看着这般光景都是莫明其妙。陈老太走后，陈玉亭这才说道："我有句话要说给二位老剑客听。"说着遂命家人们出去，这才把潘豹逼奸陈老太女儿，自己如何答应陈老太的话一说，老剑客跟何秀全都赞美陈庄主的办法。何晓峰的意思，打算趁着周老剑客在此，给两村一解和，这事就算完了，派人去请五殿阎王张纪臣。张纪臣早得着信了，知道真何二爷来了，还有一位老剑客，如果明天再比武，谁敢出头比试。正在这为难的当儿，如意庄派人来了。到了如意庄彼此相见，这二位出头谁敢说不了，陈庄主备下酒筵款待三位老少英雄，两村之事从此这算解和了。吃喝已毕，周老剑客站起身来就要告辞，众人问道："老剑客，您如果没有要紧的事，何不在我们庄上盘恒几日呢？"老头子说道："多谢众位的好心，我是急于追踪潘豹，不能久留，我们是后会有期。"众人不能拦阻，只得欢送老头子师徒二人。何秀也要告辞，陈庄主说道："老剑客爷他老人家有事，我等不能强留，何二爷您可没有事，在我家多住几天吧！"何秀再三不允，经周老头在旁相劝，何二爷这才点头。大家直送老头子出了如意村口外，黄病童子拉着驴，周寻向众人抱拳而别。

爷儿两个奔陕西而来，这天到了谢家滩正赶上这里立擂，老头子一想，这个热闹我们不能不看，于是遂站在一旁观看。看来看去，所有上去动手的人，老头子认得的不少。后来一看钱爪神鹰柳飞雄，也到台上比试，周老头欢喜的了不得。暗想道：我二人这些年没见面，我以为他早已物化了，不想他还在人世，看这个威风还是不减于当年。直看到燕普输招，胡千里上台，黄病童子向老头子说道："师傅，我去会会这个小子，把我师叔换下来。"说着一抖身纵上擂台，柳飞雄一看呀，这小子什么时候来的，知道黄病童子的本领，自己遂退在后面，这才把周老剑客请上台来。

不言他们弟兄在台上谈话，再说黄病童子苗吉庆，上得台来伸手把包袱打开，由里面取出一对军刃来，双手一抖军刃哗啷啷山响。胡千里本打算用手中一对出奇的军刃，来赢老头子柳飞雄，没想到由下面纵上一个病孩子来，面如黄纸，风大点就许把他吹飞了。两道眼眉似有似无，两只黄眼珠子到是很亮，如同两盏明灯相似，塌山根翻鼻孔，青头皮，梳着冲天杵的小辫，短衣襟小打扮，足下穿着大靸鞋。再一看唇上，很多鼻涕。胡骏一看心里不由得好笑，凭我胡千里，练功夫这些年，受恩师贺清虚的指点，一身绝艺，不敢说天下无敌，是对手的人实在很少，我本想把剑客们，打倒了几个，也好出出风头，这一个七分不像人的黄鬼，上来这不是自己找死吗？未免使我扫兴。想着遂用手一指说道："喂，你是哪里的……"孩子两个字将要出口，细一看，嘴上还有几根黄胡须呢。心里暗笑道：我当是个小孩子，原来是一个小老头儿。这才说道："小老头，你报名动手，我看你有多大本领。"苗吉庆一听哈哈大笑道："小子，你这两只狗眼看人低，你要

问我的名姓，可得站稳了，你太爷我姓苗名吉庆，人称黄病童子，我师傅是云龙九现周寻，他老人家还有一个师弟姓路名民瞻，外号人称英雄得路，小子你怕我不怕。”说着将手中的懒龙锤一晃，锤里的铁球哨哨的山响，亚似龙吟虎啸的一样。金顶吼赛元霸胡骏胡千里一看，别看我是剑门之后，还没见过这样军刃，像胡千里不知道，就别问啦，看他如何使法再定主张，这个地方他就差着点。叫道：“小老头，我且问你，你使的这个军刃叫什么名儿？”黄病童子微然的一笑，叫道：“小子，你不认识我这对家伙，我告诉你，这叫吼噔锤。”这一句话可把胡千里气坏了，一摆手中的双镫，高声喝道：“你满口胡言，别看你是周寻的徒弟，我师傅乃是有名的剑仙，谁不晓得循环道长贺清虚，别说是他老人家的大名，就是我金顶吼赛元霸，也是成名的剑客，你在我的面前这样的胡说，看你往哪里走。”说着用手中的双镫，流星赶月式奔黄病童子就打。苗吉庆虽是瘦小枯干，可力大过人，自从八岁练功夫，到现在有四十六年的功夫，焉能不实在。他看着胡骏的双镫打来，并不闪躲，把手中的双锤搭一个斜十字式，骑马蹲裆式一站，身形向下，双手上举，两对军刃撞在一处，耳轮中就听哨啷一声，两个人都噔噔的倒退了好几步。全都觉着虎口发麻，两臂发酸，不禁各自暗暗点头。胡骏心里暗道：好小子，别看他长的这样不虎人，竟会有这么大的膂力，也就是我胡千里，换一个别人，就在这一招之下就得落败。苗吉庆也是这样的想着说：罢了，这小子不枉是剑客的徒弟，不用看他的功夫，就是有这样的膂力，足能称雄于天下。想着把手中的一对懒龙锤变式进招，舞动起来响声震耳。胡骏双镫也带有风声，这二人动手跟以先动手的人又不一样了。在

先比武的人们，全是过招换式，讲究的是闪展腾挪，蹿蹦跳跃，后来虽然是刀剑对敌，也是只有招招架架。这二人动手，可又是另一样的打法，双镫是生砸硬撞，双锤也是实接实打，这两对军刃打在一处，真是山上滚碌轴硬对硬了，谁也不怕谁，力气也是平平。在先到不怎样，后来就各自留上神了，动着手全存有羡慕之心。胡千里一想：我以为我的功夫就算可以了，跟成名的剑客走在一处，我的本领是足足有余，不能说伸手取胜，也可以拉个平线。不想这黄病童子乃是云龙九现的徒弟，居然是我胡千里的劲敌，这也不是我的身分差着，这是人家的本领高强。黄病童子也是这样想：凭我苗吉庆由打八岁练艺，今年五十一岁了，这四十多年的功夫，时刻未息，虽是没在江湖上闯荡过，可是我老师也对我说过，我的本领威名剑客也不过如此。跟剑客走在一处，不敢说准能取胜，也不至于输，不过比我老师差一点说是了。我看这小子足够剑客身分，今天我要胜不了你，我白练这些年。想到这里遂把一对懒龙锤招数加紧，胡千里一看，呀！小子使劲啦！准知道他是看着赢不了我，他心里着急啦！你着急，我还着急呢！想罢把双镫招法加快往里进攻。胡千里这对镫，专能拿十八般兵器，今天他动着手，留神看着黄病童子的双锤。心里说：只要我把你的锤头一套上我就算赢啦！人家黄病童子也是好几十年的功夫，把双锤舞得如同电闪一般，如何能教他套上。胡骏艺高人胆大，他还是非要套上不可，黄病童子早就看的明白，用巧妙的灵活法，就是让他套不上。这时候台上的各位老少英雄全都把眼看直了，位位心里都是这样的想着，常言说的好："练到深奥处才知艺不高"，周老剑客的徒弟居然就有这么高的身分，周老剑客的本领就不用问了。如

此看来，这武术深如沧海，真是学之不尽，类乎我等之辈也不过有十分之一而已。这些人之中就是一个人的感想大，就是那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心里说：我奉师命下山，开天辟地，另创一门武术，我以为我这功夫就可以说是盖世无双，今天看人家这两个人动手，我这另创一门的武术。简直是创也可不创也可，我的功夫能够高的过人家去吗？人家还有人家的师傅，他们的师傅更可想而知了。想到这里，心里非常着急，到不是急别的，是愁万龙藏峰岛何时剿平。自己的责任就算尽了，消闲之时，找个幽静的所在，用苦工研究武术，如果练到有几手绝艺，也不枉活这一世。童林这样想着留神观看，但见动手的两个人打得是难解难分，不亚如两个飞人相似。台下看热闹的人把眼都看直了，就有的说："众位，看见了没有，要看这个黄病鬼，连平常人他也打不了，真没想到人家会有这么高的功夫。"这个答道："你哪里懂的这个，有功夫的主儿，成心练成病鬼一样，为是使旁人看不出来。"就有的说道："不错，这话说的是很有道理，凡是练家子都是不喜欢形于外的。"不提众人纷纷议论，单说台上动手的二人，胡千里想用镫套着锤头。吉庆就是叫他套不上。后来苗吉庆一想：我何必跟他这样的久战，我的锤就让你套上，又该怎样，你要打算套上我的锤头，双手用力一拧，把我的懒龙锤拧出去。小子，你是错打主意啦！你也不用紧留神，我这回自送让你套上，我到试试你有多大的力气。苗吉庆想到这里，故意把锤头送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就听 哨 的一声，这两个懒龙锤头，正进入两个马镫里去。黄病童子心里说道：小子你拿不了我，我还拿不了你吗？想到这里，一口气由丹田送入脊骨，分在两臂，由两臂传到双手，用力往上一挑，喝

声："撒手。"胡千里也早运足了气力，双掌一叫劲也喊了声开，两个人把军刃各自往后用力撤，谁也不肯撒手，这才叫难解难分。众人看着都打了一个冷战，这两个人，真要是分出胜负来，就得有死有活，黄病童子一想：我二人总是叫着劲，也不像话，这胜败什么时候可以分出来呢！猛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遂叫道："胡骏，我要不把你摔死，我枉叫黄病童子。"说着，用力把一对懒龙锤，往自己怀一带。这一来不要紧，胡骏就觉着心里发热，眼前发黑，双手无力，将一对马镫撒了手，翻身栽倒。黄病童子双手一抖，把一对马镫落在台上。这自己心里奇怪非常，我的本领不比胡骏高，为什么他败了呢？台上的众人一看胡骏的脸发青，一动也不动，如同死人一样，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几位老英雄可看的明白，五老武大爷知道是闷了血啦，老头子走过来，给胡骏脱去靴袜，一手提着大足指，一手用靴底子吧吧吧打了足心十几下。工夫不大，就听胡骏哎呀一声，顺着鼻孔流出血来，其色发黑，并不是正色鲜红，众人这才把他搭下台去。

循环道长贺清虚把手一摆，叫众人把胡千里放在人群之中，自己慢慢说道："既然你叫人打的这个样，生死不必论，我要不替你报仇，未免于理不合。再者我这个徒弟跟别的徒弟不一样，这孩子天生跟我投缘，我真痛他。自从没练武术就知道扶困济危，如今把武术练在身上，在江湖上人称剑客，黄病童子乃是云龙九现周寻的徒弟，也不是不出名的主儿，决不该一头撞在前胸。我们素日无仇，为什么这样的狠毒？好这也是该着我大开杀戒呀！"说着走到台下，将身纵上台来，念了一声无量佛，用手点指，叫了一声："苗吉庆，我想胡千里与你并无仇恨，两人比武，应当凭气力招法来定胜负，决

不该暗下毒手，我出家人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说着举剑就砍，黄病童子也不慌忙，看着老道的剑到，向左一闪身，用手中的锤接架相还，锤走双锋灌耳，奔老道打来。别看吉庆的长像难看，生来的力大无穷，所发的招数疾如闪电，带着风声，循环道长贺清虚不禁点头，不怪我徒弟失招落败，他因为太粗心大意，并没把这黄病童子放在心上的原故，凭我贺清虚跟他动手，也不能儿戏。老道想到这里，把剑招展开，用一趟太极剑。这是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这剑共有三百六十五招，剑走龙形，脚行如蛇，别看老道这么大的年纪，身快如风，净见剑不见人。黄病童子的双锤，也是尽其所能，两个人各展技能，老道剑走云龙戏水，吉庆锤走怪蟒翻身，二人打在一处，这时候看热闹的众人等，以及台上的群雄都是目呆口开，真是鸦雀无声。二人比手也就在二十多个照面，可就看出苗吉庆不成来了，动手本领不在大小，讲究的可是火候。在一边的云龙九现周寻看的明白，知道自己徒弟不成了，他要一落败，决以不能落个完完全全。在先胡千里就是个榜样，老道又是替徒弟报仇而来，焉能善饶了他，轻则重伤，重则亡命，我在旁边看着他吃苦，未免在师徒的分上有点缺欠，莫若我出头会会贺清虚。把主意拿定，赶紧走上前来，高声叫道：“吉庆住手，在平日教你练功夫，总是忠言逆耳，不肯用心，要是早用点心，至于现在累的这样吗？你还不后退等待何时。”老头这些话不过是给自己徒弟搭梯子，苗吉庆一看自己师傅出头了，心里甚为欢喜，赶紧将身纵出圈外，把手中的懒龙锤合在一手。看着老师说道：“师傅，眼看着这老道就没命啦！您竟出头拦住我，您的意思我也明白，这分明不教我赶尽杀绝，好，我就遵命吧！”说完这话把军刃包好退在

后面。这话可不要紧，不但老道听着生气，就是在位的老剑客听着也是不满意，但是周寻可知道这孩子的用意，这为的是教老道听着生气。他跟老道走了这些照面，老道的本领他如何不知道呢！他一想我老师也不一定准赢的了，我本来这个样儿，贺清虚看着我就有气，我再说些个狂话，别看他是出家人，我这话一说他也得怒火中烧的，他只要是一生气，我老师赢他不费吹灰之力。周寻早就明白，因为这孩子跟着自己这些年，一举一动自己还不知道吗？所以没怪他，摆手笑道："你不必多言快退后吧。"

老头子来至台口，看了看贺清虚，暗自点头，人家贺清虚是剑客的分，天下英雄人人皆知，凭我也未必敌的了他。如果我要一落败，我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如果不伸手吧，未免显出我是怕来了。但见老道满面春风，和颜悦色威风凛凛，拱手说道："道长，我久仰大名，知道您的身分达于极点了。今天这谢家滩的擂台，是为谭庄主女儿招亲所设，我看您这么大的年纪，白发苍苍，又是一个出家之人，我不明白您是何等用意。大概许有还俗的意思吧！"周寻这个话，为的是招老道大发雷霆之怒，跟着就动手，自己便好赢他。没想到贺清虚并不动怒，含笑说道："周老英雄出言太已的刻薄了，既然出头赶快亮剑，你我分个高下。虽是表面没动怒，心里又何尝不是暗暗起火。云龙九现周寻可看的明白，暗暗自喜道：我乍看这老道，好像没生气似的，敢情他早就怒火中烧，也许是今天该着我云龙九现露脸，要真能把循环道长贺清虚打倒了，我云龙九现周寻的名誉，可就更大啦！想着心中很是高兴，真正是人得喜事精神爽，一回手呛啷一声宝剑出匣，一手理着银髯含笑说道："老道长你要不服的话，就请进招吧！"

贺清虚也不客气，一摆手中宝剑，用了一个游龙出水式，奔周寻便刺。周爷把身形往外一闪，用手中剑向上一挑，这一手叫穿龙剑。老道连忙转身，把手中的剑，走了个倒挂金钟，剑头奔周寻面门砍来。周爷闪身躲过，双手捧剑往前一上步，剑奔老道的中身刺去。老道往旁边一跨步，剑由后来，走顺风扫叶式，人随剑转奔周爷后脑而来。周爷赶紧缩颈藏头，二人杀在一处，各自施展奇招妙法。但见双剑齐舞，上下翻飞，真好像雨道寒光相似，这两个人别看都使的是宝剑，跟平常动手可不一样。老道动着手暗暗点头，不怪人们都说两个剑客天下无敌，一个是云龙九现周寻，一个是英雄得路路民瞻。今天也就是我贺清虚，换个主儿跟他动手，要想取胜，势比登天还难。周寻也是这样的想着，心里暗道：想我周寻跟我师弟路民瞻，我二人独霸江南一带，在我剑下能走二十招的主儿就很少，不承想人家老道的剑法，不但跟我取平平，时间一延长，我还是非输不可。莫怪都说福建延平府清虚观有个老道贺清虚人称剑仙，遍走南七北六十三省，横行天下没有对手，今日动手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二人动手，在旁边的老剑客们看的明白，时间一长了，周爷非输不可。如果周爷要是一落败的话，还有谁能出头，想到这里位位面现忧容。其中有一个太岁张方看了这般光景，心里也是起急，慢慢的走到老剑客们的身旁，低声说道："老前辈们，我看这位周老剑客不是老道的对手，你们大家可有个打算没有？好周爷落败，你们还有谁过去动手呢？"大家一听，一个个面面相视，只是无言可答，沉了一会有的答道："我们的本领你也知道，无须我们自请，你说谁能成，只要你说出来，我们就依着你去作。"张方听着一笑说道："据我看要胜老道，不费吹

灰之力。”群雄一听说道：“这孩子，你别要疯吧！别看你是欧阳剑客的徒弟，受过高明人指点，对于阅历上你可差的太多了。你看这贺清虚，精神百倍，剑法精奇，别说你这小小年纪的人，连你师傅说，若跟贺清虚走在一处，也得甘拜下风，你竟口出狂言，真是岂有此理。”张方一听竟闹了一鼻黑，知道大家看不起他，一伸手把迎门弩取出，向在位剑客们说道：“要凭我身上的功夫，我可是赢不了他。我老师赐我这三支镇观宝，别说是贺清虚，就是大罗神仙也难讨公道，这话也是我张方自夸吗？”群雄一听这话，全都无话可说了，因为全知道这个迎门弩的厉害，上能打飞禽，下能打走兽，别说是练武术的主儿，就是身上练有金锤罩铁布衫，也避不了这迎门弩。群雄转怒而为笑颜，向张方说道：“你有这件军刃出头就可以制胜。”张方这才高声叫道：“老道不必逞强，今天我给你来个厉害的。别看你身为剑客，我要不把你打发回去，你也不认识我张方是谁。”老道动着手，忽听后面有人说话，遂乘隙回头观看。这一看不要紧，把老道吓了一个魂飞天外，暗道：可了不的了，这小子手里拿的那件东西，分明是迎门弩，这东西可实在的厉害，三支神弩往外一发，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逃开的，这东西自从元朝就有，相传至今，想不到今天教我遇上了。心里这样想着，一方面跟周寻动手，还得随时留神这个迎门弩，张方这小子也真坏，他口里喊着要打要打的，就是不撒手。因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个原因，他在下山之时，师傅临赠给他这件宝物，有话在先，这东西乃是无价之宝，百发百中，专为救自己性命而备，切不可轻易的用。再者说这东西，失一支少一支，再要想配也就不易了。所以张方不肯往外发，只顾他不打，贺清虚可受了罪啦，顾

前顾后看左看右，不到五十个照面就累啦。自己后悔的了不得，暗想道：我这就叫有福不会享，我带着徒弟胡骏回到清虚观把山门一闭不问世事，有多么好！也是一时高兴，非带着徒弟胡千里寻访我的师兄不可，到现在竟有这样大祸，不但徒弟被人打伤，大概连我也难逃性命。我一死到不要紧，反正我也得拉一个垫背的，老道把主意拿定，这才打算用拼命的法子，看着周寻的剑到，连躲都不躲，用手中的宝剑竟使绝招。周老剑客早就看出来啦，心里暗笑道：好小子，你跟我拼上命了，你既然不要命，我也不必贪生，咱们俩今天就拼拼。你们万龙藏峰岛里，像你这样有本领的人实在很少，大清营像我这样的人多的很。咱二人是来世冤家，今生的对头，我就是死于擂台之上，现有钦差大人亲眼目睹，我也算为国捐躯，年大人必要专摺进京奏明圣上，还要落个忠孝可风。周爷想到这里把心一横，看着老道的剑到也不闪躲，出来的也是绝招。但见两剑相撞，周爷的剑直刺老道的咽喉，老道用剑直刺周爷的前胸，各不闪躲，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台下一阵大乱，势若江翻鼎沸，二人不禁全停住了。年大人站起来，吩咐几位侠客下去详细调查，如有人搅擂，拿送西安府，按法律治罪。几位侠客答应一声下台去了。

第一百二十八回

胜裕狂扫藏峰岛　鲍林怒烧三元店

书中代言，凡设擂招亲都是百年不遇之事，许多买卖客商聚集无数。大家正在看得出神之际，猛然间一看可了不得了，但见白沙江江水涛天波浪滚滚，水里现出了一个水塔来，高有数丈，有眼力好的知道这是水怪，别的东西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不然的话，江水为什么搅起来了呢？转眼水花落了下去，水面上闪出一个人来。这人长得非常难看，脑袋大如西瓜，白胡须，在水面上东西观看。岸上边的人，一个个高声喊叫，“可了不得了，有水怪啦！大家千万留神，不然的话这东西一定要伤人的。”看官您道这人是谁，书中代言，这位也是成名的剑客，隐居在一个山岛里。直到今天才露面，就是回天道长古玄真。皆因火烧天王殿，大家全都顺着绳子下去，够奔隐逸山庄。惟独古玄真自己一想：巧渡燕翅孔到了岛内，来到岛里就来了个老道捉奸，以后虽作了不少的事，都是群策群力所为，也不是我古玄真一人所办。要是这样随众走出万龙藏峰岛，我的脸上实在不好看。可是其中比我身分大的主儿有得是，那可就不能这么说了，我的性子实在特别，无论在什么地方办什么事情，总要高出众人一头，我才觉着舒服。随众进退可不是我古玄真所作的，所以众人全都出来，惟独古玄真没有出来。在岛内过了几天，夜间出来去到各处暗探，别看岛里这么乱，出了这么些事。全山事务陶源一个人办得是清清楚楚，各营各哨兵连一个偷闲的也没有，全都

是精神百倍，老道古玄真本打算在岛里捉住两个有名的人物，把头割下，回来面见钦差大人，也好在众目之下露个脸，事完之后找个深山幽谷，抱头一忍也就得了，每天夜里都出来暗地调查一切。

这一天将至定更时分，打算今天奔帅府，看看陶洞天的行动，你说也巧，正赶上陶洞天这时带着几名旗牌官巡查，有一个喽兵在前拿着灯引路，这也是夜防吃紧。正然走着，猛然间见前面有一条黑影，走得还是很快，见这条黑影直奔帅府而来。陶洞天留神一看，原来老道古玄真，遂高声喝道："大胆古玄真，自从我把你活擒，押在天王殿，依西安侯之见，就把你结果了。我念你待我有好处，会替我捉奸保全我的名誉，我不肯要你一死，如今你就该远走高飞，竟敢暗入我宅，难道说你真不想活着啦吗？"说着把宝剑拿出，用手点指叫道：古玄真，你不该私通奸细，火焚三阳观，又烧天王殿，今日相遇乃是你的死期至矣。"老道古玄真一看，原来是陶源，本当亮军刃当场动手，又一想且慢，一动手胜败不说，他先人杰地灵，我如果寡不敌众，一旦被擒，再想活命那算没有希望了。我反倒落一个功不成名不就，岂不可惜。老道一语不发，转身就走，陶洞天哪里肯舍，持剑在后面紧追。两个人各自施展飞行术，一前一后走得是其快如飞，古玄真一边走着一边回头，一看陶源的行法，比自己并不慢。老道心里想道：我这样的身分要叫他追上，真是天意该着，即便是站住身形，跟他动手，一时也难分胜负。正然想着就见前面有个山洞，老道一看，这山洞像个久无人迹的样子，我要躲到里边去，我想他决不能赶尽杀绝，即便他不舍我的话，我先休息一会再说。想到这里把身形往下一矮进入洞内，陶源也看

得明白，并不追入，坐在山石上等着后面的随兵，不多一时随兵人等也跑来了。陶源吩咐一声："你们用石头把这山洞堵上，无论如何，不许放他出洞。"外面说的言语，老道虽然听不清楚，听他们的举动也测个八九，不禁暗暗叫苦。又一看这洞似乎通气的样子，心里想道：既然能够通气我又何必为难，幸亏没有别人，要有别人在侧，岂不招人家耻笑吗？我奔里边走走看。老道把主意拿定，奔里面走来，里头山道也是坎坷不平，实在难走，越走里边越黑，几几乎连空气都不通了。老道一想：可了不得了，里边也不通气，外边把洞口堵上了，活活要憋死我不成吗？想我古玄真，乃是出家之人，走正道作善事，扶困济危，扪心自问我敢说对天无愧，今天难道说老天就没睁眼吗？也许是我命该如此吧，唉，常言说得好，生死由命，我何必这样叫苦呢！现在肚子也觉着饿啦，我先点心点心再说。遂由腰中取出一个小包来，里面是白面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吃完了还是接着走，大约总有二十多个时辰，正往前走，就听见里面有流水之声。老道一听就乐啦，外面既有流水之声，这洞一定是活的了，又走了几步来到水边，但见一片清水，深不见底，一望无际，老道一想，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何不下去看看。把主意拿定，将衣服整理整理，两足一用力纵了下去。水凉刺骨，在这个地方就得说出家的人有好处，要是俗世间的英雄豪杰，任凭他有多大的本领，他也不敢下去，一来这片水无边无沿，二来是阴凉得特别，即便是下去，也不过能挣扎几分钟，时候长了如何办得到。这位古玄真可不然了，人家一世的三元气，浑如百战。在回天观的时候，听得那里有深水渊泉，他非要试试不可，所以练得水性非常之大，能在水里三天五天不出

来。今天一看见这片水，也可以说是救星来了。古玄真一边凫着一边留神观看，凫来凫去，竟黑得伸手不见掌，古玄真不禁暗自吃惊，一想我要凫到绝路，这可怎么办，我至死也要看个明白。仍是往前游行，渐渐略有光亮，古玄真一想这是出了藏峰岛啦，心里高兴得了不得，在水里双手用力搅水，把水搅得浪花乱滚，随着水一拥而上，露出身子来一看。但见岸上有许多人，四下里乱跑，全都大声喊道水怪出来了，本来这个老道的长像也有点古怪，这时古玄真弃水上岸，将衣服上的水拧了拧。就听身后有人说道："这不是回天道长古爷吗？"古玄真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年大人的一群随行委员。说话的正是病太岁张方，古玄真忙打稽首说道："列位英雄到此何事？这些人山人海为了什么事情？"张方就把谭庄主设擂招亲的事一说，又说为是会会金龙川金眼雕杜占鳌，说着话已然来到擂棚。老道古玄真往台上一看，动手的人循环道长贺清虚早就逃走了，不但他走了，所有万龙藏峰岛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这个地方就得说贺清虚机灵，正跟云龙九现周寻动手，双剑难分胜负，一旁的张方，手里举着迎门弩，要发又不发，不发又喊着说发，把他闹的已经没有主张了。暗想道：容这小子把弩一发出来，我不但不能取胜，反要连性命饶上，正这样想着一看下边一阵大乱，趁此机会不走还等何时。遂一晃剑跳下台去，亲自背着胡千里逃命而去。群贼也带着受伤人随后逃走，这个擂就算搅散了。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向钦差年大人说道："老大人，现在我们的擂台就算是散了，如果万龙藏峰岛派人来行刺老大人如何是好？"大家也是这样的说法，钦差大人遂吩咐一声暂时停擂，率领群雄回归公馆，当然还有二次开擂的意思，这

是后话。年大人回归公馆当天休息一日。次日天明，年大人将所有的群雄都请到面前，大家开一会议，打算跟三庄会兵在一处，并力攻打万龙藏峰岛。就在这般光景，有晚村吕老剑客带着自己徒弟打算回归江南，在这公馆里这位晚村老剑客有点害怕，倒不是怕别的，皆因这其中有个原故。自己一想我的武术打遍天下无敌，在行营里要遇见张明志、赵明真，他二人前来行刺，我的本领也是无济于事。行营上下人等，都知道我们爷儿两个本领高强，保护年大人一旦有失，岂不是叫我在人前丢丑吗？我不如赶紧脱离是非之地，明着我是走了，我还要在暗地里保护年大人，不出事还算罢了，如果遇有什么不利年大人的事，我是尽力保护，决不能失了我这侠义的天职。跟徒弟一商量，王荫对于玉面南极子孙茂昌甚是投缘，一旦分手也是有些不忍，凡是朋友交到热度，真可说是知己同情了。孙爷一想，人家爷儿俩回归江南，不知何时才得见面，我们在一处如同亲手足一样，当时就要分离，叫我怎能舍得了呢！我如果跟随他们一同去，不但跟我大哥能够朝暮共处，并且也好跟吕老剑客学点功夫。自己想到这里把王爷请过来说道："大哥，我听说吕老剑客有心带着您回江南，这话是真的吗？"王荫点头道："不错。"孙茂昌说道："我有一句话要说，您可别怪我。如果你们爷儿两个要走，可得把我带着，你我弟兄如同亲手足一样，你这一走不要紧，叫小弟我多么寂寞呀！"王荫说道："兄弟你既然有这分心意，为兄虽是特别的欢迎，但须先请示我老师再定主意。"哥俩计议已毕，把这事跟吕老剑客一说，老剑客听了也是欢喜得了不得。因为很爱惜孙茂昌的人品，这爷儿三个把主意拿定，把这事转告钦差年老大人。年大人一听就是一怔，自己暗暗吃

惊道：可了不得了，我这行营全仗着各位剑侠保护，一旦之间这位老剑客要走，还带着他徒弟玉杵敲残深巷月，还有挟泰山玉面南极子孙芝孙茂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想到这里连连摆手说道："老英雄千万别走，现在我们正当用人之时，万龙藏峰岛大害未消，如果列位扬长而走，岂不是给贼人造机会吗？"老剑客拱手道："老大人，因为我们有要紧的事情，实在不能从命，现有群雄在此，料也无妨事，请您放心就是了。等我留良把事情办完之后，还请老大人格外施恩呢！以后如有用我之时，请赐一信我即时就到，一定要报效老大人的。"年大人一看吕留良辞意坚决，没有挽留的余地了，只得勉强应允，并派童林为代表，恭送老少三位英雄。爷儿三个遂向大众握手而别，将然送走吕留良等，外边有人报道："圣旨到。"年大人赶紧更换衣服，带着随行委员齐至门外，迎接押旨的钦差。见了圣旨三呼万岁，行大礼参拜之后，如同众星捧月一样，接至大厅。押旨钦差，把圣旨展开说道："年羹尧率众将下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办四川成都事件，钦差年羹尧办事认真可嘉，所有出力人员，以后按级提升，额外加俸。英王暗勾皇子允禟，在陕西猖獗异常，图谋不轨。钦差年羹尧坐镇西安，兼理四川、云南、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等省的水陆军机，统领各省人马，随意调遣，务必将英王一干人等拿获解京，钦此。"年大人以及众将，叩头谢恩，把旨意接了过来，悬在正堂，这才跟押旨的钦差略叙寒暄。

押旨钦差休息一会告辞而去，年大人率领众人送出门外，然后回到公馆。大家全都欢喜得了不得，年大人一想：圣上叫我调用九省的人马，这一回我就有办法了，我身为九省的

总提督，我非把英王的势力消灭了不可。康熙老佛爷委任年羹尧为九省经略，按说这不是好事吗？没想到年羹尧官高妄想，邪念顿生，居然他要凭九省的势力，叛反清廷，要夺大清的江山。这可就应了童谣了，叫“油炸年糕”，这是后话不提。年大人既然有了这么大的权威，也用不着调九省军马，只就陕西一省的人马，足可应付一切，按说应先调遣九省水军，因为有胜裕陶然公的浮江莲花舟，以及大小船只也足够用的。年大人传出命令，叫铁爪神鹰柳飞雄，云龙九现周寻，黄病童子苗吉庆，回天道长古玄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南侠，北侠，镇东侠，百折不挠冷爷，这一千人等全到行营辅助胜裕陶然公，三次攻打万龙藏峰岛。其余的人位，全留在公馆护卫，群雄都是精神百倍，都庆幸年大人这一高升，权势扩张，要打算攻破万龙藏峰岛，不费吹灰之力。

单说童海川率领老少剑侠，齐奔谢家滩行营而来，这时候胜裕老头子也早得着这个信了，率领全军的官员迎接出来，见了老少的英雄抱拳笑道：“在下未曾远迎，望列位海涵。”大家见老头子满面春风，慈眉善目含笑而立，实在精神，大家也施礼相还。胜裕把老少剑侠让至中军大帐，有童林首先发言道：“我等奉了年大人的命令，前来帮同老庄主协力三次攻打万龙藏峰岛，这一次我们必须要一拥而进，拿获英王之后，年大人也好回朝交旨。”胜裕老头子闻听点了点头说道：“既然有各位帮我一膀之力，老朽我是感恩不尽的了。但愿我们此次攻岛，成功如愿，到那时候老朽我也好回家度日。”说到这里吩咐一声：“通知三庄的义勇庄丁，叫他们饱餐战饭，教场集合，明日五鼓一同攻岛。列位剑侠届时莫误。”说罢摆酒给大家接风，当晚无事，要紧的就是当心军中的粮草，这个

可不能不防备。

天到三更时分，胜裕老头子就升了大帐，各路人位分派已毕，已然五鼓天明。下令开队，大家这才离开行营，留大先生赵环，二先生赵胜，叫他们兄弟二人看守营底，其余人等都奔江边而来。江里面的船只早就预备齐了，当中是浮江莲花船，四外俱是打鱼的渔船，另外有四只大船。其中的一只大船是胜裕老头子坐的，其余三只是给大家剑侠预备的。胜裕老头子就在船头上放了一张小桌，一把太师椅，老头子在椅子上一坐，左站神猴胜秀，右立石猴凌元。老头子一看老少群雄全都上了船，遂把手中的令旗一摆。就听一片锣声，满江船只一齐行动，到了万龙藏峰岛七十二道螺丝湾。胜裕老头子吩咐一声停船，就听各船的锚链齐响。将然把船停住，就听见七十二道螺丝湾里水声震耳，少时出来了无数的船只，什么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金顶鹅黄闹龙舟，全都停住了。原来有人回报英王，现在外庄又来打岛。英王一听往左右看了看，所有岛内的群雄不在跟前的总有一少半，不但三阳观的二位老道张明志、赵明真不在此处，连他们的徒弟小鬼陆恒也不知去向。现在胡千里身带重伤，虽无性命之忧，必须要善养，一时之间万不能出头迎敌。所有在面前的人位，也不过就是站殿大将军，军师大帅而已，人家三庄来了许多成名的剑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英王想到这里心中非常的着急，遂向所在的人们说道："此次三庄前来打岛，我们岛内的人位多有未到者，我希望在位的英雄，鼓起十二分的勇气来，和三庄一死相拼。如果大获全胜，我们大家都可以高官得位，富贵无虞，如果不幸落败，难逃一死，请各位千万要协力同心才是。"把话说完，吩咐一声迎敌去者，调点战船，

直奔岛外而来。英王站在船头一看，胜裕带来的战船虽不甚多，可是所有的人位，都是杀气腾腾，威风凛凛。英王看了不禁一声长叹道："孤王的大事不能成功，都是被胜裕这个老匹夫所阻碍，这老东西不死，我没有安神的时候。"自己的鹅黄闹龙舟正跟胜裕的船停了个对面。英王遂站在船头，高声叫道："老庄主，今天是你我生死的末日，我有一句话要说，请你洗耳恭听。如果你要能够容纳，就算是你的福气，如若不听的话，免不了有大祸临头，那时后悔晚矣。"胜裕老头子正端坐在船头的太师椅子上，一手拿着令旗，一手理着银髯，笑容满面站起身来拱手说道："爷家，恕胜裕不能行礼，有何良言见教，我这边洗耳恭听。"英王这才说道："老庄主，以先我跟你所谈的心腹事，不过略谈大概，今天我要跟你细细谈谈。现在当今万岁康熙老佛，人人都知道他老人家是有道明君，自从他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发，当然就得说人家的福分不错。可有一节，我是他的亲哥哥，他是我的二弟，自古立幼废长是人人皆愤的，真要是我坐了天下，也未见不如他有道。我的心思打算治清国如铁桶，不受外人的侵略，可惜就是没人保我，所以一气来到四川。四川乃是养龙的地方，只望在那个地方成我的大事，没想到那么大的蓬莱岛，受了里应外合的病，竟成了一片焦土。我说这话可不是恼恨老庄主，全都是你一人所作，既往不咎。我又来到这万龙藏峰岛，分明我是不想与你作对，为什么你苦苦的不放？仍然赶我到此，三番两次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哈哈我说老庄主，你欺我也太甚了吧！你如果知过则改，孤家也不怪罪于你，你赶快保我，调转枪头攻打北京城，把我二弟推倒，重整山河，不怕我背北面南坐一天皇帝，我这口气也算顺了。到那时我一

定要封你一个并肩王，情愿割地与你，咱二人平分疆土，你看好不好。”胜裕老头子不等把话说完，连连摆手说道：“我先拦您清谈，要说康熙爷有福，这话我可相信，不然的话，人家自从五岁登极，到现在五十七年了。他老人家年过花甲，要是没有福还到得了今天，现在你虽是当今万岁的长兄，当初的时机已过，到现在后悔又有何用，看起来是你命小福薄。就让你推倒康熙圣主，你就是坐了大皇帝，也许把你烧死了。依我良言相劝，你赶紧收兵，随我一同面见钦差大人，年大人有好生之德，必要把你悔过之事奏明圣上，康熙老佛念你有手足之情，一定不加罪于你，或者还许能保全你的地位。我这话您听着意下如何？”英王听着这话急得捶胸顿足，一飘银髯向左右大声说道：“有哪位将军出头把这老匹夫给我拿下了。”言犹未尽，旁边有人答话，声若金钟，不亚于打了一个霹雳相似。英王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岛内的镇殿将军，是四猛之一，人称旱地行舟赛霸王吕猛，哇呀一声怪叫。这小子把使的军刃也换了，使一条丈八颜良槊，加铁掺钢打造，约有三十多斤。这小子仗着力大过人，答应一声过来，不等英王点头，点手叫来小船，直奔大船而来。上了战船把槊一抖，好不怕人。胜裕老头子把手中小旗一摆说道：“各位侠剑客听真，哪一位愿出头会会吕猛？可有一节，这小子力大无穷，哪一位要出头可要留神。”就听旁边有人答道：“老庄主这话我可不信，自幼我在江湖上闯荡，谈到武术我可不敢说成，要论到力气上，也不是我说句大话，我从来没见过敌手，我倒要上船会会他，看看他怎样个赛霸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珍珠佛董瑞，把话说完，将小船唤了来，手捧一对仙鹤掌，纵上了小船，到了大船切近，拧身上了战船。董四爷把仙鹤

掌往左右手一分，高声问道："我说小子你叫赛霸王吗？说话也不拿镜子照照，霸王有这个长像的吗？你要没念过书，也可以跟人打听打听，当年项羽楚霸王，力举千斤，勇猛无比，名冠古今。我今天倒看看你有多大膂力。"吕猛看了看董四爷，不禁噗嗤一笑说道："看你这么大的岁数，长得风吹就倒的样儿，闻听人言你祖居山东，也是大清国四大名剑之一，排行在末，我就没看透你有本领，我今天也要开开眼。"说到这里举起颜良槊，搂头盖顶照定董四爷就打。怪不得小子叫赛霸王，真是勇猛异常，四爷把仙鹤掌搭在一处，用了个海底捞月的法子，看着他的槊到切近，用力一翻，往上便撩。老头子也是要看看这小子有多大力气，就听当的一声，仙鹤掌跟颜良槊撞在一处，火星乱迸，吕猛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董四爷也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二位全觉着虎口有点发麻，两膀都发酸。吕猛一想：哎呦，这老东西这么大的年纪，竟有这么大的神力，这要是在正当年的时候，还不定有多么勇呢！老头子也暗自思想：我董瑞自幼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有名的武术家会过多少。别的我倒没注意，惟独对于力气，我没含糊过谁，听说谁要有力气，我是非要拜访拜访不可，到底要看看他有多么大力气。不想这小子真有这么大力气，想着再看吕猛已然没有方才那样发威了。因为吕猛一想这老头子有这么大的力气，我要跟他战长了非输不可。心里这样想着，再进招可不敢用力了，董老头子实在狠辣，他一看见这般光景，心里是快乐得了不得。暗道：小子你不是胆小了吗？看我老头子怎样赢你，把手中的一对仙鹤掌舞动起来势如电闪，在先两个人的军刃时常撞在一处叮当乱响，后来吕猛可不敢撞了。这位董四爷是越杀越勇，越打越快。打了也就在十几个

照面，老子就见小子的颜良槊迎面而来，董瑞往右一转身，一起左掌压住了吕猛的军刃，跟着用右掌奔小子面门就打。吕猛还算是真不含糊，一看闪躲不及把脑袋一歪，耳轮中就听吧的一声，仙鹤掌正打在小子的肩头上，把个赛霸王疼得哇呀怪叫，把一条颜良槊也撒手了，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就听噗通一声落在水内。早有小船水手过来，把吕猛救上小船。战船上的珍珠佛老头子看着这个乐就别提啦，这地方也不是董四爷发狂，皆因自己一想：凭我这年近花甲的人，竟还能巧赢赛霸王，这真是天遂人愿。

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喊道："董瑞你休要扬扬得意，待某家会你。"随声纵过一个人来，老头子看了看这小子长得是真横，身高六七尺，虎背熊腰，身穿青绸子裤褂，足穿踢死牛的大鞾鞋，打着裹腿，蓝绸子巾罩头，浓眉阔目，四字海口，连鬓络腮的短胡须，手擎一条大戟。这条戟乃是混铁造成，外面用手摩得亮得能照见人，叫金戟赛仁贵，这小子姓化名廷志。董瑞一看这小子的长像，就知道他的力大过人，好似当年跨海征东的薛仁贵一样。董四爷遂用手中的仙鹤掌一指说道："你就是万龙藏峰岛的化廷志吗？"金戟赛仁贵化廷志一听哈哈大笑道："董瑞，你既然知道某家的厉害，还不快过来束手就死。"四爷闻听不由得一阵冷笑道："化小子，我这大的年纪，走遍天下，大江大浪经过无数，难道说我还惧你这小小的沟渠不成吗？你敢在我面前，出此狂言，你一定是活腻啦。"话犹未了，就见这小子也不答言，一摆手中的金戟，奔老头子的前胸便刺。四爷也不慌忙，看着戟到切近，把身子往旁边一闪，让过了金戟，把一对仙鹤掌往上一举，丹田一叫动，照定金戟砸下。就听当啷一声，把小子的金戟震

得是如同过电的一样，就连战船也震得是忽上忽下的。这一下子可不要紧，化廷志不禁大吃一惊，心中暗想道：我听人说道，这位珍珠佛董瑞虽是成名的剑客，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我看他白发苍苍，年过花甲，真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膂力，我真得留点神，如果一大意，被他的仙鹤掌打上是九死一生。自己把主意拿妥，把手中的一条金戟舞动如飞，老头子的仙鹤掌也跟电闪一样。化廷志在一动手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两膀发酸，只好勉强支持，可是招数已然不甚灵活了。被老头子用右手掌在金戟上一压，把小子吓了一跳，跟着老头子一摆左手掌奔小子打来，有心照小子的前胸一打，这小子的命就算完啦！可是没有多大的仇恨，何必伤他的性命，别看他身在万龙藏峰岛辅佐英王，这也是各为其主，今天饶他一条性命吧！他要是知时达务，必然痛改前非，想到这里仙鹤掌往回一撤，跟着就一脚，就听见通的一声，化廷志倒退了好几步坐在船板上面。老头子把仙鹤掌交与一手，手理银髯哈哈笑道："化英雄请你站起来，我不伤你的性命，我希望你从此改邪向善，不难成名于天下。如果不知改过，再遇见我珍珠佛，我非结果你的性命不可，到那时你休怪我身为剑客意狠心毒。"把话说完一摆手，含笑道："你快逃命去吧！"化廷志满面飞红，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跳上小船回归本队去了。

船上这般光景，盖天第一手陶洞天看得是明明白白，赶紧把令旗一摆，叫道："各位站殿将军和王官们概不许出头，战船上站的可是珍珠佛董瑞，你们哪一个也不是他的敌手，出头也是白送性命。"一语未了，旁边闪出来厉胆侠谭天，向陶源点头说道："待我出头会他，今天跟珍珠佛一死相拼。"盖

天第一手陶源一看谭天要出头，心里是暗暗称赞：不枉为蓬莱岛的大帅，果然是条英雄。灭高人有罪，就凭他的武术如何能赢得了珍珠佛，明知胜不了，竟要出头以死相拼，真不愧人称厉胆侠。正在想着，就见谭天已然纵上小船，来至大战船切近，身形一纵上了战船。按剑撕髯看了看董瑞，心里是暗暗称赞：要说我谭天受恩师的栽培，学有绝艺在身，我老师他老人家乃是一个出家的僧人，教我这么一个徒弟，送号厉胆侠，辅助蓬莱岛想成大事，万没想到来一个瓦解冰消。我应当知进知退，另寻安身地点才是，也是我一时贪心过盛，又投入万龙藏峰岛。自从来的那一天起，到现在就没得着心静。现在势如叠卵，外面一连气三次打岛，把这么一个万龙藏峰岛，围得如同铁桶一样，成败就在此一举，我若还随众听喝，岂不使岛内众人笑我无能吗？我的能为决不是这董瑞的敌手。可有一样常言说得好，一个人拼命万夫难挡，我把性命掷诸九霄云外，和他一死相拼。想罢回手掣剑，用手点指叫道："董老剑客，请你老人家亮军刃动手，我谭天愿陪您走几趟。"董老头子看着谭天手持宝剑雄赳赳的发威，不由得心里好笑，用手点指叫道："谭将军，你要留神啊！"谭天答道："不必多说，若论本领我谭天决不是你的对手，我今日是要以死相对。"说到这里，摆剑使了一个青龙出洞奔老头子便刺。董瑞看见剑到，并不闪躲，用左手的仙鹤掌硬往剑上打，跟着用了个流星赶月，右手仙鹤掌奔谭天的头顶便打，这地方就叫拼命。谭天赶紧将身形一撤，躲过了老头子的军刃，别看他口说拼命，一看人家董爷的招数，也是暗暗吃惊。这二人战在一处，论身分谭天的本领比董瑞相差得可太远了，动手也就是六七个照面，把谭天累得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矣。常

言说："有本领使本领赢人，没本领以死拼也可以赢人。其实这话满不对，没有功夫的主儿，遇见有功夫的主儿，你就是拼命，人家叫你进不去招，你有千条妙计，人家有一定之规，保你是自找吃苦。除非对手平平不分胜负，要用拼命的法子还有可说。凭他要跟董瑞用这个法子，说句痛快的话，就是自找倒霉，看人家董四爷就如同哄小孩子的一样，一点劲并不费。

就在这个时候，在一旁的陶洞天看着实在是可怜，自己一想：这万龙藏峰岛的千斤重担全在我一个人身上，真要是人家有个好歹，我心里如何落忍，莫若我亲自出头把他换回，我倒要会会三庄的剑客们。即便我不是他们的敌手，一失招被人家将我打死，我也对得起西安侯。把主意拿好，将要一摆手中的令旗，令众人压住阵角。就在这个工夫，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一看谭大帅出头，自己心中暗想：在蓬莱岛里人家谭天是大帅，我是军师，因为那里的势力失败，我们投入了万龙藏峰岛，没想到人们拿我二人当作了无能之辈。莫若我今日出头，一来报蓬莱之仇，二来也叫万龙藏峰岛的人们见识见识。把主意拿定，遂叫了一声："陶副帅，杀鸡焉用牛刀，待贫道出头会他。"陶源见是燕普老道，知道他的本领高强，遂带笑说道："仙长出头多加小心。"燕普点头答应，上了小船一直够奔大战船而来，来至切近，纵上了战船。高声喊道：谭大帅请你撤手，现有出家人在此。"说着已将宝剑掣出，谭天这时候堪堪就要不敌，一看燕普来替，心里非常的感激。暗想道：还得说是老同事，他就知道我赢不了珍珠佛董瑞，亲自出头替我。将要纵出圈外，这边云龙九现的徒弟黄病童子苗吉庆，高声说道："众位老剑客们看见了没有，跟

别人动手我还是没有高兴，惟独跟老道动手我是特别的高兴。”云龙九现周寻一摆手说道：“你不要这样的造次，这老道身为剑客本领高强，别说是你，就是为师我出头会他，也未必赢得了他。”这分明是拦住他不叫他出头，在旁边的碧目金睛佛姜爷念了一声弥陀佛，遂说道：“周老剑客不必拦阻，就叫少剑客出头就是了。别看云台燕普本领高强，据我看吉庆出头，准可以取他的性命。”这话可不是姜爷替黄病童子说大话，因为姜爷身为剑客，不但身有绝艺，并且还能医卜星相，研究得是无微不至。他早就看见燕普印堂发暗，知道他必有大祸临头。黄病童子苗吉庆，本领不下于燕普，再者说这孩子也正走的是子午运，他一出头要把燕普结果性命，由此就算名扬天下，所以他这才拦住了周老头子的命令。这种地步不但是姜达看了出来，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早就看出来了。要讲究相面算卦周易奇门，张鸿钧比姜达可又高超数倍了，不过人家有艺善藏，没人问不谈就是了。云龙九现周寻一听姜达说出这话，也就不再拦阻了，心里说道：“就是他胜不了燕普的话，哪一位也可以把他换得回来。再者说这孩子由八岁跟我练艺，今年他也五十一岁了，练这四十三年的工夫，虽说本领不错，可是他的阅历稍差着一点，我不能叫他出头撞钉子。有我老眼看着他还不要紧，如果我要不在人世时候，他的性情还是如此，恐怕他是要受害的。在这个地方看来，就得说是教徒弟不容易，要不然拜师要拜名师呢，有好处就在这个地步。

不言周老头子心中暗想，再说黄病童子苗吉庆，一看师傅许可了，心里是喜欢得了不得，叫过来一只莲花浮江舟，将身一纵上了小舟，直奔大战船而来。到了船切近，将身纵上

战船，回手由腰间取出一对懒龙锤，双手一抖哗啦啦山响。高声叫道："老道，咱俩人干干倒不错，我看到有点意思，我上次跟你动手，我看你的功夫还是真不坏。今天第二次再跟你盘桓盘桓，可有一节，这一次可得分个上下，真在假亡，强存弱死，你看怎么样。"燕普一看来的是黄病童子苗吉庆，老道就有点气不忿，暗说：要论功夫，我不怕苗吉庆，就因为这黄病童子长得是其貌不扬，诡计多端，他拉着一个小毛驴撞了我一个筋斗，我一看见他我就有气。想罢手擎宝剑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小冤家，我早就想着找你，可是总也没有机会，今日你竟敢前来找死，我要不结果你的性命，绝不退回本队。"黄病童子苗吉庆哈哈大笑道："老道，今天我要不把你打死，我也不回本队。"老道也不答言，一摆手中宝剑奔黄病童子面门就砍，苗吉庆往右一闪身，用手中的懒龙锤一拦老道的剑柄，左手锤照定老道面门就打。老道赶紧把身形一转，宝剑往起一提，这手叫魁星提斗，奔黄病童子前胸便刺。黄病童子上边躲剑，下边锤走古树盘根，奔燕普两脚便砸，老道把丹田气往上一提，两脚尖离开船板，纵起约有二尺多高。燕普这样的身分，他并没把黄病童子放在心上，按老道的本领，实在是高，就拿四大名剑之中八卦庶士张鸿钧，才跟燕普走了一个平平。黄病童子焉能是他的对手，人就是怕倒霉，老道这个时候是正走败运，黄病童子这时候走的是子午运。再者说他使的这一对懒龙锤，发出来的招数实在是特别，差不多认得的主儿很少，何况又跟老道两个人一僵火，又搭着老师说他不成，三气加攻，黄病童子可就使上劲啦。早把主意拿妥，我要打不死老道，我死在战船上面也不回去的。老道也是暗中加劲，两个人是越杀越勇，越打越快，黄病童

子心里一想：老道的本领高，我的力气大，反正他的剑是不敢往我锤上砍，我就跟他耗气力，他这个主意还算真使对啦。但见老道的这口宝剑上下翻飞，左右旋转如同电闪一般，一对懒龙锤当当乱响，犹如雷鼓震耳。两边观战的人们全都赞不绝口，三庄所有的剑侠，没有不佩服苗吉庆的，老头子云龙九现，听着是特别的痛快。英王与副帅陶源也有一番计议，看着这种情形实在的纳闷，按云台剑客燕普，出家的老道他可算是一绝，本领高过于人，除去他的师兄无形剑客万俟明修比他高，其余天下的英雄对手的人还是真少，为什么今天跟黄病童子走在一处，就看着这么费劲？他的本领都哪里去了呢？不但他二人这样思想，就连燕普也觉着奇怪。暗想道：我看黄病童子这孩子，比前些年的功夫高得太多啦！莫非他又跟谁学来绝艺不成吗？真正使我有点莫名其妙。老道一看不认得苗吉庆的锤招，就不应当往里进招，守着自己门户，见势进招才对。燕普是倒霉不等天明，不顾一切的往里进招，并且加紧招数，只顾他一使劲，把个黄病童子乐得是了不得，不但不还招，只用闪躲招架之功，连一句话也不说，这就是以逸待劳的法子。燕普以为这是小子没劲了，他更尽力进招了，大约有三十多个回合，足够八十多手，在往日他二人要是打在一处，黄病童子最多能支持八九个照面，今天居然打了这么半天，不用说旁人，连云龙九现周寻看着也怔了。点了点头说道："按姜达所说燕普真要死在这小孩手里不成吗？这话真要应验，可真该着这孩子露脸。"云龙九现老头子正然想着，黄病童子早把主意拿好了，心里说："老道啊！你的招法加紧，这分明是自己找死。好，我也看出来啦，我要不给你一个便宜，你也不能上我的当，我要冒险而为。常言说得好：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想到这里就见燕普的宝剑奔自己面门而来，黄病童子也不慌忙，等剑到切近，再还手也不为晚。因为恐怕老道再撤剑变招。就着剑相距也就在三寸上下，这才将身形往旁一闪，把双锤并在一处，照定老道的剑往下便砸。老道一看不好，有心撤剑，已然来不及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苗吉庆把尺寸早就看好啦。说时迟那时快，耳轮中就听当的一声，锤剑碰在一处，老道的膂力要说也不算小，就因为没防备这一手儿，以致剑落船上。可把燕普急坏啦，自己的宝剑撒了手，就该跟着一拧身纵出圈外，也是因为脸面的关系，恐被旁人耻笑，凭我这样的身分，压倒西半天，谁不知道我的厉害，若是被这黄病童子把我赢了，我怎样活在世上。这个地方老道就算错了，他抱定了能折不弯的宗旨，即便是当场废命，我也不能逃走。把身形在当场一站，一动也不动，这个事情要搁在旁人的身上，也就许高抬贵手，放他逃命，这位苗吉庆可不管那个，就知道把人打死在人前显耀。他一看把老道的剑已打落，他还站在那里不动，跟着向前一上步，双锤举起对准老道的脑袋用力便砸。老道一见这孩子把双锤举起，心里后悔起来，要早知道他这么狠，我一跑也就没事了，唉，这也是我遭劫在数，在数难逃。就听吧的一声，可怜一个成名的燕普，头颅粉碎，应声而倒，花红脑浆四下崩溃。黄病童子手擎懒龙锤哈哈大笑，所有三庄这边的群雄一个个点头赞叹，可惜燕普成名一世，今天死在这孩子手里，大家纷纷议论。这边的英王一看燕普丧命，哎呀一声险些跌倒，陶源等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有点不敢出头的意思。

沉了半天，陶源把手中小旗一摆，打算叫众人压住阵角，自己亲自出头给燕普报仇。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报告道："副

帅您回头看看，大概岛里起火了吧！”大家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就见万龙藏峰岛里，烈焰腾空，万道金蛇空中飞舞，烟火冲天令人看着心惊。陶源看罢把手中小旗一扔，仰天长叹道：“大势去矣，这是天灭藏峰岛。”赶紧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这个地方就得说是陶源高明，不枉人称盖天第一手，临变不乱，要是这个事临到别人的头上，非乱了不可，必然是率领大小舟船跟三庄混战，胜败但凭天定。人家陶源可不能这样办，保的是英王西安侯，如果一混战，三庄的剑客颇多，要出头把他二人掳去，或者结果性命，那可就白费许多心机了。所以赶紧传令收军，大小战船闯进岛口，其中也有见识高明的，看着岛内大势已去，不进七十二道螺丝湾，逃往别处去了。也有要回岛的人，是打算到里边抢点金银，这就叫趁火打劫。

不表大家的心思，单表这大小船只，什么叫飞龙舟，飞虎舟，简直是都顾不得了，所有的船一拥而进。英王叫道：“陶副帅，谭大帅回来了，把船停停叫他上来。”及至大家聚到一处英王叫了声：“各位站殿将军，各位大帅、军师，我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云台剑客燕普，帮助我治理蓬莱岛，也是因为我的运气不佳，以致蓬莱岛的势力完全消灭，今日他死在战场上，也是为保护万龙藏峰岛而死，无论如何也得将他的尸体运至安靖之所，择地葬埋。”在一旁的万胆侠谭天，听英王这么一说，遂说道：“爷家您望安，燕普老剑客的尸首，我早吩咐小船运去了，这时候大概小船许走到我们头里去了。把尸首运回，好好找个地方一埋，也不枉他漂流一场。”英王点头说道：“很好，必须用好棺木。”随后又说道：“据我看这万龙藏峰岛里必有奸细，火焚山寨，跟蓬莱岛是受了一样的

病。诸位将军辅助我共成大事，我是感恩不尽，不想我的命小福薄，天将绝我，请各位将军也不必费心了，最好你们是各奔他方，另寻自己生路去吧！我一个人视死为安了。”英王说到这里，双眉紧皱，热泪点点而下，暗想道：“我因为一口气，由北京城私逃四川，恰遇我三弟神枪镇八方段灯段红亮，辅助我身入蓬莱岛，把蓬莱整理得同铁桶相似。也是因为里应外合以致大事不成，复入万龙藏峰岛，不知送了多少人的命，不料想又是枉费心机，终成泡影，即使众位再竭力保护我，我也是难成大事。再者说我年岁也老了，即便把我二弟康熙推倒了的话，我还能坐几天皇帝，这也是我的劫数到了。想到这里向众人一说：“劝众位不必替我分忧，各奔前程吧！”在一旁的十四皇子允 禵 ，也是满眼落泪，遂叹息说道：“皇伯父，你老人家不必灰心，虽是万龙藏峰岛势力已去，我们领率一部残军，另寻适当地点，养足锐气要夺江山也不为晚。我们想法子调查奸细，如果调查出来结果他的性命，也好解我们心头之恨。”英王本来不想活的了，经大家在旁一解劝，只得驾船回岛，走进七十二道螺丝湾。

船至山根，大家遂弃舟登山，有陶源、谭天、野飞龙燕雷、杜清风等人，保护着英王西安侯，前护后拥往里而来。一看这火起的不是一处，烧的也并不都是房屋，还有树木起火，英王看着这种情形，心里不由得难过，真是不忍观看。就在这个时候，就见陶源回手亮剑，原来他看见前面有人行走，步法很快，如同流星一样。陶源留神一看，但见这个人，也就在三四丈以内，身穿一件灰绸子大衫，脚穿一双踢死牛的鞋。往脸上观看，微然有一点门楼头，赤红脸，两道剑眉，两眼如同两盏明灯相似，高鼻梁，四字口，一部白胡须足够二尺

多长，大耳垂轮，剪子股的小辫，徒手未拿着军刃。就见他走着走着一转身，在树下一站，跟着就是一股青烟放出。陶源可不认得，因为这老头子在成名之时，陶源还没有学艺呢！要谈到这个老头子，一辈子成名就不讲究拿军刃，专会放火，在这一套剑侠图里，要讲究放火，这老头子可算第一了。这个老头儿家住山东济南府，跟铁板仙凌通凌老剑客住在一个胡同里，跟凌通还是师兄弟，这么大的铁板仙还是老头子的师弟呢！老头子姓鲍名林号仁山，外号人称千里独行长髯叟。现在说这个老头子的岁数，差不多就有一百三十岁开外了，他老人家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成名，就凭着这放火的独到工夫。这老头子由打成名之后，就抱胳膊在家里一忍，始终不想出来，不但自己这样打算，时常劝自己师弟凌通，为人练武术有了真正的名誉很难，要是到了你我这个身分可就更难了。不差什么就别在外边漂荡了，倘若有个磕了碰了，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岂不可惜。凌通铁板仙跟鲍爷可不一样了，他是好动不好静，也不是到处打算出风头扬眉吐气，处处想着露脸，好虚名虚誉。不过他就是好打听，只要打听出来哪里有成名的英雄，必要身临其境开开眼，看这成名英雄怎么成的名。大凡是真有身分的主儿，人家也晓得他是铁板仙凌通，绝以不跟他比，不过是把他留在家中盘桓些日子，各自把绝艺谈谈彼此交换交换，这也就和比手差不多。不过能保持两方面的名誉，又可以不伤和气。比如说普通的人他也不访，可是要照这样出去也没有多大妨碍，就是因为这个，鲍爷劝了不是一次了。可有一件，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他到了这个岁数，忽然好好的又要访碧目虬髯赛张鼎马奎马龙元。鲍爷拦了多少次，老头子不听，鲍爷无法也就不能再拦了，凌爷这

才由打家中出来。这一说不要紧，已然走有好几个月了，老头子走了也没给家中来封信，家里也知道老头子有个毛病，一辈子也不服人，真要是在外头跟人家比手，有个三长两短的家里连信都不知道。老老少少全都不放心可是也没有主意，遂把老人家鲍仁山请过来了。入了座先谈了几句闲话，然后老头子问："弟妹把我叫到这里有什么事吗？"凌家大奶奶这才说："倒不是别的，就是为您这个兄弟，生来的就是这么一个脾气，一天不是访东就是访西，这一出去一晃数月的光景，不但未曾回来连个信也没有。往常这个事也有，别说是三五个月，就是一年二年，我们大家也不想念，到而今就不成了。头一节他年岁到了，再者我在夜间得了几个凶兆，未免我就有点不放心，有心给他写信又不知道他的下落，有心派人寻找，就让见着他也未必回来。我想您跟他是老弟兄啦，又同堂学艺，您又是他的哥哥，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违背您的意思。"老头子一听弟妹说到这里，也不能推辞了，再者说别人也未必找得回来他，我要是去了，有个老弟兄的面子，他也不好意思的叫我白跑一趟。还有一说，我兄弟有了什么事，我鲍仁山也不是说句大话，足可以替他出出气。故此鲍仁山才点了头，算是全满应满许，遂说道："弟妹您放心吧，今天不用说了，明天早晨一起来，我也不到这里来啦！我直接由我家就起身了，我先奔凤翔府，到那里一问马飞元就可以知道我兄弟的下落了。"把话说完了遂告辞而出。

当天晚景不表，次日清晨起来，老头子收拾已毕，要紧的就是把放火的药带着，带了不少的路费，这才由打山东动身。再者说找人这个事也不是忙事，一面查访一面暗探，类乎什么保镖的，护院的，戳杆教场子的，老头子只要遇见就

要打听打听，问问人家见着我兄弟铁板仙凌通没有。如果有点消息，他就顺着道要看看去，这个鲍老头子是好静不好动，也搭着他的年岁大了，大家都以为在外面游览是人生乐趣。老头子可不然，他以为这是痛苦，所以但得无事就在家里不动，今天老头子出来，为的是寻找师弟凌通，老头子一边走着心里是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什么呢，老人家说这个，像我们弟兄这么大的年纪，在外面练艺成名，人人都知道是剑客，就算有了名了，在家里沉心静气的一忍，这就算一世不含糊。真要是还想流落江湖，英雄是一辈换一辈，常言说得好：后生可畏。如果遇着年少的英雄，人家受过高人的指点，当场跟我们动手，真要是失神输招，这一世的英名就算付于流水了，你还活着不活呢？老头子的理想就算对了，要不然怎么不愿出头了呢！

在一路之上也不必细表，这一天来到了陕西凤翔府，逢人一打听镇西方碧目虬髯赛张鼎马奎马飞元，还没有打听出来，却得着一个凶信，不由得吓了一跳。拿着这么大身分的和尚耐斗金蛟双钢掌慧斌，一条墨骨鞭纵横天下人称赤胆侠。因为一个徒弟，竟会群侠会后生，削椿代首，行侠作义看起来实在不容易。我有意亲临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到那时去检查检查。又一想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才把主意拿妥，赶紧找着马飞元，问明我的师弟凌通，我二人一同回家。头一节叫凌家人放心，我也算不负人之所托，这才是正经事呢。老头子想罢，便到处跟人打听，要说到了凤翔府一打听镇古侠，无人不知，侠客堆里打听马飞元无人不晓，有人指到了马宅。老头子进前叩门，家人开门一看，见这老头子长的这个怪像，身量不甚高，银髯飘洒满面红光，二目亚赛金灯。这个家人

可不敢小看，因为所有到这府上来的，不是侠客便是剑客，连连行礼说道："老爷子您找谁，你老人家尊姓大名，请到里边坐吧！"老头子看了看人家马府上的家人都是这样的谦和，真不枉是名门之仆，这样子招待来宾这才算对。老头子看了看说道："你家主人马老侠客可曾在家吗？"家人摆手说："没在家，前些日子有信回来，说是拜访镇东方妙手赛何缓宋品宋文元老侠客去了。后来又听说跟钦差大人效力。"鲍老头子点了点头叫道："管家，你们主人不在家有人前来拜访吗？"家人闻听一笑道："拜访我们主人的人位可太多了，我也记不请了，看您这个样子许是找人吧！您找哪一位说出名姓来我就知道来没来。"鲍老头子说道："有一位山东人，姓凌名通的，可曾来过吗？"家人闻听说道："不错，在两个月前来了一位老英雄。您可别过意，看他老人家长得是其貌不扬，要访我家侠客爷，我问他老人家贵姓，他老人家告诉我姓凌单字名通，外号人称铁板仙。您可别看我可没见过他老人家，我常听我们主人说过，知道他老人家是山东的剑客。因为我家主人没在家，他老人家一刻也没留就走去了。"鲍爷闻听点了点头道："他临走的时候没说上哪里去吗？"家人摆手说道："他老人家并没留话。"鲍老头子遂拱手说道："多劳驾啦，咱们是改日再会。"说完走下台阶，自己一想：现在我已一百三十余的人了，流落他乡就是为我的师弟，好容易到了凤翔府，此处有现成的一位大名鼎鼎的剑客，我为什么不会会他呢？其实镇古侠我们是老朋友，不过有好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我要来不到凤翔府那就没有说的了。既然来到这里，我要不跟他见个面，日后被他知道了岂不耽误交情吗？老头子想到这里，打算够奔董宅登门拜访。主意已定，走进城来，镇古侠原住

在西关里，老头子打算出了西城门再打听。

出了西门正往前走，就见前面有一座大庙，殿阁巍峨，十分壮观，远远的就可以望见。老头子来至切近一看，但见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红男绿女拥挤不动。鲍爷一看就知道今天是这庙的香火日子，不然的话绝以没这么些个人。老头子跟人家一打听这是什么庙，今天是什么日期。才知道这是关帝庙，平常日子不开门，今天乃是关圣帝的诞辰，所以山门开放，善男信女全去烧香求福。鲍爷点头暗道："关夫子这个人就算可以，汉朝封侯，宋朝封王，后世的香火如此，真正是亘古一人。这一来不要紧，把鲍爷的高兴振起来了，要进庙参拜参拜，遂随着众人来到庙前一看。坐北的山门全都开放了，门前有座影壁，约有四五丈宽，高有两丈八九。左右有旗杆两棵门上新贴的红纸封联，上联写"走马提刀安天下"，下联是"坐看春秋定太平"，横批是"亘古一人"。老头子看着点了点头，走进庙门一看，头层殿全是卖吃食的，各种买卖热闹异常。看完了又奔二层殿，这二层殿也是生意，不过都是金披彩挂的生意。在路旁边有一个帐棚，棚底下是一个武术场子，一看这个武术场子还是真讲究，用黄土把地铺得很平匀，看这样子是新立的，不像久立的样式。里面的军刃架子，摆列着十八般兵器，还有许多的奇巧军刃，总有四五十种之多。带钩的，带练的，带绳的，带锁的，长短不一，在地上放着一大堆。还有新茶壶碗，有几盘子点心，旁边放着两条板凳，上面坐着几个人，大概都是练功夫的，全都是身穿紫花布裤袄，大靸鞋，雄赳赳气昂昂。老头子看着实在是纳闷，暗想道：这要是打把式卖艺的，绝没有这样的排场，如果要是当地的子弟师傅们，在这里立个场子为是消遣出风头，

没有点特别的功夫也不敢露，我今天看看这个场子里有什么出奇的绝艺，真要是平常的武术放在这里，不用旁人来干涉，就是董化一他就不能允许。老头子想到这里也不往别处去看了，就在这场周围的板凳上一坐。要是别人坐在那里众人远不理会，惟独这位鲍爷在那里一坐，真叫人特别的注意，小矮个，矮的是很特别，身高在三尺上下。大家看着这个老头是真新鲜，不大工夫看热闹的人把这个场可就围起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就见由外面挤进四五个人来，都是用绢巾罩头，鬓边插着麻花，身打十字绒绳绊，青绸子裤袄，足下都是抓地虎快靴，打着裹腿，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目，十分英勇。后面跟着一个老头儿，是个大身量，足有六尺多高，身穿青绸子大衫，长过磕膝盖，也打着裹腿，足下一双踢死牛的豆包鞋，并没戴着帽子，剪子股的小辫，尖头顶尖下巴。这个脑袋长得实在的难看，两道半截眼眉，黄眼珠子，大鹰鼻子，薄片子嘴，一部银髯。鲍爷看了看这位老头儿，心里说：要看这个人的外表功夫许错不了，可有一节，他绝不是个好人。把老头子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英雄气魄引起来了，其实他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今天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皆因见这个人不本分，倘若是借此招摇发生不法的事，我没看见就罢，谁让我遇上了呢！身为剑客秉的是义务天职，真有不法行为，我既然看见要不管，我自己对不住我的良心。想到这里，把身形坐得稳稳当当的，可有一节，低着眼皮并不东看西看的，就怕是被人看出自己的身分来。

不表鲍爷坐在那里一语不发，单说这场子里面的拳师。看着人位也都来了，老头儿在当中一站，和颜悦色的向大家作了一个罗圈揖，手理银胡说道："诸位，真是大家赏脸，我们

爷几个还没来，诸位就都早来到了。想我们的名声都是人人皆知的了，今天我们借着关圣帝的诞辰，我们老少师徒爷儿几个，把功夫献出来，好教大家开开眼。”鲍爷坐在那里听着这一句话，不由得怒从心上起，心里说：好小子，你有多大的能为，竟敢这样的张狂，别说是你，就拿我鲍仁山说，身为剑客，压倒山东的半边天，这个话还不敢轻易说。武术这两个字可不能自夸自尊。就在这个时候又听那老头儿说道：“先叫我徒弟们练几手平常的功夫，等他们练完了，我再把我的绝艺施展出来，让大家看一看。也不用我自己吹，反正大家也有个耳闻，在位一站一立好练的老师们，只要您好喜这个，就请下来咱们在一块研究研究。您也不用给我们什么，我们也不跟您要什么，这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有身分高的主儿，打算跟我比手过招，我也情愿奉陪的。可有一节，功夫浅的主儿不必费事，打伤身体全都不好，只要是成名的英雄，有名的义士们，下来跟我比比手不算什么，也可以说是以武会友。”说到这里把鼻烟壶由腰里取出来，往手心里倒一点，闻在鼻孔，将身子往后一退说道：“先叫我徒弟练两趟。”遂用手点指叫道：“井柱你先下去练。”就见过来一个年轻的小子，来在场子的当中，向四外作了一个罗圈揖，然后练了起来。鲍老头子看了两眼，他打的是山东螳螂手，虽说是没有多大的功夫，也算是不含糊，真要练到这样地步，也得十年八年的工夫。这小子练完了往旁边一闪，跟着又走过一个来，这个小子自报名姓，叫元光兴，拉开架式练了一套猴拳。四外看热闹的人们，齐声喝彩，这小子练完又有几个练的，都是平常的功夫。鲍老头子一看暗笑道：“师傅不明弟子拙，要看他徒弟这样子的练法，这老东西也很高不了。几个徒弟练

完了，全到一旁休息，老师傅这才出头。

书中代言，这位老师傅，叫宋士诚，外号叫独霸凤翔玉面蛟，要不然他也不在这庙里出风头。其中有个原因，这老小子原先是标行，手中很有几个资财，自己坐定一想：我久吃标行这碗饭，实在是不容易，本打算在家里一忍。这个人又是个财迷，真要是在家里一没事作，他还是真呆不下去。原先叫玉面蛟，后来自己在关帝庙后立场子教徒弟，收个十位八位的徒弟，平常每月就可以进一二十两银子，又没有舛错，又不受劳苦。后来一想自己的名字不威风，遂又把玉面蛟上头又添了独霸凤翔四字，为是显着威武。既然这么大的口气，旁人一定以为有本领，好诱惑一般青年子弟，您还别说他这个主意不对，真把所有跟他练功夫的主儿都给唬住啦！一个个都是这样说，老师傅如果没有绝艺，绝不敢在凤翔府称独霸一方。再者说这个地方练武术的主儿是多的，成名剑侠也有，他既然是明目张胆的自称独霸凤翔，要没有特别的本领站得住吗？所以拜他为师的人还是真不少。哪一个徒弟也不是穷主儿，每人每月都要给他三四两银子，所以这老头儿每月总有七八十两的进项，以先就有点余资，又搭着每月有这一笔的进项，简直就是个财主了，出来进去的同乡人等，都以大爷呼之。众人这么一恭维他，把小子的疑惑心，全都引上来了，教徒弟也不在他的住宅里，就在门口外一块空地上，两边插着两面大旗，旗上有绣的黑色字，上写“独霸凤翔玉面蛟”，“打遍天下无敌手”，门上横悬一块金字匾，上写“天下无敌”，下边一行小字，写的是众同乡人等恭送。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化钱所制。这一来不要紧，这小子就目空一切了，真是天是王大，他就是王二，自己时常坐定了一想，

这也是个笑话，凭我这样的本领，现在竟威名远震起来。最可纳闷的就是凤翔府这些个成名剑侠们，我就这样的鸣锣响鼓，他们连一个敢出来问问我的都没有，可见得都是怕我了，所有平常的主儿他也不敢来涉险的，就是有不怕死的前来，也是白找栽筋斗。正是小子美得不得了的时候，这天正赶上董化一由外面闯荡江湖回来。有的人知道董爷回来了，就把姓宋的如何目空一切，在这教场子，自称独霸凤翔等等的话，告诉了董爷。董化一听着这个气就大啦，点头笑道："哈哈，这小子竟敢在圣人面前卖文章，插着这么大的旗号，实在是不知死的鬼。"董爷有心明着找他比手，又一想且慢，如果我要不是他的敌手，我还怎样住在凤翔府。遂向众人说道："列位，你们大家哪里知道，这位独霸凤翔玉面蛟，当然人家是有出奇的本领，慢说是独霸一方，他就是说独霸全球，也可以说的了。"董化一不过是用这话敷衍众人而已。又过了十几天，老头这才慢慢的够奔宋宅而来，来到门前正赶上有许多的少壮青年，在那里练功夫呢！老人家看了看，人还是不少，足有三十多个，董爷一留神，就看见这位宋教师啦，双手抱拳说道："众位多辛苦。"又向宋教师问道："阁下就是宋士诚吗？"宋士诚一手理着银髯，上下看了董化一几眼，一看董爷这样也不像有能为的人。遂答道："不错，老朋友你问我有什么事吗？"董爷连连摆手说道："我没有别的事，我听人说您是独霸凤翔玉面蛟，又叫天下无敌，这个话是真的吗？"宋士诚就知道他要来比手，遂用手一拍胸脯，大手指一挑道："不错，这就是我小小的外号。"董爷看了这种样子，心里这气就大啦，自己暗道：凭我镇古侠，两次归隐，人称剑客，大清国四大名剑我是第一，我都不敢说这样大话，也许这小子比我本领

高强也未可知。遂含笑说道："宋老师我说话您可别过意，如果要称独霸凤翔的话，你可得先打听打听我在不在，如果说我董化一不在世了，慢说你独霸凤翔，就是你独霸陕西，大概也没人问你。只要是有我在着，不用说你要独霸凤翔，就是你霸你自己门口，这话也不一定下得去。你要不服的话，你就过来跟我动动手，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宋士诚他也不打听打听这老头子是谁，按说老人家既报了名姓，难道说宋士诚耳朵里还没有这么大的剑客吗？那也就不用比了，给老头子说两句恭维话，这回事可也就算完了。小子宋士诚看老头子其貌不扬，并没拿他当个英雄。再者董爷说出来的话真招他生气，小子是一腔子的怒火，遂用手点指叫道："老师傅，既然找我前来比手，我宋某情愿奉陪。可有一样，武术两个字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倘若我把你打死应当怎么办？"董爷闻听微微冷笑道："这不是当着这群人都是你的徒弟吗？做你我的见证人，当场动手两下过招。真要是你把我打死，不怨你意狠心毒，怨我经师不高学艺不到，如果我要把你打死应当怎么样呢？"宋士诚闻听一笑说道："你要把我打死，那就算你我今生的冤家，来世的对头，命丧你手也算是活该。"说着将身站定，叫道："老师傅你就进招吧！"董爷道："你先别忙，就是这样动手不成，你我过招可得赌点什么。"宋士诚答道："可以，赌银子是赌钱，你就说吧！你说出数来我决以不驳。"董爷摇头说："不对，也不赌银子也不赌钱，我要赢你，你这两杆大旗从此取消。你要赢了我，我就离开这凤翔府，你只要在这个地方看见我，你用唾沫啐我，我要一红脸，就算我不是英雄。"宋士诚点头道："既然如此，我是完全答应了，你就进招吧。"宋士诚在下首，董爷在上首，宋士诚留

神观看。看着老头子是哪一门的功夫，无论是哪一门，出手就得有个架式，只要你一亮架，我就知道你是哪一门。没想到董老头子站在那里连一点练功夫的样子也没有，双手理着银髯叫道："宋师傅你就进招吧！"宋士诚也说："还是你老人家先发招。"二人谦让了半天，结果还是宋士诚先动手，就见宋士诚向前抢步，左手一晃右手掌照定董爷的面门就打。这小子发出来的招数乃是劈挂掌，这种掌讲究打三环套月，一打一挂反正撩阴，真要是练好了也是天下的绝艺，这乃是少林的真传。在先董爷没把他放在心上，留神一看这小子是劈挂掌，遂转身形见势进招，宋士诚一看所有董爷发出来的招数全不认得。按说董老头子是八卦门，用的时候，没全用的是八卦，见招换式随机应变，武术中遇着跟人比手这样才算对，招数不能用一定的。二人动手就有二十几个照面，宋士诚要在老剑客手下能走二十几个照面，也总算是不含糊，不过就是脚步上没有一定，如果脚步上再有点功夫，就够侠客的身分。猛然间宋士诚往前一递手，老头子用手一搭，那一只手由打底下穿了出去，说时迟那时快，耳轮中就听吧的一声，宋士诚应声而倒，来了个仰面朝天。董爷连连拱手说道："这是怎么说的呢！宋老师您怎么没留神呢！快请起来，没别的请您把两面大旗，一方大匾，受点累把它落下来吧！"宋士诚也真听说，连忙站起身形，吩咐徒弟们，赶紧把旗跟匾全都落下来，然后把董爷让至里面，吩咐献茶。这才问道："老爷子您贵姓？"董爷说道："我姓董名乾字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宋士诚一听不由得就后悔起来，暗道：我早就应当细细问问人家的名字，人家说的时候，我也没留心听，真要早知道是镇古侠，也绝不能跟他动手。那时节跟他说上几句客

气话，他也不能赶尽杀绝，我的旗匾也不至于落下去，这也是我一时的大意，才有这样的难看。董爷看见宋士诚有很难堪样子，也不便在此久坐，遂谈了几句闲话，站起身形告辞。出了宋士诚的门口，果见宋士诚门口的威风全消灭了。宋士诚把董爷送走了之后，便把所有的徒弟全叫到面前说道："现在我们的场子是不能立了，这就算是散伙，你们要有意在这跟我一处盘桓留个四五位也可以，其余的我也没有法子照顾了，咱们是后会有期就是了。"所以众徒弟从此全都算停练了，只有他几个靠近的徒弟，每日还是跟他在一处研究武术。

说话就有好几年的工夫，他听人说董化一没在家，出外游玩去了。他自己一想：这可有了机会了。我成立很好的一个把式场子，被董化一给骚扰了个乱七八糟，并且我还丢人了。现在他既然是没在家，我借着关圣帝的诞辰，庙会的日期，我在庙场上立个把式场子，一来亮亮我师徒的本领，二来我也好在人前转个面子。这小子高兴得了不得，没想到董化一没在家，偏偏来了这么一位鲍老剑客。鲍爷看着这一些个徒弟都练完了，这位宋教师出头，见他在场子当中一站，向着四周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众位老师傅，我们今天这个场子，跟普通卖艺的场子可有点不一样，我们也不能骗您的银钱，我们是为的以武会友。前些年我也曾在家里栽过筋斗，就是我们此地的董老剑客镇古侠，他把我一掌打倒，也是我一时的大意，所以被他打倒。这些年的工夫，我是出外投名师访高友，也不敢说我学来绝艺，比前几年可高超百倍了。打算再跟董化一比试比试，不料到他家去几次，他家里人都说没在家。他们的家里人们，又说了许多好话，并且作揖磕头，我才知道这位镇古侠在家里是不敢出来见我，就让是他出来

见我，说几句领罪的话，我也不能赶尽杀绝呀！”说着这话小子望四下看了看，就见看热闹的众人，大家纷纷议论，就有的说：“不错这位老头在前些年被姓董的打倒了，这些年没见面，人家一定出外投名师学来绝艺，这时在这里立场子为的是报复前仇。”就有看出来的说：“这老东西数年前被镇古侠老剑客一掌打倒，这些年未露面，现在听说镇古侠董爷没在家，这小子又虚张声势，真要有本领想报仇，不会到他家里去找他吗？如果没在家的话，不会四外去寻找他吗？何必在这里吹牛呢！”大家各有议论，这小子还是越说越高兴，只顾他这么说可不要紧，把个鲍老头子可气坏了。老人家走至场子当中叫道：“这位老师傅，原来你姓宋啊！你说你前几年被镇古侠打倒，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按说武术比手输赢都没有关系，姓董的跟我可素不相识，我也不是本地人，因为你说了这些话，我有点不爱听。我想镇古侠董老剑客，一定念你是同乡，不肯下毒手来打你，所以你连伤也没带。我这个话说出来可有点不好听，我也不是说句大话，你要跟我动手，我是非叫你带伤不可。”宋士诚一听这气就大啦，他一看这个老头身量不高，胡子可不短，说话不是当地口音。我先打听打听他是谁，如果他要是成名的剑客，我也不必再栽第二回了。小子把主意拿妥这才问道：“老朋友，我看你这样子挺横，我还未领教你贵姓，府上在什么地方？”老头子闻听手理银髯笑道：“你要问我，你可站住了身形，我家住山东省，姓鲍名林。”老头子可没说号，也没说外号，宋士诚做梦也想不到是鲍老剑客，因为这老头子在家隐避多年了，也该着宋士诚这小子倒霉。他听了以后，反而哈哈大笑道：“鲍老师，你既然愿意动手，咱们可有一节，你我都是这么大的年纪，谁也不

必下毒手。”鲍老头子闻听点头道：“好，你既是这么说，我手下留情就是了。”二人把话说完，各自一拱手，互相道了一个请字，鲍老头子也不客气，站在上首，身形向前一纵，猛虎出洞照宋士诚胸前就打。小子看着鲍老头拳到，赶紧往旁边一闪，横着就是一掌，这手叫大鹏展翅，奔鲍爷石门穴打来。鲍爷一看心说：就凭我这么矮的身子，你那么高的身量，你用这一手真是有点心狠意毒，其实你的掌奔我身上哪里打不行，为什么单奔石门穴？我还得多多留神，倘或被他打上的话，由山东来到这里送死来了，就是不死，如何好再回山东。真要是谈到武术，要练到宋士诚这样身分就算不容易，连这么大的鲍林看着都暗暗点头。二人动手先前看着很慢，后来越打越紧了，今天又是个庙会的日子，看热闹的人如同人山人海一样，真是里三层外三层。虽然这么些个人，却看得是鸦雀无声，就有的低声说道：“喝，这位宋老头，在前几年曾被董老剑客打倒，这一晃好几年他又出来啦！今天又在这里扬眉吐气，这位矮老头子看着不忿了。看这老头子不像此地人，看人家这样年岁，精神如此，非是隐名的剑侠不可。大家正在议论之时，动手的二人已然有二十多个照面了，像士诚害怕到哪是当然的，鲍爷害怕就因为已然这么些个年不在江湖上闯荡，身有这样的绝艺，真是人人皆知，我一旦输给他，把我一世的英名岂不付于流水。老头子是越想越着急，后来一想，这可不怨我不对。想当初我老师传给我武术之时，有一招叫进步连环掌，这手可是毒点。我在外面闯荡江湖，总记着我老师的言语，必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用这一手，所以自我出世以来，用这一手的时候，实在很少，看他这个样子今天他非挤兑我用这毒招不成。我真要把他一掌打死，我

这老了老了又背一条人命，这是何苦呢！要不用这手吧，又没有法子解决，老头子左思右想连一点主意也拿不定了。后来一横心说道：得啦，我就用这一手吧！我要打死他的话，有什么事然后再说，也是冤家路窄。鲍爷正这样想着，留神一看，宋士诚正要撤手换招。这小子的身子比老头身量高得太多了，宋士诚将一坐腰，老头子把身形一闪，用手搭宋士诚的腕子，跟着往前一上步，往上就是一掌。虽然这一手名字叫作进步连环掌，其实就是兜掌，别人要用这一招还可以躲闪，惟独这位鲍爷要用这一手，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躲逃。宋士诚一看掌到，一直够奔裆里打来，宋士诚一想，我不下毒手打人，人家也决不能下毒手打我，皆因我动手有赶尽杀绝的招数，所以才招惹的人家下此毒手。说时迟那时快，要是平常人，这一下子如果打上就没命了。宋士诚还算是不含糊，赶紧撤左步将身一转，就听吧的一声，这一掌正打在小子的大胯上。就这一掌不要紧，怔把小子打起有四尺多高来，叭通一声摔在地上。鲍爷站在那里用手理髯，看了看宋士诚，双手按地将身站起，满面通红，二目圆翻，看那样子好像有话要说似的，还有点不服的样子。鲍爷用手点指说道："宋士诚，我的手下留情，你看出来了没有，如果你要不服的话我可要将你置于死地了，你要再思再想。"宋士诚也不是平常之辈，站在那里回想动手的意思，鲍老头子动手进招的情形，我如果要再想跟人动手，大约必有性命之忧。凡事都错在我的身上，我不该在这里立把式场子，人家董爷没在家，我就在这里胡闹，实指望在这落个虚脸，不想又遇见这么一个姓鲍的，不能说人家无理，这是该着我丢人。大丈夫知过则改，我回家去收拾收拾还移他乡，离开此地，不然的话，我就紧闭家

门永不出头。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一抱拳说道："鲍老师，不怨您手下无情，是我自己不知好歹，今天您打我这一掌，虽说是没带重伤，这可算是您教训我了，我从此知过必改。"说到这里叫徒弟把所有的东西收拾起来，扛着回家去了。鲍老头子看着这个样儿，心里又很觉对不住他的，也跟他说了几句客气话，还是连连的拱手。此时看热闹的人，凡有看着心里满意的，那都是正仁君子，知道姓宋的在这里扬眉吐气，被人家一掌打倒，这也是报应。就有那好看热闹的主儿说道："人家带着徒弟在这里摆场子，人家也不要什么，并且说是以武会友，又是庆祝关圣帝诞辰，这够多么好呢！这个老头子自逞其能，进去把人家打倒，显着他有本领，把一个好好的把式场子给搅啦，这是何苦呢！"大家真是议论纷纷，这场子立时就算散了。

宋士诚带着徒弟回家自己心里非常不高兴，满心满意在这庙会上出出风头，不承想当众现丑，这一来不要紧，把所有的希望都压下去了，从此武术是一字不提。就有知心的徒弟一旁相劝道："老师，您心里不用难过，比手胜败乃是常事，输赢算了什么！姓鲍的这个老头儿，据我们看他的本领比董化一还强，不过我们不知道他的外号就是了。要看他的长像，绝不是平常之人。"宋士诚点头道："不错，他要是平常的主儿，我跟他走了这么半天，决不能连一招也进不去。"口里虽是这样说，心里可实在的不好受，直到天将掌灯他还愁眉不展，心里越想越难过。也搭着他已经上了几岁年纪，自恨当初不如不会武功好，倒省得我晚年丢丑，我叫董化一把我打倒，因为人家是剑客身分，我的气还好受一点，跟一个没有名声的人动手，我就是进不去招，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正

在想着就见由外边进来一个人，宋士诚看了看，正是自己以先的一个徒弟。现在他可不练了，在西门里开了一座店房，字号是三元店，这小子姓何，名叫何三元，他还有个兄弟，名叫何三胜。他们哥俩全有个外号，何三元的外号人称松鼠，何三胜人称地排子。这两小子原先可不是凤翔府的人氏，是山西人，因为山西的年景不好，逃荒来在陕西。来到陕西地面，举目无亲，他们弟兄二人，就是以偷偷摸摸为生活之计，后来胆子也练得大了，居然就是强盗了。要谈到武术，他们都是平常之辈，不过就是灵机很好，在外边遇着有本领的人，他们就要跟人家接近接近，为的是好讨几手功夫。到现在居然也可以够普通武术家的身分，别看他二人作的是绿林买卖，得了资财就任意挥霍，虽作了这么些个年，手中一点积蓄也没有。当此天降大雪，兄弟二人几有断炊之虞，若按绿林的规矩，是偷风不偷雪，只要是天降大雪，无论如何也不能出头作买卖。这两个小子也是因为饿得难受，出于迫不已，居然竟冒雪出去偷盗。由打定更出去的，身上连一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北风甚紧，把个两小子冻得是狼狈不堪。走至西门里有一大户人家，虽说不甚富贵，看那样子也是小康之家，也搭着这哥俩正在急劲上，就想在这家偷点东西。这时候天可不早了，二人来至切近，先推了推人家的大门，人家的大门关得很紧的，三元由腰里把刀子取出来，名目叫摇山洞。这个军刃要是动手可没有多大用处，谈到挖窟窿拨门，乃是惟一的利器。这小子将要动手，猛然间觉着背后有人一拍自己的肩膀，把小子可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一位银髯的老头儿，身量也不甚高，穿得也不甚好，满面红光，可是满面的皱纹，笑微微的站在后边。您道这老头儿是谁，正

是老剑客镇古侠董化一，老头子平生有两种快事，最喜的就是天降雨雪，别人要是遇着雨雪的天气，必然要在家里围炉取暖。这位董老头子可不然，只要遇着雨雪的天气，他非要到外边游玩去不可，不怕是大雨如注，老头子也要观看那风雨云霞的变态，雪下得越大老头子是越高兴。这是在黑夜里，若是在白天，老头子非要四外去看看不可，必得仿效孟浩然踏雪寻梅的故事。今天也是该着这小子倒霉，偏偏遇见董爷。老头子用手点指低声笑道："小子，你未曾到西关来作案，你也不打听打听吗？敢在我镇古侠面前来作案，你是不想活着了。"老头子这本是气话，这两个小子一听，可吓坏了，一听这是董化一的家里，两个小子赶紧跪伏在地，连连磕头，就如同鸡吃碎米一样。口口声声央求：老剑客饶命，我们弟兄二人也不是惯做贼的，我俩人本是亲哥俩，老家是山西人，因为逃荒到此，举目无亲，我二人两天没吃饭了，故此才作出这样无耻之事。现在我们已然遇在您的面前，剑客爷，没别的您把我二人杀死吧。省得我二人在世上受罪。"董爷看着这般光景，心里也不住的点头，暗道：这两个小子并不似江洋的大盗，这分明是被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听你们二人说的话，也许是真事，不然的话，是绿林的人都知道偷风不偷雪，今天降着这么大的一场雪，这两个小子既是这时候出来，一定是外行，当然就不是惯贼了。我虽是身为剑客，除恶安良是我的天职，我也不能见贼就杀，如若能度恶为善，岂不比杀恶安善强得多吗？倘或我要能够把他度化过来，从此改恶向善，也算是我的功德无量。想到这里遂带笑问道："你二人姓字名谁？家住哪里？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就饶你二人性命；不说实话，你们是不用想活。这两个小子不敢隐瞒，遂

叩头说道："我们姓何，我叫何三元，这是我的兄弟，他叫何三胜，我二人就在关帝庙前一个起火小店里住。"老头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道："三元，你知道作贼是犯法不知道？也不用说我把你们置于死地，我要把你们送到官厅里去，这就叫一面官司，大概你们也不好活吧！比如说现在我要给你们几个钱，你们想一个正当营业，将来有了发达的一天，也能娶妻生子，又做个大大的好人，你们看怎么样？"这两个小子一听老头子这些言语，真是死而复生，生而复喜，两个小子连连叩头道："老剑客爷，你老人家真是善人，不但不杀我们弟兄，反倒恩待我们，我二人死在九泉也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老头子说道："好，你们站起来。"说着由腰中取出有八两多银子道："明天你二人进城往东走，在路南有个大门，那就是我的家，你们去找我，我准等着你们，必有相当的法子维持你们弟兄二人。可有一节，我们是一言为定，你们从此必须要改邪归正，如果再做这不法的事情，一旦被我知道，到那时候，你们可要小心点脑袋。"说到这里用手一指说道："你们看那边是谁？"哄的两个小子一回头，看看什么也没有，再转过头来一看董爷，早已踪影皆无了。老头子这是故意使了这么一手功夫，为的是使两个小子明白明白，自己乃是世外的高人，可决不是卖派自己有本领，这分明是警戒他二人。何氏兄弟一看，老头子不见啦，只骇得二人是魂不附体，三胜低声说道："哥哥，这多亏是您能说个三言两语的，不然的话哪会有这么好事，看起来能说能道的，到哪里都能吃香东西。"三元连连摆手说道："慢着喊。"赶紧凑到三胜的耳底下低声说道："兄弟你别往下说啦，这个老东西来无踪，去无影，你准知道他是走了吗？倘若被他听见，把银子

要回去，还许要杀了我们呢！”哥俩说着话，回归小店去了。

到了第二天这两个小子果然就找到董爷的门口来，向前叩门道：“辛苦里边，这是董老剑客的府上吗？”家人开门出来看了看说道：“你二人是姓何吗？”何三元拱手说道：“不错正是。”家人说道：“我们家爷有话，叫我把你们带进去，你二人随我来。”三人来到里面，家人进去回话，然后出来叫他二人进去。何氏兄弟进到屋中见了董爷向上磕头，董爷说道：“你们哥俩请起来，一旁落座讲话。”这二人谦谦让让不肯落座，老头子说道：“我在外边闯荡江湖，人称镇古侠，剑客身分，什么样的高人我也会过。可有一节，要用身分欺人，那不是我所做的事情。”这二人方敢落座，董爷问道：“你们哥俩在先都干过什么？我今天把你们二人叫来就为的问问你们二人以先干过什么，我也好替你们想个小本的营业，多了我也办不到，百八十两的银子，我可以替你们弟兄帮忙的。我现在已然预备好了一百多两银子，你们拿去千万要想一个正当的营业，也可以吃饭，将来混好了你们还能忘得了我吗？”这二人连连说道：“老剑客爷，我们多蒙您救济我们，又这样子以良言相劝，我们弟兄如何报您的大恩呢？别的买卖我们也不作了，开个小店我们可不很外行。”老头子一听点头说道：“你们打算开店吗？很好，回头我派家人把你二人领出去，离我这儿不远有我的二十多间空房，还有门面，要是开店的话，还是真相宜。虽然是老房子也用不着修理，这里有银百两你们拿了去吧！大概差不多也足够用的了，只要你们二人安分守已，一定可以有个发达。”这哥俩连忙跪倒磕头道：“老人家，我二人但盼不流为饿死鬼于愿足矣！将来发达都是您的大恩所造，我们是怎样的感激您呢！”董老剑客将手一摆说道：

“你二人站起来，你们跟我的家人看房子去吧！”这两个小子也真能干，他们也不说是他们干的，他们却说是董爷干的，收拾了收拾，也就是二十多天，这个小店可就开张了，字号是按着他的名字起的，就叫三元店。开张以来生意还是真不错，这两个小子知道董爷是位剑客，遂秘密求老头子教给他二人练功夫，见着老头子苦苦的央求。老人家一想，看这两个小子也真能干，可有一节，当初他们乃是行窃小贼，被我感化得倒是不错了。可是我看着这两个东西五官不正，如果我要把功夫传给他们，不难成了江洋大盗，一旦做下了不法的事，人家一究情问理，他是我的徒弟，我这不是自取烦恼吗？老头子笑着说道：“你们两个人，做的是买卖，用不着练武术。会功夫的人们，也不过就是保镖护院，也为是维持生活，现在你们这个店买卖也很好。按现在看，你们的衣食就可以不愁了，你们把心收住了吧！”结果老人家没有教他们练武术，这两个小子也不敢强着要求了。

按说好好的一守这个店，不就够吃的了吗？这两个小子可不然了，也是吃饱了不认的大铁勺，不但不听董爷的金石良言，并且怀恨在心。心里暗道：“董化一，你别以为你是剑客，身有绝艺，你不是不教给我们吗！我们还是非请教师练武术不可，将来我们把功夫练成了，还非要跟你比比手不可。这两个小子就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可巧这个时候正当宋士诚立场子收徒弟，这两个小子已有点余资，所以就拜宋士诚为师了。练了几年的工夫还是真不含糊，平常的功夫练得还真可以，满心满意的打算找董化一过过招去，头一节不知道老人家有什么本领，又恐怕自己失败，所以总也没敢出头。后来一看，凭着这么大的一个独霸凤翔玉面蛟，尚不是人家镇

古侠的敌手，我们要出头不是更白饶了吗？所以这两个小子把跟董爷比手的意见打消了，后来这场子散了，他们两个人也就不练了。

这些日子没有消息，今天有同堂师弟前来送信，知道宋老师，趁着董化一不在家，又赖着关帝庙会，在庙里立场子，以武会友，就为的是正正气，你们兄弟要有工夫的话，也可去帮帮忙，并且也可以露露脸。这两个小子听见这个消息，到第二天，把店里的事情安置安置，遂奔关帝庙而来。可真巧，这两个小子刚到关帝庙，这时候正是鲍老头子把场子给踢啦！看热闹的人也都散了，这两个小子一看鲍爷这个样儿，心里就有点不服。暗道：我们斗不过镇古侠，还斗不了这个老东西吗？想到这里，二人遂跟在鲍爷的身后，打算要替师报仇。可巧这位鲍爷因为天也不早了，再访镇古侠也有些不便，再者也有点疲乏了，莫若找个店房住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说来也很凑巧，竟住在了这座三元店，何三元一看这个喜欢就不用提啦，赶紧嘱咐伙计们，好好的伺候这个老东西，又告诉三胜好好暗地里看着他，自己这才够奔宋士诚的家里来。见着老师行礼已毕，站在一边说道："老师，今天您在关帝庙摆场子，我们哥俩去得太晚了。"宋士诚连连摆手说道："去晚了倒不错，去得早也是陪着我一块栽筋斗。"三元一听叫道："老师，弟子我就为此事而来，那个鲍老头子住在我的店里啦！特意前来给您送个信，我们老少师徒开个临时会议，单等今夜三更时分，乘他不备，给你老人家也好出出气。"宋士诚叫道："三元，你们可不用管我的事，比如说，我要被人陷害，或者我们的妇女被人奸抢，这个仇就是你们连命都搭上，也是理所应当。这可不能那么办，当场比手，两下比的是本领，

眼睁睁人家的本领比我高，没费吹灰之力将我打倒，不能恨人家手下无情，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没有报仇的必要。据我看咱老实的认倒霉还算万幸，要一打算报仇，杀不了人家就许把自己的性命饶上，不是我们不成吗！从此我们不提这武术二字，在家里好好过咱们的安静日子吧！”三元闻听，叫道：“师傅，您这话说得可太不对了，想当初我们大家跟您学得好好的武术，不想被董化一给搅了个乱七八糟，因为人家的大名鼎鼎，又是个剑客，谁都知道他是世外的高人，就是我们输了，也是心平气和的。我看今天的这个姓鲍的，像不惊人，貌不压众，居然我们栽给他，这口气可实在的不好喘，这不是成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了吗？”宋士诚叫道：“三元，你的话倒是也有道理，可有一样，人家的本领高强。说句不好听的话吧！咱爷们是没法儿下手呀！”三元闻听叫了一声：“师傅，您看到这个地步，难道说小子我就没看到吗？我也早就看到了，可有一节，我们是给他来一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叫他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想就是大罗神仙也难讨公道的。”三元任凭怎么巧言，宋士诚始终是不赞成，这叫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先以为自己本领过人，后来碰了这两回钉子，这才把骄傲之心，打消了一多半去，所以听三元说出报仇的话来，他总是摇头不肯。三元这才说道：“老师，既然您不愿意去，好啦，我回去想个法儿，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治死。不出别的事便罢，倘或生出别的事来，我那时候可得把您拉上，您可别怪我呀！我也是为的您。宋士诚一听不由得就是一个冷战，心里暗道：这小子说话是真厉害，口口声声为的是我，我要再不答应的话，未免有负他这一番盛意。他的意思实在不错，如果真把此事办

好了，还不用说结果了他的性命，就是把他打废了也可以给我出气了。自己想到这里，叫道："三元，这不是你既然说到这里了吗？你也别走，在我这吃饭吧！等到天交二更时分，我跟你一同前去，到在那里我们是看事做事，得下手我们就下手，不得下手的话就算罢，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三元一听真是喜欢得了不得。

师徒爷儿俩在家里吃完晚饭，这时候天也就不早了，二人收拾已毕，遂奔三元店而来，先到了柜房，问问伙计，那个姓鲍的睡了没有。且不言他们在柜房里暗暗议论，单说鲍爷，自从进了店门以后，买了点吃的东西，跟伙计要了火石火镰，又叫伙计给泡一壶茶来，伙计把一切全都送来以后，老头子这才把隔扇关好，坐在一个方凳上，盘膝打坐闭目养神。大概天也就在定更时候，鲍爷听外面有脚步的声音，老头子就很疑心，暗道：我已然审查好了，知道这个店是正经买卖人，并不是贼店，既然这里面都是好人，我想决没有什么关系。又一想：如果要是有什么意外之事，不用问，一定是白天在场子里比武的那些东西，不是他们还算罢了，如果要是他们的话，一定是为报仇而来，暗算于我，果真如此，我可要不客气了，我要用火烧他们个焦头烂额。老头把主意拿定，仍然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就是微睁双目，留神看着有什么动静。工夫不大忽然对面的隔扇一动，就见由外边进来一个人，是鬼头鬼脑，那意思以为鲍老头儿睡着了呢！其实人家早就看见了，鲍爷看着这小子进来，一伸手由百宝囊中取出放火的药来，照定小子就弹去了。这个地方就得说是身分，人家把火弹在身上，这小子还不知道呢，鲍老头就知道一会儿就要烈焰飞腾了，所以也不答理他，只将身微微一动，已来

到屋外，跟着抖身上房。在房上四外看了看，就见对面的房上，有个人影儿，鲍爷就奔这条黑影而来，就是这条人影如风似电的往前奔跑，鲍爷知道必是前来行刺，这是在外巡风的。又一想：这个许是玉面蛟宋士诚吧！不是他便罢，如果是他的话，我是不偏不向，也给他来一点火药烧烧他。想到是里脚下用力追赶，因为这个地方不熟识，所以也没紧赶，赶过了几间房，来在了大街之上，前面的黑影儿已然就不见了。鲍爷有心四下找一找，一想得啦，他既然是怕了我，我何必苦苦的赶他呢，放他一条性命去吧！鲍爷就在这一怔神的工夫，就听后面有人声呼喊，回头一看，三元店变成了火焰山了。鲍爷哎呦了一声，自言自语的说道："这是何苦呢！不知何人前去行刺，竟把人家店房给毁坏了，这事我做得太没功德了。"鲍老头儿看着这一片火，不禁的长叹，可是后悔也无济于事了。鲍仁山把脚一跺，连镇古侠也不访啦，顺着大道连夜走下去了。

且不言鲍林的去向，单表三元店，宋士诚始终也不愿意去报仇，怎奈何三元拼命的要求，爷俩这才前来，宋士诚在房上巡风，何三元自己进去行刺。何三元又练了几手武术，对于作贼的妙法，是有增无减的了，先悄悄的走到窗下，听了听，屋里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就知道鲍老头儿是睡着了，这才奔屋门。轻轻推推门，回手取出拨门小刀，慢慢的将门拨开，走进屋来。小子心里也是骇怕，自己一想连我老师独霸凤翔玉面蛟，都不是人家的敌手，我如何能行得了呢！虽说是暗算人家，也得要留神，千万他可别醒。小子想到这里，把脚步放轻，心里不住的乱跳，不想人家把火给弹在身上，还不知道呢！等老头子纵了出来，把小子可吓坏了，转身就要

往外走，就觉着身上如火烧的一样。低头一看，但见自己衣襟起了火啦，赶紧用手帕打，没想到这个火是越拍着的是越欢，后来把小子烧得没法可想了，躺在地上打滚，那意思是想把火压灭。敢情不压还好，这么一滚不要紧，全身上下成了火龙了，只烧得小子乱滚乱喊。他这一滚不要紧，把屋内的隔扇给引着了。前文书表过，这房乃是草盖的，本来见火就着，只要着了一间，其余的不用打算不着，这一来不要紧，浓烟四起，火照红天，全店的客人都往外乱跑，人声呐喊，叫苦连天。谁还顾抢自己东西，逃命要紧，全是赤身露体的往外跑，如澡塘起火的一样。不表诸店客各自叫苦，单说何三胜，他一看起火了，他以先还以为这是他哥哥放的，一定是行刺不得下手，这是要用火烧鲍老头。又一想不对，他知道这房子是草的，只要一有火，一点也剩不下，他决不能为这么一个老东西，牺牲了我们买卖。赶紧指挥伙计尽力的扑救，一转眼的工夫就着完了十几间，幸亏今夜还没有大风，这场火算是救灭了，再一找兄长何三元，已然踪迹皆无，三胜赶奔宋士诚家中去打听。宋士诚向三胜说道："我在房上看见鲍林出来，并没有看见你哥哥出来，我想一定是被鲍林杀死了。我在先再三相劝，他就是一条道走顶黑，非要去送死不可，你看如何，没出我的所料吧！多亏我的腿快，不然的话，我们爷儿俩个就许一路同行了。"三胜听到这里，赶紧回到火场，请来了许多的同乡人们，收拾残灰，留神三元的尸身。找了半天，这才把三元找出来，一看这个样可太难看了，三元不是那么大的一条汉子吗，到现在竟成了个大虾米似的，浑身已然焦烂，令人惨不忍睹。三胜一看，也分不出面目，看不清是谁，还以为是鲍老头儿呢，仍然叫人四外寻找，把全场

都翻到了，也没有第二具。据宋士诚说，人要是被烧死的，身体就会缩小的，再者说我是亲眼所见的人家上房走了，当然这是你哥哥了。三胜仍然不很相信，后来听一位有年岁的人说，凡是烧死的人，像貌无法辨认，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男女，老少。三胜一听说道："你老人家既然能看老少，就请您受点累吧！你老人家给看看，这个死尸是老年人还是少年人？"老头儿点头说道："容易得很，待我一看便知。"这老头儿把这个死尸的牙齿拔下一个来，看了看说道："这是少年人。"并且说的岁数正与三元相差一两岁，三胜这才大哭起来，然后用棺木盛殓起来，埋在一块高地上。遂与宋士诚商议，打算奔山东济南府，找鲍老头去替兄报仇。宋士诚一看，也不能相拦，因为人家的手足情重，宋士诚便说道："三胜，你的意思很对，我实在钦佩你，我本当也该同你前去，因为这两天累了，又连受两次打击，我现在心神恍忽，就是不能为此而死，也得要有大病一场，你先自己去吧！我先善养几天，好了以后，我也许随后找你去。"何三胜并不要求，知道老师是怕鲍老头子，只得连声答应。

第一百二十九回

小贼寇暗地寻仇　老侠客匡扶正义

何三胜这才由此动身，直奔山东济南府而来。到了济南府一打听鲍林，把小子吓得是魂飞天外。原来鲍老头儿，有个外号人称千里独行长髯叟，乃是成名的一位老剑客，小子听见这个消息，不禁一声长叹，叫道："死去的哥哥呀，这可休怨小弟不能与你报仇了，因为我比人家的本领差得太多了。莫怪老师宋士诚怕他一贴老膏药呢，敢情人家是成名的剑客，想到这里心中很是急躁。暗想道：我有心回去，这就算白来一趟，事到而今也讲不起了，只好我打听打听再说好了。小子也不过打听明白鲍爷住在哪里，围着人家的房子转了几个圈儿，始终也没敢进去，就在济南府住了十几天。有心走吧，又想着冤；不走吧又不敢下手；住在店里，终日闷闷不乐。这一天打算明天起身，约请高人再来设法报仇。次日天明算清了店钱，立刻动身，依然赶回凤翔府，打算见着老师宋士诚，把话说明，求老师约请高人再去报仇。

这一天因为贪走路程，过了宿处，天已然黑了。但是这小子是个惯走黑道的小贼，又跟宋士诚练了几年武术，小子的胆也大啦，所以一个人夜里走路，并不十分骇怕，就是肚子饿了，走在这旷野荒郊，连一个住家也看不见，哪里去找卖食物的呢？正然行走，就见对面来了一个人，手里提着一个大簸箩，看那样子好像是个卖吃食的，何三胜一看就乐啦！遂喊道："喂，卖么的？放下放下。"这小子原来是好心，想

买点东西吃，不想这个时候不对，天太晚了，也搭着这何三胜，长得是横眉立眼，不像个安善的良民。前面的那个人可错会意了，他以为何三胜是劫路的呢！不问青红皂白撒腿就跑，何三胜也明白那个人的意思，可是因为饿的关系，随后赶来。前面那个人回头一看，见何三胜竟紧紧追赶，虽然是手里提着簸箩，跑得还真是不慢，何三胜一时半时也追不上。就在这个时候，前面的这个人，一面紧跑一面呼喊："救人哪！救人，可了不得啦！有了劫道的了！"何三胜这才叫有冤没处诉，本想化钱治肚子，没想到人家拿他当强盗啦！何三胜在后边听着也是好笑，暗道：你也太浑蛋了，我要是劫道的，我不早把军刃亮出来了吗？哪有赤手空拳劫道的呢！幸亏这没有人家，如果有村庄住户，这一来不要紧，人家把我拿获送官治罪，岂不屈死我也。想到这里心中有气，一看前边的这个人，准是个买卖人，我莫若把他追上，痛打他一顿，我今天就要破戒行劫，省得叫他这样的喊叫。小子想到这里把两腿飞开，苦苦的紧追。凡事都是个凑巧，偏偏前面有一片树林，就见由里面纵出两个人来，各持明亮的军刃，先问前边的那个人道："劫道的在哪里？"那个人回头指着何三胜说道："这不就是他吗？"两个人又问道："他劫了你什么东西了？"那个人说道："我是卖豆腐丝的，刚下街回家，他就要劫我，多亏我跑得快，所以没有什么损失，二位好汉爷救命吧！"二人一摆手中的军刃说道："你走你的。"这才向何三胜说道："你是哪路的无名之辈，竟敢在我们这条道上作买卖，难道说你就不打听打听吗？"何三胜一听这真是岂有此理，人要倒霉没法子治，不问可知这个人定是绿林之人，占据这条道作买卖，我要不说实话，人家人杰地灵，凭我一个人也决找不出便宜

来。何三胜想到这里，这才把所有的实言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那两个人一听哈哈大笑道："听你这样说，你是个好人，不是劫路之人，没别的，把你身上的钱财留下，放你逃命，不然的话叫你刀下做鬼。"何三胜一听呀，我无劫人之心，人有劫我之意，好在我也是个内行，我先跟他说几句行话，如果不行再以武力解决。何三胜这才说道："朋友，手里没钱化了吗？这倒不算什么，常言说得好：走遍天下路，交遍天下友。也不用说江湖，也别提是绿林，反正一笔写不出两个武字来。在下我是一个练武术的，我老师是独霸凤翔玉面蛟宋士诚，我叫何三胜，因为替兄报仇来到此地，身上带的盘费并不甚多。如果哪里有发财的买卖，我情愿竭力帮忙，倘或作完了发财的买卖，咱们不是都富裕了吗？"这两个人一听，虽说不认识宋士诚，听着这个外号，也不似无能之辈，何三胜是他的徒弟，当然也含糊不了。遂说道："这位朋友，你是个练家子吗？好，我看你一手功夫。"说着一抖手，就见寒光一道，直奔何三胜面门而来。三胜一看原来是只镖，也该着小子露脸，往下一低头用手向上一抄，正把这只镖抄在手里。跟着说道："我不要这个东西，还送给你吧。"一抖手把镖又打了回去，那个人接镖在手，笑嘻嘻的抱拳说道："老合你的武术果然不错，我们有心请你合伙，不知你意下如何？"何三胜一想，莫若我跟他们在此混些天，或者也许能联络几个朋友，以后遇着机会我再报仇也不算晚。这是小子心里的话，可并没有说出来，当时点头答应。问了问二位的姓名，这才知道一位叫赵小石，一位叫赵小松，乃是亲哥俩。赵小石问三胜道："但不知你的仇报了没有？"何三胜长叹一声说道："我说出口来你们弟兄可别见笑。"遂把不敢动手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赵小石一听

说道："贤弟，这真是一脚踢出个屁来，巧劲，告诉你实话吧，我们是跟着人家当伙计，另外有一位老瓢把子。此人姓崔名文字仰天，外号叫寿高老苍龙，在江湖绿林道上，人家那个身分，不能说天下无敌，在他老人家手下，能够走几个照面的主儿还是很少。可有一节，有多少年不出来做买卖啦。就因为这个地方有两个人，一位是鲍林鲍仁山，一位是铁板仙凌通，这两个人乃是亲师兄弟，都是成名的剑客，崔仰天跟他二人一无仇二无恨，不知因为什么，他二人就不让他在此地做买卖。现在崔仰天要是一提起他二人来，真是恨得入骨，你要投在我们这伙里当差，把你的这话跟瓢把子一说，他一定会给你哥哥报仇的，你看怎么样？"何三胜一听，真是乐得了不得，遂说道："既然如此，我求二位仁兄给我从中介绍，并请多加美言。"赵小石说道："容易得很，这事都保在我身上了，咱们赶紧回去，免得天明不便。"

三个人这才往回走，走不到四五里地，来到一个山村镇，足有四五百户人家。到了一所很讲究的宅院门前止住脚步，赵小石登阶叩门，里面有人将门开放，将三个人让了进去，然后将门关好，一齐够奔后面厅房。在厅房里坐着一位年约六十开外的老头儿，精神饱满，二目有神。赵氏兄弟走上前来行礼，然后从中给何三胜介绍道："这就是我们老寨主。"又向那老头儿说道："这是新入伙的好汉，名叫何三胜。"然后又把他入伙的来历一说，老寨主一听说鲍林这两个字，不由得面色陡变说道："鲍林、凌通，这两个东西太可恶了，老夫我与他素无仇恨，他们老是算计我，皆因我的本领比他差着点，便敢这样欺侮我，现在他们两个人全没在家，这也是天赐的机会，我也正想着报仇呢！你来得正好，我们大家必须

要协力同心，互相帮助，但愿此仇得报，方解我心头之恨。”从此何三胜就算入伙了。这位寨主是个坐地分赃的头儿，手下收的江洋大盗，足有一二百位之多，可是全都没在他面前，也有出去到各处卖艺的，也有在外边做贼盗的，所以他的来源很大。他这些个手下的人，在外任意横行，有好几个被鲍爷打伤了的，还有打死的，有的回来跟寨主一报告，要按着规矩说，立刻就得找他去比比武，这才算叫对。怎奈崔仰天知道这位老剑客不好惹，就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怀恨在心，有心暗中前去报仇，又怕有性命危险，所以这口气总也不得出。今天一听何三胜说二位老剑客没在家，把小子可乐坏了，数年的仇恨可有报复的机会了，过了几天所有回来的人就不叫再走，五天的工夫就聚合了有二十多位。崔文自己亲身前去采探，三夜的工夫就把这条道探好了。当时跟群贼一计议：我们大家分作两伙，一伙从前面进去，到里面专管扰乱，他们必有人出来迎敌；我们这一伙由后而入，举火烧房，这叫调虎离山之计，火一起来我们大家就散开，免得有性命之忧。大家计议已毕，有崔文在前带着一伙人，其余的人有赵小石、赵小松、何三胜，三个人带领着，由定更时候出发。

天到三更时分，这才来到了八里闸。不表赵小石带人放火，单表这老瓢把子崔文，带着四个人，顺着后面的大墙来到切近，看了看四外并无人声，小子身形一纵上了墙头。要谈到小子的功夫可真不含糊，他要是把道走正了，足够个侠客的身分。小子既然上墙就该知道：哪一边是凌宅，哪一边是鲍宅才对，这个地方就是小子疏忽的地方，他就听说这个胡同是鲍爷的住家，他可并不知道凌爷也在这胡同里住，今天是照鲍府下的手，不想误入凌宅。小子留神看了看，但见

深宅大院，高耸耸的房屋，十分壮观，小子施展平生的绝艺，蹿房越脊。这小子正走在厅房，这工夫也就在三更将过，小子一看这院子里是，正面大厅两边配房。院中有几棵龙爪槐树，枝叶参天，这就是当年铁板仙亲手所栽的，论年头儿，足有六十年开外。小子一看这个地方可以隐身，这鲍老东西没在家。可不知家里有人没有，我要暗地探一探。想到这里，将身爬上了树枝，顺着叶没遮着的地方，往厅房屋一看。门口挂着一个大斑竹帘，里面灯烛辉煌，迎着面搁几案，头里八仙桌，两旁摆一对太师椅。上首坐着一个人，看得真真切切，身上穿蓝布裤褂，未穿大衣服，看年纪约有六旬，花白的胡须，脸膛发青，就仿佛上面有一层油粉一般，浓眉阔目，四字海口；在下首椅子上也坐着一个人瘦小枯干，年纪也有五旬多，燕尾胡须，旁边站着家人垂手侍立，崔文他可不知这二位是谁。书中代言，里面坐的非是别人，正是老剑客铁板仙凌通两个爱子，上首这一位，名叫凌屏字子如，下首坐着这一位，乃是老人家的次子，凌藩凌金鼎。小子崔文看了看这两个人平平常常，也没有多大威风，他哪里知道，这就是小剑客，谈到本身的武术乃是侠客的身分，全是武术高强。崔文一面看一面侧耳细听，就听屋中二人彼此接谈，下首燕尾胡须的，眼看上首那个人，叫道："大哥，老人家他就是这个脾气，不访友不舒服，其实是练武术的主儿，哪有不认得他老人家的。这么大年纪，已然过百，他这个脾气我就不放心，松木杆子能折不弯，真要是遇见特别的武术家，还不用说被人家结果性命，就是有个磕着碰着，岂不把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那一位接着说道："兄弟，这是他老人家走咱们弟兄没在家，其实就是咱们在家里拦也拦不住。"那人说道："哥

哥，这个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在家里拦老爷子拦不了，可是出去寻找他老人家，就用不着惊动咱们老大爷。老爹爹年纪高迈出了门，我们大家不放心，母亲亦不放心，老大爷当然比咱们老爹爹岁数还大，一旦之间叫他老人家出去寻找，岂不是叫咱们更不放心吗？比如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去寻找算对，并且还可以在后面跟随着老人家。”弟兄二人，正在谈话之时，大爷向着二爷一使眼色，二爷也明白。像他们弟兄这身分，少剑客跟侠客差不多，哥俩正然说着话，似乎听见外面有衣裳襟带风的声音，二人彼此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以眼色示意，跟着就把屋中的灯熄灭。不走屋门，由打后窗户一纵身，二人一同出了后窗，抖身形往上一纵，站在了厅房的房脊上面扎撒臂膀观看。看见有两个人，全都在两厢房后坡爬伏，大爷凌屏高声喝喊：“何人大胆，敢黑夜之间前来偷探凌宅，就让你是瞽目的先生，难道说你就不拿耳朵打听打听？大爷凌屏在此，我看你往哪里逃。”在房上这两个人听了听，心说可了不得了，这个地方怨老寨王慌疏，怎么就会不先调查调查，据你说的话，有仇是跟姓鲍的，怎么会跑到人家姓凌的家里来了，这要是被人家姓凌的结果了性命，这个冤到哪里送去。小子这里暗中思想，崔文早已看得明明白白，从树上纵到院子的正当中，把身形站稳，伸手撩起衣服，由打腰间取出得意的兵刃，名为七节练子枪，哗啦啦一抖钢声震耳。二爷凌藩在旁边赶紧取出军刃，就是一对判官双笔，他的功夫可不是跟老爷子学的，另外单有业师。他这对双笔称为一绝，老师所传的，就是二十四趟，后来又遇异人，传了十二趟他行笔，大罗神仙难逃此招。他这笔尺码短，普通军刃应当二尺四寸，二爷这对军刃，长仅一尺六，浑铁加钢打

造，前尖后圆，当中有一个环儿，中指套在环内，咯啷啷一摆，这对军刃就在手中转。双手一合，眼看着崔仰天用手一指，恨恨的道："看你小子这份五官像貌算是什么英雄，闲话少说，既然你们来在我们的宅院，趁早撒手抛军刃，束手就擒，不然的话，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崔文也知道把事办错了，一时大意，没有详细调查，这可怨谁。人家住在一个胡同里，不应当误走凌宅，既然露了马脚，被人看见，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只可是一死相拼。我倒不说，但不知何三胜带人到哪里去了，比如也错到此处，我就将错就错，就算对了，倘若他等去到鲍宅放火，我来到这里跟凌宅人动手，首尾不相合，必然是两败俱伤。想到这里，也说不上不算，只可是头疼先顾头，脚疼先顾脚，我跟这个小子当场动手，看看他的武功如何，倘若他的武功高，那么我当场死了，也算命该如此。真要是他的功夫不敌我，将他战败，或者是结果性命，回头再帮助三胜亦不为迟。想到这里，把手中练子枪一抖，够奔二爷凌金鼎胸膛便刺，二爷接架相还，二人当场动手，各自施展绝招。带来的四个人看了看崔文不算占下风，四个小子壮起胆来，各自抖擞精神，也把军刃亮将出来，打算给崔文帮忙。大爷凌屏在旁边早看见了，伸手抽刀当啷的声音，手中持刀微翻二目，亚似两盏明灯，哈哈一阵冷笑。叫道："尔等好大胆，来到我的宅院，还要以多为胜，今天我叫尔等死于此地，方知我的厉害。"大爷凌屏将要摆刀动手，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锣声响亮，响得非常紧急，把凌氏弟兄吓了一跳。心说：这个胡同可就是我们跟老大爷两家居住，猛然那边锣声响，不问可知，当然也有了贼人了，究竟小子们跟我们有什么仇呢？一闹闹两家。这个小子的顺手练子枪，

功夫不含糊，多亏是我们弟兄两个，换一位一定输在敌人的手中。

这个地方崔文他倒知道，隔壁必是有人放火，故此鸣锣。这个话还是被他猜着了，一点儿也不错，三胜这小子他踩探熟了，他当然走不错。他把所有的人全都安排在四外，他跟赵小石、赵小松，够奔鲍仁山外房院，不敢走前面，怕有个风吹草动，反倒难以下手。绕到后边看了看无人，这才身形往起一纵，单臂跨着墙头，看了看这是个偏院，里面清清静静。这个小子放火并不是明目张胆，心里含着一个怕，看了看这个地方清静，正好下手，这才将硫磺火硝撒在地上，弄着了火折子一点，跟着就听呼的一声，火可就起来了。这后道院是北上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明着，有千里独行长髯叟鲍林鲍仁山的长子居住。他的长子名叫鲍毅，号叫继武，别号人称威镇东海岸铁麒麟。想当年他在登莱海州一带开设镖局子，字号叫东海。要说到当场动手，有一条大枪分量上足够二十多斤，铁枪无敌，威镇东海岸。他这个镖局子跟别家可不一样，别人的镖局子多多少少全保，他这个镖局子可就不然了，非得银两十万才保，这个买卖算是做得自自如如，人人皆知道有这么一位铁麒麟。后来老头子鲍仁山到了镖局子看了看，虽然是营业的性质，做的声势可大啦，交往的全都是官界，小买卖一概不作，专门替官方出力，为国分忧，保证国家的财产，所以交往的都是官府里的人。老头子鲍爷一看，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如果外面有人嫉妒，或者有得罪人的地方，家产尽绝不足为惜，还就许把性命搭上，到那个时候我够多么冤呢！依我看这个买卖还是收了吧！跟我回家去抱胳膊一忍，春种秋收，过庄家日子去吧！铁麒麟鲍毅也

真听说，过了几天就齐帐收市了。爷儿两个回得家来，乐守田园。闲着没有事的时候，爷俩研究研究功夫，真是安居乐业自在逍遥。转眼工夫就是一年半了，此时鲍老头子没在家，就是鲍毅在家。那位说啦，去寻找铁板仙凌通，不会叫鲍毅去吗！何必鲍仁山非亲自去不可呢！因为这爷俩的性情太相悬殊，不但性子不对，长像也不一样。鲍继武身高七尺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抱拢，两道浓眉，一双虎眼，狮鼻阔口两耳垂轮。现在七十余岁，一部银髯，面黑而亮，性子过猛，回家以后被鲍仁山千般的说劝，到现在就得说好多了，不然的话，是其性如烈火，他在镖行之时，便时常想着把身分提高，闯成一个最有名的英雄，果然便得到威镇东海岸的外号。今天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吃茶，自己正思想老爹爹，他老人家那么大的岁数，出外去找我凌叔父，倘若有个意外这便如何是好？又一想他老人家性情随和，和我有天地之分，也许不至于。正在前思后想的当儿，突然有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跑来道："大少爷，可了不得啦！后边房檐起火了，要说咱们自己失慎，可决不能在那地方起火。"鲍继武一听就是一怔，赶紧问道："是真的吗？你领我去看看，两个人一前一后奔跨院而来。鲍继武暗想道：我父亲就是凭放火一世成名，他老人家教我学那制造放火药及用法，我还不乐意，后来没有法子，只好把这种本领也练在了身上。因为放火，免不了外面有人怀恨我们，这是趁着我爸爸不在家，前来报仇来了。来到跨院一看，这火已然着起来啦，闻闻果然有硫磺的气味。继武本来就是个急性子，一看这火着得这个样子，只气得是哇呀怪叫，赶紧命人鸣锣。本来庄村里面，有连庄会，听着哪村里有了火警，四外村庄的人全都赶去扑救，这个锣的响声可大

了，各村的壮丁连自己的长工们，都来救火。继武本来会放火，当然也会救火，指挥着这些人尽力的扑救，因为水火无情，况且这火又有硫磺的气味，一定是贼人放的了。我父亲平生以来，没有得罪过人，所得罪的不过就是绿林的贼寇们，这必定是绿林人所为，我看不见他没的可说，只要我看见他，非要了他的命不可。想着拧身上房，手打凉棚四外观看，要谈到这几个放火的小子们，何三胜、赵小石、赵小松，都是一类的怕死，既然把火点着，烧多烧少听天由命，几个小子早就躲开了。鲍继武看了看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又看着下面救火的人，一个个奋勇无比，鲍继武也暗暗点头，不枉我老父亲在家急公好义，果然是众情感戴，这样看来这火决没有什么危险了，我先到我大叔院里去看看。这才施展巧技，来到了凌宅一看，他们弟兄当场动手，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鲍继武这才明白，这是受了凌宅的影响了。一定是我凌大叔在外边得罪人了，夜晚之间贼人前来，一面杀人一面放火。这时候正是凌二爷凭一对笔跟崔文动手，二人杀得是难分难解。二爷的功夫还是真不含糊，一对笔压倒了山东的半边天，赤面老苍龙崔文，乃是久经大敌的老手，绿林的大盗，七节练子枪舞得如同一条银龙相似，看那个意思战长了二爷还未必是他的敌手。鲍继武看着就纳闷，暗道：二弟凌金鼎，受过高人的传授，一对笔压倒一切，所以人送外号，叫双笔赛魁星，他的功夫不含糊，为什么就胜不了这小子呢？鲍爷想到这里飘身下房，来到近前用手一指，高声喝道："大胆的贼人，竟敢来此放火，还这样的耀武扬威，你可晓得我威镇东海岸铁麒麟鲍继武在此吗？"说话的工夫，手里也没拿军刃，向前动手换下凌二爷来。别看他没拿军刃，两个巴掌如同流星赶

月一般，要说功夫还得说是鲍大爷高。凌二爷一看鲍爷来替，因见凌大爷正跟贼人动手，自己便摆军刃过去助战，这一来可就热闹了，这几个贼人哪里是他们二人的对手，可有一节凌氏弟兄不肯杀人，竟想拿获贼人送交官府，自有国家王法惩办他们，如果一失手把人杀死，杀人赏命，欠债还钱，岂不是自找犯法吗？所以他们弟兄不愿伤害他们，三人都是这样心思，这几个贼人可得了理啦，不但不逃走，反倒尽力的抵抗。后来把二爷可惹恼了，把手中的招数一加紧，就听吧的一声，有两个倒在地上身带重伤了，其余的小子们哪敢再恋战，各自逃命去了。群贼这一逃跑不要紧，老贼崔文心里可着慌了，手里的招数略微的慢了一点，就听哗啦一声，被鲍继武把军刃掳住，叫道："小辈，你在打算放火以前，你也不打听打听吗？这乃是鲍凌二位老剑客的住宅，哪一个敢前来搅乱？"说到这里两手用力往怀里一带，一抬腿就听砰的一声，把个老苍龙崔文，踢了个仰面朝天，旁边早有人赶过来就给捆上了。这院里拿住了崔文，那院里的火也救灭了，这时候天也就亮啦。哥三个坐在一处一计议，议妥了将老贼送官治罪，拿着鲍凌二位老剑客的名片，派家人把小子送到济南府历城县。

不表县官如何惩治崔文，单说何三胜、赵小石、赵小松，一看这场火完了以后，把老瓢把子也丢了，大家因为没有老寨主，就没有了仗侍了。跟着何三胜、赵小石、赵小松，日期一长难保不搭上性命，众人都是这样的想，遂你往东，我去西，各自另求生路去了。就剩了何三胜、赵小石、赵小松三个人了，小石叫道："何贤弟，咱们弟兄真是有缘的，一见如故，今天老寨主为给你报仇，没想到他老人家被获遭擒，不

问可知，一定是送历城县治罪。咱们合计合计，决不能叫他老人家打这场官司，因为他年纪大了，倘或把他押在牢狱之中，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可对不起人家。”三胜一听说道：“二位兄长，要说在外面闯荡我可不成，因为我阅历很浅，老寨主为我的事，受了这样的委屈，我是感激得很，现在就让我何三胜赴汤投火，我何三胜也决没含糊的地方。要是谈到约几位朋友前去搭救，这我可办不到，只要您画出一条道来，我就当河走，婉转周折我们也该想法子叫老头子这场官司脱过。”小石听了何三胜这片话，叫道：“贤弟，可不是这个意思，要谈到外面的交际，认识人多，我可不是小看你，兄弟你可不成。我们跟崔爷这么些个年了，谁跟他有交情，谁跟他有过节，这一本帐全在我们弟兄肚子里装着呢！我这话是跟你说，你要愿意同行，咱们就一块走；不愿意的话你就走你的，搭救老人家全都有我们弟兄呢！要谈到盗狱走动人情，我们也没有这么大手眼，不过跟你商量商量，你要愿意同行咱们就走一趟。他老人家有一个师弟，现在万龙藏峰岛当军师，姓宋名叫宋锦莲，你要愿意前去，咱们就同行，只要见着他老人家可就好办了。或者来人设法盗狱，或者托西安侯那个门子料理老人家这场官司，老人家这位师弟，足智多谋自然有法子办理。”何三胜一听连连点头说道：“有这个门路那是再好没有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跟着去一趟。”

说到这里三个人就算计议好了，顺着大道往前行走，路途上仍然忘不了做贼的行为，只要遇上大户人家，仍然做绿林的买卖，一路上行为阔绰，吃喝用度都是讲究得不得了，反正不是他自己的钱。这个话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已来到了陕西西安地面。三个人慢慢的打听，现在岛内是怎么

个情形，普通人不知道，当然必须要打听绿林道的人。后来真被他们打听出来了，知道被官家两次打岛，岛方迎战失利大概藏峰岛也要站不住。他们听了这话不由得就是一怔，真要是万龙藏峰岛有个一差二错，那就叫全部的势力完全瓦解冰消。又一想净凭人说，不过是过耳之言，既然来到陕西地面，为什么不跟宋爷见个面呢！彼此合计好了，顺着道够奔白沙江，顺着白沙江往前走，施展夜行的功夫，正往前走，天可就到了黄昏时候。要依着何三胜的话，就在附近找个店住下，等着明天清晨再前往岛口，说明来历然后或能跟宋爷见面。赵小石一拢手叫道："何爷，这话可不是这么说，要谈到崔爷跟岛里的宋爷，全都过点真交情，到这里来无论什么时候也有个照应，咱们前去还在乎早晚吗？"三胜听人家说这片话，自己可没跟人家在一块长呆着，至于人家有多大交情，当然是不知道，既然说到这里自己也不便多拦了，三个人便又往前行走。一直走到掌灯后，仍是看不见七十二道螺丝湾，何三胜心里着急，叫道：赵爷，天到这般时候尚且没到湾内，难道说咱们还走一夜吗？，白天有眼目什么都看得见，我这话也不是拦你们的高兴。"将然说到这里，猛然间见前面有道白线，三胜看见了叫道："二位兄长，你们看这条白线这是人吗？真要是人的话，可比咱们的功夫高得多了，像这样的快劲儿，不是剑客就是侠客。"小石、小松留神一看，这个人已然到了面前，就见他用手点指叫道："你们三个人鬼鬼祟祟，来到江边有什么事，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果不说实话，我把你们就弄到岛里去。"这三个人一听非常喜欢，不等小石答言，何三胜笑嘻嘻的说道："老人家听您这个话莫非是岛里的人吗？这可好极了，在下姓何，叫何三胜。"遂把自己的历史，因鲍林

火焚三元店烧死胞兄三元，自己如何到山东大闹鲍凌二宅，赤面苍龙崔文崔仰天，如何被获遭擒，前后事说了一遍。并说现在我们打算进岛找他老人家的朋友，宋锦莲宋军师，头一样请他老人家给想个法子，把崔文搭救出狱。不料未等小伙子把话说完，就听那个老者哈哈大笑，叫道："大胆鼠辈，分明是你自己不对，还要嫁祸于人，今天你们遇见我，也是你们的死期至矣，我看你们往哪里跑。"看着老头子那个样儿，长得是慈眉善目，此时老人家一瞪眼，令人生畏。小子何三胜不用说动手，连面都不敢朝，哈腰逃走。小石、小松看见老头子这般光景，心里也是害怕，立刻也连忙各奔东西逃命去了。小石、小松离着老头子很远，又全是绿林的惯贼，看见老头子这个情形，早就知道不是平常之辈，一定是世外高人。这两个小子走，老头子倒不管，所恨的就是这个何三胜，所以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何三胜他也明白，凭自己的脚程跟人家比就算是差多了，方才老头子来的时节自己早看得明白，小子知道无法逃避，想找片树林逃到里面暂时躲藏。树林倒是找到了，将要进去，忽见由里面出来一个人，跟何三胜走了个对面，伸手捉拿，如同鹰拿燕雀一般，按在那里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后面老头子赶到一笑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你呀。"却见捆人的这个老头儿，身上穿戴打扮，和乞丐一样，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正是山东济南府成了名的剑客铁板仙凌通。凌通看了看赶来的这个老头儿也认识，正是山东沂州隐士燕鹤，外号人称晴庐居士的。这老哥俩彼此对问来历，凌爷先问燕鹤道："燕居士，听说您不是由山东沂州府，被徒弟盖天第一手陶源陶洞天，请到万龙藏峰岛了吗？为什么在岛外，莫非说，还有什么公干不成吗？"老头子摆了摆手

说道："凌贤弟你哪里知道，我徒弟哪里是接我到岛内纳福，他是怕我被官方约出攻打万龙藏峰岛与他不利，明着是孝敬于我，暗含着就是软禁在岛内隐逸山庄了。于是老头子便将倒反藏峰岛，放出了群雄的话说了一遍，又说陶源对我明面上总算师徒感情很好。比如说我要明着出头，率领三庄乡勇，攻打他的万龙藏峰岛，有知识的人那就不用说了，知道这是为国为民，大义灭亲的举动。外面人云亦云的人他可就不那么说了，必然说我这个人忘恩负义，我因为打算避免落这个名誉，所以今天我前来调查，看看还有人进岛没有，如果仍然有这类的英雄，我有个特别的妙计，能够容容易易到达里面。话未说完铁板仙凌通听着，真是喜出望外，遂说道：老人家这可算巧极了，我正要进岛。"遂也把自己的来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原来自九挡英王董爷走后，他带着诸葛山珍，打算找个靠得住地方，叫老道养伤。直走到陕西地面。这一道上真难为了铁板仙凌通，有心把他抛了，自己又不好意思的。暗说：老道本来就不是好人，发卖薰香蒙汗药，一旦间要学好，我看他受了重伤舍他一走，未免叫他寒心，必须等他伤痕养好，找个安身住处再走才好。往前行走，可就来到了陕西地面，这一天经过一座龙王庙，里面这个老道是诸葛山珍门户的徒侄，姓冯名逢远，道号普化。进了龙王庙诸葛山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普化向老剑客致谢道："若非遇见老剑客，我的师叔恐怕性命难保，既然来到我这里，我说一句放肆话吧，对于医道不敢说是精通，不过素常爱研究，我必然设法给他老人家医治就是了。"说到这里便把诸葛山珍留在庙里治伤。凌爷一看这段事算是办完了，暗说：我由家中出来就为的是到外面

访人，净说访人可不像话，我必然要做一件事，扬名千古，也不枉我身为剑客。想罢跟冯道爷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才说："我看诸葛山珍已然没有性命危险，我无须在这久住了，听说英王逃窜到万龙藏峰岛，我打算前去做一番事业，冯道爷不便多拦。"凌爷这才拱手告辞，出了龙王庙老剑客就走下去了。要谈到铁板仙凌老剑客，跟别位可就不一样了，没事找事，由打功夫练成了就没在家里呆住过，这就叫好动不好静，事事全都管，比如说这段事很肮脏，剑客要是出头管，未免失身分，这位老人家不管那个，照样也管，只要碰上就行，并且无论走在哪里，碰上热闹就看，路见不平必要拔刀相助，谈到剑客的天职上这才叫对。

老头子这一天顺道前行，自己就把主意打妥。按说由打家中出来，就为的是访友，本打算到陕西凤翔府访马龙元，既然无缘跟他相见，也就算罢了。可不能就这么回去，必须要不白出来一趟，打算到藏峰岛，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头一节算是尽了义务天职，再者说也不枉我练武功一场，然后回到家中抱胳膊一忍，乐度晚年，我可就再不出来了。老头子想到这里，就仿佛到万龙藏峰岛有多大益处似的，在路途上面往前紧走，赶上饭馆子客店便进去打尖住店，赶不上宿头店房，自己买上几个馒首，揣在怀里随走随吃。要是说起来，这也叫天生的怪性，这一天正然走着老头子可着急了，由打早晨走就是买了几个馒首，一直吃到午错，仍然往前走。打算遇见店打打尖，或者再买点儿什么吃的，没想到这个打算都落空了，一直走到二更过，仍然没有村庄镇店，完全是旷野荒郊。老头子不是着急吗？反倒急得乐了，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凌通啊！这管不你的怪性就不发了吧！半天没吃饭，

天已然到了二更了，这是怎么说的。这可就因为我的性急。本来行路应当按着道路走，一站一站的往前走，不至于错过了宿头店房，这一来就要露宿了。一边想一边溜达着往前走着，一看前面到了双股岔道，一股道由东至西，一股道由南至北，在西北道边上现出来一座广大的庙宇。凌爷看见庙可就乐了，无论僧道的庙，我也可以到里面，免得露宿，并且还可以叫他给我预备点吃的东西。自己想到这里，走到庙门切近，就见山门上横着一块匾，“云祥观”三个大字写得明白，可不能冒然叫山门。天已不早了，只得走到旁边角门叩打门环，连打了七八声，喊叫了好半天，就是无人答应。老头子不由得有气，这个庙里的老道都干什么去了呢？难道说会没有人吗？既是叫门叫不开，这里或许是有别的事，我既有武功，何不纵上庙墙，到里面看看他们的动作，没有别的行为还倒罢了，倘有不轨那可说不起，我要给果他的性命，给地方除害。老头子将把主意打妥，猛然听里面问道：“谁呀？”老人家答道：“是我。”老人家答应了，自己心中好笑，庙宇乃是清静之所，无论是僧道，天到这个时候早就安歇了，我连叫几声未曾听见，这也在情理之中，虽说我是一位剑客，擅长武术，可也不应当那样心急。又等了不大功夫，角门开了，由里面走出一个小道童，半截子蓝布道服，看年纪约在十五六，挽着发髻，脚底下穿着青布云履，面现饥瘦。看了看老头子说道：“您有事吗，天到这般时候，还前来叫门。”老头子一听，赶紧抱拳说道：“小师傅，皆因我是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有意在宝观打搅。”小老道听老头子这片言语，不由得上打一眼下看一眼，本来凌爷这个穿戴打扮，貌不压众衣不惊人，你要不细看倒好，细一看，就跟市上的花郎乞丐一样。小道童

看罢这才叫道："老朋友，看您这个年岁，大概已有七八十岁了，既然走到这里，慢说寻地方借宿，就是您没吃饭给您预备些吃喝那也算不了什么。可有一样儿……。"说到这里声音忽然低下去，并且现出害怕的神色。说道："老朋友，但得能凑和着走你还是走吧！我是没有法子可怜你了，眼睁睁这里的祸事就要出来了，你还是错过这个地方到别处借宿去吧！"凌爷听了便有点疑心，又见小道童这个形色，便料到庙里不是好人，这个童儿也许受人的虐待，一定另有别情。这个话要是跟别人说当然是不敢管，跟我说可就不然了，我找还找不着呢，乐得在这个祥云观里解解闷。遂问道："你为什么拦住不让我进去，莫非庙里狭窄吗？"小道童连连摆手道："老人家你简直的就快走吧，按说我可应当把从中的隐情跟你说说，不过有一样儿，说出来你也管不了，真要是你能管，我就跟你说，不怕我死了我都不怕。"老头子听到这里手理着胡须，微微带笑叫道："道童，你可别看不起我，谈到财产上我不敢说甚富，我也不是当地的人，家住山东济南府，家有良田百顷，吃着无缺。要谈到我的能耐上，我可不敢说有大能耐，有个三百名二百名的也难近我身。并且我还有几个好朋友，官居一品位极人臣，据我看世界上的事，除非是我不管，只要我管，大概没有办不到的事，无论有什么事你只管对我说，不怕是你的观主受人欺压，我也可以替他出气。"小道童听到这里喜欢得了不得，忙说："既然老人家这么说，这可好极了，未领教你老人家贵姓。"老头子摆手道："此时先不用跟你说我的姓名，单等到了庙里，把所有的事跟我说明，我再详叙我的历史，你就知道我是何如人也了。"小道童听罢点手说道："老人家，既然您这么说，就请进来吧！"

进了角门，门关好了，道童头前带路。老头子心里纳闷，不顺着甬路够奔配殿，却顺着箭道一直往后走，莫非说带到鹤轩去吗？老头子想到这里，问道："小师傅咱们这是往哪里去？"这一句话不要紧，把个道童吓了一跳，低声说道："施主请勿高声。"说着已到箭道后面，来到两间小屋，道童把凌爷让到里面。凌爷看了看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就是横着有一张床，一个小茶几，两个小方凳儿，在茶几上面摆列着许多的书籍，还有文房四宝，在墙上挂着一口宝刀，还有一口宝剑，还有用木制成的一对护手双钩。凌爷看着暗暗点头道：这个地方若是这位道童的住所，这孩子的志向实在可钦，文武双全，绝不是平常之辈，一定是有出乎意料的遭遇。老头子正然想到这里，小道童谦恭让座，老头子坐在方凳上面，看小道童那个意思，是要出去泡茶。凌爷本是个急性子人，连声说道："小师傅，请你先不用照顾我，我这个性子急，心里一点事也存不住，你快跟我开言痛语的说吧！我到底要听听是怎样一段事。"小道童未曾开言，先望门外看了看，又听了听没有什么动静，这才向老头子长叹一声说道："在下姓井名庆，字杏林，我们这观中的主持姓蒲，名光善，外号红面炼师。我在八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并无亲门近族，有当村的老乡们，就把我送到这祥云观，拜老当家的为师。身入三清，也算是有了安身之所，跟随老师练武八年，蒙他老人家扶养教导，现在不但略通文字，并且还练了几手武术。在我入观的时候，年幼无知，到现在已然十六岁了，世事虽然认得不甚清楚，但是好坏也可以分得出来了。我现在细一考察我老师的行为，才知道他是一个无恶不作之歹人，我时常用言语感动他，讽刺他，他不但不知觉悟，反倒把我当作眼中之钉，

肉中的刺，每天对我施以虐待，甚则毒打，不信，您看看我这形容有多么难看呀！不然的话，十六七岁的人，能够长得这个样子吗？我是再不能忍受下去啦！我打算有了机会告发当官，皆因我的人单势孤，又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今天这也是该着，在天将黑的时候，来了一个孤身的女子，年纪也就在二十上下，据她说是已经出嫁的少妇。因为住娘家，跟哥哥呕气，自己私行回归婆家，走到我们观门切近的时候，天可就黑啦！因为一生气把道也走差了，天到定更时分，一个只身的女子，她哪敢再往前走呢！来在我们观前，叩打门环，我出去一看，原来是一位女子，并且还就是一个人，据她说要在我们这里借宿一夜。我一想人家是一个妇道，我们是老道，如果这个事被旁人知道，于这女子贞洁的名誉有碍，我们出家的老道也算是大犯清规，所以我当时是尽力的拒绝她。正在我们两个人说话的工夫，可巧我师傅蒲光善由外回来，过来问明了原因，他不但不推辞，反倒把这女子让进来了。我一看这样子，我就有点不放心，因为我知道我师傅不是好人，采花折柳无所不为，把这个女子往里一让，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少妇要是好的，一定要被逼而死，差一点事的，当然要在庙堂里宣淫。我是他的徒弟，无法来干涉他，他把女子让进鹤轩去，用言语安慰人家，问吃问喝，便透出了轻狂戏谑的神气来，令人看着实在太难为情。那女子自知身入虎穴，遂跪在地上苦苦的求他饶过，并且说：我乃是有夫之妇了，如果做了不才之事，我的丈夫岂能留我活在世上，望求师傅饶了我吧！人家这样的央求着，他只是笑嘻嘻的。那个少妇哀告道：老师傅，您是出家之人，修练长生不老，每天吃斋念佛，哪能够有逼奸妇女的行为呢？这一句话可不要紧，怒恼

了红面炼师蒲光善，只气得双眉直竖，怪眼圆翻，一挥手掌吧的一声，把那个少妇打了一个滚儿。那女子还是真不含糊，站起身来破口大骂，杂毛长，杂毛短，把光善可骂火啦，回手掣出宝剑，要结果那女子的性命。老人家您想，我是他的徒弟，我有心救那个女子吧，可是我又没有那分能力。正在我为难的当儿，可巧您就在外边叫门。我高攀一句话说吧，你老人家这么长的胡须，您就是我的老大爷，您真要把这段事替我办好了，不但小子我蒙恩不忘，就是连那被难的女子也是感德非浅呢！我说这些话，论来就有欺师灭祖之罪，可是他做出这种不法的事来，也难怪徒弟无义气了。”老剑客凌通，听完了小道童这一片的言语，不禁暗暗点头道：可惜，这个小孩子没遇见好人，要是有好人一教导，这孩子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想到这里遂问道：“小师傅，那个女子现在哪里？”小老道答道：“我住的这是东面，西面有一个后院，院里有厨房，还有几间空房，里面放着零碎的东西，叫作库房。我师傅把那个女子，用绳子捆好，放在里面他嘱咐女子说道：“你在这里思想思想，如果应了我的话，赶紧陪着我去睡觉，以后的好处是说不尽的。倘若执述不悟，天到四更，我必然结果你的性命。”说完这话把门关好就休息去了，我看你老人家，真是位老英雄，请您想法子救救她吧！老头子点头道：“你师傅现在做什么呢？”小道童答道：“他在鹤轩喝酒呢！”凌爷说道：“先不用忙，你这儿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你给我拿点来我先治治肚子。”小老道上下打量凌爷几眼，暗道：真是个老江湖，来到这里花言巧语，信口开河，把我支使得随手乱转，吃喝已毕，什么事也不能办了，到那时候，我还能把他的眼珠子挖下来吗？可有一节，这一套你跟别人去使，我是不能

上这当的。想到这里笑嘻嘻的说道："老大爷，我说句话您可别过意，我想一顿两顿不吃饭，大概也不要紧，据小子我看，还是救人要紧，饿一会儿也没关系。"老头子早就明白了，知道小老道不放心，遂带笑说道："小师傅，你看我这么大的年岁，也用不着跟你宣誓，反正我决不能失信于你就是了，这点小事，管保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你师傅制住，我去探视一番，你在这里等着我，千万别出去，你要一出去，我杀人杀红了眼，碰巧就许把你杀了。"道童答道："老大爷，成败我就看您的啦！办成了没话可说，办不成的话，就是把我的命饶上；我也甘心乐意。"老头子点了点头，起身出来，施展巧妙之技，顺着小道童指示的道路前行。

来在院中四下一看，静悄悄寂无声息。老人家抖身上房，来到鹤轩的后坡，留神往鹤轩里观看。见里面的陈设非常的讲究，在正面有一张小八仙桌，两旁边放着两把椅子，在上首坐着一位老道。但见这个老道，面目凶恶，身量高大，穿着蓝绸子道袍，青缎子的护领，腰系杏黄绒绳，脚下紫缎子粉底云鞋，高筒的白褂。再往脸上一看，面如青蟹盖，两道黄眼眉，一双环眼，狮子鼻子，四字海口，薄片子耳朵，连鬓络腮的胡须，头带道巾，在顶梁上扣着莲花道冠，金簪别顶，手里拿着拂尘。在桌子上面陈列着杯盘，看光景大概是吃喝完毕的样子。就听他高声喊叫道："徒儿，收拾下去。"有小道童过来，把桌子上的杯盘全都收拾回去，少时又端过一杯茶来。凌爷看罢暗道：出家人要是安分守己的，这够多么自在，住在这么讲究的鹤轩里，有人侍候着，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没有事的时候，在院中栽植奇花异草，清幽典雅，真是赛过大罗神仙。老头子正是这样的想着，就见老道站起身

来，忽然一阵狂笑，把老头子吓了一跳，留神听着。就听老道自言自语的直捣鬼，知道他是酒喝得太多了。就听他说："哈哈，天可不早啦！大概我爱人的心，也许省悟过来了，我去问问她。如果应了我的好事，没话可说，要再不应的话，可讲不起，我就要杀她啦！现在我已酒足饭饱，何不找那女子痛快痛快。"说着话晃悠悠的往外走来，老头子看着老道出来，赶紧爬在后坡，见老道奔箭道而去。老道在下边走，铁板仙凌通在房上跟随着，老道直奔库房，由怀里取出钥匙，把门开开，这时候老剑客可就由房上下来了，就见老道推开隔扇，回身又把门关上。老头子这时候可就到了窗外了，看着屋里有一点隐隐的灯光，老头子身为剑客，做事非常的底细，站在窗外听着老道说什么，也为是看看这个女子的贞洁如何。比如说这女子百般不允，老道用威吓的手段，我决定要把这个恶道置于死地；如果这个女子水性杨花，那可就是没偏没向，一个人一刀，全把他们结果了。就听老道狂笑了一阵，跟着说道："新娘子，方才我徒弟把话已然跟你说明了，我的意思你也知道了，你如果应允了我，你在这庙里一住，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不比跟一个庄家汉子强得多吗？如若不应，怒恼了我，我是手起刀落，你可就活不成了。"就听那女子气忿忿的破口大骂："该死的恶道，既是出家之人，三清弟子，不想修道，反而这样的伤天害理，难道说你就不怕天打雷击你吗？"正在这个时候，就见屋中灯光突然灭了，把老头子吓得一怔，暗想道：莫不是这个恶道有意强奸吗，这个恶道如此行为，我在暗地看着，使他污辱了这样贞洁的女子，岂不是罪在我身。老头子想到这里，走到门前推开了门，屋里是黑暗暗的，定神四下看了看，什么也没看见。闻着屋

里有一股子腥气，老剑客心里甚是纳闷，暗想道：莫不成有人把这个老道杀死了吗？正在想着，就见眼前站着一个人，双手理髯，可把凌老头儿吓着了。遂问道：什么人？就听那人笑嘻嘻的答道："是我。"凌爷接着问道："你是什么人？"那个人不答，拿出火折儿来一晃，把桌子上的灯点着，就见光善老道，倒在地上，头尸两地，再一找那个女子，早已踪迹皆无。凌爷一看那个人又是一怔，见那人手无寸铁，怎样把老道杀死的？一细看人家在肋下悬着一口刀，不问可知，老道准是死在这口刀下了。老头子看着，心里暗道：这个人身法快得是特别，凭我是个剑客的身分，怎么我就不认识他呢，这分明是他走在我的前头，把老道杀死，还像没事人似的，这不是戏耍我吗？这是何苦呢！想到这里自己后悔得了不得。老头子本来是个急性子人，看着那人把灯点上，遂问道："阁下尊姓大名，老朽的眼太拙，不敢冒认。"这样的一连问了几次，那人这才答道："老人家有所非知，在下我姓智名亮，外号人称太平侠。"

书中代言，智亮自从蓬莱岛势败以后，自己也没有创成多大事业，及至离开了山寨，可就为了难啦！真是没投没奔，有心回家，家里有杀官为匪的重案在身上，虽说是隔了这么些个年，可也不知道这个案消了没有。自己前思后想，没有一定的宗旨。听人传说英王逃奔万龙藏峰岛，自己一个人不能再去卧底了。有心前去帮助官兵，攻打万龙藏峰岛，苦于没有人引见，也是不能成功。如果我一人去卧底，凭我自己的本领，管保进岛去什么事也办不成，还恐怕把命搭上。一边想着，一边往前慢慢而行。正往前走，猛然间有一道黑影，嗖的一声由眼前过去，其快如电，把个智爷吓了一跳。暗想

道："这么快的身法，这个人决不是平常之辈，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随后就追，把自己的快行法全都运用出来，就是追不上人家，后来见这条黑影，走到前边的一座庙里去了。智亮一想，这庙里也不知道是和尚，是老道，在这半夜三更的时候，施展夜行术，大概不是正经人。看他有这样快的身法，我决不是他的对手。怎奈我太平侠，既然有个名姓，我也不能违背天职，这样的轻轻放过他去，就是我把性命送给他，也是为天职而死，死后犹荣。在这个地方看来，真是侠客的行为，非寻常可比。智亮想罢，随后便跟进了庙来，在房上往下一看，见有人奔了西院，一直看到进了屋，智亮将身落地，就在后窗户，侧耳细听。老道的言语，全听了个明明白白。后来一看屋里的灯灭了，他以为这是老道要作兽行，这才赶紧由后窗进屋。来到屋里一闻，有一股子腥气，就知道老道被杀啦！定神一看，就是在面前站着一位老头儿，二目如灯，白发银髯。智亮就知道这是方才自己跟着的那个人，遂抱拳说道："你老人家的功夫实在高强，在下我真比不了您。"老剑客凌通一听这些话，知道又有了事了，赶紧说道："哎呀！原来你就是智亮，我早就知道你，太平侠的大名，真是威镇一时。可惜我们以先没有见过面，我要说出我的名字来，大概你也许知道，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姓凌名通，外号人称铁板仙。"智亮一听，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一位老剑客，自己就知道这个老道是剑客杀的了。将想到这里，就听老头子说道："我还以为是你杀的呢！敢情不是，我也走在后边啦！你说这是谁办的事呢？智爷一听，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凭这么大的一名剑客，全都走在人家的后头了，我智亮焉能成的了呢！遂问道："老剑客，您看恶道已死，那个女子哪里去了呢？"凌

爷也打了一个冷战，暗想道：看起来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练功夫是无尽无休的。凭我凌通，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年之久，而今一百有零的岁数，人人都知道我是剑客，我可不敢自狂，我的武术可以说是打过天下无敌手，比我再高的主儿实在很少。要看今天这个人的身分，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把老道杀死，救走少妇，前窗户下有我凌通，后窗户有这位太平侠，两个大活人就没看见人家的影儿，这不成了大罗神仙了吗？继而又一想，也许这个人是在先藏在这个屋里的，在我们二人进屋之时，他就已经把那女子救出去了。想罢四下留神看了看，果然是由前窗户走的，看起来这个人的身分，实在是比自己高。想到这里遂向智亮说道："智侠客，你到外面找个地方，我去叫小老道，不论是谁杀的人，我们也要把他埋起来才好。"智亮点头出去，凌爷便把小老道叫了过来，小道童进屋里一看，吓了一跳，就见他师傅倒在地下，身头两地，鲜血淋漓。小道童这才知道老头子是世外高人，向着凌爷双膝跪倒，口称："老大爷，你老人家乃是世外的高人，小子我今天和您见面，也是我三生之幸，无论如何，我也要拜你老人家为师。"凌爷叫道："道童，你的心意和你的一切行为，我是非常赞成。可有一节，你来看我的年岁太老了，有今天没有明天，不知道哪时候死，要是收下你，把你教一个半途而废，岂不误了你的前程吗？我可不是不愿意，实在是怕耽误了你。"小道童连连叩头，口尊："老大爷，只要你老人家收下我，不怕我跟您练一天，小子我这一世也不算白来，你老人家若不收我，我就在这跪到死也不起来的。"凌通将要答话，这工夫太平侠由外边回来，已然找好庙后有一个干坑，将老道往里一埋也倒不错，所以才回来告诉凌爷。没想到进

屋一看，见有一个小道童正给凌爷磕头呢！太平侠一问，才知道这小道童要拜老头子为师，智亮在旁插言道："剑客爷，这个小孩跟您如此苦苦哀求，也许是跟您有缘，莫若你老人家就收下他吧！"老头子遂长叹一声说道："我不愿意叫他半途而废，一旦我不在人世时，他的功夫尚未练成，人家都知道他是我的徒弟，岂不是于我的门户无光吗？"所以我因为年纪的关系才不敢收。"太平侠智亮连连摆手说道："老剑客，此言差矣，按你老人家的功夫，总算练到家了，虽是年纪高迈，仍然精神百倍，您要把这个小孩收下，据我看将来不难成名。"凌爷听了这些话，万般无奈，只得笑道："没想到我老了老了又收个徒儿。"遂向小道童说道："你起来吧！既然智侠客这么说，我收下你就是了。"这小孩儿赶紧又给太平侠叩头谢过，老头子命徒弟找一块布，把蒲光善的头尸包起，用绳捆好，老少三位把老道抬到庙后，埋在坑里。这个小孩儿向着这个坑磕了个头，一切办理完毕，小孩子这才去预备酒饭。不多一时，全都端了出来，放在桌案以上，老头子坐在当中，太平侠一旁相陪，小徒弟在下面站立。凌爷叫道："徒儿，你虽然拜我为师，现时你可不能跟我走。因为我还有点要紧的事，等我把事办完以后，我可就顺道回家了，我回到家里，必然派人来给你送信，那时你再到我家里去。我也许把事办完，仍然回到庙中，教你练功夫。"小孩儿一听老头子这些话，虽说是点头应诺，可带出有点疑惑的样子来，怕凌爷一去不回来。这个意思不但凌通看明白了，连智亮也看出来了，智亮不等老头子说话，在旁边代答道："小师傅你就放心吧！老人家除非不点头答应你收你这个徒弟，既然点了头了，他乃是大名鼎鼎的老剑客，说到哪就得办到哪，决不能不收你。童儿一

听说道："既然如此，弟子谨遵师命，在庙里等候就是了。"老头子又嘱咐了几句话，就为老当家的被杀，少妇失踪这段事，说是：那个妇人的家中未必知道她来到这里，将来要是派出人来找，他们一定也找不到这里来，要紧的就是蒲光善被杀，事前都知道他没出门，一旦间人没有了，外面人未免多心。倘若是有好事的人前来询问，务必沉心静气的答，就提我师傅有事出门，嘱咐我不准跟别人提。说话的时候，千万不可带惊慌的模样，越说得稳当，越没有事。话可是这么嘱咐你了，还不能不防万一，倘若是一旦之间被人调查明白了，知道蒲老道被人杀害掩埋，就算不是你害的，你也担着一个知而不举的罪名。到了那个时候告诉你一个好法子，就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策，我跟你定规的本来是在这里相见，比如说你要一走，咱们爷俩就没有相见的法子了吗？我有一个主意，你去将那文房四宝取过来。"道童不敢怠慢，不多时便取来，笔墨纸砚放在了老头子面前。凌爷拿起笔来，蘸足了墨，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就是他老人家山东济南府的原籍住址，写完了交给了孩儿，说："你把这张字好好带在身上，这是我的住址，我家里有两个儿子，你大师兄二师兄，他二人还能够认得我的笔迹，看见这张字柬自然将你收留。"道童一听老师给自己打算得这么周到，赶紧双手接过字柬来，带在身边，说完了话，这才陪着老头子喝酒吃饭。

酒足饭饱，天已然亮了，智爷向老人家问："不知剑客爷你要到哪里去？还有什么要紧的大事？"凌爷闻听笑道："我去的地方正是跟你一条道。"遂就把自己出门访友，未有见着，要到万龙藏峰岛做番事业的话略略一说。太平侠闻听喜悦非常，当面要求要跟老人家一路同行，凌爷也倒愿意做伴。话

说到这里，一同起身，顺着大道前行。智亮跟凌爷一同行走，彼此都是非常的高兴，尤其是智亮，心里那分喜悦真是难以笔墨形容。因为太平侠智亮正行无定所，恰巧遇见凌爷，真要是能够到万龙藏峰岛做一番事业，不枉泰安山遇师授艺一场。行至中途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二位每天走多少路无一定的限度。高兴多走，不高兴少走；也许太阳未落住店，也许连夜的往下走；白昼之间也许在大镇店之中吃吃喝喝，也许休息休息。这天因为高兴又连夜赶路，也就在二更天，爷儿俩说着闲话，慢慢的行走。猛然间看见前面数条黑影，那个情形虽不算甚快，也总算很可以。凌爷久走江湖，阅历上就不用说了，当然一见就可知道底细，回头叫道："智亮你看见了没有，黑夜之间数人集在一处，施展夜行术，绝以不是好人，咱们何不追上去看个究竟。"太平侠非常愿意，头一节打算看看凌爷的脚程如何，再者说也要追上这几个看看他们倒是干什么的。商议好了，二位便一伏身随后追下去，追了不到二里地。正在追着，忽见前面一片树林黑乎乎一望无际，拿智亮这么大的侠客，居然也四顾茫然，不用说看前面的黑影，连凌爷都看丢了。太平侠站在这里发怔不提，且说铁板仙凌通，有生以来，就是好斗，追赶这条黑影，心里有个打算。如果要是好人，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倘若不是好人，今天你遇上铁板仙，那就算命该如此，我决以不能叫你们活。老头子只顾一高兴，往前紧追。敢情黑影非是别人，正是何三胜带着赵小石、赵小松在前跑，晴庐居士燕鹤追赶他们三人，凌爷伸手拿住了何三胜，逃走了赵小石、赵小松。见着燕鹤，将自己的来历说了一遍，燕鹤闻听点了点头，叫道："凌老剑客，这一说你老人家算是把太平侠智亮丢了，咱们现在拿住

的这个人如何发落？万龙藏峰岛你还打算去不打算去？跟我把话说明，好有个计划。”凌爷说道：“要说万龙藏峰岛是不能不去，我由家中出来，本打算做一番事业，岂能不去。要说这个人应当怎么发落他，还是老人家您说。”晴庐居士点头，那个意思，就打算把何三胜放了，叫他从此改过自新，如果将来不改，再要遇上决不轻容。哪知凌爷在旁连连摆手，叫了声：“居士爷你先别忙，打算放他也得问问他，是不是久惯做贼？同行之人，都是干什么的？在哪里伤过人命没有？如果没作过什么要紧的案，就依着你的主意，将他一放，如果作恶多端，情理难容，这话不怕居士你过意，你能饶他我也不饶。”居士爷听到这里，点头赞成，遂用手一指何三胜说道：“小辈赶快将平生所作所为以及究竟是干什么的，都说出来。说了实话还算罢了，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何三胜也算是冤魂缠腿，该着倒霉，燕鹤既问到这里，他如能花言巧语，以假做真，当着二位剑客，说些个好话，岂不就逃了活命。谁知这小子，走倒霉字死运催的，连一句话他也未瞒，竟由三元店怎么拜老师，独霸凤翔玉面蛟宋士诚，如何得罪了鲍爷，店房行刺，被火烧死了胞兄何三元。自己因为打算复仇，约了几个朋友，到山东济南府八里闸，够奔鲍宅放火，以报杀兄之仇，没想到遇上了鲍林鲍仁山的儿子，火倒没给他放成了，差点没把性命搭上。说来说去，直说到跟赵小石、赵小松，要投奔万龙藏峰岛，找里面的军师小陈平宋锦莲。小子话尚未说完，燕鹤托着银髯满面笑容，自己心说：你说这个人他是伶俐是傻，我跟凌通见面彼此说了多时，并且所说的话，他又全都听见了，他不会说些瞎话吗？真就一五一十的全都说出来了，看起来人的生死是一定的，大概今天这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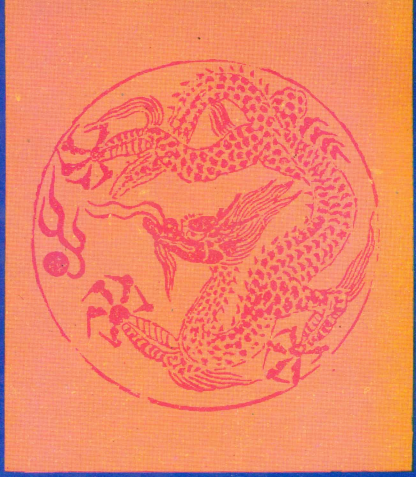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活不了啦！还未等何三胜把话说完，早气坏了凌爷，连连说道："好小子你敢够奔鲍宅放火，你也不打听打听，鲍宅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用说大概连我的宅院也扰乱了，怎么叫你小子遇上我，你死在我手中，那也算你小子情屈命不屈。"老头子说着话，向前一哈腰，伸出巴掌来，照定小子面门，就听吧的一声，将小子面门打碎，当时气绝身亡。老头子凌通看了看，拈着胡须连连说道："小子你怎么这么糟呢！打你一把掌，你就死了，这也算你小子命该如此。"老剑客自然要杀人灭迹，就在道旁挖了一个坑，把何三胜给掩埋起来，恐怕不平，掩土之后还用脚踹了踹。把他埋好了，晴庐居士这才说道："凌老剑客，要想入万龙藏峰岛，应当我陪你前去，可有一样儿，此岛大势已十去八九，不久就要冰消瓦解。打算进岛可也不难，在白沙江谢家滩江沿有一片竹塘，里面隐藏着一只小船，乃是竹子所造，你自己找船前往，穿过芦塘有条密道，就在七十二道螺丝湾旁边，我给他起的名儿叫一线天，你要打算进岛由此登山非常便利，除此之外无路可通。"凌爷一听老头子这么说，也就不必要求他一路同行了，只可拱手告别。

不表晴庐居士，单说凌通，心里非常欢喜，暗说："这么难进的万龙藏峰岛，可巧遇上晴庐居士泄机于我，此去我要巧走一线天。"老头子白天不敢奔谢家滩，到了夜晚，就按着燕老居士指示的道路，到江沿观看。就见树林那里有个人晃晃悠悠，凌爷一看好像是自己的师兄鲍林，别人没有那样走法。正然思想，就听那边低言悄语的叫："那边可是凌通师弟吗？"凌爷一听这个声音更像师哥，赶紧前往到树林前一看，果然是他老人家。赶紧过去行礼，叫了一声："师哥，你老人

家因何也来至此?”鲍爷摆了摆手，叫道：“兄弟，自幼你就是这个脾气，就喜欢在外面各处拜访英雄，你也不想想你现在是什么年纪，只顾你出来不要紧，家里老老少少上下人等，全都悬心吊胆。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叫愚兄出来各处寻找，见着师弟一同回家。”凌爷点了点头道：“师哥我可不是理想的话，凭我这么大年纪，在外面还有什么不放心，我身为剑客，江湖绿林道平常之人，谁也不是我的敌手，有了名的主儿，哪一位不敬重我，尊我是一位高人，就让我各处拜访英雄，这也没什么不放心的。我生来就好动不好静，一个人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差错，你就不应当到外面来找我，只顾你一出来，知道咱家里这场火灾吗？鲍爷问道：“师弟你怎么知道家里有火灾呢?”凌爷把遇上何三胜的话前后说了一遍。鲍爷一听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遂说道：“师弟这件事你能够知道详细吗?”凌爷便把何三胜所说彼此如何结仇，何三胜为报烧兄之仇，打算去火焚鲍宅。幸亏我那侄儿鲍继武带着我那俩孩子，赶走了贼人将火救灭，当场拿住了老贼崔文。比如说老人家你要在家里，不用说贼人放火，连咱们宅院也不敢进。鲍爷一听连连摆手，叫道：“兄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要在家里呢！我就不出来找了，今天既然见着你了，咱俩哥俩一同回家。我在未找着你以前，我也有意探探万龙藏峰岛，也不是我自高身分，就凭我的武术，人人都称我是剑客，来到江沿连绕了两天，就没有找着道路，今天遇上兄弟你了，万龙藏峰岛咱们也不必去了，一同回家吧！”凌通说道：“哥哥你这话说得不对，由打家中出来一场，哪能就这样的回去呢！燕鹤既然泄机于我，为什么不乘竹舟走一线天进岛呢？就凭哥哥你能放火，到了里面不费一枪一刀，叫万龙藏峰岛就

能够事败人亡，这一件惊人的事业全在你老人家一人身上，但不晓得哥哥你的意下如何？”老头子一听有道：“可以进去，为什么不进去开开眼呢？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能空手而归。”哥儿俩计议多时，这才够奔江沿。细看芦塘里面，果然有一只竹舟，船上横着一根竹竿子，船头上放着缆绳，离着江沿有一丈多远。凌爷不等鲍林说话，先纵上了小船。这是铁板仙凌爷疼爱他师哥的地方，因为鲍林不会水，倘若他一着急纵上竹舟，出点什么差错，那还了得。我这个水性不敢说高，平平常常能够跟我比的很少。他们这二位一个占水一个占火，凌爷站在船上点手，鲍爷踊身上船，凌爷在前，鲍爷在后，缆绳收拾好了，手擎竹竿子，拨动船只，逆流而行潺潺的水声不绝。这时天已不早了，到了三鼓多天，鲍爷低言问了一声：“师弟，咱们这时候才来到这里，恐怕要天亮才能到。”凌爷摇头道：“哥哥你别着急，只要咱们进了一线天，找个僻静地方，暂时隐避身形。”鲍爷闻听点头，一直够奔山根，顺着山形改道西北。穿过芦塘见高峰耸耸，水流声细，冷风透骨。小船顺着山涧往里走，竹竿放在了船头，老哥儿俩，全都用手把住山石往里行驶。来到大峰下面，一看情形直上直下陡壁悬崖，豁牙巨齿怪石横生，好不令人骇怕。哥儿俩把东西收拾齐毕，弃舟登山，施展飞行功夫往上爬，爬到半山腰，东方方才发亮。老哥俩不敢再往上爬了，打算找个避静的地方暂时隐身，等到了夜静更深再往上爬。向左右看了看果然有个窟窿，洞口石上全都长着绿苔，非常好看。这哥俩全都明白，凡名山大岭，短不了有山洞石穴，只要上面有青苔，那乃是一种灵气，这个山窟窿一定是活的。哥儿两个看罢，这才聚到一处，鲍爷在前，凌爷在后，将然要往里走，鲍爷眼

神很好，看见洞内有两点光华，好似两盏金灯，正对洞口，老头子大吃一惊，连忙站住。究竟洞里是什么东西，请看下回自有分晓。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